

離合
悲歡

孟麗君



再生緣目錄

第一回	寢蟾桃神仙謫世	征土番英雄立功	一
第二回	皇甫敬威鎮雲省	秦布政賂彩朱陳	五
第三回	蘇大娘乳哺守節	孟士元訂期比箭	九
第四回	劉奎璧貪色誤事	蘇映雪憐才相思	一三
第五回	蘇映雪夢訂姻緣	劉奎璧詭託美意	一六
第六回	奎璧使計害忠良	燕玉訂婚放夫婿	二〇
第七回	後花園少華逃生	小春庭進喜放火	二三
第八回	皇甫敬忿心拷僕	江進喜詭詞覆主	二七
第九回	元城侯聽子薦賢	皇甫敬忠君報國	三一
第十回	漢元帥過海鏖兵	番軍師隱身擒將	三五
第十一回	彭巡撫冒奏陷忠	尹御史通信保嗣	三八
第十二回	全忠義主僕逃生	盡節孝母女俟死	四一
第十三回	念忠良義結芝蘭	全名節假求良配	四四
第十四回	章勇達拜認母子	熊友鶴尋訪仙師	四八
第十五回	爲功名英雄苦鍊	圖美媳太郡進表	五二
第十六回	成宗帝曲意賜婚	祁丞相孽緣強合	五五
第十七回	孟小姐畫圖慰親	劉國舅備聘逞勢	五九
第十八回	貞節女男裝逃難	義烈婦代夫報仇	六二
第十九回	蘇映雪行刺投水	劉奎璧發妻中傷	六五
第二十回	孟尚書怒索人命	梁夫人喜認義女	六九

第二十一回 成宗帝金殿勸和 劉皇后內宮賜宴 七二

第二十二回 孟小姐換姓改名 康若山移花接木 七六

第二十三回 風流妾暗羨才郎 慷慨父厚待義女 七九

第二十四回 錯中錯二妾求歡 人上人三元及第 八二

第二十五回 為救夫明堂進京 貪美妻奎璧掛帥 八四

第二十六回 劉奎璧中計被擒 韋勇達迫寫供狀 八八

第二十七回 梁相取士得佳婿 蘇女守貞感異夢 九一

第二十八回 得綉球大小登科 認首飾驚喜交集 九三

第二十九回 賀新婿士元悲傷 飲合昏映雪殺舊 九六

第三十回 崔扳鳳善求佳偶 劉燕玉守約自縊 九九

第三十一回 逃尼惹燕玉守節 詰姦情太郡拷婢 一〇二

第三十二回 顧太郡將桃代李 崔扳鳳移東易西 一〇五

第三十三回 失首飾節女受苦 醫太后賢臣逞能 一〇八

第三十四回 鄺明堂擢陞尙書 康若山陸封忠憲 一一二

第三十五回 登州鎮上表告急 鄺兵部力奏招賢 一一五

第三十六回 黃鶴洞師徒分手 吹台山母子相逢 一一八

第三十七回 蕪友鶴京城投軍 王少甫教場逞技 一二一

第三十八回 賢淑妻取夫高中 武狀元拜帥征番 一二六

第三十九回 保奏招安吹台山 降詔勇擒為前部 一三〇

第四十回 王元帥跨海出征 蕪先鋒祭寶立功 一三四

第四十一回 破邪術元將施威 逃海外番師大敗 一三八

第四十二回 神武道計窮力竭 鄺必凱數盡身亡 一四二

第四十三回	番軍師被擒歸降	皇甫敬脫難會子	四六
第四十四回	王少甫具表伸冤	元城侯通番陷眷	四九
第四十五回	皇甫敬父子封爵	燕友鶴僚友為婚	五三
第四十六回	元天子續娶正宮	鄴兵部擢陞右相	五七
第四十七回	忠孝王懼妾失節	顧太郡甘心就戮	六〇
第四十八回	江進喜存心探主	劉燕玉集款進京	六四
第四十九回	觀畫圖乃知代嫁	認筆跡方悟男妝	六八
第五十回	蘇大娘王府安身	鄴丞相夫妻寬慰	七二
第五十一回	劉燕玉寄信救親	忠孝王捐仇奏帝	七五
第五十二回	鄴丞相怪帝徇情	劉罪臣受恩免死	七九
第五十三回	念妻節少華緩婚	悔前過劉捷赦罪	八二
第五十四回	降褒封詔尋節女	慶新婚夫拜孀妻	八五
第五十五回	劉皇后陰魂救親	舊國丈滿門遇赦	八九
第五十六回	懷嫉妒奎璧亡身	逞勢力三嫂結怨	九二
第五十七回	思愛女韓氏染病	念慈恩鄴相醫親	九六
第五十八回	敬賢臣君臣暢飲	詐昏迷母女重逢	一〇〇
第五十九回	點總裁鄴相榮顯	探疾病韓氏泄言	一〇四
第六十回	假孟女龐福施謀	詐王妃項氏設計	一〇八
第六十一回	路祥雲金殿吟詩	蘇大娘王府傳語	一一一
第六十二回	忠孝王上表認妻	梁丞相發怒助婿	一一五
第六十三回	金鑾殿二相施威	丞相府劉氏謝罪	一二〇
第六十四回	圖苟合成宗遊苑	辨禮義鄴相題詩	一二三

第六十五回

天香館詐醉留詩

金鑾殿礙限完姻

二二七

第六十六回

成宗主曲意限親

尹太郡入宮展聚

二三一

第六十七回

拷事情權昌供認

探事由成宗託詞

二二三

第六十八回

飲番酒宮女脫靴

匿綉鞋天子袒護

二三四

第六十九回

嘔心血鄰相抱病

起私情成宗冒雨

二三八

第七十回

思佳人題詩待和

念美妻探病受驚

二四三

第七十一回

心願足孟氏認親

報恩義蘇女求父

二四七

第七十二回

成宗欲斬鄴丞相

太后恩赦孟千金

二五一

第六十三回

梁丞相上表嫁女

孟麗君入宮謝恩

二五三

第七十四回

會親女大娘歡喜

受蔭封三美團圓

二五六

再生緣

第一回 冥蟠桃神仙謫世 征土番英雄立功

卻說元朝開國天子世祖皇帝乃蒙古人姓奇握溫名忽必烈興兵滅宋迫得宋天子名趙昀無地可居幸有大忠臣文天祥請帝避入福建登基稱爲宋恭宗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後被元人所迫崩於嶺南瀾洲幸忠臣陸秀夫再立宋度宗第三子諱昀卽位於瀾洲遷於厓山被元人追迫陸秀夫負帝昀赴海而死在位一年未成帝故稱帝昀元遂混入中原一子稱爲世祖適逢上界玉皇大帝赴蟠桃會宴謁請諸天仙佛天色尙早神仙未到當有玉帝駕前執拂仙女先在靈霄寶殿散步忽有東斗星君進殿執拂仙女見東斗君面如瑩玉眼若朗星三絳長鬚金盞金甲襯着繡綵袍真有超羣之貌心甚悅之注視而笑星君見其顏容秀美一時觸動凡心向前笑迎曰仙姑若是有意一同避入凡間以完夙願若何執拂女微笑應曰貧道正有此心綢繆間亦是天意恰遇御前焚香女前來見二仙攜手笑說一時動起凡心向前笑曰爾等如此愛惜莫非有私否豈不氣殺貧道原來執拂女與焚香女平日投機就把焚香女攔住笑曰我們正有此心但恐污穢上界欲下凡投胎結爲夫妻道友若不棄一同降凡願以姊妹相待不分妻妾同事東斗星君若何焚香女曰貧道實有此意姊妹苦肯分甘貧道願爲妻東斗星君大喜曰若得芳卿等錯愛何以消受說罷攔住二女相視而笑忽背後轉出一人扯住執拂焚香二女齊肩喝曰玉帝金闕豈容爾等言私有污天庭吾當奏聞至尊定罪三仙人俱驚的面上失色各舉頭一看認得是玉皇駕前乘玉圭仙女東斗星君忙問曰道友忍心果然欲奏請否乘圭仙女放手笑對東斗星君曰貧道見君丰姿超凡有心欲私君久矣倘肯介絕願附二位姊妹之驥尾以完心願怎肯漏泄東斗星君併二仙女俱喜就說明欲投胎爲妻妾之事爾既同心一同下凡可也乘圭女曰二位既議定妻妾分妾願備位小星已爲過分東斗星君與執拂焚香二女齊聲曰既有此心何分大小乘圭女曰家無大小綱常不正但不可多言恐玉帝知道見責遂各散開不多時諸天神聖齊臨金鐘聲響玉帝登臨殿上諸神聖拜賀畢分列兩班只見班部中閃出一位神祇出班俯伏奏曰臣乃糾察靈官凡有上界罔法諸弊理當啓奏不敢隱匿取咎方才有東斗星君與執拂仙女思凡欲投凡間結爲夫妻又有焚香乘圭二仙女亦貪東斗容顏願爲偏房小星有

汚天庭。理合具奏。乞爲定奪。玉帝不悅。曰。查得歷代神仙。思凡降生。結爲夫婦。夫榮妻貴。享壽高年。後歸上界。仍成正果。故屬有神仙思凡之舉。若不以他歷盡苦楚。姻緣合而復離。受盡艱難。又要存心忠孝。廉節俱全。方仍回上界。一有不全。卽當發配地獄。不得超昇人世。就着太白金星。速查凡間。有積善人家。具奏好使東斗星君妻妾降生。使其歷受險阻。太白星領旨退出查訪。不須臾。上殿覆旨。奏曰。奉旨查得朝中有元帥皇甫敬先人。及自己爲善最大。俱數定十五年後。當有橫禍。務要家散人逃。三年方得團圓富貴榮華。再有兵部尚書孟昭字士元。亦有積德。更有寒儒蘇信仁。亦積善兩代。請旨定奪。前蒙玉旨。差金童降生爲元朝二世天子。本該差玉女爲正宮皇后。方得偕老。前因金童以織女娘娘私約爲婚。遂降生人世。劉家爲女。但織女福薄。不得到老。今旣已降生。乞至尊再降玉女下凡。生於積德人家。將來好續正宮之位。俾得全嗣。方不有誤。玉帝開金口曰。就着註生娘娘。送東斗星君往畢甫家爲子。使其受盡磨難。再送執拂女往孟家爲女。使其才學蓋世。配與東斗星君爲正室。務使其姻緣合而復離。牽腸割肚。方得成就。另着送生婆再送焚香女往蘇信仁家爲女。日後與東斗星君爲妾。再送素圭女往劉捷家爲女。日後與焚香女同配東斗星君爲妾。使劉女從中撮合。此段姻緣。亦使其顛倒遲延。方得完成。務要貞烈。但皇后乃是大福。就着註生娘娘送玉女往皇甫敬家與東斗星君爲姊妹。茲年期已迫。就着姊妹一胎雙生。方得接續正宮之位。玉旨傳下。註生娘娘卽擇日施行。羣仙便自赴會不表。且說下界元朝世祖朝中。有位忠良大臣。覆姓皇甫。名敬字亭山。生得面方耳大。脣紅齒白。力大無窮。呂馬欄熟。家資十萬餘。祖上俱是宋朝武職。這皇甫敬文武全才。祖居湖廣荊州府江陵縣。十七歲娶尹氏。夫妻相得。十八歲在元世祖手內。高中武狀元。十九歲出征北番。轉祖國。至二十歲得勝班師回朝。世祖大喜。加封皇甫敬京營兵馬大元帥。遂與妻尹氏入府。同享富貴。按尹氏自十六歲完親。其時年方二十。德容俱備。夫妻相敬如賓。待下以寬。奴婢俱感其德。皇甫敬並不置妾。光陰迅速。又早過了三年。尹氏並無懷孕。自不過意。忽一日。聞夫妻正在議論家務。尹氏曰。妾以君近三年未產。今君已二十四歲。未有子女。想是妾身衰弱。故難受胎。君當速續嬌妾。以快君心。倘得早生貴子。可免乏嗣之虞。皇甫敬笑曰。夫人美情。吾豈不知。但生產乃命中註定。亦係祖先積德。風水攸關。况你我正在少艾。先人未有過惡。何患無嗣。夫人切勿言及娶妾之事。尹夫人曰。妾成親八年未產。深爲可慮。君當娶妾。免使旁人說妾嫉妒。君須聽從。後嗣乃是大事。皇甫敬曰。下官祖先多行善事。斷不致絕嗣。若果年至三旬無嗣。再議未遲。尹氏因見丈夫情篤。甚不過意。遂夜夜燒夜香。祝天地神祇。早生貴子。果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上三月。尹氏

果然有孕。夫妻甚是歡喜。至次年六月間，早已十月滿足，並不生產。夫妻憂慮，至九月間，已是十二個月，懷孕並無動靜。夫妻甚是憂疑，緩至八月十五日，乃是中秋佳節，百官往來拜賀，十分熱鬧。是日天清日朗，合府賜宴慶賞。至黃昏時候，皇甫敬夫妻在後堂飲酒，酒過數巡，尹氏腹中振痛。對丈夫曰：妾腹中疼痛，大約是要分娩了。皇甫敬曰：如今已是十二個月，早該生產。尹氏曰：妾今失陪，先要去安寢。皇甫敬曰：下官甚不放心，且在此賞月，盼望夫人喜信。說完回房，皇甫敬自在後堂飲酒，俟候消息。至初更後，女婢來報：夫人睡醒，更加疼痛。皇甫敬不放心，移入房來。此時穩婆已到，尹氏對丈夫曰：妾方才上牀，即夢見數對幢幡寶蓋，並一頂鳳冠蟒袍的三人，對妾曰：上帝察知爾家世代積德，即送玉女星君與爾，須當善養。吾乃註生娘是也。又見背後隨的一位神仙，生得俊美長鬚，金盞金甲紅袍。又有一位美貌仙女，珠冠翠袍，一齊向前，扯妾衣袖曰：母親，吾來了。把妾驚醒。又見註生娘騰空而去。諒必是要生產。此時腹痛倍加。皇甫敬曰：諒我先祖餘德，斷不致乏嗣。即吩咐女婢穩婆，各要小心，伏侍。遂回後堂再飲。忽兩個家將慌忙向前曰：啓上老爺，奇事不少。天上一輪皎月，突然墜下，一道毫光，正墜我後宅。外人正在圍看喧嘩，皇甫敬即忙下庭，擡頭一看，只見一道月華，燦爛耀目，照得四處光彩。正墜在後宅，心想孩子若此時降生，異日長成，必定大貴。遂回堂坐下。正舉杯之時，忽女婢奔出報曰：啓上老爺，夫人生產了。皇甫敬聞言大喜，暗想果然天從人願。又見女婢再報曰：果然奇事不少。夫人生下一位小姐，來房內異香撲鼻，毫光燦爛。皇甫敬一聽此言，心中如有所失，尋思：既是女兒，為何小題大做。有月華毫光異香，我好得命乖。若是生男兒，異日富貴不少。又轉一念曰：縱是女兒，既有此兆，亦非小可。女流只見女婢復報曰：穩婆報稱夫人肚腹尚痛，定是雙生。尚有一位公子。皇甫敬步在庭中看月，須臾，月華漸息。及二更後，月華已息了許多。女婢狂喜曰：果然可喜。夫人又產一位公子，只是房中毫光香氣微微而已。皇甫敬自知日後男不及女，雖然如此，卻亦非比庸流。就到房中，見夫人精神壯健，大喜。再看初生一對男女，面貌一樣，俱是四平八穩的。端厚一捺，龍眉秀眼，粉粧玉琢，一般夫妻好不歡喜。就令乳娘小心護養。及至三朝，百官俱來慶賀，免不得請酒伸謝。忙了數日，滿月之日，百官又來慶賀。夫人同議取名。因生女之時，月華大勝，即取名長華。公子降生，月華稍息，取名少華。是晚夫妻同房安寢。皇甫敬說起月華大小之時，日後長華大貴，難言。孩子雖遜，亦非常人可比。我夫妻卻也有靠。從此用心照顧，且喜無災無禍。易長易大，光陰瞬息，男女已五歲，俱生得端厚美貌。長華小姐言語沉潛，不苟。皇甫敬倍加愛護。按皇甫敬文學也精通，遂親教男女讀書。且喜男女聰敏，過目成誦。到次年春間，忽一早，皇甫敬晉入朝房。

世祖駕臨大殿，百官朝賀畢，分兩班站立。只見黃門官奏曰：「啓上陛下，今有雲南巡撫張紹賢具表告急，內稱土番兀松濤倡亂，會集各土番，合共七八萬，攻打雲南省城，勢甚危急。現有表章，請旨定奪。」內侍接了表章，交付值日學士接表，朗誦一遍。百官無言可說。班部內閣中，皇甫敬出班奏曰：「陛下開基未久，土番乃敢告逆，攻打雲南，若不發兵征勦，恐四夷效尤，人心搖動。臣雖不才，願領精兵二萬前往退敵。未知聖意若何？」世祖大喜曰：「卿肯破敵，朕復何慮？今封卿爲都督雲南大元帥，卽傳旨發出黃鉞白旄，得專征伐，便宜行事。領軍二萬前往。皇甫敬領旨，當殿掛了帥印，退回府來。對妻子說明出征事體。此去不過半年之間，卽能平定。但恐朝廷日後令我坐鎮雲南，卽當寄書來搬家眷。」尹氏曰：「吉人自有天相。此去必定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皇甫敬下校場，點二萬人馬，擇了出軍吉日，收拾停當，將到吉期，辭朝別駕後回府。夫人備酒餞行，免不得囑託行軍珍重言語。次早全裝甲冑，下校場祭奠旗纛，大軍起行，一路森嚴，行了許多日子。及到雲南，張紹賢領衆官出迎。皇甫敬令屯兵城外，自己帶幾員隨將進城。張巡撫請到衙門，備席接風。皇甫敬問曰：「近來土番若何？」張巡撫曰：「連日前來攻城。近日聞元帥將到，已退軍離城五十里安營。未知元帥如何破敵？」皇甫敬曰：「土番各種不同，人心不一。惟有兀松濤猖狂，今當先破兀松濤人馬。其餘不戰自退。衆官稱是。飲至黃昏，元帥出城安歇。到了次日，皇甫敬大軍出城安營，掘下河壑，到第三晚，皇甫敬升旗帳，謂衆將曰：「朝廷開基未久，人心搖動，若不速破番軍，恐人心思亂。」來日當決一勝負，卽喚過隨征副將馮日陞曰：「今夜可領軍三千，往左近離營五里埋伏。又令參將施祖榮曰：「爾可帶兵三千，今夜往右邊離城五里埋伏。來日中午，俱聽陣上號砲，若響，可同馮副將從敵人陣後殺來。本帥從前面殺回。」三路夾攻。番兵必敗。」爾等卽殺入番營，放火燒他糧草，可保必勝。」二將亦領命而去。皇甫敬敵營左右，俟來日號砲響，三路夾攻。番兵必敗。爾等卽殺入番營，放火燒他糧草，可保必勝。」二將亦領命而去。皇甫敬着三軍來日定當決戰。且說土番王兀松濤駕下，有元帥赤風不花，慣用一桿方天畫戟，英勇異常。又大將二員，韓起形陞，亦有萬夫不當之勇。因此會兵來攻雲南省城。近聞皇甫敬前來，故退下五十里安營。兀松濤謂衆曰：「聞得皇甫敬乃久戰沙場的好漢，必有一番大戰。爾等會戰，須要小心。爲是元帥赤風不花曰：「皇甫敬不過戰勝北番，亦是湊巧。未必有真本領。來日給他一個下馬威罷。」兀松濤曰：「正是。」傳令準備。來日大戰。番兵各自準備。次早兀松濤陞帳，傳令取披掛穿戴，領軍出營，直到元營前討戰。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皇甫敬威鎮雲省 秦布政賭彩朱陳

卻說土番王兀松濤欲親出戰。元帥赤風不花向前曰：待臣前去便是。狼主何必親出。兀松濤曰：孤自親出。衆將方肯盡心。卽綽鎗上馬，放砲出營討戰。探軍報入中軍帳。皇甫敬披掛停當，帶軍出陣。且說兀松濤見元帥軍隊整肅，得一聲大砲，陣勢擺開，旗坐下坐着那元帥皇甫敬，面如銀盆，頭戴鳳翅金盔，身穿龍鱗戰袍，背後一把帥字旗，繡着金字，大寫武狀元及第。銀鎗背插四枝三角白綾綉金旂，左懸弓右掛箭，內襯大紅綉龍戰袍，背後一把帥字旗，繡着金字，大寫武狀元及第。都督大元帥皇甫敬個大字，番王連聲喝采曰：果然好個武狀元。人材出衆。元帥赤風不花心中不悅，縱馬向前喝曰：來者莫非皇甫敬麼？皇甫敬曰：然也。爾乃何人？留下姓名，好取首級。番帥曰：吾乃元帥赤風不花是也。若是中原人爲天子，我們卻亦心服。元番同是夷人，膽敢與兵，屢迫得宋朝皇帝投海而亡，卻又不度才德，擅奪中原天下，欲取俺等貢禮，俺故領兵奪取江山。爾旣是好漢，豈不識強弱？何不早降，共取富貴。皇甫敬曰：宋朝氣數已盡，奸臣滿朝，天命歸於元朝，人心響應。我世祖皇帝應天順人，定鼎燕京，北番狂悖，被本帥直搗巢穴，叩首轅門。宋生爾若識時務，速回巢穴。我主寬洪大度，當恕爾狂妄。若再狂悖，本帥定滅爾等醜類。傲戒四夷，悔之晚矣。赤風不花大怒曰：爾有何本領，敢這等誇口。照俺的傢伙，舉戰望皇甫敬面門刺來。皇甫敬喝聲不得無禮，亦把方天戟盡力把赤風不花戟上一槩。赤風不花叫聲好利害。皇甫敬又是一戟刺來，赤風不花情知利害，留心交戰。元陣放起號炮，馮日陞從左邊陣後殺來。施祖榮從右邊陣後殺來。番軍慌亂，元兵把上番殺得紛紛退下。馮施二將乘勢掩殺下來。此時赤風不花在陣上已戰到四十餘合，被皇甫敬殺得滿身汗流，招架不住。又見後軍大敗，心頭慌亂，勒馬遲下。皇甫敬把戟梢一招，三軍掩殺下來。三路夾攻，殺得土番哭喊連天，屍首枕藉，返趕而來。只見土番寨內煙焰直冲上半空中。敗軍來報曰：我們營寨被二隊元兵冲入，放火燒了糧草，營寨已失了。兀松濤大驚逃走。皇甫敬返趕十餘里，方纔收軍回營。衆將俱來報功。元帥吩咐三軍飽餐黃昏，聽令殺他片甲無存。從此一勞永逸。官軍躡躍候令。黃昏時候，皇甫敬陞帳，衆將分立兩旁。皇甫敬令副將馮日陞領軍五千攻打敵人左營，參將施祖榮領軍五千攻打敵人右營。又着隨征總兵官陳尙舉領軍七千，並大小將官跟隨本帥劫他中軍大寨。三路俱要齊心協力夾攻。三軍領令，只留三千人馬守營。且說土番王安了營寨，查點大將韓起死於亂軍之中，又折了十二員偏將，又折去番軍一萬二千有餘。其餘帶傷及逃走不計

其數又失了許多軍器馬匹。君臣十分憂慮。至三更忽聽得號炮一響。火把齊明。一聲發喊。三路元軍殺入營來。逢人便砍。土番睡夢間驚醒。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叫苦連聲。番王慌忙上馬。元帥赤風不花亦上馬。方出中軍帳。見火光通紅。皇甫敬在馬上衝殺。赤風不花向前大喝曰。皇甫敬休走。本帥與你拚個爾死。我活。舉戟刺來。皇甫敬向前迎敵。番將形陞舞刀上前助戰。總兵官陳尚舉挺鎗敵住。此特戰鼓如雷。左右大戰。馮日陞施祖榮殺轉中營相助。赤風不花戟尖一慢。被皇甫敬一戟刺中咽喉。死於馬下。元軍擧了首級。番將報了兀松濤突圍逃走。番將形陞心中一慌。刀法散亂。被陳尚舉一鎗刺死。官軍割了首級。皇甫敬傳令休嫌辛苦。務要竭力追趕。真個片甲無存。殺得土番屍骸滿地。只顧逃走。本鄉而去。元軍追趕直追二十餘里。方纔鳴金收軍。將士俱來報功。皇甫敬大犒三軍。吩咐駐兵三日。然後進征。且說土番是夜大敗。各逃回本鄉。只剩兀松濤自己人馬。不上二萬。又無大將。哭曰。元朝來了。這個皇甫敬。兩陣殺得孤軍散亡。如何是好。丞相吉超然曰。狼主且慢悲傷。如今臣恐這皇甫敬早晚必乘得勝。領軍前來勦伐。那時難以抵當。今當寫書差人往見皇甫敬。求其罷兵。容我們回國收捨降表。貢禮歸降。倘再遲延。敵軍一到。爲害不小。兀松濤心中害怕。只得令寫降書。盡推罪於赤風不花。元帥身上。差一員能言的番官。土金鈴。直到元營。對轅門官說明。乞降事體。轅門官報入中軍帳。元帥就傳令進見。土金鈴從東角門來到中軍帳前。見兩軍威儀整肅。戰戰兢兢。向前跪下。連連叩頭曰。敝主因誤聽元帥赤風不花所惑。興兵侵犯天朝疆界。元帥天兵問罪。敝主就欲獻降。奈赤風不花逞勇不從。以致喪亡。實非敝主本心。今數雄俱亡。敝主反悔。莫及特遣卑職獻呈降書。叩乞元帥開天地仁慈之恩。容改過自新之路。暫且班師回城。容敝主回國虔修貢禮。解送軍前。俾元帥好得班師回朝。說罷。把降書呈上。家將接了。送上案來。皇甫敬當即拆開降書。看過曰。爾主叛逆。理當滅國。因是姑念初犯。以體上天好生之德。今本帥回歸城下。容爾等一月爲期。速備貢禮前來。如敢有違。大軍前來。誓必滅國。方休。土金鈴叩謝曰。元帥如此寬恩。番人再不敢有異心。遂辭別退出。回營。見番王說明。皇甫元帥寬限一月。容我等回國備貢禮。兀松濤大喜。傳令就在今夜拔寨回國。次早探子報說。番軍退盡。皇甫敬亦令退軍。屯紮外校場。俟候一面具下捷表。奏知番王請降之事。差官進表。天子不提。且表元帥日日操演。過了半月餘。番官土金鈴解送降表貢禮。並土產物件四車。另送金帛彩緞。豬羊美酒。犒賞三軍。皇甫敬收下。盡行犒賞。三軍俱皆歡呼。稱頌元帥清廉。不貪財物。皇甫敬即差隨征副將馮日陞。帶表並一千軍士。同土金鈴押解貢禮進京。候旨班師回朝。馮日陞同番官起身。早到北京。次早進呈貢禮。到午。外候旨。世祖聞奏。先宣馮

日陞入朝。面詢征戰等情。後方看表。龍顏大悅。將表章與羣臣看曰。皇甫敬兩陣殺得土番大敗乞降。請旨俟候班師。卿等意見若何。只見右丞相祁威德出班奏曰。陛下初入基業。人心未定。且雲南地近番界。土番雜處。依臣愚見。可令皇甫敬坐鎮雲南全省。彈壓人心。卽令隨軍回朝。未知聖意若何。世祖曰。朕亦有此心。與卿所見相同。遂宣土金鈴入朝。土金鈴來到金階。俯伏朝見。呈上降表禮單。世祖看畢。令內監照單。把降禮收入內宮。又用好言安慰番官。着暫住館驛。俟領恩詔回國。番官退出。自有驛官款待不表。且表世祖加封皇甫敬爲都督雲南兵馬大元帥。節制文武官員。便宜行事。其所帶隨征官軍。盡行回京。好得封賞。詔下。差官起身。次早帝發恩詔。交番官土金鈴帶回。安慰番王。且說帶詔官帶詔。不日來到雲南府。皇甫敬受詔。備酒禮待差官不表。次日交差官回朝謝恩。然後着總兵官陳尙舉領二萬人馬回京。地方官把雲南府城內巡撫衙門改爲元帥府。再擇地蓋造巡撫衙門。皇甫敬進居元帥府。卽寫書差家將進京。搬取家眷前來。同享富貴。家將到京。拜見夫人。看了書信。卽擇日搬家眷。途沿地方官。因皇甫敬乃是京營兵馬大元帥。改調卽今天下兵馬大元帥。沿途俱撥官軍護送。及到雲南府。官員出城迎接。好不興頭。進入帥府。夫妻父子相逢。備席慶賀。自皇甫敬坐鎮雲南。治得全省盜賊絕迹。境內昇平。皇甫敬閒暇無事。用心教訓兒女讀書。光陰似箭。女兒年登十二歲。長成的面貌端厚。顏容秀麗。皇甫少華生的龍眉秀目。姊弟俱皆聰敏。至十二歲。吟詩作文。件件精通無比。皇甫敬夫妻十分溺愛。一日姊弟偶然閒談。長華對少華曰。吾乃女流。縱使詩文。蓋世亦是無益。我今欲棄書史。學習女工刺綉。並隨父親習學武藝。亦好防身。賢弟可自用心攻讀。以圖上進。皇甫少華曰。我乃將門之子。爹爹年登十八。卽中武狀元。我欲跟隨爹爹學習武藝。異日求取功名。以振先人家聲。皇甫長華曰。賢弟此意。卻也不差。姊弟遂把此情稟知父母。元帥夫妻甚是歡喜。元帥曰。女兒生。成大。若習學武藝。正是一員女將。從此姊弟留心學習。弓馬馳射。並習武藝。公子慣用一枝方天畫戟。小姐用兩口綉鸞刀。果然也無難事。以是姊弟十五歲。弓馬武藝極精。公子力大無窮。使用一百餘斤重弓。能射二百餘步。百發百中。皇甫敬常對夫人曰。若使朝廷開女場。女兒定中狀元。忽一日乃是朔望日。合府文武官員俱來參謁。直到了巳牌方散。退入後堂。尹夫人迎接坐下。曰。老爺公事完畢。辛苦了。皇甫敬曰。事上接下。真是辛苦。衆官前來參謁。卻亦艱難。下官接待屬僚。卻亦不易。尹夫人曰。但願孩兒日後得似老爺少登高第。官居極品。心願足矣。皇甫敬笑曰。不是下官溺愛不明。孩兒具此才貌。異日功名。當在下官之上。我們老景有靠。就是女兒日後富貴。亦是不小。夫人曰。若依老爺之言。我們真是有幸。只是一對兒女。年已長成。姻緣未擇。

皇甫敬曰。下官倒有一句要緊話。囑託女兒降生之日。月華正勝。墜落吾家。異香滿室。將來必然大貴。而且舉動幽閒。慮事周全。言語不苟。天地既產奇女。必是良配。方成佳偶。機會若到。自然天賜良緣。毋勞人謀。我們若急擇婚。反誤他終身。不若聽其自然。爲是。夫人曰。妾產兒女之日。俱夢註生娘。娘檀播送生女兒。另有奇徵。轉天主婚。卻是有理。但孩兒姻緣。亦當要緊。皇甫敬曰。孩兒降生。月華異香。稍減。雖不及女兒。然亦富貴不小。苦說姻緣之事。我胸中已有定着。夫人曰。未知孩兒姻緣。老爺主意甚麼。人家皇甫敬曰。孟兵部之女孟麗君。年亦十五。才貌雙全。可爲吾媳。吾當遣媒求親。夫人曰。莫非孟昭之女麼。皇甫敬曰。正是。夫人曰。孟氏既有才貌。年已及笄。亦當遠遣媒求親。邊恐有誤。皇甫敬曰。待我寫信。託本省布政泰承恩爲媒。卽寫書一封。交家將帶一眷弟帖。交泰布政托求親事家將領了。書帖上馬直到布政衙前下馬。來見把門官。說明來歷。把門官入內稟報。布政啓上大老爺。皇甫敬元帥差人有語面稟。按泰布政乃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是二甲進士出身。居官甚清。正卽叫皇甫敬家將進內拜畢。呈上書帖。拆開看過。令家人發回稟揭。交付下書人曰。歸見元帥。說今日已晏。來早本官卽便前往。定有好音。下書人領命回去。且說泰布政自思。孟士元與皇甫敬元帥相好。皇甫少華才貌雙全。來日前去。必定成就。且說孟尚書乃是雲南昆明縣東門外居住。名士元字蘭谷。十七歲中二甲進士。選入翰林院。取陞至兵部。祖蔭家資富裕。爲官清廉。前因丁母憂回家。今服闋尙未進京。娶妻韓氏。夫妻相敬如賓。故不娶妾。年四十生下一男一女。兄妹俱是孟士元教讀。男名孟嘉齡。年十七歲。已中二甲進士。入了翰林。時年十九。近來告一年假。回家省親。娶方氏。乃是將門女。按韓氏所生之女。懷孕時卽令人覓一正直乳奶來家。等生下男女。好使其乳養。昆明城中有一婦人杜氏。自幼識字。女工家務皆精。十七歲嫁夫蘇信仁。字小泉。乃寒儒。教讀自己。卽亦勤讀。奈因命蹇。功名只是不就。全仗蘇大娘針指相幫。度日至二十五歲。時方才有孕。夫妻十分歡喜。至臨產之時。杜氏腹中絞痛。夢見紅衣婦人。引一花冠翠袍仙女進房。曰。杜氏爾夫命薄。雖是囊螢映雪。勤讀。終是功名無分。且又年壽不永。吾今特送焚香女與爾爲女。日後富貴。使爾半世受用。及醒。遂卽生下一女。因有仙人囊螢映雪之語。遂取名映雪。心知此女後必大貴。遂用心撫養。且喜乳漿過多。吃食不盡。贈與鄰兒長服。映雪方週歲。適丈夫蘇信仁一病而亡。安葬完畢。衣服典盡。自思命苦。縱使改嫁。亦無好處。反傷名節。況此女必非常人。寧可守節。不如做個乳奶。又可撫養女兒。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蘇大娘乳哺守節 孟士元訂期比箭

卻說蘇大娘因家窮欲守節，願作乳奶，撫養女兒。適孟士元要尋乳母，係要正直的，有鄰婦與孟士元有親，遂薦蘇大娘於孟家爲乳母。孟士元見蘇大娘舉止端正，又是士人之妻，乳漿極多，憐其小戶婦人，能守名節，留他母女在家，吩咐婢僕不許怠慢，俱稱爲蘇大娘。杜氏更加謙恭有禮，凡婢僕遇有小過，爲其曲庇，衆皆感激。及韓夫人臨盆，腹中絞痛昏迷，註生娘鳳冠蟒袍，後隨一花冠紅袍女進房，謂夫人曰：「吾乃註生娘，特送執拂女前來。」日後名聞天下，富貴驚人，又見花冠女向前抱住韓氏，連稱母親。韓氏痛醒，聞得滿室蘭香，再一絞痛，生下一女，韓氏心知非比常人。孟士元喜，蘭香一日夜方散，知非俗女可比。及至三朝，見女兒眉目清秀，韓氏說明夢中言語，遂取名孟漉，君交蘇大娘撫養。轉瞬間，孟小姐年已四歲，與蘇映雪同庚，猶姊妹一般，行坐相隨，一樣孩子，俱皆俊秀，言語不苟。孟士元一併愛惜，孟小姐心思靈巧，凡事參透。韓夫人愛如珍寶，及至五歲時，孟士元親教孟嘉齡讀書，孟小姐亦隨兄攻書。孟翰林遂着蘇映雪同兒女讀書。三人中惟有孟小姐最用心沉潛，且又天資聰敏，過目成誦，字字不忘。孟嘉齡雖亦勤讀，但聰敏天資，終是及其妹。蘇映雪卻亦勤讀，孟小姐至七歲，四書五經俱已讀過，便能吟詩。夫人因小姐畏痛，不忍穿耳，孟士元曰：「若不穿耳，不成女流。」夫人笑曰：「俟臨嫁穿耳未遲，遂不穿耳。」及至九歲，便能作文。此時公子年已十三歲，每日作文，俱不及妹。孟士元每對夫人嘆曰：「家門不幸，女勝於男。若使女兒爲男，怕不是鼎甲奇才。」蘇映雪中等才能，只能吟詩作文而已。且說孟小姐讀至十二歲，每作詩文，與父親批改。孟士元擱筆不能批改一字，每對夫人嘆曰：「若使朝廷一設女科場，吾女定是狀元無疑。」小姐亦知雖精通詩文，無用。細覓家遺書史，諸子百家及律例等件，無不通曉。醫卜星相，俱皆暢曉。又用心學習女工，凡刺綉剪做，無所不合。就在幽香閣同蘇映雪母女作臥房。孟小姐心好清淡，不施脂粉，只戴一朵鮮花，生成嬌豔。蘇映雪亦能詩文，容貌雖遜於孟氏，若比他人，勝過百倍。那夫人留心買一幼婢，年十二歲，名喚榮蘭，諸事乖巧。最稱小姐之意，在閣上伏侍小姐，寸步不離。每有官家求親，孟士元俱因非是佳婿，皆辭以年輕。因孟士元與皇甫敬相契，不時到帥府飲酒。孟士元常說女兒才學，雖翰苑名士文學，俱不及女兒。凡有疑難事，父子難決，女兒一言，即便判明。智慧無人可及，且又深明世務，待下以寬，上下人等，俱皆敬重。惟姻事實難擇配，各官宦深知孟小姐才貌，因此求親頗多，且說秦布政受了皇甫敬囑託，次早備了執事，來到孟府前，只見孟府

前已放有一頂大轎。把門人忙傳帖入內。適遇南門外一個鄉宦。名叫顧宏業。乃二甲進士出身。歷官至鴻臚寺卿。年近五旬。告假養母辭官。近日回鄉。來拜孟士元。方接坐待茶。只見家人帶帖報曰。本省秦布政來拜。說有要事面會。孟士元對顧宏業曰。老先生請坐。弟迎接秦布政。顧宏業曰。待秦布政會過。老夫的話長。慢慢說明。孟士元曰。開中門。親到滴水簷前。只見大轎前來。孟士元向前拱手曰。治弟不知老公祖下降。不會遠接。望乞恕罪。秦布政慌忙下轎。答禮曰。下官何能。怎勞大人迎接。二人相遜進內。顧宏業早已降階迎接曰。老公祖駕到。老夫有失迎。避望赦唐突之罪。秦布政答禮曰。下官不知老先生在此。有失傳帖。勿罪。勿罪。三人上堂。遜坐。因秦布政乃是父母官員。坐在東一位。顧宏業坐在東二位。孟士元主位相陪。茶罷。顧宏業對秦布政曰。老公祖有何貴事。請即言明。秦布政曰。老先生先來。下官怎好唐突。俟老先生言畢。下官方敢啓齒。顧宏業曰。老夫所言之事甚長。又未曾啓齒。公祖乃父母官。有事當先說。學生隨後再說。未遲。孟士元曰。顧先生方到。尚未開口。公祖有事。請即賜教。秦布政曰。既蒙二位先生吩咐。下官有僭了。顧孟齊聲不敢。秦布政謂孟士元曰。下官特來求令愛親事。言罷。即向顧宏業曰。下官事已說明。老先生有事。只管開陳。顧宏業笑曰。老夫亦爲孟小姐姻緣。來爭老公祖的媒禮。秦布政亦笑曰。弟一生庸愚。那裏會賺媒禮。實乃受人囑託來的。若果要賺媒禮。顧老先生所說姻緣。未必即我說的親事。這媒禮卻是難奪哩。顧宏業曰。若果論老夫所說這段姻緣。就是普天下再尋。亦無有勝我說的姻緣。但老公祖乃受人囑託。老夫乃是爲親求親的。且說孟士元聞二人求親。便愁眉鎖結。問曰。未知二位老大人所說何家姻緣。請即言明。秦布政曰。下官所說良緣。就是本省皇甫元帥的爵主皇甫少華。我想皇甫元帥與孟老先生是好友。皇甫少華又是少年才貌雙全的豪傑。與令愛結親。真是天賜良緣。未知顧老先生所說何家的良緣。顧宏業曰。下官乃爲至親求姻。就是舍甥係元成侯劉捷次子劉奎璧。年方十六歲。才貌雙全。弓馬武藝俱精。日日同皇甫少華下校場。掄刀比箭。不分高下。舍甥女現爲正宮皇后。屢欲奏主封官重用。因大舍甥劉奎光鎮守北平雁門關。殺敗鞬鞞番兵有功。先帝令其承鎮雁門關。爲北邊保障。連舍甥婦陳氏搬往隨任。舍妹因溺愛次子奎璧。故不使其出仕。日後縱使出仕。舍妹亦不肯令媳婦遠離。要留在家伏侍。兩邊就近。令愛常得往來。若配皇甫家。日後移回湖廣。相見豈不煩難。須配合舍甥爲是。秦布政曰。相女配夫。何爭遠近。孟士元心思兩婿俱佳。湊巧一齊求親。卻難推辭。遂鎖着雙眉。對秦布政並顧宏業曰。拙妻最愛此女。連下官不便自主。待下官向拙內相商。方好回覆。秦顧二人曰。婚姻大事。正當與尊夫人相商。爲是。老先生請便。孟士元曰。二位大人請坐。待下

官進內相商，遂進後衙，恰遇韓夫人同孟嘉齡母子，正在議論家事，見孟士元進來，俱起身迎接坐下。韓夫人問曰：「聞得秦布政前來何事？」孟士元卽把二官員求親言明。夫人曰：「到底那一家好呢？」孟士元曰：「若論門戶，兩家相當。皇甫少華相貌福澤，劉奎璧人品卻也俊雅，真是兩個才貌俱屬可敬，教我亦難分高低。孟嘉齡曰：「劉捷自恃開國元勳，又係爵主，況是無賴出身，在朝強橫，藐視百官，我們父子皆是善良官員，何苦與他結親？傍人必說我們趨炎附勢。皇甫敬乃科第狀元出身，凡事守法，妹子姻緣，必許皇甫敬家爲是。」孟士元曰：「我亦是此主意，只是二人齊來求親，若許皇甫家，豈不激怒侯門？」卻是不便。孟嘉齡亦蹙眉曰：「此事誠難佈置，父子躊躇，無策可施，只見其媳婦方氏，微笑不言。韓氏曰：「賢媳何故微笑不言？」方氏曰：「好笑公公父子要做許多大事，僅此小事，有何難說？」韓氏曰：「依你有何計策？」方氏曰：「我們花園寬大，兩家俱是將門之子，今公公便可向二媒約定日期，招兩家公子齊到花園，以百步爲界，用一碗大銅錢釘在樹上，再把先帝御賜公公的大紅宮錦袍，用一紅帶懸在一枝楊柳上，議明各發三箭，一要射中那袍縛的楊柳大枝上，二要射大錢的錢孔內，三要射斷縛袍的帶子，紅袍墜地，方爲合式。聽天主婚，若是三箭俱中，卽便許婚。倘兩家俱不能中，俱皆不許，一則可觀二子才能，二則能使他兩無怨言。」韓夫人曰：「賢媳此言甚善，老爺當依計行事。」孟士元笑曰：「射箭走馬的那樣事，若依媳婦言語，只怕女兒姻緣，永難定着。」方氏曰：「公公有所不知，弓箭之事，若功夫練成，何難齊中？況姑娘具此才貌，苟非蓋世英雄，怎好妄配？」韓氏曰：「老爺當依媳婦言語行事。」孟士元點頭稱是。仍到後堂，向秦顧謝罪曰：「失陪有罪了。」秦顧齊稱不敢，未知尊夫人所言親事若何。孟士元曰：「拙妻只是溺愛不明，便就將方纔之言說明。」顧宏業尋思：「外甥弓馬嫻熟，便答曰：『憑天主婚極好，就在來日齊到比箭，以便定着。』若何？」秦布政曰：「果然來日比箭極好。」孟士元曰：「既然如此，不才來日潔身以候。」二大人並二賢姪少爺，顧宏業自思：「秦布政乃代人求親，中與不中，無關輕重，我甥至親，倘外甥不中，我豈不失臉？甯可勿來爲妙。」就向秦布政並孟士元曰：「老夫來日有一要事，不得回來，只着舍甥自來，理合說明，免使二大人等待。」秦布政亦恐皇甫少華不中，累着自己無顏，一聞此言，早知顧宏業心事，乘勢曰：「此事卻亦不約而同。」下官亦有兩件公幹，也是無暇，就着皇甫少華同劉爵主自來比箭，又免得孟士元先生破費。顧宏業聞言暗笑，奸詭人人會用。秦布政見識與我相同，卽接口曰：「來日只令二少年來，卻是利便。」孟士元曰：「來日二位老人無暇，就當改日比箭，何必定在來日？」顧宏業曰：「姻緣事須要一說便成，從無改期之理。」秦布政曰：「正是。」况二少年俱是孟公的世姪，自來方合式，不必改期。孟士元曰：「既承二大人吩咐，從命了。」來日恭候二爵主前來。

萬勿失約。秦願辭別，各上轎起身。孟士元進內，對妻子說明備細，即命家人打掃花園，俟候來日，便要備酒請二公子。家人領命行事。夫人問曰：「到底那一家好呢？」孟士元曰：「皇甫少華生得龍眉秀眼，面貌端厚，大有福澤。劉奎璧膀闊腰細，人材美醜，卻是不及皇甫少華。看來兩人不分高下。孟嘉齡曰：「劉捷平日爲人凶惡，不及皇甫敬良善。」孟士元曰：「我亦欲配皇甫少華，且說秦布政回到帥府，因有總制全省文武官員，便宜行事的權柄，就在內廳下轎，門首帶裏摺晉後堂。皇甫敬令開中門請進秦布政，步從東角進後堂。皇甫敬降階迎接，秦布政忙行庭參禮。皇甫敬雙手扶住曰：「貴司何必行此大禮，攜手上堂，欲行賓主禮。」秦布政執以晚輩禮坐下。茶罷，秦布政曰：「昨蒙老元戎以令郎良緣見委，到了那邊，適逢顧宏業代劉奎璧求親，孟士元約定兩家比箭定婚。特來稟覆，來日令爵主三箭若中，姻緣便成。皇甫敬自料兒子箭精，答曰：「煩勞老先生跋涉，來早就著小兒到貴衙候老先生同往孟府比箭。若得良緣成就，自當厚禮相謝。」秦布政曰：「令郎良緣卑職理當効勞，怎好言謝。但方纔顧公有事，說過兩家媒人都不必往說明。二少年自去，卑職來日卻亦有公務，令郎可自往孟府爲要。」皇甫敬應曰：「如此卻亦便捷。」就着小兒來日前去。秦布政稱是，遂辭別回去。皇甫敬退入後衙，夫人兒女正在內堂閒談，皇甫敬即便坐下，就把秦布政言語說明。我兒明日可留心前去比箭。顯爾才能，原來皇甫少華爲人寬宏大度，聞言心中不樂。又見父親一團高興，不敢推辭，只是沉吟不語。皇甫敬不悅曰：「我兒癡呆不語，莫非箭法不及劉奎璧，不敢往射麼？」少華曰：「孩兒時常與劉奎璧往校場練習弓箭，不分上下。孩兒何懼之有，但兩人比箭必有一失，那全中的自然歡喜，惟有失誤的，豈不失了臉兒與劉奎璧相好？若是孩兒失誤，還可倚奎璧不能全中，豈不被人取笑，況孩兒非好色之徒，甯可不往讓奎璧結親，全了友誼。另求別家罷。」皇甫敬聞言大怒曰：「兩家媒人俱已約定比箭，爾若不往，軍士豈不取笑吾堂堂元帥一個兒子？」三枝箭亦不能射，有何顏面教訓將士？真是可惱。夫人埋怨公子曰：「媒人約定明日正當前去射個全中，使我們爭口氣。小姐曰：「賢弟，我教你一個方法，來日就讓劉奎璧先射，他若三箭俱中，你不必射，落得做個空人情與他。他若兩枝一失，爾去射，豈無一中，兩人俱無全中，雖少一枝，卻亦無妨。」夫人喜曰：「你姊之言有理，爾當聽從。」少華只得應允。且說劉捷原是無賴出身，氣力武藝強，大跟隨元世祖開國，屢立奇功，封元成侯。文武各官都讓三分，最有權勢。劉捷娶妻顧氏，生二子一女，又娶四妾，長子劉奎光，亦多戰功。歷官至雁門關總兵，次女名燕珠，嫁與皇孫鐵木耳爲元妃。時已爲皇后，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劉奎璧負色誤事 蘇映雪憐才相思

卻說元世祖太子早亡，立皇孫鐵木耳爲嗣。此時世祖在位二十五年，駕崩，鐵木耳年二十歲，已登基，稱爲成宗皇帝。立劉燕珠爲正宮皇后，少年帝后，十分相得。劉捷國丈，加俸米一千石。那次子劉奎璧，年方十六歲。此時劉捷夫妻年方四十七歲，又有第四女劉燕玉，年方十五歲，乃妾吳氏所生。吳氏早故，劉捷卽囑乳娘江三嫂照顧。三年前，顧氏見京中還有五妾，故於數年前，帶奎璧、燕玉、江三嫂母子，江進喜回家。劉奎璧人物俊雅，弓馬武藝俱精，最是好色，嫖娼宴飲，當下顧宏業回覆妹子，着外甥來日，自往孟府，比箭定婚。劉奎璧聞言不樂，曰：「皇甫少華與外甥弓馬武藝，難分甲乙。此番比箭，卻不穩當。」顧宏業曰：「此乃憑天主婚，中就成，不中便罷，有何妨礙？」兩邊媒人，俱不必往。只你們二少年，自往，不可失約的。」顧太郡卽曰：「哥哥放心，我就催他前去。原來劉奎璧因探得孟小姐才貌雙全，今聞與皇甫少華比箭，又恐不中，失臉，心實憂慮，只好聽天而已。」顧宏業回家不表。且說蘇映雪平日，自料以孟小姐爲人寬厚，若出嫁，不忍分離，必與他同嫁一夫。是日，孟士元約定兩家比箭，卽入內對夫人說明。來日，必往後園比箭。爾等女流，可在春明樓觀看。二人便知優劣。韓氏婆媳稱是。此時蘇映雪聞言，忙回幽芳閣，來見孟小姐。小姐正坐房中，忙起身迎接坐下。孟小姐問曰：「姊姊何事如此歡容？」映雪曰：「特來與姐姐報喜。」孟小姐曰：「奴有何喜可報？」蘇映雪細說求親併方氏設計比箭定婚等情，說明。孟小姐聞言不悅，曰：「爹爹好不差錯，兩下比箭，一得必有一失，此事如何使得？」蘇映雪曰：「此舉乃方夫人主意，今已約定，二媒已去，諒亦無妨。且說次早，皇甫敬催促兒子，速換戎裝。皇甫少華打扮停當，頭戴鳳翅金盔，身穿青羅金線袍，腰懸白玉帶，騎上白馬，後隨四名家將，捧着弓囊箭壺、刀劍。皇甫敬囑其三箭齊中，爲父方有臉面。少華領命上馬，方出東門，恰遇劉奎璧從南門外拍馬前來，兩人就在馬上欠身打躬，停住。皇甫少華謝罪曰：「爾我契交，今被媒人所迫，往同比箭，實爲有愧。」劉奎璧搖頭曰：「弟亦被家母舅強迫，不得不來。心中實爲愧赧，但爾我契友，還有一言，古云：姻緣天注定，今番比箭，得者亦不必喜，失者亦不必怨。方不有傷交情。」皇甫少華喜曰：「弟正有此心，不料兄長所見相同，真不負平生交情。」兩人並轡同行。劉奎璧留心把少華一看，頭戴束髮紫金盔，身穿青羅錦袍，腰懸羊脂白玉帶，面白唇紅，丰姿俊秀，騎着五花馬，果然人似神仙，馬似龍，手執一枝珊瑚馬頭鞭，後隨四名家將，帶着弓箭、刀劍等物。劉奎璧暗嘆：「天旣生瑜，何生亮，教我焉能取勝。」二人一路言談，早到孟府前，勒馬候報。將人孟甯報進大

堂來見孟士元稟曰啓上大老爺劉家皇甫家兩位爵主俱到孟士元卽令孟嘉齡出去迎接兩爵主來到二門下馬孟嘉齡公服向前打拱曰小弟不知二位世兄光降有失遠迎兩公子答禮曰弟等乃是庸夫多蒙世兄出接何以克當孟嘉齡曰家君在後堂恭候二位世兄請進相會二位公子進入後庭早見孟士元公服紗帽降階迎接二位公子忙向前曰小姪等有何才能敢勞年伯迎接卽欲下拜孟士元向前扶住曰二位賢姪光臨何必行此大禮四人上堂就讓孟士元先輩坐在上面二位公子就與孟嘉齡兩傍坐下家人獻茶畢孟士元曰愚父子俱係寒儒得領二位神箭妙技何幸如之二公子曰小姪等初次學箭焉敢戲侮於大人前日承蒙老年伯呼喚不得不來獻醜乞恕唐突之罪孟士元曰正欲領二位高手何必過謙但已備下一壺水酒少助威風方好請教卽令家人呈上酒席劉奎璧尋思未會射箭滿腹疑慮不若射箭後吃得自在乃曰小姪奉命射箭箭還未射怎好領賜理當先射箭後方領情皇甫少華亦曰正是我等當先公而後私孟士元曰二位賢姪如此謙恭老夫只得領命待我先到後園安頓然後來請說罷吩咐兒子陪伴自己進內對夫人曰賢妻且往後園春明樓觀看二位少年比箭就着一個書童同夫人前去指明二位公子待夫人選擇隨入花園令家人釘着碗大古錢併懸紅袍韓夫人着女婢往請方氏到春明樓看比箭女婢領命來見方氏曰老夫人令請夫人往春明樓看二位公子比箭方氏與孟小姐蘇映雪甚是情投卽步到幽芳閣恰遇蘇映雪正和孟小姐閒談一齊迎接孟小姐曰嫂嫂請坐方氏笑曰只因婆婆令人喚妾到春明樓看劉家和皇甫家比箭定親此乃姑娘終身大事特邀姑娘同往觀看孟小姐聞言滿面紅赤暗思嫂嫂好顛倒爲了我姻緣教我怎好觀看蘇映雪亦尋思我與小姐必定同一夫我當往觀方穩免得疑慮遂笑曰小姐旣不前往奴眼力頗精待我代往一觀斷不有誤方氏亦笑曰就委曲蘇家姊姊同往不差遂攜蘇映雪下樓同到花園上樓來門前掛下珠簾就同韓夫人坐在簾內那小廝曰少停那穿紅的就是劉公子穿青的就是皇甫公子衆婢俱在簾外倚着欄杆觀看且說孟士元安頓停當就着家人往請二位公子進來家人來到後堂對孟嘉齡曰老爺着相公請二位爵主進內孟公子站起身對二位公子曰請二位世兄到小園少敘二人起身同隨孟公子進入花園從春明樓經過見女婢衆多想必家管在內擇選才貌遂從容而過且說小廝在樓上已對夫人說知二位公子面貌這蘇映雪爲着自己姻緣更是留心細看密對方氏曰好笑老爺前日說二豪傑才貌彷彿依妾看來實乃是天淵之隔劉公子雖是膀闊腰細面白唇紅終是庸夫氣概那皇甫公子兩鬚高插面如銀盆乃是大富貴相小姐配合真是一對佳偶方氏笑曰蘇家姑娘真個

好眼力，與妾一般見識。蘇大娘笑曰：「不要多言，原來蘇大娘自進孟家年餘，孟士元夫妻見其爲人正道，就託其掌管家事，奴婢任從管轄。」孟士元夫妻以賓禮待其母女，且說劉公子皇甫公子來到孟士元接入亭上，二公子各樹上弓箭寶劍，劉奎璧見皇甫少華形容如梓童帝君，丰采翩翩，自嘆天既生瑜，何生亮。孟士元笑對公子曰：「就請二位賢姪見教神箭。」劉奎璧向皇甫少華曰：「令尊是吾父母官，理當年兄先射。」皇甫少華欠身曰：「兄言差矣，令尊乃是國丈，又是勳爵，況且年長，弟又年輕，自然兄長先射，何得推辭？」奎璧尋思：「我父親國丈，就先射，免得疑慮。」即答曰：「既如此，愚兄從命。」僮先了，即欲下亭。孟士元攔住曰：「待老夫先敬三杯酒作彩，然後用功。」家人進上壺酌，孟士元斟了一杯酒，奉送過來。劉奎璧接來一飲而盡，連飲三杯酒下亭，就向飛魚袋內取過金鷄，左手弓，右手就向走獸壺中抽起雁翎箭，架上弓弦，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向那懸袍的楊柳樹大枝上，喝聲着，即聽得點鼓叮嚀，衆皆喝采。一枝箭正中在那懸袍的楊柳大枝上，且說那蘇映雪見劉奎璧先射，暗祝皇天庇佑。劉奎璧之箭皆空，皇甫少華三箭齊中，方不誤終身。及見劉奎璧初箭便中，蘇映雪暗吃了一驚，隨站起身來，在簾前細看，當下奎璧見初箭先中，心便安穩了七分。再取第二箭，照定古錢空內射來，果然箭不虛發，貫在錢孔內，插在樹上，家人拔起，送上前來，稟曰：「劉爵主果然神箭。」這奎璧見二箭俱中，暗喜這第三枝放心必中，且說蘇映雪見劉奎璧第二枝又中心，中心中着急，再中一枝，豈不誤了小姐與我終身大事！一時情急，顧不得內外，遂出了簾外，立着觀望。這劉奎璧正伸手抽出第三枝箭，忽見蘇映雪出來，生得杏臉桃腮，有如瑞彩朝霞，星眼含俏，恰似楊柳搖風，自思此必孟小姐見我二箭俱中，忍不住我的才貌，故出簾外，細看我的容貌，心中好不快活。箭纔掛上弦，一時失放出來，到半途，即便墜地，氣得面上失色，又恐孟士元父子恥笑他無力，箭只到半道，即向孟士元謝罪曰：「小姪無能，致使第三箭失手，誤墜半道，實爲有愧。」孟士元安慰曰：「先前二箭足見賢姪才能，第三箭若非失手，定是全中。」孟嘉齡對皇甫少華曰：「今當請兄妙技，原來皇甫少華亦見蘇映雪美貌，料必親眷之女，若是孟小姐，必無親來看箭之理。」故心中無邪念，及孟嘉齡催促，遂站起身來，小弟只得獻醜。孟士元曰：「賢姪自然百發百中，即敬了二杯酒，走下亭來，站定，拈弓取箭，只見箭開如月滿，箭離如流星，一箭正插在懸袍的楊柳枝上，點鼓連聲，蘇映雪心中好不歡喜。少華又放第二箭，正貫在古錢孔內，果是再世良緣。第三箭不偏不斜，射斷了縛袍的帶，紅袍墜在地下，兩邊家人連聲喝采，果然好神箭。劉奎璧暗恨，方纔若非失手，豈不射落紅袍？今把一段良緣，送與他人，實堪自恨，即辭別曰：「小姪一箭落空，甚爲抱慚，就此告別。」孟士元向前扯住曰：「此乃小女薄福，不

能消受賢姪故一箭失手，但姻緣是天數，賢姪難得到台，略飲幾杯回府未遲。此時少華已到樹下，拾起紅袍回來，急扯住曰：兄與弟本領不分上下，方才那第三箭若不是失手，早射下紅袍來。今當暢飲，怎好忽忽分別？孟嘉齡亦來留住。劉奎璧見眾人苦留，只得應允。一齊卸下弓箭，劍交付家人。孟士元父子請了二位公子往後堂。皇甫少華忙移一把交椅放在堂中，對孟士元曰：請岳父高坐，受小婿一拜。孟士元曰：小女配賢姪，已為過望，何必拜見？少華曰：人倫大禮焉敢不拜。劉奎璧心中不悅，尋思他翁婿正在親熱，我在此冷落何益？即下階令家將帶馬前來，亦不辭別，跨上馬，即欲起身。孟士元父子向前扯住，嚮頭曰：正要飲酒，如何回去？皇甫少華亦挽留曰：兄莫非見怪，故即回府？劉奎璧怒容答曰：兄姻緣已定，弟在無益說罷，勒馬從中門而去。連頭不回。孟嘉齡心中不悅，亦就不送曰：射箭不中，不恨自己工夫不精，反這等驕傲，豈不可笑？少華曰：劉爵主往常與我比箭，原來是不分甲乙，方才第三箭實是失手，怪不得他發惱。孟嘉齡曰：如此便是訓練不精，故此三箭便有一失，還不自愧，尚敢裝腔做勢，那個怕他？孟士元蹙眉曰：雖是不怕，但其父屢侍勳爵，況今皇后與天子少年夫妻，十分相得，劉捷目無大臣，今奎璧抱恨而去，須防他生起風波，賢婿可對令尊說明，須趕早行聘，以絕其覬覦之念。我們亦免憂慮。少華嘉齡俱皆稱是。飲至上燈後，少華拜別孟士元，令四名家將護送賢婿回府。又囑少華當早行聘，免生枝節。少華應諾，上馬進城回帥府。少華進入後堂，拜見父母，原來少華全家中家將先報知元帥夫妻歡喜，當下打發孟府家人回去拜謝。孟尚書父子厚情，孟府家人辭別回去。少華換過頭巾，滿門坐下，便將比箭失手不辭而去。及孟士元吩咐趕早行聘等情，一一告明。又說孩兒與奎璧友好，見他不悅而去，實是不忍。昨日不願與他比箭，實此故耳。這一得一失，甚為不便。皇甫敬怒曰：那奎璧乃將門之子，今三箭一箭落空，不恨自己不慎，還敢發怒怨人，真畜生也。小姐曰：彼乃公侯子弟，今既發惱，怕生枝節，爹爹當早行聘，絕其異念。元帥稱是，即寫書差人通知秦布政不表，且說蘇映雪是日見皇甫少華三箭俱中，即便下樓到後堂屏後偷看。孟士元對少華言語，一一知道，回到幽芳閣進房，小姐迎接坐下，映雪笑曰：恭喜小姐姻緣，憑天主婚，就把二公子比箭奎璧發怒，詳細言明。未知小姐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蘇映雪夢訂姻緣

劉奎璧詭託美意

卻說蘇映雪向孟小姐說出劉奎璧不恨自己無能，反發怒而去，真是可笑。孟小姐聞言，癡呆不語。蘇映雪疑問曰：皇

甫公子貌勝劉公子數倍。小姐何故不樂？孟小姐答曰：「既憑天主婚，何嫌美醜？姊姊不知劉捷乃公侯之家，又仗椒房之貴，劉奎璧既已變面，必生起風波。這段姻緣，必定連連。」蘇映雪曰：「老爺亦恐劉奎璧生起風波，已約皇甫家趕早行聘，自然無事。」孟小姐曰：「總是奴家薄命，此段姻緣，未知在於何年方成。」姊姊你久後方知奴家看破機關。蘇映雪心中不信。至初更後，蘇映雪母女同回房中，按蘇映雪母女說起比箭之事。蘇映雪曰：「皇甫公子福澤貴相，後必大貴。劉奎璧容貌不守本分，敢與比箭，莫道求婚於小姐，就是女兒亦不願嫁他。」蘇大娘嘆曰：「若說起爾的姻緣，令我傷感。我只生爾一身，務要擇佳婿方配，但我是個乳娘，縱使爾薄有才貌，那有好人來結姻緣？若使劉奎璧肯要，亦是我們的造化。」蘇映雪自料隨孟小姐出嫁，乃答曰：「女兒甯可終身不嫁，斷不願嫁劉奎璧。誤了終身，蘇大娘微笑不答。母女各上牀安寢。誰知蘇映雪與皇甫少華夙有姻緣，自上牀後，翻來覆去，不能成眠，專念皇甫少華才貌雙全，直至二更後，不能睡臥，自思皇甫少華與我並無干涉，因何只管空想？莫非夙世姻緣，亦未可定。正在沉思，朦朧睡去。夢中身遊花園，散步，忽見皇甫少華突然作揖曰：「娘子在上。」小生有禮了。蘇映雪無處迴避，只得含羞回了萬福。問曰：「爵主何由到此？」皇甫少華曰：「小生偶從花園經過，見園門失閉，故此突進。但早間見娘子在樓觀射，具此花容，心中歡喜，未知與孟小姐何親，願聞其詳。」小生有話相商。蘇映雪細說姓名來歷。皇甫少華笑曰：「既娘子姻緣未定，若蒙不棄，待孟小姐藕成，小生願求娘子爲次室。日後與孟氏不分偏正，姊妹相待若何？」蘇映雪聞言，正中心懷，即答曰：「爵主此言差矣。家無大小，綱紀不振。奴家爲偏房，已過望矣。何必疑心？」皇甫少華大喜曰：「既蒙娘子許婚，請對月立誓。」方不相負。說罷，即上前來攜蘇映雪之手。蘇映雪懷羞推脫了手，曰：「君可先立誓。」妾隨後立誓未遲。皇甫少華向月跪下，曰：「信男子皇甫少華多蒙蘇氏娘子許配終身。日後我若有負心，死於刀劍之下，誓畢。」向蘇映雪曰：「娘子請立誓。」蘇映雪向月檢衽下拜，曰：「信女蘇映雪，幸遇皇甫公子，面訂爲其偏房。如異日負心背盟，必定夭折。」皇甫少華扶起曰：「但願娘子不負初心，何必立此重誓。且喜此間無人，就往閣中成其事好。」言訖，即把左手勾住蘇映雪香肩，右手來扯住同往前邊閣中。蘇映雪正色拒曰：「妾非淫蕩之女，因愛公子才貌，故許終身。若赴陽台巫山，須待洞房花燭。皇甫少華哀求曰：「若是明婚行聘，當須洞房花燭。我與娘子乃是私約，既少媒妁，又無行聘，若不成就，倘異日娘子變卦，豈不有負癡心？」蘇映雪聞言，亦有些憐憫，但終身名節，又難作情。正在難分難解之際，忽孟士元從內奔出，喝曰：「做的好事！我來了。」皇甫少華慌忙放手，竟往園外逃走而去。蘇映雪急要逃走，只走得數步，不意失足跌倒，驚醒睜眼一看，乃是南柯一夢。壁上燈火尚明。

遂披衣起來。自思此夢甚奇，莫非我與皇甫公子有夙緣麼？因何又被孟老爺攬散？這風流陣看來，又似無緣。思來想去，轉生一念曰：凡事總由天定，既夢與皇甫少華立誓訂定姻緣，今生只守皇甫少華便是。斷不改適他人，若不能成就，只願終身不嫁。方稱烈女，從此以後立心守住皇甫公子不表，且說劉奎璧向伊母曰：孩兒若不能奪孟氏為妻，情願終身不娶。原來顧太郡為人卻頗賢德，只道兒子是一時恨話，笑曰：難道孟氏才貌蓋世，別家就無有才女？何說此恨話？顧宏業安慰曰：外甥不須性急，我聞得皇甫敬一女，名長華，乃一胎雙生的姊妹，不但有貌，而且有才。家事盡是此女支持，賢淑無比。再過數天，待我往求皇甫敬與爾為妻。劉奎璧詐允，一心只想必與皇甫少華加倍親切，使其不知防備，絕其性命。孟氏方肯改嫁。那時求親必成，但今與皇甫少華不睦，怎好仰面去逢迎？又轉一念曰：謀大事不矜小節，今後當忍氣親近。日後奪了身緣，方顯我的利害。主意已定，並不說起。從此以後，日日來邀皇甫少華往校場馳射比箭。皇甫少華亦借此與他和好，竟坦然不疑。且說皇甫元帥今日師擇定三月十八日行聘，秦布政知會孟士元父子大喜，到了初八日，元帥各事從厚，備聘金禮物，兩家張燈結彩，合府官員俱來慶賀。早飯後，媒人秦布政到府，押了聘禮，音樂喧天，花炮動地，送出城來。滿城俱皆稱羨，吹打直到孟府。孟士元父子迎接，禮物排滿堂上，盡是綢緞珍珠，請秦布政花廳飲酒，送出三百兩媒禮。按皇甫敬孟士元兩家俱承祖業富裕，又是珍愛之女，回聘更加豐盛。秦布政押回帥府，備酒請媒人並眾官，送出聘金。至晚方散，且說孟士元夫妻見各禮物豐盛，大喜，令女婢把金珠簪環首飾，緞疋，送上樓與女兒收藏。女婢送到幽芳閣，交付榮蘭，送上樓去。原來榮蘭年方十三歲，顏容美麗，卻亦裹的一雙小脚，諸事聰敏。孟小姐最是憐愛，當下恰巧蘇映雪在房，與孟小姐談論古今名士，榮蘭稟曰：此各物件，乃皇甫家聘禮。老爺夫人特付與小姐收藏。蘇映雪見珠璧交輝，笑曰：小姐真好受用。孟小姐聞言，鎖眉嘆曰：未知此婚，是今生是來生，方能成就。姊姊久後方知，妹妹有先見之明。蘇映雪曰：今既行聘，諒亦難變。更小姐不必過慮。孟小姐曰：公侯家做事強橫，變幻多端，只好聽天而已。遂把各物收拾不表，且說秦布政回歸帥府，元帥請大媒並百官暢飲，至晚散席，送出媒禮三百兩。秦承恩好不暢快，得了六百兩媒禮，皇甫敬夫妻自各定心，婚姻再無變更了。到了第三早，只見女婢執帖報曰：門官來報，有顧宏業拜訪，口稱有要事面會。元帥接帖看過，自思顧宏業何事面會？忙穿上公服，來到後堂，吩咐開中門，請進顧宏業。大轎直至後堂，庭中下轎，元帥降階迎接曰：本帥不知老先生光降，有失遠迎，乞恕不恭之罪。顧宏業曰：輕造帥府，已為不恭，復蒙迎接，負罪良多。兩人相遜上堂，分賓主坐下。茶罷，皇甫敬問曰：不知老大人

緣未就。今聞令愛小姐才貌雙全，一時不付，欲求令愛與舍甥結爲秦晉之好。若論舍甥，雖不及令郎才貌，亦有中等人物。伏望老元戎俯賜金諾，感激無涯。皇甫敬尋思：劉奎璧雖有才貌，性貪青樓女色，且舉動不端。方怎好許親？即曰：多蒙老大人感情，云及令甥良緣，實爲美妙。奈小女福薄，自幼已配。但望老大人恕罪。顧宏業曰：未知令愛許於何家？願聞姓名。皇甫敬曰：所許之家，乃敝故鄉富戶，並無出仕。雖說姓名，老先生亦不相識。實非推辭，幸勿見怪。顧宏業知是推託，便不再言。只說些閒話，辭別皇甫敬，送上轎而去。皇甫敬送入後衙，自思女兒大貴之相，豈可輕許？遂不在意。且說顧宏業回至劉府，劉奎璧接入後衙，顧太郡一同坐下。太郡問曰：煩勞大兄辛苦求親，未知允否？顧宏業怒氣沖沖曰：可恨皇甫敬這匹夫，推辭託故，詐言許婚，便將對答言語一一說明。我問他對親何人，卻說不出姓名，真可恨！劉奎璧冷笑曰：母舅不須着惱，試看愚甥自有本領。奪這孟氏爲妻。顧太郡聞言笑曰：我兒專說說話，難道世上除了孟氏就無才貌佳人麼？何苦與他爭奪？待爲娘別尋良緣匹配。劉奎璧恐母親抵阻，不再多言。說些閒話，顧宏業回家。劉奎璧回到書房，沉思孟士元乃詩禮之家，伊女既受人聘，焉肯改嫁？我必須與皇甫少華日加親熱，使其無疑。然後設計害死皇甫少華，那時孟氏自當改嫁。我即與父親求姊姊皇后，奏請朝廷降旨賜婚，或求在朝幾位權貴以勢力壓他。況我才貌與皇甫少華不相上下，不怕孟士元不從。方顯得勳爵的國舅利害。主意定了。次早令家將帶了弓箭刀劍上馬進城，到帥府來邀皇甫少華往校場比箭。家將報入後堂，少華正與父母聚談家務，只見家將執帖稟曰：劉國舅帶了弓箭刀劍，特請公子同往西曹走去比箭。皇甫少華見了名帖大喜，對父母曰：劉奎璧前日孟府一箭失手，孩兒甚不過意，正要與他修好。今他前來正好同他比武，以修前好。未知雙親意下如何？元帥喜曰：此乃吾兒豁達大度，有何不從？可即同往。少華即上馬，着家將帶弓箭一同起身。同劉奎璧到校場，劉奎璧有心謀害，假意小心和顏悅色，甜言蜜語。皇甫少華乃是忠義君子，信爲好意，比箭練武。直至日午方散，又同到酒樓相約來早往郊外遊獵。又送回府方辭別回家。次早又到帥府，請少華出北門外遊獵。到日頭斜西方回，從此日日不是兩造比箭，就是北郊遊獵。少華亦是同往。皇甫小姐懷疑一日間，父母姊弟同在後堂閒談，家人報到相邀西曹比箭。少華即欲起身，長華阻擋曰：劉公子性好青樓，已是不端之徒。前日孟府比箭，立即變面，正是無量之輩。後又使他母舅前來議親，爹爹推辭他必更恨。今一連六日邀同吾弟練武，恐有奸詐。此等人吾弟不宜親近，只好口頭相交，方保無事。皇甫少華曰：他與我本

是相交好友。前因失脫孟氏姻緣，一時不悅，今事過氣息，故來修好。弟怎好以疑心相待？姊姊不必多疑。皇甫敬曰：諒必事後追悔，故來修好，別無他意。孩兒可即同往，不必懷疑。少華稱是，即便同遊。從此益無疑心，愈加親熱。且說劉奎璧同皇甫少華往來親熱，早至初夏四月十五日，已想了一計。早飯後即寫一封書，拜請皇甫少華來日同遊昆明池。遊船飲酒，同賞江景，幸勿爽約。家將帶書上馬進城，直到帥府前下馬，將馬拴在該門外。家將來見把門家人，把書交付，把門人進內來見皇甫少華，呈上書信。少華接書看過，將書帶入後衙，來見父母，未知劉奎璧如何謀害，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奎璧使計害忠良 燕玉訂婚放夫婿

卻說劉奎璧雖與皇甫少華相交日久，常時只是射箭遊獵，從未會閒遊。當下少華持書來見父母，劉奎璧送書來請孩兒來日往昆明池遊船。兒特稟雙親定奪，說罷將書送上。元帥夫妻看過，皇甫敬謂尹氏曰：奎璧家住昆明池，今既好意來請，兒當前往，庶不負其厚情。少華曰：既是爹爹論允，兒當領命。即出後堂來見劉府家將，曰：爾可把我的回帖帶回，多多拜上爾家爵主，來日准定前往。下書人曰：我家爵主吩咐懇求公子，明日早臨。少華應允，下書人帶了回帖上馬，趕回劉府來見奎璧，呈上回帖。裏明前事，奎璧喜從天降，這畜生死日臨頭，來日請兩個絕美妓女，把畜生灌醉，留在家中花園書房安寢，俟其睡熟，把柴草塞住房門，放起火來，只不過燒燬幾間房屋，說是他醉後失火，自己屍首燒燬。皇甫敬亦無言可說，方消我的怨氣，又可娶孟氏為妻，主意已定。即令家將來早僱一隻小船，先請兩個名妓侍候。到次早家將備辦大小酒席，並引兩個名妓下船，又令一名家將步行往請皇甫少華前來。一個在南城下引跡，便暗囑二妓女要殷勤勸皇甫公子暢飲，自有重賞。且說皇甫少華趕早吃了早飯，換了衣服，家人報劉爵主差人帶帖來催。自己已上前辭別父母姊姊，尹夫人囑曰：兒當早回，免為娘盼望。元帥曰：劉家正住昆明池，今晚必留我兒在家安歇，未必就回。少華曰：他雖苦留，兒必要回家。元帥曰：若是苦留，孩兒就在那裏安歇，不可苦辭，以拂其美意。少華帶了二名家將，來到南城下，早有劉府家將上前迎接，來到昆明池。劉奎璧早在岸上迎接，二人攜手到池邊，二妓女奔出船頭迎接，伸手扶搭二人上船。少華乃是正人君子，問曰：弟與兄遊船談心，何必二女相陪？奎璧笑曰：若只飲酒，恐人笑說鄙俗，如此方謂飲酒賞花。此二女乃本城花魁，特請以供暢飲。二人見禮坐下，吃茶笑談。梢公開船遊漾，推關兩

邊船窗見四面景色宜人日暖風和家人進上酒席二女殷勤敬酒皇甫少華尋思多此二女在并惹閒人議論反加不樂連酒亦不甚飲奎璧竭力相敬日方過午少華就要辭回奈奎璧謙恭苦留少華卻不過情面直飲至日頭斜西方纔辭別奎璧令家將着發二女回去一面苦留少華難得賢兄到此酒未半酣小園花草頗有可觀今晚可到小園暢敘以續金谷契交皇甫少華辭曰這個斷難從命弟若再留飲恐雙親懸望乞兄原諒就此告別奎璧攜住笑曰此卻不然尊堂已知兄到此若見兄不歸定知是弟留住今兄若回尊堂必鄙弟慳吝且爾我相交數年只得一遊況在寒舍今晚正好長宵達旦暢敘幽情幸勿推辭少華見其認真好意反有戀戀不捨之情答曰蒙兄雅意但恐有貪腹之譏奎璧見允大喜曰如此方爲夙昔至交遂引少華至後門按這花園極大亭臺樓閣華嚴奪目遍栽花草真是言之不盡觀之有餘遊玩一番少華噴噴稱羨奎璧曰小園鄙俗惟有小春庭一處將就可觀今夜往彼處談心少華曰極好同進小春庭二人坐下說些兵書不多時呈上筵席少華辭曰方才飲罷何又再設奎璧笑曰草草不恭聊表微意何必贅及二人重復入席曹信吳祥在旁伏侍飲了數巡已是初更時候不料顧太郡之母錢氏太夫人是夜病故年近八旬一向臥病在牀是晚痰湧身亡顧宏業使人來報信太郡聞知母亡悲傷不已忙收拾衣服急着女婢快請公子前來與我同往奔喪女婢來見奎璧曰太郡有一事請爵主前去相商奎璧對少華曰仁兄請飲待見家母再來請教少華曰兄自請便奎璧令家人小心伏侍公子自己奔進母房只見妹子燕玉同乳母江三嫂亦在房中收拾衣服太郡謂奎璧曰方纔爾母舅使人飛報爾外祖母痰壅而亡爾快換衣服與我前往奔喪不要遲延劉奎璧吃了一驚今晚正要結果了少華性命不料如此湊巧答曰孩兒與母親同往家中無人照管如何去得太郡曰裏面事情着爾妹同江三嫂照顧後花園自有江進喜料理外面事務原有人役掌管我與爾不過數日便回爾快同起身劉奎璧應允退出自思今夜放火之事須託江進喜舉行且此人剛直必定盡心亦無洩漏之虞便着家人喚進喜前來原來進喜是江三嫂之子年已十六歲父親早亡自幼隨母在劉府撫養現今長成身材魁梧膂力極大爲人正直慷慨太郡母子收他爲心腹當下聞喚來見奎璧曰爵主呼喚何事奎璧見四顧無人對進喜曰可恨皇甫少華奪了孟小姐良緣我故設計請他遊江留宿小春庭俟候夜間放火燒死他主僕好與孟氏結合以消怨氣不料母親要與我同往外祖母家奔喪只得託爾可俟他主僕酣睡爾可密取乾柴乾草放起火來將他主僕併幾座廳房燒燬來日指稱是他主僕酒醉失火燒了我的房屋使他父親不敢異言我日後姻緣成就自當重賞進喜聞言暗驚我昨夜三更夢見

一位老人對我言曰：江進喜爾一貌堂堂，切不可害人性命。異日享福不小，若不聽吾言，害人性命，上天必定譴責。定有惡報醒來，我思想一日並無嫌隙，那有害人之理。今若作此事，豈不枉害三人性命。看來明是神明指點，切不可做此害人之事。乃答曰：別事小的無不盡心去做，惟此事小的不敢領命。皇甫敬乃是本處父母官，又有執掌先斬後奏的重權，若燒死伊子，怎肯饒我性命。小的難免一死，此事斷然不敢做的。奎璧曰：爾錯了。吾父乃堂堂國丈，勢力滔天，皇甫敬不過一邊關守將，怎敢惹我。況我好意請酒留宿，他兒子不小心，失火燒了我的屋子，他若有甚言語，俺自出頭抵擋，不干爾之事。只管放心行事，事成之後，府中女婢選一個絕色的賞爾為妻，進喜只得應承曰：既如此，吩咐小的自當盡心行事。小的非好色之徒，要甚麼妻子。奎璧喜曰：既不要妻子，我就賞爾一個美差說罷，即到書房收拾停當。再到小春庭辭別，與皇甫少華坐下說明喪事。因此失陪，望兄勿罪。少華曰：兄台有事，小弟回舍，免使雙親懸望。奎璧曰：如今城門已閉，怎好回去。少華曰：城門雖閉，弟就叫開，卻是容易。奎璧苦留曰：弟豈不知兄到城門叫開，然此時回去，約近三更方能到府，令尊豈不怪弟有失主人之誼。况弟與兄交處數年，只有今夜留宿一次，亦算三生有幸。弟不幸遇着喪事，兄當暫宿一夜，方見交情。日後弟亦好見令尊老伯情面。萬望見諒。少華乃誠實人，見奎璧殷勤相留，又難堅辭，只得答曰：主人不在，弟若獨住，豈不被人取笑貪腹。奎璧大喜曰：惟是獨住，方顯夙昔至交。遂吩咐家童小心苦勸暢飲。又對少華曰：弟立要回家，母奔喪，兄切不可私回，使弟失望。少華曰：承兄雅愛，弟怎好回去。兄可放心前往奔喪。奎璧曰：弟來日絕早便來與兄相會，斷不失約。少華稱謝，奎璧退出外面，密囑進喜曰：若燒死少華，可到顧家通知。進喜稱是。奎璧來到前面，家將已押各物起身。太郡叮囑女兒併江三嫂裏面諸事。爾二人小心照管。衆各領命。太郡上了小轎，奎璧上馬跟隨而去。且說燕玉小姐同江三嫂併小婢飛鶯，回歸曉雲閣。原來燕玉與江三嫂同住曉雲閣。按燕玉小姐容貌，卻亦秀美，自幼亦會讀書，雖其母不甚相愛，亦能深知大義。自思女流，就能吟詩作文，亦是無益。寧可勤習女工。父母素不溺愛，日後必許寒素之家，亦可以針指度日。卻是好事。那小婢飛鶯，極能趨媚，素如太郡不愛次女。若遇燕玉與江三嫂說着家庭之事，他就向太郡面前獻媚，搬弄弄舌。小姐最是怕他，當下小姐見飛鶯侍立旁邊，小姐曰：飛鶯，何不去睡。飛鶯曰：小姐未睡，婢子何敢先睡。小姐曰：太郡不在，我與江三嫂照應家庭，須待更深方睡。爾不必時候，可自去安寢罷。飛鶯大喜，回到自房安寢。燕玉對江三嫂曰：奴自午間有一事，要對爾說。因飛鶯賤婢寸步不離左右，故不敢說。今當說明。午牌時候，我忽然隱几而臥，夢見一少年婦人對我說曰：我乃爾母吳蕙娘，恨

我短壽不能養爾長大。今幸爾已長成，但太郡母子不以爾爲念，爾姻緣未定，我在九泉亦不放心。特來報爾。今晚有一大貴人在小春庭宿歇，與你乃夙世良緣。爾兄欲放火燒死他，你可同江三嫂去見此貴人，將你許他爲妾，設計放他回家，不可害羞。你若得配此人，非但終身富貴，且日後亦可救得滿門性命，不可錯過。我要問貴人姓名，他將我推醒，豈不奇怪？江三嫂曰：此乃爾念母，故有此夢。何足爲憑？小姐曰：生我不數月，母病故，尚不識母面，何會念及？此夢必有緣故。江三嫂曰：若果爾母託夢，爾可把面貌衣服說來，我便知真假。小姐曰：那婦人清瘦身材，年約二十三歲，瓜子面，潔白無瑕。江三嫂聞言大驚，如此說來，果是爾母托夢了。待我往問小兒，看小春庭可有人借宿。說罷，下樓而去。原來進喜最是純孝，尋思得此異夢，今公子要我害人，當問母親主張爲是。遂進內來到路口，正遇江三嫂母子相遇。進喜曰：兒有一事不決，欲問母親主張。江三嫂曰：爾有何事，可即說明。進喜先說昨夜得夢後，說爵主囑託放火燒死皇甫少華，好得奪親孩兒，故狐疑不決。特請母親定奪。江三嫂聞言，心知小姐姻緣有在，進喜又曰：人命關天，一時斷送三條性命，豈無報應？况皇甫元帥乃本境父母官員，花園又是孩兒掌管，若燒死他公子，必然拿我拷問。他現掌先斬後奏重權，爾我母子豈不斷送性命？三嫂曰：今可將計就計，放了皇甫公子逃走。日後必有重謝。我今對你說明，就把小姐午間得夢言語講明，看來小姐該配皇甫公子。據小姐生母託夢，說是大貴人。日後皇甫公子必定大貴，爾我終身卻亦有靠。當想一奇計，救出爲妙。進喜驚訝曰：既小姐亦有異夢，待孩兒設計救他。進喜忽然計從心來，謂母曰：孩兒有一計，待兒子前去把跟隨二家將請出來飲酒，裏面只剩皇甫公子一人在小春庭。母親可同小姐前去訂親，然後放他從後花園門逃出，囑他回去，只說是鬼神扶出，放在曠野。我隨後把小春庭一片房屋燒燬，就可瞞過爵主。豈不是好？江三嫂大喜曰：我兒果然神算，可速行事。速來報我知道。好引小姐前去訂婚。進喜稱是，退出。江三嫂回閣對小姐曰：令堂陰魂有靈，就將進喜言語說明，聞得家將傳說皇甫公子人材出衆，武藝超羣，後必大貴。小姐驚曰：家兄如此惡毒，一時欲害三人性命，上天豈無報應？欲知江三嫂爲小姐如何作事，江進喜怎樣瞞過那劉奎璧情節，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後花園少華逃生 小春庭進喜放火

卻說江進喜入小春庭，見皇甫少華呆坐，亦不飲酒。二家將侍立一邊，進喜向前笑對二家將曰：難得二位跟隨公子

到舍小的特備薄酒在外請二位同往小酌。二家將曰：方才船上卻已飽餐，今要侍候我家公子，多蒙厚意，不必費心。進喜曰：不然，爾公子與我公子相好，爾我下人亦當相交。方顯上下交情。異日我若隨公子到爾府上，爾可請我。若不傾情，便是在家不識人，出門人不識。二位幸勿推辭。曹信、吳祥只是推辭。少華尋思：他們下人豈無相交？即對二家將曰：他如此好意，爾等便去同飲。二家將曰：小的伏侍公子，怎敢遠離少華自思：我若往睡，他們就好暢飲。乃曰：我本要回衙，奈劉爵主苦留，今劉爵主不在，我獨自無聊，就要安寢。爾等可去暢飲。若回來各自尋睡，不須來驚我的睡眠。說罷，便進書房，隨手掩上房門。進喜大悅，對二家將曰：公子已睡，我們正好放心樂飲。就一同把殘席搬出，叫三四個好酒的家將說列位哥哥，替我料理酒菜殘席，同陪這二位哥。盡醉方休。又在身上解下了六百文銅錢，放在桌上。今夜深了，太郡爵主俱不在房，不便開酒席取菜。煩那一位哥哥往外邊買一甕好酒，歡飲。衆家將齊聲曰：我們自己料理。爾當坐下同飲。進喜曰：太郡等不在，我要早往花園照應。煩列位相陪。又對曹信、吳祥曰：小弟弟有公事失陪。望二位恕罪，須要盡歡。方為感激。二家將謝曰：多蒙過費，感激不盡。兄自請便。進喜即進內去了。衆家將對二家將曰：江家哥哥名喚進喜，他母親就是我家二小姐的乳母。他雖年輕，為人誠實慷慨。太郡甚是敬重，用他掌管花園。二家將稱是。按下衆人飲酒。且說進喜回見母親曰：二家將已調出飲酒。母親可請小姐前去訂親。囑公子從後門逃走。孩兒自往南角門，提防衆人進來。皇甫公子現今獨在書房悶坐。江三嫂曰：待我就往行事。爾可阻住南角門。進喜稱是退出。且說江三嫂奔上曉雲閣，對小姐說明前事。小姐可同我到小春庭去見皇甫公子，訂定良緣。劉燕玉不從曰：姻緣大事，閨女自陳，有傷風化。到底不便前去。江三嫂嘆曰：太郡國丈公子俱不把爾姻緣為念。爾當從權，方不誤終身。爾今夢牽生母之命，况有我同往，又非孤男單女，有何嫌疑？小姐休要懷羞。此時小姐只得聽從。江三嫂引小姐出房，小姐恐飛鷺知道不便，即把飛鷺房門扣上。然後隨三嫂下樓，直到小春庭內。再說皇甫少華坐在房中，心想父母懸望，若然私歸，又多不便。忽簾外有燈光一晃，看見是婦人形狀，即高聲曰：爾家公子不在，女流不可進來。江三嫂揭開珠簾，叫曰：二小姐請進來。小姐來到門前，不敢進內。三嫂強攜進內曰：有老身在此，何妨？小姐進房，滿面嬌羞，倚在桌旁，垂頭不語。少華尋思：必是爲着邪事，立即起身問曰：古云男女有別，小生前來寄宿，二位何人？到此何幹？三嫂曰：此位乃國丈次女，奎璧公子之妹，名燕玉，今年十五歲。我乃江三嫂，進喜是我小兒，就將午間小姐夢見生母囑託良緣，特來與公子訂約終身。併救公子的話說了。少華疑問曰：小生何事煩勞？二位來救。江三嫂就把劉公子令進喜俟你睡熟。

把草窠房門放火謀害公子好奪這小姐良緣。皇甫少華聽了尋思，豈有姻緣不遂，放火謀害之理，莫非燕玉捏此相救，情意好得定親，亦未可知。乃向小姐作揖曰：「原來卻是皇姨，小生失敬，請小姐少坐。小生有話相告，小姐只得答了萬福。」三嫂移一椅，強扯小姐坐下。少華亦即坐下曰：「小生曾經聘孟氏，故觸犯令兄，怎敢復與小姐訂親，此事不能從命。」小姐曰：「奴因生母託夢，故不避嫌疑，到此。孟小姐已經聘定，願作偏房。」少華曰：「小姐差了主意，令姊已爲正宮皇后，國丈怎肯把小姐與我爲偏房，且令兄既欲害我，怎肯與我結親？」小姐當自三思，免貽後悔。小姐嘆曰：「奴家命苦，慈母早喪，無依，因生母託夢囑咐，故不避羞恥，自訂良緣，倘有意外之虞，亦是薄命所招。生母所誤，願獨守空房，誓不失節。」言下，指着燈火跪下曰：「信女劉燕玉，今奉先母夢令，願作皇甫少華之偏房。日後若有異心，負約死於刀劍之下。」三嫂扶起，對少華曰：「家小姐已盟重誓，願公子異日勿負小姐終身。今當求一物以爲表記。」皇甫少華曰：「人非草木，甯不知情。俺少華若負劉小姐姻緣，死於亂箭之中，鬼神爲證，誓畢。」即對江三嫂曰：「今日倉卒之間，無甚緣物爲記。」江三嫂見少華手執一把百蘇扇，就把扇取來，交燕玉曰：「就以此扇作表記。」又見小姐手帶一幅白綾羅帕，即取交與少華曰：「香帕白扇相換，若見此帕，如見小姐一般。」少華把羅帕藏在身上，只見進喜來催曰：「南角門我已閉上，無人進來，但今已二更後，請公子速從後門逃走。」少華與三人一同行到廳上，對進喜曰：「我走容易，來日豈不累你母子受責？」江三嫂母子曰：「公子回去，說是睡在書房內，夢中見一甲神推醒曰：『爾火已燒身，特來救你。』爾開眼一看，滿房是火，那神將爾攔腰抱起，丟在荒郊野地方，保得性命。若說真情，我母子性命必定難保。」少華曰：「果然妙計，但我那兩名家將，可叫與我一同回衙進喜曰：『若帶家將回去，必漏泄真情。』况他在外邊飲酒來，早自然回府。少華稱是，即謝進喜母子曰：『多承爾母子感情，救我性命。』日後誓當重報。」三嫂母子曰：「救人性命，理所當然，何必言謝。但回府切勿說我母子放走要緊，說罷。」一同來到後花園門。少華方知花園果是寬大，進喜開了花園門。少華回頭對劉燕玉曰：「今番姻緣，乃是私約，小姐萬勿認真，倘爾父母主婚，爾須從別嫁，切不可守我姻緣，誤爾終身大事。」燕玉曰：「奴雖庸愚，亦曉得婦人守一而終。少華曰：『小姐錯了主意，若爾父母主婚，爾怎好說出私約之言，須順從爲是。』燕玉曰：「萬一不幸，若有意外之變，奴惟有死而已。」三嫂母子催促曰：「夜已深了，公子作速起身。」少華謂三嫂曰：「小姐年輕，執性，日後國丈夫妻若替小姐定親，爾當勸其改適。」三嫂曰：「此乃老身分內之事，公子不須掛慮。但日後休忘小姐美情。」少華稱是，即出後門而去。進喜上好後門，三嫂囑兒子小心行事，休要自誤。遂點小燈，引小姐同回曉雲閣，把飛鸞的門扣開了，同歸房中，方各安寢。且說少

華出了後門，自思不識往南門路徑，又無處寄宿，又疑奎璧豈有謀害之事，想必燕玉謠言，便於訂親。此時二更後，無月，尚有星光，行有一里之路，忽聞有人叫曰：「來者莫非皇甫公子麼？」少華倒吃了一驚，即近前一看，是兩個小沙彌，年約十四歲，生的眉清目秀，乃作揖曰：「小師父莫非是活佛降世？怎知小生姓名？」那小沙彌忙垂手立在一邊，曰：「公子休要錯認，方才我師父靜坐，忽教我到此，說有一位皇甫公子，爾可請來，有話相商。我故一叫，不料果是公子，請進寺奉茶。」少華大喜，諒必是異人，乃問曰：「令師寶刹在於何處？」勞煩引路。小沙彌曰：「家師法號清修，長老就在前面元覺寺，待小僧引路。」少華跟着，不覺到寺。小沙彌曰：「公子少待，容小僧通報。」少華應允。小沙彌進去，停一回出來，曰：「家師有請，少華隨轉到方丈，見上面坐着一位老僧。小沙彌曰：「上面就是家師，只見老僧離位迎接，曰：「恭賀貴人，幸脫火災，因禍得福，反得良緣。老僧失接，幸乞恕罪。」少華辯曰：「弟子並無火災，亦無甚良緣。」長老笑曰：「便是過往未來之事，老僧卻亦略知。何況此事乎？但難得公子到此，亦是有緣，且坐下少停，看劉府火起。」方知皇姨所言不謬。少華見其心事週知，更覺駭然，欲請老師高坐，清修長老辭曰：「公子乃是大貴之人，老僧寶主已爲過分。少華只得寶主坐下。小沙彌獻茶畢，清修曰：「劉小姐與公子乃是夙世姻緣，終必成就。公子不必多慮。少華自料難瞞，答曰：「非是小生隱瞞，只因男女私約，不敢干瀆聖僧，望乞恕罪。」清修曰：「說那裏話，但公子還有三年大難，家破人散，骨肉分離，此亦數之所定。到那時公子不必憂慮，只好聽天由命。那時立心忠孝，自有皇天庇佑。此事回府不可洩漏，恐遭天譴。」少華驚駭曰：「未知能損命否？」萬乞明言，無隱。清修曰：「公子乃貴人，雖有災殃，焉能損命。三年之後，骨肉完聚，滿門極貴。公子且在此下棋，看火起言罷。」即取過棋盤，令小沙彌弄些素飯來，請公子略表微意。少華謝曰：「多蒙收留，免使迷途之嘆，又賜飲食，銘刻五內。弟子下棋未精，一二，豈敢班門弄斧。」清修曰：「小僧之薄技，何足掛齒。公子下棋，自是國手，何必過謙。」二人遂即同坐下棋。且說江進喜獨自搬運乾柴茅草，堆積於小春庭廡房，把幾件玩器珍重收拾。笑曰：「公子着我放火燒死皇甫公子，我卻放走仇人，燒了自己房屋，又陪了妹子，正是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然爵主立心惡毒，我若從命，就是助紂爲虐了。此時已三更了，正好下手，就向柴草堆點起火來，事亦湊巧。」忽然狂風大作，煙焰冲天，進喜心中大喜，開角門走出外邊，一路狂叫曰：「不好了，皇甫公子酒醉酣睡，失火，衆人快快往救火，且說衆人尚在外邊，和曹信吳祥暢飲，忽然見後花園煙焰迷空，劉府家將大驚曰：「後花園爲何失火？」曹信吳祥駭曰：「我家公子在小春庭安寢，豈不驚壞了。」當速往喚醒逃走。言未畢，只見進喜慌張走來，叫曰：「爾家公子在小春庭安寢，不知怎樣發起火來，燒得利害。二家將

忙問曰：我家公子可曾出來否？進喜曰：不會看見。一面說，一面大叫。衆人快快救火要緊，衆家將忙攜撓鈎軍器，前去救火。曹信吳祥飛奔角門，見小春庭火光冲天，週圍猶如火阱一般，無從下手救火。二家將在外大叫曰：皇甫公子何在？一片風火必刺之聲，並無答應。只得放聲哭叫曰：公子快走，不多時，汛防官聞得國丈府內失火，忙領十個餘軍士，各執撓鈎趕來，自己乘馬叫進花園門。曹信吳祥對汛防官曰：皇甫元帥的公子在內安寢，未知生死若何。望將軍作速滅火救公子。汛防官大驚，喝令軍士趕快着力救滅了火。衆人登時將屋蓋檣椽盡皆拆下，火就半熄。用鋤頭翻開棟梁瓦片細看，並無屍骸。汛防官即對二家將曰：內中並無骸骨，諒公子必是驚醒逃走。二位不必悲傷。二家將只得收淚，向劉家取了火把起身，意欲入城通報。奈城門未開，只得俟候開城門不表。且說進喜見火已滅，囑咐家將照管家門，自己要通報太郡知道，遂執了火把上馬向顧家進發。不上三里路，已到顧家。下馬拴在外邊。顧家因有喪事，多人出入，府門開着，上着燈光，進喜入內，恰遇太郡母子正在相議喪事。一見進喜進內，奎璧詐問曰：爾不在家看守，到此何事？進喜曰：只因公子起身後，皇甫公子獨自無聊，就在小春庭書庭安歇，小的把殘席搬出外面，同他跟隨的兩名家將在外邊飲酒。不料皇甫公子酒醉，不知怎樣失火，把那一片廳房盡行燒燬。特來稟明顧太郡，驚問曰：皇甫公子可曾逃走？進喜曰：皇甫公子踪跡亦無，多分死在火內。太郡聞言大驚，心中不忍，埋怨劉奎璧曰：爾卻多事，我們有事，當該請他回去，偏要留他在家，遇着火災，倘皇甫公子有失，伊父豈不見怪？劉奎璧曰：只因天晚，故留他歇下，誰知他酒醉失火，把我這屋宇盡行燒燬，難道其父倒來討命不成？母親何故怕他？未知皇甫元帥如何理論，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皇甫敬忿心拷僕 江進喜詭詞覆主

卻說顧太郡曰：皇甫敬雖不敢與我討命，但他只有一子，死於非命，我心何忍？來早他必來查問，爾速回去照應。奎璧曰：孩兒領命，主僕上馬，一路問進喜怎樣起火。進喜曰：公子去後，皇甫少華呆坐不飲，小的把二僕喚出外面飲酒。皇甫少華方去安寢，至二更後，小的料他熟睡，密把柴草堆塞房門，放起火來，再一會地方官亦到，帶軍士前來撲滅。劉奎璧問曰：汛防官可曾掘起屍首否？江進喜曰：汛防會發掘下，卻連屍骨亦無。劉奎璧大驚曰：一個屍首非同小可，豈一時便能燒的無骸骨？這便是逃走。進喜曰：房內房外週圍是火，若要逃走，除非騰雲駕霧，方能逃脫。正言間，已到府

前下馬。奎璧先到花園火地觀看。後到別座書房。進喜獻上小春庭裏藏的玩器。奎璧連稱能幹。心中亦慮皇甫敬來日索命。且說曹信吳祥在南門等至開城。奔入城來。且說尹夫人昨日等至傍晚。不見少華回來。疑惑對丈夫曰。孩兒爲何此時未歸。皇甫敬笑曰。昆明池乃奎璧住宅。今晚定留在家夜飲。焉有放回之理。小姐曰。爹爹說的不差。是晚各自安歇。果然父母愛子。無所不至。元帥夫妻因念兒子。睡不安眠。絕早起來。小姐前來請安。尹夫人曰。孩兒因甚至今未歸。小姐曰。必要午餐後方回。忽聽得外面脚步匆忙進來。但見曹信吳祥向前跪下。流淚曰。不好了。我家公子性命難保。元帥夫人齊吃一驚。問曰。快起來。公子爲何性命難保。曹信吳祥站起。拭了眼淚。細把遊江留宿。奔喪失火。說了一遍。諒來凶多吉少。夫人聞言。五內崩裂。大罵曰。公子被火燒。爾這兩個狗頭。因何不死。二家將曰。小的因在外邊飲酒。不然亦是斷送性命。皇甫敬亦怒罵曰。公子在內安寢。爾不伺候出去飲酒。倒好快活。二家將曰。只因有一個姓江的來請飲。小的推辭。公子念他好意。令我同他領情。小的方敢退出。誰知不須臾。即便火起。非是小的貪嘴誤事。皇甫敬問曰。劉公子既要奔喪。公子因何不歸。卻在他家安歇。二家將曰。公子苦推要回。奈劉公子留住。小姐對父母曰。此劉奎璧痛恨射箭奪婚。害死兄弟。報怨好毒。孟氏良緣。不然那有自己奔喪。卻留朋友外客在家住宿。遂問二家將曰。那花園未知何人掌管。起火之時。可有人救否。二家將曰。那花園就是江哥哥執掌的。請酒亦是那姓江的。年約十六七歲。火起之後。衆家將立即撲救。隨後汛防官軍趕來撲滅。小姐曰。官軍撲滅。可會掘出屍骨否。二家將曰。連骸骨亦無踪跡。小姐對父母曰。這個生死卻是難料。想兄弟面貌舉動。並非夭折之相。既無骸骨。或是逃走。亦未可定。又問二家將曰。那姓江的怎樣請酒。二家將就把殘席並六百文錢。託人買酒陪飲。他自去花園空寢。及火起。他即叫人救火。小姐對父曰。只此就是破綻。那姓江的既無暇同飲。怎肯把六百文錢。使人買酒陪飲。此乃劉奎璧使他調開。隨從。俟兄弟酣睡。方好放火。故把自己私錢給家人。請我們的家將。他好去放火。皇甫敬曰。女兒說得有理。我今卽拿姓江的來。敲打就是。然後再與奎璧算帳。吩咐備轎。穿了公服。上了轎。出了帥門。直出南門進發。且說劉奎璧到天明。火已熄了。沉思好好公子。無端被害。皇甫敬怎肯干休。又轉念我一片房屋燒去。還怕他甚麼。只見把門的慌忙來報。啓上爵主。皇甫元帥親臨。劉奎璧出到府前。只見執事分列兩邊。頃刻間轎到。劉奎璧趕到轎前。欠身打躬曰。小姪不知老伯下臨。有失遠接。望乞恕罪。元帥出轎。答了半禮曰。有勞賢姪迎接。劉奎璧見元帥面含怒意。卽遜到後堂。讓元帥坐在當中。自己坐在旁邊。家人獻茶。元帥問曰。昨夜如何失火。小兒現在何處。劉奎璧拱手就把初更後母子願府奔喪。

令郎在小春庭安歇，不知令郎如何失火，及家將飛報，小姪趕回，一片廳房已燒爲平地，還有家將併汛防官兵，尚在救火，不知令郎怎樣失火，真令人不解，料必逃走在外。元帥曰：小兒若是逃出，因何此時尚未回來？且到小春庭觀看，再作區處。劉奎璧起身曰：待小姪引路，同進後花園小春庭，只見瓦礫磚頭堆滿，燒得黑赤不一。元帥吩咐劉府家將，速取鋤頭，掘看家將領命，登時取過四把鋤頭。元帥令軍士細掘，看有骸骨否。軍士取起鋤頭，掘開翻看，不一時，週圍掘遍，那有骸骨。元帥吩咐住手，即同劉奎璧回到後堂坐下。此時劉家許多家將，站在廳邊，聽他說話。曹信、吳祥早已認的，即向前指着江進喜對元帥曰：昨晚就是這姓江的出錢買酒請小的二人。元帥即向前對江進喜招手曰：爾來本帥有言問你。江進喜自恃有恩，即向前跪下。元帥見其方直身大，細看他相貌，乃是良善之輩，必是劉奎璧的差遣。便問曰：爾叫甚麼姓名？後花園是你掌管麼？江進喜曰：小人叫作江進喜，後花園正是小人掌管的。元帥曰：昨夜爾發六百錢，託人買酒請我的家將，爾卻何處去？江進喜曰：小的因太郡母子不在家，我就在後花園安寢。元帥曰：爾既在花園安寢，必知我公子失火之故。江進喜曰：小的到房睡熟，及聞響聲，方知火起，卻不知公子怎樣失火。皇甫元帥厲聲曰：爾即無暇同飲，卻把自己私錢，託人買酒請我家將，看來明是調虎離山計策。此火明是爾放的。江進喜叩頭曰：相請家將，乃是敬客義情，小人怎敢放火。望元帥詳察。元帥回顧旗牌曰：與我帶江進喜根究。旗牌官向前把江進喜扯過一邊，劉奎璧恐江進喜受刑不過，招出真情，累着自己，忙上前攔住曰：江進喜平日良善，必無放火。老伯休要屈了好人，不須帶回。元帥面上變色曰：爾既要奔喪，何故把我兒留飲留宿？看來莫不是爾陷害我兒。劉奎璧分辯曰：留飲留宿，朋友之常，豈料令公子失火，燒了我一片屋宇。今老伯拿我家僕，好無道理。江進喜決拿不得。元帥越加疑心，答曰：爾便好意，我實疑心。對旗牌曰：可把江進喜帶回，就是旗牌不由分說，推搡江進喜起身。江進喜假意大叫：將主救我。官軍推擁而去。元帥向劉奎璧拱一拱手曰：請了。即下庭上轎。劉奎璧怎敢違拗，眼巴巴看他起身而去。劉奎璧回房心恐江進喜難受拷打，招認真情，不表，且說皇甫敬帶進喜回府，入後衙，夫人小姐前來迎問詳細。元帥說出前後事情，小姐曰：既無骸骨，定是逃走。雙親不須過慮。元帥曰：若是逃走，因何未回？教我怎不懷慮？待我審問江進喜，再作計議。元帥陞坐後堂，令軍士備下刑具。方傳江進喜上堂跪下，見兩邊軍士帶着夾棍腦箍各件嚴刑，尋思必是虛張聲勢，好賄過劉奎璧，便不以爲意。元帥喚上前問曰：本帥看爾年輕，必無放火之事，定是我家的仇人。爾可將主使之入說出，我們寬有頭債，有主方與爾無干涉。若不實說，休怪本帥變臉。江進喜猶認爲詐詞，叩頭曰：果是自己失火。

那有別人敢來放火。望元帥詳察。休要冤屈小人。元帥拍案大怒。喝曰。我念爾年輕。不忍動刑。不料爾卻如此狡猾。再不招認。卽上夾棍。江進喜暗恨元帥如此認真。做官如此無情。諒公子早已回衙。卻又向我討人。真是可惱。卽舉頭曰。請元帥屏退左右。小的有話告稟。元帥卽令衆人遠避。不許近前偷聽。衆皆退出。江進喜回顧無人。走上前問曰。敢問元帥。果是要討公子。還是詐言。元帥曰。我兒無有蹤跡。自然要討人。江進喜大驚曰。如此說來。公子果未回府了。元帥見江進喜言語有因。卽問曰。此間並無外人。可卽實說。並無泄。江進喜說出劉小姐的。承承訂親。自己母子放走等情。公子昨夜逃走。元帥又要討人。小的不解。元帥聽了。且驚且喜曰。若果如此。爾乃我兒救命恩人。本帥還當重謝。但小兒因何此時不歸。不知何故。江進喜沉吟曰。公子必有別事。就擲。諒少停便回。元帥無須過慮。元帥曰。爾可在此飲酒。待吾兒回來。自有酒。江進喜謝曰。小的若飲酒回去。劉公子便疑小人了。還是不飲酒好。言未畢。把門人報曰。我家公子回來了。元帥大喜。原來皇甫少華昨晚與清修長老下棋。至二更後。果見劉府火起。方信劉奎璧存心惡毒。直到天明。清修長老請吃了點心。還辭回來。當下進入後堂。江進喜向前跪下曰。公子爲何此時纔回。少華雙手扶起曰。義士乃是救命恩人。何須行此厚禮。爾可在此少待。還有話說。卽同元帥退入後衙。夫人母女已在屏風後聽的明白。一家俱來問故。少華細說前情。只瞞過清修長老所說。三年內家散人逃等情。恐父母憂慮。不敢說出。卽對父母曰。劉小姐訂親。切不可說出一恐劉奎璧知風。謀害其妹。二恐孟小姐知道。妬忌怨恨。元帥夫妻曰。說得是。但江進喜如此慈善。理當厚謝。卽取兩黃金。每錠五兩。父子帶出後堂。賞與江進喜曰。那十兩黃金賞爾。日後若是乏用。可再來取。江進喜推辭曰。小人何敢受此重賞。元帥曰。爾救吾兒恩情。理當收納。但劉府待爾若好。便罷。如無好意。爾母子可到。我這裏安身。我還要另眼相待。江進喜謝曰。既承吩咐。小的領命了。遂把金子藏在身邊。曰。小的九歲隨母到劉府。乳養小姐。至今太師母子兄妹。俱待我母子爲心腹。今因我家爵主存心太毒。私縱公子回來。已爲不義。怎忍到老爺府中。負劉府恩德。還求元帥公子。只說睡夢之間。神聖救出。落在荒野。天明訪詢路徑而歸。切勿說出。真情。遠累劉小姐。併我母子性命。元帥公子曰。這個自然。卽令家將送江進喜出去。元帥退入後衙。喚曹信吳祥責罵曰。爾兩人貪酒。幾誤公子性命。我這裏用你不。竟信吳祥哀哀叩求。收留少華。在後觀之。不忍稟曰。實是孩兒着他二人出去飲酒。非他等自取。乞爹爹收留。元帥曰。既是孩兒求情。姑寬勿罪。後若再不小心。卽便斥逐。二家將叩頭謝罪。且說劉燕玉。江三嫂自聞皇甫敬拿江進喜去後。密議少華不歸。莫非別處被人所害。又恐劉奎璧將來知情。小姐性命不保。至早飯

時江三嫂見劉奎璧詐說曰：小兒被皇甫元帥拿去，倘受刑不過，胡亂招認，豈不利害？劉奎璧亦慮江進喜畏刑招認，累着自己，只得詐言曰：莫說我的家人就是狗犬，他亦不敢損傷，儘可放心。再說江進喜一路回來，心生一計，取蒜薑汁搽在眼內，裝得兩淚交流，而進府內。江三嫂假作驚恐曰：我兒悲傷，莫非受重刑？江進喜曰：嚇殺我也。把我鎖住許久，陞坐帥堂，兩旁如狼似虎，帶着交椅，膽戰嚴迫。小人招認是公子使人放火，燒死其子，以實射視絕婚之仇。不由小的分辯一聲呼喝，走上來，棍正在動手。皇甫少華回家，方免受刑。奎璧驚曰：皇甫少華怎樣回來？江進喜曰：他說睡夢間有一位金甲神人，將他抱出火中，拋在荒野，因不知路徑，挨至天明，過一相識旗牌，請他到家，吃了點心，借他衣中鞋襪，僱車回府。又說時身被釘抓破，疼痛難當。皇甫元帥命他內堂將息。劉奎璧心中忿恨，少華不死，反燒了自已房屋，未知做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元成侯聽子薦賢 皇甫敬忠君報國

卻說劉奎璧對江進喜曰：難為爾受刑，且庭內將息罷。江進喜領命進內，密對母親說明此事。江三嫂回到聽雲閣報知劉小姐，俱各歡喜。且說孟士元有一家人名喚孟賢，在外邊開得身耐少華在小春庭失火，不知死生，忙進內報知孟士元父子。孟嘉齡知必是劉奎璧謀害，忙入後衙，適遇孟嚴君同母韓氏，併蘇映雪母子談論家事。一聞此信，無不駭然。蘇映雪曰：此必是劉奎璧恨着爭婚報怨。韓氏曰：賢婿若是有失，女兒終身如何？孟小姐卻亦默然不語。蘇映雪曰：我看皇甫公子，非夭折之相，大命無妨。韓氏曰：劉奎璧既下毒手，賢婿焉有性命？孟士元曰：不須着急，待我前往探問便知。即穿上公服，上轎進城，來到帥府投帖進內。元帥即開中門，請進上堂，分賓主坐下。茶畢，孟士元問曰：閣下令郎何故到劉府過夜？如何失火？今踪跡若何？元帥即說說江河宿奔喪失火感的神人救出，只不說訂親放脫之事。方才回來，勞煩魏翁屈駕降臨，深感厚情。孟士元曰：姻緣情分，怎說勞煩？然放火一事，必劉奎璧所謀。今後必宜隄防。元帥曰：正是。二人說些慰勞言語。士元方辭別回府，說明前情。滿門踴躍，惟蘇映雪更加歡喜。忙上閣入房來，見小姐說明備細，果然不出吾之所料。孟小姐然曰：今怨已成，劉奎璧定必別生枝節。從此以後多事矣。蘇映雪曰：皇甫少華既知歹意，定即絕交，諒亦無事。孟小姐曰：劉家目今勢力煥煥，定不干休。姐姐久後方知。但惟聽天而已。且說皇甫敬是晚對滿門議曰：孩兒時幸無事，但劉奎璧如此凶惡，來早當上表奏，陛下雪恨。公子勸曰：孩兒從今以後與他絕

交就可無事。若要上表奏主，反累江進喜等。又與劉捷結怨不便。夫人曰：冤可解不可結，不必進奏罷。皇甫敬曰：如此卻是便宜了劉奎璧。齊生自此絕了進奏念頭。再說劉奎璧是晚，尋思皇甫少華不死，枉燒自己房屋，那有神人救他逃走。諒江進喜做事不密，府中人漏風逃走，亦未可定。又轉念皇甫敬已知是我謀害，必定恨我入骨，倘上表奏我謀害伊子性命，我父不知頭腦，即難理會。倒是利害。今當寄書與父親知道，方好隄防。並求父親作主，尋思先害皇甫敬，好奪孟氏姻事。父親最溺愛我，必爲我作主。何愁姻事不就。遂起來寫了家書，次早喚家人俞二吩咐曰：賞你紋銀三十兩，可將此信收拾上馬，星夜進京。去見老大人，又把書中言語教熟。老大人若問，可如此回答。我自賞俞二領了家書，收拾包裹，選了一匹快馬，起程一路趕去。猶如流星追月，非止一日，趕進京城，直到劉侯府前下馬，將馬拴在一邊，卽來與把門人見禮，坐下說明備細。把門人通知，按元世祖自庚辰年登基，至上年甲午年駕崩，在位一十五年，羣臣立皇孫鐵木耳，稱爲成宗皇帝。改元元貞，立劉燕珠爲正宮皇后。加封劉捷爲國丈，每年加俸米三千斛。時帝年二十歲登基，帝雖幼，聰明仁慈，敬重老臣，憐恤鰥寡孤獨，賑濟窮民。此時乃元貞元年。是日劉捷同妻閒談時，一妾名吳淑娘，乃一門生在楊柳衙一千兩買來，贈與劉捷爲妾。吳淑娘非但容顏秀媚，且又精通律例，寫算料事多中。劉捷甚是溺愛，已生下一子，取名劉貴，尚未週歲。劉捷在抱幼子談笑，只見女婢報曰：啓報老爺雲南家中太郡，差人前來有話面稟。劉捷卽將劉貴交與吳淑娘抱養，卽令叫進那家人俞二入內叩見。通國丈問曰：家中衆人可平安否？俞二曰：府中俱各平安。二爵主有書請老爺觀看。把書呈上。女婢接交劉捷，拆看過了，跳起身來大叫曰：罷了罷了！我若不除皇甫敬，孟士元這兩個狗官，亦不顧我劉捷利害。對俞二曰：你可往廚房飽餐安歇。俞二領命去了。吳淑娘問曰：不知書中甚言如此發惱？劉捷將書付與吳淑娘曰：汝自己去查看，便知細委。衆妾一齊看過，吳淑娘沉吟一會，笑對劉捷曰：令郎此書大半流詞，老爺不必惱。皇甫敬官職怎及的老爺侯爵，滿朝富貴盡出劉門。又且百官權勢怎及的老爺孟士元。又是尙書，豈不曉得高低？且令郎才貌俱全，若果二人俱中三箭，孟氏怎許配皇甫少華？必是令郎三箭有誤。皇甫少華三箭不誤，令郎貪孟氏容貌，故寄此書，意欲老爺代他出氣。若說我家失火，皇甫敬圍圍捉人拷打之事，一發可笑。莫說吾們侯府便是小戶人家，皇甫敬亦要看官體，豈有兒子平安無事，反誣人燒死，捉人拷打之理呢？此言真不近理。老爺休要被令郎瞞過。劉捷點頭曰：此言有理。但皇甫敬不該，既知吾兒意愛孟離，君就不該命兒子比箭，使吾兒失臉。如此就是藐視本爵，若不弄他家敵人亡，吾兒臉面何存？又笑我爲父無能麼？吳淑娘曰：此言極是，但不可

泄漏俟有機會即便下手。孟士元日後結怨之度外。劉捷曰：此言正合吾意。遂修回書與兒子云：必要弄的皇甫敬滅亡。代兒子出氣。旋劉捷爲人好高鬪氣。人若拜他爲座主。凡有事他就竭力袒護。務要取勝方願。故文武官多有拜他爲座主。他只貪名取勝。卻不比奸臣貪殘。當下存心要謀害皇甫敬。代兒出氣。亦是天數過了數天。忽一日成宗駕臨早朝。劉捷亦在班中。只見午門官奏曰：啓上萬歲爺。今有山東巡撫彭如澤登州鎮兵毀耀先告急表章。因耀東朝鮮國元帥鄔必凱英雄無比。領番軍三萬。飄海來寇登州。彭如澤召取山東名將精兵禦敵。奈鄔必凱英勇難當。又有軍師神武道人邪術利害。官軍俱被所敗。請旨定奪。成宗大驚曰：朕上年着山東巡撫趕造戰船。又全省精兵猛將迎敵。不意反被殺敗。就着值日翰林將告急本章朗誦了一遍。內中十分危急。卽宣帶表官進朝問曰：朝鮮國番將有何本領。如此利害。差官奏曰：朝鮮國元帥鄔必凱年約三旬餘。生得身高九尺。力大無窮。慣用兩柄銀鎗。騎着一匹渾紅馬。又有軍師神武道人。身高亦有九尺。手執二劍。上陣念動咒語。呼風喚雨。又能化火燒人。許多邪術。我軍連敗五陣。現在緊急。帝曰：似此如之奈何。且說劉捷先聞此言。暗想何不薦皇甫敬爲將。諒邪術必然利害。不怕他不敗。那時便好害他家眷。主意已定。隨出班奏曰：陛下初登大寶。人心未定。若不差名將領兵征伐。殺他片甲無存。恐四夷必定效尤。成宗曰：朕亦有此心。但波濤不測。誰堪重任。劉捷曰：臣保薦一位大臣爲帥。此人是擎天玉柱。擎海金梁。不日卽可以奏凱。帝曰：不知國丈所保薦何人。如此能幹。劉捷曰：就是雲南總督大元帥皇甫敬。年正壯勇。老成練達。可令他帶領精兵二萬。趕赴山東登州征勦。可保成功。成宗大喜曰：皇甫敬是能將。此去目可必勝。加封皇甫敬爲征東大元帥。火速帶領雲南精兵二萬。先斬後奏。便宜行事。就差官一員帶詔一道。並元帥印一顆。先鋒印一顆。任其自召選先鋒。其雲南元帥令交差官繳旨。再降旨着山東巡撫彭如澤速備伺候。毋得遲延。差官起身出朝。因軍情大事。連夜而去。且說劉捷回府寫書。囑託山東巡撫。謂皇甫敬乃吾大仇人。此去征戰。若有甚事。可卽冒奏。務要謀害爲我雪恨。倘有甚事。我自抵當。決不有誤。就差心腹家將飛馬往山東而去。且說差官帶詔並元帥先鋒印二顆。卽趕到雲南地界。汛防官忙馳報到帥府。皇甫敬不知詔到何事。卽令人知會文武官伺候。接詔過了數日。詔到。皇甫敬同文武官跪在道旁迎接。欽差在馬上欠身打拱曰：老元戎請起。且到帥府閱讀。皇甫敬同衆官立在一邊。讓欽差上馬。來到帥府接官亭內。進內吃茶。畢然後上馬起行。來到帥府座上。排過了香案。皇甫敬跪聽。開讀詔書已畢。欽差交了元帥先鋒二印。家將將詔書請入皇亭內供奉。方請差官進入後堂。見禮坐下。皇甫敬問曰：朝中許多武將。爲何差遣本帥遠征。欽差

曰此乃老元戒祿位高職劉國丈當殿保奏朝廷故有此旨元帥微笑曰我亦知是劉國丈美情但本帥已承重任豈怕出征之理家將呈上筵席就請欽差入席細問番軍虛實欽差備說鄔必凱猛勇神武道人邪術等情直飲到傍晚散席送差官到館驛安歇方退入後衙坐下夫人曰此乃劉捷爲子作惡如何是好元帥曰前日若誓言奏主亦不致有此事今悔已無及矣夫人曰今何不上表奏他助子爲惡陷害大臣元帥曰吾今奉旨出征若奏此事反被朝廷說我貪生怕死託詞躲避不忠惡名昔年韓和何等權臣亦被我殺得叩首認門何愁朝鮮夫人曰元帥雖是能征慣戰但番軍師專用邪術恐難取勝元帥曰邪不勝正本帥仗天子之福妖術必敗夫人不必過慮公子曰待孩兒同往亦可助一臂之力小姐曰女兒粗知武藝亦願同往元帥曰征戰之事豈是兒戲吾愛國恩理當冒險吾兒夫受國恩豈可同往爾母子姊弟可收拾回鄉奮統弓馬武藝盡心奉母以盡孝道切勿貪求功名恐劉捷再害俟我回來再作相議賢妻嘗謹記夫人曰相公吩咐應當領命但一對女兒姻親當如何主張元帥曰我會已說女兒生有異徵大貴命格我若與他擇配反誤他終身且聽天命自有良緣上就孩兒媳婦俱皆年輕尙可延緩我去征番多則二年少則一載自然班師那時完姻不遲夫人稱是一夜慌亂到了次早發文差官往各屬調取精兵刻日齊到雲南府進征一面行文飛報與山東巡撫星夜備辦戰器開下水米俟候大軍一到即便落船又辦糧餉又着本處布政使道遠備糧餉應用一面選定八月十二日興軍八月初八日撤寨從水路回鄉里鄔具下謝恩表並雲南元帥印程儀送欽差回京繳旨把門人報入說孟士元父子來拜元帥大喜令開中門請進見禮坐下茶畢孟士元曰不意劉捷匹夫助子爲惡果薦姻翁過海出征未知尊意若何元帥曰雖是劉捷報怨但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我已擇定八月十二日興師初八日搬家回鄉正要來見姻翁今姻翁來得甚好令愛小兒俱皆年輕姑待一二年後班師回來再行完親孟士元曰王命在身我女親奉理官候班師再議何須言及但聞番軍師專靠妖術大爲可慮元帥曰小弟孤忠爲國自有皇天庇佑耳我主洪福一天妖法必敗設有不測亦是爲臣分內之事這個不妨士元曰姻翁忠心貫日吉人自有天相可保成功小弟與荆弟相識特薦一員大將與姻翁爲部下亦可少助軍威元帥曰姻翁舉薦不知是何人孟士元曰就是拙妻的表弟名叫補城字振宗乃是江南鎮江府華亭縣人氏汗馬出身其人年方四十歲武藝精通爲人忠厚現在大理府做本省總兵弟深知此人可堪重用元帥喜曰弟亦素聞此人名姻翁舉薦弟當重用未知後事如何下回

第十回 漢元帥過海盛兵 番軍師隱身擒將

卻說皇甫敬曰：多蒙與漢衛煥，定是英雄。本帥便行文召作先鋒。孟士元稱是，匆匆辭別。原來元帥平日亦聞衛煥營規整肅，必有才能，隨行文差官往大理府召取衛煥。火速前來。差官起程，至次早與兵因番軍攻打登州城緊急，各處精兵趕緊前來。元帥是日出校場操演，衛煥亦到。原來衛煥乃是英雄，亦欲建功立業，不怕生死。又見孟士元所薦更要向前，即將總兵印務交與將掌營，隨趕到雲南府。而見元帥，皇甫敬立傳，見衛煥生的身高八尺有餘，面白微鬚，有英雄氣概。元帥即隆禮相待，命坐賜茶，叩問兵法。衛煥對答如流，滿口忠烈，誠無異懼。元帥大喜，衛煥說到得意處，即起身卸下公服，就在武器架上取過一桿長鎗，跳下庭中，使開鎗法。如飛雲閃電，果然好鎗法。元帥連聲喝采，坐下茶畢，贊曰：將軍真是文武全才。孟公舉薦可謂得人，就留同飲。衛煥飲畢，元帥令其在座靜安。次日早同往操演。夫人母子見先鋒十分歡喜。元帥拜表進京，奏知出軍日期。光陰似箭，不覺早是八月初七日。是晚，元帥備酒與夫人錢行。夫妻姊弟同席。元帥對夫人曰：夫人回鄉，須要管理家務。孩兒日夜習文練武，不可在外放蕩，更不使其求取功名。惹禍要緊。夫人曰：此乃妾分內之事，但願相公早奏凱歌。皇甫敬曰：夫人若能盡婦道，本帥便可無憂。若本帥出征，毋庸過慮。不久即便班師。夫人曰：只恐妖術難當，但行兵之際，最要吉利，不敢流淚。乃囑曰：願相公凡事斟酌，旗開得勝，免妾懸念。元帥曰：交戰之事，不勞費心。飲至二更後，方才散席。因次早回鄉，更不安寢。只說分別言語，直待天明，各人飽餐後，備下執事。元帥親送夫人下船，合府官員俱送別落。孟士元亦遣孟嘉齡來送。元帥又囑了夫人幾句話，上岸發起三聲大砲，揚帆而去。元帥謝了眾官員，回衙便將各事齊備停當。到了八月十二日早，元帥下校場陞坐演廳。當堂令衛煥上前掛了先鋒印，簪花掛紅，賞了三杯美酒，傳令就領五千精兵作前部，一路約東軍士，不許騷擾百姓。管着閉事，取罪非輕。衛煥領令，元帥全甲，甲冑齊備了，放砲起行。元帥上了銀鬃馬，來到十里長亭，探子馬報曰：合府官員在前隨行。元帥令人馬少停，自己拍馬稱謝。三杯酒畢，說些離別話，辭別眾官，送出長亭。元帥拱手，上馬發砲起行。且說衛煥號令森嚴，一路安堵如常。只見旌旗蔽日，戈戟沖空。八月廿一日，已到登州。山東巡撫彭如澤早已接見，令眾官回城。大軍來到城下，安營自己進城。來到總兵衙門，殷耀先迎接。至後堂飲酒，殷耀總兵代巡撫作主人。酒席間，元帥細問番軍虛實。殷耀先曰：那元帥鄭必凱，勇力非常，水務精熟。海上赴水浮沉，能受數日夜不失。軍師神

武道人能興波起浪，翻人舟隻，又能化火燒人，隱身法，定身法，騰雲駕霧，兼有許多寶貝傷人，利害難當。元帥會戰，須要仔細方妙。十日前在此攻城，只因聞得元帥將到，故落舟去海中，有一浮嶼，名喚沙門島，番邦糧餉輻重，盡積其間。妖道利害，恐進退不便。元帥曰：本帥仰仗天子洪福，妖術自然敗露。眾官稱羨曰：元帥忠義，自然感動上天，何愁不勝。但飲至初更後，散席。元帥回營，次早即令三軍拔寨到海口，配搭落船不數日，官軍俱皆整定。於次日揚帆，巡撫率文武錢行，放起大砲，鳴金擂鼓，揚帆向海洋進發。一路風平浪靜，不數日近沙門島，只見番船一片屯紮，旌旗鎗戟，佈於船上。元帥傳令，離番營十餘里屯住水寨，小心隄防劫營。早有哨船報知番寨，來見鄔必凱曰：啓上元帥，今有元朝元帥皇甫敬，聞得乃是武將出身，領兵二萬屯營離本寨十餘里，請令定奪。鄔必凱大笑曰：這匹夫若在旱地交戰，勝敗當未可定。他今落海，莫說交戰，若遇風浪，他必在船上嘔吐顛倒，管叫他片甲無存。一面使人馳報軍師，知道到了次日。皇甫敬升帳，眾將站立兩旁。元帥令備戰船，本帥親自出戰，閃出先鋒衛煥向前曰：末將身為先鋒，理當沖鋒破敵。何勞元帥親出。元帥曰：初陣最要吉利，恐將軍不能取勝。衛煥曰：末將若果不勝，元帥再出不遲。元帥曰：小心前去。衛煥領令，帶了戰船，前去討戰。番將報入曰：元朝有將討戰。鄔必凱曰：誰敢去立頭功。只見先鋒苗成龍挺身上前曰：末將願立頭功。鄔必凱曰：小心去罷。苗成龍落船，領了本部戰船，殺出海面，兩面海船，俱各寄棹，一字兒排開。苗成龍坐船向前大喝曰：來將通名。衛煥曰：俺乃大元天子駕下皇甫元帥帳前前部先鋒官衛煥，爾係何人，敢來討死。苗成龍曰：吾乃朝鮮國鄔元帥部下前部先鋒苗成龍，爾們元番擅敢侵佔中原，吾等特來爭奪，你何不早降，以圖富貴。衛煥曰：吾大元天子乃應天順人，爾敢造反，須吃我一鎗。言訖，向苗成龍面門刺來。苗成龍舉刀架開，回手一刀，向衛煥頭上砍來。衛煥挺鎗抵擋，兩邊搗鼓，吶喊助威。戰到三十回，衛煥殺得苗成龍意欲逃走，怎奈鎗尖只在前心，兩肋纏住，心中一慌，刀法散亂，被衛煥一鎗刺死。衛煥隨身一跳過船，官軍隨後跳過船來，把番兵亂砍。衛煥下令曰：番軍降者免死，番軍俱皆跪降。衛煥收了番兵，方令收軍，把隻番船帶回，進入水寨，拜見元帥，呈上首級。元帥記上功勞簿，一面犒賞出戰軍士，備酒與先鋒賀功不表。且說番軍回報鄔必凱，鄔必凱查點軍士，失了苗成龍，併戰船一隻，番軍損了六百餘人。鄔必凱大怒，準備戰船，來日本帥親戰。番軍準備到了次日，鄔必凱親自帶領戰船，放砲擂鼓，揚帆而去。元軍報入，元帥皇甫敬方才升帳，探子報曰：啓上元帥，今有番元帥鄔必凱率領大隊戰船討戰，請令定奪。元帥令備戰

船待本帥親征。遂領大小將士，放砲揚帆，擺開陣勢。不須臾，番船亦到。元帥立在船頭，見鄔必凱站在船頭上，生得身
高九尺有餘，紅面赤髮，宛似火德星君，金盔掩心甲，手執雙銀鎗。船上一枝帥字旗，寫朝鮮國滅大元。元帥鄔必凱亦
看見對陣戰船上，立着皇甫敬，生得身高八尺有餘，面如冠玉，手執方天畫戟，一面大纛，旗橫寫狀元及第，豎寫滅虜
兵馬大元帥。皇甫元帥喝令將船衝上前，大喝曰：來者莫非番元帥鄔必凱麼？鄔必凱曰：然也。你就是皇甫敬麼？皇
甫敬曰：正是。但爾朝鮮國乃是亡國之兵，比中原不及一郡，怎敢造反？今天兵降臨，尚不卸甲歸降，直待殺伐悔之晚
矣。鄔必凱笑曰：今元番乃無名小邦，敢侵中原。本帥特來爭奪天下，爾乃烏合之衆，何不早降，以圖富貴？皇甫敬大怒
曰：番狗試我戟尖滋味說罷，一戟竟向鄔必凱心窩便刺。鄔必凱把左手鎗架開，揮起右手鎗來，打皇甫敬把戟架開
大戰起來。番將左天樞將船衝出助陣，元鋒衛煥向前迎敵，不上十合，被衛煥大喝一聲，一鎗刺中左天樞咽喉。此時
元帥戰住鄔必凱三十餘合，鄔必凱已是鎗法散亂，被皇甫敬一戟刺中鄔必凱左肩，大叫一聲，好利害，逃避落船。水
手將船退走。皇甫敬令殺追趕，亂箭齊射，番軍死者不計其數。追趕一會，方才鳴金收軍，回歸水寨。記上各將的功勞。
元帥大喜曰：看來番軍易破，容易誑師。衛煥曰：但恐番軍師妖術難破。元帥曰：且看會戰，再作相議。即備酒相賀。且說
鄔必凱回寨，數上九傷痕疼痛不已，只見探子報曰：軍師爺降臨，鄔必凱大喜曰：來得好，出到船頭迎接。過船相遜
坐下。鄔必凱曰：本帥正要往見元帥，不意軍師降臨，真是有幸。神武道人曰：貧道聞得元帥失利，特來探問。未知元帥
有何才能？鄔必凱便將兩日大敗看來，皇甫敬衛煥英勇難當，道人笑曰：敵將如此兇惡，待貧道明日出陣，略施小術。
擒捉皇甫敬衛煥回來，其餘不戰自逃。說罷，就在身上取出一個小葫蘆，揭開葫蘆蓋，傾出一粒丹藥，放在口內嚼碎。
把鄔必凱左肩向傷痕抹過，登時平復如舊，疼痛全無。鄔必凱大喜，拜謝軍師恩情。即時令備酒席同飲。軍師曰：來日
一陣管教成功。鄔必凱曰：全仗軍師神通。神武道人下令來日準備大戰船，各要奮勇向前。探子報入大寨，皇甫敬知
必是鏖戰，亦準備交鋒。黎明時候，號砲連天。鄔必凱同神武軍師帶領戰船討戰。皇甫敬聞報，親領着大小將官，跟隨
出戰。兩邊戰船排開，只見對面另有一座大船，船頭站住一高大道人，生得面如漆黑，頭戴道巾，身披白綾鶴氅，手執
兩枝寶劍，船頭上一面大旗，上寫的神武軍師。軍士認得是妖道，以報元帥曰：船上那妖道就是神武道人。皇甫敬傳
令曰：各船須防妖術，且說神武道人在船頭上，見對陣元帥先鋒，各站在船頭道人，即令將船駛上前，大叫曰：皇甫敬
何不早降？皇甫敬大怒曰：妖道恃仗妖術，侵犯天朝，今又抗拒天兵。本帥來取你首級，回營道人笑曰：匹夫你死在眼

前尚猶遲推說罷。口中念動真言。將劍一指。喝聲疾。只見頃刻間狂風大作。波浪滔天。那風浪只在元軍陣上發作。番船竟安穩如故。可憐官軍船隻。翻波逐浪。打得四散分開。上至皇甫敬。下及官軍。立脚不住。有的跌倒船中。嘔吐頭眩。目瞪口呆。苦連天。皇甫敬曰。我兩脚再立不住。大叫天亡我也。元帥正在慌亂。神武道人即用隱身法。駕起雲頭。立在皇甫敬面前。奈皇甫敬乃凡胎俗眼。怎能看見。神武道人再用定身法。念動真言。將手向皇甫敬一指。可憐皇甫敬目定口呆。手足麻亂。神武道人攔腰抱起。元帥皇甫敬如醉如癡。任從妖道拖住。駕起雲頭。元軍看不見妖道。卻看見元帥駕雲而上。諒必是妖道用法捉去。各各高聲喊叫曰。元帥被妖道捉去了。各船驚喊起來。且說妖道拿了皇甫敬。回自己船上放下。現了原身。喝令軍士綁縛。囚在艙中。又再用隱法騰空來捉衛煥。且說先鋒衛煥站在船頭上。被風浪播弄。船將傾覆。立脚不住。正在着急。聞得說元帥被擒。驚得魂不附體。魄散九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彭巡撫冒奏陷忠 尹御史通信保嗣

卻說衛煥忽聞元帥被擒。驚的手足失措。喝令船駛上來。問委曲。船來近前。那知妖道隱在面前。亦用定身法定住衛煥。仍然不言不語。如醉如癡。被妖道攔腰抱回番營而去。官軍吶喊先鋒亦被擒去了。各船聞得元帥先鋒俱被擒去。三軍無主。紛紛逃去。番帥鄔必凱見元帥先鋒俱已拿下。喝令番船用力追殺。可憐元軍死的沉的。有被箭射死的。不計其數。二萬軍人。剩不得數千人。連船逃走。神武道人令鳴金收軍。掌得勝鼓。回歸水寨。鄔必凱拜謝曰。若非軍師神通。焉能一戰成功。連那前日失陷番軍番船。俱皆救回。道人曰。同是爲國出力。何必言謝。鄔必凱曰。方才元軍無主。正好暢殺。何故鳴金遣人曰。元帥先鋒俱已被擒。何必多殺。鄔必凱曰。軍師說得有理。即着軍士把皇甫敬併衛煥押來。且說皇甫敬衛煥同禁在船艙內。及至蘇醒。方知被擒。皇甫敬吼聲如雷。謂衛煥曰。不意死的。不明不白。但我身爲元帥。反爲妖術所擒。死固當然。只是誤了國家大事。死不瞑目也。衛煥勸曰。末將惟有一死。以報國恩。前已顧不得許多了。帥將嗔恨不已。不多時。番軍下來。擁過大船。只見鄔必凱坐在當中。道人旁坐。皇甫敬衛煥怒目環睛。面外而立。鄔必凱喝曰。皇甫敬前日刺我一戟。此恨未消。今已被擒。尚敢抗禮不跪。本帥豈無尺寸之刃。處你性命。皇甫敬衛煥回頭大罵曰。番狗休要誇口。俺們非無能殺敗。不幸被妖道邪術所擒。一死而已。何必多言。鄔必凱怒曰。兩個匹夫。乃吾玷上之肉。休得惡言傷人。叱武士押往船頭。一併斬訖。刀斧手方欲上前。番軍師搖頭喝住曰。且慢站起身。向皇甫敬

衛煥曰：爾等徒死無益，莫若歸順我邦。貧道有此神通，早晚取了中原天下，同享富貴，何等美妙。皇甫敬大罵曰：吾等乃中原大臣，怎肯降你犬馬之輩。我主不日大軍齊臨，定把爾等殺得死無遺骸。方消我恨。鄔必凱大怒，指罵曰：這兩個狗官，氣殺我也。喝令武士作速斬訖報來。皇甫敬衛煥回頭喝曰：番狗要殺便殺，何必怒為大丈夫。視死如歸，說罷，面不改容，大踏步向船頭而去。那神武道人向鄔必凱曰：二將英勇無敵，且又立心不屈，殺之深為可惜。不若押送王城，囚牢禁獄，使他受苦，自然歸降。他們深知中原虛實，又有同僚友為內應，何愁中原難得。鄔必凱曰：軍師說得極是。但二將不降，奈何。道人曰：二將怎能受得苦楚，必定歸降。鄔必凱稱是，即傳令皇甫敬衛煥加上鍊鎖，打上囚車，具了一道表章，奏稱此二將才堪重用，可禁天牢，俟其回心，定取元朝天下。差一員偏將帶軍五百名，押往王城。偏將領了表章，把皇甫敬衛煥同入囚車，安放在船艙中，揚帆起身。是夜將帥在車內，皇甫敬尋思：若妻子聞報，不知如何悲傷。直至二更後，朦朧間見毫光萬道，有一位娘娘喚皇甫敬曰：吾神乃巡海娘娘林氏是也。憐爾忠義，特來指點爾。命中該有三年災殃，爾的子女自興兵前來，救爾回朝。那時骨肉團圓，滿門富貴。若貪生怕死，改變初心，休想再回中原。皇甫敬正要向前細問，忽被更鑼驚醒，乃是南柯一夢。皇甫敬連聲稱奇。衛煥曰：原來元帥得此好夢，日後必有公子小姐前來救應。元帥曰：夢寐之事，難以全信，但為臣盡忠而已。衛煥曰：元帥說得有理。將帥心如鐵石，及後到王城，仍罵番王被番王囚禁天牢。二將忍耐，不愧臣節。俟中原大軍來救，不表且說。是日番軍大勝雲南兵，逃走二萬。元軍只存一萬三千餘人，帶傷者不計其數。敗軍駛舟逃走，來見巡撫部院彭如深。細說元帥先鋒被妖道邪術如何擒捉，全軍大敗，求巡撫發文與軍將好回雲南。復上司巡撫即備文，交與偏將帶回雲南。敗兵回去，再發令將餘船收回，自思水路交戰，無人詳知。今即奏稱皇甫敬衛煥被神武道人邪術所擒，貪生怕死，投降番營。現為嚮導官，領兵攻打登州府，十分危急。且我軍初挫，敗帥歸降，人心搖動，若不早發救兵，恐城池難保。為此具奏。皇甫敬等即是叛逆。連家眷亦當誅戮。國丈豈不歡喜。主意已定，遂具下表文，另修密書，回復劉捷，內稱實係被擒無誤。我今捏奏歸降番邦，現為嚮導官。你可奏請誅戮家眷，雪恨。將密書交付心腹家人，帶付劉國丈，不可遲延。隨後差一員千總官帶表，連夜趕程。非止一日，早來到午門下馬，對午門官說明來歷。午門官遣殿啟奏曰：山東巡撫彭如深進表，奏稱平虜大元帥皇甫敬、先鋒衛煥，征勦朝鮮，不料被番軍師神武道人所擒，貪生怕死，歸降番國，充為嚮導。現在領兵攻打登州城，正甚危急。請旨定奪。成宗面上失色，令內監取表，付與值日學士，將表朗誦一遍。內有幾位忠良官，心想皇甫敬是一位英雄，且

又高官顯爵既已被擒不死，必定被禁，豈肯偷生，以累妻子。諒是水面難探，巡撫誤聞錯奏，但事關重大，誰敢多言。成宗聽表大怒曰：「皇甫敬受國大恩，竟敢歸降番邦，充爲嚮導，背叛情實可恨。此時劉捷早接彭如澤密書，既知是冒奏，卽假意出班，俯伏請罪。」臣薦皇甫敬爲帥，有妄薦之罪，乞請陛下將臣交部議處定罪。使後大臣不敢妄薦，再差刑部官帶領校尉，分捉皇甫敬及先鋒衛煥兩家家眷，進京誅戮，以正叛逆。成宗曰：「若依此例，人人畏累，誰敢再薦？」但皇甫敬身爲大臣，受國厚恩，一日叛反，若不嚴辦，何以儆戒亂臣。着刑部官當卽作速草詔一道，差官一員，領御林軍五百名，速赴湖廣荊州府江陵縣，捉拿皇甫敬至親男女，解京處斬。其衛煥乃無名卑將，家屬免罪。刑部官草詔呈上，帝用印印上，差官起身，只見兵部官上殿奏曰：「今山東登州危險，陛下差官前往禦敵，成宗令兵部會議，合朝有甚能將，堪此重任？」兵部官奏曰：「御前有振威大將軍楊秉義，年雖五旬，精力強壯，兵韜精熟，可當此任。」成宗准奏，卽宣楊秉義加封防禦大元帥，領兵一萬，卽日前往登州，或守或戰，便宜行事。楊秉義領旨出朝，帶兵一萬，赴登州而去。當時成宗退朝，且說皇甫敬有妻尹氏，胞兄尹上卿，乃二甲進士出身，官拜兩台御史，是日在朝見奏此事，驚得魂不附體。及帝退朝上轎，回府見尹夫人程氏，並女兒蘭台前來迎接。當下尹上卿卸去公服，夫人問曰：「老爺何事如此慌張？」尹上卿卽喚夫人女兒同上綉房，細將征番事體說明。夫人失色曰：「似此姑娘性命休矣，如何是好？」尹上卿曰：「家姊夫定是被擒受禁，諒不降番，貽累妻子，必是山東巡撫查探不真，誤奏。但欽差一往，可憐一門盡作刀頭之鬼。」程氏大驚曰：「老爺保姑丈決不歸降，有何不可？」尹上卿曰：「山東巡撫表章具奏，就是叛逆，怎好保奏。今只好修下密書，飛報家姊，預先逃走。此是上計。」夫人曰：「如此作速寫書。」尹上卿慌忙寫了書信，喚心腹家人尹貴前來，賞了路費，囑曰：「爾可備一匹好馬，將此書趕往湖廣姑娘家中，對姑娘說明朝廷誤信讒言，疑姑夫歸降番軍，差官帶軍擒捉家眷，進京處斬，叫姑娘卽速打發公子逃走，倘再差延，欽差到日，玉石俱焚，爾可附近客店安歇，俟候欽差到日，看他如何擒捉，打聽明白，卽速回報，免我憂慮。」尹貴領命退出，收拾包裹，備下快馬，辭別本官，上馬加鞭去了。且說刑部官領了校尉軍，曉行夜宿，雖是趕緊，終不及尹貴星夜兼行的快速。且說尹貴連夜馬不停蹄，迅如風火，不上幾日，到了湖廣荊州府江陵縣，卽府前下馬，將馬縛在外邊，來見把門人曰：「煩勞報知夫人，說是京中尹老爺有要事面稟，把門人卽請尹貴坐下待茶。一面入內通報尹夫人，吩咐令進女婢傳出須臾間，尹貴入內叩頭曰：「姑娘在上，小人叩頭。」夫人心知有急事，卽說曰：「免禮，爾有何事如此慌張？」尹貴立起身要說出話，見左右有女婢數名，停住不言。夫人令女婢退去，對尹貴曰：「爾有何

事只管說來。母致疏瀝。尹貴見。因下無人。乃曰。不好了。姑翁奉旨出征。不料被妖道邪術捉了。元帥先鋒。諒必被禁。誰知朝廷聽信謠言。說姑翁歸降番邦。充爲嚮導。攻打登州城。聖上發惱。差官帶校尉。前來擒捉我老爺。令小人特來報知。姑翁連遭公子逃走。遠方以存後嗣。倘致差一到。即難脫身。說罷。就取出蠟書呈上。曰。老爺恐路上泄漏。藏在蠟丸內。剖開便見。皇甫少華取了小刀。輕輕剖開。母子姊弟看過。俱皆悲泣。皇甫少華收淚曰。我想爹爹被擒。怎肯降番。累及滿門。此必劉捷暗使山東巡撫冒奏。公報私仇。害我滿門。小姐曰。定是如此。弄得我皇甫滿門家破人亡。尹貴曰。家老爺亦是這等說。但小人臨行。家老爺吩咐不可啼哭。倘一透風。就難逃走。又吩咐小人暫歇客店。探聽消息。夫人速備回書。交付小人帶回。好往客店安歇。小姐曰。說得是。就對公子曰。賢弟速取白金五十兩。並取一火種來。夫人問曰。女兒取火何用小姐。曰。來焚此書。夫人曰。少停焚化未遲。何必如此着急。小姐曰。此書留下。倘被欽差搜回。奏主。便是。母舅透風。母舅性命就不能保。甯可隨手焚化。免得後患。夫人稱是。公子就取了銀子。並火種前來。小姐將書焚化。便喚尹貴曰。欲修回書。卻恐洩漏。不如勿修回書爲妙。這五十兩銀子。賞爾。爾可往客店暫住。俟我等有甚結局。方再回家。尹貴接銀。稱謝出府。往投客店住下。且說夫人謂子女曰。此事雖由劉捷陷害。亦是朝廷聖旨。我乃誥命夫人。理當聽欽差。俟死。爾等姊弟速即收拾逃走。爲要。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全忠義主僕逃生 盡節孝母女俟死

卻說尹夫人叫子女快些收拾逃生。小姐曰。母親既願死節。女兒願隨進京同死。全孝。夫人曰。古云。女生外向。女兒何必同死。小姐曰。若是女兒婚姻已定。就是外人不可同死。今女兒姻親未定。尚是一家至親。正當同死盡孝。母親不必多言。且女兒生死。無足重輕。只有賢弟。即宜逃走。要緊。少華泣曰。姊姊乃是女流。尚欲同死。弟乃男子。豈不及姊姊情願。與母親一同解京死孝。夫人怒曰。爾父一身。惟爾玷點骨血。爾若同死。豈不絕了皇甫家滿門香烟。明是我失教。示畜生。何不識忠孝道理。我甯可撞階而死。免得外人說我不能訓子。說罷。即欲下庭階撞死。小姐急抱住。泣曰。母親不須性急。兄弟自當醒悟。公子向前跪下。泣曰。非是孩兒不孝。忤逆。我若逃生。怎能忍母親受刑。小姐扶起。少華曰。賢弟。你錯了主意。此乃劉捷斬草除根之計。你若進京。便一同處斬。此乃自速其死。你若逃走。我等必禁天牢。俟候捉你到日。一同斬首。且爹爹必是被禁。日後番軍定然加倍猖獗。朝廷緊急之際。必定掛榜招賢。那時你即改名換姓。投軍平

定番寇謂之盡忠救父回朝救母出牢謂之盡孝忠孝兩全方爲奇男子若是同死父母不能脫身宗嗣絕了香煙眞是不孝徒惹英雄恥笑夫人嘆曰畜生枉爲男子不及你姊女流見識眞豚犬耳公子曰母親既如此吩咐孩兒領命夫人喜曰如此方爲大孝小姐曰母親須仔細一想兄弟一走那劉捷必奏請畫圖重掛賞格天下會捉若非至親必貪利把賢弟解官請賞反送兄弟性命夫人曰說的有理本擬投奔孟士元處必定隱藏然後往他家倘被劉奎璧知道必累及孟氏家門除了此處別無至契可投小姐曰若非我等有生死不易之心兄弟斷不可往投夫人想了一會忽點頭曰還有一處可投定無更變小姐問曰未知何人何處夫人曰爾祖母有一嫡姪喚范右字仁庵住居湖廣武昌府省城內乃爾爹爹姊表兄弟你們的表叔十年前因父母雙亡無力經營進京投奔我家住了年餘爾父見他寫算皆精辦事勤謹遂代他娶了妻家發一千兩銀子叫他出外經營三年之間得了七百餘兩利息回家即將原本銀一千兩還爾父爾父念及親誼把原銀助他爲本滾搬回籍不上十年間得了數萬家資此人深知恩義聞得已成富戶生下五個兒子我想孩兒可投伊家范表叔家必念舊情斷無漏泄之理小姐曰此處極好但賢弟從未出門不知機關見識須要差一心腹家人跟隨方妥夫人曰老僕呂忠乃是祖父的書童作事謹慎老成練達可着他跟隨孩兒又認得范右隨即喚呂忠前來呂忠到了拜見問曰夫人有何使令夫人遂把尹上卿寄信說元帥被擒奉旨捉家眷欲使爾隨公子逃走圖後來救父爾雖年老尚猶壯健念爾在我家多年猶如至親先輩勿嫌辛苦若爾的家眷我自打發別處安身斷無有失未知爾意下若何呂忠聞言泣曰老爺受國厚恩那肯歸降番邦此乃劉捷冒奏老奴受老爺三世厚恩猶如骨肉赴湯蹈火亦不畏懼但夫人小姐亦當逃走若捉進京定無好處夫人曰我乃命婦情願死節小姐亦隨我死幸只有公子必當逃走以存香煙爾若起身我自發放衆奴婢逃走爾的妻子我另覓一處與他養活令他在南燕嶺爾只管放心起行呂忠泣曰夫人小姐尚不惜命小人妻子生死何足輕重但不知公子往何處方妥夫人曰別處斷不可去只好投奔表叔范右家中爾道若何呂忠曰范相公受我家大恩必定收留夫人主意穩是公子可就此起身小姐曰有理夫人命小姐速去收拾包袱好使兄弟起身又叫呂忠爾亦當收拾行李呂忠領命來家對妻蔣氏並二子呂裕呂德密說備細妻子流淚叮嚀路上小心家中不必憂慮呂忠收拾包袱出來小姐取過白銀二小袋來對公子並呂忠曰此二小袋是珠寶值銀不止數千金另黃金二袋值銀甚巨爾們各取一袋帶在身上另各取碎銀十兩路上費用若乏用時再賣珠寶應用就是遂與公子各藏身邊詢餐後小姐催促兄弟起身二人換了

素衣打扮行商模樣到點燈後乘月色星光小姐對兄弟並呂忠曰此時正好起身路上須要小心呂忠妻子亦來送別難分難捨皇甫少華上前拜別母親姊妹曰孩兒此別未知今生可能相會否真是令人心腸斷絕言訖兩淚交流小姐慰曰賢弟不到家我等收禁天生賢弟一路上放心不必過慮夫人囑曰爾若到表叔家中務須勤習武藝待時救父切不可放蕩自誤終身毋妨並呂忠送後門倚不捨免不得各有許多叮嚀少華只得拭淚同呂忠起身向前進發呂忠母子亦各退出小姐對夫人曰我們今已家散人逃尚有許多人家借銀借字並有田業契券等物倘被欽差搜了出來必交府縣追比反累家欠戶主人家不若請各家借銀的前來當面把契券交還借字亦一併還他免累他人受苦異日我們若得無事他們若得發跡或可以討些銀兩亦未可定夫人喜曰女兒論及此事陰德不淺母女是夜寢不安寐及早起來即令家人分請各債戶來至下午所有各債人俱到夫人不說犯罪事情只稱俱是鄰里之間願將各契券借字交還列位各存良心日後量力來還多少衆欠銀人俱各感激拜別小姐又對夫人曰我家產業俱是先人建置並非父親私置今當如何處置夫人曰我今性命難保田產屋宇任從官變充公罷小姐曰若經府縣變賣日後我們若得出頭無處去討些萬產業豈不可惜女兒有一計未知母親意見若何夫人曰女兒何計只管說來小姐曰趁今差官未到先喚玄女觀住持僧恭修前來商議將各產業倒填從前來布施與爲香租我們若無出頭永爲僧業倘有出頭只討原業租稅任從其收用他人定必樂從地方官卽是知風兒已捨入禪內誰肯作惡與神聖結冤無人說破欽差怎能知道異日若得出頭還有可討夫人曰女兒高見極妙爲娘萬不及爾今當速喚恭修前來說明好使其收租隨着家人往請恭修不須臾恭修已到拜見夫人只留三家人隨侍其餘俱命退出夫人細說家門被禍欲將產業捨爲香資日後皇甫家若得無事只討原業事情恭修聞言喜從天降夫人卽令家人把田產房屋錄一總單立一布施契券倒填上年捨爲香資恭修回喚徒弟徒孫同立一收管字皇甫家無事情願納還原業將字交夫人收執爲證夫人亦將各家契券附交恭修掌管立叫家將同僧人往各佃戶對各佃戶說明收租等情小姐再收拾金銀作路費進京次日夫人小姐叫齊衆家人女婢僕婦曰爾等速速收拾細軟物件各投生路衆奴婢含淚拜別只有小姐兩個愛婢名喚錦琴瑤琴年過十二三歲垂淚曰小姐我等情願伏侍小姐夫人生死同在一處夫人曰爾等仗義同去亦好當下衆家人女婢忙忙收拾宛如搶火一般紛紛逃走夫人見了傷感曰好好一個人家弄得雞飛狗走真是可憐不上半日衆家人走得掃盡只存得呂忠妻子小姐取三百兩銀子囑他出逃躲避俟

安靜後，到南莊邊小屋居住，諒無人知道我家產業，各自去訖。家中只存母女並二婢而已。日日候拿，又過八九天，這一日已牌時候，差官先到，已知會了上司，差官會了總兵官，並道台府，帶軍齊到，把府第團圍住，各官下馬齊進，上了大堂，刑部官大叫：「請公子出來接詔。」停了一會，方見夫人帶小婢出來，對眾官曰：「小兒已於數日前往山東探訪拙夫，不在家了，即令二婢速排香案，不一刻，香案已備。夫人向前伏地，開讀詔書，即喝令校尉軍把夫人上了刑具，隨即入內，拿了小姐，亦上刑具。前後尋過，並無人影。致差問夫人曰：「此必是知風逃走，因甚？只有四個女流，尹氏不悅曰：『我們若果知風，何故在此受擒？況拙夫怎肯降番？此乃奸臣冒奏，陷害妾母女情願受死，何必多言。』」欽差同總兵商議，立差二名千總，各帶一馬軍捉拿皇甫少華，二千總立即起身，又令畫工畫圖，皇甫少華形狀，榜文行移各處，嚴拿皇甫少華。一面將府中器物收沒入官，然後封鎖門戶，把夫人母女解入城來，封禁縣牢，着錦等瑤琴伏侍。地方官送差官入館驛安歇，過了兩日，二名千總回稟，分大小路追了四百里，不見皇甫少華蹤跡。方才回來，差官方把尹氏母女禁入囚車，押解起程。一路地方官撥兵押送，且說皇甫少華同呂忠一路叔姪相繼，這一日行到鄉村去處，日方過午，又遇天陰下，驚潮風刮面，行到黃昏，並無客店，且喜少華既出，只得向前進發，瑞雪撲面而來，寒侵入骨。皇甫少華一時有感，口占一絕句，書曰：

迢遞行舟去路遙，斷腸今日復明朝。江陵舊宅無人掃，雪到春回始得消。
吟罷，呂忠曰：「飢餓尚可，寒冷難當，可憐小的手足麻木，寸步難行，前面卻有燈光，必是鄉村，可向前借宿，來早起行。」少華曰：「我豈不知汝苦楚，就往前面借宿，速趕到前面，入村中，見七八十人家，卻都門戶緊閉，只有一座大莊院，張燭結彩，門前有一對大燈籠，一邊寫的兵部會試，一邊寫的燕府，原來這家姓燕，名浩，字友鶴，祖傳豪富，家資二十餘萬，開一典舖，燕浩父母亡過，生得身高人尺餘，面如滿月，眼若寒星，二十歲中過武舉人，會試兩次，不第。時年二十一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念忠良義結芝蘭 全名節假求良配

卻說燕浩，弓馬熟練，慣用雙槍，力大無雙，卻又飽學，為人仗義，疎財，慷慨，憐貧，娶妻徐氏，容貌平常，為人賢淑，夫妻相敬如賓。時年二十歲，未生男女，是日徐氏齊誕，親人女眷前來相賀，方要回去，不一時，火把執起，各眷起身，門首安靜。

呂忠見一莊丁欲開門。主僕向前少恭拱手曰：小人叔姪貪趕路程，錯過客店，特到寶莊借宿。莊丁曰：爾既是出外人，因何無鋪蓋？焉知好歹，不借不借。皇甫少華曰：只因要趕路，嫌其過於耽擱，故不帶爲便。來日飯雜房金，自當奉送。莊丁曰：我們昨夜至今未睡，無暇留客。少華懇求曰：別家門戶俱閉，難以借宿。家叔年老，難受飢寒，只求方便。飯雜房金加倍奉送，決不有虧。那莊丁怒曰：我又不開客店，爾既有房金，何不到別處安歇？正在喧鬧，忽聽得內裏有人罵曰：爾這廝又與那個對口？那莊丁曰：告稟員外，這兩個個人不知從那裏來，焉知好人歹人？因此辭不借宿。他只歪纏不去。故此爭鬧。言未畢，內而蕭浩早已步出。皇甫少華見其頭帶白綾將巾，身穿藍綾線袍，腳踏一片紅鞋，白綾緞襪，知是好漢。卽上前作揖曰：只因家叔年老，難受飢寒，人家俱皆緊閉，故此囉囉，驚動員外，大爲不該。蕭浩見那少華容貌，心中明白，乃答禮曰：村漢無知休怪，請進內安歇。少華主僕稱謝，同入莊來。蕭浩請他二人來到一處幽靜書軒，問曰：足下何方人氏？尊姓大名？少華曰：小人呂姓，叔父呂忠，乃是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氏。今因尋親路過貴地，若非員外收留，今晚流離失所。蕭浩曰：敢問足下既在江陵縣，可知皇甫敬元帥如何降番？公子如今何往？皇甫少華駭然停了一會，答曰：他乃是官家，我與他素無往來，不知詳細。蕭浩心中早已明白，卽令家人速去備酒，前來家人領命進內廚房去了。蕭浩見四下無人，對皇甫少華曰：敝地名喚俊彥村，乃湖廣岳州平江縣管轄，弟名蕭浩，字友鶴，忝中武舉人，前科進京會試，不第回來，承祖遺薄業，故立心濟弱扶危，竊慕皇甫元帥年少高第，屢次平番，立下奇功，真人中之龍。近見欽差圖畫皇甫公子形狀，着天下擒捉，想皇甫元帥乃大英雄，又居顯職，旣被妖道所擒，必是被禁，決不致於降番。定是地方官水面打探不實，冒奏，眞爲可惜。但願皇甫公子逃到此間，弟與他異日一同征番，救回元帥，爲忠良吐氣。足下亦是英雄氣概，必有同心。少華聞言，傷心起來，潸然淚下。蕭浩曰：弟適見足下龍眉秀目，與圖形相似。今又見下淚，莫非就是皇甫公子？不妨暫說，何須隱諱？弟有意相救，皇甫少華兩淚交流，倒身下拜曰：小弟正是皇甫少華，多蒙垂念，敢不實說。蕭浩曰：幸遇公子，眞是天從人願，大爲有幸。連忙還禮，兩人對拜起來。少華分賓主坐下，茶罷，呂忠立在旁邊，家人把筵席送上來。蕭浩叫再備酒飯，令呂忠自在自飲。蕭浩與少華飲酒，筵席眞是豐盛。蕭浩問曰：令尊何故如此被害？公子就把射袍奪婚，劉捷舉薦征番，諒必劉捷換表啓奏，故此投奔親人避難。異日平定番寇，好改名換姓，救父回朝。以盡忠孝。蕭浩曰：劉捷助子爲惡，眞是可恨。二人談起武藝兵法，方知少華亦是文武全才。蕭浩大喜曰：公子有此眞才，不愧將門之種。二人說話投機，少華曰：弟今負罪來，早便起身，倘在此延緩，被官府知道，累兄不小。蕭

浩曰：目今官府查訪甚嚴，倘有不測，如何是好？況兄龍眉易認，一到路上，必被擒捉，且喜弟住家離城遙遠，舍下深密，兄可在此安身。少華曰：多承美意，恐有油漏，累及兄長滿門。況方才借宿，今若此地安身，家人豈不議論？熊浩曰：這個容易，來早當如此如此，便可瞞過家人。皇甫少華飽餐已畢，熊浩令家童掌燈，引皇甫少華主僕二人入書房安寢。呂忠密對公子曰：公子奔走道路，實是不便。我看熊浩相公是個正人，且如此美意，相留可在此安身為妙。少華曰：我亦要在此居住，主僕安歇，次早起來，家人送上湯水梳洗，熊浩即請到花廳同吃點心。家人送上酒席，熊浩與少華暢飲，二人談文論武，方知熊浩亦是文武全才，情意相投。熊浩對公子曰：恨某命乖，並無兄弟姊妹，意欲與兄結為兄弟，異日富貴同享，患難同受，未知尊意若何？少華曰：弟係天涯浪子，兄乃富貴雙全，若蒙結拜，感激不盡。熊浩大喜，替家人備下香案，立下千斤重誓。熊浩年二十一歲為兄，少華年十五歲為弟，即請出徐氏上堂相會，自此合莊人等稱為呂相公。那熊浩見呂忠誠實，詢知其寫真皆精，熊浩亦以家事交呂忠料理。少華一心只念夫人小姐，被擒進京，性命不保。熊浩遂遣家人往山東登州府管下打探番步，並皇甫元帥消息不表。且說刑部官押尹氏母女進京，路過山東青州府管下有一座吹台山，山上有一位頭目名喚單洪，這一早率了一百名嘍囉下山，伏在深林中，自己騎一匹馬，趕上前打探客商，好待劫取財物。方纔趕上六七里路，遇着刑部官押送尹夫人母女前來，單洪勒馬在路傍觀看，只見兩輪囚車，囚着兩個婦人，不但那青年的美貌，就是那老年的，約莫四十餘歲，卻亦丰姿端麗，容貌可愛。單洪不覺動火，忙拍馬回來，加鞭趕向林中下馬，吩咐嘍囉曰：適才見一隊官軍，解送兩個婦人，容貌美麗，看來必是母女，面貌彷彿，莫說那少年女子，豔美就是那中年的婦人，卻亦令我動火。稍停若到，爾等可竭力殺死解官，其餘官軍不戰自散。把兩個婦女劫上山中，使我受用。俺自備酒請爾等，內中有幾個嘍囉笑曰：新大王數日前有令，擄捉婦女者處斬，奸淫婦女者剝皮，你倒不怕剝皮嗎？單洪曰：吾主意已定了。大王少年獨宿，豈不寂寞？那少年女子正好匹配，就送與大王為壓寨夫人。那中年婦人，俺就取來為妻。大王自然歡喜，連爾等亦有功勞，衆嘍囉大喜，願效死力。打點大戰不多時，官軍已到，衆嘍囉一片鏗聲，攔住去路。單洪挺槍縱馬，向前大叫曰：來者官軍，快送上三千兩贖路錢，前來饒爾性命。若是遲延，管叫爾死在眼前。校尉單見盜賊敢劫官軍，定是利害，即忙傳住報入隊內，來見解官曰：前面有盜賊阻路，索討贖路錢十分無禮，請令定奪。刑部官自恃許多官軍，大怒曰：無知草寇，敢來討死，喝令校尉軍把囚車推在林中看守，自己執了雙劍，帶護送官軍上前罵曰：狗強盜，劫人亦須打探我等，乃奉旨解送欽犯的衆眷，進京治罪。

那有時帛與你冒路錢，快快讓開大路，我好起程，休得妄想。單洪曰：既是解犯，無有財帛，可將款犯留下，與我為質，爾速進京問天子取銀來贖。我回去上報刑部官大罵曰：狗強盜，休得猖狂，欺侮本欽差，看劍罷，舉起右手寶劍砍來。單洪把槍架開罵曰：狗官明是討死，回手一槍刺來，刑部官乃是文官，如何敵得單洪，不上七八合，被單洪一槍刺中前心，死於馬下。嘍囉一擁殺出前來，護送官員見軍官已死，雖肯向前拚命，被嘍囉殺上，校尉軍只得向前交戰，被單洪奮勇殺死十餘名校尉軍，其餘逃走，囚車鋪蓋盡行棄下。單洪追了一程，方才回馬，令嘍囉把囚車並二婢鋪蓋一齊推送上山去。又令把殺死的屍首埋葬，又得許多軍器，單洪催馬上山，令打開囚車，寶鏡夫人小姐喝曰：此乃朝廷刑具，誰敢妄動。單洪笑曰：爾等好不識時務，好意殺死官軍，救爾性命，還不知道我恩德。夫人即曰：爾殺死朝廷命官，官軍朝廷豈不見疑是我，如今黑分難分我母女願往見官府請解進京受死，斷不在此，以受叛逆臭名，有幾個嘍囉不容分說，早將鐵鎗打開，單洪來到聚義廳，寨曰：小將方才見解官領了四百餘名官軍，解兩個婦女，乃是母女，被小將殺了軍官，並十餘名軍士，劫了兩個婦女，德有姿色，那少年的送與大王為鑿鑿夫人，那中年的賞與小的為妻，卻不是救了兩條性命，爾我又各有妻子，豈不兩便。大王笑曰：爾娶他母親，我娶他女兒，且來你是我的岳父，我是你的半子，你豈不討我的便宜。單洪曰：小的只要有妻子，便已過意，焉敢妄稱甚會婿。大王曰：如此可將婦女帶來，待我審問，自有處置。軍兵押了母女上堂，二婢戰兢兢在地跪伏。夫人小姐頭亦不舉，遠遠的面向外而立。大王問曰：汝這兩個婦女，我為何不拜夫人曰：若見現任的巡捕總司，我亦當拜見。若見大王，斷無拜見之禮。大王笑曰：難道我倒不及一典司麼。夫人曰：典司雖卑，卻是命官，大王雖尊，終是綠林，豈有拜見之理。大王曰：此言極是，爾丈夫官居何職，姓甚名誰，犯何罪，可即說來。我自可道理。夫人即將丈夫姓名事由，征者被官起解事情說明，只求大王放到刑部官請罪，並解上京，受死無恨。大王喜曰：尊大原來就是皇甫元帥，我聞得他征勦此番，血戰三年，立下汗馬奇功，今必被番兵拘禁，豈有降番之理。此必奸臣冒奏，但夫人盡節，猶可，令愛乃是女流，將嫁外姓，受累不該。夫人曰：我女未嫁，尚是一家人，故願死孝。大王曰：難得令愛賢孝，但我已殺了解官，奸臣必疑是爾親友，劫殺爾等進京，黑白難分，枉死無益，俺非綠林出身，俺姓章名勇達，自幼好習武藝，在家守田園，家父在京官拜御史，因奸臣讒言，被遣往西番催貢不歸，不知存亡，我故欲往探父親消息，路過吹台山，老僕尤慎先行，被此山賊首韓虎殺死，劫了行李，我後到了，見老僕尸首。

一時發怒，殺死韓虎。嘍囉見我英雄，又因沒了頭領，求我在山爲頭領。我想在此招集人馬，請旨願往征西番，救父回朝，以全忠孝。故暫爲棲身，候時舉義。非欲久居綠林。俺年十七，尙未受室。小姐尙未受聘，或是天緣湊合，願求小姐成就此婚。夫人一起住此安身，候我人馬集齊，那時受朝廷招安，往登州請勦朝鮮，救回尊夫，以立功名。望夫人休要推辭。夫人小姐起初均各垂頭，未看大王。今聞此言，舉頭一看，見這大王生的面貌端厚，一對俏眼，令人魂消，身材微瘦，皮膚猶如瑞雪，潔白細膩，光潔如白璧，無瑕。尹夫人吃了一驚，暗想：此子容貌，若是女流，與吾女容貌不相上下，難分彼此，分明是宦家子弟，未知夫人意下如何。肯將就此婚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韋勇達拜認母子 熊友鶴尋訪仙師

卻說尹氏自思：這大王如此美麗端厚，乃大貴之相。我女匹配，可謂得人。小姐見母沉吟，恐有許親之愛，乃扯母親到旁，低聲曰：女兒斷不配綠林。尹氏曰：我看此人，必是宦家子弟，有此才貌，後必大貴。且又年紀相似，正當配親。又好招軍。日後請旨征勦，務邦救父回朝，亦是好處。皇甫長華着急曰：母親怎不知女兒心腸？女兒甯死，決不嫁與响馬。大王見小姐面有不悅之意，乃微笑對小姐曰：俺愛小姐姿容，卻令人難捨。但我亦是宦家子弟，容貌亦不醜陋。匹配小姐，也不甚玷辱。小姐何必推辭？長華曰：若是家母主意，就是肩挑背負，奴亦不嫌。爾雖宦家子弟，奈落於綠林之中，名聲不美。奴家願死，斷不受辱。大王曰：我不過暫屈此山人馬，壯足便要受朝廷招安。小姐休要錯認我爲強徒。隨對尹氏曰：願夫人同小姐到後堂請坐，少停再作商議。卽令二名老成的頭目，引夫人等到後寨，備好香茶伺候。不許怠慢。大王着嘍囉速備花燭，宰羊殺豬，犒賞合山嘍囉。盡飲一醉。嘍囉大喜，合山百餘人忙備花燭。伺候殺牛宰羊。且說尹氏母女同進後寨坐下，頭目送上香茶相請。小姐執意不嫁綠林。夫人勸其順從。後有好處。正言間，大王已走進來。尹氏母女俱站起身來，各立一邊。大王暗向那兩個頭目丟一個眼色，把手向前一揮，兩個頭目會意，卽便起身退出。將門掩上而去。大王笑嘻嘻的向小姐深深作了一揖，曰：多蒙岳母不棄，我與小姐結親，正是郎才女貌，共效于飛，真是美妙無窮。羞得小姐滿面通紅，低頭不語。見大王如此，只道是少年慕色，自己不好意思。遂退下兩步，向外而立。韋勇達見桌上有茶，卽取一大杯，用口拭乾，滿滿斟了一杯茶，伸出一雙潔白玉手握，笑着嘻嘻的向小姐曰：我無物可敬，小姐傾着這一杯茶，方見小姐有情。小姐那裏肯接茶杯，步步倒退，旁邊韋勇達只是滿面堆笑要敬，只管挨上前來。

小姐已退到壁間，無處退步。老羞變怒，伸出玉手，做個駕勢，曰：「奴家心如鐵石，難以動搖，若再上來，不是爾死便是我亡。」說罷，蛾眉直豎，杏眼圓睜，已是變怒。韋勇達忙退回，把茶杯放在桌上，向小姐低聲曰：「小姐不須驚慌，奴家亦是女流，與你說笑，何必認真。那時夫人見小姐變臉，恐怕相鬧，正待向前勸阻，忽聞此言，倒吃了一驚。向前問曰：「爾明是男子，怎說是女流？」韋勇達即退出關門，方進內，正坐在交椅上，把左足的靴脫下，又脫下綾襪，內面俱是白綾，扯下約有丈餘，方露出一隻紅綾綉金線三寸餘平底女靴，真是金蓮細小可愛。尹氏母女見了，驚喜不止，忙問曰：「你是誰家女子，敢在綠林安身，真好膽量。」韋勇達穿好了靴襪，方請夫人上坐，自己與小姐見禮。兩旁坐下，曰：「奴乃是令尊的帳前，先鋒衛煥之女兒，名喚衛勇娥，並無兄弟姊妹。家父遂教我武，後因後母不賢，與我不睦，家父係一武榜舉人，欲出仕外方，將我寄養叔父衛振祖家中。近因家君與尊父元帥被妖道邪術所擒，奏到朝廷發惱，捉拿元帥家屬，因有家父同年在京通報我家逃走，家叔懦弱，恐要捉家眷累其滿門，不敢相留。奴想家父定不降番，不是地方官妄奏，定是奸臣陷害，特打扮男裝，欲往登州一探父親消息。老僕尤慎，負行李先行，到此被賊首韓虎殺死，奴見屍骸，一時大怒，力戰韓虎二十餘合，殺死韓虎。嘍囉因山上無主，又見我英勇，懇求我為山寨之主。奴因此住此安身，招募人馬，日後番奴必加凶惡，朝廷無計可施。那時我人馬齊足，奏明願領兵征番贖罪，救回父親，以全忠孝。本姓衛，故棄行字，只稱姓韋。娥字於女流相近，故改名勇達。奴與夫人小姐，正是同病相憐，今可同奴在此安身，待時而動，好去征番。尹氏驚喜，欲狂連聲稱讚曰：「不料小姐有此膽量，孤身女子，敢在虎窟之中安身，真真可敬。」韋勇達曰：「此亦情出無奈，望夫人休要泄漏。但夫人怎麼不知風逃走，致被欽差所捉？」尹氏亦將尹上卿密書通知兒子少華逃走，自己情願死節。女兒願死孝等情說明。韋勇達曰：「難得夫人小姐節孝，今可住此，待奴招募人馬好漢，一同征番，以救骨肉至親。」尹氏曰：「住此固好，但外人只道你是男子漢，我母女在此，穢名難當，奈何？」韋勇達曰：「奴自有計。」尹氏曰：「未知賢姪女計將安出？」勇達曰：「可如此如此，就不涉嫌疑了。」尹氏曰：「難得賢姪女妙算。」小姐笑向韋勇達曰：「姊姊女流，方何故言語相挑，使奴一時六神無主，令人膽寒。」韋勇達曰：「奴亦因問明小姐來歷，自思吾乃偏將之女，小姐剛直節烈，身入虎穴，毫無懼怯，可敬可佩。且說外面花燭合巹筵席完備多時，只見大王並不出來，有幾個嘍囉私議曰：「大王果然情熱，不及待拜花燭，便去成親，又有兩個笑曰：「郎才女貌，無怪情熱，但我等當稟明為是。」即到後寨門稟曰：「啓大王，花燭酒席完備，請大王拜堂。」韋勇達曰：「少停便來。」即開門來到聚義廳坐下，吩咐擂鼓升堂。頃刻間，大小頭目嘍囉齊見禮畢，分次序站立兩

旁。韋勇達令老成頭目。皆來恭請尹夫人小姐前來。不多時。頭目稟曰。夫人小姐已到。韋勇達起身迎接。親扶夫人坐在上面。又與小姐分賓主坐下。向各人曰。我見皇甫元帥的小姐姿容。欲求為婚。難得小姐貞節。矢志不從。我同是官家子弟。同病相憐。我故留其在此。招築人馬。請官征番。報答國家。然小姐年庚與我。只少一歲。若不當天立誓。拜認夫人為母。小姐為妹。終屬嫌疑。衆人等以為何如。衆人齊聲稱羨曰。難得大王仗義。真是古今罕有。內中有幾個嘍囉。暗笑。好不知趣。一個美貌。妻不要。卻願作個大舅。真是癡呆。韋勇達就叫嘍囉。備酒。案。嘍囉領令。立刻當天排下香案。夫人小姐謙遜曰。我母女有何德能。敢蒙大王如此隆重。難以消受。韋勇達曰。若不如。此何以表。白名。願。母親休得推辭。即對小姐曰。賢妹請來結拜。小姐同韋勇達來到香案前。各自拈香。立千斤誓。結為兄妹。拜了八拜。後然行了兄弟禮。一齊上堂。拜見夫人。稱爲母子。即令把豬羊美酒。賜了合巹頭。且嘍囉散去。又令賞單。洪黃金十兩。單洪只得領下。心中暗恨。命中不該得美妻。故遇得頭領。願作大舅。當下令備酒席。在聚義廳上。母子兄妹暢飲。衆嘍囉亦自招朋結類。暢飲。直至黃昏。席散。韋勇達送夫人小姐往後寨安身。令錦箴侍。二嫂。侍。自己在前寨安歇。從此以後。各自前後安歇。有事方請相。禮。我甚明。韋勇達留心訪收英雄。不劫小本經紀。端劫貪官污吏。土惡糧戶。小民反加感激。尹氏母女深喜得其所。只憂皇甫少華不知吉凶。且說那敗殘官軍逃回來。見青州府總兵官。說明吹台山賊頭。韋勇達殺死欽差官一員。校尉二十四名。劫去尹氏母女上山。因此逃回總兵官。大驚曰。此賊定是皇甫少華親黨。故敢如此猖狂。但殺死官軍。事關重大。即備文申詳上司官。一面拜差一員。千總。星夜進京。奏聞朝廷。那拜表官趕到路上。與敗殘校尉軍相遇。遂同進京。直到午門。對午門官說明備細。帶上殿奏曰。啓陛下。今有青州鎮總兵官周兆麟具奏。前日刑部官陳天錫。奉旨捉拿皇甫敬家屬。不料逆子皇甫少華。知風逃遁。無蹤。只捉得妻女二名。路過青州府吹台山。被賊首韋勇達。帶亡命之徒。殺死了刑部官。並校尉軍二十四名。護送官員亦殺傷大半。現有表章。並殺敗校尉軍回來。亦在午門候旨。乞旨定奪。帝聞奏。又驚又惱。即宣爲首校尉軍進朝。早有數名校尉軍上殿俯伏。細奏被劫情形。實爲寡不敵衆。故此退逃。成宗即命校尉軍退出。方命翰林學士。把青州總兵表章。朗誦一遍。成宗大怒。對羣臣曰。盜賊只貪財。怎敢殺官兵。劫犯人。此必皇甫敬親黨。若不勦滅。吹台山。難昭國法。未知衆卿誰爲朕征勦。吹台山。言未畢。只見左丞相祁德盛。右丞相梁鑑。伏地齊奏曰。不可興兵。成宗曰。盜賊殺死軍官。劫奪欽犯。理合征勦。二卿何故阻擋。二相齊奏曰。盜賊劫欽犯。理合征討。但思吹台山。在山東青州地面。陛下若用大隊人馬前去。彼料勢力不敵。必遁朝

鮮番國那時香攻於外賊攻於內反致山真省鼎沸反爲不遠莫若置之度外俟番寇掃滅那時乘得勝班師一鼓征伐吹台山何難勦滅成宗曰二相言之有理俟平定番寇乘勢勦滅吹台山巨孽勇達必是皇甫敬親黨着工部官盡皇甫少華形圖頒行天下不論府州縣鄆市鎮捉得皇甫少華獻官賞黃金五百兩知情自首者賞黃金一百兩倘有收留本犯知情不報事後發覺一並同罪又實刑部官被殺校尉竊人銀兩隨後退朝工部官問明校尉軍知得皇甫少華龍眉秀眼卽畫圖形通行天下嚴捉皇甫少華真是嚴緊只尹上卿卻暗恨姊姊無主意住在山寨男女混雜受名又累外甥聲名更大難以出頭惟劉捷暗喜皇甫少華離過大熱卻亦不執不表且說皇甫少華住在焦浩家中足步從不出門焦浩乃富貴之家謝暇無事日日與他比武比箭操演飲酒下棋談論兵法心慮母姊天年受苦父親不知生死且又辜負孟氏劉氏二妻以致面無笑容過了殘冬又是新春焦浩日日酒肉相待早是元宵是晚焦浩與少華在書房飲酒慶賀元宵飲至二更焦浩曰我想朝辭妖道需用邪術此乃英雄無用武之地朝廷雖有大隊官軍征剿終是無益日後番寇必加猖狂我與你乃一勇之夫亦難取勝我想如今番寇尚未強悍你與我同往名山拜個異人學習武藝道法日後俟朝廷着急你我一同請旨征番先破妖道邪術其餘番軍易破那時救了伯父回朝又可受封顯爵豈不是好皇甫少華曰哥哥說得有理但異人雲裏來霧裏去那裏去尋異人傳授異法焦浩曰我聞得本省武昌府省城南門外離城將有二百里路光景卻有一座名山名喚黃鶴山山上有一位道人號黃鶴仙翁道行清高在那裏步道屢有人前往拜問吉凶亦有前去學道若是虔誠有緣者他卽令人引路上山相會所言禍福無不應驗倘不虔誠或是無緣一到那裏找尋惟有一片荒郊草地終年尋訪莫道難見仙翁連那座山亦無蹤跡我同你虔誠前往或得相會亦未可知少華大喜曰既有此人弟當自往拜訪仁兄乃富家許多產業數十萬家資無人掌管况嫂嫂年輕且又懷孕怎肯放哥哥前往訪仙哥哥斷難同往焦浩曰不然我家管理賬目各家人俱皆妥當我若出門家務銀錢可交與老僕呂忠掌管還有岳父徐仰善年雖五旬餘尙自壯健賬務極精家資亦有數萬更有子孫料理家事岳父閉門無事他離此不過二三里路數日到我家檢視一次自可無事若說拙荆才識中等卻深明大義若說此事他必不戀恩愛勸我訪道至分統之事自有岳母女姊照應我雖在此亦不曉得生理事務放心前往皇甫少華曰到底要與嫂嫂議妥方可焦浩稱是遂入內見徐氏坐下曰我有要緊事務與賢妻相商不知你意若何徐氏曰相公有事只管說來焦浩便說番寇猖狂我欲同義弟呂陵往仙山訪仙學法日後好得征番立功封妻蔭子呂

陵恐賢妻不從。特來相商。徐氏曰。若論夫妻情分。本難分日久。此乃正事。妾怎敢阻擋。但妾懷孕在身。日後生產無人照顧。家事未知囑託何人。熊浩曰。娘子臨盆。可請岳父母前來照顧。家事可託呂忠執掌。再煩岳父不時到來查點。便可無慮。徐氏曰。既如此。亦當見妾父母說明。方好。熊浩曰。少不得請岳父母前來相議。停當。方好起程。即出廳令家人押兩乘轎去請岳父母前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爲功名英雄苦鍊 圖美媳太郡進表

卻說熊浩令家人押轎起身。不多時。徐仰善同妻胡氏已到。熊浩夫妻迎接入內。拜見茶畢。徐仰善曰。賢婿喚我夫妻到來。有何事體。熊浩說明訪仙立功。煩岳父母不時到舍。代查賬目。日後小婿若得寸進。自當重謝。徐仰善尚未答言。胡氏吃驚曰。賢婿身係武舉。自有正途功名出身。何必尋訪虛妄的神仙。丟下許多的家產。夫妻無窮的恩愛。且小女懷六甲。賢婿如何放心遠行。依我主意。是在家受享現成的富貴。何必拋妻離子。尋取非分的功名。熊浩曰。岳母有所不知。若照科制的功名。實難榮顯。若勦番寇回朝。封妻蔭子。豈不是一勞永逸。顯見大丈夫有驚天動地奇才。胡氏曰。且待與小女相商定奪。熊浩退出。胡氏問徐氏曰。女兒意見若何。徐氏曰。此乃榮宗耀祖的正事。女兒只得任他前去。熊浩進來。女婢送上酒餚。岳婿母女一齊同飲。徐仰善對熊浩曰。賢婿既娶訪仙學法。須要早回爲妙。熊浩曰。小婿若遇異人。得些道法。隨即回來。求取功名。焉敢耽擱。今已議定。數日便要起身。再報二位大人知道。徐仰善應允。夫妻上轎。仍回家中。熊浩即定五日後起程。囑託妻子。又囑託寧家家人守分。凡有出入賬目。須要登記明白。俟我回來查盤。有賞。又把家用出入賬務。交與呂忠執掌。吩咐女婢。小心侍奉主母。次日。熊浩並少華。道家打扮。飽餐畢。別了衆人。自有許多叮嚀。出門上路。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不數日。已到武昌城南門外。百餘里。並無客店。就在村間借宿。問起尋訪仙跡。村人曰。雖此處有仙寄跡。我等不會一見。這是難事。勸客官休尋辛苦。皇甫少華。熊浩曰。我等虔誠。特來訪道。雖有數月。亦無悔心。村人曰。我們好意勸你。你若不信。便罷。熊浩曰。不是不信。你言實。因訪道心切。是晚飽餐宿歇。次早各備乾糧。往僻處尋訪。莫道無仙神。連行人也斷絕。飢餓吃乾糧。夜間即在林中宿歇。不覺虎狼聲。真是郊行野宿。並無悔心。但是一片曠土山林。那裏去尋仙跡。糧盡。即往林間再辦。一連訪了七八日。忽一日。尋至中午。忽見前面有一座山。雖不高大。遠遠望見蒼松翠竹。清幽可愛。熊浩大喜曰。連日尋訪。並無山嶺。今日忽有此山。莫非神仙

憐我苦心。點化相會麼？少華曰：你看此山景清幽，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必有異人，寄跡此間，可速往尋訪。必有奇遇。二人踴躍向前，只見半山來了一位道童，年可十四五歲，頭梳雙髻，身穿水滸道袍，笑臉叫曰：來者莫非蘇舉人皇甫少華麼？二人大驚，向前一躬到地曰：正是。弟子喚蘇浩，皇甫少華，望乞教導法術，以便破番，保國安民。那道童閃過一邊，欠身曰：二位貴人，休要認錯了我。因伏侍師父，忽命我下山來，說有蘇舉人皇甫公子尋訪，可引來見我。二位故來動問，實是家師吩咐，與我無干。蘇浩曰：令師何名？此處是何地名？童子曰：此處地名黃鶴山，家師人稱爲黃鶴山長，便是。二人大喜曰：我等特來訪令師，可引我進見。道童曰：待我引路。二英雄踴躍同道童上山，紆迴曲折，早見一座庵門，院門上懸一匾，寫的黃鶴樓三字。從小門進內，見中間白石甬道，兩旁有着奇花異草，猿鶴往來，並不怕人。道童引到殿外曰：二位少待，我去通報。二人停了一會，道童出來曰：家師有請。二人整衣同進，轉灣越角，來到一座樓。一張烏木柴樓梯，二人上樓，樓上金碧交輝，八卦座上坐的一位老道，蒼顏古貌，鶴髮童顏，兩眼炯炯，看看有光，頭戴七星道冠，身披白綾鶴氅。二人下拜曰：弟子等不量狂妄，欲求師傅傳授道法，以立功勳。道人曰：二位請起，難得爾等忠心爲國訪道，誓破朝鮮立功，但你們時運未到，在此且訓練弓馬武藝兵書，候番寇該敗，貧道卽贈爾寶貝下山。成就你等富貴，但可惜房中琴瑟別調。按道人知蘇浩之妻徐氏壽元不久，雖生子蘇起鳳，後中狀元，奈產後卽亡，不能與蘇浩相會，故說此話。皇甫少華忙問曰：師父此言，莫非弟子的妻室改嫁他人否？道人曰：孟氏乃貞烈奇女子，何必過慮。蘇浩疑而問曰：依此看來，莫非弟子的妻室有失否？道人曰：非也。天機不可洩漏，久後便知，不必多疑。二人亦只得一心學道，並無異志。從此在山用心學習武藝，略閒暇卽究講兵法。道人只傳二人六甲趨吉避凶奇門小術而已。從此二人在山學道不提，且說自前日山東巡撫冒奏皇甫敬降番，差官奉旨往朝廣拿皇甫敬家眷，進京處斬。時劉捷已寫書，差家將星夜飛報劉奎璧，奎璧見書大喜，合府男女皆知皇甫家滿門處斬之事。江三嫂一聞此言，大驚忙到曉雲閣，密報劉燕玉，說皇甫家滿門處斬，誰知你生母陰魂顛倒，託夢叫你與少華訂婚，豈不誤小姐終身大事。劉燕玉聞言，嚇得癡呆失措，停了一會，垂淚曰：誰知吾母託夢，誤吾終身。江三嫂勸曰：小姐不必多慮，且喜此事並無外人知道。日後國丈或是太郡，定然與你配下良緣，何必憂慮。燕玉泣曰：三嫂差矣，奴幼讀詩書，豈不知婦人守一而終。我旣奉母命，與皇甫郎訂親，雖丈夫不幸滅亡，我不能同死，已爲不義，自當終身守節不嫁。方盡婦道，怎肯改嫁負心。但不知孟小姐可能守節乎。江三嫂駭然曰：小姐非孟小姐可比。孟小姐乃明嫁正婚，守節易明，你乃私自訂婚，守節

寶難國丈問你何事守節。你卻如何回答。小姐曰：萬一父親迫嫁，我惟一死，以全名節。斷不作失節之婦。江三姨知小姐節烈，恐其自盡，慰曰：吉人天相，小姐如此節烈，或者天遣皇甫公子知風逃走，日後還有團圓之日。小姐不須掛念。聽天由命罷。小姐曰：萬一不幸，惟有死而已。光陰似箭，早是元日，合府文武官員多來與太郡賀喜，鬧熱數日，已是正月初六日。早飯後，太郡與劉奎璧在後堂談論家務。太郡偶然想得一事，對劉奎璧搖頭曰：我兒今年已是十七歲，怎麼一些人事不曉得，豈不可笑。劉奎璧曰：孩兒何事不諳，請母親說明。太郡曰：我是公侯官家，一向只因你年輕，我係女流，府上從未會點過花燈，以慶昇平。今年長不日，就是元宵佳節，亦當叫幾名燈匠，買新樣花燈，慶賀鬧熱。顯耀門楣才是。你竟不思此事，明是不諳人事。奎璧曰：孩兒無時不想花燈熱鬧之事，但恐被人恥笑，說是我何等人家，不自思量，敢點花燈。太郡不悅，曰：滿朝官貴，半出劉門，我們慶點花燈，被人恥笑，未知何人可點。奎璧曰：只因孩兒尚未定親，恐外人說我無力娶妻，還要點些花燈，故恐人談笑。太郡聞言大怒，曰：吾屢欲與你訂婚，你俱堆辭不許，累我至今。無有媳婦，自覺有愧，我不怪你，你還敢說此言，莫非爲娘無力娶媳麼。奎璧曰：非孩兒不娶，奈孩兒立願，若非孟氏爲妻，孩兒情願不娶。太郡尋思：皇甫少華如今滿門已亡，那孟士元乃詩禮之家，若要改嫁，恐人議論，倘不改嫁，誤了終身大事。我今不若作個好人，奏上朝廷，賜婚孟氏，亦免外議。改嫁之着，定他終身大事。又使孩兒歡喜，主意已定。又對奎璧曰：汝既迷戀孟氏姿色，待我具表與爾姊，求朝廷降旨，將孟氏賜兒爲妻。孩兒心願若何。奎璧大喜，曰：若得孟氏爲妻，心願已足。但表內不可實言孩兒只中二箭失臉，表內只說兒與少華俱中三箭。孩兒先射少華後射孟士元，因皇甫敬乃現任官，威風較大，將女許配皇甫少華，實爲不公。如此啓奏，孩兒方有體面。太郡即令人照奎璧言語，具了表章。另具一書，付劉捷說明，求主賜婚事情。可將表章進與皇后，轉求天子賜婚。奎璧即叫家人劉升賞了路費，囑曰：爾可備快馬，星夜進京。若見國丈，只說我先中三箭。孟士元敬他現任官威風，將親許配皇甫家，切不可實言。劉升領命，隨備快馬，包袱星夜趕路。直至正月盡那一日早飯後，進了京城，直到劉國丈府，將馬縛住，來見把門人。說明來歷，把門人來見劉捷稟明。劉捷着他進來。劉升進見，劉捷拜見畢，遂將表書一並呈上。曰：太郡有書表，請國丈一看。劉捷將表放在案上，只將書拆開看過。大喜曰：如此賜婚，方顯國威的努力。劉升你路上辛苦，可到後面飽食安息。另日回去。劉升往後街而去。劉捷入內，對吳淑娘說明。齋紙你來，早可帶表入宮，啓請娘娘，奏主賜婚。吳淑娘應允，到了次早，吳淑娘梳粧畢，換了衣襟，執了玉笏，帶了太郡的表章上請，來到了後宮門下，轉把門太監迎見，曰：吳姨

嬪莫非要見娘娘。吳淑娘曰：「正真未知聖上可在宮否？」太監曰：「聖上在朝去回，娘娘在正宮。」吳淑娘步行來到昭陽宮前，候旨，把宮門太監進宮奏曰：「啓上，娘娘今有國舅姨娘吳氏在宮門候旨，請入。」吳淑娘即令宣吳太監出來，對吳氏曰：「娘娘有旨宣召。」吳淑娘執笏進宮，至殿上俯伏奏曰：「臣妾吳氏朝賀，伏乞聖后口卿平身賜坐。」吳淑娘謝恩，坐在旁邊，滿殿宮女奉送茶來。皇后曰：「姨娘久不進宮，未知家中母親兄弟子可好麼？」吳淑娘曰：「臣妾似不能見面，見父母未知滿門安樂否？」吳淑娘奏曰：「仰仗娘娘福庇，國丈太郡壯健，滿門至親俱皆健吉，毋庸憂慮。」只因二國舅尚未定婚，太郡特請娘娘奏主賜婚，說罷，就將袖內取出表章跪呈。太監接表，放在案上。皇后着驚問曰：「太郡好無打算，大哥夫妻遠鎮北邊，二弟年已十七，理當早娶，以便伏侍太郡。」因何姻緣未定？吳淑娘奏曰：「娘娘看表，便知委此。」皇后拆表細看，心知二弟三箭必有不全，故孟士元許親皇甫家，乃曰：「原來御弟心戀孟氏姿容，但皇甫敬降香全家罪在不赦。」孟士元將女錯配，其女已誤終身，待哀家奏准賜婚，以完孟氏終身，使滿御弟癡念，你回覓我父，早晚自有佳音。」吳淑娘謝辭別，皇后曰：「難得姨娘進宮，待賜宴回去。」吳淑娘謝曰：「多承厚恩，但國丈在府懸望，不敢延停。」皇后曰：「既如此，姨娘且回，改日再進宮走走。」吳淑娘退出，從後宮門上轎回府。且說劉后將表章藏在袖內，停了一會，內監報曰：「萬歲回宮了。」皇后便執玉笏迎接聖駕。成宗曰：「御妻平身。」皇后立在旁邊，成宗下轎進宮。皇后朝拜畢，賜坐旁邊，侍女奉茶，各卸御服，坐定。皇后笑而不語。成宗問曰：「御妻爲甚不言而笑？」皇后立起，欠身曰：「適才老母在雲南家中奏事，進表，臣妾故此好笑。」成宗曰：「未知太郡所奏何事？」御妻可即奏來。皇后曰：「請陛下赦罪，臣妾方敢續奏。」成宗曰：「赦卿無罪。」只管奏來。皇后中取出表章，宮女呈上。御前，成宗接表看過，沉吟一回，微笑對皇后曰：「卿可看此表，乃是詭詞。」孟士元乃兵部尚書，總轄文武官，豈不知國丈官高，勝過皇甫敬，且爾弟先中三箭，孟士元將姻緣配與皇甫家，豈不悖禮？至於後射之言，一發詭詞，未知成宗如何發落。下文分解。

第十六回 成宗帝曲意賜婚 祁丞相孽緣強合

卻說成宗對皇后曰：「看此表必爾弟三箭不全。」孟士元特將伊女匹配皇甫少華，爾母此表必有詐詞，有甚難辨？皇后忙奏曰：「陛下果然聖明，臣妾亦疑有詐，但念孟氏錯配皇甫少華，已誤終身，伏乞陛下俯念弱弟癡情，恩賜完婚。」使孟氏得全名節，以遂終身大事，亦感陛下皇恩。」成宗曰：「近來武士回報，前差刑部官捉皇甫敬家眷進京，不料逆子皇甫

少華知風逃走，只捉得伊母尹氏，並伊女皇甫長華。解京，路過吹台山，賊寇韋勇達殺死官軍，劫去尹氏母女。在山爲寇，滿門大罪，在於不赦。孟氏錯配，已誤終身。朕今賜國舅爲妻，非止國舅心滿意足，而孟氏亦免重婚惡名。但國舅尙是白了，朕若賜婚，亦不光彩。如今加封劉國舅爲鎮國大將軍，皇后謝曰：陛下如此施恩，臣妾滿門感激不淺。但孟士元詩禮傳家，雖降詔主婚，恐孟氏不肯奉詔。乞陛下再遣一重臣帶詔前去。孟士元方肯奉詔，並求陛下着弟劉奎璧完婚。十二日後，着大臣帶劉奎璧進京供職，使妾手足常得相會。成宗曰：如此足見御妻友愛之情意。就着太監秉筆，太監依皇后的口氣草詔，就着左丞相祁盛德前往主婚。十二日後，帶劉奎璧進京供職，內監寫詔完畢，呈上御前。成宗看罷，用印封緘，交與內監孫福，並帶鎮國大將軍封敕衣冠，往付左丞相祁盛德，內監先往丞相府交付。後到國丈府，交了皇后密詔，方回繳旨。劉捷看了皇后密詔，即備下程儀六百兩，上馬來到左丞相府，當下遞帖開了中門，步入分賓坐下。茶罷，劉捷謝曰：孺子姻緣，勞動老大師，往返跋涉，下官何以報答？祁相曰：老夫奉旨主婚，怎敢言勞。況是成全兩家美事，是有喜酒吃的。正當効勞，劉捷曰：還有一事要緊，雖是奉詔賜婚，孟士元前已受過皇甫家聘禮，恐辭不肯奉詔。乞老大師鼎力，方能成就。祁丞相曰：老夫奉旨主婚，怕他逆旨不成，且皇甫家罪在不赦，今主上賜婚，孟氏亦免再嫁之嫌，乃是造化，豈有不從之理？劉捷謝曰：全仗老大師玉成，即將程儀送上。曰：區區菲儀，聊申敬意，幸乞哂存。足感盛情，若成親後，敢煩帶小兒進京，恩德如山。祁丞相曰：老夫自帶令郎進京，不須掛慮。感賜決不敢受。劉捷再三推讓，祁丞相只得受了。劉捷辭別回府，寫書令家將趕回，使孩兒歡喜，好待接詔。且說祁丞相恐沿途地方官破費，不敢馬牌文書，只帶十餘人隨從，收拾行李，背在馬上。祁相一路趕緊，至三月二十日，已到雲南雲州府，合省官員忙出城迎接。一面備公館伺候，眾官出城二十里，早已相遇，拜見祁相來到接官亭吃茶。對眾官曰：老夫奉旨要到劉國丈府，與國舅開讀，可令人報知，伺候迎接。詔書地方官即令人報知劉奎璧，即備下香案，不片刻，祁相已到。劉奎璧奔出前廳跪下，眾官分立兩旁，祁相展開詔書讀畢，乃是加封鎮國大將軍，兼賜孟龍君完婚。劉奎璧好不揚揚得意，謝恩畢，當堂穿戴了將軍衣冠，然後請祁相坐在東首上面，眾官坐在左邊，自己坐在右邊。茶罷，祁相曰：老夫難以久延，國舅須速擇附近吉日，行聘完親。便同老夫進京面君。奎璧領命曰：太師可在此安歇。祁相曰：不須費心，改日吃喜酒罷。隨即辭別上轎，往孟府。且說孟士元自見京報，知皇甫敬被擒，捉拿家眷，恐女悲傷，密囑孩兒不可泄漏。孟龍君料必有凶，屢問征番實信，不得詳情。孟士元只推水面征戰，難以偵探，並無京報。孟小姐屢對蘇映雪曰：公公征番，必有大凶。

故此父親不肯實言。未知終身如何結局。蘇映雪亦不知其細。只勸吉人自有天相。不須憂慮。這一日孟士元閒暇無事。忽聽女婢在樓下叫曰。府縣差人來報稱。祁丞相帶詔。須臾便到。請大老爺伺候迎接。孟士元暗吃一驚。慌忙下樓。來到後衙。只見公子已穿了公服。孟嘉齡問曰。祁相莫非來捉妹子否。孟士元曰。正不知何事。即穿了公服。忽又報祁相駕到。孟士元父子立在府前。只見祁相坐在轎中。並無背詔。孟士元父子奔到轎前一躬。口稱卑職。父子不知太師駕到。有失遠接。伏乞恕罪。祁相在轎中答了半禮曰。勞老先生父子遠接。老夫何以消受。孟士元讓祁相轎先進中門。父子隨後方入。祁相直到庭中下轎。眾官就在府中下轎進內。孟士元請祁相坐在上面。家人獻茶畢。祁相就對孟士元曰。老夫特來與令愛恭喜。現有詔旨。請孟先生觀看。好備嫁妝。回顧役人把詔書送與孟先生一看。孟府家人接來。送與孟士元。嘉齡忙上前同看詔書。止不住心頭火發。將詔書交還從人。孟士元對祁相曰。老丞相此事尚容商議。祁相聞言不悅曰。老先生有何商議。孟士元即把劉奎璧只中兩箭卑職已受皇甫少華聘禮。不料劉國丈助子爲惡。舉薦皇甫敬征番。忽又報皇甫敬降番。弄得家破人散。今又仗姊勢大。奏主賜嫁。雖強弱不敵。我乃詩禮之家。豈有一女而受二聘之禮。尚容商議。祁相面上變色曰。你我既爲朝廷大臣。朝廷賜婚。誰敢不遵。且老夫又難繳旨。若早完親。方盡臣子之職。孟士元見祁相變臉。又怕欺君罪大。只得答曰。卑職非敢逆旨。實懼閑議一女受兩家聘禮之羞。祁相方才和顏曰。先生錯了主意。今皇甫家罪在不赦。令愛有誤終身。且劉國舅才貌俱全。況是聖上主婚。有何閑議。今老夫即回公館。待劉家擇日。再來通知。完親後十二日。便要帶國舅進京供職。先生速備嫁粧。免使臨時慌亂。孟士元曰。多蒙太師指教。難得太師遠來。待備酒與太師接風。祁相答曰。不勞先生費心。另日傾情說罷。辭別上轎。孟士元父子送衆官去後。方退入後衙。只見孟小姐蘇大娘母女並媳婦方飛鳳及韓夫人俱在後堂伺候消息。孟士元父子進來。一同坐下。韓夫人問曰。祁相前來有何事故。孟士元對小姐曰。一向不敢對女兒說。皇甫家實事。恐爾悲傷。今事已臨頭。不得不說。俱將山東巡撫具奏皇甫敬衛振宗被妖術所擒。歸降番邦爲官。現引番軍攻城。主上聽信。差官往瀾廣捉拿皇甫少華。滿門處斬。因恐爾震驚。故不說。小姐曰。莫非劉捷奏主說我是皇甫家媳婦。特差祁相拿我進京。同斬女兒與婆婆同死。無恨。孟士元曰。今幸皇后奏准朝廷。將爾賜婚。配與劉奎璧。故差祁相主婚。我想劉奎璧才貌不遜皇甫少華。今又加封鎮國將軍。完親卽爲夫人。我兒須當順從。一則可免欺君逆旨。二則可完終身大事。孟小姐聞言。氣塞胸膛。叫聲氣死我也。一交跌倒。昏絕於地。蘇映雪暗恨苦命。夢中拜訂婚之約。雖皇甫少華滿門滅亡。誓必守節。止

不住淚下滔滔。忙同孟家滿門上前叫了半晌。孟小姐方醒。拭淚曰：公公身居大臣，怎肯降番。貽累滿門至親，諒必被禁番邦。此必劉捷父子串通山東巡撫冒奏，以便奪婚。今仗皇后勢力奉主賜婚，公公滿門實由我而死。我恨乃是女流，不能手刃劉賊父子之首，以與丈夫雪仇。怎肯失身於逆賊。不若一死，以明貞節。孟士元勸曰：今幸有皇上主婚，可無外議。孟小姐哭曰：爹爹此乃良言。但女兒豈不曉得女守一節。重若泰山。女兒自有打算，斷不玷辱祖先說罷。仍然淚下。韓夫人對蘇大娘曰：煩大娘同令愛勸小女回閣，不可悲傷。蘇大娘母女扶了小姐回閣而去。且說孟嘉齡見妹子退出，謂父母曰：兒想此必劉捷父子定計謀奪奪婚。我等苦聽從結婚，卻亦辱及祖宗。不若上表奏主，就將小春庭放火，謀害皇甫少華不遂，因而挾恨，託父親舉薦，征番等情。今乃冒奏奪婚，上此一表，天子方知委曲，或者收回旨意，亦消我們怨氣。孟士元搖頭曰：不可。古云：識時務者稱爲俊傑。皇甫家何等勢力，一旦被害，合家被捉。我若上表，就是欺君逆旨。先已有罪。況劉奎璧才貌與皇甫少華不分甲乙。今已封官，與你妹結親，亦無玷辱於我。何苦冒險以惹不測。孟嘉齡曰：若如此怕事，何苦做官惹此悶氣。不若辭官，退處林泉，卻亦乾淨。孟士元不悅曰：時勢使然，不得已耳。爾何必多言。孟嘉齡見父發惱，遂不再言。韓夫人曰：待我勸女兒順從，方好備辦妝奩。孟嘉齡夫妻回到自己房，謂妻曰：家父如此怕事，依我主意，便與劉捷碰一高下。縱然革職，亦無所恨。方氏勸曰：公公主意，亦出於無奈。但姑娘性烈，若聞此語，豈不自盡。你我只宜苦勸，姑娘順從爲妙。孟嘉齡終是少年負氣，只是嘆息而已。且說孟小姐回閣，只是哭泣。蘇大娘百般苦勸，那裏肯聽。蘇映雪痛恨劉奎璧入骨，只不敢說出，亦只悲泣。二人茶飯不吃。孟士元夫妻好不着急。正在房中議論，恐怕女兒夜間自盡，即叫小婢榮蘭入房來。孟公夫妻囑曰：小姐性烈，恐夜間自盡。我等難以隄防，你今夜不能安寢，須要跟候小姐，不可暫離。俟日間自有蘇大娘母女照應。你方可安眠。若得小姐無事，我自重重賞。榮蘭曰：小婢自當小心隄防，決無差錯。即下樓去。及至黃昏，女婢呈上酒飯。孟小姐那裏肯吃。蘇大娘無計可使，及上燈後，蘇大娘密囑榮蘭，留心照顧。母女回房安睡。且說榮蘭跟隨小姐，坐至二更後，勸曰：夜深了，請小姐安睡，免得傷了精神。小姐曰：我有心事，怎能睡下。你不必伺候，速去睡罷。榮蘭曰：小婢那敢忍心獨睡。願隨小姐相伴。孟小姐尋思：我若自盡，徒死無益。不若把首飾收拾，密同榮蘭女扮男妝，假扮主僕進京，變賣首飾，捐納京監。幸本年正是鄉試之期，若得僥倖，來年會試，再得高中鼎甲，或二甲，便得在朝居官。除了劉捷父子，代夫報仇，又好救拔丈夫滿門。日後流芳百世，豈不是好。但劉奎璧怎肯干休，必上表奏稱我家匿女欺君。我父豈不有罪。又轉一念曰：蘇映雪卻亦美貌，且能

作文吟詩。雖比不得我。亦才貌雙全。況又姻緣未定。待我臨行時。寫一書。教父親把蘇映雪充作奴家代嫁。便可抵塞。我必俟臨嫁方逃。使他難以推辭。主意定了。遂不悲傷。孟小姐曰。榮蘭爾乃我心愛女婢。料無洩漏之理。榮蘭曰。小姐多蒙小姐相待。猶如至親骨肉。凡有言語。自當秘密。怎敢洩漏於人。小姐曰。此事你泄漏。我惟一死而已。未知說出何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七回

孟小姐畫圖慰親

劉國舅備聘逞勢

卻說榮蘭對孟小姐曰。多蒙小姐恩待。有如骨肉。有言豈有洩漏之理。小姐不妨實說。免使小婢驚恐。孟小姐曰。我今欲與爾一同女扮男粧。作為主僕。併所有首飾。帶往路上。變賣進京。捐納京監。入場考試。若得高中。來春春闈再饒。俾便可居官。除勒奸賊。救夫滿門。那時夫妻團圓。方遂吾願。榮蘭驚曰。小姐說得好容易。莫道求取功名。就是此處往北京。不知幾千里路。小婢聞之。亦覺膽寒。小姐乃金枝玉葉。怎到得北京。小姐曰。此乃薄命所致。然我們既扮男粧。雖天涯海角。亦可到得。何愁北京遙遠。榮蘭曰。難得小姐貞節。皇天庇佑。但你我衣服何處而來。孟小姐曰。今乃夏天時候。我自己現存綾緞紗羅。爾與我相幫。趕做幾件衣服。卻是容易。來日我多發數兩銀子。與爾兄趙壽。詐說公子叫他立買一雙靴。爾俟他買回。拿來交我。至於你的衣服。你兄定然有餘。你來日偷取一付。並靴襪。前來有何難處。榮蘭曰。偷取衣靴。卻是容易。但使我兄買靴。恐我兄往問公子。豈不敗露。孟小姐曰。你有所不知。凡托人買物。務須多發銀兩。使其有餘。帶回。自然無話。銀兩不足。買靴不下。方要回來取足。此乃人之常情。來日我多給銀子。與爾兄。自然無話。榮蘭曰。小姐料得有理。但日間和邪相到來。老爺已應承完姻。今小姐忽然逃遁。劉奎璧必奏老爺。匿女欺君。老爺怎當得欺君大罪。小姐須當打算。免累老爺。小姐曰。此事我亦思量。停當待我臨行。寫一書。薦蘇映雪代嫁。劉奎璧與我素不相識。定信為真。就可無話。榮蘭嘆曰。難就蘇姑娘。前生種下福田。能得良緣。真是造福。孟小姐曰。你說蘇映雪造化。依我看來。只怕他未必肯代嫁。榮蘭曰。蘇映雪乃小戶人家。若嫁劉奎璧。入門就是夫人。小姐怎說他不肯代嫁。孟小姐曰。蘇映雪和我情重。不忍分離。必求家父把他同嫁。皇甫少華為妾。況蘇映雪深有義氣。見我被劉奎璧迫走。定然憤恨。焉肯嫁與劉奎璧。榮蘭曰。小婢知道。此乃小姐念舊之心。蘇映雪貪圖劉府富貴。卽有念舊之心。分明是他的造化。小姐曰。我但願自全名節。父兄免禍。我願已足。還管怎麼造化。此事爾切不可洩漏。除此別無計策。榮蘭曰。小婢知道。安

敢多言。今已夜深，須當安睡。小姐稱是，各自安歇。到了次日起來，且說夫人恐女兒自盡，一夜睡不合眼。次早問榮蘭曰：「小姐昨夜甚時方睡，可會啼哭否？」榮蘭詐言曰：「小婢百般苦勸，至黃昏後便不悲傷。初更後即便安睡。夫人聞言，心中稍安。正言間，適遇媳婦方氏前來。夫人曰：「賢媳，可同我往勸姑娘，免其悲傷。我方好備辦嫁妝物件。」方氏領諾。婆媳同上幽香閣門口。孟小姐梳粧已畢，忙出接。婆媳入房坐下。夫人曰：「前年比箭完親之時，我會見劉奎璧與皇甫少華面貌無分上下。今既奉旨匹配，亦算得嫁其人。女兒不必悲傷。」孟小姐曰：「女兒非嫌貌美醜，因受皇甫家之聘，今乃改嫁劉門，惹人恥笑，故此傷感。」夫人曰：「女兒此言差矣。既有聖旨主婚，誰敢多言。女兒知詩文，怎說這混話。小姐假作笑容，答曰：「女兒實恐改嫁失節，故此羞愧。初尚未知聖旨主婚，便無重婚之嫌。今既知道，任從爹爹母親主意便是。夫人只道女兒真意，滿心歡喜。即同媳婦下閣回房。孟士元父子正在房中候信，就問曰：「女兒可還悲傷麼？」夫人笑曰：「女兒雖是能巧，終屬年輕孩子氣，易於欺騙。就把方才安慰言語，一一說明。女兒不但不悲，且有喜容。」孟士元大喜曰：「女兒既不悲傷，我就好辦妝奩。」夫人稱是。孟士元隨退出，命家人備辦妝奩。且說孟小姐送母親下樓去後，即開箱取出綾羅親自裁剪，取出針線，同榮蘭動手，作起男衣，毫無傷悲。早飯後，取出五兩銀，與榮蘭往付。他兄買靴，不一時買了一雙小靴。榮蘭送上閣來。孟小姐看過，收藏主婢用心，趕做男服。早飯後，孟小姐叫榮蘭可去偷取爾兄的衣服靴襪。榮蘭曰：「這卻容易，待緩日偷取。」何須此時着急。孟小姐曰：「凡事多有不湊巧。倘臨時取不到手，誤事不小。」榮蘭曰：「說得是。待我取來。」即下閣去，不多時取了一付巾幘、衣襪、緞靴俱備。笑嘻嘻曰：「各物取足了。」小姐喜曰：「此物已到，臨行好打扮男妝，不用憂心。」遂即收存。忽蘇映雪到房門口，見小姐安心，同榮蘭製作衣服，暗恨有滿腹經綸，全無節烈。真是官家女子，更加無情。即跨進門，孟小姐迎接曰：「姊姊請坐。」二人見禮坐下。蘇映雪曰：「老王爺已喚八名成衣匠在花樓趕做嫁衣，裙何須小姐親自動手？」孟小姐曰：「總是閒暇無事，自做幾件合意的衣服，又何妨？」蘇映雪暗恨，枉稱千金小姐，真是負心女子，便不去看。故不知男子衣服，當下蘇映雪悶悶退出。至二十四日，小姐同榮蘭趕做男衣早已完事。早飯後，相駕到孟士元父子迎接到了堂上，見禮坐下。茶罷，祁相曰：「劉國舅定三月念八行聘，四月初二完娶。老夫特送日期前來，即着家人把日帖送上。」孟士元看過曰：「勞煩太師憲駕，卑職父子何以消受？」祁相曰：「理當効勞，臨娶老夫再來，遂辭別入城。」孟士元將日帖帶入，通知眾人。榮蘭報知小姐，小姐曰：「且待三月三十日起身，須於五更方妥。」榮蘭曰：「何不預先逃走？」小姐曰：「我於五更逃走。次早即是初一，使蘇映雪限期已迫，難以推辭。方肯代嫁。」榮蘭曰：「蘇映雪

乃小戶之女。有此良緣。求之不得。焉有推辭之理。小姐曰。爾不知蘇映雪乃忠義之女。他恨劉奎璧逼婚。怎肯嫁他。久後爾自明白。但有一件。我今出門。未知何年救出丈夫。方能與父母相會。難免雙親思念。如何割捨。我意欲留一形圖。免得雙親牽腸割肚。你道如何。原來孟小姐琴棋書畫。無不精通。唯有丹青。最是入精。榮蘭曰。此舉甚妙。免太夫人掛念。小姐卽令取過顏色盒來。開了菱花鏡。對面描畫面容。傷感曰。奴家命苦。數千里遠。方到北京。又不知何年得完良緣。完了終身。再會雙親。真是古今第一薄命人。言之腸斷。說罷。珠淚盈盈。榮蘭曰。小姐既要留圖。安慰雙親。切不可悲傷。方能得相似。小姐泣曰。此最難之時。雖鐵石之人。也要傷心。教奴家怎不傷感。榮蘭曰。畫圖須似平日形容。方好。今日悲泣。卽不相似。留下何益。若要畫圖。形須忍住悲傷。和顏悅色才好。小姐曰。說得是。乃忍住悲苦。強作歡喜。細細畫圖。至日午。畫完。取過細看。不覺吃驚。問榮蘭曰。此圖像否。榮蘭曰。小姐畫筆比畫工更加秀媚。且又相像。孟小姐看罷。仰天長嘆曰。蒼天蒼天。我孟晴君如此花容。流落天涯。真是紅顏薄命。千古皆然。良可悲夫。小姐卽取筆題一首詩於畫圖之上。略敘求取功名之意。半行半楷。真是銀鈎鐵劃。其詩曰。

風波一日復何嗟。昆節奚堪玉染瑕。避世不能依膝下。全身聊作寄天涯。紙窗斷線懸無際。金飾盈囊去有家。今日壁間留形影。他年螺髻換烏紗。

孟小姐題筆。又寫一封薦書。以與父母。云欲全節入山訪道。不能侍奉雙親。蘇映雪容貌與女兒不分上下。詩文精通。可堪代嫁等語。寫完。封好。將書並圖詩藏在一處箱內。鎖好。謂榮蘭曰。我今各物藏在一箱。起身之時。把書畫放在桌上。衣服更換。卽便出走。免致誤事。榮蘭曰。小姐慮事週全。人所難及。恰遇蘇映雪忽然步進房來。小姐起身迎接曰。姊姊請坐。蘇映雪見禮坐下。見樓窗大開。只道孟小姐無情。不顧名節。還有心玩花。卽問曰。小姐好得清閒。在此賞花。小姐知其話裏藏機。有譏刺之意。乃長嘆曰。不過借此聊以解憂耳。映雪曰。小姐身爲夫人。正當賞花。况小姐才貌兼全。劉奎璧又請入門。夫妻必定恩愛。何憂之有。小姐曰。此乃不得已之事。尚不知誰與他恩愛。姊姊久後便知矣。映雪那知有代嫁之舉。一心只怪孟小姐不守貞節。厭於答問。遂辭回房。暗恨劉奎璧陷害丈夫。立心守定。皇甫少華斷不別嫁。自此鬱鬱成病。孟士元夫妻趕備衣服妝奩。不覺已是三月念八日。行聘吉期。劉府預先張燈結綵。備下千金聘禮。衣服綵緞。俱各從厚。合府文武官員。俱來慶賀。惟有漆布政。痛恨入骨。因自己官卑。不能爲皇兩家雪恨。遂託病不出。早飯後。祁相到衆官同劉奎璧迎入坐下。不移時。各聘禮排列。祁相饜了衆官。上轎時。音樂喧天。押

了許多聘禮。花砲連天，鼓吹動地，好不鬧熱。萬民俱說孟士元不義，一女反受二聘，亦有曉事的說：此乃聖旨主婚，不得已之事。但孟士元亦不該如此。聘禮押到孟府，孟士元父子接祁相入內，聘禮排列滿堂，盡是珠寶物件。孟士元請祁相到花廳坐下，命呈上筵席。祁相苦勸曰：老夫年邁，酒力不佳，且到家的酒，是必要領的。老先生諒情，感席只好心領。孟士元應允。家人收了聘禮，回聘各禮物，亦皆豐盛。且說孟士元夫妻令婢女將劉府所送的鳳冠蟒襖首飾，綵緞俱搬上樓去。與小姐收藏，使女兒歡喜。女婢俱送上樓，榮蘭連聲稱讚。小姐俱收入箱內，停了一會，榮蘭密對小姐曰：劉家首飾值錢不少，何不揀好的收入行囊，以便路上好使用。小姐曰：非義之財，立誓不取。況我囊中物件，值錢不下千餘金，使用有餘。榮蘭讚曰：小姐仗義，不取非義之財，真是難得。蘇映雪姑娘，真正造化。小戶女子，得此許多錢物，受用。小姐笑曰：爾說他受用，我只怕氣死了他的性命。久後你自能知我料事不差。榮蘭不信，從此無事。光陰似箭，早已三月三十日，乃是月盡日。是日過午後，小姐在閣中謂榮蘭曰：你我今夜間，便要起身，爾可速去偷取後門鑰匙前來。來早方好起身。未知榮蘭如何偷取，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八回 貞節女男裝逃難 義烈婦代夫報仇

卻說榮蘭道：潘發之妻，爲人疲懶，鑰匙易取，何須着急。孟小姐曰：不湊巧事極多，倘晚間有事，難以盜取。來早不得出門，豈不誤事。榮蘭說：小姐說得是。待小婢就去取說罷，退去。不一時，只見帶了一把鑰匙，五支前來。孟小姐大喜，將鑰匙收下曰：來早便好出門，毫無憂慮。何等放心。榮蘭稱是。到了日色斜西後，飽餐畢，主僕悶坐。至上燈後，孟小姐對榮蘭曰：來早起程，未知何年再會父母，你可掌燈同我往辭父母，方得心安。榮蘭領命，點了一盞明燈，引路。主僕下樓來，到夫人房中。韓氏正在查點粧奩，若有不足，方好備辦。小姐入內，作了兩個萬福，坐在旁邊，問爹爹何往。夫人曰：他在外邊查點行李，棹櫃等物，恐有不足。來日方好備辦，免使有誤。小姐曰：此乃將就之事，何必如此費心。夫人曰：這是我們的臉面，將就不得。孟小姐對夫人曰：女兒此別，未知何日得與母親相會，養育之恩，未曾報答。女兒不孝，實深。夫人曰：女兒你怎不知顧太郡有言：大媳婦陸向容，隨長子劉奎光遠鎮雁門關，不得回來，使他冷落。今女兒嫁去完姻後，劉奎璧即要進京，女兒留在家陪伴，你要歸甯，路途不遠，更加容易。孟小姐只得答曰：雖是如此，凡事不易。逆料，倘女兒不得相見，望母親不須掛念。比之往日，未育一般，算來生女不孝，總是不能奉養雙親。夫人曰：女生外向，焉有終身

不嫁。長養雙親之理。小姐說些離別言語。夫人只道是賤婢離別孝心。再不動疑。就把些良言安慰。小姐離別出門。榮蘭執燈引路。孟小姐曰。可到嫂嫂房中辭別去。主婦來到方氏房中。適蘇大娘前來。孟嘉齡退出房門。安歇。孟小姐曰。奴家去後。一對父母有累嫂嫂奉養。奴家真是不孝。全望嫂嫂休怪。方氏曰。妾乃媳婦。理當奉事公姑。何須姑娘囑咐。况姑娘嫁近。容易歸寧。何須過慮。孟小姐曰。言雖如此。然一出門。便難料相會。雙親總勞。嫂嫂奉養。實是不該。方氏曰。男須有室。女須有家。姑娘出嫁。乃是美事。公姑自是妾該奉事。何須囑託。孟小姐不敢言明。再說幾句分別話。即令榮蘭點燈。辭了方氏。並蘇大娘。回歸幽香閣。對榮蘭曰。難得映雪姊姊與我相處十六年。今當遠行。且又煩他代嫁。理當作別榮蘭曰。難得小姐多情。主婢上閣。來到映雪房前。原來映雪心恨奎璧。陷害皇甫少華。誤他終身姻緣。又見孟小姐薄情無義。並無半點悲怨。恨己又是下人。不敢多言。這兩日氣得憂悶欲病。不敢說出。是晚其母又前往照顧。孟公子不在。只有自己在房。獨坐無聊。天色尚早。不便安寢。將門虛掩。孟小姐推開房門。映雪和衣安睡在牀上。見小姐進來。慌忙迎接曰。妾因家母不在。少憩片刻。不意小姐下降。有失遠迎。望乞恕罪。孟小姐才握其手曰。奴與姊姊情同骨肉。何用客套。遂攜映雪同坐牀沿之上曰。我與姊姊相聚十六年。今遠別。特來與姊姊相辭。更有一言囑託。未知姊姊肯聽從否。映雪曰。小姐有話吩咐。敢不遵命。未知何事。只管說來。孟小姐曰。奴家今番出門。倚家父母有事相求。時望姊姊念奴情分。莫要推辭。足感德。映雪怎知教他代嫁。即答曰。賤妾母女受老爺滿門大恩。妾非忘恩背義之輩。老爺夫人若有差遺。雖赴湯蹈火。亦不敢辭。孟小姐聞言大喜曰。今日你我同榮。蘭三人。在此作證。姊姊須記此日言語。日後方好相見。切不可違悖。映雪曰。正是。若有異心。狗彘不若。榮蘭暗笑好呆癡。叫他與男子同睡。卻亦應允。孟小姐曰。既蒙姊姊應承。妾亦可放心無慮。映雪曰。賤妾之事。只管放心。但願小姐此去與劉國舅加倍恩愛。早生貴子。妾願足矣。費盡心力。小姐卻又才貌雙全。一進劉門。即便如魚得水。小姐怎說今生來世的話。孟小姐曰。亦不知何人與他恩愛。姊姊久後便知。映雪暗想。明是抵飾之言。便說了幾句閉話。孟小姐辭別曰。姊姊好得安寢了。榮蘭點燈。映雪送到房門口。孟小姐攔住曰。夜深了。各人自便。不必遠送。映雪曰。領命了。見小姐去。方回房開門解衣上牀。暗罵枉讀詩書。全無一分節操。真是可恥。且說小姐。主婦入房。令榮蘭將火蓋上。你我坐待夜深。好得改裝。榮蘭侍坐。不敢言語。只聽外面更點分明。延至三更四點。四處寂靜無聲。小姐曰。更深了。宜速打扮。即把火挑亮。開箱取出衣包。主婦先包上網巾。將髮理好。帶上儒巾。這頭巾網巾。是孟小姐預先從伊兄孟公子處盜取來的。穿上靴襪。換了白綾羅裙。打扮完

畢向照身鏡一照，笑對榮蘭曰：「我今如此打扮，恰是一個美少年一般。」榮蘭亦笑曰：「小姐如此妝束，若被佳人看見，豈不魂銷？」孟小姐取出那幅畫圖和那封書放在桌上，又取包裹先向祖廟下拜曰：「不孝孫女兒拋棄故鄉，惟願祖宗庇佑功名成就，救援丈夫滿門，早得出頭，完成良緣。」設有不測，孫女總爲貞節，雖死無恨。拜罷起來，再向父母臥房下拜曰：「不孝女拋棄雙親，辜負生養大恩，誠爲天地間大罪人，但願功名早就，丈夫出頭，還家拜會膝下，倘不遂願，定死於他鄉，亦是薄命所招，乞恕不孝之罪。」拜罷，榮蘭背了包裹，主婢走出了房門，輕輕把門掩上。此時已是四更後，幸有星光，認得路徑，榮蘭辨識鎖匙，把一路柵門俱開，來到花園，已開四重門，復把外門鎖亦開下，將鎖連那把鎖匙俱放地下，只有門棍尚未移下，令榮蘭速往盜一匹有鞍子的馬來。主婢同乘，好去趕路，方能不被家人趕着。榮蘭領命，不一時牽了一匹帶鞍子的黃驃馬，來到孟小姐面前，遂向前把門棍取放地上，背了包裹，將馬帶出門來。小姐將門掩好，主婢一同上馬，小姐坐在馬後，恐榮蘭跌下一手攔住榮蘭，一手執了鞭把馬加鞭，那馬發開蹄，嚙喇奔向前途，進發奔到黎明，已走到五六十里路，不便同乘，即令榮蘭步行相隨。路上吃了乾糧，趕到天色已昏，有百餘里，料家人追趕不着，方投客店，尋了一房兩張牀安寢。次早起身不表，且說那潘發雖是看守花園，不在更樓，卻在內園書房內睡臥。是日天將黎明起來，忽見園鎖並一把鎖匙丟在地上，門棍放在一邊，大吃一驚，忙拾起鎖匙，並匙入內來，一路五重門鎖俱開，正通幽香閣，忙回自己房前，敲門，其妻春香開門出問曰：「何事如此慌急？」潘發曰：「如此如此，恐小姐房中聘禮有失，你快通報。」春香曰：「待我前去報知，恐賊尙躲在樓上，亦未可知。」潘發曰：「是春香忙奔到閣下，大叫榮蘭叫了好久，映雪在牀驚醒，問曰：何事如此着急？」春香在樓下曰：「只因花園外門鎖直開到幽香閣，恐失脫財物，煩姑娘代報小姐，着速查明。」映雪聞言曰：「知道了，你可退出待我裏明。」即忙披衣開門，連叫榮蘭不見答應，奔到房門前一推，原來房門卻倒扣上的，心中駭異曰：「莫非主婢逃走，故連日假做歡容，急開門，把小姐幾個首飾匣開看，並無一件，方省悟曰：雖知小姐存心逃走，真是節烈，我卻錯認他失節，我真癡呆，即慌忙下閣，奔到孟士元夫妻房前，就在窗前低聲叫曰：「老爺夫人快快起來，小姐同榮蘭逃了。」孟士元夫妻已醒，一聞此言，急得手足失措曰：「女兒好無良心，要走須當早走，今受了聘禮，劉奎璧必奉我救君匿女重罪，性命必不保。」夫妻穿了衣服，令女婢密報公子，女婢領命而去。孟士元奔到上閣房，原來蘇映雪已同公子並蘇大娘先在房中，孟公進內尋見劉家聘禮俱在，惟有自己首飾半件無存。蘇大娘見案上一幅紙，卻未知何物，即取付夫人解開，那封書落在磚上，蘇映雪拾起，送與夫人執在手中，先展開畫

圖一看。卻是眞容一軸。後看了詩句曰。難得女兒孝心。留此形像。與我解悶。然不知物思人。令我直欲腸斷。孟士元慌曰。且看書中所言甚語。遂拆書細看。哭曰。女兒怎樣如此。忍心拋棄。雙親遠離。卻又深心。留下鴉花接木之計。救我性命。孟嘉齡向前看過。泣曰。都是爹爹自誤。我知妹子。怎肯降志辱身。今事已如此。只得依計替嫁。方不有誤。夫人亦看了書信。暗想蘇映雪好造化。得這等良緣。乃曰。此計極妙。蘇映雪姑娘人物又好。才學又高。貌又相似。即將書付蘇大娘曰。請賢母女看書。蘇大娘接過一看。映雪驚得魂魂飄蕩。暗恨小姐。此書明是徐庶走馬薦諸葛。叫我出來。嘔血。我怎肯辜負夢中誓。改嫁。乃哭曰。劉奎璧逆賊。陷害姑爺。滿門拆散。今又迫得小姐。遠遁。難料存亡。奴受孟府大恩。自恨女流。不能代小姐報仇。已爲不義。怎肯嫁與奸賊同死。老爺可上表。實奏小姐守節。逃走情由。我斷不肯前去。同死。敗露。那時劉賊全家盡作刀頭之鬼。我怎肯與奸賊同死。老爺可上表。實奏小姐守節。逃走情由。我斷不肯前去。同死。孟士元驚慌曰。我受了劉家聘禮。今若實奏。就犯匿女欺君大罪。幸你才親與小姐彷彿。正當代嫁。救了我滿門。姑娘可就聽我夫妻認爲親女。不可推辭。蘇大娘暗喜。有此好機會。求之不得。豈容推辭。即安慰曰。我們母女。受孟府清門大恩。正當代嫁。以報德。說罷。即附耳低言曰。我們小戶人家。難得有此良緣。豈可推辭。誤了終身大事。遂強扯其袖曰。速上前拜老夫人。老爺爲父母。映雪此時。苦在心頭。難說出暗恨生母。喜作岳母。只怕爾卻失了女兒。待我臨嫁。帶一把短刀。刺死劉奎璧。替小姐夫妻報仇。然後自刎。以全名節。免得被捉受辱。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蘇映雪行刺投水

劉奎璧奪妻中傷

卻說蘇映雪意欲刺死劉奎璧。然後自刎。免得受辱。遂拭了眼淚。假說曰。不是賤妾推辭。奈此乃小姐的姻緣。妾怎好乘鬧中爭奪。是以推託。孟士元夫妻曰。小姐今已逃出。你肯代嫁。便是報恩。怎說這話。蘇映雪曰。既如此。女兒就此拜見。老爺夫人爲父母。孟士元夫妻曰。女兒何必多禮。蘇映雪拜了八拜。立起身來。孟嘉齡亦上前行了兄妹禮。方氏亦認了姑嫂禮。士元等下樓。吩咐合府女婢。稱映雪爲小姐。不可使外面家人知道。代嫁之事。衆婢領命。暗想蘇映雪好命。得此良緣。蘇大娘更喜。嫁女不費分文。當下韓氏終溺愛不明。對丈夫曰。今既有金蟬蛻壳之計。蘇姑娘肯代嫁。可使心腹家人。分往四處。去追趕女兒回來。免其流落外方受害。士元亦是愛女心切。即答曰。此言適合我意。諒女兒逃走未遠。可令人速去趕回。孟嘉齡忙阻止曰。不可。不可。豈不知妹子。知識過人。他已逃出。即使趕到。亦不肯回來。他出門

時金珠盈囊到處便可安身。況妹子矢志冰霜必無失節之事。且爲人慈惠亦無夭折之虞。爹爹母親何必過慮。孟士元夫妻省悟曰。我兒說得是不必追趕惹禍。隨即退出。只見家人報曰。後人稱報昨夜失脫了一匹黃驃馬。並鞍子全副。門戶關閉不知從那裏去的。特來稟明。孟士元知是女兒盜去。卽曰。偶然失脫從寬免究。下次須要小心。蘇映雪就在閣上尋思。刺了劉奎璧爲丈夫報仇。替小姐雪恨。遂尋取一把利刀。藏在身邊。轉夫人密向孟士元曰。蘇姑娘代嫁。又非我的親生。嫁妝各物何必許多。那些好的物件。留下家中應用。若何。孟士元曰。我亦是如此主意。遂把幾件好的各物留下。是日因來早女兒出嫁。甚是忙亂。劉奎璧因思孟小姐的學新。房須近花園方好。以便小姐要吟咏。那池直通昆明江。客船貨船俱在池邊安泊。來往船隻熱鬧非常。使孟小姐觀山玩水。好得作賦吟詩。就在前樓作新人的臥室。初二早飯之後。合府官員齊到侯府恭賀。因大堂備下花燭。衆官俱在東花廳飲茶。只有秦布政推辭不至。劉奎璧穿了三品公服。揚揚得志。陪伴衆客。不須臾。祁相大媒已到。劉奎璧出門迎進後堂。下轎轉過花廳。衆文武官員一齊降階。接入花廳。讓他坐在上面。衆官與劉奎璧兩旁坐下。茶畢。祁相問劉奎璧曰。各物齊備否。劉奎璧曰。已完備多時了。專候太師駕到。祁相曰。老夫理當効勞。卽辭了衆官。連忙上轎。押了花廳及執事人等。一路音樂喧鬧。花砲震天。祁相轎上。簾幕紅進城。方轉出東門。來到孟府。當下孟士元父子迎接祁相。步入花廳。見禮坐下。茶畢。家人呈上筵席。祁相謝曰。不必費心。吾愛速速登輿。免誤良時。孟公令家人小心服侍祁相。父子入內。映雪之母早間催促映雪已打扮停當。暗藏一把利刀。繫在裙帶之上。插在腰間。俱未知道。孟士元夫妻早備二名小婢隨嫁。當下樂人奏樂。女婢扶了新人上堂。蘇映雪只冠幘。披霞帔。打扮得如天仙一般。拜辭父母。孟公夫妻甚不過意。令請映雪之母前來。孟公夫妻攙住曰。大娘乳養深恩。請卽高坐。受小女拜辭。蘇大娘假意謙讓道。妾有何能。敢受小姐拜見。孟公夫妻曰。理當拜見。遂強扶大娘坐在堂中。蘇映雪下拜。大娘連稱得罪。受了四拜。卽下來扶起了新人。蘇映雪追思母女此別。難得相見。何等悲傷。奈花轎已到。只得忍耐。夫人代爲蓋上蓋帽。攜其上轎。卽便起行。執事排開。又有許多御賜完婚金字。珠漆的高牌。更有許多遊童。真是尙書嫁女。國舅娶妻。盡人間富貴。一路笙簧並奏。花砲震天。從東門進城。轉出南門。來到劉府。就把花轎停在甬道之上。祁相到東花廳。衆官迎接坐下。略停了一會良時。已到。就請新人新郎出來。拜堂。劉奎璧揚揚得意。女婢揭開轎簾。扶上堂來。同拜花燈。衆官向祁相曰。老丞相請看新人。同拜花燈。按祁相聞秦布政說明。比箭放火。薦他征在等情。尋思新人不知是何等美貌。致劉奎璧如此執迷。當下笑對衆官曰。老人家看新人。

恐被人議論。衆官曰：老少同樂，最是美事。有何議論？祁相曰：有如此說，卽同衆官到後堂，見新人頭蓋羅帕，雖不見面容，但見柳腰細瘦，三寸金蓮，娉婷嫵娜，有如玉樹迎風，尤多風韻。衆官莫不稱羨。夫妻參拜天地，叩謝聖上之恩，再向北拜見公公。方拜見，顧太郡然後夫妻交拜，拜畢，擁上五明樓，合巹席上，對面坐下。女婢向前，把頭上翠帕揭去。劉奎璧認得，正是樓上所見的美人，不覺喜從天降，向前笑對新娘曰：下官當日到尊府，比箭不是箭法，不精，因見夫人在樓上，顏色動人，故此神迷失手，以致一箭不中。諒夫人亦必爲下官不甘。蘇映雪暗思：這匹夫好得志，今晚定結果他性命。方消此恨，劉奎璧只道是害羞，故不敢答應，遂回位坐下飲酒。女婢進酒奉菜，好不熱鬧。酒過數巡，只聽得樓下女婢高叫曰：外面酒席已備，請公子下來陪客。劉奎璧尋思：自己若往陪客，新人無陪伴，豈不冷靜？且說劉燕玉自聞得孟小姐受聘，暗道：孟小姐既然失節改嫁，日後皇甫少華若得救父回朝，自己便可爲正室夫人。又嘆孟小姐向有才學，雖迫於若父之命，何不自盡，以全名節？又憐若夫不失節，乃丈夫的舊人，與我乃分居妻妾，何不前去相會，看他怎樣美貌？致皇甫郎家散人，離不盡我一點妻妾之心。卽從後樓步到前邊房，只見兄長尙坐，前飲酒，急忙退出。劉奎璧早已見他，正中心懷，招手曰：我要下樓，你娘子獨坐無聊，你來得恰好，陪伴你嫂遊耍。我好去陪客飲酒。劉燕玉應允曰：哥哥請便。劉奎璧卽下樓而去。劉小姐步入新房，向蘇映雪作下萬福曰：嫂嫂在上，奴家有禮。蘇映雪見如此美貌，而且多禮，忙起身答禮曰：姑娘請坐。二人分賓主坐下。女婢奉茶，先說些套話。劉燕玉自思：只道孟小姐怎樣絕色，今日看來，與自己的容貌不相上下。乃曰：奴雖識幾個文字，惟賦詩一道，一概不通。久聞嫂嫂萬斛珠璣，今後專望指示。蘇映雪曰：奴雖有詩句，不過塗鴉而已。姑娘言及詩賦，令奴愧惶。遂指教劉小姐曰：嫂嫂乃閨閣名姝，何必過謙。蘇映雪暗思：少時刺死劉賊，便要自刎，豈不苦楚？何不乘此尋個速死處，免得自刎疼痛。主意已定，乃謂劉小姐曰：未知這裏可有甚麼玩耍的所在？蘇映雪曰：這五明樓前臨街道，帶着花園，後通昆明池，就是昆明江。各船往來的口岸，俱有風景，好使嫂嫂卽景吟咏，如蒙不棄，奴當引導。說罷，同往後樓，就在欄杆內，令女婢移椅坐下。蘇映雪詐向女婢曰：這欄杆礙眼，不便，可通拆去。女婢領命，就把一帶的欄杆，盡行拆下。果見船隻許多往來不絕，白浪滔滔，人煙熱鬧，映雪故意說話，揆延。俟劉奎璧到來，好得行刺。劉小姐只道姑娘情深，竭意暢談。且說外面衆官飲酒，日未斜西，那祁相年過六旬，酒量已定，卽便辭席。劉奎璧再三相留，衆官亦挽留曰：天色尙早，老太師再飲幾杯，進城未遲。祁相

笑曰。列位好不曉事。只管吃酒。卻不道還有二人見怪。說我們貪杯。誤人好事。故早去爲是。衆官亦笑曰。老太師真是老練。不被人見怪。遂各辭別起身。劉奎璧乘着酒興。回歸五明樓。與新夫人暢飲。來到房內。只見二婢在房。劉奎璧忙問曰。新夫人往那裏去了。女婢稟曰。新夫人同小姐引到後樓觀看風景。劉奎璧即往後樓來。卻說蘇映雪坐想投水。死得清淨。一道陰魂。又好庇佑皇甫郎與孟小姐。早得團圓。誰知道地是我的死地。正在傷心。忽見劉奎璧來到。燕玉與映雪即立起身來。劉奎璧笑嘻嘻向妹子曰。日色斜西。水面風冷。汝瘦身子薄弱。怎好引到此間受風。實爲不該。燕玉聞言。暗恨。嫂嫂與我同庚。不怕我寒冷。只顧着妻子。我乃命苦無人愛惜。劉奎璧即向蘇映雪曰。舍妹不曉事。使夫人受冷。可回房暢飲。說罷。笑嘻嘻伸出手來。攜蘇映雪回房。劉燕玉暗想。哥哥不怕羞。有我在。卻如此不掩人耳目。即便轉身退避。當下蘇映雪見公子如此形相。一時發火。遂指着奎璧罵曰。劉奎璧。爾好不自忖。既無本領。敢來我家射袍討辱。又不悔過。包藏狼心。小春庭留宴。放火謀害我。夫性命幸皇天庇佑。卻又通父舉薦。征番陷夫。滿門拆散。再通爾姊。或奏朝廷。立賜完婚。父子齊惡。少不得惡貫滿盈。自有滅亡之日。今我孟麗君。怎肯失身與爾爲妻。爾休生妄想。劉奎璧一聞此言。心中火發。然猶有憐色之心。自思好事方成。若是發怒。豈不弄撒了好事。不如忍耐。爲是只得強作笑容曰。我今奉旨賜婚。你說此話。莫不是沒福作夫人。麼。今念你年輕。姑不見罪。爾宜省悟。快回綉房飲酒。言訖。向前伸手來。攜夫人。蘇映雪尋思。看他這等形狀。怎能等得灌醉下手。不若就此動手。即跳下池中。卻是爽快。遂指着劉奎璧曰。你這奸賊。我與你仇深如海。還敢妄想。我今爲夫報仇。與你拚命。罷言未畢。早從腰內拔出利刀。飛向劉奎璧的咽喉刺來。奎璧吃了一驚。即把頭一低。那刀尖早着左額角眉上。奎璧覺着疼痛。忙將右手向額角一拭。不着。尤可。一着滿手盡是鮮血。一時大怒。罵曰。賤人胆敢帶刀行刺。料你飛不上天。即奔上前來。拿捉蘇映雪。喝聲奸賊。休得無禮。趕向樓前。躡身一躍。投下昆明池去了。奎璧忙向前一看。忽有一陣狂風。向水面一激。水珠濺上樓來。把劉奎璧潑了一身透溼。誰知水卒有意。作此波浪。以遮住劉奎璧的眼目。是夜水卒又作起神通。把蘇映雪托出昆明池去了。後來自有好人相救。按下慢表。原來劉奎璧本是奸詭之徒。若無屍首交還。孟龍圖必誣我謀命滅屍。更難抵當。當下心慌。顧不得額上中傷。急奔下樓。大叫家將曰。新人投下昆明池。汝等快從後門出去。吩咐大小船隻。若能撈得屍身來。獻者賞銀一百兩。若撈不着。每人各酬銀二兩。家將忙出後門。吩咐各船上的水手。知有重賞。各自爭先打撈。劉奎璧復上樓來看。不表。卻說蘇映雪行刺投水。劉燕玉尚未下樓。聽得明明白白。暗道好個烈女。死得有光。亦到樓前來。

看只見白浪滔滔那有屍身暗嘆道可惜一位節女屍葬魚腹之中回思自己日後若父母爲我主婚配親我亦怎肯失節負却從前訂約亦難免投水之事且說女婢回報顧太郡聞得兒子中傷好不驚訝忙趕上樓來但見兒子血染衣襟着急叫曰癡兒中傷如此利害尚不敷藥還要急搦屍身何故喝叫女婢速取金瘡藥前來照顧公子要緊女婢下樓而去劉奎璧曰母弟有所不知岳父此番嫁女迫於聖旨本來不願今若無屍交還岳父必來討索人命怎肯干休太郡大怒曰我兒好沒志氣他教女行刺若來吵鬧人命待爲娘與他理論怕他甚麼正言間女婢已取藥來替劉奎璧敷上傷痕又取一方紗帕紮好太郡埋怨劉奎璧曰你恰自作怪新娶妻子何故引他到此又拆去欄杆使他易於投水是你自取其禍劉奎璧恨恨指着燕玉道孩兒在前堂陪客恰是這個賢惠妹子引他到此的顧太郡本來不歡喜燕玉一聽此言恰是旺爐加了乾炭勃然大怒指着女兒燕玉罵曰原來是你引了孟氏到此地方投水來日孟士元若來追索他女兒的性命定把你這個賤人交他償命劉燕玉年輕胆怯聽得要把他償命心內慌張向着他母親跪下曰多是哥哥叫我陪伴嫂嫂伊要觀看風景女兒實是敬重兄嫂特引到此怎知他要投水望母親念女兒年輕救我性命太郡益怒曰人命之事極大怎麼說得如此容易總把你交與他抵命說甚閒話遂忿忿下樓去了燕玉一時慌亂立起身來向奎璧求情曰妹子因敬兄長故引嫂嫂前來乞哥哥救我未知奎璧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孟尚書怒索人命 景夫人喜認義女

卻說劉奎璧見妹子懇求相救怒氣冲天曰我被你害得險喪性命保得了自己無事就是了怎肯管別人閒事說罷不歇不睬竟下樓去了燕玉更加慌張眼淚汪汪急回曉雲閣而去且說顧太郡即差一名家將曰趁天色尚早可着兩乘小轎送那隨嫁二名女婢回見孟士元報死信你便押空轎回府家將領命上馬送二婢回去不表且說家人來報曰許多水手四處遍攆並無屍身甚是辛苦特來領賞奎璧曰你可取銀每人給銀二兩賞他家將去發賞且說劉奎璧來到新房見合巹筵席尚在嘆曰今日只道紅鸞照命怎知卻是白虎臨門吩咐把席撤去免得見物傷情遂回書房安歇又恐孟家滿門前來吵鬧心中納悶不表且說劉家家人押了二婢來到孟府下馬同二婢上前來見把門人曰奉我家老太郡之命特送二婢回來交還你可帶入內去見你老爺把守大門人疑曰爲何不待我家小姐歸甯帶回如何趕急即遣回家家將曰可問你家二婢便知委曲言訖即上馬回府且說把門人引了二婢進內孟士元夫

妻父子和蘇大郎正在後堂談論蘇映雪此去與劉公子必定相得。忽見二婢回來，唇吃一驚。孟士元忙問曰：「你爲何趕急回來？」二婢曰：「不好了，我家蘇姑娘嫁到劉府，已死得屍身無蹤了。」蘇大娘忙問：「這是何故？」細細說來，女婢就把辱罵行刺投水打撈無蹤說明。孟士元夫妻父子姑媳俱各吃一大驚。蘇大娘更驚得遍身發抖，淚如泉湧。孟嘉齡勸曰：「令愛身死有光，全在府名節。我等自當服侍你終身養老送終，何必悲傷？」蘇大娘泣曰：「多蒙主人厚恩，不致流離失所，但妾命甚苦，小姐是我乳養如同親生女兒，如今屍身無存，叫我怎不痛心？」孟士元亦泣曰：「令愛有此良緣，爲何怨恨帶刀行刺，真是令人不解。」方氏曰：「蘇姑娘有義，恨這劉賊，計算姑媳逃避無蹤，故欲行刺殺公婆來早乘此報怨。速往劉家吵索人命，當恨夫人曰：「明是女兒行刺不成，懼罪投水，我是讀書成性，怎能索討人命？」孟嘉齡曰：「母親若往，反露破綻，不如勿去爲妙。只好爹爹同孩兒前去吵鬧可矣。」孟士元曰：「說得是一家哭泣蘇映雪之死，得可憐。次早飽餐畢，父子穿上公服，上轎來到劉府。早有劉家家將曉望報進後堂，來見太郡母子曰：「孟尚書父子來了。」太郡謂奎璧曰：「你可去與禮迎接，若有甚言，待爲娘的與他理論。」奎璧方有些胆忙，令大開中門，自己奔出府來，到孟公轎前作揖曰：「小婿不知岳父同大婿駕到，有失迎接，望乞恕罪。」孟公以手一招曰：「賢婿免禮。」奎璧讓二輪來到後庭下轎，奎璧請孟公坐在上面，自己與孟嘉齡在兩旁坐下。茶畢，孟公怒容滿面，問曰：「小女如何投水屍身何在？」奎璧乃將前事重說曰：「小婿額角現有刀痕，孟士元厲聲曰：「小女既是不願，便不肯嫁，若是投水，你當撈起屍身還我，看來明是你醉後說起往日奪婚之事，小女羞愧，惡言回答，觸你怒氣，或是殺死踢死，因此滅了屍身，詐言投水無屍，復把額角裝出傷痕，以圖脫罪。你恃國舅貴戚，但殺命滅屍，亦當償還我女兒的性命。」奎璧被他說得無言可答。顧太郡立在屏後，一時怒發，上堂對孟士元曰：「請親翁請坐，有話請教。」孟士元答禮曰：「太郡請坐。」孟嘉齡劉奎璧坐在兩旁，太郡面帶怒容，對孟士元曰：「小兒與令愛結爲姻親，未嘗有辱令愛，親翁卻教令愛帶刀行刺，幸而小兒眼快，方得無害性命。今爾父子卻來爭鬧我堂堂侯門，難受此凌辱，回顧家將，速請祁相到來公議。」士元曰：「極好，只怕祁丞相亦不能教我勿討人命，且說祁相在公館，早知孟小姐行刺投水之事，祁相已聞秦布政說知劉奎璧放火小春庭事情，今聞此報，暗讚孟小姐節烈死得有名，又料孟士元不願，必乘此往劉府吵索人命，即上轎欲到劉府，恰遇劉府家將慌忙下馬，向前拜見，方把孟士元父子在府吵鬧，太郡拜請太師前往說知。祁相曰：「汝可回報，我隨即到。」劉家人上馬回去，祁相來到劉府，劉奎璧出府迎接，祁相下轎請進孟士元父子，願太郡降階迎接。方上堂未及施禮，孟士元訴說曰：「必是劉奎璧誇稱奪奪

婚勢力。女兒懷慳惡言回答。奎璧恃勢殺人滅屍。後事劉奎璧債命方休。顧太郡亦說。孟士元教女行刺不遂。畏罪投水。孟尚書反來吵索人命。求丞相作主。孟士元怒曰。若不願便不出嫁。雖係投水。亦當屍身發還。明是毀屍滅跡。求丞相定奪。兩下喧鬧不休。祁相只是微笑不答。俟兩面喧嚷稍息。方說曰。老夫已略知列位前情。當據實而言。孟公既遣女出嫁。焉有教女行刺之理。但劉國舅莫道奉旨賜婚。縱是當權大臣。亦無新婚入門。未會同牀。無故殺妻。此誠亙古及今所未有之奇聞。況國舅爲愛孟小姐姿色。特奏賜婚。怎肯逞兇殺死令愛。看來必是孟氏恥於重婚。奈迫於君命。父命不得已出嫁。心中不願。私自帶刀爲夫報仇。實欲刺死劉國舅。以雪其恨。今國舅不死。孟氏必含怨九泉。依老夫愚見。二位係同朝之臣。不必爭論。待我稟主。着此地有司建立節義牌坊。旌表孟氏節烈。此乃至當不易之論。若不聽從。就使奏請朝廷。諒亦如是處置。斷無別種律例。未知二位肯從否。顧太郡曰。教女行刺不遂。又來爭鬧。侯門務使小兒面奏方休。孟士元怒曰。殺人滅屍。裝傷脫罪。我亦要奏主方休。祁相曰。既欲面君。孟公父子假期已滿多日。便可同老夫進京。若何。奎璧與士元父子。忙齊聲曰。丞相說得極是。未知太師幾時回京。我等同往公館伺候。一同起程。祁相曰。本月初六乃黃道吉日。即可動身。就拱手作別。上轎劉奎璧送出。且說孟士元父子回府。進後堂。韓夫人同蘇大娘齊問索命事件。若何。孟士元含笑而言曰。方才鬧得暢快。遂說明前事。今且勿論。候初六日起程。家眷後日再搬進京。夫人稱是。父子二人卽備行李。不覺初六忽已到了。一早父子帶了十名家人。押了行李入城。卽進了祁公館。見禮坐下。茶畢。祁相益公父子上轎。劉奎璧上馬。放起數聲大炮出城。合府文武官員備酒餞行。且說當日蘇映雪投水。夜又水卒托出大江。恰遇一隻家眷官船前來。按此官姓梁名鑑。字爾明。年約五旬有餘。是二甲進士出身。妻景氏。夫妻相得。並未娶妾。子振麟。官拜禮部侍郎。已有妻子。梁鑑在十年前卽陞吏部尚書。在四年之前。謂景天人曰。我自出仕以來。矢志清廉。今居吏部天官。欲再陞擢。就是首相。能得拜相。心願方足。今已數年未得升遷。心已灰冷。夫人可先回鄉。照管產業。我再俟數年。若不得相。亦欲辭官返里。以養天年。景氏聽從。卽便回鄉。近因右相孫瀾文病。故成宗卽拜梁鑑爲右丞相。梁相心感帝恩。又兼精神壯健。欲再仕數年。以答聖恩。故催夫人進京相伴。景氏卽由水路進京。是夜路過貴州水面。夜又水卒托住船不能進。梢公囑令水手點火照看。莫非船隻擱淺。故不能行。水手忙點起火。一看。吶喊曰。原有一女屍托住。故而難行。又一水手曰。這女屍面不改色。看似未死。衆水手曰。營他死也不死。只把屍推開船好起行。爭論之聲。被艙中景夫人聽了。急令女婢出阻曰。夫人吩咐。既尙未死。不可動手。待夫人來親自一看。水手聽命。

夫人同衆婢到船頭細看衆婢曰不但氣尚未絕而且容貌美麗夫人曰正是即叫水手撈起救活爲妙皆有重賞衆水手將撈釣勾住衣服扶起放在船板上夫人上前攬着心窩尚熱口內尚有氣息忙喚女婢扶入艙中取乾衣服替他換下一面速煎薑湯來救不須臾只見手足略動兩眼微開再停一會便翻身叫曰奴好苦呀衆婢喜笑曰回魂了蘇映雪聞聲如夢中驚醒睜開兩眼但見燈火輝耀十分驚惶忙起身來只覺身立不住又不知在何處地方便驚問曰奴家自甘一死多蒙救命回生當効犬馬之報景夫人見其動止端莊心中駭然即令女婢移椅教他坐下細談映雪曰妾甘一死不知列位中何人救我性命呢衆婢答曰是你的造化我家夫人救你的那上坐的卽是你快去拜謝救命之恩蘇映雪上前一看見夫人年約五旬光景忙下跪曰賤妾甘死多謝救命回生夫人命坐映雪曰夫人在上妾理待立焉敢就坐夫人曰坐了好話不必固執映雪便在傍坐女婢獻茶夫人問曰你是何方人氏誰家女子何故自甘投水尋死映雪曰是雲南省覃州府昆明縣人氏父名小泉讀書未就早亡母杜氏撫養成人取名映雪今年方十六有一胞兄名叫天祿游蕩無成將奴家賣與勢豪鄭鯨爲妾奴不願爲妾尙在家自盡又恐鄭鯨欺我母親寡弱復向家兄討回禮銀故俟嫁到鄭家乘其不備投昆明池中盡節言訖淚下不止夫人聞言感嘆曰依你所言真是可憐之極我欲差人送你回家鄭鯨必向汝母兄討人老身實對你說老身景氏我夫梁鑑當朝宰相也原係貴州大理府太和縣人氏小兒梁振麟夫婦已往江南爲巡撫老身現在進京正爲侍奉拙夫只有一女名丹華嫁在貴錫面貌恰與爾相仿今念爾是一節女愚意欲認爾爲義女未知爾心中如何蘇映雪大喜曰此乃貴人提拔世上難得但恐福薄命苦難以消受夫人曰爾是貞節可敬不必過謙蘇映雪叩頭不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成宗帝金殿勸和 劉皇后內宮賜妾

卻說蘇映雪見景夫人要認他爲義女好不歡喜忙向前拜曰旣蒙母親不棄請受女兒一拜恭恭敬敬拜了八拜夫人向前扶起曰小女遠嫁故鄉小兒同媳婦孫兒榮任江南只存老夫婦甚是冷落今得女兒伴我夫妻老景真是三生有幸我女兒取名丹華今爾可取名素華看官切記素華就是蘇映雪了此時天色已明女婢進上一杯參茶夫人對素華曰爾方才墜水感冷這是參茶爾可去吃了素華推辭曰母親年高正當補養女兒年輕不用吃的夫人笑曰此物老身常服女兒罕吃不必推辭今爲母女凡事從便素華隨即吃下夫人引進艙中梳妝又取綵緞以及珠玉首

飾使其更換。隨後取出許多銀兩，賞賜合船梢公水手。家人女婢，各賞銀三兩。衆皆叩謝不須。史素華更換衣服，首飾出來，更加姣豔。夫人喜曰：如此打扮，與我大女彷彿，真不愧相府千金。就令衆家人女婢，俱來拜見小姐。從今以後，即稱爲二小姐。家人領命，俱皆小心奉侍。素華謙恭有禮，孝敬夫人，待下以寬。夫人更加愛惜，且喜一路順風，日夜揚帆，不上一月，早到天津港起岸。家人僱了夫役，搬上行李。夫人母女上了大轎，一面報到京城相府。許多大臣出城迎接。伺候夫人相府員役預備大執事，跟從夫人起身。梁相親自出來迎接，不移時，夫人來到官廳，入內吃點心。梁相代夫人謝了衆官，先回城中。景夫人笑對素華曰：少時若進府，可如此如此。與爾父作耍。小姐笑允。母女上轎，衆官隨後進城。好不興頭。夫人進入右相府庭中，下轎。梁相迎接，見禮坐下。素華亦是一乘煖轎，停下，卻不出轎。女婢隨後紛紛進來。梁相疑惑，急忙問夫人曰：煖轎內卻是何人，因何不出來？夫人亦不回答。回顧女婢曰：快請小姐出來。女婢向前開了轎門，素華緩緩出轎，前來。梁相看去，彷彿自己女兒，乃埋怨夫人曰：夫人真是溺愛不明。人家娶室，原爲侍奉公姑。你怎將女兒帶進京來？賢婿母子，豈不見怪？夫人聞言，笑曰：太師細看此女，豈是你的女兒？否？梁相仔細一看，面貌雖似年紀，卻少幾歲，實係不明何故，心甚疑惑。問曰：此女好似吾兒，但年紀略少，不知其故。景夫人曰：你的女兒在家，孝養婆婆，我怎好帶來？此女乃我一向瞞你是私養的女兒，與你無干。梁相暗想：這話顛倒，難道夫人另有一夫，同生此女，遂沉吟不語。夫人就對素華曰：此亦是爾父可前來拜見。素華即向前要拜，梁相忙搖手曰：爾非吾女，不要亂拜。素華只微笑，立在一面。梁相又問夫人曰：此話甚是糊塗，使老夫滿腹疑心，究竟如何？請夫人細說。夫人即說明。蘇映雪節烈投水情事，因見其貌似女兒，特認爲義女，取名素華。一路船上，全賴此女侍奉，極其盡孝。方不寂寞。說罷，令女婢鋪毡，小姐好得拜見。梁相方始明白。大喜曰：不意小戶女流，如此有志，誠可欽也。女婢早已鋪好了紅毡。梁相曰：女兒只行常禮，不必下拜。素華曰：女兒得蒙二大人收留，真是死生骨肉者，怎敢不拜？說罷，恭恭敬敬拜了八拜。梁相即着女婢扶起，坐於一旁。女婢呈上酒席，三人同飲。就令收拾弄簫樓，與小姐做臥房。飲至盡歡方散。數日後，買了兩名十二三歲絕色伶俐的女婢，一名小鸞，一名翠鶴，與素華使喚。素華心念生母，自思：孟府必然厚待，不必過慮。遂曲意伏侍。梁相夫妻不表，且說：祁相與俱從皇路進發，將到京城，劉奎璧先差一家將趕路進京報知父親，好作準備。這一早，祁相同孟十元父子，並劉奎璧，齊到午門候旨。成宗先宣祁相入朝，朝見畢，成宗安慰曰：難爲老卿勞苦，朕甚不安。賜卿官回原職，祁相欠身曰：臣勞而無功，甚爲有愧。何勞陛下褒獎？成宗疑惑，問曰：這是何說？祁相曰：臣於三月二十二

日抵昆明懸擇於三月二十八日行聘。四月初二日完娶。誰知孟氏臨嫁暗帶利刀。及至劉府行刺劉奎璧不遂。砍中劉國舅左額角。因畏罪投落昆明池。屍首無存。次日孟士元父子到劉府吵索人命。欲討屍首。劉國舅與其喧鬧。言其教女行刺。臣不能決斷。現在午門外候旨。成宗駭然曰。郎才女貌。何故行刺。祁相方把劉國舅三箭一空。皇甫少華全中。孟氏恥於重婚。暗藏刀行刺。是真。帝方省悟。嘆曰。但不知先生當時如何區處。祁相細把令有司立下節義牌坊。旌表孟氏節義。孟劉二臣不從。特同來面奏。未知聖意作何處分。成宗聞言。沉吟一回曰。律無二理。丞相所議。至當不易之言。寡人亦是如此。處分即傳旨宣孟士元。細奏劉奎璧射袍。只中二箭。包藏禍心。遂於小春庭放火。幸神明救脫。今又瞞奏賜婚。臣遵旨遣女出嫁。劉府不意欺臣懦弱。將女謀死滅屍。望乞明斷。劉奎璧亦上前訴曰。臣雖不才。匹配孟氏。未爲玷辱。况是奉旨賜婚。不意孟士元教女行刺。幸臣眼快。不至傷命。只砍中左額角。雖經日久。現有痕可證。孟氏自知缺理。投入昆明池。一時風浪大作。打撈不及。屍首漂流無蹤。次日孟士元父子冒昧良心。進府吵索人命。乞爲伸冤。追究孟士元使女行刺之罪。孟士元辯曰。臣若不願。便不遣女出嫁。既是投池。便當撈屍還臣。明是劉奎璧恃勢說起重婚。臣女知恥。惡言回答。國舅乘醉殺死。因此滅屍。無證復又裝傷希圖脫罪。若不償命。臣心何願。成宗見劉奎璧人物俊雅。已自惱喜。乃曰。二卿不必爭辯。即對孟士元曰。朕方才問祁相。已知其詳。朕實念卿女錯配叛逆。誤了終身。因此賜婚。完全爾女良緣。不意爾女節烈帶刀行刺。畏罪投池。諒卿決無教女行刺。實朕追死爾女。與劉奎璧無干。是朕之誤過也。二卿乃是同朝之臣。還要爾等齊心協力。同輔朕躬。從此兩下和睦。傳旨着差官帶詔命雲南巡撫。給出庫銀。在昆明縣建造節義牌坊。旌表孟氏節烈。孟士元叩頭謝恩。帝命孟士元父子領旨。各復原職。帝又令劉奎璧領鎮國大將印。在朝供職。劉奎璧謝恩曰。深蒙陛下隆寵。帝又曰。御妻思念滿門親屬。國舅可以進宮朝見。以敘手足之情。就着內監引國舅朝見。皇后劉奎璧隨內監進內。到了昭陽宮前。內監進宮。見劉皇后曰。奉聖上差遣。送到劉奎璧。在宮門外候旨。原來劉皇后乃是織女娘娘降世。秉性孝友仁慈。一聞此言大喜。便宣進宮。奎璧入宮。三呼朝見。皇后笑囑傳旨曰。御弟乃手足至親。何必朝見。劉奎璧曰。君臣之禮。焉敢紊亂。皇后曰。御弟平身。賜坐。奎璧旁坐。綉墩。監官獻茶畢。皇后問曰。賢弟幾時完娶。幾時起程到京。奎璧曰。臣於四月初二日完婚。初六日起程。因同祁相等從早路進京。今日乃是七月初五日。早間方得到京。面君。皇后曰。數載睽違。且喜賢弟長成如此雄壯。真是家門有幸。未知孟氏與御弟可相得否。奎璧曰。孟氏帶刀才飲合巹酒。便拔刀刺臣。幸得躲過。刺中左額角。孟氏懼罪。投下昆明池而死。

次日士元父子吵索人命。故一同來京面君。皇后大驚曰：不意孟氏如此節烈。未知天子怎樣處分。奎璧又把朝廷判斷奏聞明白。皇后心知孟氏貞節。乃曰：朝廷如此決斷。孟公但不知母親寶妹在家頗好麼。奎璧曰：全賴娘娘庇福。母親一向壯健無事。妹子亦已長成。敬守女箴。無須娘娘過慮。皇后曰：這等話實爲可喜。難得今日手足相會。傳旨備下九龍筵。前來慶賀。又着內監傳宣秦少媚。杜含香。前來。不須與。只見二名絕色宮女。年可十七八歲。朝見畢。皇后令立在一旁。笑對奎璧曰：此二女一名秦少媚。一名杜含香。非但美色。且又舉止端莊。含香更知文墨。我一向欲使其成人。不使近侍天子。恐被所染。今孟氏已亡。先賜二女侍奉賢弟。若生兒亦是美事。爾再慢慢打聽。若有才貌雙全宦家女子。那時哀家奏主賜婚。以完室家之好。若何。劉奎璧謝曰：多蒙娘娘厚賜。臣敢不感激。皇后傳宣賜坐。乃謂二女曰：汝若小心侍奉御弟。早生貴子。終身有靠。二女見劉國舅少年俊美。十分歡喜。向前謝恩。皇后備下小轎。令太監先送秦少媚。杜含香二女。往國丈府中。筵席已備。國舅與皇后入席。女樂奏動音樂。酒過三巡。餚供數套。奎璧辭席出宮。上馬回府。拜見父親。又與吳淑娘相見。劉捷問些家中事件。是夜二女就與奎璧同寢。成親之際。方知皆是處女。自此留心要娶正室夫人不表。且說梁相亦在殿隨駕。因聞孟士元所奏。心疑秦華。必是孟國君假作名字。爲蘇映雪的。應該使他父女團圓。方好。及至回府。進入後堂。恰遇景夫人正在此處安坐。一見丈夫進來。即立起迎接。上前相見。坐下曰：我有一事問女兒備細。夫人曰：太師何故要問女兒。梁相就把孟劉及祁相所奏。朝廷勸和。建立孟氏節義牌坊等情。細說一遍。夫人連聲贊曰：難得孟氏有膽代夫報仇。死得可憐。但劉奎璧青年迫死烈女。日後天道必有報應。梁相曰：夫人說得是。只是有一件可疑之事。我想孟氏投水昆明池。湊巧我次女亦投入昆明池。那裏有許多節女。看來莫不是孟氏變名。亦未可知。景夫人曰：相公之言是也。若孟氏改名。相公當如何打算。梁相曰：疎不問親。若是孟氏。自當密送交還孟士元。完其天性。至親。夫人曰：妾自得此女同來。得他克盡孝道。娛我老景。若果是孟氏。我只通一密信與孟士元。使其無憂。女兒我要留在身邊。決不送還的。梁相曰：夫人休說混話。問明再作商議。即着女婢連請小姐前來。女婢奔到弄簫樓下。叫曰：奉太師夫人之命。請小姐到後堂論話。不一刻。秦華下樓問女婢曰：太師夫人請我何事。你可知道否。女婢一頭行。一頭說。就把孟尚書與那劉國舅。早間面君。朝廷判斷。太師因疑小姐是孟氏改名。故請小姐問明。要送小姐回府。夫人要留小姐等情。說明。秦華暗想爲一個弱女。致使兩家面君。但我母在孟府。諒孟家滿門。決不薄待。我今若認作代那孟氏。不過是乳母之女。我認作蘇氏。梁相決不疑惑。亦不往問孟尚書。我就是一位相府女千金。

豈有棄貴就賤之理。早到了後堂，上前向梁相夫婦各作了四個萬福。然後坐在一旁，問曰：爹爹母親呼喚女兒，有何吩咐？梁相細說孟尚書與劉國舅面君朝廷判斷等情。我想昆明池一個小縣，一時那有許多節女，爾莫非就是孟小姐改名？若是待老夫密送，與令郎相會，完全賴天性大倫，可從實說來，不必隱瞞。素華曰：二位大人尊前，怎敢欺瞞。女兒果是貧士之女，曉得甚麼。孟小姐怎敢冒認大人，何必疑心。且昆明池周圍數里，直通大江，豈只一位孟小姐而已。梁相夫妻大喜曰：我亦實難捨得爾回去，但爾若離是孟氏女，我不得不送爾回家。爾若果不是孟小姐，便可住我家。僕我晚景，真及天從人願，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孟小姐換姓改名 康若山移花接木

卻說素華再陪梁相夫妻坐談些家庭話，乃辭別回樓，尋思常說孟小姐的命好，如今不如我多矣。我今在相府，呼奴使僕，錦衣玉食，小姐主婢卻去奔走天涯，受盡無限苦惱。天若可憐，使其到此，以報大恩於萬一，但恨皇天不肯與人行方便也。每想到前情，便自珠淚交流，又不便對人說的，只是暗自悲傷。且說孟小姐自四月初一早逃走，主僕同騎，趕到天明，已離家二十餘里，趕到一百四十餘里，主僕不便同坐一馬，乃僱乘小輪自坐，將馬給與榮蘭騎着。是日方尋客店租了一座房，兩張牀，主僕飽食，各自安息。小姐對榮蘭曰：若人問我來歷，可說我是昆明縣書生鄺君玉，字明堂，要進京求功名，爾名榮發，只因你頗近女流，又兼貌美，惹人疑心，從此便叫你榮發。今對爾說過，免得臨時惶惶，露出馬脚。榮蘭稱是。主僕二人一馬一轎，或明堂坐轎，就把包裹放在轎內，明堂體恤榮發，發弱，凡事愛惜。至四月中旬，來到貴州鎮中，榮發受不得辛苦，就患病來，即覓客店調息。明堂親自理其脈症，將藥吞下，服侍一切，而榮發不即適意。按鄺明堂，雖是香本草綱目，會知藥性，乃未曾習學脈理，一連診到四天，反成了寒熱。至二十日，只是仍不安痊。又遇連日下雨，一日夜降了數十次，實在煩悶。偶對榮發曰：今天已是四月二十日了，未知到京尚有多少路程。倘趕進京不及，捐監考試，須待後科。又要延緩三年，豈不老之將至。哀哀蒼夫，何其恨人至深。榮發輪在牀上，答曰：相公矢志爲此，諒天庇佑，功名定必成就。此時房中已上燈，後榮發不覺沉睡。明堂獨自對燈，悶坐寂靜，喟然天又下雨，忽大忽小，初更後，好似深夜時景。百愁攻心，遂口吟一絕，歎曰：

淒涼旅店正黃昏，苦雨偏驚遠客魂。聽得更深無一事，方知俱爲寫悲痕。

鄭明堂吟畢，獨自無聊，解開包袱，取出一卷文字，披在案上，挑燈看玩。一時高興，輕翻朗讀，清脆無比，早驚動了一位富商。這富商乃湖廣武昌府咸寧縣城內人氏，名叫康若山，字信仁，娶妻孫氏，夫妻相得，並無兒子。孫氏但生一女，取名勝金，卻有幾分姿色。康若山亦只道命中缺子，不想娶妻，因思吾女及笄，要嫁個飽學佳婿。日後高中，居官亦添我爲外封翁，便是富貴人家。就吩咐媒人女婿，擇飽學書生，選來揀去，恰好同縣有個新進的秀才，名叫滑全，年方二十歲，父母俱在家，資約有十餘萬金，務農爲生，自己居長，尙有四個兄弟，皆年幼。這滑全十四歲，赴考，恰遇學政出的題目，正合着他熟讀的舊文，抄上卷子，學政誤取，進了咸寧縣第二名秀才。世人即稱爲神童。康若山只曉得買賣賤法，詩文一道，俱皆不諳，訪問他才學，念書人只隱惡揚善，誰肯敗人名聲，俱稱滑全奇才，定是未發的翰苑之才。康若山聞言大悅，許允婚事，及行聘過門，家中夫妻極其合式。孫氏只此一女，那滑全隨與父母相議，岳父母無子，我夫妻假意侍奉，岳父母必定歡悅，將家財付我執管，此計甚妙。父母聽從滑全，即向岳父母稱伊父母尙壯健，又有四弟服侍，岳父母膝下冷靜，小婿夫妻欲常住岳家侍奉一切，以盡孝心。孫氏聽說大爲喜悅，不已。惟有康若山付知其意，尋思我已無子，少不得死後家資與他的夫妻受用，且他的父母年過六旬，怎說尙壯，我夫妻只四旬外，且有童僕服侍，他若不貪想財物，豈肯丟去生身的父母，卻來奉侍我二人，願此真勢利不堪。我若說破，反似無趣，且說康若山自知夫人孫氏愚昧無智，反要說我無情，在女兒夫妻，卻來怨我，我今詐作歡欣，掩人耳目，家財偏不交他執管，將計就計，使他大失所望，因假作喜色，對滑全白：女婿夫妻果然孝行，此事正合吾意。滑全只道其中計了，遂搬來同住百餘承順。孫氏更加喜悅，按康若山家宅田園金錢各項，早交安人執管。連孫氏且無權柄。滑全夫妻要用一文，亦須向執管人領出。這一年歲考，考在三等之後，深恐革去一領青衫，遂向岳父母說，使人進京捐納九品職員，免了歲考罷。恰正岳父知其文理不通，亦恐其革去生員，只得用了數百金，代其捐納職員。惟存心賬項出入，不交他管理。滑全無可奈何，只得使妻媳動岳母孫氏，孫氏勸其夫曰：女婿誠實儉樸，何不把銀賬交其管理，爾亦清閒。康若山心思，我若是把家務交他，豈不被他笑我中計，乃詐言曰：我所託的，皆是安人賢婿，要用即可向取，何等清閒。賢婿正可講究詩文，若將家事交他管理，他便勞心費力，連才學亦荒了。本是賢婿，反爲累婿。孫氏信以爲真，遂不再言。滑全頗有些恨岳父之意，康若山亦知其暗恨，總想我爲無子，故被這婿打算。我今年五十歲，四季補養，精神不減，豈真不能生麼。妻孫氏年雖小，吾一歲身體微弱，不能受胎。今婿如此存心欺我，無子何不取一少年美妾，或能生子，亦未可知。即令媒婆

探訪貧家之女。只要才貌雙全。不惜厚金。娶來爲妾。此言一傳。就有許多貧人。貪他重價。若得生子。便可得他財產。一時就有許多庚帖。請來康員外。揀了一個寒士。洪任之女。名柔娘。頗有姿色。年方十七歲。的是處女。員外用了四百餘兩銀子。娶爲偏房。卻亦小心敬奉大娘。因此妻妾相安。甚是得巧。入門不過月餘。柔娘已懷胎了。員外大喜。到了次年正月。康若山已五十一歲。柔娘果生出一子。員外收得賀禮。珠玉甚多。滿月以後。賀客滿堂。真是熱鬧。皆稱員外有福。若山即將此子取名元郎。即叫一個乳母撫育。惟有滑金恨之入骨。康若山早知滑全暗中怨恨。詐爲不知。再一年。若山已是五十二歲。自思我已生子。偏遇女壻貪財。待我再娶一妾。或得再生一子。正好氣煞我存心不良之女壻。看他有何能爲。就再用銀子五百。再娶了貧民張大洪之女。亦是處女。名德姐。年方十六。亦有容貌。孫氏雖是不悅。卻不敢多言。這滑全自思老兒不死。家資一定要花費。真是說不出的可恨也。康若山正喜二女和合。又過兩年。已是五十四歲。自思我已老。豈能撫育元郎長大。我若先死。孫氏必將家產和女壻分對。且又袒護女壻。隱匿財產。名稱對分。元郎母子徒有其表。現我有三四十萬。今身尙壯健。不如再出外經商。吃三四年辛苦。亦可多得十萬銀子。就好設法分定。免得後日異言。乃領了四個慣出經商的家人。往外省買了七八萬銀子的珠寶。欲回家園。因遇連日下雨。路上泥滑難行。是晚亦歇在鄺明堂同店。又值天氣炎熱。難睡。步出房外散步。正在納涼。忽聽書聲朗朗。從門縫中偷看。恰見鄺明堂烏髮滿頭。比女子還要加倍。正爲因熱脫去頭巾。看得明明白白。面形如蓮子。顏色似瑞雪。朝霞秋波一轉。百媚俱生。見一雙玉手潔白如雪。自思富貴生於手足。聰明生於耳目。看此少年日後必是大貴人無疑。且珠寶我能識貨。豈有人之貴賤。反看不出之理。我今憑這目力進去。他必和我相會的。若肯認我爲父。將來做官。我豈不榮耀呢。明堂已停了讀書。此時康若山走將去。即輕輕敲門。明堂吃了一驚。忙將頭巾帶上。問曰：是誰。若山低聲答曰：同店客商。因見客官如此勤讀。特來動問。大爲不該。明堂即開門相迎。若山入內。明堂忙移一把椅子。同若山分賓主坐下。壺中尙有茶。忙敬一杯曰：旅舍不恭。望乞恕罪。若山接茶謝曰：多蒙足下如此過愛。老僕何以敢當。明堂問曰：老丈鄉居何處。高姓尊名。作何營業。請道其詳。若山曰：老夫姓康。名若山。字信仁。因販些珠寶。欲回寒舍。就在湖廣省武昌府咸寧縣居住。請問客官尊姓大名。貴府何處。欲往那裏。貴幹。明堂答曰：原來就是康員外。失敬了。若山曰：怎當員外之稱。明堂曰：小生姓鄺。名明堂。字碧玉。乃雲南雲州府昆明縣人。小生年方二十八。意欲進京捐監。赴省鄉試。以圖便捷。奈小僕抱病。在此調理不痊。心恐進京考試不及。有誤功名。因此悶讀。不料驚動老丈。獲罪良多。康若山曰：原來是一位名士。少

年有志，真是可敬。但你在世年幼，又未到過北京，且山東一畝，馬甚多，倘有失錯，人財兩失，殊為可慮。明堂嘆曰：老丈見教，實金玉之言。但已為著功名其餘，俱付之天命了。若山曰：事須萬全，豈可冒險而行？老夫雖久出外，在北亦只有幾個相好。若要捐監，只寄姓名住址年貌上京，相好鋪戶，即替你捐下監單，一到就可進省考試，不必進京。豈不兩便？但有一事，足下若肯允從，卻就便捷。明堂曰：老丈有何言語，只管見教，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未知康若山說出何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風流妾暗羨才郎 慷慨父厚待義女

卻說康若山先將自己備細說明人，雖稱我為康百萬，其實只有五十萬，祇有一子，年方四歲。我只望我做官，顯榮發耀。我受些福蔭，又有一女，名勝金，嫁婿姓滑，名全，乃是生員，但滑全這夫妻，貪我家資，假來奉敬，欲想將婿為子。我替他捐納職員等事。今小女年已二十四歲，雖生有一子，終是外人，荆妻癡愚，只是溺愛女婿。今看足下如此才貌，定是翰苑之品，欲與足下相交，奈老少不相配。足下若肯愛我苦命，認我為義父，亦不望你更換姓名，只顧目前熱鬧而已。足下如肯體恤，即同我返舍，捐監一切銀兩，俱是老夫料理。足下只準備進考，未知尊意如何。酈明堂曰：既承老丈不棄，怎敢不從？但有一說，我家亦有些產業，非是貪圖老丈富裕，我立誓分毫取，務要成名報答老丈。受個誥封，方足吾願。康若山曰：此乃足下立志，但老僕自有設法。酈明堂即恭恭敬敬拜了八拜，叫聲父親。若山笑顏動開，兩手扶起，曰：多承我兒好意，但恐老夫福淺，難以消受。酈明堂曰：正欲荷庇蔭，且兒若能得志，父親正要受朝廷恩賜，怎說不能受拜之言。言訖，即拾起席來，仍安放牀上。康若山曰：今當早安睡，來朝便到我房中梳洗飽餐，就好趕路要緊。就出了房門，回到了自己房內安息。到四更多起來，催促店家備好酒飯，一面對家人說明酈明堂的住處，房屋爾去探看。大相公若是起來，可請到這裏來梳洗飽餐。家人來到明堂房前，見一個酈明堂正在收拾物件。家人曰：員外請大相公前去飽餐。明堂忙開門去喚醜榮發看守門戶，即同家人來見康若山。明堂就湯水梳洗畢，家人取了點心與醜榮發吃。各人飽餐，車夫早備車伺候。明堂帶領家人把各物搬運上車，扶醜榮發臥在軟車內，家人算給房飯錢。員外同明堂各坐一車，家人腳轆起程。近早飯時，一家人先奔前面飯房，備下好飯菜，及康若山一同進內，各人吃飽起身趕路。將晚，即找一個大客館安歇。果然富家出外，卻亦利便。不上兩三日，醜榮發病亦好了。這一早飯後，已進武昌城，只見家人

已報家中說員外回家滿門歡喜迎接員外。惟有滑全假作殷勤出門迎接。一見岳父欠身打恭曰：小婿不知岳父回來，有失遠迎，望乞恕罪。若山即同明堂下真謂滑全曰：煩勞賢婿迎接，太為不安。即對明堂曰：我兒可來與姊夫相會。又對滑全說明他的鄉貫姓名，欲進京捐監赴考，偶於貴州族鄉相會，承他的美意，拜我為父。爾爾是郎舅了，可前來相見。滑全自思：去年生子已分一半家財，今又螟蛉此人，眼見我只得家資三分之一，若再數年不死，這些家產要弄得十餘股分派，豈不在了我一片心思，無奈勉強向前作揖。一同進門，家人忙搬行李物件進內。孫氏同若山的堂妹康氏年三十餘歲，前來相會，忽見鄭明堂人物俊秀，皆起疑心。若山重復說明來歷，孫氏不悅，但不敢多言。明堂嘗即拜為母親，再拜姑母。若山同女兒前來，令其與弟相見。曰：以後姊弟相稱，無用避嫌。明堂上前拜見姊姊，勝金行了同輩之禮，即退入內去。且說柔娘抱了兒子元郎，同妹德姐來接丈夫，忽見明堂骨格輕盈，丰姿灼灼，姣明難言。二妾眼中看得細到欲來相問，又恐見疑，只得躲在門帘內，愈看愈動起火來，假意不知而出一見明堂，即詐羞躲避入內。若山招呼二妾上前曰：這鄭明堂認我為義父，與爾姊妹年雖彷彿，卻有母子名分。正該前來相會，下次我若不在家，爾等與明堂相見，即以骨肉相待，不必迴避。二妾聞言，正中心意，即將孩子放下，與明堂行禮。拜畢，明堂問曰：賢弟喚甚名字？柔娘答曰：叫作元郎。聞文不表，且說康若山忙寫書信到京，託相好鋪戶待擯京監，以便赴試。開了明堂的姓名，年貌只入籍湖廣武昌府咸寧縣，把履歷封在書內，差了兩名家人起程，限日趕到。且說滑全乘隙暗對勝金曰：你可知道這明堂，必是外方小旦，故此美貌，令尊搭勾上了，認作父子。絕人閒論，勝金曰：家父從來未有南風之事，爾今休錯認。滑全曰：令尊這幾年變相娶二妾，自然連少友亦好了。勝金稱是。乃密對孫氏說明。孫氏本村婦出身，心中大怒。曰：待我看出破綻，把這人打逐出門，就是登時在內囑雞罵狗，狠聲惡氣。康若山知必是滑全播弄，詐為不知，令人打掃花園等處，與明堂安息。明堂進入花園，雖是小窄，卻有花廳書房，亦有可觀。廚司時刻送點心來，都是佳品。榮發亦受吃不完。到晚間榮發對明堂曰：員外雖好，安人卻有些不善。明堂曰：安人乃村婦，胸無識見，聽信滑全之言，我只看義父面上，置之度外。但是元郎須找件物事相送，當下打開行李，找出一個珍珠穿成的珠球，真金小鎖一把，並假金小練一條，穿了在項上制煞的，外有玉盤龍小手鐲一付，安放停當。主僕安寢，到了次早起來，帶着三物進內，便去請女婢問曰：大相公早來何事？員外安人尙未起來。明堂曰：既未起牀，不必驚動我。少停再來。若山在牀早已聽見，大叫曰：孩兒不必退去，我起來了。明堂只得手攜門簾入房，向前請安。禮畢，女婢移椅子坐下，並茶亦送來。原來二妾貪

看明堂姿色。今來請安。正好抱着元郎。故意亦來請安。明堂心中大喜。把元郎抱來。曰：賢弟。我有個物件與你帶上。即取出黃金鍊。把他帶在頸上。再把玉鐲亦套在兩手。元郎大喜。走下地來。來見爹娘。曰：我的物件齊整麼？若山把手上細看。曰：明堂好無打算。小孩子只好買假的。何必用真的金玉。破費太多了。明堂曰：這兩件物俱是我年幼掛的。便物不是買的。若山再看。果然的是舊物。乃贊曰：孩兒有此物件。不愧是富貴人家。明堂曰：舍下雖有薄產。卻是土戶鄉民。此物不足見重。說罷。即告別回到花園去了。且說柔娘德姐。因見明堂容貌。俱皆歡喜着。罵了二人。回房稱羨不已。明堂一雙眼目。生得天然俏麗。雖好手畫工。亦畫不出的。柔娘曰：莫道俏眼難。及我細看他皮膚。潔白嫩軟。猶瑞雪一般。實在可愛。未知異日那家女子。得嫁此夫。真是三生石上好姻緣。就是家財不多。亦已甘心情願。論他皮膚。莫說我年大。不能與他相比。我方才細看賢妹。尚且不及。雖年紀與他相仿。看他真是比花鮮明。比玉生香。孀孀若嫦娥。德姐聽說。知其已動心了。答曰：爾我雖稱異姓。情同至親。我看此人。必是山川毓秀。天地生就的。如此美貌。莫說男子。少有此等容貌。就女子中。亦無其配。柔娘曰：爾我父母。食了厚聘。嫁着個老頭兒。弄得不上不下。真是無趣。若得配着明堂。雖死亦風流了。二人長吁短歎。不須臾。家人已把元郎各物買來。惟有玉鐲。無有盤龍的。只揀了一隻羊脂玉鐲回來。康若山看過。把舊的收下。日後贈與外孫。不表。早飯後。若山進花園來。明堂迎坐。曰：非孩兒迫促。奈功名大事。望爹爹速差人進京。此事要緊。不可延誤。若山笑曰：我昨日進門。即打發兩家人進京去了。何待於今日。明堂曰：既是進京。何不與孩兒說明。可將捐監銀兩。並這路費取去。且不知父親是把孩兒報甚名姓。若山曰：爲父豈不能捐一監單。與孩兒進考。卻要費我兒的銀子。姓名原是鄭若玉。只是入了湖廣的籍。爾這做得麼。明堂曰：何不報父親的這康姓。何必原姓分別。魏疎。若山曰：多承我兒有此美意。父子相稱。已是過分。何敢改姓。明堂曰：孩兒蒙爹爹厚恩。改姓亦不爲過。正言間。廚司備上兩碗粉湯。前來解暑。若山問明堂曰：這廚司煮的滋味。可合式麼。答曰：極好。孩兒正要說明。身子薄弱。受不得許多飲食。一切從便。若山大笑曰：我正慮廚司不會小心供奉。乃吩咐廚司曰：爾務格外討好。能合大相公之意。我重重有賞。廚司連聲答應而去。若山退出。即叫兩名成衣匠前來。量明堂身材。趕造幾件紗絨衣服。與明堂替換。滑金看見如此情形。好不痛恨。家人忽報吳姑爺回來了。只見吳道庵手執兩物。汗流兩頰。進來見禮。曰：老兄。幾時回來。適值小弟他往。有失迎接。望祈恕罪。若山答曰：昨日方回。且進去換衣服再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錯中錯二妾求歡 人上人三元及第

卻說康若山只一個堂妹，憑媒配與寒士吳道庵。兩家父母俱亡，道庵才學卻亦將就。吳道庵入泮得了一名秀才，早年亦會講究藥書脈理。他即力學脈理，甚是精通。當下進去沐浴更衣，康氏即說：「鄙明堂事，道庵即來見若山。」禮畢問曰：「老兄回來，生理利息好否？」若山答曰：「我的生理只怕不做，不怕無利息。」道庵曰：「聞得一義子，乃是一位名士，未知才學究竟如何？」若山曰：「此子我憑着兩眼看來，知是個名士，實未知才學如何。」正待賢妹丈前往較量，道庵曰：「老舅巨眼珠寶，尚能看出，豈有人才看不出之理？」若山曰：「這文字我卻不通，就煩賢妹丈看試。」道庵曰：「既是賢姪理當一會，二人即到花園，明堂出來迎接。若山指着吳道庵曰：「此位就是我前對爾說的姑丈，乃是生員。」明堂即上前拜見，三人坐下。若山即令廚司備酒一席，前來會親，不一刻家童送上酒餚，三人入席。道庵論起詩文一事，道庵的才學原來遠不及明堂。談論之間，引古證今，滔滔不絕，有問一答十之概。明堂真天下奇才，嚇得吳道庵不敢再問，自思比我學力猶如竹篙探海，怎知深淺。明堂見他學淺，知道他行醫，就問起脈理一道。吳道庵本來儒醫，脈理尚有講究，直至日夕而散。道庵入內去了。若山謂明堂曰：「爾姑丈老成練達，凡文字有不到之處，須問他便是。」明堂答曰：「文字卻不必煩，父親可向姑丈說，孩兒現今要求姑丈盡心指教脈理，就感恩不淺了。」若山笑曰：「爾不行醫，反要學習脈理，這是何說？」明堂曰：「醫能救人性命，正是第一件大事。」若山曰：「此卻容易，即入見吳道庵，道庵亦從內出來接見，連連打恭曰：「我只道爾發財是八字生得好，財氣極旺，未必有兼人之能，今看你認的這義子，有如此之眼力，小弟甘拜下風，敬服敬服。」若山大喜曰：「妹丈此言，莫非明堂有些才學，將來功名有望。」吳道庵曰：「若論文才，真是翰苑之品，且其面貌美艷，生得端正，不是官家之子，定是公孫苗裔，卻未知如何與你認作父子？」若山就把前情說出，道庵不信曰：「我只道大官員是祖墳風水得來，故能有此才貌，誰知卻是農家出身，真乃令人不解。」若山曰：「他雖有些才學，還望姑丈指教。」吳道庵答曰：「學無先後，達者為尊，賢姪天資聰敏，莫道小弟拜服，就是雲南鄉紳中，恐亦無此才學。」道庵曰：「方才要求教脈理，望妹丈不可妄讚。」道庵曰：「這事便當通文之人待我略為指點，不須一月工夫，脈理自然精通。」次早即取脈學與明堂講究，盡心指教，果然明堂胸中已早透徹了，且說柔娘德姐，自見明堂之後，心戀明堂美貌，時刻私下窺探，故意出入，相逼溫存，詢問明堂深知其意，尋思月裏嫦娥愛少年，凡相逢之際，即笑面相迎，弄得二女動情，恨無機會共效。

連理之枝。一俟康若山不在內。二妾即攜了元郎。到花園玩耍。暗探機會。奈榮發寸步不離。忽一日早飯後。康若山有事出門。榮發亦到街遊玩。明堂獨坐讀書。正用功之時。恰逢二妾思想無聊。特抱元郎來到花園。遙見明堂攻書。榮發不在。柔娘自思。此真機會難逢。我今假意迴避。德姐必去俯就。且待好事將成。我偏去撞破。然後三人合爲一路。互相照料。此事必不敗露。即對德姐曰。我外面還有事未完。好一番耽擱。孩兒煩覓妹看管。德姐聞言。正合私意。心花大開。抱了元郎曰。姐姐請便。柔娘即自出去。德姐遙見明堂在窗內。猶如潘安一般。忍不住慾火上焚。卻又不便直進。尋思。此刻不成。更待何時。當即向前含笑曰。天氣炎熱。少年人當尋芳取樂。何勤讀若此。有損玉體。徒傷精神。明堂心知張松獻地圖。待我戲弄。試試看他如何。即立起。亦含笑曰。功名大事。若不如此。何以報答義父。此間並無外人。姨娘何不進來。少少相坐。麼。德姐聞言。正中心意。即對元郎曰。我抱爾同到哥哥房中。少坐。隨手揭開門帘。入內。把元郎放下。元郎自取遊耍。明堂即移一把椅子曰。姨娘請坐。德姐終有含羞之意。無奈芳心已動。將椅放在案頭。坐下一手把在桌上。笑迷迷兩眼望明堂。送情。停了一會曰。我嘗與柔娘稱羨爾的美貌。未有妻室。豈不寂寞。員外卻不念及此事。虧你孤枕獨眠。明堂曰。小生立志功名未成。不敢言及婚事。德姐曰。爾言愚哉。功名雖是正事。而色慾亦是風流。豈不聞唐李靖攜着紅拂女。燈夜私奔。後來雙雙成仙。千古以爲美談。未見有傷風化。明堂知他深明故事。即說司馬相如貪卓文君。唐伯虎愛秋香。亦士人佳話。奈小生命舛。未有此奇遇。故終未動心耳。德姐乘勢乃迫曰。賤妾雖及不得私奔。亦可效其絃情。但郎君乃解人。不用多言。主人年老無能。就誤青春。向慕郎君才貌。形似夢寐。君不嫌妾醜。願以身私約。明堂暗笑。我要作情。那裏能做。卻說柔娘早已在旁窺伺。料到好事將成。笑而進曰。賢妹在此。訴得隱情。德姐自知難瞞。即攜手向內。你我同病相憐。何不進來。明白心曲。柔娘進內。向明堂曰。妾等不顧羞慚。實慕郎君才貌。無雙。君可放心而行。員外並不防備。言訖。眼淚汪汪。明堂自思。酒不醉人人自醉。但義父年老精力不足。二女若與他情熱。說笑。義父亦可助興。我若不說絕。二女心向在我。必越發不理老人。老人愈無與致。勢必結怨。豈非是我害他。遂答曰。多承二位姨娘美意。非我不知情。但恨你與我。終怪乃母子名分不比。紅拂女卓文君。得以絃情。況員外義重安人。還淺。倘被知道。利害不小。二位當悔過。勸爾和老父相親。自必加倍相得。多生青子。爲是。二女聞言失色。心中悔悟。謝曰。難得你年輕有此大義。我等蒙教。不致失節。感恩不淺。但我等醜行。望爲遮蓋。不可人前泄漏。足感大德。明堂曰。隱惡揚善。士人之立品。不必叮嚀。但月裏嫦娥尚愛少年。況我爾年正相仿。理當情投意合。休爲此生嫌。日後相會。須要情意如初。

倚起邪念。天神豈能相容。爾我有如知己，不須慚慚方好。二女喜曰：不意明堂情義兩全，我等真是粗莽。明堂曰：名分要重，情欲乃無厭之事。我欲非志自持，如今事過，爾我既爲母子，相稱做出此事，怎好相見。自知有愧，二女連聲稱是。卽抱元郎回房，互相敬服。明堂大見識，從此相見親厚，卽不再生邪念。待員外則加倍奉承，愈見明堂此舉，陰功不淺。不表。且說明堂需候赴考，是年閏七月已放湖廣正主考，乃翰林大學士袁容，副主考乃禮部郎中孟昭，到省文武官員接入貢院，是年科考。吳道庵取入一等，不是遺才，毋須再考。只是鄺明堂自思監單不到，又要遲至下科，再緩三年。如何是好。康若山亦爲監單，因此坐立不安，走進走出，搖頭歎息。只是念這監單不到，如何好考。又過幾天，學院掛牌。閏七月二十六日，考貢監大收。康若山更加心急，直到七月十七午刻，擯監家人方回。若山罵曰：你這兩個混賬，如何至今方回。使我望眼欲穿，說罷，解開包袱，取出監單，並友回信。若山得了監單，如得珍寶，把監單送入花園。曰：此乃進身之階。明堂大喜，謝了爹爹厚德，卽打算進場。三場完畢，文字極做的得意，及揭榜，鄺君玉已取了鄉薦。當未出榜之前，若山將三場卷稿私問吳道庵曰：明堂文字如何。今科有望否。道庵曰：令郎滿卷珠璣，自是仙才。吳道庵又對明堂曰：你看我的卷子如何。明堂只是推辭看，不出。到了次日，康若山探問明堂曰：孩兒今科有望否。對曰：功名之事，豈可預料。但爹爹吩咐孩兒，怎敢欺瞞。今科文字論來，該中不知命運如何。此言切勿泄漏。若山大喜曰：爾若能高中，我就有幸了。但不知你姑丈功名若何。明堂曰：孩兒乃後輩，怎敢妄言。若山曰：爾姑丈是至親，我故關心。爾就實言何妨。我亦決不聲張。姑丈明堂曰：姑丈文字今科可中，但前列卻未能。若山曰：爾姑丈倘能得中舉人，豈望前列。是年八月二十六日出榜，只聽得大炮連聲，料是貢院出榜。三人正在懸望，不須臾，只見一二十人敲鑼進內，乃是報喜大叫曰：恭喜貴府相公高中了。康若山吳道庵忙問曰：鄺君玉中了第幾名。報人曰：不曉得甚麼。鄺君玉我，只是報三十二名舉人。吳道庵相公便把報條取出，粘在門扉。果是吳道庵的姓名。若山再問曰：鄺君玉究竟中否。報人曰：我們不知。若山心中大爲不悅。料是不中。卽取銀兩，並折席儀，打發報人去了。道庵對明堂曰：賢姪的文字不中，我的文字偏中，豈非考官無目。賢姪不必動氣，且待下科高中。明堂此時滿面通紅，小姪的文字原是欠通，莫怪不中。正在談論之間，榮發曰：且待我去看榜。本知榮發此去看榜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爲救夫明堂進京

貪美妻奎壁掛帥

卻說榮發即忙趕到貢院前。只見一羣人圍着榮發向前停住。就問旁人。旁人答曰。頭名解元。無人認得名字。叫做鄺君玉。榮發曰。解元果是鄺君玉麼。人見其問得有異。忙問榮發曰。老兄若知解元踪跡。望乞指示。榮發聽得主人中了第一名解元。喜不自禁。連話都說不出來。停了一會。就說曰。解元就是康若山員外的義子。捐監高中的。報人聞得此言。即便往報榮發奔回家中。喘息不定。明堂吃一驚。曰。爾爲甚這等慌忙。榮發喘了一會。方答曰。原來相公高中解元了。報人在貢院打聽。無人得知。小的對他說明。少停即便報來。道庵大喜曰。這方是大主考識文了。不一刻。只見二三十人進來。報曰。恭喜鄺相公高中了解元。請老封翁並老太安人前來受我們叩賀。一時堂上熱鬧。人聲鼎沸。康員外吩咐備酒款待報子。這解元比不得舉人。登時有撫院公人押轎前來。明堂先去拜了主考。袁公見是一個垂髫俊雅書生。留坐待茶。曰。老夫看賢契佳作。只道是老邁風儒。不意卻是青年書生。令人敬服。春闈務要早進京赴試。免使老夫盼望。鄺明堂曰。全仗恩師栽培。遂叩謝而出。又去拜謝副主考及房師。各各誇獎。然後拜見上司府縣。忙了一日。早驚動了滿城文武官員。陸續拜賀。送聯禮。紛紛不絕。俱是康員外陪坐接待。至晚。明堂方回。樂人奏動音樂。先拜家堂祖先。後拜若山夫妻。到初更後方靜。次日自有許多鄉紳同年來拜。又鬧了一日。康員外樂愛難言。厚賞賓客。僕人。不幾日。去了鹿鳴筵宴。及送主考回京。袁孟二主考。叮囑冬內趕早進京應試。是爲厚望。明堂唯敬諾。康員外擇了吉日。豎立旗杆。一日。若山與明堂談論家務。明堂偶問曰。爹爹祖墳在於何處。理當祭祖。若山曰。爾不知吾祖家。遠在荊州府江陵縣鄉間。稱我家爲巨族。祖墳皆在此處。路程須要八九日。怎能累爾跋涉。明堂曰。既要祭祀。何辭遙遠。就在來日吉期起程。若山更喜曰。如此只是穩好了。即進內見孫氏夫人。說孩兒孝心。來日同我在祖家祭掃墳墓。我族中知孩兒榮宗耀祖。亦是我的體面。孫氏聞言。心中喜悅。急忙收拾行李物件。令人備了三乘大轎。因榮發力弱。跟隨不上。亦坐一肩小轎。帶了四名家人。多備銀兩。次早一同上路。夜宿朝行。趕了八九日路。已到江陵故里。就在親近族中安歇。若山率子拜會同宗。並及諸親友。家人皆說富貴雙全。日日請酒。其中寒苦親族。各有所贈。無人不感激欣幸。一連三日。祭祀祖墳畢。次日閑暇。明堂探知皇甫敬元帥府第。離此不過十里之遙。欲思前往一遊。以遂志願。即對榮發說知。早飯後。向義父曰。孩兒欲帶榮發出門遊玩。景緻特來告稟。若山曰。遊山玩景。正是雅人所爲。但爾主僕柔弱。不宜遠行。當早回來。若路稍多。則宜坐轎。步行恐太勞煩。明堂籌是帶些碎銀。兩人步行。一路訪問皇甫元帥府第。行了七八里已到。按皇甫家風。已四代富貴榮華。所以府第極其高大。屋上兩頭掛着獸頭。重門關鎖。府前寂靜無人。門上

一對大銅鑲帶着一把大鎖。加上十字形兩條封皮。乃是錦衣衛所封的。上面用油紙蓋住。以蔽風雨。但見蛛網佈滿門前。數株大樹。鴉鵲無聲。此正秋深時候。黃葉滿地。無人掃除。門前有一告示。乃上書着地方官看管的榜文。明堂不覺對景生悲。淚忽流下。對榮發曰。此乃夫家可恨。奸臣陷害。室封人逃。未知何年重振家門。夫妻再得團圓。榮發答曰。小姐如此節義。皇天自當庇佑。早得團圓。明堂立在門前。秋風拂面。遂有感口占一律詩曰。

西風寂寂掩重關。道是將軍舊宅門。血戰已虛除畫戟。殊批初賜銷銅鑲。征衣戰馬人何在。夜月空櫟燕不還。爭似當年王謝府。英雄徒憶賀蘭山。

鄭明堂吟罷退出。行來不遠。只見一廟宇。甚是巍峨。匾額寫着九天玄女娘娘行宮。主僕進廟。由走廊下來到大殿。前只見一僧坐在此處賣香燭。便問曰。聞皇甫元帥失陷番邦。家眷解京。未知可有音信否。僧人曰。可惜好人無好報。應前日擒捉母女進京。幸而公子知風逃走。至於母子俱無消息。聞得人說此事。皆因公子與勢豪之子爭婚。孟氏不許。勢豪之家。卻許皇甫公子。故生此禍。以致皇甫滿門陷害。謀奪孟氏姻緣。未知孟氏小姐能守節否。倘不能守節。枉了皇甫滅門之禍。真是不值。明堂聞言。傷感。問曰。諒皇甫公子武藝弓馬精熟。文事料必有限。僧人曰。聞得公子與小姐。乃元帥親自教誨。詩文皆通。即指柱上一副對聯曰。此就是皇甫公子親筆。教工雕匠人刊刻的。相公觀看。便知其才學如何。明堂聞言。立正一望。見是八分字體。其對聯文曰。

聖界岩峽清啓遠。禪房寂靜妙蒼高。

傍寫皇甫芝田沐手拜題。自嘆誰知卻是文武全才。真是可惜。遂問曰。皇甫公子名叫芝田麼。僧曰。芝田皇甫公子的字。尚非官名。此時日將斜。西明堂取出四錢銀子。折作茶儀。僧即欲留齋。明堂曰。敝寓離此處甚遠。後日領情。僧人送出廟門。作揖而別。主僕二人上路。乘轎回寓。明堂自見丈夫筆跡。時刻念念不忘。寢食俱廢。次早明堂起來。尚未梳洗。榮發大驚。問曰。不意小姐容貌。為何憔悴。明堂不信。取鏡一照。果然不覺流淚。曰。自見丈夫筆跡。朝夕思想。不知流落於何處。榮發曰。小姐乃明理之人。須當丟去愁煩。保養精神。以求功名。救出姑爺全家性命。倘日日傷感。損了精神。則自誤功名。枉了小婢苦心。明堂謝曰。蒙爾良言相勸。自今以後。痛改前非。從此用心書史。一日若山對孫氏曰。爾看孩兒前日贈元郎盤龍玉鐲等物。足見其非小戶人家。他今乃念舊同我。遠方祭祖。可見我待他不差。孫氏曰。我看你待人尚不周到。若山曰。我有何不到之處。孫氏曰。你許多年紀。尚娶一妻。孩兒青春年少。孤枕獨眠。你竟不言及聘娶。豈

是爲父的道理。若山曰：此事我已思過，特欲要聘娶，那裏去尋個女子容貌及得孩兒的。我想他進京赴試，自有才貌超羣的女兒，可配得孩兒的。孫氏點頭曰：孩兒容貌太美，難尋配偶，既有此意，當向孩兒說明。若山曰：說得有理，就書房去見明堂，將方才與孫氏商議進京及招親之事，對他細說，遇有妥當婚姻，即便許允，不必寫信告我。明堂曰：孩兒立志功名，若未成就，決不提婚姻之事。若山曰：婚姻亦是大事，務要留心。今可趕早同你姑丈進京，好用心攻書，免得慌忙。明堂允諾，即取過日曆一看，三日之後，就是黃道吉日。若山入內取足色赤金一百兩，你可帶在身上，休使衆人知道。爾姑丈乃是寒士，凡事老成練達，我將路費交他，免爾勞心。明堂曰：既有路費，此金無用，不必帶去。若山曰：此金以防遇有官員招聘聘金之用，務要從厚。若不足，可向俞員外借用，方不有誤。我修書一封，交付爾進京。可住在文興號，店俞智文員外家中，場事亦可託其照料。倘要用銀，就向他告借。明堂十分感激，若山把路費交與道庵。次早主僕三人辭別上轎，一路平安到京。且說山東巡撫奏稱吹台山賊寇韋勇達拜認皇甫敬之妻尹氏爲母，伊女皇甫長華爲姪，聚集賊夥數千人，看來爲患不小。請旨定奪。成宗因朝鮮番寇攻打登州利害，遂置不聞。劉奎璧知有禍來，密與心腹商議，可恨皇甫少華奪我良緣，孟氏帶刀行刺，使我至今無妻，待我請旨領軍征勦吹台山，擒捉賊首韋勇達獻功，奪了皇甫長華爲妻，豈不一舉兩得。家將回聲稱是。次早私自上殿奏曰：臣聞韋勇達並叛逆皇甫敬妻女，在山聚集匪類，殺人放火，臣領軍一萬，就前往征討，以報國恩。成宗大喜曰：難得國舅忠心，即賜蜀錦袍一領，加封滅寇大元帥，就着御前二等指揮使連登爲前部先鋒，領一萬軍前往。若破得賊巢，班師自有封賞。一面着欽天監擇定出軍吉日。劉奎璧就在殿上穿了大紅袍，掛了帥印，連登亦掛了先鋒印，各賜簪花掛紅，各賞三杯御酒。那欽天監奏稱十二月初三日青龍吉日，便好起軍。帝准奏，就着國舅入宮拜別皇后，內監引到昭陽宮外，劉皇后宣入，行了君臣禮，賜坐。奎璧奏明請旨征勦吹台山，來辭別等情。皇后大悅曰：難得賢弟有志，若得取勝，自有封賞。即賜宴錢別，奎璧飲了數杯，即辭別回府。劉捷聞知，驚怒交加，大罵曰：爾不會出征，且近來氣色不好，怎敢請旨出征。奎璧曰：憑着武藝，自信可以取勝，何必多慮。劉捷恐聖旨已出，難以挽回，只得囑曰：凡事須要相議而行。奎璧口雖答應，心中大爲不然。次日奎璧即領兵到操場試演，到了十二月初三日，祭奠帥旗，就着連登領兵三千，作前部先鋒，隨後進發。暫且不表。再說鄺明堂、吳道庵等三乘轎，並魏能馮順押了行李來京，見京甚是熱鬧，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劉奎璧中計被擒 韋勇達迫寫供狀

卻說鄺明堂進了北京城，家人領到文興號飯店，囑家人呈上康若山書信，俞員外看過，方知康若山的義子鄺明堂，湖廣新科解元，並吳道喬妹丈，新科舉人，要借寓住宿，伺候會試，心中大喜，康若山今乃富貴兩全，在我亦叨榮幸，即迎入書軒，花廳上見禮坐下，各通姓名，一面備酒接風，俞智文相陪，暗羨若山那裏尋得這等才貌雙全的少年，因問曰：未知賢姪可有兒女？鄺明堂曰：小姪年方十六，尚未定婚，俞智文着驚曰：賢姪如何尚未定婚？明堂曰：小姪立願，必要功名成就，方敢議婚，俞智文歎曰：賢姪如此誠實，比着劉國舅好色，真有天淵之隔，明堂正欲探國舅消息，即詐問曰：甚麼劉國舅，請問其詳，俞智文笑曰：劉國舅名奎璧，劉捷的次子，現拜鎮國大將軍，近來掛滅寇大元帥印，領軍往山東勦賊，明堂曰：小姪前聞劉奎璧與皇甫少華爭婚，孟氏奎璧父子害得皇甫元帥人陷家破，未知皇甫敬妻女解京，如何處治？俞智文就把擒捉母女解到吹台山，被那韋勇達殺了解官，劫了母女上山，明堂曰：皇甫敬妻女被劫上山，諒必自能盡節，俞智文曰：爾不知這韋勇達，年方十七八歲，真是個英雄好漢，聞聽極義氣，他拜皇甫夫人爲母，認皇甫小姐爲妹，十分禮待，劉國舅因探皇甫小姐絕色，故奏往吹台山征戰，實欲擒皇甫小姐爲妻，明堂又問曰：聞得劉國舅奉旨賜孟氏結親，國舅怎捨得丟去？孟小姐卻去遠征，俞智文就把孟氏帶刀行刺，砍中額角，投水而亡，孟兵部奏討人命，天子判決雲南建立節義牌坊，旌表孟氏節烈等因，說明鄺明堂聞言，一時悲傷，可憐蘇姑娘，爲我守節報仇，身葬魚腹，忍不住流下淚來，退入書房，悲泣到了次早，即封四十兩銀子，送與俞員外，以爲辛水之費，俞員外不肯收受，明堂曰：此乃家父之命，叔父若不受我，我便不敢在此叨擾，員外只得收了進去，且說奎璧領軍一路風雪阻住，延至次年正月初十日，方到山東青州吹台山，傳令離山數里屯紮營寨，三聲大砲，安下營寨，又說韋勇達原名叫做衛勇娥，改姓換名在吹台山，欲招築人馬，請旨征勦朝鮮，救父回朝，原來韋勇達之叔名振祖，有親生次子名勇彪，身材魁梧，好習弓馬，少勇達一歲，因其父竟被連累，迫勇娥出門，欲往登州探聽父信，勇彪心憐其姊流落，竊取路費，欲往登州尋姊，路過吹台山，山中嘍囉前來行劫，被衛勇彪殺敗，韋勇達下山，親自來戰，恰好姊弟相逢，遂密言改姓之事，改稱兄弟，與勇彪同住山寨，招築四千餘名，專劫貪官污吏，土豪勢宦，小民深感其恩，忽一日嘍囉來報曰：啓稟頭領，今有鎮國將軍劉奎璧領軍一萬，前來征勦離山數里下寨，請令定奪，韋勇達即令頭目分帶嘍囉把守寨棚。

一面退入後寨來見尹夫人母女兒禮坐下。搗退堂囉尹勇達說仇人劉奎璧領軍來征等情。皇甫長華恨了一聲，曰：「汝賊前來待妹子明日出戰擒捉回來，碎屍萬段。」章勇達曰：「賢妹不可會戰，他是朝廷命官，爾若擒他，朝廷必然生恨，令弟更難出頭。我是改名換姓，縱使朝廷見怪，我亦無傷待我捉他上山，用嚴刑審問，迫取親筆供狀，拘禁土牢，饒他性命。日後受朝廷招安，把他並供狀拜獻使朝廷知他的奸惡。」夫人曰：「孩兒說得是，但要小心。奎璧英雄非常，弓馬精熟，章勇達曰：不妨孩兒自有計策擒之。」直至次早，勇達升坐聚義廳上，曰：「奎璧乃是奸賊，陷害皇甫元帥待我領軍前往擒之。」只見章勇彪向前曰：「待弟先去會戰，哥哥再出未遲。」勇達曰：「賢弟須要小心。」勇彪帶了驍將吳武領人馬下山，且說劉奎璧聞得賊人討戰，即領人馬出陣，勇彪見奎璧面白唇紅，膀闊腰細，金盔金甲，白馬，手持銀鎗，背後紅旗，金字大纛，高標，上面寫的滅寇大元帥劉，閃出大將連登，拍馬向前喝曰：「來者莫非賊首勇達之弟章勇彪麼？」勇彪答曰：「我乃章勇彪也，何來狗賊留下姓名。」連登曰：「我乃劉元帥帳下前部先鋒，二等指揮使連登也，爾既非章勇達，吾不殺爾。」爾快去叫章勇達前來受死，旁有驍將吳武提刀拍馬，沖出大叫曰：「二頭領不必與這狗賊開口，待我擒捉此賊。」縱馬向前提起大刀，即向連登頭上砍下，大喝曰：「吃我吳武大刀的滋味。」連登喝聲不得無禮，舉鎗架過，回手一鎗刺來，兩將各逞英雄，戰上十合，未分高下。奎璧一時性發，放馬從陣旁出來，暗助一箭向吳武射來，吳武不提防，一箭正中咽喉，遂死於馬下。軍官向前取了首級，章勇彪大怒，縱馬提雙鎗向前喝曰：「狗官焉敢傷吾部下。」劉奎璧躍馬上前，曰：「本帥來取爾命，提鎗便刺。」章勇彪上前雙鎗迎敵，但見鎗來鎗架，鎗去鎗迎，戰到二十餘合，二將不分勝負。劉奎璧殺得性發，抖擻精神，這桿鎗猶如萬點梅花，再戰三十餘合，勇彪氣力不支，只得轉馬頭望本陣逃走。奎璧統領官軍，掩殺下來，追至山下，勇彪已走上山，即將擗木礮石打下，官軍不能上山，且說章勇彪敗回來，見勇達說明交戰情形，奎璧着實猛勇，因此敗回。勇達曰：「勝負兵家常事，來日待我親自出戰，自有破他妙計。」到了次日，嚙囉來報，劉元帥又來討戰了。勇達頂盔貫甲，帶領人馬下山，皇甫長華曰：「劉奎璧實是兇勇，望哥哥須要仔細。」勇達稱是，沖下山來，分佈陣勢，有認得官軍，報於奎璧曰：「那使雙刀的賊頭就是章勇達。」奎璧見勇達面如桃花，眼含秋水，宛如玉樹臨風，銀盔銀甲，白手執兩口日月雙刀，坐下一匹五色馬。奎璧吃了一驚，曰：「不意此賊是美貌青年，諒與皇甫長華有通。」又一轉念，曰：「我只圖皇甫氏容貌，不管他的私情，隨即向前喝曰：來者可是賊首章勇達麼？」勇達答曰：「正是。」爾可是劉奎璧奸賊麼？」奎璧曰：「然也。」爾這賊首敢不下馬受綁。」章勇達曰：「正待捉爾，碎屍萬段。」飛起雙刀，便砍劉奎璧舉鎗來迎，二人大

戰。奎璧力大戰到三十餘合。章勇達自料難以取勝，即詐敗退下。奎璧軍追趕，嘆囉亂箭射來。奎璧收軍回營，且說章勇達回寨。尹夫人母女問交戰事情。勇達曰：果然驍勇，此奸賊當用計擒之。即叫勇彪附耳低言曰：賢弟可如此如此。到了初更後，帶了五百嘍囉下山，直到四更後，回來交令。次日奎璧又來討戰。章勇達領人馬下山，奎璧罵曰：你是我手中活放的匹夫，怎敢又來討死？勇達曰：今日若不擒爾，誓不回山。二人又戰，約戰到三十合。勇達勒回馬，落荒便走。奎璧領兵追來，嘆囉一聲吶喊，四散丟下刀鎗，各自奔走。奎璧見賊兵亂竄，放膽趕來。大喝曰：韋勇達叛賊，上天入地，亦要擒你回來追趕二三百里。只見連登趕上大，大叫叛賊不回山寨，恐有奸計。元帥不可追趕。劉奎璧遂勒馬不追。勇達回馬叫曰：狗官已中我十面埋伏之計，還不下馬受綁。劉奎璧怒曰：吾今偏要殺盡埋伏，拍馬再趕下來，不聽連登之言，早已趕了三四里。將到林間，勇達認明暗號，即大呼曰：劉奎璧快來受死。奎璧回言罵曰：狗強賊不得無禮待本帥來取爾狗頭拍馬飛上，只聽得一聲砲響，如天崩地裂。劉元帥連馬跌下陷坑。原來是勇彪昨夜領命在此掘的。上蓋席片，用浮土遮好。奎璧逞勇，故中此計。林中埋伏，各執撓鉤，用力把奎璧生擒活捉，細綁起來。官軍立即退下，報知連登。連登大驚，收軍回營，令人打聽元帥消息。到次日，勇達請出尹夫人母女，到聚義廳。尹夫人坐在上首，自己與小姐在兩旁坐下。韓勇達曰：劉賊被擒，請母親發落。小姐曰：這奸賊弄得我家破人亡，把他碎剮，方雪我恨。勇達曰：不可。奎璧乃是朝廷命官，不可殺他，須留下性命。天子方知我有道理，今可嚴刑拷打，迫他親立作惡罪狀。畫供之後，獻奏天子。方好明白冤枉了夫人曰：孩兒說得有理，即令押奎璧前來，頃刻間奎璧已到。就在下面待命。勇達罵曰：奸賊既已被擒，怎敢抗禮不跪。奎璧曰：我雖被擒，不過一死，少不得大軍到來，把你叛賊殺盡。我乃命官，豈肯屈膝。勇達曰：你倚了姊姊裙帶之親，陷害皇前元帥，你毫無功勞，反加封顯職，真是個大奸賊。喝令重打他的狗腿，看他跪也不跪。嘍囉取了木棍，向奎璧兩腿打來。奎璧忍痛不住，只得跪下哀求曰：伯母大人，在上念及通家前情，放我回朝，感恩不淺。夫人罵曰：爾這匹夫，奪親不遂，小春庭放火，謀害我兒，又通父保薦吾夫，征番冒奏降番，可把實事招來，免受刑具。吩咐帶上各刑具伺候。嘍囉應聲曰：喳一聲，把來棍腦箍、荆條皮鞭一齊帶上。奎璧嚇得魂不附體，哀求曰：今來征戰，實是天子差我，非小姪敢來犯上。望伯母大人諒情恕罪，言訖連連叩頭。韋勇達曰：奸賊存心險惡，不用大刑，決不肯招。喝令嘍囉快上來，棍把奎璧按倒在地，兩腿拉入夾棍，把繩收緊。奎璧暈去，只求寬刑情願招認。勇達遂令放下夾棍。奎璧恐再受刑，即把小春庭如何放火，設計焚燒皇前少華，後來如何寄書託父保薦皇前敬征番，諒必元帥陷入番

邦。吾父冒奏降番等實情說明。囑囉取文房四寶。付奎璧自具供狀。奎璧自料必死。乃遂具了供狀。勇達又令打了手印。問曰。爾既害皇甫元帥。勢必謀奪孟氏婚事。如今成否。奎璧恨曰。爲着孟氏。故累我到此受福。就把伊父奏主賜婚。行刺投水。同孟士元進京。奏旨建造孟氏節烈牌坊。因此奉旨領軍來征。左額角尚有刀痕等情說明。未知奎璧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梁相取士得佳婿 蘇女守貞感異夢

卻說尹夫人。聞得孟麗君行刺投水身死一案。泣曰。可憐孟氏賢德。爲我皇甫門中守節。送了性命。韋勇達並小姐亦一同下淚。曰。難得此女。真不負我皇甫氏的家聲。死得可憐。又可惜尹夫人對奎璧大罵曰。都是爾這狗賊。害我的媳婦。勇達又把奎璧上了鎖。關入土牢內。使他受些苦楚。牢卒好生照顧。留其性命。且說那二等指揮使連登。是晚探子來報。山前並無首級。知已擒獲。傳令三軍拔寨回去。不到十日。已抵北京。將人馬屯下。次早連登到午門外候旨。成宗即宣連登朝見。上殿時。將先後交戰情節。並奎璧不從良言。以致中計。一一奏明。成宗聞言。又驚又恨。國丈劉捷哭泣曰。臣次子爲國被擒。伏乞速發大軍上將。攻破賊巢。救了臣次子。並捉韋勇達。尹氏母女回京。以正國法。成宗大怒曰。賊寇擒捉命官。除立遣大將征勦。言未訖。只見左丞相祁德盛。右丞相梁爾明。啓奏曰。吹台山不可加兵。現今番寇正攻登州。振威大將軍楊彙。屢次失利。今若征勦吹台山。韋勇達勢必投朝鮮。那時內外搖動。大爲不便。帝曰。奎璧被擒。性命難保。朕心何忍。二相曰。皇甫敬妻女現在吹台山。即韋勇達欲害劉國舅。尹氏母女必然阻止。陛下不必過慮。成宗即對劉捷曰。爾且勿憂。俟番寇稍平。去救國舅。未爲遲也。劉捷無奈。只得領旨。成宗回宮。京城軍民皆知奎璧被擒。鄺明堂得此信息。暗恨婆婆所爲。天子必然震怒。皇甫少華更難出頭。榮發勸曰。只好聽天由命。求取功名要緊。且說二月初六日。成宗臨殿。羣臣朝賀已畢。分立兩班。見禮部尚書孔通。出班奏曰。本年乃會試之期。自上年天下舉子齊集。請陛下欽點總裁。以副天下士子之望。成宗即點右相梁鑑爲大總裁。禮部侍郎文明遠爲副總裁。二臣領旨。且說梁相回入後堂。下轎。景夫人迎接。梁相曰。多蒙天子命我爲大總裁。夫人作賀曰。恭喜老爺。老龍發角。門生滿天下。真是顯榮。素華亦來恭賀。家人立押行李。梁相上轎進閣。衆位考試官迎接。二總裁不表。且說鄺明堂。吳道庵。在寓。至初八日。隨牌進場。不覺三月十五日。三場完畢。回寓。俟候出榜。到了出榜之日。大砲三聲。掛出榜來。明堂中了第一名。

會元吳道濬亦中三十三名進士。報子報到客寓。明堂大喜。天從人願。夫仇可報。俞員外更加快活。兩個書生借寓一中進士。一中榜首。真是難得。明堂登時上轎到貢院拜謝座師房官。按梁相出榜後。細看序齒錄。方知會元年只十七歲。尚未定婚。心中大喜。尋思十七歲已中了會元。真是天下第一才子。若有五分容貌。便可招親。家人來報曰。會元來府裏見梁相。即令進見。明堂此時姣花初開。志氣揚揚。滿面喜色。梁相一見。正中心意。明堂下拜曰。門下以樗櫟庸才。蒙恩師提拔。梁相立起。答了半禮曰。賢契請起。明堂拜畢。左右獻茶。梁相曰。我看佳作。疑是宿學。不料竟是初冠書生。可敬可敬。想爾先世必有積德。明堂曰。先世及家父俱無甲第。務農爲生。門下蒙義父潮廣武昌府富商康若山。字信仁。扶持成人。方得僥倖。梁相駭然曰。賢契家世務農。乃能有才貌若此。所謂白戶出公卿是也。可羨可羨。但不知何故。尙未定婚。明堂曰。一因年紀尙輕。一因功名未就。故當時一概謝絕。梁相稱是。遂叮嚀殿試。務要小心。可望奪元。明堂辭出。是晚俞智文備酒。與二位新貴人慶賀。不表。次日梁相領同考官上殿繳旨。呈上前列十七名文卷。成宗先看元卷。贊不絕口。傳旨梁相及同考官各記功一次。衆官謝恩。梁相回府。夫人小姐迎接坐下。夫人曰。丞相爲國勤勞。想必口得真才。梁相曰。老夫論文取士。一遇至公。果得真才。乃國家之福。並不談及親事。且諒明堂報至家中。過了數日。殿試前列十名進士。一同上殿對策。成宗見鄧君玉眉清目秀。出衆超羣。早存特拔之心。梁相知明堂穩點狀元。與夫人密言。我女得配此人。三生有幸。夫人曰。如此何不向他說定親事。梁相曰。恐吾女才貌不及鄧君玉。因此推辭。反多不便。且待四月初三。全殿簪掛之期。我先在府前結一綵樓。詐稱拋綉球招親。俟初三日簪掛後。通榜進士。必要拜我。教他盡從樓下經過。先賜女婢伺候。若鄧君玉一到。暗令女兒將球拋中鄧君玉身上。一面卽着在府前候拜新姑爺。立卽交拜成親。夫人曰。姻緣大事。要兩相情願。豈可用此圈套。梁相笑曰。但想招得佳婿。管他什麼。不覺已是四月初一了。右相府前左首。許多工匠趕造彩樓。夫人約素華曰。女兒快綉成一對鴛鴦交頸的枕頭。以備完姻。素華聽得此言。滿面通紅。忙問曰。母親何出此言。夫人曰。爾尙不知。父親爲爾選一佳婿。就把如此。如此說明。素華自思。我與皇甫郎。夢中拜月盟言。尙在我。怎肯失節改嫁。急得兩淚交流。曰。女兒多蒙爹爹母親高恩。跟前無人侍奉。故女兒立志不嫁。夫人曰。做了女流。豈有不嫁之理。況是招親。並非嫁出。得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美婿。豈不天生好姻緣麼。素華答曰。女兒誓死不嫁。若不從我。唯死而已。言訖而哭。夫人無與。退出後衙。納素華立意。若果招贅。決計自盡。以全名節。不一刻梁相回府。夫人迎接。梁相曰。明日就可拋球招親。真是可喜。夫人曰。正爲此事。在此納悶。將女兒哭泣情形。告知。

一切梁相曰此乃美事女兒若得見了鄺君玉面貌就歡喜不盡了夫人曰此女性烈萬一真個尋死如何且說素華意欲尋死睡去夢見一老道人鶴髮童顏寫巾布袍手執拐杖步進房來素華不悅曰出家人爲何不分男女突進房內是何道理道人答曰蘇映雪爾命該三次洞房花燭方完終身姻緣今將二次爲爾拋球招親此亦前生注定不損名節我乃月合老人是也奉玉皇專主人間姻緣爾休尋死自誤有詩爲證

莫須惆悵誤良辰即日妝台共故人夙世良緣終會合三番花燭始爲眞

月合老人吟畢曰此四句詩乃爾終身大事爾須小心詳解自然有驗卽上前把手一握素華早已驚醒坐起身來尋思夢中明明是月老仙翁托夢據他詩中說頭二句教我不要怒恨所招乃是故人但前聞皇甫少華逃出在外來日我上樓拋球皇甫少華亦來觀看我卽把綉球送他完此心願故說妝台故人苦果如此大妙大妙想到此處滿心歡喜忽又念詩中三番花燭之言令人不解我且勿死看明日上樓果有皇甫郎否未知明日綠球拋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得綉球大小登科 認首飾驚喜交集

卻說素華打算已定卽便起牀並不悲傷專望綉球拋與皇甫少華不表次日已是四月初三日御駕筵掛大賜瓊林宴之日梁相率領三百六十名新進士上殿朝賀立在一面傳宣官在殿高叫奉旨召第二甲第一名傳臚傅道昭上殿傅道昭年已四十朝見畢內監傳旨頂甲三及第文卷命傳臚拆開彌封高唱第一甲第一名狀元鄺君玉年十七歲湖廣武昌府咸寧縣人氏再唱第二名榜眼楊天爵年二十四歲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氏又唱第三名探花朱紹麟年二十二歲廣東潮州潮水縣人氏一同朝拜畢帝宣召各賜蟒袍並酒三杯各皆九叩謝恩鄺君玉得意揚揚喜氣滿面成宗諭曰朕登位亦是十七歲今卿十七歲高中狀元可謂少年發達說罷大笑鄺君玉奏曰臣庸愚之材蒙陛下欽點狀元雖粉骨碎身難報聖恩成宗大喜宣武士牽馬賜三頂甲及第遊街就在御前上馬由中門出朝三百三十七名進士出午門上馬跟隨赴宴是日恰遇孟士元父子未會上殿當下太僕寺卿已照例備全執事跟隨齊赴瓊林宴罷先謁孔聖次拜座師然後遊街合城士女爭看無不稱羨狀元美貌且說梁相簪掛後退朝回府卽令人役把兩長街截住閉人俟候新狀元及新進士到府拜見一面對夫人曰速教女兒帶球上樓夫人大喜着一個十四歲

的書童認明鄺狀元面貌。囑曰：若見鄺狀元到，即指點小姐知道。又囑衆女婢曰：鄺狀元前來，小姐若不將綉球拋下，爾等可將球擲中新狀元身上，須看明細心爲要。我有重賞。又令家人立在府前，見綉球拋中新狀元，即便上前拜稱姑爺。請他進府，衆人領命暗笑不多時，小姐已到彩樓。夫人曰：爾父費盡心思，鄺明堂三元及第，古今罕有，且又年輕貌美，更其難得。少停若到，聽書童指點，速將綉球拋中，不可自誤。素華一心要見皇甫少華，假意應允。夫人即諭女婢將綉球送上綵樓。衆人開奏音樂，衆民俱在遠望綵樓前後寂靜無人。那有皇甫少華形影。小姐此時萬箭攢心，兩眼含淚，不一時，衆進士已到。鄺狀元匹馬當先，問長班曰：相府前綵樓何用？長班叩曰：聞說梁丞相爲小姐拋球招親，明堂心機最靈，一聞此言，卻有躊躇馬不前，進隨後楊天爵、朱紹麟推馬向前，問曰：年兄爲何不前？明堂指前面曰：梁世妹在樓拋球招親，我怎好突進？二人大笑曰：如此更妙。弟等俱已娶過，年兄尙未定婚，正當向前，以期大小登科，豈不美事？明堂心知此是梁相圈套，要招我爲壻，恨劉捷勢大，梁相乃是首相，日後或可仗其勢力，以期報仇救夫。至於梁小姐終身一事，我別有主張。暗想道：我敢中狀元，怎不敢娶妻，即縱馬直前。那相府書童忙報小姐曰：啓上小姐，那當先馬上少年官員，就是新中狀元鄺君玉。小姐速把綉球拋下。素華只一心守節，不見不聞，當不得衆婢催促，恨恨站起身來，接着綉球，不管那個拋了下來，不料鄺狀元匹馬當先，正中身上，右手接住綉球。相府家人男女奔向馬前跪下，曰：迎接新姑爺。但聽喝采之聲不絕，音樂齊起，大砲三聲，請姑爺入內拜見丞相。明堂招手曰：衆起，我本來謁見太師，後面衆進士笑曰：真果大小登科了。且說梁相夫妻在後堂，專望好音，忽見女婢慌張報曰：恭賀丞相夫人，小姐綉球已拋中。鄺狀元梁相大喜，問曰：小姐因何未回？女婢答曰：卻不知何故。小姐只是忿恨從樓房後面進小路，回房去了。夫人曰：女兒只是不樂，奈何？梁相曰：女兒不樂，必爲別事，若得此佳婿，不怕女兒不歡喜了。夫人只管放心，又見家人報曰：小姐綉球打中鄺狀元，並有同榜進士在府前求見，就把各人稟帖呈上。梁相對家人曰：爾可向衆進士稱謝，說另日相會，各去遊街。只請鄺姑爺入內，有話相敘。家人退出，對衆進士曰：請列位老爺自便。只請鄺老爺進內。鄺明堂向衆謝罪曰：小弟失陪了。衆同答曰：年兄正當拜見岳父母，遂各上馬遊街。當下明堂隨家人來到後堂，拜見梁相。梁相親自扶起，命坐獻茶。梁相笑言曰：小女素華醜陋不堪，愚夫婦極鍾愛，不免順性。太進，今綉球打中賢契，小女何等幸福，其有不到之處，尙望賢契盡心指教。本師生，今更爲翁婿，實爲有幸。明堂曰：門下係是寒儒，怎敢耽誤世妹終身。乞恩師另擇高門爲是。梁相曰：此乃天假之緣，賢契不必過謙。明堂曰：既蒙岳父不棄，小婿亦不敢自外生成，以負

栽培就向前入拜爲定。並請岳母出來受小婿一拜。梁相曰：賢婿請坐。明堂旁坐一邊。梁相問曰：令尊堂在何處。明堂曰：家父母乃是襄陽貧苦農民。小婿自幼承武昌府富商康若山字信仁認爲義子。撫養成人。梁相曰：既如此，不妨入贅吾家。擇定吉日完姻可也。明堂曰：此事極妙。就此告別。出府上馬，趕着衆進士一同遊街。直到了日落西山，各自回寓。俞智文、吳道庵俱向前恭賀梁府招親之喜。道庵更喜。日後有親誼可靠。俞智文又備酒席賀喜。賓主入座，酒半酣。道庵轉一念曰：相府招親，必須重聘。我等帶銀有限，如何是好？大約總需三千兩。方可辦些珠寶綢緞等聘禮。智文笑曰：此無用過慮。弟雖不才，總可代謀。明堂稱謝，卽進書房，取出黃金百兩，並帶來的首飾，亦可湊改。當交與俞叔父收。下智文接手曰：令尊諸事周到，酒興正是勃發，不表。且說榮發在旁，見交黃金，真要聘親，不覺失色。大驚心中暗想：此事豈不有誤。梁小姐終身大局，只得把明堂的衣服亂拉。明堂佯爲不知，飲至上燈後散席，各自回房。明堂得意之極。榮發着急曰：小姐怎麼娶妻，卻是何故。明堂曰：我已中了狀元，怎不好娶妻。榮發曰：中狀元，乃是才學。若娶妻恐有不便。明堂曰：我自自主意，爾勿多言。榮發暗想：他既如此說法，莫非真的變成爲男子了。我休管他的事。次日成宗欽點狀元爲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爲編修。二甲進士吳道庵亦點爲庶吉士。以知縣用。各皆受職謝恩。卻說鄺狀元已作爲梁相贅婿。四月十七日行聘。二十日完親。卽請西台御史夏逢寅爲媒，到了吉日。夏御史押了聘禮，花砲震天，鼓樂動地，送入右相府。梁相迎接入花廳坐下。禮物排滿。梁相甚歡，收受禮物，回聘加感。請大媒飲酒。夏逢寅飲罷辭去。又到新郎家赴飲。至日夕散席，送出媒金三百兩。隨從另有賞銀，卽送大媒起身。卽日僕婢人等無不欣幸。惟榮發心中不安。且說梁相夫妻檢點收受各物，光彩奪目。曰：有此等物件，何患女兒不喜。不料翠鶴到來，說小姐日間悶坐，刻正安臥在牀，十分不樂，不知何故。夫人對梁相曰：說起姻緣，女兒便不樂，令人不解。卽令女婢將這些貴重禮物相送上樓。說是姑爺送與小姐的。翠鶴與小鸞領命，將各盤各盒送上樓。安排桌上，連聲喝采。卽向前請小姐收。素華曰：知道了。不要多言。二婢恐其發怒，忙扮笑臉，將雙鳳釵獻上。曰：小姐請看。這雙鳳好似活的。接上手一看，不覺大爲奇怪。原來是孟小姐畫樣與匠人打造，戴在頭上。前日逃走，所有首飾盡行取去。因何此物流落在此，愈看愈像。此那粒大顆珠，記得前日金線斷珠脫落，我幸有銀線一條，代爲穿好。今此珠亦是銀線穿的。細看果是自己的物。况確係孟小姐舊物。再看匣內那些首飾，三分卻有一分是認得的。俱是孟小姐首飾。卽坐下尋思。孟小姐只因心愛帶出，今俱到此間。莫非孟小姐已死，首飾纔流落到此。又轉念孟小姐形容作事，亦大貴之相。縱然身死，各種首飾四散流落，焉能

俱歸舊主。鄺狀元之事，真令人不解。沉吟一會，忽然猛省。梁相有言：鄺狀元姓鄺名君王，除去了玉字，豈不是鄺君二字？莫非是孟小姐改名姓高，高中狀元，又轉念小姐雖然有才學，亦不敢作此欺君大罪。一時愁腸萬卷，回思必是孟小姐一時高興，忘了欺君大罪，故梁相稱其俊逸美貌。前日月老托夢有言：卽日妝台共故人。明是孟小姐，乃是妝台故人。我錯認是皇甫郎，會記得前日拋球招親，我雖無心觀看鄺狀元面貌，依稀記得背後好似孟小姐身段，今不必尋死，可藏利刀一把，俟飲合巹時，若不是孟小姐，那時取刀自刎，未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賀新婚士元悲傷

飲合巹映雪殺舊

卻說素華自思，俟飲合巹時細看，若非孟小姐，方纔自刎，暫加活幾日，再見那些舊首飾，果是孟小姐之物，卻可免出嫁。同守皇甫郎，又可報答其前情。一時大悅，二婢忙報梁相夫妻曰：小姐連日發怒，方才看見此聘物，十分歡喜。梁相聞言，笑對夫人曰：諒女兒乃小戶人家出身，一見此物件，怎不歡喜？卽着女婢速打掃弄簫樓爲新房，又令家人分辦各物不表。且說鄺明堂初更後安寢，尋思無計，但梁小姐既是相府嬌姬，定然識禮知書。成親之夜，就將真情告訴，其遮蓋自然無事。若日後皇甫郎出頭，願讓梁小姐爲正室，我爲偏房，諒小姐必憐我貞節，爲我隱諱，不忍撞破。又嘆一聲曰：奴真薄命，歷盡艱難，方中狀元，未知丈夫何往，怎知你妻明日爲爾娶妻，費盡心思，幾時方得團圓。到了次日，起來，俞智文已備席恭賀起行，連道廡三人同飲，未及數杯，只見把門人報曰：啓老爺，有內監呂福公公在外口稱奉旨宣鄺老爺入宮，諭話請老爺接旨。明堂吩咐家人速備香案，跪接聖旨。呂太監在馬上曰：鄺先生請起，奉旨進寓開讀。鄺明堂跪在香案前，將詔開讀。詔稱：欲宣進宮，諭話宣畢。鄺明堂與太監分賓主坐下。茶畢，鄺明堂問曰：公公必知宣詔下官何事。呂太監曰：主上早間到上林苑，見百花盛開，景緻非凡，今在通明殿宣詔，必是飲酒賞花，諒無別事。明堂卽入內，取了禮封，送與呂太監曰：這是薄禮，望公公笑納。呂太監推辭曰：咱家無功，不敢受賞。鄺明堂曰：公公請坐下。弟有一事拜懇鼎力。呂太監方才收下，問曰：何事？只管見教。鄺明堂說明梁相招親，恐緩到天明，特懇公公成全。早得出宮完婚，足感聖德。呂太監曰：此事都在咱家身上，管教先生立卽出宮。鄺明堂稱謝，二人各上馬，直到東華門外。呂太監繳旨，成宗宣鄺明堂上殿拜畢，賜坐綉墩。鄺明堂奏曰：未知宣臣有何聖諭。成宗曰：朕見上林苑盛開百花，欲招卿家同往遊宴。鄺明堂謝曰：臣有何德，敢蒙陛下賜宴，何以消受。成宗曰：君臣暢飲，正是盛舉。卽令備九龍筵席。

呂太監立在旁邊，嘻嘻而笑。成宗問曰：「呂福何事，不言而笑？」那呂太監頗有機變，即奏曰：「奴婢笑鄭狀元，身在此間，心在他處，那裏有心飲酒賞花，故此失笑。」成宗曰：「鄭君玉何事關心？」呂太監奏曰：「鄭狀元今日娶妻，方才正欲起程，怎不心焦？」成宗問鄭明堂曰：「鄭卿今日娶妻，麼？」鄭明堂曰：「正是。」帝又問曰：「何人之女？」鄭明堂曰：「就是梁相招臣爲婿，成宗責呂太監曰：「你好不曉事，你既知他今日完娶，就不該着他入宮爲是。」着大監押此九龍筵席往梁府，賜其女爲合巹筵席，並賜金蓮寶燈一對慶賀。」成宗笑曰：「今乃卿的一生大事，須得速往爲妙。」鄭明堂謝恩退出，寓且說梁相府自己牌衆官齊到，忽報朝廷賜合巹筵席金蓮寶燈一對，梁相備香案接旨，賞了武士，回去將九龍筵席送上，弄簫樓爲合巹筵席。孟士元已陞刑部尚書，父子不便同來，惟孟士元亦到相府慶賀。媒人夏逢寅亦到，辭別梁相，往迎新郎。鄭明堂迎接奉茶。夏逢寅曰：「請殿元公速到相府，免誤良辰。」鄭明堂拜別俞智文、吳道庵上轎，榮發押了行李起身。隨鄭明堂來到相府，進內宅門，文武百官俱下庭迎接。鄭明堂慌忙下轎，向前行禮。按孟士元父子雖在朝，尚未相會，今一見面，早認得女兒，但鄭明堂先已料定，父親定來慶賀，倘若相認，欺君死罪難免，寧可不孝，方能救丈夫。今雖見父親，卻當不相識，連眼也不觀看，且說孟士元暗喜女兒好生大膽，連中三元，早晚便可相會，就同衆官請新郎來到偏堂。此時正堂備着花燈，鄭明堂向衆官一一敘禮，及見士元，亦作套語，並無眷戀之意。孟士元疑惑，若是女兒，雖不敢相認，亦有顧盼之情，爲何竟似不相識的一般？若是面貌彷彿，亦無有這等相似。及坐下吃茶，半眼亦不回顧。孟士元反惹得滿腹疑心，鄭明堂窺見父親沉吟，暗悲生身之父，不願，真是不孝，但念要救丈夫盡義，亦顧不得盡孝。過了一會，陰陽官報良時已到，請新郎拜堂。樂人奏動音樂，衆官俱躲在旁偷看新人。四名女婢扶起小姐上堂，讚禮官唱禮，先拜天地。後謝聖恩，又向湖廣拜見公姑，然後拜見岳父母，隨後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對坐。女婢揭去新人頭上羅帕，素華留心窺看，果是孟小姐容貌，比在家之時，更加嬌豔，心中大喜，真是天從人願。衆女婢向前來侍奉，好不熱鬧。鄭明堂因女婢衆多，不敢偷看新人。素華見新郎舉止全無半點女態，心中疑惑，若是孟小姐，爲何不認得我酒過三杯，女婢在樓下叫曰：「外面席備請姑爺陪客。」鄭明堂聽了這話，即起身下樓，往後堂與衆官敘禮，遂各安位坐下飲酒。孟士元見是右相愛婿，不便動問看戲台上戲班演唱飲酒，且說那榮發來到樓下，向女婢作禮曰：「勞煩姊姊，稟知主母一聲，說小人乃是鄺老爺的書童，名喚榮發，特來叩頭。」女婢卽上樓見小姐，把榮發言語稟明。原來素華在樓上已認是榮發聲音，今名榮發，只改一字，看來必是孟小姐無疑。第恐榮發年輕，若喚相見，叫我舊名，反爲不美，且說堂上衆官，敘到

半酣。鄺明堂起向百官敬酒。敬到孟士元。又似不相識的一般。孟士元暗想。何竟面貌相似。若女兒斷不敢如此大作弄。尋思。猛省曰。我好癡呆。若是女兒。怎敢娶妻。想到此處。隨即絕念。自思。鄺明堂才貌與女兒彷彿。他有福連中三元。賢親相府。我女兒不知死於何處。屍骸若何。我這等苦命。有何顏面吃酒。推說腹痛。辭別回衙。來見孟嘉齡。說起鄺明堂。貌似爾妹。孟嘉齡笑曰。此必面貌相似。若是妹子。怎敢娶妻。孟士元曰。我亦如此想。方知不是女兒。自此父兄在朝。與鄺明堂相見。亦只作不認識的一般。此是後話。不表。當下鄺明堂送孟士元去後。心中傷感。父女相會。如隔天淵。今為救夫。亦顧不得孝了。眾官飲到傍晚散席。鄺明堂陪禮。兩足疼痛。進入綉房。素華亦站起身。女婢移椅。請鄺明堂對席坐下。飲酒。心思。小娘今夜未知聽我懇求否。那裏有心看新人的美醜。素華見新郎似孟小姐。為何並不認得我。況舉動氣概。並無女子氣象。倘非孟小姐。少停要與我做那件事。如何是好。又轉念。且喜刀在牀下。若有不測。即便自刎。亦顧不得疼痛了。二人直飲到初更。鄺明堂酒量極大。亦覺得有五六分醉意。偶然靚面。看見新人。早認得是蘇映雪。心中明白。聞得梁相祖貫雲南人氏。必定夫人進京。水路救活蘇映雪。認作母女。我今相會。省了許多口舌。果是我的造化。再看果是蘇映雪。且說素華。窺見新郎把他細看。並不言語。暗自吃驚。若是孟小姐。豈不認得我。為何注目不語。看明是書生。怎好與他靚面相視。遂一時害羞。乃不敢舉頭。鄺明堂暗笑。癡姊姊因何反害羞起來。遂故意目不轉睛。注視素華。此時好似小鹿撞心。已是亂跳。滿面通紅。鄺明堂暗自好笑。真是庸才。待我作弄一番。即吩咐眾婢曰。夜深了。你們辛苦。可把樓下書門帶上。爾等各去安寢。鄺明堂見眾婢俱已下樓。料樓上無人。遂門上樓門。即上樓閉上房門。仍舊坐下。自言自語曰。日間眾婢礙目不便。諒相府嬌姬。必定絕色。一面吃酒。一面注視。素華情知不是小姐。羞得無處藏身。又見面貌似孟小姐。何故卻說此言。即起坐於牀沿上。滿腹疑惑。低頭不語。明堂故意站起身曰。下官醉眼朦朧。觀看不清。待我取燭來看。方不負千金小姐美容。即取一支小燭。過來。素華聽說是雲南聲音。怎說湖廣人。一時難猜。立起身來曰。聞新狀元乃襄陽人。為何滿口俱是雲南口音。並無湖廣口音。吾知爾乃女扮男妝。若不實說。吾即訴知家父。奏主嚴究。假扮書生。欺瞞相府小姐。其罪非輕。鄺明堂暗笑。到此時。還疑我未必是男妝。待我再混他一混。曰。夫人差矣。下官由三元出身。官至翰林院修撰。若是女扮男妝。縣府宗師。鄉試主考。怎肯徇情。縱放混考。令尊又怎取中會元。相壻夫人何必多疑。素華細聽。明是雲南口音。即答曰。狀元。我知爾來歷。乃雲南孟家之女。因御賜婚。姻爾散君。女扮男妝。逃走。康公收為義子。幸中狀元。怎瞞得我。鄺明堂暗想。如今是相府小姐。豈可讓他獨逞威風。乃

向素華曰：我亦知爾來歷，爾係雲南蘇家之女，因氏守節逃出，爾即欺君，冒充孟氏，嫁入劉府，行刺投水，梁相救為義女，致累孟尚書向劉國丈索命，奉旨已死，勿論。爾敢詐死欺君，復敢假冒相府嬌姬，欺騙天子門生，若奏天子罪逆深重，不知作何處治。素華已知是孟小姐，一時驚昏欲狂，忙舉手掩住鄺明堂之口，低聲曰：小姐休要高聲，恐有漏洩。鄺明堂脫下紗帽蟒袍，戴上巾幘，二人攜手坐於牀沿。素華問曰：難得小姐奇才，年幼弱女，如何高中。鄺明堂細說路過康若山，高中等情。夢中亦不想與姊姊相會。素華笑曰：小姐實在狂妄。既中狀元，已就過分，怎好相府招親。今幸而遇着奴家，倘然果是梁相之女，今夜如何干休。鄺明堂曰：此乃梁相設計招親，幾使我惹禍，就此懇梁小姐作情。日後願讓梁小姐為正室，自己作偏房。同嫁皇甫郎。諒梁小姐憐憫，必代為遮蓋。素華嘆曰：皇甫郎前生種下福田，故有賢德。妻室為他娶下妻房，真是罕有。鄺明堂曰：此乃婦女本分，何勞褒獎。但奴前日逃走，舉薦姊姊代嫁劉奎璧，未為不美。不知姊姊何故甘心行刺投水，妾竇為不解。素華即把比箭奪婚夜夢到花園與皇甫郎拜月訂為偏房，並知小姐寬洪，必然陪嫁為妾，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崔扳鳳善求佳偶 劉燕玉守約自縊

卻說素華說明夜夢，與皇甫郎入花園拜月訂親。又料小姐寬洪，日後必令我陪嫁。立我為妾，不料小姐徐庶走馬薦孔明，家母貪圖富貴，勸我代嫁。一則不負皇甫郎拜月之夢，二則代小姐報仇雪恨。故行刺投水。天幸景夫人搭救，蒙義父母十分愛我，不意又會着小姐，真是上天憐憫。鄺明堂謝曰：但姊姊既念皇甫拜月之約，又怎肯拋球招親。素華曰：只因梁相夫妻主意拋球，我立要自盡。幸月老托夢贈詩，疑是得會皇甫郎，及見綵樓前，無有人影，立志俟候尋死。見行聘首飾，多是小姐舊物，又疑是小姐改妝，得中狀元，又恐不是說罷，即向牀底下取出一把雪亮利刀，與鄺明堂觀看。明堂曰：既欲結親，何故牀下藏刀，大為不祥。莫非行刺於我。素華曰：非也。我恐不是小姐，待合巹之時，即便自刎。我為着這姻嫁，真是腸斷。如今幸有小姐作假丈夫，可免出嫁之禍。好待皇甫郎出頭，定此終身。鄺明堂曰：就誤姊姊佳期。日後姊姊若完親成就，當讓姊姊為正室。素華大驚曰：奴母女受小姐滿門大恩，無可報答，但願為偏房足矣。二人說說笑笑，鄺明堂一時高興，把素華抱在腿上，讀曰：姊姊如此花容，令我銷魂。素華右手扳住鄺明堂香肩，笑曰：小姐年輕，緣何調戲奴家。豈不作怪。鄺明堂笑曰：姊姊好不曉事。今日完姻，誰不知爾是我夫人。少停還要同牀共枕。

素華笑曰：我已兩次花燭，俱成虛話，着實可笑。鄺明堂笑曰：爾好貪心不足，嫁我乃是才貌雙全的丈夫，滿城婦女稱羨，爾好造化。素華曰：婦女怎知爾乃是中看不中吃的東西，若是真正梁小姐來，早一定鬧事。鄺明堂便把日間連家父亦不敢認，莫道姊妹難辨，真假素華曰：小姐今番得志，比前秀媚更多，言訖翻身，雙手攀住鄺明堂粉臉，開口把玉齒輕輕向鄺明堂右臉咬曰：小姐花容令人愛煞，二人寬衣上牀，共枕而睡，比真夫妻更加相得天色，始明夫妻起牀，二人洗面畢，鄺明堂梳洗過了，素華正在梳洗，鄺明堂坐在旁邊，代其掠髮，女婢報知梁相夫妻曰：姑爺在房，查小姐掠髮，梁相笑對夫人曰：女兒夫妻果然相得，不出我之所料，夫人喜曰：兒婿夫妻相得，我老夫妻便可無憂，須臾問鄺明堂夫妻出來謝親，好似一對玉人，梁相夫妻好不歡喜，從此鄺明堂夫妻孝養二老，待下以寬，當下鄺明堂下樓步出不遠，只見榮發迎問曰：小婢昨夜面搗憂，未知梁小姐相待若何，鄺明堂曰：有我這等容貌，自然歡喜，何必多疑，榮發曰：老爺乃假男子，有名無實，怎得歡喜，鄺明堂密將蘇映雪前事言明，若相見，休說前情，榮發驚喜欲狂，曰：機緣湊巧，天公弄人，一至於此，實為可喜，正言間，家人執帖報曰：新科衆同年來拜賀，鄺明堂忙來接進後堂待茶，方才退出，過了數日，吳道庵已選了江南蘇州府吳縣知縣，文憑部扎盡是鄺明堂代為領取，全不費力，即欲回鄉同妻子上任，鄺明堂寫書交其問安，康若山夫妻並囑我義父寄銀上京，請還俞智文，俟其翰林出缺，補授有權職任，即請雙親上京，同享富貴，又寄小玉錫一雙，並御駕警掛那一對金花，付與賢弟元郎，日後聰慧勤謹，吳道庵倚着康若山義子，現為翰林親翁，又是首相，合省官員俱稱為老太翁，康氏稱為老太太，且說鄺明堂在朝，隨駕遇事，即直言進諫，凡有國政言皆合式，成宗喜其聰慧敢言，十分厚禮，凡朝臣遇有小過，鄺明堂存心為其迴避，文武官員俱感厚情，光陰迅速，今已完親一月有餘，且說當年劉奎驤外祖母之子顧宏義，有胞姊與本處人崔樹敏為妻，亦進士出身，做過兩任湖廣布政，身亡，生下二子，長名拔龍，年經三旬，中過二甲進士，告假養親，回家將已限滿，部文催促進京，就選外任知縣，次子名拔鳳，年十八歲，人材俊雅，文學精通，且為人純厚謙恭，人人欽仰，十三歲即入泮，前聘張家之女為妻，上年春初，張氏病故，崔拔鳳正欲求聘佳人，那顧宏業一日請崔拔鳳母子來家，留下兄妹，亦來看待，次早顧太郡因次子奎璧進京，二小姐劉燕玉，卻又盡孝，願太郡比前加倍愛惜，即着江進喜母子同守府第，自帶燕玉來到顧府，前下轎，諸位女眷迎接，此時燕玉小姐年已十六歲，更加嬌豔，崔拔鳳一見，不覺神迷，尋思三年不會，不想如此美貌，且又眉目慈善，何不告知母親，求其良緣，就躲在左右偷看，燕玉見表兄注目觀看，情知不懷好意，自思我已守皇甫少華之

約表兄雖有才貌，怎可失節，實可迴避爲妙。遂同顧家女伴，竟進內房言談。崔板鳳密對母親說，欲求表妹爲妻。崔母卻亦歡喜，便向二兄弟說明，求其相幫求親。顧宏義曰：待弟爲媒，商議停當。崔板鳳曰：待吃午飯再細看。若無破格，方可求親。顧宏義曰：待我請他會親，看定了。求親未遲。二顧同板鳳母子來見顧太郡。崔母對太郡曰：數年不見次甥女，長成如此美顏，真是可喜。崔板鳳卽下庭迴避。顧宏義曰：弟出仕外省，請甥女前來會親。女婢進內來請。燕玉情知不是好意，愈不敢出。女婢出來復曰：二小姐懷慚不出。太郡不悅曰：這妮子好做作。自家至親，有何害羞，偏要他速來。女婢只得復進來見燕玉，把太郡發惱言語說明。燕玉無奈，來到堂上。先拜二位母舅，後拜姨母。母親然後坐在下邊。崔母與他說些閑話。燕玉告辭入內而去。崔板鳳已飽看了，密對母親說明。願結良緣，少停午飯後，崔母曰：大孩兒不久進京就選，要做知縣，夫妻亦同上。二孩兒姻緣未定，我又年邁，無人照管家務，甚是可慮。日喜次甥女燕玉年貌與板鳳相當，幸次甥女姻緣未定，我意欲求賢妹，俯就這段良緣，亦是親上加親。未知賢妹尊意若何。顧宏義曰：燕玉適配板鳳，正是郎才女貌，弟當爲媒，成就此段良緣。太郡曰：賢弟姊姊，此事極好。奈此女非我親生，賢弟當寄信進京，請國丈主裁。方妥。顧宏義曰：待我修一書，二姊亦修一書，我立卽上京求親。國丈識得板鳳，言容諒必應允。說罷，令家人取過文房四寶，太郡並顧宏義各修一書，向劉捷求親，封緘停當。顧宏義立喚一名慣事的家人，步行起身。板鳳好不得意，早有女婢報知劉燕玉。燕玉如有亂箭攢心，尋思父母必從崔板鳳，雖才貌雙全，我怎肯從母命，背盟負約。辜負皇甫少郎，萬一逼嫁，卽效孟氏投池，保全名節，恨不得卽時回家，與江三嫂商議。從此寢食俱廢。到了第四日，太郡母女方才回府。江三嫂迎接入內，燕玉卽回瞻雲閣，教飛鳶婢下樓，便對江三嫂曰：奴的催死文到了。江三嫂驚問曰：何事。燕玉卽告崔板鳳求親，並二母舅寫書上京，諒父親必允親事。未知三嫂何以救我。江三嫂癡呆半晌，尋思我又無計。小姐性烈，萬一尋死，怎生是好。且用緩兵之計，安慰他，勿尋死，再作商議。遂嘆曰：小姐何必認真，舅老爺寫書求親，老爺未必聽從。燕玉曰：表兄才貌家父素所深知，且又親上加親，焉有不從之理。三嫂曰：古云姻緣事非偶然，豈有一說便成之理。若果聽從，我自計保全你名節。燕玉方才心寬曰：爾若不設計救我，惟有一死而已。江三嫂曰：莫着急，我自自有妙計。且說那顧府下書人行到次年二月初旬，方才到京，直到劉府報人，適遇連登指揮三日，前朝奏稱劉奎璧失陷吹台山，劉捷正在悲傷。一見求親書信，燕玉長成，崔板鳳人物俊雅，況是書香一脈，遂修兩封書，一寄與顧宏義，詳親之事。一着太郡遣女出嫁，交付來人帶回。下書人直到四月間，方回雲南府昆明縣，先見顧宏義，卽把

封家信着下書人送交與國丈府。且說燕玉小姐是日正與太郡在後堂閑話。忽聽得雲板響。女婢報曰：外面據雲板報稱：顧府家人往京求親回來，帶國丈回書來報。太郡曰：待我往見便是。即移步而出。燕玉尋思：生死全在此書。忙隨後而出。太郡想起前日舊事，恨對燕玉曰：爲自己姻緣，便會如此關心。要探消息。爾二嫂爾便引到後樓投水。豈不可恨。燕玉聞言，羞得滿面通紅。即停步不敢隨出。太郡到後堂坐下。燕玉閃在屏後偷看。太郡拆開，先看幾句。笑曰：因親求親，果然許允。燕玉聞得此言，急得神思飄蕩，入內去了。那太郡看下去，方知奎璧奏請出征，失陷賊巢。太郡大叫一聲，跌倒在地。人事不知。女婢一面入內報知小姐曰：太郡昏倒在地。人事不省。請小姐救護。燕玉正要進內與江三嫂商議，聞得此言，慌忙奔出後堂。衆婢扶起扶在椅上坐下。取書來看。方知兄陷入賊巢，亦覺悲傷。太郡大哭曰：可憐姪兒，怎受得賊巢苦楚。真是肝腸寸裂。令人傷悲。未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逃尼菴燕玉守節 詰姦情太郡拷婢

卻說太郡回歸臥房，哭倒牀上。江三嫂教燕玉曰：趁現在太郡在痛子之時，小姐可假意小心伏侍。太郡自然不忍，使爾出嫁。燕玉曰：向來我曲盡女道，自是嫡母分別親疎耳。即時刻不離太郡牀前，百般安慰。到次日，太郡謂燕玉曰：爾爹爹已把爾姻緣許配崔板鳳。我又方寸俱亂，無心備辦妝奩。只將前日孟氏嫁妝與爾帶去。待日後再行補足。說罷，燕玉苦辭曰：大哥夫妻遠在邊庭，二哥失陷賊巢。我若出嫁，母親無人奉侍。若要出嫁，須待大嫂回來。女兒方得放心。太郡曰：難得我兒孝心如此，極妙。燕玉暗喜，加倍小心孝敬。到第三日早飯後，女婢報曰：二舅老爺前來請安。太郡曰：請他進來。燕玉退出。須臾間，顧宏義進入房來。太郡坐在牀上，令女婢移椅，請舅老爺坐下。茶罷，太郡曰：癡兒好勇，自請出征，失陷賊巢，令我腸斷。宏義勸曰：奎璧雖暫時失陷，姊夫必設計，不久自然回家。不必過慮。二人說些閑話。宏義曰：姊夫回書，甥女姻事已定。大約即要擇日行聘完娶。太郡大怒，姊姊太無良心。我家現有橫禍，還說甚親事。爾做兄弟亦不量力，何厚於彼而薄於此。將手捶牀大叫曰：你們要迫殺我。顧宏義愧羞無地，只得說曰：姊姊不歡喜，便罷。何必發惱。又說些閑話。方才辭別。劉小姐暗自歡喜，過了五六日，顧太郡起牀料理家事。忽報崔母來探視。太郡迎接坐下。下說了許多閑話。崔母曰：大孩兒夫妻一月間便要進京。次孩兒亦欲進京捐監。俟來年考舉。我又老邁，家無次丁。若二甥女相伴亦好。太郡曰：前日賢弟來說，我因無心料理妝奩，既如此，如今就可擇日前來。崔母大喜。那燕玉偷聽驚

得魂消魄散，奔到後樓來，見江三嫂說出前情，速定計策救我。江三嫂只得安慰曰：小姐不須急著，待我設計，不多時，崔母辭別回去，不覺又到第三日已牌後，顧宏義送日頭前來，曰：崔家現已擇定四月十八日行聘，二十五日完娶，吩咐各物從便，不必費心。太郡看了日頭，應允宏義辭出。燕玉急問江三嫂曰：五日後便要行聘，爾今計策若何？三嫂曰：我蠢人無計可施，且從容商議。燕玉曰：此乃緩兵之計罷了？奴惟有一死，以保名節，免得憂慮。江三嫂恐其自盡，乃曰：計策卻有一條，恐小姐難受苦楚。燕玉問曰：計將安出？江三嫂曰：我有一個胞妹，十七歲時，出嫁於張姓，嫁夫忽然病故，吾妹自知命苦如此，毅然投在菴堂，削髮爲尼，法名梵如。伊師善靈年已四旬，乃是菴中住持，師徒六人在菴，其菴名萬緣菴，離此有十二三里路，不若爾我到菴中潛身，其菴中房屋甚多，未知小姐意見若何？小姐曰：三嫂專說混話，菴廟寺院，乃萬人所到，俗女同居，動人疑心，倘被母親知道，性命不保。江三嫂曰：這萬緣菴，雖供奉佛像，神祇從無男人入菴，點灼問簪香火，最是冷落，菴內深邃，房屋頗多，小姐須打算方可前去。燕玉曰：我若守名節，雖死無恨。江三嫂曰：只可爾我同走，太郡好潔，爾走恐辱壞家門，必不敢說起。燕玉曰：說得是，當先密差爾先往，見善靈詐說如此如此，看善靈肯收留否？免我憂慮。江三嫂曰：尼姑貪財，聞得避難，必有銀兩，一定收留，待我着兒子前去問明。燕玉曰：如此速當前去約定。江三嫂下樓，尋見江進喜，密把劉小姐欲同我避在萬緣菴，俟候皇甫公子出頭，爾可往見善靈，不可說實事，只說如此如此。若肯收留，有些銀兩，送他應用。江進喜曰：小姐貞節，天道必有好報，但善靈貪財，小姐並無大銀兩，難免受其欺侮，切不可往。江三嫂曰：我已說過，小姐但願守節，雖死無恨，爾可往說個定着。江進喜曰：待我來朝前往，言未畢，只見女婢從內出，曰：太郡吩咐，四日後崔家要來行聘，過數日到了四月十八日行聘日期，顧宏義着其姪顧本仁，亦是文舉人，押聘前來，一路言樂喧天，太郡無心收了聘禮，發了回聘回去，是晚賞了許多衆家人花紅，次日即整頓孟氏的嫁妝，陪嫁女兒不表，再說燕玉着江三嫂催促兒子，速往萬緣菴議定，來晚即欲避走。江進喜應允，早飯後進喜拽開大步，急奔往萬緣菴，正遇着善靈，問曰：江大叔何事如此着急？江進喜曰：要見母姨商議一事，即進內尋見梵如，曰：有一事與母姨商議。梵如曰：賢姪請坐，有話說來。江進喜坐在旁邊，詐言曰：劉燕玉小姐，我太郡前年許配皇甫家，今又改嫁崔家爲妻，二小姐怎肯改嫁失節，欲尋死路，家母苦勸，是以家母欲同小姐來此避害，幫作女工，在此守節，待皇甫家出頭相認，自當重謝善主，未知善主可肯收留否？梵如搖頭曰：菴中香火冷落，善主善靈，又貪窮食財，二小姐並無私房銀兩，到此定受欺侮，須尋別處安身，斷不可到此地獄來。江進喜曰：善靈貪財，姪亦會說過。

奈無別處可投。小姐但願守節，甘心同作針指度日。母姨同姪前去懇求。善靈收留便好。梵如曰：他若有利，無不應承。有何不肯之理？待我請他來說。隨出房門，頃刻間同善靈進來。江進喜見禮坐下。江進喜仍詐言太郡賴婚，二小姐同吾母要借此守節。善靈曰：難得小姐貞節，裏面尚有兩座空房，並可安身。只有兩張空牀，連蓆蓋亦無。况吾等窮苦，菜羹蔬食，小姐須多帶些銀兩前來應用。爲妙。江進喜曰：吾家小姐日食最儉，女工針指，極是嫻熟。到此便可幫作針指。梵如曰：未知幾時來，亦當約定。江進喜曰：來晚二更後即來。勞煩師父開門。善靈曰：就是三更後前來何妨？我等自當守候。江進喜辭別退出，且說善靈卽着梵如打掃後房等候。單說江進喜趕到劉府尋見母親，說明已約來晚前往。三嫂回閣，密告燕玉。且教收拾細軟，來晚好得起程。燕玉曰：我已收拾完備。天晚過去，到次早燕玉飽餐後收拾。原來燕玉手頭乏絕，只有平日買針指線剩下一碎銀百餘兩，併有首飾約值銀五六百兩。日色墜西，俱各飽餐。燕玉江三嫂同在房等候。到上燈時，燕玉吩咐飛鶯女婢先去安寢。我亦要睡了。飛鶯大喜，回進自己房內閉門睡下。燕玉自思未知何年得見母親，豈可不辭而出？卽令江三嫂掌燈，一同來到太郡房中，見禮坐下。讀值太郡正吃參茶，卽將半碗參湯付與燕玉吃下。再說些閑話，方才回閣，同在牀坐下。將火掩住，候至二更，四處寂靜無聲。江三嫂曰：此時正好起身。隨下閣來。江進喜正在閣下。江三嫂上樓取了一個包裹，收拾一些寒暑衣履，再轉身取了一把鎖匙。本是江三嫂執掌。劉小姐首飾包做一拜匣，那百餘兩銀子亦藏一拜匣，取下樓來。江進喜一路開門，直到花園後門，共六重門。江進喜便把衣服包裹燈籠放下曰：待我去牽一匹馬來。與母親小姐同乘好得趕路。燕玉曰：極好，但不可使馬夫知道。江進喜去了一會，取了一匹青鬃馬，鞍轡俱備，牽出花園門，關上園門。先扶母親上馬，後扶小姐坐在前面。燕玉頂上蓋着緞幘，三人起身行了里餘路，再向前趕了一會，已到萬緣菴前住馬。卽扶二人下馬，上前叩門。香公開門請進。六個尼姑尚在候候，一齊接進到後邊，有一座空房。進內只見有兩張空牀，連蓆亦無。江三嫂見這光景，問曰：連蓆亦無，如何安身？燕玉曰：來早自當備辦。鋪陳便是。梵如曰：我裏面還有兩領舊蓆，卽去取出二領舊蓆安頓牀上。江進喜把包裹放下曰：我要回去。若有急事，卽來通知。燕玉曰：難爲爾了。倘有急務，須當來報。江進喜稱是。出門上馬回去。當下燕玉與衆尼姑見禮，各通名號。開一個拜匣，一看卽是藏首飾的。燕玉卽解開銀包，秤下十兩銀子，放在一邊曰：此銀留下。備二付鋪蓋應用。又秤下十兩，送與衆尼曰：奴在此守節，有勞列位師父，權爲一茶之敬。幸列位笑納。衆尼大喜稱謝。又將銀交付善靈曰：此是十餘兩銀，付與師父料理。我二人的糧食，若有女工針指，自當盡心相幫。善靈只望取許多。

銀兩今兒只在這些銀子甚然不悅只得接了衆尼送去安歇且說江進喜轉回在廳將馬仍帶進馬房縛下把鎖匙匙俱丟在地上這花園只有江進喜住宿從無他人混雜當下江進喜回房把門虛掩解衣上牀假睡且說飛鳶睡到五更醒來有些腹痛卽忙起牀解手火已熄了飛鳶最是膽怯遂要往江三嫂房中來取火把門推開殘燈尚明房中無人只道在小姐房中及到小姐綉房門卻虛掩火尚未滅心更害怕卽點火燃照着並無一人隨卽下樓要報太郡忽一陣狂風把火撲滅那飛鳶大驚哭將起來卽到太郡房中便狂叫太郡不絕顧太郡亦已醒了忽聽得哭叫嚇了一跳暗想時運已退次子被陷賊巢此所謂禍不單行諒必是凶事忙叫曰不須啼哭快快前來卽披衣坐起牀上小婢已開房門飛鳶進房就說小姐及三嫂不知何往只有小婢所以害怕太郡疑惑曰江三嫂或有事起身亦未可定小姐不在卽是何故叫起衆婢點燈奔上廳雲閣四處一看並無人影遂進小姐房中開首飾匣一看卽暗自駭然曰莫非與人逃走連首飾帶去再開箱看好衣服俱失只留幾件舊衣裙急得手足失措明是家世該敗做出這敗家聲事來太郡尋思此必江三嫂代女兒牽馬奸夫方得進來卽下樓坐下吩咐女婢速喚江進喜前來早有一婢起身前去又囑衆婢曰家醜不可外揚此事不可令家將知道倘有多言漏泄定卽活活處死一面喝問飛鳶曰爾在樓上可有男人上樓快快說來免得受刑就令女婢速取皮鞭荆條前來飛鳶曰那有男人上樓卽女人亦不敢上樓太郡提起皮鞭向桌一拍曰旣無男人上樓小姐爲何逃走再不實說一定打死爾這賤人飛鳶放聲大哭曰自在上年太郡帶小姐往顧府探親回來小姐就時刻與江三嫂密語甚至歎息流淚只是不許小婢竊聽近來京城國丈回書許婚崔家小姐更加着急日夜同江三嫂密語昨夜燈後小姐叫小婢先睡小婢只得先睡不知小姐因何逃走只此便是真情太郡怒曰江進喜因何不來再着一個女婢速去催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顧太郡將桃代李

崔扳鳳移東易西

卻說顧太郡怪江進喜不來再着一婢趕到進喜房中見先來女婢尙在呼喚江進喜不醒女婢慌忙回稟太郡曰江進喜想是昨晚酒醉任呼不醒太郡尋思進喜卻剛直通姦之事諒必不知故睡眠安穩且說那女婢強扯進喜曰太郡喚爾論話作速起來進喜佯作初醒問曰絕早時候何故大驚小怪女婢曰小姐同爾母開了後門逃走無蹤太郡特喚爾去問備細進喜流淚曰家母無踪教我倚仗何人進喜忙卽走進泣問曰家母眞個何往太郡怒曰爾母子作

簪拐帶小姐逃走。爾還詐作不知，倒來問我。進喜故意大哭曰：母親好忍心，往那裏去。教我衣服漿洗縫補無人，好不苦楚。太郡更怒曰：吾女年長逃走，損壞家聲。爾休高聲，被家人知道，傳揚出去，玷辱我侯府門風。本該將爾逐出，念爾平日正直，仍舊照管家事，不可懶惰。進喜曰：多蒙太郡厚恩，但家母必是被妖魔迷去心神，故此逃走。待小人寫幾張招帖，掛在四方路口，尋訪若何。太郡喝曰：爾母拐帶逃走，尋他做什麼。若懸招帖，豈不合府週知。外面爾若說出此話，我不與爾干休。進喜曰：太郡吩咐，小人怎敢多言。果然家人亦不知道，是日太郡自思丈夫作事過分，故有此報應。將來不知如何結局。是日連早飯亦吃不下，悶悶不樂，獨自在花廳坐到中午。暗忖：崔家有聘無娶，必來爭鬧，可恨賤人未受聘不走，偏待交聘後方走，明是欲累我失了臉皮，真是可恨。此事怎得開交。正納悶間，忽聽外邊雲板聲響，只見女婢來報曰：把門人報稱福建延平府梅姑娘前來請安。太郡疑惑，即到後堂，令開門請進。因劉捷有堂妹夫名梅占春，一榜舉人，倚仗劉捷勢大，陞至福建延平府知府，膝下未曾生兒子，只生一女，同妻隨任。此人貪財縱役，作事糊塗，萬民怨恨，呈控上司，俱念着劉捷情面，置之度外。不料新來一位福建巡撫部院周呈祥，乃是吏部侍郎出身，爲官清廉，初任接得梅知府控案極多，巡撫大怒，不嚴辦，何以儆戒貪官。即密表奏劾梅占春十惡大罪，密表到京，成宗看表大怒，解京交三法司嚴審。幸劉捷代他上下求情，方得免死，就在京城着解差押梅占春往嶺南充軍，再差一員官帶詔一道，會同福建巡撫部院將梅占春家產搜沒入官。這周巡撫因有心得罪劉捷，一到府中，即同欽差到衙內，把女婢家人盡行逐出。梅占春無子，只有劉氏，併一女名喚雪貞，年已十六，顏容美麗，姻緣尙未定着。周巡撫連劉氏母女不許夾帶一物，立即一同逐出。所有財帛產業，一併官賣充公。劉氏母女只得暫租民房安身，把女婢變賣爲路費。女婢無處棲身，故來相投。顧太郡當下劉氏母女轎子入內，太郡迎出，令家人打發轎子退出。太郡與劉氏行了姑嫂之禮，坐下。雪貞上前拜見舅母，坐在旁邊。女婢獻茶畢，太郡問姑娘滿門隨任做官，因何到此。劉氏就告以丈夫庸愚，貪酷不仁，我母女苦勸不從，作成門丁差役賣法，並上京充軍。家產入官，母女無依。全望嫂嫂念及親戚之情，收留感恩不淺。二人說些閑話。劉氏問曰：次賢姪奎璧同姪女燕玉，諒都婚嫁了。太郡因見雪貞在座，不好說出轉口曰：老身家務浩繁，男女俱未定親。劉氏曰：姻緣恰是小事，嫂嫂亦當趕緊爲是。太郡曰：但不知賢甥女親事，不知配於何家。劉氏曰：拙夫不以姻緣爲重，尙未定着。太郡聞言，暗思雪貞與燕玉容貌不分上下，我何不用移花接木之計，把雪貞代嫁，免得貽辱。豈不是一舉兩得。主意已定。太郡叫衆婢退出不許潛聽言語。女婢俱各退出。太郡對姑娘細說。劉奎璧征

戰先陪。次女昨夜同江三嫂逃走。併收過崔家聘禮。後日探知。定來爭鬧。豈不大辱門風。方才因甥女在座。恐笑我治家不嚴。故不敢說。深知我雖庸才。論我治家。卻亦嚴密。諒此事必是江賤人三嫂引誘。此乃家門不幸。我好羞愧。梅太太嘆曰。這事可恨。江三嫂非爲。但崔拔鳳有聘無娶。雖是至戚。亦必前來爭鬧。此事真晦氣。太郡曰。今幸甥女頗有才貌。婚事未定。着我欲將甥女代嫁。況崔拔鳳才貌雙全的書生。匹配甥女。卻是一對姻緣。姑娘若肯順從。我卽寫書請家姊來。日同崔拔鳳。來遊耍。與甥相會。姑娘細看女婿。崔拔鳳好偷看新人。兩下便可完親。未知姑娘意見。若何。梅太太自思。我今門戶敗露。又無妝奩陪嫁女兒。要配好人家。實是爲難。今崔拔鳳乃是官家子弟。賢門秀才。有些人品。便可匹配。亦是好事。卽答曰。待來日再作商議。太郡曰。不錯。但不可使甥女知道。來日懷羞。不好會親。梅太太稱是。太郡取鎖匙付女婢。打掃廳雲閣。與梅姑娘。娘母女安身。婢領命而去。只見梅雪貞游玩已回。滿面慘容。太郡暗喜。此女孝心兼識時務。卻是可敬。隨卽入內寫書。要求崔拔鳳母子。念及親情。將梅氏代嫁。着心腹家人。送往崔家。交太太開折。女婢將書送入後堂。恰遇崔夫人同二子。敘話。女婢送上書來。夫人認是太郡筆跡。拆開觀看。面上失色。將書付二子。同觀。拔鳳歎曰。孩兒聯親。有甚玷辱。表妹連夜逃走。夫人曰。姨母乃我的胞妹。若然爭鬧。二家俱各失臉。今幸有梅家之女代嫁。來日兒與我去會親。若梅女有些顏色。便可應允。免得自相矛盾。崔拔鳳稱是。崔拔龍謂崔拔鳳曰。隱惡揚善。最是梅女。若是舉動端莊。便可娶來。切勿貪色。有傷母黨。至親。崔拔鳳曰。弟非好色之徒。梅女若有風範。卽當應承。崔母大喜。準備來日前往選擇新人。且說顧太郡。備酒款待梅家母女。送往曉雲閣安歇。雪貞揭簾觀看。有些茶油蜜水。又有胭脂花粉。雪貞問母親曰。此樓未知何人臥房。各物俱備。梅氏曰。此間就是爾表姊燕玉的臥房。雪貞曰。舅母說表姊已往外家未歸。梅母便將燕玉昨夜同江三嫂逃走。舅母因此醜羞。故不使爾知道。爾不可多言。看來與人私通。今見迫嫁。因此逃走。雪貞曰。舅母若非山川毓秀。怎能滿門高官顯爵。長女現居正宮。乃天下母儀。次女怎肯做出傷風敗俗之事。舅母總是武將。作事猖橫。從幼將表姊許配人家。今見女婿家世敗落。故舅母恃強賴婚。改嫁別家。表姊不肯失節。特同三嫂躲避他方守節。等候前夫出頭完親。若是與人私通。何不預先逃走。直到臨嫁方走。江三嫂同去何益。此必有別故。豈是暗昧逃遁。舅母乃瞞人言語。母親休信爲真。梅母省悟曰。吾兒此言是也。遂隱住代嫁之言。母女安寢。次早梳妝畢。下閣相同。太郡飽餐後。忽見女婢傳帖進見。曰。啓太郡。崔太夫人母子前來拜訪。太郡令開中門。請進雪貞。卽躲進內去。不須臾。崔母二轎已到庭中。太郡迎接。母子下轎上堂。太郡對梅母曰。此乃家姊崔太夫人。

並次甥拔鳳，乃是秀士，係是至親骨肉。我同爾請令愛出來會親。梅母曰：待我喚小女前來拜見。崔拔鳳退在庭邊。梅母細看拔鳳人材俊雅，心中已自歡喜。即合太郡進內來見。雪貞曰：家姊前來與賢甥相會。雪貞只得隨同到堂上。一見崔拔鳳，立在庭後。雪貞急欲迴避。太郡即扯住曰：此乃外甥崔拔鳳，亦是一家人，何必迴避。崔母招呼拔鳳曰：我兒可來拜見梅母。然後與雪貞作揖。雪貞羞得滿面通紅，只得回答萬福。已被拔鳳看得飽眼。太郡方才放手。雪貞即閃入內。崔母攜拔鳳下庭來問曰：我兒意見若何。拔鳳曰：母親即可應允。太郡大喜曰：賢甥已中意，從今以後休說代嫁之言。就是母舅面前，亦不必說實言。替我遮蓋。到二十五日，可即娶去完親。拔鳳稱是。原來梅母亦進內，把舅母移花接木代嫁對女兒說明。今我門庭取露拔鳳，乃是官家子弟，況又才貌俱全，可順從爲是。雪貞卻亦心願。梅母出來，拔鳳辭別回去。梅母與太郡知會定着，強請雪貞出來相見。崔母取過一把五雲如意鉤，插在雪貞頭上曰：老身將此微物，聊表敬意。賢姪女休要推辭。雪貞心內明白，退入內去。女婢呈上酒席。梅母太郡、崔母入席。雪貞抵死不肯出來。三位飲至日將西沉。崔母方辭別回去。太郡將孟家送來的物件嫁資，再備些妝奩陪嫁。梅姑娘甚是感激，到了二十五日，劉府張燈掛彩。崔家即前來迎娶。太郡見事做得秘密，十分喜歡。是晚拔鳳完親，夫妻甚是相得。三日後，夫妻到劉府拜見太郡，亦以岳母禮交拜。梅母太郡備席一同暢飲。至天晚，崔拔鳳夫妻方辭回家。自此梅母住在劉家，太郡以禮相待。且說江進喜，知善靈會財，乘太郡嫁女，着他備物件賺了二兩銀。思量送往萬緣菴，與小姐應用。到第四日，乘隙趕進菴來，見小姐同母親正做針指。進喜請安畢，問曰：不知尼姑相待若何。三嫂曰：尼姑前日得了小姐百餘兩銀子，每日只兩餐粗茶淡飯，還要他做女工針指。從早間做到晚方止，還嫌不勤緊。看來日後更難安身。進喜曰：姑且忍耐。諒皇天不負善人，不久皇甫公子得救父回朝，孟氏已經投水，小姐就是正室夫人。我母子便得富貴。那時專用未遲。燕玉曰：若然如進喜所言，那時便當報答爾母子大恩。但我走後，崔家怎肯干休。進喜曰：事有湊巧，便將梅家敗壞。雪貞代嫁，太郡怕羞，再不許言及小姐名字。江三嫂聞言恨曰：好一場富貴，送與梅家母女受用。小姐卻到此吃苦。燕玉喜曰：幸有梅家表妹代嫁，母親免費口舌。此乃極好的事，真是有幸。江進喜就把二兩餘銀交付小姐，零用。小人即刻回府。若有甚事，再來報知。燕玉稱是。江進喜辭別回去，只見善靈來請小姐去裁衣。未知作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失首飾節女受苦

醫太后賢臣逞能

卻說善靈來見燕玉曰：請小姐到我房裁衣。燕玉曰：既要裁衣，可拿來這裏裁罷。善靈曰：因要裁三件衣服，好一番耽擱。又好我那裏攏合，免得零星失落。小姐稱是。卽同江三嫂等把門鎖上，齊到前面方丈。小姐用心裁剪畢，方同三嫂等取針線攏合。衆尼各自做工。後邊竟無人一人。按菴中有一位香公，名喚會七年六旬，有一子名會黎，做豆腐生意，最好賭紙牌。不安本業。會七自五年前在此。香公因尼姑窮苦，卻就相安無事。不料劉燕玉那夜到菴，會七在窗外窺得拜匣內首飾值銀不下三四百兩。他就起不良之忠，買了一枝鎖匙，察知拜匣鎖匙。江三嫂藏在簷下，只見劉小姐同衆尼俱在前邊，便潛到後房偷看。開了鎖，推開房門進內，見拜匣放在三嫂牀上。會七揭開簾，取過小鎖匙，取出一塊方帕，將匣內首飾盡傾帕內，包好，把匣蓋上，仍放原處。小鎖匙仍放簾下。出門將門鎖上，把首飾帶回家，交其子會黎，囑其變賣做本錢。休再賭蕩。自己趕回菴中，佯睡在牀。劉小姐江三嫂直至日斜，西方回房來。三嫂欲把匣取放桌上，覺得甚鬆，吃驚，謂小姐曰：匣內首飾被那賊子盡行取去。小姐不信曰：房門拜匣鎖好，首飾必在匣內，怎能失脫。江三嫂把匣向小姐面前一搖曰：裏面無聲。那有首飾。小姐面上失色曰：這賊奇怪。忙向簾下取出鎖匙，開匣一看，已是空空。江三嫂着急，吶喊曰：那個欺心賊，把六七百兩銀首飾盜去，氣殺我啊。衆尼俱來問故。劉小姐把拜匣與衆尼觀看曰：我們往那邊做衣服，不知那個賊開門鎖，並匣鎖首飾盡皆盜去。卻又把鎖仍然鎖好。三嫂呼天叫地，喊曰：那明顯是裏面賊。方知小鎖匙放在簾下。衆尼愕然曰：此間從無外人進來。我們未嘗失脫錢物。善靈沉吟曰：賊人既得入房，何不連匣取去。那有良心，留下拜匣。又把拜匣各鎖鎖好。莫非前日來的心慌，忘記帶首飾來，仍放在府上麼。三嫂聞言，將嘴一努曰：前日與衆人開看，滿匣首飾，何止六七百兩銀值的。衆人同眼觀看，怎說沒有帶來。明是裏面人存心盜取，真是天殺的賊子。善靈曰：我今日同在外邊，不管閑事。說罷竟自退出。劉小姐滴下幾點淚來。三嫂號哭帶罵。二人連飯亦不吃。劉小姐對三嫂曰：今已失脫，哭亦無處討回。反惹尼姑厭煩。安身不便，總是我的命苦。忍耐爲上。江三嫂曰：數百兩，一旦失脫，我還要咒罵。如何容易干休。是夜直罵到二更，方才安寢。次日起來，卻又叫罵。善靈明知小姐手內乏絕，無有出息。又見江三嫂喧鬧，忍不住向前曰：我若不說爾等，只道我是癡呆。世上那有良心賊，只取汝首飾，不取別物。又各鎖鎖好，分明是爾等把首飾藏過別處。詐稱被盜，明是嫌我出家人，清淡日食，若有好處，便可別尋安身。何必詐稱被盜爭鬧。江三嫂心中火發，卽要回答。劉小姐扯進房內，懇求曰：出家人最是惡毒，若再爭鬧，那善靈恐他到我府中出首，我便無有安身之所。且忍耐爲是。江三嫂只得忍氣吞聲，買了許多香燭，旦夕在神前許下願。

賈那盜首帥賊子自己招認報應。後來未到兩月餘，會七忽然狂言亂語，打得面青頭腫，自招存心不良，盜取劉小姐物件，與兒子爲本錢，是故天所以資罰我父子負心。日後爲乞而死，衆尼方知劉小姐受屈，把會七送還伊家中調治。會黎賭蕩，財本俱盡，只得沿街求乞。此是後話不表。且說善靈見小姐手內乏絕，不好趕出，不管輕重生活，盡令劉小姐江三嫂去做，還要打雞罵狗，罵他二人。劉小姐忍氣，漿洗衣服，粗重生活，竭力勤作。幸江進喜不時送些碎銀，小姐卽轉送善靈，博其喜悅。卽幾件好衣服，亦陸續典質，交善靈應用。真是受苦難言不表。且說鄺明堂自入翰林，因學力大高，合院翰林稱他爲飛虎大將軍。朝中官員多有求其批點文字，又有士子聞他寬宏，亦送文字求其批評。明堂並不推辭。且說劉皇后原是上界織女，因與金童有約，故降生爲皇后。成親已有七年，成宗待之甚是和得。幸是年六月，劉后已得懷孕八個月，帝暗喜無奈。劉皇后壽緣已盡，至六月初二日，小產墜胎，卻是男身。成宗天子甚爲可惜，不料血崩，日夜不止，疼痛難當。太醫下藥，日重一日。至初六初七，更加痛楚，哀叫不已。至晚上燈後，皇后自知垂危，勉強坐於牀上，令宮女請帝駕前來，有話奉聞。帝卽起身，方到門口，皇后令二宮女擋住，曰：臣妾染此惡病，陛下不可進來。臣妾命在須臾，只有二事懇求陛下留意。成宗泣曰：卿有事只管奏來。劉后曰：臣妾年二十三歲，陛下恩愛七年，天下母儀死亦瞑目，但陛下未有皇嗣，況太后大壽在邁，臣妾若死，卽選擇賢德福澤之女，立爲正宮，方安萬勿延遲。臣父乃是武將，又係汗馬出身，不識不法。今又年老做事顛倒，倘有差錯，赦其還鄉。臣妾雖死，當保佑皇后早生貴子。成宗泣曰：御妻爲着生產亡身，此朕薄福累卿。國丈若有甚事，朕當加恩，決不有負。說罷，退回殿上坐下。劉后倒在牀上，叫苦連天。太后十分傷感，至三更，劉后已薨。帝大放悲傷，太后爲其哭泣，令以皇后禮收殮。着禮部官照皇后禮傳詔天下，禁止鼓樂，悲哀發喪。次早劉捷悲傷，自知失勢，卽當辭官免禍。禮備喪葬完畢。時太后年五十，八歲感念皇后賢淑，血崩慘死，又恨自己後年不好，作六旬大壽，不覺患病。太醫恐年老衰弱，須溫源固本，用人參爲主。醫治七八日，太后被參氣攻，迫積胸塞，不能飲食，滿面熱極，氣又逆上，屢次暈去。第八夜三更後，覺醒，把後事對成宗曰：宋君因貪酒好色，不聽忠言，故江山屬我，哀死後，須當大展乾坤，聽信老成忠諫，關心民瘼，倘失君道，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成宗泣慰曰：太后何出不吉之言？若用心調治，自可痊癒。太后曰：哀家胸上積了一塊氣，屢逆上來，看來大命難保。言罷，昏沉睡去。成宗退出憂悶，坐至五更臨朝，謂衆官曰：太后患病六七日，太醫醫治無效，反加沉重，說出辭世之語。朕方寸俱亂，爾等若有交結良醫，可卽保薦醫治，若得全愈，薦官亦有封賞，不必挨延。衆官俱思太醫無效，那有敢薦，連問數聲，無

人答應。只見梁相啓奏曰：臣受兩世厚恩，願保一人醫治太后，可獲全安。成宗喜曰：老先生乃忠誠大臣，沉潛見識，未
知所薦何人。可速奏來。梁相奏曰：臣自招鄺君玉入門，凡有男婦老幼大小病症，俱是小婿診脈，用藥一劑不痊，兩劑
病即除根。看來醫道頗精。陛下可即調用。成宗大驚曰：不是寡人多疑，爾想鄺君玉年輕，既是文字精通，焉有心思學
習脈理醫道。梁相奏曰：老臣非敢妄奏，實不忍太后垂危，乞陛下任用，斷不至有誤。祁相奏曰：梁公做事仔細，鄺君玉
慮事週全。望陛下任其醫治，諒無誤事。成宗曰：既二卿所奏，朕當聽從。就煩梁先生宣召君玉前來。梁相領旨，即出午
門上轎，回府對鄺明堂說明前事。特宣賢婿入宮看脈。明堂尚未答應，素華不悅曰：爹爹好無打算。太后年已六旬，太
醫尚不能調治，爾婿雖知脈理，豈能醫險，倘有差錯，性命難保。不若勿去爲妙。景氏亦埋怨曰：太師果然多事。衆官無
人敢薦，便是不好事情。爾卻領賢婿當此險事。梁相曰：若是朋友患病，我即不言。奈君臣猶如父子，譬如父母有事爲
子者，豈忍坐視不救。況明堂作事仔細，斷不差錯。明堂喚女婢取冠服前來曰：不妨事。憑着三指診脈，若可醫，我方爲
其下藥。翁婿下了轎，梁相上殿奏曰：鄺君玉已在午門候旨。帝宣入朝，拜畢。成宗帝曰：卿用心醫治。太后若得痊愈，朕
自當封賞。鄺君玉曰：待臣入宮診脈，便有虛治。帝着文武散朝，即上殿。明堂步行隨入內宮，原來有八名太醫在偏殿
公議下藥，便同出接駕。帝下殿，令太醫往偏殿候候。朕引鄺卿入宮診脈。明堂隨帝入萬壽宮，臥房內賜坐。旁邊明堂
奏曰：待臣診脈，方知委曲。帝揭開龍帳，安頓定於床前。明堂到牀前跪下，帝候其左右診脈。畢，明堂奏曰：請太后容顏
一觀。帝連忙揭開龍帳，明堂近前細看，見太后昏沉睡着，面紅唇紫，明堂舉掌向太后頭上摸去，甚熱。即奏曰：太后病
雖沉重，若敢服臣的藥，管教三劑藥病就好了。大半帝疑信相半曰：卿可用心派藥，若得平安，自有不次封賞。明堂坐
在旁邊，暗思：太后身體壯健，因悲傷過度染病。太醫所用藥草盡是參湯，故不奏效。遂開了一劑破散藥方，內監呈上
御前。天子見了藥方，大驚，對明堂曰：此方俱是破散藥料，少壯人可服。太后年經六旬，難免衰弱，須溫源固本，病勢垂
危，再服此藥，倘有不測，利害不小。明堂奏曰：太后本無大病，實被參氣所迫，熱氣逆上，胸膈滿脹，須先用破消其參氣，
次用消食方，消其積食，氣便和平。再略進溫補大劑，便愈。陛下不必疑心。成宗曰：卿言雖是，奈太后年高，朕終不放
心。今有衆太醫俱在偏殿，可把此方帶出，與太醫議妥，然後可服。明堂奏曰：太醫非不盡心，緣錯認太后虛弱，此方決
不敢用。乞陛下速自決斷，方不有誤。成宗曰：獨見者偏，衆見者明。就令內監權昌將此方與鄺卿同見衆太醫商議爲
妥。明堂即同權昌到偏殿，衆太醫見禮，欹坐。權昌先傳出聖諭，後把鄺翰林藥方獻出。衆太醫看畢，搖頭吐舌，各曰：少

年好不兇狠。敢用此種藥方。卽對權昌曰。煩公公奏知天子。我等醫病。但知年老人患病。務須溫源固本。今鄺翰林所用。俱是破散。我等不敢商議。若服此藥。與我等無干。鄺明堂暗笑衆太醫。不識脈理。反要怪他人。錯用藥料。真是庸醫。誤殺人。卽答曰。學生愚見。此藥並無差錯。我敢獨任其名。衆太醫因念其他是翰林。又是梁相的愛婿。遂不敢多言。內有兩個老的。勸鄺明堂曰。老先生既自任咎。我等可無干涉。但太后年老。須當固本爲妙。鄺明堂曰。愚意必用此藥。方能應效。遂同權昌一同繳旨。未知如何醫治。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鄺明堂擢陞尙書 康若山蔭封忠憲

卻說權昌同鄺明堂回宮。權昌奏明衆太醫言語。成宗躊躇不決。鄺明堂跪下奏曰。太后實被溫補所害。若服此藥。有甚差池。臣願處斬。臣實忠心。不忍太后有失。陛下切勿遲延。速當備藥煎服。成宗見他如此懇切。乃曰。卿平日作事謹慎。朕今冒險服此藥。便了。卽令照此單秤藥。只見內監奏曰。衆太醫奏稱鄺翰林藥方相反。當卽告退。成宗准奏。令退。鄺明堂秤藥完畢。帝對明堂曰。卿可往宿南閣。太后若有緩急。方可看視。令權昌送去。且說成宗親督內監煎藥。及至煎好。分數內監欲請太后吃藥。成宗曰。且慢。尋思此藥。若應效。病可消除一半。若不應效。性命休矣。真是青龍與白虎湯並行。吉凶未卜。湊巧太后蘇醒。問曰。太醫可會下藥否。成宗曰。太醫屢治無效。梁相奏令伊壻鄺君玉能醫。診脈下藥。藥已煎好。太后曰。藥既煎好。怎不喚哀家吃。何故。成宗曰。奈君玉此方。俱是破散藥料。故不敢使太后吃。太后曰。既溫補無效。或者破散。遂安。亦未可知。可速取來與我服。帝暗思。此中當有天意。縱然不測。亦是太后要吃。總是聽天由命。卽着內監扶太后坐起。牀上自己捧藥。伏侍吃。完仍扶放在牀上。將被蓋好。放下帳幔。睡下。帝同衆退出殿上。待觀動靜。不須臾。太后睡着。成宗疑心不定。太后直睡到午後未醒。成宗疑惑。入宮揭開帳幔。見太后安睡。面上紅氣已退。口唇紫色。亦變鮮紅。頭上熱氣亦已消退。情知藥已應効。隨卽出殿坐下。謂侍御曰。可惡太醫。不識脈理。不及鄺明堂一個十餘歲的書生。一劑破藥。太后病好幾分。實可喜。卽令內監辦四盤小菜。併一壺酒。賜與鄺君玉。在閣暢飲。太后睡到日已斜。西方醒。帝入內問安。太后曰。好笑。衆太醫不及君玉。今覺得胸前不脹。氣亦稍順。今後只着君玉醫治罷。但口中有些煩渴。要吃杯好茶。立着內侍往南閣對君玉曰。太后睡醒。熱已退。要吃香茶。未知可否。並問可再診脈用藥。君玉云。可以。奏帝如此。內監卽來繳旨曰。鄺翰林稱藥氣稍行。不可攻迫。且待來早下藥。診脈爲妥。好茶可吃。只不

可吃參茶。帝卽令泡些好茶。太后吃了一杯安寢。帝心方寬些。一夜無事。次早帝見了太后酣然大睡。卽宣君玉上殿。賜坐。賜茶。帝讚曰。朕昨日見卿藥方。大爲驚恐。因太后執意要服。今熱已退矣。精神爽快。一夜安然。卿可用心調治。自有重賞。君玉奏曰。臣敢不盡心報答。陛下知遇之恩。帝引入內。跪下診脈。畢。君玉退去。殿上君玉奏曰。太后熱氣雖退。奈積食未消。今當用消食方。消了胸中的補物。氣便和順。後服溫補。病根盡除。帝曰。卿可用心。便是。待太后稍安。卿方可出閣回府。明堂再開消食方。秤藥。畢。方回內閣。帝入內煎好。請太后吃過。停一會。太后令宮女扶上馬桶。解手。胸中覺得寬鬆。腹中飢餓。內監往問。明堂教煮稀粥。吃了精神頓鬆。卽能言笑。對成宗曰。哀家餘生。盡歸明堂所賜。須當厚待。方不負帝曰。此人甚有見識。藥料甚是合用。是日無事。到第三早。明堂入宮診脈。用溫源固本方。畢。帝對明堂曰。難得賢卿辛苦。今回府。每早進宮。與太后下藥診脈。明堂退出。午門上轎回府。進後衙。正遇景夫人。母女念及君玉。因何尚未回來。忽見明堂。便皆歡喜。見禮坐下。齊問曰。爾進宮。我等曉夜不安。未知太后病得如何。明堂曰。太后病已好了。八九分。再治數日。就除了病根。何必過慮。景氏母女方纔放心。梁相笑曰。我料明堂決不誤事。爾等不必過慮。素華夫妻。退入綉房。素華讚曰。難得小姐奇才。勝過太醫。明堂曰。冒險醫治太后。實欲高升顯職。好救丈夫。滿門非圖虛名。素華曰。小姐時刻以救丈夫爲念。皇天必佑。早從心願。明堂曰。且看天意若何。到了次早。帝陞殿。善內監扶太后。左手與明堂診脈。畢。出到殿前。開藥方。畢。退出。金殿。繖旨曰。太后氣已和順。以後漸漸平復。不勞聖慮。帝喜曰。卿勿辭勞苦。逐早須入宮診脈。下藥。朕自當陞賞。明堂領旨回府。次早再入宮。跪在牀前。用心診脈。適遇太后蘇醒。在帳幔內。明堂怎知其詳。只管當心察脈。眼神形容。便露出女人氣概。況跪在牀前。下截公服。被牀遮住。只現出上身。太后在牀內細看。是絕色女子。打扮男妝。思想有此才貌女子。可取爲正宮。主意已定。明堂診過脈。隨出開藥方。秤藥。明堂退回內監。取藥去煎。停了一會。成宗退朝入宮。請安。坐在傍邊。太后謂成宗曰。皇兒好得顛倒。那君玉乃女扮男裝。爾因甚看不出。今可喚其改粧。納爲正宮。皇后。後年哀家好作六旬大壽。皇兒得賢內助。豈不是好。成宗笑曰。君玉只因美貌。母后休錯認爲女子。太后爭辯曰。我不信。明是女子。怎說是男人。成宗曰。他已娶梁相之女爲夫妻。甚是相得。若果是女子。怎無異言。太后曰。若果娶妻。就是哀家錯認。不意世上有此美少年。又有才學。醫術勝過太醫。哀家餘生。盡出其賜。皇兒須當陞他官職。方不負其辛苦。自此以後。太后不上十日。病漸漸平復如常。忽一日。成宗臨駕。早朝。吏部官奏曰。有兵部尚書朱奎年。於昨夜病故。合應奏聞。帝歎曰。不幸失了一位忠臣。傳旨賜御祭一筵。着吏部官領旨祭奠。吏

部官領旨再奏曰：兵部尚書總管天下武職官兵，實爲要任，難以空懸。乞陛下超選殿臣補授，方不有誤。成宗聞言，正中心懷，答曰：朕已知道，卽宣君玉上前論曰：卿有王佐之才，朕今封卿爲兵部尚書之職，賞賚救拯太后大功。明堂俯伏辭曰：太后身安，乃陛下孝心感動上天庇佑，與臣何干？況臣年輕，擢陞顯職，羣臣必疑。陛下賞罰不明，臣不敢領旨。成宗對曰：卿乃宰相之才，一個兵部，豈足展卿大才？何必推辭。明堂謝恩，當殿換了尙書公服，竟是一位二品公卿。衆武官亦知其平日清廉，免得貪財之累。當下成宗問曰：鄧卿父母何人？官拜何職？可卽奏明。朕欲封賞，教子有方。明堂奏曰：臣生父鄧朝恩，母賈氏，俱是農民出身。臣幸讀書成名，此乃義父母之力。臣不敢忘恩，據實奏聞。成宗曰：難得康若山，朕今封卿生父母俱四品官職。義父康若山爲忠憲大夫，孫氏爲四品恭人。再封卿妻梁氏爲一品夫人。明堂大喜，謝恩。成宗宣梁相向前論曰：難得老先生任谷保薦鄧君玉醫治太后，方得痊安。加封太子太保。梁相向前叩首謝恩。成宗退朝，梁相翁婿帶了詔封鳳冠蟒袍回府。素華聞報，忙排香案迎接，詔封入內，尋思：真正丈夫，亦未必能降我爲一品夫人，好笑。是假丈夫，譬如逢場作戲，只圖好看而已。明堂卽往兵部上任，不多時，便有許多官員到府，與梁相稱賀。又有兵部屬下官，俱來稟謁。明堂令所有禮物盡皆簞還，惟有門包俱收。次日，明堂對素華曰：我有義父康若山，待我甚厚，前因翰林散職，請他進京，不甚榮華。今爲兵部權重，我欲把他家眷搬到燕賀堂居住，報答深恩。爾意以爲如何？素華曰：小姐情重，正當如此。夫妻來見梁相，說明搬取義父家眷等情。梁相曰：此乃正事，有何不可？明堂寫了信息，收拾忘慮大夫紗帽蟒袍，并孫氏鳳冠，以及官誥，差了二名得當家人，給了路費，上馬向湖廣而去。且說帝因太后身體平復，如舊，着欽天監擇吉日，與太后謝病，到了吉期，帝備下吉禮，當天祭奠宮中人等，俱賞酒席散福。金鑾殿大宴羣臣，除在朝左右丞相外，就着君玉坐於首席。君玉苦辭，年輕職微，不敢僭坐。成宗慰曰：此席爲太后而設，謝爾名醫，上自寡人，下及文武，皆受賢卿所蔭，首席理當卿該坐。誰敢僭越？君玉須當盡醉方休。明堂方才就座，羣臣依次坐下。君玉暢飲，若玉見帝褒獎，好不揚揚得志，獻酬交錯，酒至半酣，太后差內監賜君玉金紫羅袍一件，雌花玉帶一圍。大明珠十粒，明堂謝恩畢，當殿換上羅袍，繫了玉帶，加倍雅觀。入席再飲數巡，帝宣八位太醫向他覲曰：太后仕健，爾等反認作藥，力阻莫服，幸鄧卿以全家性命保奏，太后方得病安。爾不明脈理，阻擋妙藥，該當何罪？衆太醫叩頭曰：論罪當斬。帝笑曰：爾等亦是學力不到，今罪爾每人敬鄧兵部一大杯酒。衆太醫謝曰：臣等願罰八名太醫歡喜，每人各敬一大杯酒。按鄧明堂酒量極大，從未嘗醉，當不了八個太醫，各人勸酒一杯，又一碗，雖是量大，再加上八碗，亦覺

有六七分醉意，勉強支持，猶如楊柳搖風，身體搖動，面上發出桃花，兼穿着簇新的紫羅金袍，越加嬌豔。成宗乘酒，與對明堂曰：「鄺卿前爲太后診脈，太后疑卿是女扮男裝，及朕說卿已娶梁相之女爲妻，太后方信是男。今卿卿微醉，更加秀麗，雖裙釵中亦不及卿容貌，無怪太后錯認爲女。明堂乃正色跪奏曰：「臣因年輕驕，居顯職，外人必疑心，今又當殿戲說女流，外人必疑臣官職從趨媚得來。且君臣有如父子，加之戲言，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臣怎能代陛下理政。願陛下今後慎言，切不可與臣子戲言。非但有褻至尊，且令臣子藐視聖駕，臣愚昧不避斧鉞之誅，願陛下修身慎言，國家幸甚。」臣等幸甚。」成宗聞言，自覺漸愧，君臣盡興暢飲，直到日將斜西，散席。明堂翁婿回府，素華迎接丈夫回樓，明堂取出明珠，說明太后賞賜之事，且說那送誥封二家人，趕到八月下旬，方到湖廣，先遣人馳稟康若山知道。康若山大喜，差人帶銀往僱彩旗執事音樂迎接，官誥到家，夫妻備下香案，跪接官誥。康若山穿上冠服，孫氏戴上鳳冠，穿上蟒襖，向北謝恩。着人備酒席相待，呈上書信，自去暢飲。康若山退入內，當衆前面拆書讀過，乃是謝家進京之事。孫氏請丈夫入房，問曰：「爾可要進京否？」康若山笑曰：「爾好無打算，我若進京，與宰相稱親，翁好不榮耀。自然同二妾孩兒等進京，受享富貴，爾可在家照管產業。」孫氏曰：「我亦要進京，與千金小姐爲婆媳，未知康若山如何對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登州鎮上表告急 鄺兵部力奏招賢

卻說孫氏要同康若山進京，康若山曰：「爾我一齊進京，產業交與何人掌管？」孫氏曰：「產業自然交與女兒掌管，若山尋思，真是饅頭落地狗造化，這亦是女婿選到，隨即應允。孫氏入內，往見女兒勝金，說起進京等事。勝金曰：「爹爹先進京去，母親且停候，我懷孕分娩後，爾再進京。」女兒臨盆，有母親好照顧，兒方得放心。孫氏沉吟一會，曰：「我就在此候爾生產，後方可放心進京。」即來見康若山，說明備細。次日，若山一面擇吉日，準備起程，一面穿公服備執事，乘着呢轎，拜客請酒，帶兒子並二妾十餘名，奴婢跟隨，大燈寫着兵部尚書，一路武官俱屬兵部官管轄，恐其有失，財物派撥官軍來護送，好不威风。將到京城，那兩個接請的家人，預先僱人馳稟報知鄺明堂，使人打聽出城迎接。已牌後，康若山已到，明堂接進茶站，處奉茶，然後上轎。明堂先回相府，梁相翁婿同坐後，候接不多時，康若山並二妾俱到，家人開了中門，梁相降級迎接，康若山急忙下轎，奔上前要拜見，梁相扶住，曰：「瀛翁光降，老夫有失遠接，望乞恕罪。」康若山向前謝曰：「小兒多蒙提拔，老漢感恩不盡，又來迎接，實在消受不起。」二人相遜上堂，分賓主坐下。明堂坐在傍邊，茶罷，梁相令小

姐拜見公公禮。素華已出。明堂起身。同其拜見。若山答了半禮。然後與二妾行平輩禮。同到後堂。拜見景夫人。敘話不表。且說明堂自陞兵部尚書。日隨大臣在內閣批案。一則明堂天資聰敏。料事多中。二則秉公無私。凡有案牘。曾經鄺兵部批過。成宗卽放心舉行。以此上自天子。下及羣臣。俱皆欽敬。凡明堂奏事。無不言聽計從。明堂無有機會。救丈夫出頭。不覺早是九月間。忽一日。駕臨早朝。午門官奏曰。啓上萬歲。今有山東巡撫部院彭如澤。具表告急。內稱振威大將軍楊秉義。自昔年領軍一萬。往鎮登州。奈番軍師神武道人。妖術利害。屢戰屢敗。楊秉義勢窮力盡。自七月嘔血身亡。現在番軍攻打登州。恐九月後天降霜雪。海水凍冰。船隻難行。必退泊沙門島。聲言來年三月春間。必竭力攻破山東。直搗北京。陛下趁其不日退兵之際。當發良將大軍前來救援。方免誤事。帝令值日學士讀表。問羣臣曰。可恨朝鮮。任寇屢勝。官軍衆將。誰敢領軍破敵。連問數聲。無人答應。帝不悅曰。朕有許多武將。都是貪生怕死之徒。竟無人敢爲朕退敵。真是可惱。且說鄺明堂亦在班中。尋思。趁朝廷此時急迫。或可救丈夫出頭。亦未可定。卽出班俯伏奏曰。陛下休要錯怪。非是武將不忠。不肯盡力。奈衆將俱是陸地英雄。一到戰船下海。立坐不定。嘔吐不安。多生疾病。若不量力。妄自領軍。有傷國體。故不敢妄自領旨。帝曰。卿言極是。若不發軍前去。眼見番寇攻入京城。束手受斃。鄺明堂奏曰。依臣愚見。今朝鮮兵勢浩大。更兼軍師邪術利害。乘此去寒冬雨雪。海水凍冰。按兵數月。陛下可降詔。頒行天下。榜內之言。招軍下海。征番之事。若有弓馬武藝。豁略俱熟。兼不怕風浪者。不論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流徒配軍。可速進京。到兵部報名。定於來年二月初一日。差一員大臣。下校場。照料考弓箭技勇武藝。後考內場。豁略可重用者。照次第取中。武進士九十六名。一俟御駕覆試。再取等第名次。狀元卽爲大元帥。榜眼探花。卽封爲左右先鋒。其中式進士。俱令隨征立功。如此施行。那具文武全才。智勇足備。自然前來。再降旨一道。着兵部來年正月間。調精兵六萬。着大臣操演。精熟。隨征。東元帥往山東。上船征戰。聞得朝鮮共有五萬番軍。但屢年損失不少。恐存不滿四萬餘。我軍尙多驍勇。自可去取勝。但所調之兵。須各省各府水軍。方能有濟。再降旨一道。差山東巡撫。發出庫銀。星夜備下大小戰船。堪足六萬人馬乘坐。待下船到海。征戰。免傷登州人民。臣此計頗爲妥當。未知聖意若何。成宗大喜曰。鄺卿所奏。大爲有理。可無嘔吐眩暈之苦。朕當准奏。就着兵部依鄺所奏之言。草詔十三省巡撫。刊刻黃榜。兵部領旨。就在殿上忙亂草詔。帝又傳旨曰。詔內須言明。惟逆臣皇甫敬之子皇甫少華。不許投軍外。其餘流徒配軍。凡有本領。俱皆錄用。鄺明堂一聞此言。不覺癡呆。我此奏專救丈夫出頭。改換名姓。可以投軍。丈夫旣是不赦。豈不徒費心力。忙向前奏曰。陛下聖恩浩蕩。

譬如汪洋大海清濁皆納。豈皇甫少華不及流徒配軍。不許投軍。外邊軍民。恐疑陛下量窄不能容物。可傷聖明。乞陛下開赦以示聖恩。廣大成宗聞言。咬牙曰。皇甫敬受兩世厚恩。身居顯職。征勦朝鮮叛逆。被邪術所擒。貪生怕死。歸降番寇。充爲嚮導。率領番軍。攻打登州。傷害官軍人民。及命差官往拿家屬。進京。逆子皇甫少華。知風逃走。只捉伊妻女。解京。道經吹台山。叛黨韋勇達。領了衆賊。殺死解官。劫奪皇甫敬妻女上山。爲寇。屢傷捕盜官軍。往前遣劉奎璧。征勦中計。被禁山上。未知生死。朕切齒痛恨。俟番寇平靖。就便勦滅吹台山。擒捉皇甫敬妻女。並韋勇達。碎屍萬段。以昭國法。逆賊皇甫少華。朕亦論天下會捉在案。怎肯令其投軍。鄺明堂奏曰。臣聞皇甫敬少年高中。力勦北番。再征土番。歷官顯職。今必是被邪術所擒。禁在番邦。怎肯失節降番。貽累滿門之理。諒因水面戰爭。打聽不真。斷無降番之理。臣前在湖廣。深知皇甫少華武藝超羣。韜略精通。定有忠孝之心。若聞招軍之旨。必然改換姓名。前來投軍。奮不顧身。死戰上報朝廷。謂之忠。下救伊父。謂之孝。此亦陛下仁慈。容其自新。陛下倘不容其投軍。皇甫少華進退兩難。無計救父。勢必投降朝鮮。父子同在一處。即可救父。借朝鮮兵。殺入中原。必有人前去相投。反爲大害。臣實爲社稷大計。並非浪言。望陛下開一線生路。使其盡忠救父。未知聖意若何。成宗聞言。點頭稱是曰。鄺卿所奏。大爲有理。還有一件可慮。似爲未妥。朕思皇甫敬若無歸降引導。山衷巡撫豈敢冒奏。朕若准皇甫少華投軍。倘皇甫敬果然降番。皇甫少華定念父子之情。內應外合。那時豈不利害鄺卿。乃是智士。爾道此事。果可行否。明堂只得再奏曰。陛下聖見極明。但依臣愚見。皇甫敬決不降番。皇甫少華必能竭力報國。倘皇甫少華投軍反叛。臣願滿門處斬。儆戒冒奏之罪。臣實爲國薦賢。亦是容人自新之意。非有異心。成宗大喜曰。卿見識極高。旣如此懇切啓奏。諒皇甫敬必不歸降。莫說皇甫少華不敢反叛。即使皇甫少華果然謀反。卿亦是秉公之言。朕若爲難了賢卿。恐後來俱要緘口不言。誰敢秉公奏事。傳旨草詔。官將詔更改。立即草了十三道詔書。用印完備。當殿差了十三員差官。分赴十三省巡撫。速發榜文。天下張掛。招軍分發已畢。駕退回宮。鄺明堂滿心歡喜。諒丈夫必來投軍。回到相府。退入後堂。梁相恰已先回。正與景夫人母女言談。鄺明堂卸下公服。一同坐下。梁相埋怨明堂曰。賢婿好多事。皇甫降番。今有山東巡撫具奏。已有實據。倘皇甫少華內叛。爾一力保奏。其罪不小。怎如此多事。鄺明堂曰。小婿想皇甫敬。怎肯降番。定是水路偵探不實。所以竭力保奏。使伊子得以救父回朝。是亦免死狐悲之意。梁相曰。知人知面不知心。倘皇甫敬父子果有異心。爾的罪名不小。下次切不可如此擔承罔法。鄺明堂曰。岳父吩咐極是。小婿領命。夫妻退入弄簫樓。叱退女婢。素華忙問曰。小姐方才家父何事故出。

此言明堂說明早間的事情若非我的丈夫我怎肯如此盡力今番必來投軍岳父不知委曲是以驚恐怪我多事素華歎曰雖小姐為着皇甫少華盡心費力上天必然保佑此去征番定能得勝俟父子班師回朝完了小姐的親事豈不是好明堂曰未知天意若何只是各盡人事罷了過了三四天京城之內招軍榜先出鄭明堂即向眾書吏曰招軍乃國家的大事凡有投軍人來下投軍狀只須收一包筆資限定一百二十文為則不准勒索賄賂如違重治不稍寬貸這榜一出僉曰白丁亦能中狀元誰不歡喜投軍但因跨海征東妖術利害波浪險阻未免欲行又止然自有那不怕風浪的陸續而來投下軍狀未知皇甫少華如何投軍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黃鶴洞師徒分手 吹台山母子相逢

卻說這招軍詔乃軍機重事各限時日差官星夜趕往各省巡撫接詔刊發四處張掛凡有英雄不怕風浪者俱趕上京師候考熊浩與皇甫少華自上年正月月中往黃鶴山上學些趨吉避凶的奇門小術日夜用心練習弓箭武藝延至次年十一月初一早這黃鶴仙翁正在禪坐默運元神忽一陣風從面上吹過帶着吼聲仙翁早知其詳立喚熊浩皇甫少華吩咐曰目今朝鮮猖獗朝廷頒詔招軍天下英雄俱進京師到兵部報名俟明年二月初一日差大總裁下校場照武場例考弓馬技勇武藝駘駘選取武狀元並九十六名武進士一同掛帥征番爾二人時遲已到可收拾回家速往京城投軍熊浩曰弟子等往常見山下週圍俱是大海要往那裏回去仙翁曰我教爾回去自然有路可歸熊浩二人曰告稟師父知道那番軍師法術寶貝利害弟子等並無法術如何抵敵得過他呢仙翁曰不妨我自育寶貝贈爾成功即令小童把我禪房桌上寶劍鎚鏡取來小童前去取出一面圓鏡乃是銅的約有碗大一枝劍一把金鎚放下仙翁取鏡並鎚交與皇甫少華附耳曰此鎚名飛電鎚若遇神武道人騰雲駕霧可把此鎚祭起半空即有電光打他身上疼痛難當此鏡名叫做浪鏡又名平火鏡妖道若敢必作起風浪顛覆爾的船隻或遇汪洋風浪可把此鏡一照風浪立平妖道吐火燒舟把此鏡一照火即消滅言訖並對熊浩曰此劍名叫斬蛟劍陸地能誅犀牛大象水面能斬蛟龍祭起即發毫光能砍傷人的身體此鞭名叫化龍鞭祭起即有毫光若打着妖道身上疼痛不小今各贈爾等物件寶貝以破妖道二徒拜謝各自收在身邊仙翁又取二道靈符交與二徒弟道此符乃護身符每人各一張放在髮際妖道緊迫便作起隱身法騰在空中他能見人人看不見他爾等此符在身便可破他的隱身法即祭起寶貝打他

二徒受了靈符，各藏在身邊。皇甫少華問曰：「神武道人究是何人，如此作惡？」黃鶴仙翁曰：「他乃鸞山老祖之徒，是吾之徒姪，只因此人貪色，欲變化書生，通姦人家婦女，鸞山老祖逐他下山，他心中怨恨，總是逆天，亦是天意，故助朝鮮造反。又就在懷中取過一件紅錦套索，另錦囊一個，交與皇甫少華曰：「爾此去與神武道人對敵，他若大敗，乘夜入營，行刺他，即是大功。」容爾方把紅錦套索拿他，切不可傷他性命，可把錦囊付他看，內有一封求情書，向他師父救情。他師父必定收留他。那時勸番王獻出降書，貢禮，送出皇甫敬齋煥，神武道人就可回山。從師修造，爾等班師回京，即受享富貴。皇甫少華忙問曰：「皇甫元帥尚有性命麼？」仙翁曰：「爾父將帥不肯屈節，現在朝鮮收禁牢中，何嘗有損？」皇甫少華大喜，拜謝仙翁，遂同熊浩入內，收拾包裹，出來拜辭師尊。背上包裹出了洞門，起身下山，果見俱是野地，翠草青青，並無人影。熊浩曰：「師父法力果然神通。」皇甫少華曰：「正是，二人望空拜謝，即便起程。一路上見擒捉皇甫少華的畫圖，已被風雨打壞，亦無人盤詰。二人放心穿州過府，夜住曉行。熊浩心念妻子，未知若何，且說熊浩自起身以後，伊妻徐氏至四月初三日，已產生下一子，取名熊懷，字起鳳。徐氏因產後身故，自有徐仰善夫妻照應，僱了兩個乳娘撫養。及至十二月初旬，早飯時，熊浩同皇甫少華回來，家人向前迎接曰：「相公因甚至今方回，可憐安人已無處相會了。」熊浩駭然曰：「安人莫非因產身亡麼？」家人曰：「安人生產平安，月餘方纔染病，緩至半載身死，現停柩內堂，俟候主人回來安葬。」熊浩聞言，心如刀割。皇甫少華亦不過意，急入內堂，見那棺木碗帛上寫着「熊府正室孀人徐氏」一位正魂。熊浩上前撫棺痛哭曰：「我前日出門，指望夫榮妻貴，不料竟成隔世，患病我不能待奉茶湯，臨終不得當面訣別，使愚夫抱恨終天。」皇甫少華亦向前大哭曰：「總是不才累爾夫妻分離，不才實是罪人，望冥嫂陰魂勿恨，恰遇徐仰善從外進來，一見女婿，心內好不傷感。又見熊浩呂凌俱哭得哀慘，忙向前勸曰：「小女身亡，亦是天數，哭亦無益。熊浩等方拭眼淚，見禮坐下，裏面乳娘急抱熊懷出來，徐仰善說明備細，熊懷已週歲有餘，生得眉清目秀，面貌端莊。熊浩見子思妻，抱在手中，又泣了一會。徐仰善細談女兒產後的病由，臨終的言語，熊浩與少華更加悲傷。徐仰善問曰：「二位此回，可曾學得異術麼？」昨日詔諭朝鮮軍師妖術利害，召募天下英雄，赴京投考，奪取狀元。二位若有神術，亦可進京應試。熊浩歎曰：「小婿等頗有奇能，但思人生在世，一如春夢，功名富貴，好似浮雲，令人心灰意懶。徐仰善勸曰：「既有異術，當速擇地埋葬小女，趕赴京師，來年二月初一日應考，怎說心灰之話？」皇甫少華退出花廳，老僕呂忠拜見，細說別後之話。熊浩向神祇祖先並徐氏位前點了香燭，參拜已畢，然後查看各賬，俱登記明白。因是初回，各有事體盤問，到了黃昏以後，

各自回房。呂忠先說徐氏患病，及死後被胡氏趕逐難堪，幾欲出門往投別處，只恐公子無處尋覓。皇甫少華勸曰：胡氏女流，見識不遠，可置之度外。但夫人小姐進京消息如何，爾可知道麼？呂忠曰：夫人事體老奴時刻用心打聽，深知委曲，就告以吹台山韋勇達殺了解官，救了夫人小姐上山，聞得韋勇達年方二十，少年豪傑，皇甫少華尋思：母親卻亦不該盜賊那裏有仗義之人。姊姊年少，怎好在山上男女混雜？若是朝廷知道，豈不見怪？呂忠曰：昨日黃榜招軍，今公子回來，恰好進京應試。少華曰：我正有此心。二人說到三更方才安寢。次早胡氏知女婿回來，尚未相見，免不得說了許多埋怨話。燕浩忙備祭禮，哭奠妻子。少華亦取銀付與呂忠，往辦祭禮，銜帛等物，上祭哭泣甚哀。家人備上筵席，請徐仰善坐在上面。燕浩與少華兩傍坐下，酒過數巡，少華向燕浩曰：果然天子掛榜招軍，兄可速擇吉穴安葬賢嫂，就可進京投軍了。燕浩歎曰：我想亡妻不過二十一歲，業已去世，人生在世，譬如白駒過隙，爭榮有限，今已無志功名，且家中乏人照管，難以分身。賢弟有要務在身，可速進京，休得自誤。少華着忙曰：弟若無兄長相助，怎得成功？兄當同往爲妙。燕浩曰：我已無心富貴，決不進京。徐仰善勸曰：小女自從染疾，每言賢婿貴相，後必極貴，自恨福薄，不能受享。誥封臨終之時，囑賢婿勵志功名，早續賢德之女，務爲小女請個誥封。小女九泉方得含笑。老夫喜猶壯健，可爲爾掌管家業。賢婿速同少兄進京投軍，若得高官，非但小女含笑，老夫亦有餘榮。少華暗喜道：徐仰善真是好人，乃讚曰：賢嫂真是賢德，兄當求取功名，以慰幽魂。徐仰善又極力苦勸，燕浩方才允許。就着家人請了地理先生，往祖山擇地。不上十日，安葬完畢，又賞乳娘，仍將家業托與徐仰善掌管。呂忠亦要跟隨。皇甫少華允諾，因限期太迫，不及擇吉。就於十二月半後起程。燕浩少華各備一馬乘坐。呂忠沿途僱轎，免不得夜宿曉行。路上少華向燕浩問道：母姊不知何以流落綠林，必有別樣原因。正當同往吹台山訪問緣故。燕浩曰：伯母既受朝廷誥封，怎願輕身流落綠林，必有別樣緣故。理宜同往省視一番。順路趕速進京。三人趕路不覺已到山東青州府，問到吹台山。這一日中午，已到山前。二人勒馬觀望，並無人影。呂忠曰：此地諒是吹台山，因甚無人，早有伏路嘍囉，向前問曰：爾等在此探聽何故？皇甫少華曰：山上可有個韋勇達麼？嘍囉曰：那個便是我家頭領。爾問他何故？少華曰：敢煩通報，說是皇甫少華求見。嘍囉大喜曰：原來是皇甫公子，我家頭領甚是仰慕，待我報說罷。一個嘍囉奔上聚義廳，曰：啓上大王，山下來了兩個豪傑，騎着馬，隨一老僕，說是皇甫少華拜訪，特來稟明。韋勇達大喜，喝令帶馬來待我迎接。嘍囉牽過馬，韋勇達上馬起身，來到半山。那山下嘍囉向少華曰：我家頭領親來迎接，二人舉頭一看，心中大駭，不意綠林中有此才貌之人，各自下馬候候。

少華詳思母親何不把姊姊配與此人亦是一對好姻緣。韋勇達見他面與小姐相似，又見熊浩一表非凡，暗思：「將手下無窮兵料是一位英雄，卽忙下馬。」少華早到馬前作揖曰：「老母家姊多蒙頭領救命，恩同山岳。」韋勇達答禮曰：「愚兄已拜令堂爲母，賢弟與我卽是兄弟，何必言謝。」隨指着熊浩問少華曰：「此英雄是誰？」少華曰：「此乃湖廣岳州府平江縣富戶熊浩，字友鶴，乃一榜武舉人，是一位大英雄。」小弟自從避難，蒙他收留，又同我訪仙學法，特此進京投軍。韋勇達卽向熊浩曰：「仁兄乃一位豪傑，小弟失敬了。」熊浩答禮曰：「小弟乃庸才，謬登一榜，自覺有愧，怎及仁兄的大才。」三人上馬登山來到聚義廳下馬，見禮坐下。敘些寒溫，少華對二人曰：「二兄請坐待弟見過家母。」韋勇達令嚙囉引入後堂。恰過了尹氏母女正在閒坐，少華入內泣曰：「不肖孩兒逃走外方，不能伏侍晨昏，罪該萬死。」尹氏母女悲喜交集，連忙起身迎接。少華先拜母親，後拜姊姊。呂忠亦向前叩頭曰：「老奴自前逃走，不料再得相見，主母小姐實是過望。」夫人扶起曰：「難爲你老人家受盡辛苦，照顧得我兒無恙，其功不小。」令女婢引去吃些酒飯。夫人方把解到此間，多蒙韋勇達對天立誓認我爲母相待，有如此親的話。」說明少華曰：「難得韋勇達才貌俱全，正在年少，因何流落綠林？」尹氏曰：「他原是將門子弟，暫時流落，不知爾一向何處安身。」今者欲往何處？少華細把前情說出，又將熊浩爲友忘家訪得投軍等情說明。兒受他的大恩不淺。尹氏母女讚曰：「原來世上亦有如此好人，我等母女當往外邊拜謝。」母女二人亦一同前來到聚義廳。少華先到聚義廳說明母姊前來叩謝。熊浩着驚曰：「我有何能，敢受令堂伯母拜謝？」煩賢弟速往阻擋。言未畢，夫人在前，小姐在後，夫人上前對熊浩曰：「爲我家門不幸，累及賢姪，拋妻別子，欲救出拙夫回朝，我等滿門自當御環結草，報答大恩。」說罷，母女姊弟一齊跪下。熊浩卽忙跪下曰：「小姪受伯母公子小姐下拜，有折小姪陽壽，大家對拜。」見熊浩起來，扶起夫人母女，又請少華起來。夫人又稱謝了一番。對韋勇達曰：「煩孩兒備酒，請熊恩人。」韋勇達曰：「這是孩兒的事，母親親賢妹請退。」尹氏母女退出。嚙囉排上筵席，三人入席。酒筵間談些武藝，意氣投合。直到初更散席，少華向熊浩曰：「弟要進內，問明家母前情，失陪了。」熊浩曰：「理當進內。」嚙囉掌燈引入後堂。韋勇達見了熊浩，情意兩足，原要暢飲，又恐日後惹人嫌疑，卽送熊浩入客房安歇。自己方回房安寢。自思日後欲配與少華，或配與熊浩，我之心願足矣。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熊友鶴京城投軍 王少甫教場逞技

卻說韋勇達在牀上尋思，將來未知如何，只好聽天由命。少華退入後寨，密對尹氏曰：「姊姊年已長成，韋勇達有此才貌，且有恩於我等，若把姊姊與他結親，何等美滿！」尹氏笑曰：「韋勇達乃女扮男粧，若是子為娘寧死，不可受辱。怎肯在此男女混雜，少華駭異曰：「世上有此奇女子，年少貌美，敢在綠林內虎穴安身，且言語並無半點羞愧之氣，真是女中豪傑。亘古未有之奇事，不知誰家女子，且此慧膽，真正羞殺男子。」尹氏方把韋勇達真情，細細說出。年方十九，今孟麗君已死，日後爾若救父居官，必娶此女為妻，方遂我願。此女我深知其賢淑智慧，真是賢婦。少華聞言，疑惑，忙問曰：「母親怎知孟氏身亡？」此話從何而來？」尹氏便把劉奎璧征勦被擒，招認孟氏行刺投水等情，並取出劉奎璧供狀與少華觀看。少華看得明白，問曰：「如今劉奎璧安在？」尹氏曰：「當時獲擒，爾姊遂要將他斬首，韋勇達恐朝廷見責，乃囚於土牢受苦。」少華曰：「這處存心險惡，理當受苦，只是難為孟氏死節。」為皇甫家爭氣，實在可憐。」尹氏曰：「俟爾日後居官，奏請誥封，便是報答。」母子二人直說到四更方各安寢。次早梳洗完畢，即到聚義廳，熊浩、韋勇達正在言談，少華見禮坐下。酒席呈上，三人入席。韋勇達問曰：「二位如今欲往何處？」少華就把擲拳師令改名換姓，往京投軍救父事體，一一說明。韋勇達曰：「我聞黃榜招軍，亦欲上京投軍，惟恐朝廷變面，性命難保。今二位進京，諒必功名成就，那時乞代我奏請天子，若肯赦罪招安，我願作前部先鋒，以贖前罪。」我即感恩不盡。」少華、熊浩齊聲答曰：「韋兄如此高義，禮待夫人、母女，恩同再造，我等若得錄用，自當奏請招安，使兄盡忠報國。」韋勇達大喜，謂少華曰：「前日劉奎璧被禁土牢，此乃賢弟的仇人，賢弟可要一見否？」少華曰：「弟昨聞家母言及方知此事，令煩喚出待弟一見。」韋勇達曰：「這個容易，就着左右押劉奎璧前來，不須臾，只見囉囉業業已押到。少華遙望劉奎璧頭垢面赤，脚帶着手鎖脚鍊，好似枉死城內惡鬼一般。少華乃是寬洪大度之人，想起他昔年比着今番，不覺傷感，遂向劉奎璧言曰：「傷哉劉爵主平日所為過分，不意受此苦楚，實可傷感。」劉奎璧自囚禁至今，從來未見天日，慘不可言。今見上面三位，一位正是皇甫少華，坐在客位，滿望救命，遂不顧羞恥，上前叫曰：「皇甫賢兄，昔日小春庭失火，弟同家母往外祖母家中奔喪，不知其詳。及老伯征番失陷，弟亦會寄書與家父，保救令尊，奈山東巡撫奏稱令尊降番，為攻城嚮導，故朝廷不肯開赦，及征吹台山，乃奉旨差遣，不得前來。所寫供狀，實係受刑不過，屈打成招，賢兄休信為真，可憐弟禁在土牢，日食數合米，宿食總在一處，從不見天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慘難言盡。望兄高擲貴手，釋放回京，滿門感激不盡。」說罷，連連拱手到地，眼含淚痕，依依欲泣。少華曰：「劉爵主，爾心腸惡毒，若放回去，必另生事端，且爾雖不情，我究何忍？」乃對韋勇達求情曰：「望兄看弟薄面，免禁土牢。」

受苦可禁在空房。日使其飽煖。弟受惠不淺。韋勇達大喜曰。賢弟如此大量。小弟怎不作情。就令四名嚙囉。日夜照顧。無容逃脫。仍帶鍊鎖。禁在一所空房。衣食毋使缺乏。奎璧聞言。叩謝少華曰。賢兄豁達大度。不念舊惡。弟自量小。該受苦楚。愧悔無及。少華立起身來。令嚙囉撲起。遂押歸空房。取水與他洗淨身體。並取了陳舊的衣服。與他穿上。日食兩餐。俱得飽食。比平日享用不少。深感少華的大恩。當下三人暢飲。少華說起孟小姐行刺投水的事情。燕浩勇達稱讚曰。賢弟家門有幸。孟小姐這等節烈。果然罕有。賢弟只好娶劉小姐爲正室了。少華曰。孟氏如此節烈。我正該終身不娶。方爲正理。且劉氏不過一時戲言。況又是仇人之女。怎好完成。且俟異日娶下一妾。以傳宗祀。而奉雙親。留著正室報答孟氏。方是本心。燕浩曰。孟氏既死。亦不必如此。就娶爲正室何妨。少華曰。我但憑本心。即要娶妾。亦須家父回來。再守孟氏三年之喪。方趕此事。才是大丈夫所爲。韋勇達讚曰。賢弟大妻。可謂義夫烈婦。世無其匹。少華曰。此乃爲人本分。何勞褒獎。弟來日便要起身進京。韋勇達曰。本要再留二位幾天。只恐誤了投軍的日期。不若來日起身爲妙。是日飲至午後。方才散席。少華入後寮辭別母姊。來日便要進京。尹氏曰。孩兒此去。須要留心。倘能得勝。父子回朝。好娶韋氏爲妻。少華曰。娶妻之事。俟後日商議罷。遂來到聚義廳。喚呂忠問曰。爾年紀高大。未知可跟我進京麼。呂忠曰。老奴自當跟隨。怎敢辭勞。韋勇達曰。不可。呂忠年老。怎經得京城嚴寒。我有二名勇校。一喚李猛。一喚丁宣。做事勤謹。且能勞碌。我要差遣二人。隨爾進京。路上若有甚事。亦可相助。即喚李猛丁宣前來。頃刻間。李猛丁宣來到。向三人叩頭。燕浩見此二人。年未三旬。膀闊腰圓。頗有氣力。韋勇達對李丁二人曰。爾等須小心。跟隨皇甫公子與燕相公進京。日後我自重重賞。李丁二人領命退下。次早。韋勇達齋備酒席。與二位餞行。少華又入內辭別母姊。小姐曰。賢弟若得出頭日子。愚姊亦要隨征救父。少華駭異曰。姊姊乃是女流。且水面波浪不測。豈可同往。小姐曰。我只盡一點孝心。怕甚波浪。賢弟只管奏請從征。不必疑慮。少華曰。這卻容易。但呂忠留此伏待母姊。免他奔波勞碌。夫人允諾。少華就此辭別。同燕浩上馬。李丁二人背上行李。韋勇達送到路口。分別。韋勇達叮囑少華曰。賢弟此行。若得中式。千萬奏請招安。使愚兄得贖前罪。切莫忘懷。少華曰。弟滿門受兄大恩。正難報答。如今一事囑託。怎不盡心。兩下拱手分別。主僕四人曉行夜宿。一路趕緊進京。至正月半後。到京。遂租了一所民房安歇。忙寫了投軍狀。燕浩據實陳明。皇甫少華亦稱岳州府平江縣人氏。王少甫字松華。年十八歲。各備筆資一封。早飯後。問到兵部衙門。投下軍狀。註入花名冊。然後回寓靜候考試。不表。且說鄺明堂忽一日尋思。丈夫未知可會來報名否。即令家人取投軍花名冊前來細看。乃見了

王少甫姓名疑必是皇甫少華改換名姓。即將花名冊帶進內堂。密向素華曰：「這一名王少甫，字松華，諒必是丈夫假名。素華曰：「怎見得是他假名呢？」鄺明堂曰：「除了一個松字，豈不是皇甫少華麼？況且年歲十八，又是相同，且同來這個蕉浩，亦是平江縣人，又是庚午科武舉人出身，必是英雄，亦來冒險投軍，定是丈夫的好友，不日考試，我便知端的。」素華曰：「小姐說得極是。」光陰似箭，已近考試。三日前，成宗早朝。鄺明堂出班奏曰：「上年奏旨招募英雄，定於二月初一日考試。今試期已到，理合請旨欽點大總裁，以便考試。」成宗曰：「此事係卿所奏，武官又屬兵部管轄，自然卿作大總裁。何須另點鄺明堂？」超選英雄，務要秉公超選真才。若一人作總裁，易於作弊，乞再點一二大臣同考。方服衆心。成宗讚曰：「卿既如此過謙，朕當再點二大臣同往監臨。」即着通政司尚宜先都察御史游載物吩咐曰：「朕選英雄，全託鄺君玉。今特令二卿同往監臨，超選事情，即着鄺君玉專主。二卿不必爭辯。」二人領旨退朝。向鄺明堂曰：「老夫人乃主試官，請即掛牌曉諭。」下官於二月初一日同赴校場監臨。鄺明堂稱謝退朝回府。即令掛牌曉諭投軍人等，限於二月初一日黎明，各帶弓箭早到校場候考。此牌一出，凡有投軍人等，俱看主考如何考試。一日已過，早是第二日。少華對蕉浩曰：「來日五更下校場，看主考如何考試，並看鄺兵部怎樣人材，竟有遠等才能。是日過午，即入房安寢。到了晚飯時分，方起來飽餐，是夜梳洗完畢，換了衣巾，上馬到校場，令李猛丁宣看守馬匹。二人上演武廳候候，不須與尚宜先游載物先到。人役簇擁到演武廳坐下。至天明時候，只聽得三聲大砲，人役報上廳來曰：「啓上二位大人，鄺兵部將到。」二副主考忙下演武廳，站立鄺兵部已到。二人向前迎接。鄺兵部忙下轎作揖曰：「下官怎勞二位先生迎接，何以克當？」游二人齊聲曰：「老夫人乃是上司，下官等理當迎接。」三人相避上了演武廳。鄺明堂坐了左邊，尚游二人坐了右邊。茶罷，鄺明堂對二大人曰：「敢問二位老先生當作如何考試？」尚宜先答曰：「考試乃貴部管轄，况大人係主試官，自當主張。下官等惟有監臨而已。」鄺明堂曰：「二位老先生，既如此吩咐，下官只得僭自主張，尋思投軍人等，如許衆多，怎能考試得完，不免出個極難的題目，使無能者膽寒自退。」即向軍政司曰：「水面交戰，最重步箭。若中紅心，更容他連射三箭。初不中，不許再射。若三箭俱中紅心，方許考技勇武藝。若技勇武藝合式，方許入內場默寫韜略。但步箭遙遠，百步爲界，箭垛只許一尺五寸闊，能射中紅心，方爲中式。才可擂鼓，倘中垛，或中他處，俱不算中。不許擣鼓。軍政司即取步弓，量定垛位。此時天色已明，蕉浩密向少華曰：「賢弟，爾雖貌美，終不及鄺大人皮膚如白雪，眼神如秋波。」少華曰：「他十七歲，竟連中三元，擢進士二品，尚書山川毓秀，古今罕有。莫所謂人中之龍，我怎能與他並比。」正言間，軍政司垛定了垛。

位傳下主試官的號令。那些赴考的人，見了垛位遙遠，真有二百步，又二百餘觔的重弓，如何射得到垛，早已散去了許多人。只見軍政司照武場例，從京師喝名赴考，須要三箭全中的。其他力微射不到垛，或初箭得中，亦不能中紅心。二箭即便落空，就不許射第三箭。因此考得極速，趕考的人，見此形狀，十份早散去了六份。鄺明堂直考到天色將晚，方才上轎回府。是日北京全省將次考完，共計只有二三名中得一枝箭。鄺明堂對二大人歎曰：「才難不其然乎？」二副考官曰：「正是。遂各起身，放起三聲大炮。熊浩回寓對少華曰：『鄺兵部不但人物俊秀，而且作事敏捷，設此場規，使無能者不射自退，免令魚目混珠。』少華答曰：『他定這例，可免延宕日期。』次早二大人絕早，即往考試。其外省路遠投軍者，更少，考得尤速。一日就考得一省有餘。及至二月初四日，已考到湖廣岳州府平江縣。熊浩等日日下校場看考。到了第三晚，囑李猛來日絕早餉餐，伺候考試不表。且說是晚，鄺明堂向素華曰：『來日便考到了岳州府，未知皇甫郎怎樣的。』面貌素華曰：『皇甫郎身長八尺餘，面貌四平八穩，龍眉秀眼，極是好認的。到了次早，仍到校場考選。才到早飯以後，已考到岳州府平江縣。熊浩同皇甫少華俱掛弓箭，立在左邊。早唱到武舉人熊浩字友鶴，熊浩上前跪下。鄺明堂見其容貌魁梧，讚曰：『爾是武舉人，既來投軍，定是個豪傑。』可用心射箭。熊浩應聲領命，走到廳前，取過描金弓，架上雁翎箭，喝聲着「一箭正中紅心」。點鼓叮鑿，熊浩大喜，再架上第二箭，又中紅心。一連三箭，紅心齊中。看考的人齊聲喝采曰：『自考至今，只有此人全中。』恰又中着紅心，真是英雄。熊浩得意揚揚，向前跪稟曰：『武舉仰仗大人福蔭，三箭齊中。鄺明堂大喜，站起身來，答了半禮曰：『熊舉人，有此才能，日後乃同殿臣僚，何必如此過禮。』況下官年輕，只行平輩禮，可請起罷。熊浩叩頭曰：『武舉怎敢侮慢大人。』言訖，退下。軍政司再唱到王少甫，少甫答應上來。鄺明堂早已留心，果是龍眉秀眼，暗自傷心道：『爾妻爲爾費盡了心力，直到今日方得相見，怎好使他下拜。』急忙站起身來，叫曰：『王少甫，爾只管射箭，可不必拜見了。』王少甫向前跪下曰：『小人焉敢紊亂禮法。』鄺明堂不忍使丈夫下拜，意欲親自相扶。又礙禮法，遂將手一攔曰：『好漢請起。』看了一貌堂堂，定是棟梁大才。下官今日亦不過爲國薦賢，何必行此大禮。下次相見，可不須拜見了。王少甫聞言，心中十分感激。鄺明堂曰：『豪傑，可用心射箭。』王少甫答應下來。鄺明堂方才坐下，尚宜先游載物，齊聲讚曰：『老大人，真是謙恭下土。』鄺明堂曰：『怎敢放肆。』若是有才，無論文武，悉是同僚，敢不相敬如賓。兩旁看考的人，齊聲讚曰：『萬民有幸，放出這等謙恭的官員來。』王少甫見了大總裁，如此相敬，心中歡喜，求取功名，可在此一舉。即留心取過了弓箭，正射三箭，連中紅心。反射三箭，亦中紅心。演武廳中，上下人等，齊聲喝采曰：『如此箭法，真真罕有。尚游二大人。』

喜笑顏開，說道有此才能，自可奪元。鄺明堂暗喜，正可拔取，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賢淑妻取夫高中 武狀元拜帥征番

卻說鄺明堂見王少甫連中六箭，吩咐曰：王少甫可留心奪元。王少甫跪下曰：務望大人提拔。鄺明堂站起身來說道：方纔說過，何須多禮。王少甫連稱不敢，忙退下去。暗對熊浩曰：鄺大人真是謙恭下士，令我於心不安。熊浩曰：鄺兵部本來謙恭，但款待賢弟，卻又格外優異，看來賢弟必定高中。到了次早，鄺明堂掛牌騰論，凡有中武者，俱於場尾考試。技勇武藝，略是晚回府飽餐畢，密對素華曰：王少甫果是皇甫郎改名，就把前事說明。我見他下拜，甚不過意。連那熊浩亦有才貌，必是丈夫的契友，就把他二人高中。卻亦兼公。素華曰：小姐如此節義，皇甫郎定奏凱歌。完此良緣。鄺明堂曰：未知天意若何。從此趕考，早出晚歸。至初八日，十三省考射已畢，共中一箭二箭者三百七十八名，只有湖廣岳州府王少甫中六箭，武舉熊浩中三箭，還有廣東廣州府人王豪，年二十四歲，三箭俱中紅心。又蒙古一名馬軍，赤英，年二十三歲，三箭亦中紅心。惟有四人全中，其餘或中二枝，或中一枝，不一而足。初九早，三位主考到了校場，忙令全中四人先試技勇。後試武藝。鄺明堂令軍士擡過那插帥字旗個石環，這個石環約重六百斤，放在廳前。傳令曰：若有能扶起石環，離地三尺，疾行三步，方爲中式。王少甫向前捲起雙袖，把袍角繫在腰帶之內，雙手把石環從地上扶起，插入石環內，喝聲起，石環離地三尺有餘，行了六七步，然後放在地上。近前跪下叩頭，面既不紅，氣又不喘。站在一邊。第二熊浩上前，照王少甫模樣，將石扶起，雙手插入環內，離地亦三尺多，行了六七步，方纔放下。面亦不紅，氣不加喘。第三就是赤英，年英，年英，身瘦力微，石環離地亦有三尺多，勉強行了三五步，支持不住，只得放下。滿面通紅，喘氣不定。跪見退下。第四就是王豪，你看他一手把石環扶起，方用雙手穿入石環，喝聲起，離地四尺，就在演武廳前往。返行有二十餘步，方見力盡，又把石環擲向半空，將身一躲，那石環約有二丈之高響的一聲墜落地上，墜入地中。將及半尺，看考的人齊聲喝采，真好神力。那王豪好不歡喜，面固不紅，氣又不喘。向前下跪。鄺明堂暗駭：此人勝過皇甫郎，恐他奪了頭名。即令站起，吩咐曰：可令王少甫與爾等四名先試武藝。若無馬匹，可把本部院坐騎借用。王少甫領令，就在軍器架上取了一枝方天戟，下了演武廳。李猛帶過馬來，將身一躍，便跨上馬，使開戟法，猶如銀龍出海，玉蟒翻身。及考完戟法，跳下馬來，熊浩取了二枝短鎗，跳上了丁宣的駿馬，使開陰陽手的好鎗法。一如雙龍戲水，二鳳穿花，使完

鎗法而後下馬。那赤英南自帶坐騎，取了一枝長鎗，鎗法卻亦精通，氣亦稍減，不及王熊二人的英勇。及輪到王豪無馬，軍士就把鄴兵部的青鬃馬借他。王豪取了一桿七十餘斤重的九耳八環大砍刀，上了馬，好刀法，使得呼呼風響，猶如紡車一般，使完八八六十四路刀法，把雙足一夾，那馬奔到演武廳前，下馬把刀仍放架上，向前跪下。鄴明堂心恐王豪與丈夫爭奪狀元，遂令且退，其餘投軍人等，亦先考過技勇，至巳牌後，方試武藝。鄴明堂將花名冊秉公登記，明白是日武場完畢。鄴尚書懸牌曉諭，凡中式人等，來早自帶文房四寶，齊到兵部衙門考試。韜略三主考乘馬回府，到次早正副總裁齊到兵部衙門。鄴尚書迎接出，放砲升堂，點名給發文卷，封好門，出了題目。三大人坐在堂上，監察杜絕懷挾槍代等弊。先是王少甫上前交卷，鄴明堂細看，不但韜略精通，更兼字畫端楷，心喜果然文武全才。及至王豪交卷，原來王豪一字不識，竟交白卷。二主考對鄴尚書曰：「王豪箭法精，武藝英勇，惜乎目不識丁。」鄴明堂暗喜狀元穩是皇甫郎高中，是日內場考畢，三主考退入後衙參酌等第，令書吏寫榜。把王少甫中了武會元，焦浩第二，赤英南第三，王豪第四。其餘共取武進士九十六名，到了次早，一面掛榜，一面三主考上殿奏曰：「臣等奉旨選取進士九十六名，謹將中式花冊呈上御鑒，並請陛下親自出下校場，超選武狀元。」掛帥帝令內監把花名冊收下，着該部懸牌，定於二月十五日早御駕下校場，超選武狀元。鄴明堂領旨退出，遂懸牌曉諭，新取衆武進士齊來拜謁師長。鄴明堂密囑素華曰：「姊姊可躲在屏後偷看，可是皇甫郎應。」遂出見衆人曰：「單請王會元進見，其餘請回。」衆人領命而出。按衆武進士謁見的門包，俱是門丁榮發收下。家人打發衆士退出，只有王少甫從東閣門進入後堂。鄴明堂離坐迎接，王少甫慌忙跪下曰：「門下怎敢勞大人迎接。」鄴明堂向前扶起曰：「下年年輕，只消年兄之禮相見，下次休要如此。」禮王少甫欠身曰：「門下怎敢紊亂禮法。」鄴明堂要與賓主禮敘坐，王少甫不肯坐在旁邊，茶罷，鄴明堂曰：「年兄二月十五日御駕下校場，下官務要力薦狀元，年兄須自留心爲要。」王少甫離坐打拱謝曰：「門下承蒙恩師提拔，何以報德。」鄴明堂曰：「年兄有此才能，理當力薦，何必道謝。」王少甫辭別，鄴明堂曰：「本欲留飲，惟恐涉嫌，俟拔元之後，慶賀未遲。」那王少甫謝曰：「門下屢蒙提拔，恩同再造，若蒙賜飲，何以消受。」鄴明堂即令人役將王老爺坐騎帶來，人役答應，把王少甫的坐騎帶在堂下。鄴明堂對王少甫打拱曰：「請年兄就此上馬。」王少甫大驚曰：「門下怎敢無禮。」鄴明堂曰：「爾我年紀彷彿，不必拘禮。」就扶王少甫下階，強迫上馬。王少甫一再推辭，鄴兵部意欲扶他上馬。王少甫恐再推辭，拂他美意，只得謝罪曰：「多蒙恩師美意，門下只得放肆了。」即拱身上馬。鄴明堂令人役請王老爺從大門出去。王少甫加上雙鞭，奔到東角門。

而去。鄺明堂退入後衙。素華一同回房曰：「方才正是皇甫郎，我爲了他險葬魚腹。小姐真正情重。」明堂曰：「他只認作師生之禮，令我心腸傷感。且俟御前務要薦他爲帥，方遂吾願。」素華讚曰：「難得小姐真是重義。」過了數日，已是二月十四日。是夜三更發頭炮，四更發二炮，開了城門，好待新武進士。各帶弓箭，下校場候御駕到來。五更發三炮，鄺兵部上轎，將到午門。尙游二大人已先到迎接。鄺明堂即起身前去。帝令武士備轎，御駕上登文武官員，跟在後發了三聲大炮，即便起程。來到城門口，又是三聲大炮，及至進場，三總裁跪接聖駕。帝傳旨平身，直到演武廳前下轎。登了龍座，羣臣朝見畢，分列兩邊。左右賜墩坐下。帝賜鄺君玉坐下邊，新取武進士向前朝見，畢立在一旁。早有西臺御史尹上卿認得王少甫，是外甥改名的，暗自歡喜。只是不好相認。帝傳旨仍照前例，先考步箭，掣位以二百步爲限。內監獻上花名冊，帝令先考步箭。後考技勇武藝。軍政司喝唱頭名王少甫向前跪下。帝見其容貌，知其英雄，即令射箭。王少甫起身，立在廳前放箭，正射中紅心。背正三箭射中了六箭。帝笑逐顏開，謂左右相曰：「難得鄺君玉好眼力，取得好門生。」箭法超羣，祁盛德奏曰：「若論王少甫面容，定是貴相。」成宗稱是。熊浩赤英南王豪俱中三箭，不多時，九十六名射過，或中二箭，或中一箭，只有五名三箭俱空。衆人俱抱石環過後，只有王豪第一英勇，帝宣王少甫、熊浩、赤英南、王豪向前論曰：「爾四人箭法不相上下，朕欲取王少甫爲狀元，爾等可與他比試武藝，以定甲乙。但比武只許施逞本領，有敢逞兇殺死者，即當償命。殺傷者，亦即治罪。須要小心，毋得違誤。」王少甫領旨，步下演武廳，取了一桿方天戟，丁宣牽馬上前。王少甫跨上馬，縱下校場，把方天戟擺開，大叫曰：「我奉旨與三位年兄比武，尙有不服者，可即前來比武。」熊浩巴不得，王少甫拔取狀元，拜爲元帥。怎肯與他比武？只有赤英南喝令伏侍之人帶過馬來，乃綽鎗上馬，對着王少甫拱身曰：「爲着功名，只得與年兄比武。」望年兄恕罪。王少甫欠身答曰：「年兄只管賜教。」赤英南拍馬向前，挺鎗向王少甫心窩裏刺來，叫聲得罪了。王少甫把戟架開，曰：「說那裏話來。」回手亦是一戟，向赤英南便刺。兩下鎗戟並起，戰到了二十餘合，不分勝負。王少甫心中恐王豪英勇，知道自己力怯，難以抵敵，今須打敗赤英南退去，好與王豪比武。遂拚出平生戟法，再戰了十餘合。連前共三十餘合，殺得赤英南鎗法散亂，招架不住。撥馬從左邊退下，叫聲年兄果然好戟法。狀元讓爾罷，不再比武。王少甫欠身曰：「如此得罪年兄了。」就在馬上高聲叫曰：「倘有不服者，快快前來比武。不然俺就要掛帥印了。」王豪大叫曰：「休得逞強，俺來也。」忙取了一口大刀，跟隨的人送過馬來。王豪躍身跳上馬，舉刀向王少甫頭上砍來。王少

甫喝道來得好快。挺戟架過。王豪接上手。一連四五下。其勢如狼虎一般。王少甫暗想。果然好氣力。二从戰上二十餘合。王豪越戰越有精神。看的人俱說道。可惜王少甫戰法稀奇。今番竟敗於王豪之手。看看戰到三十餘合。王少甫料難抵當。不如放出寶貝。拿他爲妙。遂撥轉馬頭。向演武廳邊便走。大叫曰。年兄若敢過來。俺方服爾是個英雄。王豪聞言大喝曰。爾不怕。俺怎不追趕。回馬就走。難道俺怕你麼。說罷。拍馬趕下。王少甫左手就在懷中取出紅錦套索。祭起空中。回身大喝曰。年兄請看我的寶貝來了。那王豪聽得寶貝吃了一驚。即便住馬。擡頭一看。只見一道毫光。遮住兩眼。一聲響。把王豪綁下馬來。王少甫慌忙下馬。把手一招。收回套索。雙手扶起了王豪。連連打拱謝罪道。爲着功名。不顧冒犯。望兄赦罪。王豪羞得滿面通紅。答曰。說那裏話來。爭奪功名。有了寶貝。自當放出言訖。向帝跪下。帝令平身。卽宣王少甫問曰。爾方才所用何物。擒捉王豪。卻有毫光一道。王少甫奏曰。此物名叫紅錦套索。乃神仙丹爐內煉就。出手卽有毫光。能可百步擒將成宗疑心。問曰。既有神仙的物件。爾從何處得來呢。王少甫又奏曰。臣與熊浩結拜兄弟。因三年前。聞得皇甫元帥失陷番邦。乃被妖道的邪術所擒。臣等尋思他恃妖術。英雄無用武之地矣。將來必更加猖獗。定勞聖慮。於是入山訪道。幸遇異人傳授法術寶貝。卽便下山。專心破滅妖道邪術。以立微功。而寬聖慮。臣同熊浩俱有法術寶貝不止一件。可保必勝。鄺明堂連忙離坐向前曰。恭喜陛下。難得王少甫。雖是年少。如此忠心。訪道三年。定是天置正法。可破邪術。且久蓄報國之心。可予重任。成宗聞王少甫之言。先已歡喜。又聽得鄺君玉褒獎。喜動顏開。曰。此皆卿巨眼識人。故得此忠良傑士。眼見猖狂番寇。指日冰消了。又慰王豪道。爾氣力過人。亦堪重用。王豪連稱不敢。帝令通榜考試。九十六名一齊考了技勇。又令就在演武廳考試。韜略。直到了日影斜西。方才完畢。帝着來早上殿。候定名次。駕退回宮。鄺明堂回府。密對素華說明皇甫少華同熊浩學法之事。此去征番。定獲全勝。素華大喜。惟有尹上卿恐劉捷知風。不敢相認。暗自歡喜。次早成宗臨朝。宣九十六名進士上殿。內監取出欽定黃榜張掛。王少甫中頂甲狀元。及第。熊浩武榜眼。赤英南武探花。王豪因欠韜略。取中二甲第一名進士。其餘九十六名。照名取中武進士。衆皆謝恩。帝傳旨曰。新中衆武進士。本該遊街三日。因朝鮮番寇猖獗。上年着山東巡撫備下大小戰船。可容六萬人馬。又召天下精壯水軍六萬人。今戰船已完備多時。朕已定於二月二十二日興兵。限期急迫。可免遊街。賜王少甫盜甲全副。加封征東大元帥。滅寇大將軍。敕賜上方寶劍一口。便宜行事。加封熊浩龍驤將軍。赤英南封虎奮將軍。熊浩爲左先鋒。赤英南爲右先鋒。王豪爲護衛。使九十六名武進士。俱掛部將。隨征調用。衆各領旨。王少甫穿上御賜的盜甲。

掛帥印。簪花掛紅。賞了三杯御酒。燕浩赤英南俱掛了左右先鋒的印。簪花掛紅。各賞了三杯御酒。王豪亦簪花掛紅。賜了三杯御酒。不須更寫。退回宮。文武散朝。王少甫向衆將曰。列位年兄。可同去參謁梁丞相。並鄺恩師。衆皆稱是。來到右丞相府前下馬。投遞稟摺。適遇梁丞相與景夫人閒談。女婢報曰。征東元帥王少甫率衆將參謁太師。並鄺姑爺。梁相曰。此事與我無干。只喚明堂前去便是。女婢入內報明。湊巧鄺明堂退朝。與素華說起二月二十二日興兵的事。情。女婢報曰。王元帥同衆將裏見太師吩咐姑爺前去相會。鄺明堂曰。我卻去相會。素華曰。待我少停偷看是皇甫郎。否。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保奏招安吹台山 降詔勇達爲前部

卻說鄺明堂走到堂上。令家人專請王元帥相見。其餘請回。家人出外吩咐。只留元帥進見。衆將請回。鄺明堂令開中門。請王元帥相見。王少甫從東角門走進。鄺明堂離坐迎接。王少甫慌忙跪下曰。門生怎敢勞動恩師迎接。鄺明堂扶住曰。年兄何必如此下禮。王少甫曰。上定儀制。理當如此。鄺明堂欲行賓主禮。王少甫坐在旁邊。茶罷。鄺明堂尋思。夫婦雖未能共枕同牀。豈無一敘。卽令備酒席前來。王少甫謝曰。門生尙未孝敬恩師。何勞恩師賜席。鄺明堂曰。爾我年紀彷彿。只是同年相待。不必過禮。王少甫曰。請師母出來受門生一拜。鄺明堂曰。拙內近來欠安。另日相見未遲。二人入席。鄺明堂囑曰。年兄行軍沿途。須要約束官兵。休使擾亂百姓。須當愛惜官兵。臨急之時。官兵必竭力相助。上陣交鋒。必能得勝。得勝後。須要細察虛實。不可亂追。賞罰須當秉公。且上天有好生之德。得勝之時。可招降不可多殺生靈。以爲快意。此數件乃主將要務。自當謹慎。王少甫謝曰。恩師金言。門下敢不銘刻肺腑。酒過三巡。王少甫辭謝曰。門下酒力不堪。就此辭別。鄺明堂尋思。未知何日共枕同牀。當再圖個盡齊。略表恩愛。答曰。不須拘禮。盡醉方休。王少甫方才再飲。素華閃在屏後偷看。果是皇甫郎。暗自悲傷。我爲爾死裏逃生。爾怎知我的苦楚。流落在此。恰遇柔娘德姐前來。問曰。夫人在此。看甚麼。素華曰。乃是拙夫選的武狀元。征東大元帥王少甫。在外飲酒。二妾曰。待我等去觀看。卽上前看了一會。對素華曰。王狀元一表人材。尊夫好眼力。取得好門生。日後必居顯貴。福蔭座主。尊夫十八歲的書生。能門生滿天下。夫人卻是有幸哩。素華笑曰。此乃天子洪福。拙夫何能之有。論他外貌。雖屬可親。而性格作怪。殊令人厭。二妾想夫人真不知足。且說王少甫。因是師生。屢次辭酒。鄺明堂笑吟吟殷勤留飲。飲至六分。王少甫恐怕酒醉失儀。

苦苦推辭。鄺明堂即令人役把元帥的坐騎帶來。人役答應把馬牽到堂上。鄺明堂曰：請王年兄就此上馬。王少甫敬辭謝曰：門下怎敢無禮。須到外邊上馬。鄺明堂執意強扶他上馬。王少甫推辭不得，無奈告罪上馬。鄺明堂令開中門。王少甫把馬一拍，竟從東角門而去。鄺明堂退回房中，問素華曰：方才飲酒，可是皇甫即麼？素華曰：正是。小姐果然有情，相待格外。鄺明堂曰：夫婦同飲，不好實言，情屬可傷。又誤了姊姊的青春，真是不忍。王少甫回歸公館，熊浩先立在公館前跪接曰：末將不知元帥回來，有失遠迎。望元帥恕罪。王少甫大驚，慌忙下馬，一同跪下曰：弟與兄不誤手足，何故行此過禮？熊浩曰：王法難及私情，今乃將帥儀制，理當拜見。王少甫對拜扶起曰：愚兄若再行此禮，便不是結義的情意了。熊浩應允二人，退入公館卸下盔甲坐下。王少甫說起鄺明堂相敬等情，使我感激不盡。熊浩曰：鄺明堂實是仁德，但款待賢弟，另有以相敬。王少甫曰：果是比衆不同，到了次早，王少甫四更後飽食畢，即進朝房，思欲奏救。王少甫達隨征，是早恰遇鄺明堂劉捷俱未上朝。五更三點，成宗臨朝，羣臣拜畢。王少甫昨日天子融融和氣，即便放膽出班奏曰：臣王少甫有事啓奏。望陛下赦罪。臣方敢奏聞。成宗曰：赦卿無罪，只管奏來。王少甫奏曰：臣同熊浩前日投軍進京，路過吹台山，賊徒下山搶劫，被臣等殺敗。後來章勇達親自下山，臣與他大戰百餘合，不分勝負。遂請臣等上山飲酒。方知章勇達年方十七，容貌俊雅，智勇俱全。原係將門子弟，因路過吹台山，殺死賊首韓虎，賊衆見其英雄，留他在山上。章勇達意欲借此山招軍，好待請旨招安。率領本部人馬，往征朝鮮，立功贖罪，以求富貴。及詢知臣等欲往投軍，懇臣代奏陛下。若肯降詔招安，伊願爲前部先鋒，沖鋒破敵。臣見其忠心爲國，伏乞陛下降旨招安，命爲先鋒，必成其功。夫知聖心若何，帝聞奏，恨氣冲天曰：賊寇章勇達前殺刑部官軍，搶奪皇甫敬妻女上山，已屬叛逆。且屢敗地方官軍，更加不法。况又設計擒捉劉奎璧，至今未知死活。朕懷恨在心，意俟朝鮮敗後，乘勢勦滅。吹台山擒捉章勇達並皇甫敬妻女進京，碎屍萬段，救回劉奎璧。方消朕恨。此乃大罪不赦的重犯，卿不必多言。王少甫叩頭奏曰：臣非敢饒舌。因前住山上數天，察知前救皇甫敬妻女緣念其啣冤，已拜皇甫敬之妻爲母，又與皇甫敬之女皇甫長華爲兄妹。立下千斤重誓，留在後寨安身。出下條規，居前寨出條下規，禁約不許嘍囉混入。每逢朔望，方往請安。禮法分明，毫無苟且。就是劉國驄亦以禮相待，留在山上。俟陛下招安，即送回朝，並不敢欺侮。臣前日亦會面見劉國驄，並皇甫敬妻女。方知其詳。況皇甫敬之女乃女中豪傑，武藝超羣，亦願隨征救父。伏乞陛下俯念律容，自新降旨招安，爲是。帝聞言，面上變色曰：卿非吹台山細作，何故如此苦奏？王少甫驚得汗流遍體，連連叩頭曰：臣因念其真心向化，故敢冒奏。罪該

萬死。帝見其驚恐，方轉喜容曰：「朕特戲言，但吹台山不滅，難消朕恨。」王少甫退在一邊，暗驚九重一怒，令人膽寒。少甫退朝，回見蕭浩，說明早間的事情，驚破了膽。今當轉求恩師代奏，或蒙准奏，亦未可知。蕭浩曰：「不可。爾今將事體業已弄壞，若求鄺恩師，他必然怪爾自專，怎肯代爾啓奏？」王少甫曰：「爲着母姊事情，怎避鄺恩師見怪，遂忽吃飯畢，連忙上馬，竟到右相府下馬，稟見鄺明堂，聞報，即令家人請進相見，坐下茶罷，鄺明堂問曰：「年兄爲何如此憂容？」王少甫仍將路過吹台山，韋勇達重託代奏招安，聖上發怒等情，言明不是門下敢於自專，實因私事，不克驚動老師，今特懇求恩師念韋勇達並皇甫敬妻女，俱是真心向化，代爲奏請降旨招安，陰陽無量，鄺明堂聽得路途韋勇達及皇甫敬妻女，有意征番立功等情，暗想我豈不知是爾母姊，卻來瞞我，及聞聖上不準，大驚曰：「年兄好不識王法，爾乃初中的外官，又非在朝的大臣，怎好妄自奏事，且喜聖上寬洪，不加罪過，但爾一個越職妄言欺侮王章的罪名，卻就不小。下次須要仔細。」王少甫曰：「門下實見韋勇達及皇甫敬妻女，果是忠心爲國，恩師若肯週全力奏招安，門下亦多得一幫助。」恩師只管放心保奏，決不有誤。鄺明堂曰：「年兄既如此說，豈有誤事之理？」年兄請回，待來早下官力奏，務要降旨招安。」王少甫謝曰：「恩師如此施恩，門下當結草啣環，報答萬一。」鄺明堂曰：「都是爲友盡情，說甚報答？」王少甫辭別，回歸公館，向蕭浩讚曰：「鄺恩師真是仁德，世所罕有。」鄺明堂入內，素華問曰：「方才我已竊聽，知道朝廷不准招安，如何是好？」鄺明堂曰：「爲着婆婆的事體，來日我當冒死保奏，務要聖上聽從，方遂我心願。」二人議論，到了四更後，進朝。王少甫已先在朝房候候，不須臾，劉捷亦到，迨至五更三點，成宗臨朝，羣臣朝賀畢，分班站立，值殿官傳旨曰：「百官有事啓奏，無事就此退朝。」鄺明堂出班奏曰：「臣有事奏請。」帝曰：「卿可平身奏來。」明堂立在旁邊奏曰：「臣訪得山東吹台山賊寇韋勇達，乃少年豪傑，專劫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不擾良善之家。前劫皇甫敬妻女，正留在山後，擒捉劉國勇上山，俱以禮相待，欲俟投降聖朝，以圖立功。一腔忠義，乞陛下降詔招安，使其沖鋒立功。皇甫敬之女兒長華，深通韜略武藝，亦乞使其隨征，以全忠孝。仰見陛下洪慈，容其改過，自新。望陛下准奏。」成宗聞奏，笑謂鄺兵部曰：「鄺先生此乃貴門生託爾代奏，但以此事難以准奏。按成宗心感鄺明堂救活了太后，又察知其平日聰慧忠直，遂十分敬重，故有此戲言。當下鄺明堂跪下曰：「臣並非受王少甫囑託，實因平日訪知韋勇達忠義，且皇甫敬必不降番，定是哨探不實。臣故欲使他立功贖罪，並無異心。且臣自出仕以來，同岳父立誓，從無受人禮儀財物，怎肯受人囑託，以負陛下望。陛下休要多疑。」成宗令鄺君玉平身，喚上前諭曰：「卿乃高見明理，慮事須要週全。前年山東巡撫且奏皇甫敬將帥降番，充爲嚮導，帶領番軍攻

打登州。今皇甫敬之女，失陷吹台山已久。韋勇達又是少年，才貌雙全。此所謂乾柴烈火，無怪其然。焉知男女竟無沾染，倘有情弊，及皇甫敬果然降番，乃着皇甫敬之女並韋勇達，此去征番，倘若彼念父女翁婿之情，或暗通軍情，裏應外合，全軍休矣。且韋勇達流落綠林，習成狼子野心，叵測豈可任用。卿當三思而行。鄺明堂欠身奏曰：陛下聖見，雖明但臣想皇甫敬詩禮傳家，其妻女謹守禮法，故其子知風逃遁，此乃傳接香煙之意，又可得圖代父伸冤。其妻女守候解京誅戮，此所謂寧死不辱。焉肯愛污至屈身於綠林之中。此必韋勇達與他乃親友世交，以禮相待。前劉國舅往征，雖被他設計擒捉，卒不敢傷害，或是留爲異日代皇甫家辨冤，亦未可定。依臣愚見，皇甫敬之女並韋勇達，此去征番，若有異心，臣滿門甘受處斬，以正妄薦之罪。臣實爲國薦賢，不忍忠良受屈，故敢嘵嘵言未畢，早有元成侯劉捷出班奏曰：鄺兵部見事極明，既將滿門性命保奏，韋勇達必無異心。伏乞降旨招安，使其隨征。臣兒奎璧，可得回朝。此固一舉而兩得也。成宗卽對鄺明堂曰：卿乃爲國薦賢，朕從無責人過難之事。縱使韋勇達等內叛，亦與卿無干。若說保奏一體同罪，則文武百官俱要緘口結舌，誰敢多言。遂令該部官草詔招安，着韋勇達帶領本部人馬爲右先鋒，英南改爲右翼官，王豪爲左衛官。皇甫敬之女皇甫長華，加封靖國孝女，就令隨軍進征。劉奎璧着送回京，鄺明堂聞得劉奎璧回京，心中怨恨，向前謂劉捷曰：國丈錯了主意，令郎奉旨勦匪，身爲主帥，反被匪擒，已屬有罪。今當韋勇達帶同劉奎璧征番，立功贖罪。自後班師，加升官職，豈不是好。成宗聞奏大喜，向劉捷曰：鄺君玉所言，甚是有理。卽宣王少甫上前，諭曰：劉奎璧發在卿部下，隨征立功。王少甫領旨退下。頃刻之間，兵部官寫完了招安的詔書。帝看畢，加上國寶，當殿遣戶部主事饒豐盈，年過四旬，慮事周到，奈帝差遣，只得領旨出朝。劉捷暗喜，兒子得脫羅網，及至退朝，忙到午門外，攔住王少甫的手，懇囑曰：小兒癡拙，望元戎照拂，若得立功回朝，老夫自當厚謝。王少甫暗恨老賊害得我，家散人離，還望照顧伊子，難道不易地以思麼。但他勢力浩大，只得答曰：國舅隨征，下官自當另眼看待。何須國丈憂慮。劉捷稱謝分別。王少甫回歸公館，換下公服，向燕浩減稱鄺恩師，把滿門性命保舉。帝方准招安。但劉捷勢力如山，劉奎璧與我相識，大爲不便。正言間，家丁報曰：饒主事特來拜訪，說有機密事面議。王少甫忙令迎接入內，分賓主坐下。茶罷，饒主事曰：下官奉旨招安吹台山，但恐韋勇達其心莫測。下官此去凶多吉少，特求元戎相商。王少甫駭然曰：此事乃是下官保奏，老大人若有不測，下官寸斬難償其命。大人只管放心，萬無一失。饒主事曰：雖是如此，大元戎必須寄信前去，方好。王少甫曰：老大人見教極是。下官卽便寄書前去，可保無慮。饒主事辭別上轎。王少甫上馬，往謝鄺

兵部去了。按下慢表。且說鄺兵部回府。恰遇梁相已回。同了夫人母女正在閒談。鄺兵部拜見已畢。同坐在旁。梁相埋怨鄺兵部曰。古人云。知人知面不知心。韋勇達流落綠林已久。其心叵測。爾竟把全家性命保他。倘有差池。禍害不小。皇甫敬妻女並韋勇達與爾非親非故。若有異心。爾全家的性命難保矣。鄺兵部曰。小婿因訪知韋勇達皇甫敬妻女乃真心爲國。故特保奏。諒無更變之事。梁相曰。卽無更變。爾有何益。下次切不可如此。妄爲。鄺明堂稱是。停了一會。夫婦回房。素華問曰。方才爹爹怨爾爲甚。鄺明堂說明。硬保招安的事情。他怎知我爲着婆婆的事體。故怪我管人閒事。若是別人的事。我怎如許捨身保奏。素華曰。難得小姐肯用心。乃爾正言問。女婢報爲王元帥稟見。鄺明堂曰。我有話囑託。忙入後堂。令家人開了中門。請進一面。喝退從人。王少甫行過了禮。坐在旁邊。只見一個小小的書童上來獻茶。茶畢。又說些寒溫。王少甫乃立起身來。拜謝力奏招安之恩。鄺明堂又謙遜了一回。囑曰。方才主上雖令劉奎璧軍前立功。但奎璧存心險惡。不可任用。爾當通知韋勇達王少甫。聞言忙問其故。不知鄺明堂說出甚麼話來。請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王元帥跨海出征 熊先鋒祭寶立功

卻說鄺明堂囑王少甫道。劉奎璧存心險惡。爾須通知韋勇達。密把劉奎璧監禁囚車。用布篷遮住頭面。隱藏軍中。若下舟。卽禁在艙內。日食須要照顧。無使有虧。按王少甫心中。恐劉奎璧放出後。知其改名易姓。勢必通知伊父劉捷。劉捷恐皇甫敬父子回朝報怨。必先設計。敗其功勞。故不如先下手爲強。若不放出。又恐劉捷知風。奏聞天子。責其欺君逆主之罪。正在進退兩難。一聞此言。正中其懷。忙問曰。恩師吩咐極是。但恐國丈知道。奏聞天子。門下就有欺君逆主的大罪。鄺明堂曰。劉國丈有甚言語。下官爲爾抵當。決不有誤。王少甫謝曰。若得恩師如此鼎力。門下便放心行事。鄺明堂答禮曰。只管放心行事。下官自有主意。王少甫辭別。回歸公館。對熊浩說明前事。我正慮劉奎璧洩我根底。敗我功勞。不料恩師恰有此言。真是天從人願。熊浩喜曰。今當寫書前去。知會韋勇達。方不誤事。王少甫稱是。遂細細寫了一封書。內言奉旨着韋勇達爲右先鋒。遠帶部下人馬。到登州伺候。隨征。並言把劉奎璧囚車遮掩。不可洩漏。遂叫李猛丁宜。各賞路費。將書交代。趕交與韋勇達。至接待欵差。須要加禮厚待。使其回朝善言覆旨。李猛等隨帶乾糧銀兩。上馬而去。光陰似箭。早是二月二十一日早朝。少甫辭朝別駕。及至出朝。又去拜別鄺恩師。明堂面囑曰。得勝之時。卽

當招降不可多殺。王少甫領命到了次早，便下校場，齊集了六萬人馬。王少甫祭旗完畢，先發下五千人馬，交付熊浩爲前部，吩咐沿海務要約束軍士，不可擾害良民。熊浩領命起程。王少甫大隊人馬隨後進發，旌旗蔽日，戈戟如林。三軍悉如猛虎，衆將勝如蛟龍。一路號令森嚴，萬民喜悅。李猛自前日起身，一路行來，早到吹台山，來到後寨，聚義廳參見韋勇達。呈上書信，韋勇達看畢大喜，令往後寨請尹夫人母女，不須更與母女已到。韋勇達迎接坐下，遂把書信送上。尹夫人母女看畢大喜曰：「不料聖天子如此寬洪，降旨招安，小兒又得高中，真是有幸。」李猛丁宣曰：「不是天子寬洪，俱是鄺兵部屢次力奏。天子方下此旨。」尹夫人曰：「鄺兵部是何人，怎肯如此施恩？」李猛曰：「鄺兵部年方十八，人物秀麗，乃三元出身，係右丞相的令坦，爲人謙恭，正直敢言，又深明醫道。近來救活了皇太后，故朝廷擢升兵部尚書，甚是信任。尹夫人讚道：「誰家有福，產此互古未有之人。」韋勇達卽召衆頭目上前，言明招安等情，速速傳知衆嘍囉，若欲回鄉者，賞其銀兩，使他們散去，做些小經紀度活。若願投軍征番者，速卽報名上冊，同往隨征。衆皆歡喜，內中欲回鄉者有一半，願隨征者亦有一半。過了四五天，哨馬報曰：「小的探得欽差來日就到。」韋勇達忙令張燈結彩，準備筵席伺候。只有單洪心懷妬忌，尋思來日出見差官，出其不意，刺死欽差，使其不能投降，方能在此享用。到了次日，單洪身藏一柄利刀，尹夫人母女俱到聚義廳。未及已時，嘍囉報稱欽差將到。韋勇達率領兄弟、韋勇彪並十名頭目，來到路口。欽差已到，韋勇達帶同衆人跪接。饒主事心懷恐懼，卽下馬扶起衆人，慰曰：「請到堂上讀詔。」韋勇達卽請欽差大人上馬，自己隨後起身。欽差雖見韋勇達少年俊雅，但部下的形狀都是兇惡，心中十分隄防。及來到聚義廳外，尹氏母女跪在門外高聲曰：「犯婦皇甫敬之妻尹氏，率女長華接詔來還罪該萬死。饒主事在馬上欠身打拱曰：「夫人小姐且起，請到聚義廳上，開讀詔書。」卽刻便下馬，步入廳上，打開詔書。尹氏跪在前，韋勇達同小姐跪在後，韋勇彪同衆頭目排開香案。讀詔已畢，衆皆謝恩。將詔請到別寮安頓。尹夫人密囑韋勇達道：「孩兒小心禮待欽差，又向欽差曰：「犯婦母女失陪了。」乞大人恕罪。」主事曰：「夫人小姐請退，不消費心。」尹氏母女於是入內。欽差坐在上，論韋勇達旁坐，陪伴吃茶。不多時，酒席俱備。欽差上首坐下，韋勇達在左，韋勇彪在右，衆頭目在下邊，相陪跟隨。欽差的十餘名家丁，嘍囉另席相待。饒主事恭恭敬敬，留心隄防。韋勇達兄弟盡禮相敬，酒過數巡，欽差卽便辭席。衆頭目苦留曰：「難得大人憲駕到此，理當盡歡。何必過謙？」饒主事遂再坐下。韋勇達先敬了一杯酒，單洪尋思：「此時若不下手，更待何時？」卽立起身來，斟了一杯酒，假意向前曰：「小的奉敬一觴。」饒主事先見單洪在坐下，滿面殺氣，注視不休，已是懷疑，及見其敬酒，着實隄防，立起身

來接酒。單洪將酒連杯擲在地上。手扯饒主事右手的袖口。左手在腰間抽出明晃晃的短刀。望饒主事胸膛刺來。饒主事盡力掙脫。翻身逃走。單洪大喝曰：「往那裏去！我來了！」將身一躍，跳過桌面，忙來追趕。衆頭目大驚，欲救不及。只有韋勇達驚得心神飄蕩，忙跳過桌子而來。果然手足伶俐，趕到單洪背後，伸出手扯住單洪的後領，把單洪掀翻仰面倒地。那時刀早擲在一邊了。韋勇達把腳踏住了單洪的胸脯，拔出寶劍，把他殺死。方上前扯住欽差曰：「大人不必驚慌，那單洪已殺死了。」饒主事嚇得面如土色，回身作禮曰：「下官乃奉旨前來，未知此人何故行刺？韋勇達着嚙囉把單洪的屍首帶往山後埋葬。隨請欽差坐下，說明單洪心意，恐仇人報讎，不願投誠，欲刺大人，以陷小將。今特殺之，以免大人疑心。」饒主事方才明白，自想韋勇達雖是真心歸降，但部下之心難測，倘夜間有甚更變，性命必不能保。寧可早離此地爲妥，遂起身辭別曰：「將軍雖是好意相待，但部下人心叵測，下官就此告別。將軍亦免掛懷。」韋勇達曰：「大人說得極是。」小將只得從命，忙令皇甫長華具一道表章，以謝天恩。長華即便寫就，並代母親具下謝恩的一道表。一併交與欽差，又送了許多金銀彩緞，並厚賞跟隨人役，皆大歡喜。饒主事稱謝了一會，又囑曰：「將軍速往山東合兵，不可遲誤。」劉國舅不知要寄信回京否。韋勇達曰：「再緩三四天，即便起身。」劉國舅便要隨征，不必寄書，遂上馬送欽差下山。來到路口，分別。韋勇達恐路上有失，並着四名頭目護送到來日方得回山。饒主事十分感激，分別而去。韋勇達回山，限四日內起身。連忙收拾，到了第四日早，各物收拾上車，將劉奎璧押上囚車，把四圍密遮，其投軍之人三千有餘，預請附近各鄉的父老上山，囑其將山寨上的物件一併取去，然後放火，把山寨焚燒殆盡，免使復集匪類。方待起身下山，向山東進發。傳令如有姦淫強買等情，立即處治。萬民安堵，如故。俱感主將約束嚴明。按下不表。且說山東巡撫彭如澤，自上年到了登州，即備戰船，凡水米柴草，俱已配搭停當。到了三月旬，王元帥大軍已至。巡撫彭如澤，率領百官出郭迎接。王少甫相見，令大軍屯紮城外，不許擾害居民。違令者斬。王元帥同衆將到了館驛，地方官備酒接風。衆官奉陪。王元帥問曰：「近來番軍勢力若何？總兵殷耀先稟曰：「番軍除陣亡及病故，現存不及四萬，只有軍師神武道人邪術利害。元帥必凱英勇無比。部下又有九員番將，十分兇惡。自楊大人死後，番軍恐時值嚴寒，海水凍住船隻，因此退入海中。海中有一浮島，名叫沙門島，糧米細軟，俱屯在此島之左右。盡紮戰船。近因聞得元帥大軍將到，故不敢前來。未知元帥欲往島中迎敵，抑俟其前來。」王元帥曰：「番人欺我軍向怕風浪，故敢造反。本帥當海中決戰，殺得他片甲不回。彭如澤曰：「不可近島，倘遇妖道祭起風浪，或放火燒舟，恐難退兵。」王元帥曰：「我們靠主上洪福，邪不勝正，不怕邪術。」

王元帥因彭巡撫在坐，不便問及皇甫敬的消息。只問番軍師邪術等情。灌飲到黃昏散席。王元帥卽入驛中，心腹家人密報曰：小的訪得皇甫元帥及衛先鋒早已被擒，不知存亡，並無降番引軍攻城等情。王少甫心知父親必無降番之舉。次日元帥擇定三月二十日祭江。二十一日揚帆，三軍各備下船，到了第三早，章勇達人馬也到。章勇達章勇彪同皇甫長華入營參見。王少甫恐彭澤如知風，不敢相認，只行常禮，令歸降的嘍囉，准充軍士。發與右先鋒章勇達爲部下。勇達到帳前，掛了右先鋒印，簪花掛紅，賞了三杯美酒。又撥一百名軍士，跟隨皇甫長華爲部下。另撥一號船隻，交與小姐。小姐仍帶先前女婢錦箏、琴瑟，照常跟隨。王元帥又傳總兵殷耀先諭曰：今有皇甫元帥之妻尹氏，聞得爾有寶眷在署，將尹氏寄爾署內，須撥一所房屋，與他居住。日食他自有老僕女婢料理。休要費心。耀先領令退出。差人押轎，往營中恭請尹夫人。尹氏囑咐章勇達及女兒道：凡在船上及征戰之時，務要小心。婢得早奏凱歌，免我懸望。母女二人戀戀不捨。夫人勉強上轎，來到總兵衙門。呂忠跟隨從中門進，殷總兵令妻女迎接，備酒接風，打掃花廳，與夫人安歇。次日夫人發銀與呂忠，買了兩名女婢，自行料理一切。卻亦利便。殷總兵夫妻等俱極相敬不表。且說大軍自配搭下船，王少甫遂具表奏明出軍的日期。彭巡撫備酒餞行。王元帥下船，到了三月二十日祭江。元帥各發五千兵，交與左右先鋒，浩浩章勇達爲部下。二十一日祭旗完畢。彭澤如率領文武百官，送到海邊。官軍鳴金擂鼓，揚帆向海面進發。衆官報稱離沙門島不遠，請令定奪。王元帥卽上尾樓，把千里鏡一照，見番邦的戰船，佈滿海面，傳令離營十里。卽水面屯紮水寨。王元帥下令各營小心提防，嚴緊不表。且說番元帥鄔必凱，自去冬退回沙門島，主意春間便要攻破登州。城池後聞成宗令王元帥大集水兵，欲下海決戰。遂打聽登州備下戰船，知必有一場大戰。卽與神武道人商議水戰。方有便宜。故停船在海面候敵。後聞王元帥大軍已到登州，鄔必凱料定元帥必不敢過海。這一天探子報曰：王元帥許多戰船已到，離營十餘里屯紮水寨。請令定奪。鄔必凱令賞銀牌，再去打聽。一面哈哈大笑。對衆將曰：元朝主帥好不識生死。他若在陸路交戰，勝負尙未可定。他今到此水戰，性命必不保了。次早鄔必凱陞帳問道：那一位將軍往立頭功？閃出前部先鋒山頭虎向前曰：待小將前往立功。鄔必凱曰：小心前去。山頭虎領令，遂帶領本部人馬，戰船搖旗擂鼓，前來討戰。元朝哨船報入中軍帳，來見王元帥曰：啓上元帥，如今有番將討戰，請令定奪。王少甫曰：待本帥親出會戰。只見章浩挺身上前曰：一員番將，何勞元帥親戰。只消末將前往足矣。王少甫曰：恩兄有所不知。初陣交戰，最要吉利。務宜小心，不可挫了銳氣。章浩稱是，遂領了本部戰船，殺出水面。兩船相遇，各

自齊旋停住。燕浩擡頭一看，只見山頭虎年近三旬，生得身高體壯，髮如硃砂，手執一把大斧，約重八十餘斤。山頭虎見燕浩生得面方耳大，手執兩枝短鎗，身穿着護心甲，旗幟飄揚，上繡武榜眼及第龍驤大將軍前部先鋒燕幾個大金字。燕浩大喝曰：「來者留下姓名，好取爾的首級。」山頭虎曰：「麾下乃朝鮮國鄭元帥帳前部先鋒山頭虎便是。爾是何名，快通名來，功勞簿上好記爾的首級。」燕浩曰：「我乃大元皇帝駕下王元帥帳前部先鋒燕浩，特來取爾的性命。說罷，將船冲上，舉起右手，一鎗照面刺來。山頭虎把斧一架，回手一斧，向燕浩頭上砍來。燕浩見來得兇惡，把雙鎗一擡，震得兩膀酥麻，喝聲好利害的番狗。山頭虎喝曰：「如今方知俺的利害，又是一斧砍來。燕浩情知兇惡，留心迎敵。戰到三十餘合，怎當得這把利斧，一如猛雨狂風。燕浩抵敵不住，恐初陣失利，挫了三軍的銳氣，即令戰船退下。山頭虎推船追趕。燕浩急取寶貝，未知甚麼寶貝，畢竟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破邪術元將施威 逃海外番師大敗

卻說燕浩見山頭虎船既趕近，就在背上拔出斬蛟劍祭起空中，回身喝聲番狗慢來，看我寶貝來取爾命。山頭虎聽的寶貝二字，大吃一驚，舉頭一看，見半空中一道毫光，猶如電光飄下。山頭虎忙將身一閃，那裏閃的及那寶貝早砍中山頭虎左背之上，疼痛難當，跌倒船上。兩船相依甚近，燕浩將身一跳過船，加上一鎗，結果山頭虎性命。番軍把燕浩圍住，元軍亦已過船來殺番軍。燕浩下令曰：「如番軍要性命者，可丟下軍器，空手跳落船中。若手執軍器，並立在船上，即是抗拒，殺死勿論。」番軍併水手一聞此言，俱各空手跳落船中。元軍急將船板枋釘上，即割了山頭虎首級。元船一齊上前冲殺亂箭射死番軍無數。大敗逃生。燕浩趕追數里水陸方才收軍，回見王元帥，呈上番將首級。曰：「末將仰仗元帥天威，殺了番先鋒，奪了戰船二隻，番軍降約有二百餘人，特來報功。」元帥大喜曰：「恩兄初陣得勝，其功不小，即上了功勞簿。」一面令押歸降番軍前來。元帥令把番軍放縛，一齊跪下叩頭。元帥安慰曰：「降者免殺，爾等不須憂慮。今將爾等暫押船中，俟爾國王獻降，即放爾等回國。」番軍叩謝。元帥隨令備酒賀功，犒賞三軍。是日至上燈後，散席看守官密問番軍，俱稱皇甫敬衛振宗，番軍勸他歸降，使為嚮導。皇甫敬不屈臣節，現禁王城天牢。看守官將此言密稟王元帥，暗喜父親有志，日後可以伸冤。且說番軍敗回報稱山頭虎被殺事情，鄭必凱大怒曰：「可恨燕浩殺我上將來，日本帥親出，務必擒他雪恨。」閃過大將富利曰：「敵軍既用邪術，元帥焉能取勝。不若請軍師破法方好。」鄭必凱曰：「須些

小術何必勞動軍師。次早元帥親督令戰船討賊。且說元朝軍情船報進。今有番軍。必凱討戰。請令定奪。王少甫即令撥出戰船。待本帥親戰。號令三軍。衆將各依隊伍。將船駛出。兩船相對。必凱大喝曰。來將留名。好取首級。王少甫答曰。本帥乃大元天子欽點狀元。加封滅寇大元帥。王少甫奉旨特來殺爾。必凱喝曰。不須多言。吃俺一鎗。舉鎗打來。王少甫舉鎗一架。回手一戟刺來。一連三四戟。有如飛雲閃電。必凱暗想。好英勇。二帥立在船頭。各逞本領。惱了一員番將。上船駛出。大叫曰。那個不怕死的。來戰俺蘆蒲劍。元軍沖出。章勇達。一船抵住。俺右先鋒章勇達來也。舉起日月雙刀。便砍蘆蒲劍。舉鎗迎敵。章勇達終是女流。力弱。戰到十合。情知難勝。詐敗。喝令將船退走。蘆蒲劍將船趕下。章勇達暗取一箭。回身射來。蘆蒲劍躲閃不及。正中右肩。跌倒船上。章勇達忙跳過船。加上一刀。結果性命。元軍跟隨過船。割了首級。番軍水手跳下。船中齊稱願降。章勇達令把船板釘了。將船奪回。此時必凱敵住王元帥三十餘合。被王元帥殺得鎗法散亂。又見蘆蒲劍被殺。心中驚張。被王少甫一戟刺中左肩。番軍部將上前相助。水手將船駛走。元帥一齊追趕。亂箭射死番軍。不計其數。王豪奪了一隻番船。追趕一會。王元帥方令鳴金收軍。回寨。記上功勞簿。隨具捷表。差官下快船進京奏捷。且說必凱敗回。抹上金瘡。竊查點失去戰船二隻。番將四員。番兵死傷將及三千。心思須求軍師。親出方可得勝。只見軍士報曰。軍師前來。必凱大喜。急令請來。神武道。人上船。必凱出帳迎接。進帳。見禮坐下。軍師問曰。閣下元帥失利。特來問候。必凱細說連敗二陣始末。看來這夥匹夫。勝過皇甫敬。軍師曰。不妨。來日貧道同出會陣。自然取勝。必凱曰。今仗軍師神通。神武道人把小葫蘆。傾出一粒藥丸。納在口中。嚼碎。塗在鄔必凱傷處。頃刻平復。如舊。元帥傳令大小三軍。準備來日大戰。番軍聞得軍師親自出戰。料必大獲全勝。次早號炮連天。戰船齊出。元帥正陸帳。探子報曰。鄔必凱大隊船隻。討戰。比昨日更加兇惡。元帥謂蘆浩曰。必是妖道。親出。爾我須防他妖術。蘆浩稱是。二人各把破隱身符。藏在頭髮內。並帶寶貝。率領衆將。將船駛出。到海面。一齊排定。早有船上人進報曰。啓元帥。左邊那隻船上。立着那道人。就是神武軍師。王少甫舉眼一看。只見妖道立在船頭。道家打扮。身材高大。年將四旬餘。手執雙劍。旗上橫寫護國軍師。直寫神武道人。元帥必凱大叫曰。誰與本帥擒下。王少甫前來獻功。閃出左右翼。富利。手執一口大刀。澤風。手執方天畫戟。二船齊出。大喝曰。元軍不怕死的。前來與咱家富利澤風。決一死戰。元軍沖出。左翼官赤英。南舉。槍敵住富利。右翼官王豪。挺刀戰住澤風。王元帥令擂鼓助戰。王豪力如猛虎。不上十餘合。大喝一聲。一刀把澤風頭顱砍開。死在船上。王豪跳過船來。番軍俱降。元軍一擁沖上番船。向前混戰。番軍

師慌忙口念咒語，用隱身法駕雲，要來行刺王豪。早有熊浩頭上藏破隱身符，看見大喝道：「妖道休使邪術，吾已看破。」王元帥早已祭起飛電鎚，一道靈光竟向妖道頭上刺下。妖道忙將身閃過，暗驚元朝將帥怎能看破我的隱身法。王少甫手指着大罵曰：「妖道還在雲頭候死麼？」言訖，手向飛電鎚一指，喝聲打死這妖道。番軍師大驚，忙逃回船，現出真身。大喝道：「小畜生，爾敢破我的法術，是爾死日臨頭，且看我的寶貝，取爾性命。」就在豹皮袋中取出一塊金磚，祭起半空一道烏煙，向王少甫頭上打來。王元帥不曉得是什麼寶貝，又祭飛電鎚一道靈光，沖起把金磚一沖，沖落海中，杳無蹤跡。王少甫將手一招，收回飛電鎚。道人大怒，把十一塊金磚盡行祭起，黑煙佈滿空中。王元帥大驚，急祭起飛電鎚一聲霹靂，數道靈光，早把十一塊金磚打下海去了。王少甫大喜，收回飛電鎚，大叫曰：「妖道還有什麼寶貝，只管放出。道人」大喝道：「貧道還有神通，即念呼風咒語，向海上一指，喝道疾，只見狂風大作，那風就向元船陣前打來，波浪湧起，有如雷鳴。元船幾被傾覆。元軍站立不住，連聲叫苦。王元帥大喝道：「不要慌張，本帥自有破法。」忙向懷中取出破浪鏡，高擎在手，逆風一照，正能尅邪，立即風靜。此時赤英南大戰，富利六十餘合，赤英南已刺死了富利。元軍乘勢奪了船隻。王元帥喝令大小船隻，沖殺上前。番軍支持不住，只得逃走。道人心慌，正要再作法。王元帥乘其不備，祭起飛電鎚，妖道看見，要躲不及，一鎚打中後心，疼痛難當，逃入艙中。番軍大亂，敗走。元船追趕，亂箭齊射。番軍叫苦，道人已服了丹藥，急走上船頭，仗劍召起陰兵。頃刻間，黑霧罩下，無數陰兵，手執槍刀，從空中墜下。大戰元軍，元軍大驚曰：「妖道爾請出爾的祖宗來助戰了。」王元帥亦覺胆寒，又不知怎樣破法，只得祭起飛電鎚，一聲雷響，那陰兵就現落原形。俱是用白紙剪的，吹落水面，黑霧亦散。番軍被箭射死的不少，餘皆逃走。元船追趕了一回。王元帥方才收兵回營。此一陣共奪番船三隻，降軍甚多。元帥仍令照顧日食，隨即具表，差官奏捷。記上衆將功勞，且說：「必凱敗回，急令速把沙門島安頓的糧餉收拾下船，緩急免得誤事。」番軍師曰：「元帥何必懼怯？貧道再戰，必獲全勝。」必凱曰：「軍師法力俱破，身上帶傷，何故說得容易取勝？」道人曰：「貧道有一柄散毒刀，用一百件毒藥煉就，若砍中身上，見血即死。貧道故不敢妄用。後日交戰，即放散毒刀，何愁不勝？」必凱曰：「既有寶貝，後日便當施放。但我軍歷年病故，並近來死失，僅存一半。元軍衆多，今將各物速運下船，方妥。」道人曰：「說的是。」即令軍士連夜把山上各物，俱擲下船。過了三日，又整頓戰船，齊出討戰。王元帥下令曰：「番軍短少，屢敗心亂，今日衆將當竭力追趕，欲收全功。」盡在此舉。官軍齊聲願効死力。號砲三響，戰船沖出。番軍師立在船頭，見自己兵丁垂頭喪氣，敵軍踴躍精神，一時怒發，喝令將船駛上大喝曰：「王少甫俺與

爾決個勝負。免傷部下生靈。王少甫大笑曰：「爾乃敗將，何能與我決戰？」舉劍便刺。這人舉劍相迎，戰到十餘合，道人招架不住，令將船退下。王元帥卽令趕追，元將一齊殺出，鄒必凱率領眾船向前迎敵助戰。道人祭起散毒刀，大喝曰：「王少甫，看我散毒刀來取爾命。」王少甫見那刀祭上半空，有黑霧火光，有如虎狼罩下，又不知什麼寶貝，忙又祭起飛電鎚。那刀飄下，撞見飛電鎚，一聲雷響，把散毒刀打落海底。王元帥收了飛電鎚，大叫曰：「妖道還有多少妖物，可再放出來？」道人大怒，吼聲如雷曰：「王少甫，爾敢破我法寶，今與爾決個爾死我活。」熊浩乘其不備，暗祭起斬蛟劍。妖道只顧推船向前，那斬蛟劍早已飄下。道人要閃不及，砍中左肩，大叫一聲，跳下艙中。急服下丹藥，熊浩收了寶劍上前來戰。番將番軍大敗死者極多，餘軍一齊逃走。王元帥盡力追趕，次日已過沙門島，方令收軍。又奪了二隻戰船，大犒三軍。且說番軍逃走遠了，方纔屯寨。妖道曰：「貧道今夜只帶十餘隻船前去劫寨，使法燒他戰船，可保必勝。」鄒必凱聽說卽撥十隻戰船交付妖道。妖道待到二更悄悄揚帆，竟向元營進發。按王少甫軍務嚴緊，逐夜令哨船遠出探望，當下哨船知是劫寨，急趕回寨，擊鼓聚將。眾將趕進寨船，元帥慌忙陞帳，探子報曰：「遠還有十餘隻戰船，掩旗息鼓前來，恐是劫營。」特來稟明。王元帥重賞探子，遂下令曰：「妖道日戰屢敗，故乘夜劫營，但黑夜交兵，難分彼此，倘若近前，可用亂箭射住，休使近前。」各船聽令，頃刻間番船俱到，整起燈船火把，擂鼓殺來。元軍亂箭齊射，番軍不能近前。道人立在船頭，便口中吐出三昧火來，那火出口，見風卽大大塊的，有如車輪小塊的，有如磨盤相連，相扯，趁着順風，吹到元船元船卽發起火來。一時間幾隻元船發火，元軍發喊曰：「速斬斷檣索，逃走，免使株連着火。」王元帥大喝曰：「不要慌張，本帥有法破火。」忙取出平火鏡，向各船一照，果是邪不近正，火已盡滅。那道人着急，無計可施。王元帥祭起飛電鎚，打中道人後心，口吐鮮血，逃走下艙。急取丹藥服下，番軍被箭射死，不計其數。餘各逃回。鄒必凱聞知大驚，神武道人曰：「不料王少甫如此利害，貧道法寶法術俱被破盡，真是力盡計窮，明是天數，故出這個匹夫。」鄒必凱嘆曰：「軍師身帶重傷，且去保養，再作商議。」道人羞慚無地，只得上牀歇息。不一時聽得戰鼓如雷，探子報曰：「王少甫分兵五路殺來，勢如山崩。」鄒必凱只得同軍師分隊迎敵。原來王元帥令熊浩、韋勇、遠赤、英、南、王、豪並自己分爲五路，揚帆擂鼓而進。鄒必凱正遇王、豪交戰，怎當得王、豪這口刀，急如狂風，戰到三十餘合，鄒必凱抵敵不住，被王、豪一刀刺中左肩，逃走下艙。各船敗走。王元帥下令，連夜追趕，休辭勞苦，奪了三隻敵船。一路追趕，鄒必凱連敗數陣，損兵折將，番軍只存萬餘，俱皆失志，只得逃進獅子口屯住。王元帥就在獅子口離口有二里水面屯札水寨。元軍一連討戰三日，番軍並不出戰。王元

帥謂眾將曰：水口窄狹，船隻難通，恐番兵夜間來劫營。本帥設定左右先鋒，左右翼官，共四將輪流，每一將值夜，帶領哨船十隻，軍士六百名，沿海隄防，毋得有誤。四將領命而去。且說番軍退進獅子口，元帥每日討戰，總是堅守不出。過了半月餘，這一夜輪着右先鋒韋勇達巡哨。月色朦朧，巡到三更後，遙見遠遠一隻洋船悄悄前來。韋勇達下令曰：番軍擾亂山京，已有幾年，天下週知，那有貨船夜間往來？此必細作，速放號砲追趕，不知果能捉得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神武道計窮力竭 鄔必凱數盡身亡

卻說韋勇達令放號砲，那快船兩邊有四十餘支水桿，似蜈蚣脚一般追趕來。早有四隻哨船來圍，齊叫前面是細作，快放箭射死。船中答應曰：我等乃是中原商船，現有官府印信關防，請老爺過驗，說罷俱跳下艙中。頃刻間韋勇達已到，即上船來，令押眾水手貨客共六十一人跪下叩頭。韋勇達問曰：爾們是那裏人，載什麼貨往那裏發賣？幾名水手，幾名客商？眾人曰：我們都是傭僱的水手，只有一名船主，自帶藥材往朝鮮發賣。韋勇達喚那船主上前跪下，年將五旬，訴曰：小人姓秦名寶，自二十年前販貨往各處發賣，家住北京城內，現有官府印信關防呈驗。韋勇達曰：爾既販貨，豈不知朝鮮造反，偏要到此？必有弊端。秦寶曰：小人聞得番軍被老爺等殺得大敗，故敢前來。韋勇達曰：可把關防貨單取來驗看。秦寶即取出呈上。韋勇達見貨單俱是粗藥材，值銀一千二百餘兩。關防是元城侯劉捷的印信。鈐記：韋勇達疑問曰：爾因何不領地方官關防，卻領元城侯的？秦寶曰：因地方官勒索重費，小人有親戚在元城侯處公幹，故求他的關防。韋勇達搖頭曰：爾貨物只值一千餘兩銀子，縱得些利息，怎夠足往來船稅及水手工食？明是細作，令縛下。俟元帥發放軍士動手，一齊縛下將船帶回。俟稟元帥定奪。按此船乃元城侯劉捷所發，因王少甫去後，饒主事回京，並無劉奎錢回京來，心中疑惑。差人往登州暗訪回報，言劉奎璧密禁囚車。王少甫書到，詐稱現在軍中重用。劉捷恨王少甫，明欲與我結冤，有心腹門生指點曰：王少甫名松華，去了一個松字，豈不是皇甫少華四字？且皇甫敬用戟，他也是用戟，又生的龍眉鳳眼，必是皇甫敬之子。皇甫少華改名投軍，那韋勇達年朱二旬，必是前年先鋒衛煥之子。衛勇娥改姓的，那王少甫去了頭上一個白字，韋勇達去了兩旁一個行字，故自上山以來，不殺官軍，招兵屯糧，惟救皇甫敬妻女。今將帥俱是國丈仇人，日後得勝回朝，國丈必遭其害。劉捷方才省悟，痛恨入骨。王少甫屢次奉捷，只怕壽邦降順，皇甫敬父子回朝，定然報仇，反為不美。特寫密書與鄔必凱，言伊自己見元朝成宗年輕闊，奸

臣當灌天命當歸於朝。故欲獻降順天元帥王少甫。乃皇甫敬之子。其勇達乃簡煥之子。可把皇甫敬衛振宗縛在船頭。置於油鑪之上。王少甫等念及父子之情。定必歸降。如不肯降。可把皇甫敬等當於王少甫等面前。每日各割一刀。王少甫必定腸斷。不是氣死。定然無心料理軍情。那時一鼓可滅。伊自己就薦一個心腹門生。爲帥來征。那時詐敗。引爾等人馬上山。直到京城。我即開城接應。殺了昏君。奪了天位。我非圖富貴。實是應天順人等情。寫得詳細。即租一雙大船。假作洋貨船。備下千餘兩銀的鹽材。尋這久年洋商秦賽寶。囑其帶密書。往登州海面。若遇朝鮮哨船。將書交付。卽必凱收。拆爾卽回京。所有藥材。盡行賞爾。又發一印信關防。以便盤驗。另僱水手。撐船秦賽寶。不知是反書。貪其利息。前來不料番軍已敗入獅子口。故乘夜欲來尋交番軍哨船。不意竟被韋勇達所擒。到天明。王元帥升帳。韋勇達上前稟明前事。元帥令押秦賽寶並衆水手跪下。王元帥細問秦賽寶。賽寶照昨夜口供。訴明。王元帥疑心。令武士將衆人身上細搜。並無交帶藥物。又令蕪浩赤英南帶兵過船搜檢。有甚禁物。速取前來。二將領軍下船。細加搜檢。並無別物。卽回繳令。王元帥喝令曰。爾只有一千餘兩銀粗貨。怎肯獨租一船。船稅水手工食。怎麼出息。況值兩軍爭戰之際。爾偏來賣貨奔險。必是細作無疑。且又不領地方官文札。卻帶元城侯關防。事事可疑。據實招來。免受刑罰。回顧軍士帶上各件刑具。軍士呼噫。秦賽寶大驚曰。小人並無弊竇。招什麼事。王元帥罵曰。不用大刑。怎肯招認。左右速把這廝拿上。交棍軍士答應。就將秦賽寶一腿。放在交棍上。用刑索收。不上五六分。秦賽寶昏去。執刑軍士用冷水噴面。漸漸蘇醒。痛入肺腑。大叫元帥殺刑小的。願招。王元帥卽令鬆刑。秦賽寶就說出劉國丈着其帶密書到番邦交。卽必凱。小人貪他這一千餘兩銀的藥材。只此便是真情。王元帥大喜。問曰。密書何在。秦賽寶曰。現在船中。待小人取來。王元帥着赤英南押他下船。取書。赤英南領軍士押秦賽寶下船。揭開艙板。旁邊有一扁木盒。釘在船邊。將盒取起。送到王元帥。元帥當面開盒。取出那封密書。書面寫元城侯劉書。呈與鄔元帥親啓。上用元城侯印鈐封固。拆書觀看。果然是指點鄔必凱。將父親縛在船頭處治。並差心腹將官來征。那時詐敗。引獻京城等語。心中暗驚。此書若付鄔必凱。必凱依計行事。叫我如何行軍。卽把書交與蕪浩。頭達看過。一齊搖頭吐舌曰。奸臣真是奸詭。察破機關。寫書通番。若非天譴。被獲爲禍不小。元帥笑曰。新君仁慈。老賊縱有過犯。亦必赦免。不究。今此書一上。便是反叛的實據。不怕他不滅。亡今將書付與秦察寶看過。驚得目瞪口呆。呆。王元帥曰。爾敢替奸臣傳遞反書。亦是反黨。秦賽寶連連叩頭曰。他騙小的。說是貨物書信。小的故替他投遞。怎知是反書。望元帥恩赦。蟻命公侯萬代。王元帥曰。爾要性命不難。爾今暫且在

此本帥願日食。俟日後班師，爾可在瀾前咬定劉捷，羞着投遞反書。我便有賞。秦賽寶曰：他要陷我死罪，小人若得面君，我必指實對證，以雪此恨。王元帥下令將秦賽寶並水手仍禁在此船艙，日食照顧。反書元帥收藏，記上章勇達功勞，重賞章勇達，並哨船官兵水手，衆皆大喜。王元帥令戰船到水口，迫戰辱罵，不堪。妖道心中忿恨，來見鄔必凱曰：俺想元軍盡靠王少甫一人。若王少甫一死，官兵無主，必定逃走。我等就可攻打登州，無人敢敵。今夜駕雲，用個隱身法潛入敵營，躲在暗處。俟王少甫酣睡，一刀刺死，便可轉敗爲勝。鄔必凱曰：軍師今夜作速行事，備酒先與軍師賀功。二人飲至上燈後，道人辭別回船，換上全身黑短衣服，帶了雙刀，藏在身上。即便念咒駕雲，來到元帥水寨，更鼓已打初更時候，即用隱身法藏身，墜下雲頭一看，湊巧恰遇皇甫長華的船隻。此時小姐年當十八，生得嬌花映目，身上穿了便衣，手托香腮，坐在燈光之下。妖道一見，心神飄蕩，暗想好造化，遇這絕色佳人，今且躲在暗處，待他安寢，方可上牀。與他取樂，縱使喊叫，亦不怕他怎樣。此時妖道已有醉意，色心動濼，即便下船，見船中只有兩個小婢，年可十三四歲，水手俱皆安寢。妖道避在船中，閃在牀頭，窺看好不動情。過一會，更鼓打二更三點，小姐令女婢閉上前後艙門，着二婢先上牀睡下，小姐停一會，起身脫去外衣，只穿的上下小衣，把火罩好，雙刀放在牀頭，就放慢帳，上牀睡下。道人十分動火，忍耐許久，聽得各船寂靜，更鼓已打三更餘，聽小姐微微氣息，知必沉睡，尋思先開艙門，急緩可作退步，即向前輕輕將艙門打開，只容一人可出。心思乘他沉睡，或得偷姦過手，亦未可定。即把桌上火罩揭起，移步到牀前，伸手來揭幔帳，誰知皇甫長華乃玉女下凡，日後有正宮皇后之責，暗中有神聖保護，是日乃溫元帥值日，保駕見妖道存心不善，即便現出聖像，舉鞭打來。道人吃驚，將身閃過，即在身上拔出雙刀，招架定睛一看，那神將青面長鬚，金盔金甲，自思縱使此女有法術，現在沉睡，怎能使法。兩下交戰，鞭刀揮聲响，皇甫長華夢中驚醒，忙坐起身來，掛上帳幔，牀頭取出雙刀，上下手捧着，雖然火光明亮，但聞鞭刀之聲，不見人形，知必刺客，即高聲喊叫。那二婢醒來，亦喊叫曰：有賊！船上梢公水手一齊喊賊，道人恐逃走不及，閃出艙門，騰在空中，觀望各船鬧動，及至黎明，方駕雲回去。且說皇甫長華聽得賊已無聲，方才披衣起牀，只見艙門開着，心甚疑惑，不一時，已是天明。王元帥陞帳，衆將參見。王元帥查問昨夜何船喊賊，長華細說艙門大開，牀上有刀劍之聲，帳又揭開，因此喊賊。未知何故。王元帥曰：此是妖道計窮力盡，前來行刺。天上譴責，時遣天神敵住，使其不能傷人。衆將大驚曰：妖道邪術利害，倘昨夜前來行刺，如何是好。王元帥道不妨，妖道陰謀行刺，已犯上天好生之德，不久即斃。爾等要加意提防，倘再相逢，本帥必用法寶擒住，衆將口難

稱是。心甚憂慮。只得各着部下防備。不表。且說神武道人回船來見元帥。必凱兒禮坐下。問曰。軍師行刺如何。道人不好實說。胡塗答應曰。三更後下船。不料撞着軍士發喊。各船一同喧鬧。因此空手回來。必凱不悅。曰。軍師計策不成。反被敵人恥笑。只得說些閒話。辭別回船。必凱沉思。軍師法術俱破。兵微將寡。即戰亦敗。意欲班師。又恐狼主責罪。悶坐無聊。午後更加憂慮。即令備酒。前來散悶。停一會。左右送上酒席。家將伏侍。必凱越想越悶。一瓶不止。兩瓶不休。直飲至初更大醉。家將扶上牀中昏睡。下夢中暗想。一向不知元兵勢力如何。欲出海外觀看。一時元神出竅。現出一條赤蛟。長有三丈餘。頭如車輪。一般翻波逐浪。奔出海面。所到之處。風浪大作。此時尚未二更。元軍未睡。只見各船俱皆顛覆。元帥坐船亦是顛覆。不安。探子報曰。遠望海波浪湧。向我營前來。莫非又是妖道作怪。元帥曰。這一個卻未可知。速令衆將把大船駛出海面屯紮。好作準備。令下。各大船齊出海面。火把燈球照耀如同白日。波浪從海口湧來。元帥曰。此必妖道作法。波浪故從那裏沖來。忙取出波浪鏡來一照。論知此鏡只降伏得時常風浪。併妖道作弄的風浪。今乃蛟龍作孽的風浪。怎能平復得來。那赤蛟赴水近前。風浪更大。船越顛覆。元帥無法可治。早有眼明的官軍看見。吶喊曰。怪不得風浪如此利害。原來水面有一條赤蛟。在海面興波鼓浪。倘近前來。只怕連船亦傷翻了。衆將俱皆看見。一齊發喊曰。海面起蛟。元帥卻亦見了。忙令官軍發箭齊射。誰知赤蛟皮勝犀牛皮。堅硬不能穿入。只管沖上前來。內有燕浩尋思。師父贈我斬蛟劍。莫非更要斬這逆畜麼。即大喝曰。且莫放箭。待俺祭起斬蛟劍。斬他說罷。即祭起斬蛟劍。那劍砍下。正砍斷赤蛟的咽喉。鮮血直冒。寶劍飛起半空。只見赤蛟在水面跳了幾跳。肚腹向天。死於水面。波浪俱息。燕浩大喜。收回寶劍。衆將齊讚曰。若非燕先鋒的寶劍。此蛟焉能致死。燕浩曰。此蛟如此長大。頭上必有明珠。遂令小船搖向前去。把赤蛟翻轉身軀。見額前果有明珠。足有大拇指大。光彩耀目。即令將珠割下。尸身隨水流去。各船回寨。元帥記上燕浩功勞。燕浩把寶珠獻與元帥。元帥曰。此乃恩兄功勞。此珠應該恩兄所得。與本帥無干。燕浩拜謝收下。且就必凱睡在牀上。忽大叫一聲。跌下牀來。家將急入船內一看。還疑是酒醉跌下。及至牀前來扶。方見鮮血滴湧。咽喉已斷。二家將大驚。忙出報番將曰。元帥不知何故身亡。番將大驚失色。入內果見元帥身亡。忙扶上牀內。有二名識專家將曰。不可漏泄。當密報軍師。即令一家將下船。忙到軍師船上。裏說備細。神武道人嚇得魂飛魄散。急下小船。趕上帥船。衆番將接上來。先看尸首。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番軍師被擒歸降 皇甫敬脫難會子

卻說神武道人細看鄔必凱項下果有劍傷。查問船中俱是平日所用心腹。並無外人。真是不解。尋思莫不上天差天將殺死。只得吩咐不可漏泄。備辦棺木收殮。一面差官奏聞狼主。元軍日日討戰。道人自思不若與元軍決一死戰。即令各船知會來日與元軍決一勝負。番軍俱皆胆寒。無奈準備到了三更。各船造飯。燈火沖空。黎明探子報曰。昨夜番營燈火沖天。想是要來會戰。特來稟明。正言間。忽聽得鑼鼓喊鬧。番船已出獅子口前來討戰。王元帥下令準備會戰。三聲砲響。戰船殺出海面。兩陣對列。熊浩一船向前指着神武道人大罵曰。妖道爾黑夜行刺。遣蛟覆船。罪惡彌天。擒住之時。碎尸萬段。喝令將船駛上。舉起左手鎗。向妖道面前刺來。道人舉劍架住。兩下接戰。王元帥喝令衆將一齊迎敵。到底元軍衆多。番軍抵敵不住。神武道人越發心慌。王元帥察起紅套錦索。向道人頭上罩來。及神武道人看見毫光。要躲不及。早被紅錦套索縛住。跌倒船上。熊浩跳過。奪了一隻戰船。王元帥收軍回寨。軍士押妖道捆作一團。放在船板上。神武道人哀求曰。元帥若肯饒命。貧道情願歸降。王元帥大喜曰。既是軍師願降。本帥自當放爾。衆將阻住曰。妖道邪術多端。不可輕放。王元帥曰。他乃修行出身之人。自然識理。我若放他。他自有商量。倘被逃走。再擒卻亦不難。神武道人曰。貧道既已悔過。從無變更之理。王元帥只管放心。王少甫曰。軍師乃是道家出身。自然明理。本帥焉有疑心。即向前收了紅錦套索。雙手扶起道人。王元帥謝罪曰。部下無知。冒犯軍師。望乞恕罪。神武道人見王元帥如此謙恭。甚是感激。慌忙答辭曰。被擒之將。不殺已爲過分。又蒙厚禮。使我心中有愧。王元帥曰。軍師乃是異人。怎敢不敬。即以賓主禮。設坐。道人推辭不過。只得坐下。隨侍進茶罷。王元帥取出師父所贈錦囊。送與道人曰。家師黃鶴祖師。寄此物與軍師。開看。道人接書曰。原來元帥是黃鶴祖師高徒。怪不得貧道法術屢敗。王元帥即將兄弟學道三年奉命投軍等情說明。道人方拆開觀看。書中云。元朝成宗乃有爲天子。爾當勸狼主速放前元帥皇甫敬。先鋒衛振宗。並備貢禮。歸降錦囊內有求情書一紙。送交令師。自當收留。爾即勤苦修行。以成正果。切勿自誤。道人看罷大喜。向王元帥謝曰。貧道因與家師言語不合。故此來助朝鮮造逆。今黃鶴師伯與家師正是至契。有書求情。我便可去邪歸正。正言間。家將呈上筵席。道人遂與衆將見禮。各問姓名。入席同飲。衆將俱喜。冤家反成親家。諒不必交戰了。飲酒之際。道人對王元帥曰。今元帥可即停兵。待貧道駕雲回勸狼主。放皇甫敬將帥。並貢禮來降。元帥乞把前日被擒番將。被奪戰船。

交還朝鮮。貧道即回山修行。再不染紅塵。王元帥曰：如此極好。但恐鄔必凱倔強。不肯歸降。奈何？道人曰：鄔必凱已死數日。元帥豈尙未知？王元帥驚喜曰：鄔必凱患得何病？何時身亡？道人曰：說來真是奇怪。便將鄔必凱安寢。及至二更後。跌下牀來。咽喉自斫身亡。就是貧道前來行刺的次夜。王元帥省悟曰：看來鄔必凱明是赤蛟轉世。就把燕浩斬蛟事情說明。恰是時日相同。必是鄔必凱原形出現。道人點頭稱是。遂即辭別曰：貧道往返不過半月間。貢禮便到。元帥不必懸望。貧道決不失信。王元帥曰：本帥從無疑心。但念朝鮮連年征戰。國庫諒必空虛。今番歸降。必要放元帥先鋒。並貢禮前來。不須犒賞禮物。道人曰：元帥如此寬宏大量。貧道逆天焉能不敗。即拱手騰空而去。不一時。回到自己船上。部下之將迎接曰：軍師被擒。小將等無計施救。如何得回？道人曰：待我陞帳說與爾等知道。即令傳鼓陞帳。衆將齊到。參見畢。道人說明。王元帥之師與吾師至愛。方才被擒。以禮相待。今已議定歸降。又說明鄔必凱乃赤蛟轉世。夢魂出遊。被先鋒燕浩所殺。衆將始知。鄔必凱已是身亡。今聞得轍降。衆皆歡喜。道人即將元帥劍交一員誠實將名喚撒里布執掌。吩咐只宜固守。待我回秦。備辦貢禮來降。吩咐畢。即驚雲起身。次早已到王城午門外。墜落雲頭。恰遇狼主駕臨早朝。午門官奏曰：啓狼主。軍師神武道人在午門外候旨。按朝鮮國王自稱百花王。爲人慈善好色。年四旬餘。近日接表知鄔必凱身亡。正在憂煩。忽聞此報。隨即宣道入殿。朝見禮畢。賜坐旁邊。細將前後交戰法術法寶俱被王少甫所敗。及鄔必凱夢魂出遊被殺。自己出戰被擒。王元帥以禮相待。看來大元成宗乃真命之主。故有王少甫戰術俱備。寬宏大度。恤吾國連年征戰。國庫空虛。不收犒軍禮物。看來中原主賢臣忠。理當歸降。可免生靈受苦。狼主曰：我國兵微將寡。前因鄔必凱好勇。因此起兵。今既敗露。理當歸降。即令內監備了貢禮。道人曰：待貧道往天牢放皇甫敬衛振宗前來。狼主喜備酒相待。狼主曰：難得二臣忠義不屈。孤正當禮待道人。出了午門。帶了二副中原衣服靴帽。來到天牢。牢官迎接入內。拜見已畢。道人說出前情。衆官俱備香湯。將二副衣冠送進。請皇甫敬衛振宗沐浴更衣。二將自禁天牢。誓不屈節。受盡苦楚。料無再見天日。忽聞請他沐浴更衣。疑問曰：我等俱不想爲人。今何故叫我更衣？牢官曰：爾還未知麼？便將鄔必凱身亡。軍師獻降。特請二位大人回歸中原。皇甫敬衛將帥喜從天降。曰：不料我等亦有回歸中原之日。急忙沐浴更衣冠靴帽。道人親來迎接。作揖曰：前年冒犯尊顏。實屬不該。今可先見狼主。備下貢禮。即送大人回國。皇甫敬衛將帥應諾。遂出牢。一同上馬。來到午門外。道人先入殿。繳旨。百花王令宣皇甫敬衛振宗上殿。俯伏朝見。狼主下殿。御手扶起曰：孤前日誤聽鄔必凱之言。觸犯二位大人。悔之無及。望乞恕罪。皇甫敬衛振宗曰：此乃臣

命中註定，焉敢怨恨。今得回朝，感激不盡。狼主賜坐茶畢，內監進上筵席。狼主同軍師相陪，殷勤敬酒。皇甫敬問軍師曰：未知中原將帥何人，如此能幹？道人曰：元帥王少甫，年未二旬，係武狀元出身，武藝法力寶貝俱皆利害，就把前後交戰事情各說一遍。還有一位右先鋒韋勇，年未二旬，智勇俱備，其餘衆將年紀俱是二十左右，都是少年豪傑。皇甫敬對衛振宗曰：難得誰家出這少年英雄，吾輩豈不羞殺衛振宗曰：此乃天子洪福，天遣彞傑治世，豈是尋常可比。飲至日影斜，西方才散席。百花王令軍師送皇甫敬將帥到館驛安歇，着驛丞小心款待。過了四日，備下貢禮四車，犒賞軍士銀兩十萬兩，另送皇甫敬衛振宗許多禮物。道人奏曰：貧道損兵折將，罪實不小，今押貢物前去投降，後即回山修道，不回来了。乞狼主差一親臣同往，方可候送。王元帥起程，狼主大驚曰：勝敗乃兵家常事，軍師何忍回山？道人曰：中原乃是聖主，今狼主真心歸降，日後縱有事情，自有明主可靠。貧道在此何用，即當回山，以成正果。狼主不須苦留，國王見軍師去意已決，料難挽留，即差駙馬丹山燕同往。次早道人駙馬請皇甫敬將帥上馬，番軍押着貢物下船，揚帆恰巧順風。八九日已到獅子口內港，衆番將迎接參見，備酒接風。次早開船出了獅子口，直到元帥水寨外，停住。王元帥令一船出寨迎接，先是神武道、人上船，王元帥迎接，欲行賓主禮對坐。道人只坐在旁邊，茶畢就把狼主感恩，並送貢禮。皇甫元帥衛先鋒回來，事情說明。王少甫着令先請丹山燕上船，丹山燕正要跪見，王少甫向前扶住，就坐在右邊。山燕呈上降書，降表禮單前來。王元帥當即將降書降表收下，就着熊浩赤英兩下船，照單查收。然後令請皇甫元帥衛先鋒過船，皇甫敬衛振宗上船。王少甫向前跪下泣曰：不肖不能早救父親回朝，不孝之罪重如山岳。韋勇彪拜接伯父，各各抱頭大哭。衆將方知元帥是皇甫少華，右先鋒韋勇達，乃衛振宗之子。道人丹山燕向前恭賀曰：難得元帥父子俱中狀元，俱爲元帥，真是將門有種。衆將請皇甫元帥高坐，受衆將拜見。皇甫敬只得上坐，亦請道人駙馬坐在兩旁。皇甫小姐、姊弟拜見畢，小姐即退入內，然後衆將一齊拜畢。王元帥令將犒賞軍士銀子，盡賞官軍。本帥不留半毫，又令將被擒番軍各賞一兩銀子。衆皆感激。元帥天恩，元帥與父親並番官暢飲，飲了幾杯。道人丹山燕辭席曰：多蒙二位大元帥盛情，今既醉飽，即當拜別。俟另日前來送行。皇甫敬曰：如此怨本帥不恭，軍師等拱手下船。王少甫令把屢次所奪洋船番軍盡付道人帶回。番軍盡讚元帥仁德，且說王元帥飲到旁晚散席，皇甫敬退入後艙。家將進上家宴，父子姊弟同坐。皇甫敬先說交戰被擒，天牢受苦等情。天子因何至今方發救兵前來，我兒幾時得中。

狀元怎能掛帥。王少甫曰：爹爹還不知我們財散人離，死中得活。皇甫敬大驚曰：我不幸被邪術所擒，非關無能殺敗之罪。如何累及家眷？王少甫細說山東巡撫奏稱將帥歸降，引進番軍攻奪城池，請旨擒捉叛眷，正法朝廷准奏。差官分捉將帥家屬，母舅尹上卿寄信通風，自己同呂忠逃投表叔范右家中避難。路過岳州府平江縣借宿，蒙熊浩收留。結拜兄弟，邀往黃鶴山學法及奉師命下山。鄺兵部奏請招軍，自己得武狀元掛帥，又累熊浩夫妻拆散及爭戰事情言明。皇甫敬讚曰：難得熊浩富貴雙全，如此仗義，倒累他夫妻不得面訣，大為不該。因問長華曰：爾母女焉能無事？小姐把產業捨與庵院，母女受擒，路過山東吹台山，韋勇達救上山結拜，母女安身等情說明。皇甫敬不悅曰：爾母大為不該，當被擒之時，理當一死，豈可流落綠林？男女混雜，大為可恥。小姐見左右無人，遂把韋勇達女扮男裝救父投軍。細細說明，皇甫敬吐舌讚曰：不意衛振宗之女如此俠烈，古今罕有，但不知朝廷如何信任降旨招安？小姐囑父親曰：衛氏恐男女混雜不便，爹爹若相見，假作不知，只稱他為韋將軍便是。皇甫敬曰：此言有理，我只詐為不知便了。但先殺欽差官兵，朝廷怎不發兵征勦？反降旨招安，豈不奇怪？小姐方把劉奎璧請旨領軍征勦，被擒寫供等說明。皇甫敬等曰：劉奎璧幾時做官出征？小姐再把孟小姐行刺死節，言明皇甫敬流淚曰：難得孟氏節烈，死得可憐。又問曰：韋勇達既先殺刑部，後擒國舅，天子怎肯降旨招安？王少甫曰：招安一事，俱是鄺兵部力奏方准。皇甫敬曰：鄺兵部喚甚名號？如此威德，王少甫曰：鄺兵部名君玉，字明堂，年十七八歲，由三元及第，擢陞兵部尚書，乃右丞相梁爾明壻。凡事敢言，屢次為我父子伸冤，訴屈恩德甚大。孩兒蒙他取中狀元，皇甫敬嘆曰：難得鄺兵部年輕提拔我等滿門，恩同再造。但山東巡撫彭如澤與我素不相識，怎肯冒奏傷人？此必劉捷作弊，換表陷害。王少甫就將劉捷猜出孩兒來歷，寄書通番，書信被獲，言明再取通書，及劉奎璧親筆供狀送上。皇甫敬看畢，喜曰：天子一見這通書信，劉門滅亡，但須先行奏本擒捉，免使知風逃走，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王少甫具表伸冤 元城侯通番陷眷

卻說皇甫敬又謂兒女曰：劉捷通番，可速差官奏聞天子，方無後患。王少甫稱是不覺天曙，父子各梳洗訖，餐不表，且說衛振宗昨夜與女姪相會，亦是家宴。韋勇達勇彪細說前事，囑伊父不可漏泄。女扮男裝之事，在船許多不便，衛振宗暗喜女兒姪兒有志。天明老元帥陞帳，眾將參見畢，分立兩旁。王少甫坐在旁邊，皇甫敬領女兒對韋勇達曰：拙內

小女受將軍救援之恩，真是天高地厚，理當拜謝。父子姊弟一齊跪下，衛振宗父子亦皆跪下，曰：「同病相憐，理所當然。」蒙老元帥父子姊弟如此厚禮，豈不折殺小將父子陽壽？兩下對拜而起。皇甫敬又向蕭浩曰：「將軍仗義收留小兒，後來感蒙指點訪仙，方得立功，父子才能相會，卻累將軍夫妻分散，恩同再造，當受我父子一拜。」說罷，三人一同拜下。慌得蕭浩手忙足亂，下拜曰：「此乃老伯賢弟賢妹感動天地，故立奇功，小姪受惠不小，再蒙厚禮，豈不折殺？兩下對拜，小姪方退入內。」老元帥令備酒與眾將賀功，暢飲擇定五日後班師。眾官軍大喜，直飲到天晚方散。是晚皇甫敬父子具下班師捷表，王少甫姊弟另具辯冤表一道，將劉捷通番書信，並劉奎璧親筆供狀，封入表內。另備一封稟啓，稟知鄧大人，細說征番事情，並捉獲通番私信奏主等。因次早喚蕭浩囑咐曰：「付兩快船一隻，星夜進京，先見鄧恩師，後方奏主，擒捉劉捷，須當趕緊，不可遲延。」蕭浩帶了表文，下船連夜趕程而去。光陰似箭，早到班師日期，神武道人同丹山燕前來餞行。老元帥各飲三杯辭別，吩咐不必遠送。元軍發起三聲砲，擡鼓鳴金，向海中而去。神武道人方對丹山燕曰：「煩駙馬回奏狼主，貧道就此回山煉道，不得回去告別。」丹山燕方欲苦留道人，已駕雲無蹤。丹山燕只得收拾戰船，人馬回朝繳旨。百花王感念中原元帥父子大恩，真心歸降不表，且說先鋒官蕭浩，不上十日，船到登州水關，水關盤詰，只稱奉元帥將令，回京奏事，並不說是班師事情。水關驗明表文，然後放行。船到港口，將船交與水哨，自己即帶乾糧，起岸上馬，星夜奔回北京。水哨問及水手，方知王元帥即皇甫少華改名，父子相會，即忙報知殷總兵，轉報省城文武。巡撫彭如澤大驚，恐皇甫敬回朝，證出冒奏之罪，忙寄書進京，與劉捷隄防。此書到京，劉捷已先敗露，因此毫無容處。當下彭如澤趕到海口，候接眾官亦到。又過數日，王元帥大軍已到停船海口，大軍陸續起岸。皇甫敬一見巡撫，以禮相待，只說些套話。大軍來到登州城下安營，巡撫已知皇甫敬王元帥是父子，便備酒慶賀。原來大軍未上岸時，王元帥密令一偏將，把劉奎璧囚車遮密藏在軍中，並押秦養寶並六十餘名水手起身。劉奎璧一向禁在船中，並不知外邊事情。及知王少甫乃是皇甫少華，且又父子相會，自料性命難保，連父親亦必受累，只是無計可施。是日皇甫敬同了女兒，來到殷耀先衙門，拜謝照顧家眷之情。然後來見尹夫人，夫妻母子抱頭啼哭，各訴往事。皇甫敬着四名家將，二十名軍士，多發銀兩，來早備車，先送尹夫人進京。在令弟尹上卿署內，免得混雜。尹氏歡喜，皇甫敬同女兒到臨驛安歇。次日，將各船交還彭巡撫收管。大軍起程，一路號令嚴明，市井不驚，趕緊回京不表。且說左先鋒蕭浩，一路披星戴月，馬不停蹄，至六月二十八日，未刻到京，直往右丞相府前下馬，投呈稟帖，鄧明堂夫婦同梁相夫妻正在後堂。

議論家務。女婢向前呈上稟摺曰：啓上姑爺，外面有征東王元帥，差先鋒熊浩說有機密軍情，要見姑爺面稟。鄺明堂看過稟摺，吩咐請進門官傳進熊浩。從東角門進到後堂，鄺明堂令從人盡退。熊浩上堂跪下曰：恩師在上，門生叩見。鄺明堂急忙扶起曰：年兄何必如此過禮？請坐。有話說來，熊浩告罪坐在旁邊。鄺明堂問曰：年兄隨征到此，莫非涉師否？熊浩回稱無人方拱手答曰：正是。班師回朝，鄺明堂一聞班師，喜得心花俱開，忙問曰：怎能如此迅速？班師熊浩細將皇甫少華改名並交戰取勝、夜捉通番私書及番軍被擒、皇甫敬將帥回來等情稟明。隨即呈上稟啓表章。鄺明堂將捷表辯寫表收，下即拆開稟啓觀看，內面寫得甚是詳細，喜得眉開色舞。對熊浩曰：年兄等立下不世奇功，面君之時，必然封侯拜相。今晚可在舍下安歇，不可漏泄。來早將捷表奏上，然後獻上辯冤表，使劉捷、迅雷不及掩耳。熊浩稱謝不已。鄺明堂令家人帶熊浩將軍往客房安歇，另備酒席款待。鄺明堂帶書進內，與梁相等同坐。梁相問曰：熊浩到此，何幹？鄺明堂撤退下人，即把書啓獻上曰：請看便知。素華即忙向前同梁相夫妻看過，心中暗喜，遂即坐下。梁夫人曰：此表一上，劉侯全家難保。三年之間，滅者興，興者滅，真是世情如春夢。言訖，連聲長嘆。梁相曰：此正是自作孽，不可活。是晚，素華密向明堂恭賀曰：小姐終身今乃定着。明堂曰：朝廷正在重用下官，今薦賢有功，一定高陞官職，教我怎能改姓素華？且待班師後，再作商議。到了四更後，明堂起身，吩咐熊浩俟帝坐朝方可奏聞。自己進入朝房，不須臾已到了五更三點，成宗臨殿，羣臣朝賀分班站立。文武奏事畢，明堂出班奏曰：臣前薦平東大元帥王少甫征番，今已得勝班師，特令左先鋒熊浩奏捷。現在午門外候旨定奪。帝令宣進午門，熊浩進殿，俯伏朝見，口稱征東左先鋒熊浩奉征東大元帥王少甫奏捷表一道。現已班師，請龍顏親視。帝聞得班師，笑逐顏開曰：卿可平身，難得卿等將帥齊心勦滅番寇，其功不小。令內監取表御覽畢，大喜曰：原來王少甫如此能幹，不滿半載，已就班師。盡是鄺兵部薦賢得士之功。明堂奏曰：此皆陛下洪福齊天。又是王少甫忠心為國，衆將協力相助，與臣何干？帝曰：若非卿奏掛榜招賢，用心取士，番寇怎得迅速平靜？卿雖過謙，朕當將卿擢陞，顯爾才能。鄺明堂遠稱不敢，退回朝班。熊浩再取冤表跪下曰：王少甫還有瀝情辯冤表一道。帝疑惑問曰：王少甫有什麼辯冤表？令內侍取與學士開讀。內侍取表交與值日翰林院官開封。熊浩站在一邊，翰林官高聲讀表曰：

征東元帥王少甫，卽罪臣皇甫少華。同靖國孝女皇甫長華，稽首叩首，冒死上言。謹奏爲與父辯冤事。竊臣父受國恩於兩世，惟報効而忘生，豈叛逆於一時？遂含慚以不死，切思陛下御極之初，臣父都督雲南，臣等亦隨在在

鑲其時有告假尙書孟士元之女貌美而才高託布政使司秦爲媒往說恰遇元城侯次子劉奎璧託其故舊鴻臚寺卿顧宏業求親兩家不約而同孟士元設計以錦袍繫於柳枝復以金錢相壓如能一箭射柳枝二箭中錢眼三箭斷繫袍者卽披袍而歸擲吉行禮臣與劉奎璧同往於孟園比箭臣思姻緣前定何妨先人而後己遂讓劉奎璧先試彼中二箭而退臣幸三箭不虛披袍而歸已聘孟女不意奎璧包藏禍心自比箭後與臣交好愈深臣亦無疑而益敬於清和夏日約臣泛舟於昆明池至晚亦不及入城留宿其家花園小春庭內密託僕人江進喜乘夜舉火以報私仇不期伊之外祖母忽中痰病故而奎璧與母同往奔喪其時臣方獨坐之際有奎璧之異母妹燕玉偕其乳媪江進喜之母同至小春庭臣問其來意彼乳母訴云其子素性孝有事必請母命而行已將奎璧之謀密地漏泄並言燕玉已故生母吳氏夢囑云明晚當有貴人至舍爾須解其急難托以終身日後夫榮妻貴故至小春庭報信兼訂姻緣臣再辭不脫卽爲暫允走避元覺寺移時卽見劉宅有回祿之災官兵惶恐往救至三更後火光乃滅臣未歸之前有隨從家人並奎璧所差家僕先報臣父驗看並無骸骨追究不明遂帶江進喜回署勘問得悉一切縱放等語瀆臣回家明白訴諸父母其時不卽奏聞陛下者蓋爲通家之情而隱惡揚善故也豈意劉奎璧陰謀既露恐臣叩闕竟以私書達伊父元城侯劉捷舉薦臣父征東臣姊弟遂同母歸鄉住於湖廣江陵縣未幾全家卽遭拿解古云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臣本不應逆旨潛逃惟欲昭雪父冤以圖今日耳臣姊長華同母解京路由吹台山經過卽遭韋勇達部下所劫本欲自死因其是先鋒衛煥之子同逢患難亦欲救父伸冤故暫居山以待天時雖買馬招軍無非欲全忠盡孝屢逢天兵征討但擒劉奎璧親筆招成已立供狀內云因仇舉火託父薦賢並陷忠爲叛奪臣前婚孟氏投池復圖謀於臣姊等情臣遂存其供狀以作日後爲憑旋蒙聖恩掛榜招賢拔臣爲武狀元征東元帥復降旨招撫吹台山臣敢不瀝血披肝以圖報効臣跨海征東夜遣右先鋒韋勇達密探朝鮮人馬察其遠近以備進取勇達觀風之際忽有一人名喚秦寶寶駕坐小洋船詐稱販貨右先鋒問明情節方知是奉元成侯密書使到朝鮮投遞私書臣遂開絨視之內云今元帥王少甫先鋒韋勇達是皇甫敬衛煥之子若到緊急難敵之際竟將其父縛出將斬王韋等父子悶心便就不降亦必退矣此乃元城侯劉捷親書陰謀如此誤國欺君臣卽將秦寶寶留住以作見證今朝鮮已降並送臣父與衛煥同歸可憐三載牢獄之災形狀不堪難以盡述臣父等本非投降外域謹呈冤表以訴三載沉冤恐天心不信現有國舅

供狀。劉捷私書爲證。儲蒙聖明。去偏私而斷曲直。以使臣門父子得復忠孝之名。則感陛下天恩。御結萬世矣。特此泣奏。

當下成宗天子聽罷後。看了供狀私書。龍顏大怒。大喝劉捷何在。且說劉捷在班中。聽得讀表。嚇得魂不附體。及聞呼喚。只得寒抖抖跪下曰。老臣在此。成宗大罵曰。老賊縱子爲惡。卻又冒奏。皇甫敬將帥降番。陷人於不忠。自己反已降番。欲獻朕江山。劉捷奏曰。臣有子何愁無媳。那有爭婚事情。皇甫敬降番。乃山東巡撫所奏。與臣無干。帝站起身。將通番私書擲於地上曰。老賊睜開狗眼看此書。乃何人筆跡印記。劉捷膝行向前。拾起私書一看。果是自己筆跡印記。急得滿身流汗。連連叩頭曰。實老竊該死。望陛下念及先皇后面上。饒赦老臣。纔命帝曰。朕待爾不薄。爾爲何要將朕江山獻於朝鮮。卻是何意。劉捷叩頭訴曰。臣實因察出王少甫韋勇達來歷。恐其父子回朝報怨。故假手於朝鮮。害死王少甫等。免其報怨。非真心欲獻江山。乞陛下詳察。成宗喝曰。老賊既敢叛逆。傳旨武士。速上繚鐐囚禁。一面着吏部刑部大臣。帶御林軍。擒捉劉捷至親人口。收禁。天牢。家產收沒入庫。並細查府中有甚犯法書信禁物。不許沉匿。二部大臣。一齊起身。劉捷雖有許多相好大臣。事關叛逆。誰敢多言。且說刑部吏部領了五百御林軍。圍住劉府。入內查點。只有淑娘有子。同杜含香有子。拘禁天牢。其餘家人女婢侍妾。盡行趕出。搜沒財物。吏部官在書匣內。搜出二封密書。一乃劉奎璧在雲南教父害皇甫敬。以便奪婚。一乃山東巡撫彭如澤。回復劉捷。稱皇甫敬實被番軍擒獲。不降。伊奉囑託。冒奏其降番。以爲嚮導。卽係叛逆國丈。恨氣可消。理合回覆。吏部對刑部曰。彭如澤受人囑託。陷忠爲叛。理所不該。此書合當奏主。刑部官稱是。令武士押解財物上殿。拿了封皮。封鎖府門。二部上殿繳旨。未知如何決斷。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皇甫敬父子封爵 熊友鶴僚友爲婚

卻說吏部刑部上殿奏曰。臣等奉旨。只拿得劉捷之妾吳氏母子二名。並劉奎璧元妾杜氏母子二名。俱禁天牢。其餘家眷俱在雲南雲州府昆明縣居住。所有家財。盡搜入庫。又在書房搜出二書。不敢隱匿。理應進呈。內待接書。呈上龍案。成宗看罷。大怒曰。可恨彭如澤。通同作弊。陷忠爲叛。傳旨草詔二道。差官二員。各帶武士一百名。一往雲南擒捉劉捷至親人口。一往山東將巡撫彭如澤鎖肘解京。俱禁天牢。到京之日。就着兵部尚書鄒君玉審問。存案處決。只見兵

部官奏曰：劉捷長子劉奎光，現爲雁門關三邊總制，執掌重權，理合一併擒捉。言未畢，只見左相祁威德、右相梁鑑，連稱不可。劉奎光昔日在朝，爲人耿直，不肯阿附權臣，大異其父。一向鎮守北邊無恙，且前年皇甫敬敗後，北番難乘勢大興，人馬犯邊，難得劉奎光血戰，幸得安堵。今若一概株連，誰肯爲國家出力？乞陛下念極鮮用馬之義，遂降恩旨，往諭劉奎光，免其連坐之罪。著其用心禦虜，得勝之日，論功陞賞，庶昭賞罰分明。而劉奎光感激聖恩，自然竭力死戰，以圖報効。成宗大喜曰：二位老先生，乃誠實見識，傳旨速降恩詔。差官安慰劉奎光，駕退回宮。是日，鄺明堂回府，密告素華曰：幸有劉燕玉，可先完親，先產男女自己，便可再援三年改裝素華讚曰：難得小姐寬宏，舍己以成人。且說成宗次日陞殿，難得皇甫少華忠心爲國，到京之日，可奏明差遣大臣迎接，以見寡人隆重功臣之意。過了半月餘，這一日，王元帥回京，就在城外屯營，俟候來早，面君。燕浩即來拜見，說明劉捷敗露之事。皇甫敬方知彭如澤同謀，到了次早，成宗臨朝，午門官奏曰：征東元帥王少甫班師，離城不遠，請旨定奪。成宗傳旨：着右丞相梁鑑、龍圖大學士孟士元出城迎接。二臣領旨出朝，上轎同出北門，不上數里，只見旌旗招展，前隊已到。二大臣下轎，立在路旁，早有探子報入，隊中曰：啓上元帥聖上，差遣大臣在前面迎接。皇甫敬父子率領衆將拍馬向前，下馬叩謝聖恩。後拜見二大臣，梁相扶持皇甫敬曰：難得老元帥含冤受屈，幸令郎有志，立下奇功，真是可喜。皇甫敬曰：上叨聖主洪福，及列位大人庇佑，下承將士齊心，愚父子有何德能敢蒙聖上洪恩？老太師憲駕愚父子何以消受？王少甫拜見孟士元曰：小婿怎敢勞動岳父大人相接，小婿負罪實甚。孟士元傷心下淚，扶起曰：若小女在堂，豈不一位一品夫人？今小女已亡，難得賢婿還是翁婿相稱，豈不令人傷心？王少甫曰：令愛爲我皇甫門中守節，小婿怎敢忘恩，理當終身不娶，但念後嗣，只娶一妾，留下正室，以報令愛節義。孟士元曰：小女已死，何必如此？皇甫敬亦上前泣曰：不意三年之間，如此變遷，令人傷感。梁相曰：列位不必悲傷，今已否盡泰來，請進朝而看。皇甫敬曰：二位大人請先回，愚父子隨後便進朝。梁相稱是。王少甫下令，大軍屯紮外校場，不許擾害小民，帶領衆將押了貢禮，並劉奎璧囚車、秦寶寶及六十名水手，直到午門候旨。帝令宣王少甫進朝，王少甫入朝，俯伏曰：臣一向假名換姓，乞赦欺君之罪。帝令平身，宣上前慰曰：朕誤聽讒言，致累卿父子受苦，滿門分散，卿果忠心不二，不怨朕躬，卻改姓換名投軍考武，平靖朝鮮，其功不小，何罪之有？王少甫即進上朝鮮降表禮單，帶着內監照單查收入庫。王少甫又呈上衆將功勞簿，帝略略看過，着內監收入宮中，待朕細查，好得封官。王少甫奏曰：臣前日捉得劉侯通番私書，已經具奏，現有帶書人、洋商秦寶寶並同夥水手六十餘名，請陛下審

問方有實據再請劉捷次子奎璧請旨定奪帝曰劉捷通番現有說筆印記反情已實朕已將劉捷並在京至親人口拘禁天牢候捉雲南家眷及山東巡撫彭如煜各犯到京審問明白一同處罪秦寶寶並水手實不知情不必拖累着武士立釋回家至劉奎璧等情重大着即禁入天牢一併候決武士領旨放了秦寶寶並水手感激而去奎璧解入天牢且說成宗令皇甫敬衛煥上殿二臣俱是青衣小帽跪伏塵埃曰罪臣等被妖術擒捉不屈拘禁番牢日只一餐萬慘難言臣等損兵折將喪辱天朝威風罪該萬死多蒙聖恩發兵征勦使臣等得見天日聖恩可謂天高地厚成宗傷感傳旨平身宣上前諭曰卿等被邪術所擒非關無能受禁番邦不屈臣節情實可嘉卿又教子有方改姓平番此朕負卿卿等無罪侯斬劉捷以雪卿恨皇甫敬等謝恩退過一邊帝令宣隨征有功將官入朝熊浩韋勇達韋勇彪赤英南王豪皇甫長華等十餘名上殿三呼朝見帝傳衆將平身衆將立在一邊帝見皇甫長華容貌端厚真是福澤之相若立爲后必生貴子且來年又好慶祝太后六旬大壽實爲可喜按成宗乃金童臨凡長華是玉女降世故一見便生愛慕乃夙世前緣忽看見右先鋒韋勇達美貌顏色動人暗想韋勇達救其母女在山恩養多日皇甫長華豈無感念之情且二人年紀相親相當必定有染故結拜爲兄妹掩人耳目皇甫長華縱有絕世顏色亦不得爲正宮實爲可惜卽謂衆將曰衆卿查波濤不測之中矢石交攻之下捨身立功且在館驛安歇俟來早封官衆將謝恩聖駕回宮皇甫敬等出朝同尹上卿回到尹府尹氏出見夫妻痛哭一場同請舅母姪女相會按尹上卿一女名喚蘭台年十六歲甚是飽學兒子年方十二歲名文就是蘭台教其讀書當下皇甫長華姊弟拜見尹上卿夫妻尹蘭台姊弟亦拜見皇甫敬夫妻然後秀妹兄弟見禮備席相會老僕呂忠前來拜見皇甫敬夫妻各說別後事情皇甫敬謝尹上卿通風使少華逃走之情尹上卿言及俱是鄰兵部恩德皇甫敬曰待封官後當率兒女前去叩謝從此就在尹府住下衆將到驛自有驛丞相待且說劉奎璧到了天牢開了鍊銬拜見父親姨娘及妾杜含香相見俱各大哭此時杜含香所生之子劉旋方才二歲奎璧對含香嘆曰我一生作事大爲不該以致累及一門今難得爾生下與我傳家我真有負娘子未知可有人解救罪歸我一人身上使滿門免罪實爲萬幸正言間崔扳鳳前來探望並帶銀兩食物進牢拜見劉捷吳淑娘後與劉奎璧相見坐下從人送上銀子食物劉捷曰怎好勞賢婿如此過費我雖拘禁還有多少官員厚送財物使用充足食物只得領情銀兩帶回應用崔扳鳳曰小婿盤費有餘岳父只管收用原來顧太郡嫁女恐實說女逃被人恥笑寄書劉捷時只說嫁燕玉不說雷貞代嫁故劉捷認作親婚相稱劉捷對崔扳鳳曰賢婿且收下老夫要用

再取未遲。崔拔鳳只得將銀交付從人。劉捷又曰：賢婿何故進京？崔拔鳳說明摺納京監赴考舉人情事。劉捷曰：賢婿來得不湊巧，我若未犯罪場事，或可相幫一二。但我雖犯罪，無容累及外戚。賢婿序齒錄，稱是我次婿，或者試官念及我的交情，功名卻有些倚靠，亦未可知。崔拔鳳曰：小婿領命。劉捷曰：我有一事重托賢婿，未知允否？崔拔鳳曰：岳父且請說明。小婿無不從命。劉捷曰：雲南爾岳母若到京，滿門定然正法，勞煩賢婿備棺收埋，免得屍骨狼籍拋棄。崔拔鳳曰：當今天子仁慈，岳父相好，大臣極多，必定求情赦罪。劉捷曰：我罪名重大，料難求赦。崔拔鳳曰：岳父果有不測後事，俱是小婿料理，毋容憂慮。二人說些言語，崔拔鳳辭別回寓。自此時常探望不表。且說尹府飲至晚間，散席。尹氏對丈夫兒子說起衛勇娥文武全才，賢淑恭敬，日後當聘為媳。皇甫敬應諾是晚安歇。次早五更，齊到朝房候到。成宗臨朝，羣臣分班站立。帝宣皇甫少華曰：難得卿勇跨海征東，此功浩大。今復爾原姓名，又加封平東忠孝王。妻孟氏節烈投水，加封一品夫人。又勅雲南昆明縣有司官建造廟宇塑像，有司春秋二祭。忠孝王換上王服，謝恩。帝宣皇甫長華上前，帝暗嘆果然端麗，可惜有染，故作戲言。怒問曰：皇甫氏爾乃女流，前年流落吹台山，何得屢次殺官軍？該當何罪？皇甫長華吃驚奏曰：臣妾母女因避難居於山上，官軍屢來征討，豈肯束手受死？無奈迎敵，此乃官軍自取其禍，非關臣妾之罪。帝笑曰：爾好巧說，說是兵自取其禍，爾今征番有功，朕怎可責罪？方才戲言，不必驚慌。朕今主婚，將爾許配韋勇達。爾道好麼？皇甫長華聞言暗驚：天子好顛倒，如此主婚，豈不誤我終身？又不好實奏，只是俯伏不語。衛煥向前奏曰：我只有一女名喚勇娥，年幼頗有勇力，臣因無子，教其弓馬武藝。前因欽差擒捉家眷，臣女衛勇娥男妝潛逃，欲往登州探臣消息，路過吹台山，殺死賊韓虎，暫居山寨，招軍救父，改名韋勇達。實乃臣女衛勇娥，臣已過繼胞姪衛勇彪為子，理合奏聞。帝聞言驚喜曰：難得爾女好膽量，單身敢在綠林安身，又敢跨海征番，真是罕有。朕疑他與皇甫氏二美同居，必定有染，故欲苟完親事，以遂爾等私願，不料竟是二女。可見二女如此忠勇，傳旨令內監引二女進萬壽宮。朝見太后，改妝前來受封。內監領二女去了。帝宣燕浩向前曰：爾係武舉出身，並肯冒險征番立功，加封平江侯。故父追贈一品官職，故母追贈一品夫人。爾妻加封榮顯夫人。燕浩向前謝恩奏曰：臣之故妻徐氏言之，臣實辜負，就將徐氏懷孕，勸其訪仙，求取功名。及後生子，染病身亡，臨終並無怨言，惟囑求取功名，使其受享誥封。伊便含笑九泉。臣實有負於妻，臣至今不忍續絃再娶。帝嘆曰：難得爾妻賢德。朕今追贈徐氏為一品夫人。燕浩謝恩，換上侯服。帝加封赤英南王豪為現任總兵官，其餘投軍武進士分別封官遊擊都司守備，分發各省任用。再宣皇甫敬上前，諭曰：卿不屈

臣節甘受牢獄之苦。卻又教子看方。深知忠孝。朕加封爲武憲王。妻尹氏加封元順元妃。皇甫敬換上王服。謝恩。帝加封衛煥爲恭寧侯。故妻追贈一品夫人。加封韓國夫人。又加封衛勇彪爲京營總兵官。只見衛氏皇甫氏改妝出來。全遵短小。跪下朝見。帝見衛勇彪容貌少遜於皇甫氏。思欲納爲西宮。又恐羣臣議爲好色。乃對忠孝王曰。衛氏有恩於爾母。朕今將衛氏配爾爲妻。以償孟氏良緣。若何。忠孝王奏曰。孟氏行刺投水身亡。如此節烈。臣理當終身不娶。但後嗣爲重。只可娶妾。正室仍尊孟氏。以報其恩。今衛氏有恩於母姊。若納爲偏房。卽辜負衛氏恩德。若娶正室。深負孟氏節義。衛氏不如別婚。臣待三年後娶。方爲兩便。乞恕臣違旨之罪。帝大喜曰。卿與孟氏乃義夫婦。實爲可嘉。低頭一想。對燕浩曰。朕將右先鋒配爾左先鋒。爾意下者何。燕浩大喜曰。多蒙聖恩。主婚極好。但恐衛煥不從。衛煥向前曰。小女弱質。蒲菜得配燕將軍。已爲過分。何敢推辭。帝大笑曰。朕主意不差。卿等不必過謙。燕浩謝恩。帝令重賞隨征官軍。撤回本汛。免其半載公務。又降一子充當營位。凡屢征陣亡將士。兵部錄名賞其妻子。銀兩。錄用其子弟。以報其死難。來日賜宴大帳。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元天子續娶正宮 鄺兵部擢陞右相

卻說成宗封賞已畢。退朝。將士俱皆喜歡。武憲王謂衆將曰。爾等若非鄺大人作成。焉有今日。當往叩謝。衆皆稱是。二女一同上馬。來到右相府。又有梁相在內。各用裏摺。惟老王用兩個拜帖。老王念鄺兵部恩深。卻亦下馬伺候。且說梁相和女婿回府。正在合堂說起封官事情。只見女婢手執裏帖報曰。武憲王父子率領征番男女將官來見。明堂穿上公服。來到後堂。令速備酒席。只請武憲王父子。華亭侯父子。平江侯赤王。二總兵相見。其二女衆將請回。家人傳出話來。二女相邀。來到尹府。衆將回到鄺家。丁開門迎接。老王卽從中門步行而進。少王從東角門步入。鄺明堂降階迎接。老王爺衆將一齊跪下曰。老夫等怎勞大人迎接。鄺明堂傷心自思。怎受公公下拜。忙下跪曰。老大人父子並衆年兄如此厚禮。豈不折盡下官陽壽。老王爺曰。多蒙老大人提拔。老夫滿門併衆將富貴。理當百拜。衆將拜畢。老王曰。願請梁太師受拜。明堂曰。家岳父外出未回。多蒙垂愛。卽請老王爺上坐。老王至死不從。只得分賓主坐下。衆將坐在下邊。茶罷。衆將俱謝提拔之恩。明堂謙恭不敢不移席。席備衆人稱謝。入席。明堂甚是殷勤相敬。酒過數巡。衆將謝席。鄺明堂苦留不住。老王父子回到尹府。夫人埋怨少王曰。自前年我在吹台山。卽對你說要娶衛氏爲媳。今蒙聖上賜婚。

你卻推讓與蕪友鶴結婚。故意違逆母命。如此不孝。真是可恨。少王曰。母親息怒。孩兒感念孟氏節烈。只娶一妾。傳接後嗣。衛氏有恩於我。又是母親義女。孩兒怎敢屈他爲侍妾。今配蕪友鶴。與我乃是嫂弟。更爲合理。老王曰。孩兒意見。卻亦不差。不須埋怨。少王曰。孩兒要往拜孟岳父。老王爺應允。少王爺上馬。來到孟府。家丁通報。入內。孟士元遣兒子孟嘉齡。時已陞翰林院侍講學士。開大門。到滴水簷前迎接。忠孝王下馬。拱手。同到後堂。拜見孟士元。尊其上坐。自己與孟嘉齡對坐。茶罷。忠孝王問曰。未知小姐葬在何處。小婿欲往祭奠。生不能同牀。死亦欲與令愛同穴。方得瞑目。孟士元傷感曰。女當日行刺。投水身死。尸首漂出大江。無踪。那有墳墓。忠孝王泣曰。小婿命苦。在生不能與令愛見面。死後無墳。真可憐。真是令人可傷。孟士元勸曰。賢婿不必悲傷。要見小女。卻亦不難。小女在日。極精丹青。閒時自畫小影一幅。極其相似。我已寄書回家。搬取家眷進京。大約在十一月間。拙內便可到京。那時看圖形。如看小女一般。忠孝王曰。此乃極妙。但恐岳母忘記帶來。今當寄書與岳母。囑其速帶來。切勿忘記。孟士元曰。小女乃拙內鍾愛之女。此圖長掛在房中。老妻時時觀看。一定帶來。不須過慮。忠孝王大喜。孟士元吩咐備酒。忠孝王辭曰。另日領情。遂上馬。回尹府。衛勇娥就在尹府安身。與長華蘭台甚是相得。次早太后宣梁相。孟士元入宮。諭其往見武憲王。通知袁家欲娶其女。皇甫長華以爲正宮皇后。俟擇吉日。行聘完親。就煩二位先生執柯。二臣歡喜。領旨起身。當下二臣來到尹府。武憲王父子迎接。來到堂上。分賓主坐下。茶畢。二臣傳出太后言語。令武憲王速備妝奩。不日完親。以便來年十月慶祝。太后六旬大壽。俟擇日下官再來通知。老王父子大喜曰。小女癡拙。怎敢當正宮之選。又煩二位憲駕。更難受消。二臣說些閑話辭別。武憲王入內對尹夫人說明。滿門大悅。老王令女婢進內報知小姐。恰遇皇甫長華與尹衛二女閑談。女婢就把二大臣說立皇后之事。稟明。尹蘭台笑道。今既爲皇后。理當朝見。言罷跪下曰。臣妾朝見。願娘娘千秋長華。羞得滿面通紅。向前雙手扶起道。賢妹休要取笑。衛勇娥亦笑曰。君臣名分。合當朝見。次早帝臨朝。傳旨發銀。着戶部官將劉侯舊府收理。賜武憲王白銀八十萬兩。建置家器。欽天監奏稱。定七月廿二日納聘。廿六日完親。帝准奏。傳旨禮部。照迎皇后禮。鑾駕儀仗。遵照常例。只見午門官奏曰。左丞相祁盛德。有表奏稱。病重。請旨定奪。成宗笑對衆官曰。朕念祁相輔弼先帝。開國功大。不忍令其辭官。今屢報病。但已年近七旬。朕若不准其辭官。只道朕不恤老臣辛苦。傳旨祁盛德。准其帶職回鄉。加贈太師。賜白金五萬。每月朔望。着該地方官前往請安。遇有重情。仍許飛章奏聞。六部官奏曰。祁相卸事。餘下左相要缺。難以空懸。請立賢臣。帝令右相梁鑑陞遷左相。加封兵部尚書。鄭明堂爲右相之職。鄭

明堂俯伏辭曰。臣無才無學。且又年輕。怎敢居百官之上。況翁壻爲相。涉人嫌疑。臣不敢領旨。帝笑曰。滿朝誰不知卿翁壻。不受餽送。若道年輕。卻不聞學無先後。遠者爲尊。論卿文學辦事。滿朝誰人可及。理當爲相。但壻不弱翁。今使卿爲右相。已是屈。何必推辭。翁壻只得叩頭謝恩。百官知二相清廉正直。俱皆歡喜。二人歸班。帝笑對鄺相曰。朕二十爲君。已是年少。先生年方十八拜相。可謂君臣俱皆少年。文武散朝。早有家人報入相府。稱翁壻爲相。滿門稱賀。鄺相回房。素華賀曰。難得小姐年輕拜相。古今罕有。鄺相曰。此乃逢場作戲。一番春夢。但朝廷這等隆重。愈難改裝。真是羊觸藩籬耳。且說家人勸榮發曰。堂官如此富裕。該娶一個孀妻。榮發曰。我常見少年娶妻。多損精神。我立願三旬。方纔娶妻。衆人俱笑。堂官誠實不知趣。且說行聘吉日已到。大備聘禮。真是玉樹珠寶。緞綢梁孟押送起身。音樂喧天。砲響震地。來到尹府。老王父子尹上卿接進花廳。備酒款待。回聘亦是珠寶等物。進入皇宮。太后賜宴男女各送媒禮。到了三月廿六日。百官慶賀。尹太郡送女上轎。囑其爲后。須謙恭寬柔。二大臣迎接。全朝鑾駕。花砲震天。來到東華門。鳳輦直到昭陽宮下轎。宮娥內監扶上大殿。讚禮官唱禮。先朝太后。後朝天子。隨後帝下座。與皇后參拜天地。送入宮房。同飲合巹筵席。金鑾大殿宴羣臣。日晚散席。是夜帝后成親。金童玉女聚會。自然恩深到了次日。各宮妃嬪朝見皇后。此時帝因國政有卿相才學敏捷。大小俱是他批發。毋庸憂慮。帝閒暇無事。一連貪戀新婚。亦不臨朝。別宮六日不朝。皇后奏曰。宮中妃嬪。須當均沾。妻妾輪流臨幸。方無怨言。主上當日坐朝。國政方無遮蔽。今陛下不肯別宮。又不臨大殿。外臣必道臣妾嫉妬。迷惑天子。妻伏罪不小。帝大喜曰。卿如此賢。朕當聽從。自此日日臨朝議事。妃嬪分幸。太后聞知大喜。皇后卻又恭儉敬謹。待下以寬。恭敬大臣。慶遊天子。上下人等。齊頌賢后不表。且說老王差老僕呂忠。帶四名家人回鄉。向九天玄女宮住持僧。取討前年所寄田園產業住持。已是發跡。又見武憲王父子封王。女爲皇后。立即交卸。呂忠撥下四名家將。取收租稅銀。打掃狀元府。改爲王府。舊日家人來報。呂忠俱收下管理家業。會見二子呂福呂德。並妻蔣氏。悲喜交集。二子各生兩個孩兒。備酒慶賀。各事停當。呂忠卽搬家眷進京。人民稱羨。武憲王滿門氣概。合當榮顯不淺。且說華亭侯衛振宗。就在武憲王新造王府。蓋一大宅。同女壻熊友鶴同居。武憲王嫌尹府窄小。暫移衛侯新宅住。着衛勇坤及繼母尹太郡求尹上卿之女尹蘭台。與兄弟衛勇彪爲妻。尹上卿夫婦許允。武憲王滿門移入衛府。百官亦來慶賀。擇定十月間。迎接尹氏。武憲王爲媒。光陰似箭。早是八月廿八日。鄉試場及揭榜。崔振鳳中了第十三名。舉人報知劉捷。劉捷大喜。鄺相次早率副主考。並同考官入朝。繳旨。帝令將榜收入庫。主考官各陞一級。鄺相

另自記功。且說通榜舉人，拜請座主作成堂官榮發收了門包禮，過了數日，忽一日早飯後，鄉相在書房內閒暇無事，偶見新科取中舉人拜謁，硃卷俱放在書架上，自思：「這若到就有神鬼瞞目文字不通，主考官亦誤取中，我念憑文收士，未知果會被鬼神欺瞞，誤取等第否？」就在架上順手取過一本硃卷來看，卻是第十三名舉人崔振鳳名字，下注娶妻元城侯劉次女，不覺吃了一驚，自思：「我只道劉氏燕王與忠孝王先完親，傳接後嗣，我使可再復二三年後改妝，今乃失節改嫁，不思風化所關，大爲可恨。」又轉念曰：「堂堂傳門之女，既有訂約，焉肯失節，莫非父母迫嫁，女學我避走，移花接木，亦未可知。」又回思他乃私約，怎好說明，便失身別家，卻亦難怪。即將卷帶入內房，攜了素華上樓，撒退女婢，把卷付與素華觀看，曰：「我改妝不知何日，劉氏卻又別嫁，皇甫郎妻妾無望，如何是好？」忽聞女婢樓下叫曰：「忠孝王在外裏謁，鄉相曰：『可教他少待，我即便相會。』」女婢領命而去。鄉相喜對素華曰：「待我將此卷戲弄皇甫郎若何？」素華曰：「正好，看他有志否？」鄉相入書房，把卷放在架上方到後堂，吩咐開門請進原來鄉相念及夫妻恩情，不是忠孝王來拜謁，便是鄉相拜訪，常常飲酒談話，近因鄉相作主考，故不來拜，今場事已竣，特來拜謁，當下從東角門而進，鄉相迎接坐下。忠孝王曰：「老師場事辛苦，門下故不敢驚動，緩日還要借數本的得意硃卷，回去講究。」鄉相曰：「今日適遇下官閒暇，可往小齋暫坐，說罷即引忠孝王同入槐竹軒，鄉相請進房中，敝坐榮蘭向前獻茶，原來榮蘭此時年已及笄，嬌容秀媚，忠孝王尋思：「此如此美貌，必是老師幸意，故從未見面，藏在書房受用，忙向前問曰：『此位感你從未見過，諒是恩師心愛的堂官，極其伶俐俊雅。』」鄉相微笑曰：「有此才貌，且隨我已久，做事甚稱我意，特令爲門丁，內外大小事情俱他掌管。」忠孝王亦微笑曰：「有此才貌，怪不得恩師溺愛。」榮蘭聞言，只是含笑。茶罷，忠孝王曰：「恩師以才取士，定然無差。」鄉相曰：「下官秉公取士，奈諸生功名高低，各有定數，方纔閱見一卷，理合拔薦前茅，方妾前日因取在第十三名，誠然有屈，追悔無及，想是鬼神瞞目，下官甚是不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忠孝王惱妾失節 顧太郡甘心就戮

卻說忠孝王見鄉相自謙取士有屈，乃慰曰：「必是文字有甚不美，或有失措，恩師故撤出前列外。」鄉相曰：「其文始終秀美，實是我所取不該，待取與年兄一看，包如端的，你當亦替他不平。」言訖，把崔振鳳的卷付與忠孝王曰：「年兄細看，方知有屈。」忠孝王起身，雙手接卷，鄉相卻步出廳中，觀看盆景，忠孝王坐下，先着張看履歷，上寫第十三名舉人崔振鳳。

下填三代注着妻乃元城侯次女驚得面如土色轉恨奸臣之女不守名節當初見我滿門富貴小春庭苦苦纏我
雖避難訪仙征香靈袖常藏身中誰知賤人別嫁他人我還思你進京奏釋與我完親若是父母迫嫁何不學孟麗
君投水守節我亦難殺你父母今既改嫁就好盡情報怨了越想越惱不覺失神那卷墜地並不知鄺相恰在外竊看
自思不要氣煞了人遂回房中忠孝王即起身迎接鄺相問曰此卷莫非不通年兄何故沉吟忠孝王曰極通恨門下
學淺因此沉吟鄺相笑曰既稱通爲何把卷擲於地下忠孝王纔知卷落在地上慌忙拾起曰只因大通沉思失神故
此誤墜地上門下借回舍慢慢講究若河鄺相心知若帶回必激惱於父母不便隨答曰今日適值閒暇不妨細看何
必帶回假意再看一番只見榮發上前稟曰夫人說皇兩千歲坐久請吃便飯鄺相暗想素華果然有情恐其飢餓答
曰極妙速去送來忠孝王心中不安對榮發曰勞煩堂官代稟師娘說下官不敢領受鄺相曰草草不恭何必過謙家
人送上酒席二人入席忠孝王那裏有心吃酒略飲幾杯便辭席鄺相不許強勸同吃了飯飯畢撤去筵席吃茶鄺相
問曰年兄看此卷何故發怒必有委屈忠孝王曰真情說出實爲可恨即把卷取起與鄺相曰舉人之妻就是劉捷
次女便將昔日小春庭訂婚贈帕等情說明論如今竟失節改嫁實爲可恨鄺相許許許許謝罪曰下官取此卷致使年兄
發怒卻是下官的罪了忠孝王曰是他失節與恩師何干鄺相曰他乃公侯之女皇后之妹怎肯失節必是上人主婚
他與你乃私約怎敢直言故無奈改嫁年兄休要錯怪忠孝王曰若果上人主婚何不學孟麗投水自盡鄺相勸曰此
事比不得孟麗自盡卽爲名節劉氏若自盡反惹人笑話忠孝王曰自盡有何笑話鄺相曰孟麗係明媒聘娶自盡卻
是正理劉氏乃私訂之事無人知道若迫嫁自盡外人必疑在家與人商量臨嫁不忍割捨情人因此自盡這個就比
不得孟麗下官細觀劉捷滿門高官長女既爲正宮次女怎肯失節或是劉氏逃走故用移花接木之計將他姓之女
假作劉氏代嫁諒崔舉人之妻必非劉氏年兄不可錯怪忠孝王曰此乃恩師安慰良言鄺相曰下官乃揣情度理之
言非袒護劉氏年兄久後方知下官所言不謬也但今年兄無有室家待下官細訪才貌雙全美女與年兄匹配不必
煩悶忠孝王曰若論孟麗帶刀行刺欲爲寒門報仇門下理當終身不娶劉氏若在亦是偏房今且待三年後娶一妾
足矣言罷流淚鄺相聞言亦覺傷心乃慰曰孟麗既死便娶正室亦是合理何用如此忠孝王曰此乃卿表我心而已
隨即送出鄺相送出然後還身入內素華迎接曰皇兩郎不但有情而且有志鄺相曰他既如此有情我亦不忍但朝
廷正在重用我實難改妝須待一二年後若重臣出頭我方好改妝素華曰小姐乃不得已之事並非負心再作商議

且說忠孝王回府拜見父母，坐在旁邊。老王問曰：「吾兒在那裏去吃酒？」忠孝王曰：「多蒙鄺相厚愛，請我到書房敘談。又蒙恩師娘賜酒，老夫妻曰：『難得鄺相夫妻如此美意，令人感激。』忠孝王曰：『爲着賜酒，方曉劉氏、燕玉改嫁他人。』老王曰：「他怎知其情？」忠孝王說明前事，又把鄺相隱惡揚善，料那劉氏必無失節，定是逃遁，用移花接木。此乃鄺恩師勸慰良言。尹太郡恨曰：「衛氏有恩於我，而且又是賢淑聖上主婚，與你可恨這畜生，一心只念劉氏，卻讓於燕友鶴。誰知劉氏不與你爲夫妻，竟嫁與別人，盡飲我堂堂太郡兒子封王，不能娶一媳婦，實爲可恨。」忠孝王曰：「兒實感衛氏恩深，不敢屈其爲妾，因此辭婚。且待守孟氏三年，服滿娶妾，望雙親赦罪。」老王笑慰曰：「劉氏旣已失節，我兒就好別娶。」一位王爵何愁無妻？太郡何必動怒？太郡曰：「別娶難得似衛氏如此才貌賢淑。」忠孝王不敢回答。三人說些閒話，忠孝王悶悶回到書房，令書僮備些小菜前來散悶。自己坐下，獨酌了幾杯，越想越恨，就在腰間解下羅帕觀看，罵曰：「吾雖在顛沛之中，羅帕緊藏不失，誰知賤人如此失節。今見此物，令人發火，就把羅帕丟在地上，把右腳將羅帕踏了幾下，罵曰：「從今以後，與此帕絕緣了。」遂再飲幾杯，湊巧一個書僮進內，一見羅帕在地上，大喜，按忠孝王因平日家人若有拾得物件交還，便有賞賜，故書僮喜賞銀，急忙把羅帕獻上曰：「千歲羅帕落在地上，請千歲收下。」忠孝王怒氣冲冲，亦不言語，把羅帕取過，雙手投作一團，擲在窗簾案上，仍又低頭飲酒。書僮吃驚退出，適遇燕友鶴拜客回來，馮進書房，忠孝王迎接曰：「兄若不嫌，請同飲幾杯。」燕友鶴曰：「極好。」隨即坐下。家童送上杯箸，二人同飲。燕友鶴問曰：「賢弟一人獨酌，又滿面怒氣，何也？」忠孝王重把前事細說一遍。燕友鶴勸曰：「爲人但愁不能作奇男子，何患世間無有美婦人？賢弟只管放心，別娶惱他何益？」正言間，忠孝王已有些醉意，把一杯酒誤傾在胸前。書僮知他不要羅帕，忙把取來，與忠孝王拭乾了衣，服順手把帕藏在忠孝王懷中。二人直飲至上燈，燕友鶴辭別回房。忠孝王酩酊大醉，和衣睡下。直到日出，方纔醒起來，不覺羅帕墜在地上，自思我昨日已擲過一次，遂問家僮曰：「此帕莫非爾等取來，藏在吾懷中？」家僮知他不喜此帕，遂不敢直言。卽答曰：「小的並不知情。」忠孝王疑感曰：「莫非劉氏果是移花接木，未嘗失節，故鬼神顯機，把帕藏在吾身上。」卽順手將帕藏好箱內，不表。且說崔板鳳之妻梅氏，懷孕至十月間，已是順月。至十月二十日外，尙未生產。這一早，顧太郡起來，坐在後堂，尋思丈夫在朝，諸事獨攬，雖無貪財，亦有報應。次子勦匪失陷賊巢，皇后生產身亡，次女逃走無蹤。今梅氏認吾爲母，因懷孕順月，今近月尾，尙未生產，深爲可慮。卽喚江進喜曰：「爾可速往崔家探問小姐生產，否免吾憂慮。」江進喜領命趕到崔家，並無人把門，卽進內拜見崔太夫人。禮畢，就說顧太郡差來探問小姐生產。

否。崔太太笑曰：爾家小姐昨夜二更腹痛，至三更生下一個孫兒，滿門慌忙，正欲差人覓太郡報喜，三日後好送雞酒前往。今又勞你辛苦一場，可暢飲雞酒回去。女婢卽送上雞酒。江進喜吃了二碗，叩謝太太，又賞了一包二錢銀的賞封。江進喜出門尋思：此銀須送到庵中與小姐零用。尼姑時着江三嫂理飯菜，稍有遲延，善靈卽辱罵，受盡苦楚。劉燕玉勸其忍耐。當下劉小姐正代尼姑漿洗衣服，江進喜入內看見，驚曰：天氣寒冷，小姐怎受得辛苦？母親理當代勞。江三嫂曰：自會七盜去，我爲了日食美差料理不暇。那有工夫去漿洗衣服？吾二人可比落在那地獄一般。劉小姐曰：洗衣服我學習已慣，卻亦無難。江三嫂曰：這等天早，你往那裏去吃酒，滿面通紅。江進喜說明前事，如今梅氏生男兒，門內十分歡喜。小姐卻在此受苦。江三嫂埋怨曰：當初小姐若勿辭走，怎讓梅氏享用富貴？自己卻到此受苦。劉小姐曰：總是吾累你，不必埋怨。江三嫂曰：我本是小戶出身，何嫌辛苦？只難爲小姐金枝玉葉，受苦不該。小姐曰：吾若得保全名節，雖死無恨，只是爾辛苦不安。江進喜曰：古云：皇天不負善人，皇甫公子有日出頭，高官顯爵。那時小姐身爲夫人，母親受享富貴，倘若孩子作個小小武職，家門歡喜，豈不是否極泰來？小姐笑曰：難得江進喜這等好語，奴家作夢亦不敢望如此。江進喜曰：這卻難料，卽把禮封放下。曰：禮封在此，小姐取去應用。小姐推辭曰：此銀兩可帶去應用纔是。江進喜曰：吾在府中衣食俱足，要錢何用？小姐受苦，正當收下濟急。劉小姐稱謝，收了禮封。江進喜辭別出庵而去。且說顧太郡自江進喜去後，心中懸望，忽聽外邊雲板响聲，太郡面上失色。女婢笑曰：雲板響，乃家人報事。太郡何故着驚？太郡曰：爾們有所不知，吾今家裏敗落，所報皆非好事。乃驚弓之鳥，故聞雲板卽驚。女婢報曰：今有府尊龍知府前來，稱有要事面稟。太郡卽令請進。原來雲州府龍躍，乃劉侯門生，每逢朔望，親來請安。當下龍知府滿面愴惶，上前拜見。太郡答了半禮，曰：賢契免禮，請坐。女婢移椅放在旁邊。龍知府坐下，太郡問曰：賢契何故有驚恐之狀？龍知府舉目見女婢在，欲言又止。太郡着女婢遠避，不許竊聽言語。衆女婢俱退。龍知府立起身曰：老師娘禍事已到，還不知道麼？原來皇甫敬之子少華，改換名姓投軍掛帥，領兵征番，殺得朝鮮兵敗歸降。父子回朝，俱皆封王，奏稱恩師冒奏其降番，朝廷念他征番功大，竟將恩師及至親人口盡禁下天牢。又差官帶兵來捉恩師母家，差官離城不遠，合城文武已往迎接。師母快速避走爲妙。若辜進京，便送性命。太郡曰：多蒙賢契美意，但吾全家斷送，留吾無用，願與拙夫同死，不願避去。龍知府曰：老師娘如此盡節，門下伺候師娘起程。正言間，只見本府小門丁走入，謂龍知府曰：隨入來報。欽差將到，請大老爺速往候接。知府曰：爾且退出，吾立卽起身，遂向太郡辭曰：門生此去，立帶官兵前來，遂拱手，上轎。

而去。太郡立傳女婢僕養娘齊到，吩咐曰：「奸臣冒奏，欽差帶軍兵前來拿家眷進京，性命不保。爾等速把府中財物收拾避走。若遲延，官軍一到，就難逃遁。」內有幾個住久的婢僕泣曰：「吾等曉太郡惠待，願同赴京同死，好得伏侍，不願避去。」太郡曰：「同死無益，遠走爲是。」衆人領命，開了府門，取財物而走。一時鼎沸，太郡大泣曰：「堂堂侯府，弄得如此，豈不傷心！」卽入內，取些財物藏在身上，以爲路費，就坐在堂上。此時家人女婢走的，儘空不一。時欽差已到，秦布政接按司總兵府，懸官帶五百官軍，把劉府圍住，不容閑人往來。衆官來到大堂，入後大叫曰：「請太郡迎接。」停了一會，方見太郡出來，欽差曰：「快領香案接駕。」太郡曰：「家中無人，那個可當香案？」卽向前跪下，欽差開語，讀畢，詔內只云：「要拿家屬至親人口，並無言及。爾等情太郡不知其詳，大怒，跳起身大罵曰：『冒奏乃山東巡撫具奏，誰知皇前敬父子，請其有功，陷害我夫，昏君不念前皇后恩情，竟把國丈家產作犒功禮物。我到京必與奸臣理論。衆官皆微笑不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江進喜存心探主 劉燕玉集款進京

卻說布政司秦承恩想起奪婚事情大怒，立起身對太郡曰：「爾休破口傷人，爾嘗謂自恃勢力大，太凶惡。爾子與皇甫公子比箭定婚，不想自己沒本事，不能全中，反怪他人全射，卻又存心險惡，小春庭放火害人，皇甫公子幸得逃脫，爾又串通國丈，舉薦皇甫敬征番，教彭如燾冒奏言皇甫元帥降番，引路攻城，差官擒捉元帥家眷，幸皇甫公子知風逃走，改名換姓，投軍掛帥，大破妖術，屢勝番兵。爾夫察知是公子改名，寫書通奉教番帥斬皇甫元帥，使公子恨死。爾夫卽欲遣奸黨征番，詐敗，引番軍進京，卽卽開城迎接，共奪元朝天下。幸喜天子洪福，書信到日，被皇甫公子所奪，奏知天子。天子差官在國丈府中，搜出彭如燾書信，冒奏皇甫元帥降番，朝廷大怒，立拿爾夫全家，禁在天牢。又差官往山東，命巡撫並欽差到此，捉拿家眷。此條叛賊，到京一同處斬。這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爾們自己害人，因何詐爲不知，反罵聖上，不怕穢口。太郡聞言，方悔早知丈夫禍，不該說此話。武士動手，上了鍊肘，打入囚車，內衙並無人影。欽差問曰：「劉侯有甚親人逃走？」可速領拿。府縣官曰：「劉侯家中只有太郡，其外並無親人。」欽差曰：「既如此，可把家財充庫地方官，盡把家財登記上單，充庫。下封鎖府門，把布蓋了。太郡遮羞，暫禁五日。後起程，知府請欽差到府飲酒，且說江進喜因往返耽擱，午時方回，這見自己府門並無人影，心疑何故。如此冷靜，及上朝見府門鎖，又有封皮，乃

是雲南府印記漿水未乾，尋思莫非我被鬼迷，不認得門戶。或是大郡移居別處，怎麼半日光景，便這般變遷，正疑惑間，恰遇本街有個開茶館的鄧九通，年方二十餘，平日和江進喜相好，喜向前扯住問曰：「我家男女往那裏去了？」鄧九通曰：「且到裏面說明，卽引到所內廳坐下。」鄧九通曰：「賢弟，幸無被擄，江進喜曰：「我早間奉太郡差往鄉間公幹，緣回卻不知何事被擒。」鄧九通又問曰：「令堂可曾走否？」江進喜曰：「家母自前日往姨娘庵中探病，不在府中。」鄧九通大喜曰：「人逢大難不死，必有厚福。」賢弟，母子無事，日後必有好處。方纔欽差問地方官領人馬前來把路口截住，不許閒人往來。入內擒捉家眷，有兩個御林軍到我店中借坐，我問他方知是皇少爺改名王少甫投軍掛帥，殺敗朝鮮，父子回朝。爾家國丈寫書通番謀反，書信恰被王元帥獲得，解奏朝廷，天子發怒，立拿爾國丈並在京親人盡行囚禁。大郡又到此擒捉家眷進京，卽便感戴我，忍爾母子被擒，今幸領事江進喜到，我受劉家十餘年大恩，今欲進軍探望太郡，又無分文，如何是好？」鄧九通驚曰：「這果反叛大罪，爾若進軍，豈不一網打盡？」江進喜曰：「我還要進京料理國丈後事，方纔心安。奈萬里路途，盤費斷絕，如之奈何？」鄧九通曰：「豈得爾念舊報恩，待我今晚會集眾兄弟，捐助銀兩，以爲盤費。」江進喜謝恩曰：「如此感恩不淺，只是以速爲妙。」鄧九通曰：「今晚卽便定着，早早爾來取銀便是。」但路上行走，須要仔細，不可被官兵拿去。」江進喜曰：「我非劉家親人，難以拖累，遂出門徑向劉家進發，心思願皇前爵主開赦國丈，太郡性命，我便感恩。我先報劉家，爾家必有銀兩相助，一直趕到崔府，進內恰遇梅姑娘和太太在後堂閒話。」江進喜跪下哭曰：「可憐我家太郡被欽差拿禁大牢，府門封鎖，太太梅姑娘大驚問曰：「你且說來，爲着何事？」如此利害，江進喜起來，就把鄧九通言語說明。崔太太泣曰：「可憐叔孫年高受此苦楚，梅姑娘亦暗哭曰：「太郡使我母女得所，不料受此慘刑。」又曰：「爾可速報顧家知道，他是官家，便可進獄探太郡事。」江進喜曰：「小的亦要進京料理國丈後事，今當煩舅老爺打聽方好起身。」太太曰：「真真知恩後報，必有好處。」江進喜出門，急忙到顧家，入內適值顧家兄弟並二妯娌俱皆埋怨，悲泣。顧宏業曰：「待我進城探訪，便知端的。」江進喜且在此待我回報消息，言訖上轎進城。江進喜卽便飽餐伺候，停了一會，顧宏業亦回曰：「我先見太縣，果是通番取露，三日後差官要從皇路進京，後又入牢去見舍妹，奈此案係是反逆事情，難以相救。滿門必死，諒合妹夫門生不少，後事自有入料理，只是萬里長途，無人前去服侍，心中不安。」江進喜泣曰：「小人受劉府恩深，必要進京活祭，方得心安。」顧宏業曰：「誰得你如此仗義，真是罕有。」江進喜辭別出門，一氣趕到萬緣菴內。江三嫂笑曰：「爾那有閉功夫，一日到此。」二次江進喜曰：「方纔說皇甫公子出頭做官，不將今已天從人願。」

三嫂問曰：這是何說？江進喜說明前事。孟小姐已死，小姐就是正室夫人了。因此特來報知。劉小姐聞言，悲喜交集，流淚曰：皇甫郎我爲爾守貞節，受了兩年辛苦，只道今生不得脫此苦海。幸你有能，救父回朝，反害吾全家性命。雖是我二哥不是，爾亦當念著奴家情面。我父母若死，我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還有何顏與你結親？又對江三嫂曰：太郡雖待我情薄，亦是嫡母名分。若往受刀，我心怎忍？記得前日生母托夢，教我苦救得貴人訂親。後來儘可救得全家性命。此言必有應驗。我意欲進京，面求皇甫郎，只將二哥處治報怨。我父母滿門，須當饒赦。若是皇甫郎絕情不從，皇后雖死，我亦是皇姨，應上殿面請旨，代父母受刑。聖上倘再不肯，來卽觸死於金鑾殿上。落得萬古流芳。望三嫂全終同我進京，見皇甫郎，求情，況爾母子小春庭救命有恩，於彼皇甫郎必然感激，收留你母子，亦享富貴。未知爾母子肯同往否？江三嫂曰：我亦欲往，奈無路費，如何去得？江進喜曰：我方纔在着府中，好歹拾些零物，便可爲路費。今身上分文俱無，但我受恩深重，縱求乞，亦要進京收拾國丈屍首，方遂我心願。但得小姐同去，親求皇甫家父子，或者肯饒了國丈性命，亦未可知。只是小姐弓鞋短小，若與家母同往，須從水路，又恐有風浪，耽擱緩不濟事。且三人同行，路費更多，愁難措辦。燕玉曰：我前日首飾被盜之時，尚有頭上現戴首飾並一雙銀釧，約可賣銀十餘兩，便可作路費。江進喜曰：三人船資飯食，至少亦須三四十兩銀方足。無濟於事。劉燕玉哀求曰：若不得到京，我便投江死。陰魂亦得與滿門相會，以盡孝心。爾母子須再受我累遣一次。我就在九泉亦庇佑爾母子。日後富貴無窮，就此下禮，求爾母子施恩同往。說罷，遂向江三嫂母子跪下，連連叩頭，驚得江三嫂母子手足無措，一同跪下曰：小姐行此厚禮，折我母子陽壽。三人拜畢，適遇梵尼姑入內，問知緣故，讚曰：難得小姐孝心。若能到京，皇甫父子必定作情氣。爾母子亦有好處。我在此亦無出息。當初我夫死出家爲尼，尚存有些首飾，亦值銀十餘兩。我便隨你們進京，亦好募化。可免在此受苦。江進喜曰：姨娘同往，極好。候小姐完親後，卽建造禪院，與爾焚修。劉燕玉曰：你若肯同往，我當教丈夫薦爾到大庵爲住持。奴家自有照顧，答爾厚恩。今可速將首飾交與進喜賣銀兩。來日就好僱船。趁今欵差去，到京城，我們先到，方爲有益。若被他先到，我在費工夫。梵尼稱是，卽往見善靈，說明劉小姐破家事情。弟子不識經典，又不能做女工，在此無用。意欲同進京城，募化大施主，善靈尋思，梵尼如此庸才，在亦無用。遂答曰：爾此言亦是有理。京城大去處，有大施主，亦未可知。梵尼如進房，取了首飾，交付劉小姐。逐包做二包。江三嫂亦忙炒熟餘飯，與江進喜飽餐。只見善靈進來，與江進喜曰：江大叔，爾既有大事，我們出家人無有才勢，爾須移別處，免得連累。江進喜曰：師父不必憂慮。我等來早便要進京，決

無連累。本要與師父說明。善靈曰：如此極好。隨即退出。暗思：此三人真是欲死自投羅網。且說江進喜帶了首飾出門。自思：崔太太是太郡親家。梅姑娘母子乃是太郡作成。今又生孫。全家正在喜悅。豈無銀兩助我進京。即趕赴崔家進發。江進喜入內泣曰：小的雖無盤費。便沿途求乞。亦要進京服侍國丈等後事。崔太太曰：爾乃有義。即取五兩銀子與江進喜。梅姑娘亦取一包銀子。低說曰：我母女受太郡大恩。但恨無力報答。這六兩銀子與你作路費。江進喜稱謝出門。奔到顧家。進內恰遇顧宏業外出。二位夫人在家談論劉府慘禍之事。江進喜哭訴欲進京奈無路費。二妯娌傷感。各賞銀五兩。江進喜叩謝。趕到鄧九通店中。按鄧九通自昨早過請十四五個好友。捐銀眾友喜從。用一紙單題名。並助讚多少。早間俱來交銀。共二十餘兩。江進喜看有名單。收下銀兩。向眾友跪謝曰：多蒙列位資助厚情。若有出頭日子。誓當厚報。眾友扶起曰：平日承弟兄雅愛。恨我等力微。須些銀兩。何必言謝。未知幾時登程。江進喜曰：我立要起程。且家母姨母同二表妹俱要隨我水路進京。內有一友廖福曰：僱船之事。我極熟識。未知船會定否。眾友齊聲曰：廖兄船戶極熟。江進喜大悅。即取銀子五兩。交付廖福曰：就煩兄長租船爲定。江進喜急欲入城變賣首飾。忽轉念曰：今這路費已足。這些舊首飾乃是陳物。若變賣即是壞物之價。不若帶往路上。緩急變賣未遲。主意定了。遂回鄧九通店內。不須臾。廖福笑嘻嘻回來曰：事有湊巧。有二位北京商人。買了許多藥材。僱一隻大船裝載回京。那兩個客商。年近五旬。餘面貌誠實。梢公再租四五人。空身男女少停。便要揚帆。我與他議定兩副鋪蓋。四個人租下後艙。飯食並船租。每日共銀二錢。特同爾觀看。中意便即交定。隨把銀兩交還。江進喜一同來到江邊下船。先與那兩個客商說明。我母親姨娘並表妹四人。要望老相公提攜進京。兩客商曰：現有後艙。四人足可安身。江進喜曰：船艙寬大。遂交足銀子。梢公曰：立刻要開船。爾須速來。不可遲延。江進喜稱是。上岸別了廖福。趕回萬緣庵。遙見江三嫂立在庵前招手。江進喜急奔向前。一同進內。江三嫂埋怨曰：爾昨夜不歸。累我等一夜不眠。只道爾被府縣捉去。劉燕玉並覓如曰：爾無事回來。令人歡喜。把首飾並四十餘兩碎銀。放在桌上。衆人驚喜問曰：首飾未賣。銀兩何處而來。江進喜說明前事。笑曰：這些銀兩好似募化一般。劉燕玉讚曰：難得爾費盡心力。日後必當厚報。江進喜曰：我母子受劉府十九年大恩。恨不能替得。今可速收鋪蓋。待我喚轎與小姐坐。就好下船。劉燕玉曰：虧爾能幹。須當飽飯。方往僱轎。江進喜急忙飽餐。劉燕玉江三嫂忙收拾物件。梵如亦去收拾。江進喜即去僱一乘小轎。並買香燭回來。劉燕玉便到佛前拈香祝告。早日到京救父。後入內把衣服什物收下。扁箱。江進喜將箱縛於轎後。可憐劉小姐只穿一領舊青衣。即稱五錢銀子。用紅紙包。

好曰：這五錢銀子，可謝善靈，好得起身。江三嫂忙奪住曰：小姐好沒打真，我們至此二年，受他欺侮，今要進京，已脫離虎口，何故謝他？劉小姐曰：善靈食銀，我起身，他背後必定咒詈，言我等怪吝好歹，亦不在此銀也。買他歡喜，亦算有始有終。江進喜讚曰：小姐寬洪，五錢與他何妨？江三嫂恨恨，方纔放手。江進喜背了二付鋪蓋，一同來到善靈房中，梵如拜辭師父，並衆師兄。劉小姐上前將銀送上曰：一向多蒙師父厚德，今因乏銀，只這五錢銀，權爲一茶之敬，乞勿嫌薄。善靈大喜，雙手來接銀子，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觀畫圖乃知代嫁 認筆跡方悟男妝

卻說善靈見小姐送他五錢銀，大喜。劉小姐辭別上橋，江三嫂姊妹隨在輪後，進喜負鋪蓋，在前引路，來到昆明池邊上船。與客商見禮，方進後艙，把船門閉上，請公揚帆起身。劉小姐與三嫂一路祈天庇佑，順風早到京城，救我滿門無事。果然水面風順，浪靜日夜進發，不表。且說成宗是日，發刑部官卷，曰：臣奉旨擒捉山東巡撫彭如燧，現在午門候旨。帝令拘禁天牢，俟鄰相審問定奪。只見鄰相離座奏曰：近來國政忙冗，乞陛下發付別官審問。帝曰：卿無礙，就着三法司用刑審問。禮旨錦衣衛押彭如燧進天牢，見劉捷，各嘆性命難保。且說鄰相回府，對素華說彭如燧到案，聖上着我刑審。我已奏發三法司審斷，後人必說我要報仇，假公行私，故全案人犯俱斬。我今避嫌，使三法司審斷，便無閒話。素華曰：小姐行事，真可謂秉公無私。鄧相曰：凡事處在嫌疑之間，無怪旁人議論。且說三法司是日會審，那劉捷現有親筆通番書信，彭如燧現有親筆回書，劉捷書信俱有憑據，難於強辯。無奈俱各畫供，仍禁天牢。三法司擬定劉捷並彭如燧俱律該處斬。次日獲旨，帝看口供，見劉捷與彭如燧南家眷到京，奏請正法。崔振威探知，急入內通知劉捷，劉捷曰：這是我自作孽，不可活。自此束手待斃。惟有離裏面已過了數日。成宗早朝，工部官奏曰：臣奉詔監造忠孝王府完竣，特來繳旨。帝令將單存案，着欽天監擇定吉日，以便忠孝王移居。再賜忠孝王白金八十萬兩，建道家器。忠孝王謝恩，退出滿門，感激聖恩，到了移居吉日，合朝文武官員恭賀，前呼後擁，好不闊氣。滿門俱是大臣，衛護父子，併燕浩俱在府中陪客。黃昏方散，卻冷冷時，惟有家將漢婢養娘而已。後殿只有老王夫妻父子三人，坐著言談。太都怒曰：前日天子欽賜衛氏結親，畜生不聽母命，只念劉燕玉，去了簪比賢女。如今數百間房屋，只住三人，豈不有愧？忠孝王曰：兒實念正氏貞節，願守三手復報，方寸受辱。成德王笑曰：黃妻莫動怒，燕兒能有此志，且待三手後，再言水滸比時衛

勇與已娶尹蘭合。燕浩亦娶衛勇妹。兩家與王府門戶相連。太尉日間有二女陪伴。亦覺隔熱。忠孝王宿於鸞鳳宮。日思念岳母。帶小姐形圖前來。那時對岳母說明。將圖取來掛在宮中。如結親一般。有何不可。延至十一月十五日。孟士元家會方才到京。孟嘉齡忙出城迎接。來至府中。正值中午時候。忠孝王聞知岳母到京。一時大喜。呼喚家將備馬。前來卸馬上馬。一直到府家人報入後堂。孟士元命兒子迎接。進中堂。即參入相見。忠孝王曰：煩請岳母上堂。受小婿一拜。孟士元曰：小女已死。實覺有愧。怎勞貴婿拜見。忠孝王曰：岳父母若再過謙。小婿即進內拜見。孟士元曰：賢婿如此念舊待老夫。喚拙內來相會說罷。即起身進內。誰知韓夫人已閃在屏後。竊看泣對孟士元曰：女兒已死。我見景傷情。寧可不見爲妙。孟士元就把忠孝王念舊。逐日請安。理當一見。韓氏無奈。隨夫上堂。泣對忠孝王曰：小女福薄。早亡。多蒙賢婿雅愛。老身轉增傷感。忠孝王曰：令愛爲我滿門爭氣。小婿正當拜見。急上前移兩把椅子。放在當中。曰：岳父母請高坐。受小婿一拜。孟士元夫妻強辭曰：不可。既相見。就是。斷不敢當。此大禮。忠孝王強扶二人坐下。士元夫妻只得受拜。忠孝王拜畢。坐於旁邊。夫人令備酒前來。四人同飲。韓氏曰：小女無福。不能做王妃。忠孝王曰：前聞岳父說。令愛有一幅自畫真容。不知岳母可會帶來否。韓氏曰：小女形圖。我時刻難忘。怎不帶來。忠孝王曰：既已帶來。可借一觀。韓氏着女婢取形圖。掛於壁上。忠孝王上前一見。曰：奇哉。爲何一見如此。而然。孟士元父子俱不作聲。忠孝王再看圖上詩句。曰：此詩句莫非令愛所題。孟士元說：正是。小女所題。忠孝王曰：據詩句。稱他年螺髻換烏紗之句。令愛乃兆難全節。欲求功名出仕之意。人尚未死。未知前日投水。乃是何人。孟士元嗚令婢僕盡退。方把女兒男妝避走。寫詩尊蘇映雪代嫁之事。言明忠孝王驚問曰：令愛既未死。避走在外。岳父一向何不齊言。只說投水身死。孟士元曰：只因前在御前奏稱。女死。故不敢實說。恐有欺君之罪。忠孝王曰：令愛既是避走。小婿不日辭官。歷走天涯。尋訪。務要相會。方遂心願。孟士元曰：賢婿休要錯了主意。爾等父子征番回朝。官居王位。天下周知。小女必是身死。故不來相會。況弱質幼小。如何受的遠方風霜。必死無疑。忠孝王曰：皇天不絕善人。諒令愛必是流落他鄉。或有事纏絆。不得進京。斷無夭折之事。但不知蘇映雪乃是何人。孟士元曰：劉奎璧。彼時乃是良緣。有甚不好。反帶刀行刺投水。真是令人不解。孟士元便把蘇映雪來歷說。出他雖容貌才學。略遜小女。亦算是才貌雙全的美女。死得可惜。忠孝王驚訝曰：這就奇了。蘇映雪不過小戶之女。出身單微。得配劉奎璧。入門就是夫人。有甚不妙。竟帶刀行刺投水。盡節。不但爲我皇甫家守節。亦替孟氏爭光。未知還有甚人否。孟士元曰：他並無兄弟姊妹。只有一個母親。喚做蘇大娘。現今同拙內住在內衙。忠

孝王曰：煩岳父請蘇大娘出來，受小婿拜見。孟士元曰：他係是小戶女流，怎見得大貴人。忠孝王曰：他女兒爲小婿身亡，蘇大娘卽是小婿的岳母，敢怎以貴賤分別，須拜見爲是。孟嘉齡曰：待我請來，遂入內，按蘇大娘在屏後，已知其詳。謂孟嘉齡曰：多蒙忠孝王厚意，奈我命苦之人，何顏相見。勞煩公子稱謝，就是孟嘉齡曰：忠孝王真心拜見，大娘不必推辭。蘇大娘只得同出。孟士元夫妻俱起身迎接曰：這忠孝王感念令愛爲他守節喪身，特請大娘相會，卽回顧家人再備一席酒來。忠孝王忙移一把椅放在上面，請蘇大娘上坐。蘇大娘立在旁邊曰：老身乃苦命之人，親生女兒身亡，乳養孟小姐，又無蹤跡，怎敢受千歲拜見。忠孝王曰：令愛爲我身亡，爾亦是我的岳母，如何推辭。蘇大娘只是不敢坐位。忠孝王跪下曰：岳母旣過謙，我就此拜見。蘇大娘忙向前扶起曰：千歲如此厚禮，亡女九泉感德無涯。孟士元夫妻卽請同坐在上面。忠孝王與孟嘉齡坐在旁邊。忠孝王問蘇大娘曰：劉奎璧富貴俱備，才貌雙全，令愛因何不願結婚。大娘必知其詳。蘇大娘曰：此事我亦不知何故，記得那日千歲到孟府，比箭定婚之日，小女亦曾見千歲容貌，乃極富貴之相，深怪劉國舅不自悔悟，敢來爭婚，及孟小姐潛逃，留書薦嫁，他便說千歲有此形容，日後出頭極貴，勢必報怨。劉奎璧難免殺身之禍，啼哭抵死不願嫁他。老身因受孟府深恩，苦迫小女，無奈代嫁投水，看來總是我苦命，故有此事。言訖，下淚。家人呈上筵席。蘇大娘同韓夫人賓主對飲一席。孟士元父子及忠孝王同飲一席。韓夫人令女婢把盞圖收入內面。忠孝王問蘇大娘曰：未知岳母家中還有何人。蘇大娘說明女兒滿月夫死，決意守節，卽到孟府。若非孟夫人滿門厚德收留，我已無家可歸。忠孝王對孟士元夫妻曰：小婿立意要守令愛三年喪服，方始娶妾，至今尙是家母主理中饋。小婿心甚不安，今幸遇蘇大娘在此，小婿欲請其到舍，一則替家母料理家務，助家母一臂之勞；二則小婿亦好服侍養老送終，以盡小婿一點孝心。韓氏曰：此事決難從命。大娘在此多年，與我情同姊妹，一切家務俱他執掌，一旦分離，豈不冷落無人。殺談忠孝王曰：不是這等說。岳母家務尙有媳婦照管，舍下乏人約束，蘇大娘到舍管理，二則蘇大娘令愛爲小婿而死，小婿亦是蘇大娘家女婿，大娘住在我家，亦覺面熟。岳母雖是禮待，終是外人，非親非戚，不若到小婿家中爲是。務請蘇岳母卽到舍下，容小婿奉敬。蘇大娘曰：老身庸才，多蒙孟大人夫妻及千歲厚德，惟有感激而已。二處總是一般。老身猶如楊柳隨風而飄。孟士元對韓氏曰：賢婿家中乏人，蘇大娘爾當暫住王府，爲是。韓氏曰：旣如此，奈日收拾行李到王府未遲。忠孝王大喜稱謝曰：家母今後可得一臂之助，今當回舍，稟明父母，卽起身對韓氏曰：小婿專心候求，令愛畫圖供奉房中，以盡夫妻之情。韓氏曰：老身與小女時刻難離，待吾請畫工照樣描

一圖送與賢婿。此乃小女的親筆。老身要留相伴。忠孝王曰：小婿若見令愛親筆，如見令愛一般。若要描畫，待小婿請一畫工描畫一幅，送與岳母。韓氏只是不肯。忠孝王曰：岳母與我相爭畫圖，大爲不該。令愛若在，連人亦要歸吾。何況此畫圖理合歸於小婿，方合女生外向之言。待小婿請畫工描圖送與岳母，方爲正理。韓氏無奈，着女婢取圖出來。忠孝王想恐有別圖，着女婢展開細看，方才捲好。韓氏笑曰：賢婿好的多心。老身豈有預備一幅假的，瞞騙賢婿？何須開看。忠孝王亦笑曰：只因令愛恩深，不得不疑耳。遂對蘇大娘曰：來日差人押轎前來，岳母卽到舍相會。蘇大娘曰：此乃實人提攜，老身自當領命。忠孝王帶畫圖上馬而去。且說忠孝王回府，到後衙見老王夫妻禮畢坐下，便把岳父相請。贈孟氏畫圖，始知孟氏男粧避走。蘇映雪不肯代嫁，恐孩兒異日出頭報怨，併行刺投水等情，再把蘇映雪之履歷說明。老王夫妻驚曰：難得蘇氏節烈，卻又巨目。早知吾兒有升騰之日，爲吾等盡節。異日當以厚禮供奉，其牌位於祖祠祀祭。方盡吾心。但可惜賢媳避難無蹤，料已不在人世。忠孝王曰：吉人自有天相，諒孟氏必非夭折之人。實是有事阻滯，不得進京相會。現在隆冬之際，待來年早春，孩兒情願辭官走過天涯，務要尋着方休。老王夫妻勸曰：兒好呆癡，他乃女流，定在家內。且四海茫茫，那裏去尋訪？這是枉然徒勞之事，不可辭官。忠孝王曰：且待來春再作商議。老王嗟嘆蘇映雪不貪國祿富貴，甘心死節。況又巨目，早知孩兒預有今日富貴，真是孩兒知己。死的可憐，且喜家門有幸。所遇女子，俱皆貞節。老王曰：可把孟氏畫圖取來觀看。忠孝王卽令家將把畫圖掛在壁上。太郡駭然曰：吾不信世上乃有如此美貌佳人，定是自畫點點，故有如此美貌。老王一看大驚曰：此圖與鄺丞相相似。看來明是鄺相一般。忠孝王曰：怪不得孩兒初見而熟，看來連畫上詩句亦是鄺恩師筆跡。老王曰：鄺相名君玉，除了一個玉字，明是鄺君二字。恨吾等癡呆，猜測不出。怪不得恩師恩待我們滿門，真是賢德媳婦。忠孝王方省悟曰：鄺相雖是謙恭待人，終不及厚待孩兒。笑容滿面，孩兒若往請安，必常留飲。他若稍暇，卽來下顧。孩兒心甚不安，誰知是念及夫妻情，真是賢淑妻子也。太郡大喜曰：我等前年罪在不赦，難得他爲着我們的事情，便不顧生死，極力保奏，使吾父子封王。古今罕有，乃是我等滿門大恩人。只是因甚不早改妝完親，卻是何故？老王曰：此事我亦不解，還有一段破綻。鄺相十七歲連中三元，十八歲拜相，若非山川毓秀，祖墳積德，焉有如此顯職？因何宗支並無人在朝出仕，平日又無親人往來，爲父常常懷疑。原來是蜚氣灌，徒足觀玩而已。忠孝王忽轉一念，笑曰：我們好得差錯。恩師娶梁相之女爲妻，聞得夫妻甚是相得，若果二女成婚，兩心不足，怎能相得。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蘇大娘王府安身 鄺丞相夫妻寬慰

卻說太郡聞得鄺丞相夫妻相得，亦笑曰：「我亦聞丞相和氣，常與梁夫人嬉笑，相府衆人周知，吾們好不顛倒，卻疑是女扮男妝。此乃面貌彷彿，且孟小姐縱有才學，亦不如此大作弄。」老王搖頭曰：「我不信。那有面貌筆跡名字俱皆相同，不是孟小姐，怎能條件倜儻？」忠孝王曰：「父子說的亦是。他今官居右相，朝廷正在親信，伊岳父又是左相，滿朝富貴，盡出其門。孩兒是他門生，若有微言，他一變面，就是欺侮大臣，死罪難免。纔是孟小姐，亦須他良心發現，孩兒不敢妄言惹禍。」老王曰：「此言不差。然此女有情有意，因何不改妝？親今幸他與你情投，可將此圖掛在書房內，倘遇他前來，可請到書房避寒。他疑見自己的形容，必有驚恐之狀。我們就好設計試探口氣，免得懷疑。」太郡大喜曰：「即當如此。」兩行到了晚間，忠孝王把此圖掛在書房內，備一香案，點上香燭，滿室明，烹茶恭奉。嘆曰：「難得小姐流落何處，愚夫爲爾腸斷，不知今生可能相會否？」言訖下淚。只見孟小姐畫着淡妝，只插一枝花，托沖天身穿白綾羅衫，背後兩條鸞鳳，微風吹卻半邊，迎風而立，凝眸沉思一般。忠孝王一時有感，口占一絕詩曰：

冰心不羨紫朱輪，避世留圖寫眞寂。靜素嫌傳妙意，澄清秋水擬芳卿。醉翠黛愁中色，拂額湘梅醉後春。鸞帶臨風虛佩，半堂輕綰御全身。對影含愁原獨訴，背燈欲語豈相親。綠窗一夕和珠淚，金屋三年侍玉人。他日欲尋曲路去，夢魂莫誤武陵源。

吟罷，想欲題在圖上，又恐鄺相疑是孟氏，豈不怪吾無禮？與他並列，即用金鳳箋題上，粘在畫邊壁上。坐至二更後，嘆曰：「今晚將此圖同寐共寢，亦算同牀共枕。隨把畫圖捲好，脫了衣服上牀，把圖抱在懷中，睡到天明起來，到內衙請安。坐在階邊，見早朔風凜冽，透骨生寒，只見女婢報曰：「啓上千歲。今有鄺丞相前來拜訪。」老夫妻對少王曰：「吾兒可請他看圖，試他面有異容否？」忠孝王稱是，奔出殿來。按北京每到冬間，嚴寒即掛免朝牌，文武免朝，有事乃至偏殿啓奏。鄺相故得開門，那忠孝王拜接上殿，尊其上坐。自己坐在旁邊，家人獻茶。鄺相身穿貂鼠袍，藍緞面，外罩天鼠套，皂緞面，殿上懸着紅綉門帘，綉緞裏雖有風不能進，但銀鑾殿高大，亦覺寒氣逼人。鄺相曰：「今早果是寒冷。」忠孝王乘勢拱手曰：「此處寬大寒冷，有傷恩師貴體。小齋頗可蔽風，不嫌褻瀆，請到小齋略坐。未知尊意若何？」鄺相心思，未知他的身齊若何，即便請他進好，三覓榻下，該忠孝王再不敢即起引路，吩咐家將進內，令關人退出。鄺太師駕到二人來。

到鸞鳳宮口，鄴相先入。及到房前，早看見那畫圖。方知是要探我驚慌否。但我是昨日已知母親進京，畫圖定付與你。我怎能驚慌？好的妄想。即假意步到畫圖前，讀曰：畫筆秀媚可愛，再看一會。回願忠孝王曰：看來畫圖好似生真容。一般原來忠孝王細看鄴相，非但無驚容，反向前觀看。又聞前言，尋思幸吾未說甚話，不然豈不得罪了恩師？便答曰：正是真容。鄴相曰：吾不信。世間乃有如此美嬌女人，忠孝王傷感曰：就是亡妻孟氏小姐的形圖。鄴相曰：看來此圖莫非親筆麼？忠孝王曰：連畫上詩句亦是拙內親筆。鄴相曰：這真可謂才貌雙全。世上少有忠孝王下淚曰：恨門下遭福，如今物在人，徒增傷感。鄴相把詩一看，問曰：依此詩意，孟氏乃是改妝求取功名，但令岳父有欺君之罪，不知前日沒水，又是何人？忠孝王細將蘇映雪來歷代嫁說了一遍。鄴相曰：難得蘇氏貞烈，但孟氏有此才情，必非夭折之相，亦無失節之事。年兄當留心於文官內尋訪，切不可在女子中打探。但他既能移花接木，有此才能，必是有事阻滯，故未能進京相會。依吾愚見，管教三年，定來尋謝。年兄不須憂心，此女有驚人之才，非尋訪可會。忠孝王曰：門下意欲俟春暖，即便解官，往天涯海角，務要尋着方得。如願鄴相聞言，心中傷感，只得勸曰：年兄說那裏話，爾身居王位，正當事君養親，以圖忠孝，豈可爲妾室，丟了君親？若是他人說此話，我即鄙其重色，輕去君父。下官一生最敬忠孝，你倘對人說此話，必被旁人恥笑。忠孝王曰：恩師教訓，金玉良言，但人生在世，忠孝情義，各要保全。今幸太平，又值雙親壯健，可以乘隙尋訪妻子，以全情節。鄴相曰：孟氏有許多作用，非可容易尋訪，亦非貧義之女。三年必自來完親，方知下官料事不差。忠孝王曰：倘得如恩師之言，門下願足矣。鄴相曰：只管放心，定必天從人願，遂起身辭別。忠孝王曰：待備酒小酌，回府。鄴相曰：另日領情，即出殿上轎而去。忠孝王進內，老王曰：方才丞相面有異容，否？忠孝王細說前事，看來不是。老王曰：我亦料女子怎敢做出驚天動地的事體，必是面貌相似。太郡曰：若果是孟氏改妝，孟士元何無一言？但鄴相所言有理。孟氏有此才能，定難找尋。我兒不可尋訪。忠孝王曰：若不尋訪，此心何忍？再作商議。今可差人往請蘇大娘前來，遂差家將押一乘四轎暖轎，帶老王名帖，往孟府請蘇大娘。從中門而進，衆人領接來到孟府。蘇大娘已檢出鋪蓋，孟府備酒，賤行蘇大娘，只得辭別上轎。四名人在前引路，來到王府，從中門擡進，直來到後庭下轎。老王夫妻父子降階迎接，太郡傳集合府奴媵拜見，令俱稱爲大娘。當面送鞭杖，拶指交付大娘。凡家人女媵，不聽約束，任從鞭打。衆婢僕退出，備上筵席。太郡請大娘同飲，語言間，太郡已知蘇大娘正直，席散，便把鎖匙賬簿交付大娘。大娘掌管銀錢賬項，毫無私蓄，待下以寬，合府上下人等俱皆敬重。太郡卽撥一個十二三歲幼婢，名喚瑞柳，作事能巧，跟隨蘇大娘。

當下鄺相回府來見素華細說忠孝王請他看畫圖及自己言語說明他欲探吾面色今已絕念不敢疑吾改妝素華讚曰難得小姐好機警鄺相曰非是好機警吾已知家母到京畫圖必被他取去定知吾形容必然探吾虛實只是怎能探出但朝廷正在重用於吾肯難改妝且吾年輕受朝廷知遇之恩亦要報答俟有賢臣出頭我方改妝實是不忍素華曰二三年後改妝無妨但恐慮他辭官遠方外出但他父母豈不冷落鄺相曰爾言差矣他要辭官必從右丞相手中吾若不准他往那裏去辭官素華省悟曰說得是正言聞只見女婢來報貴州裘家姑爺前來太師夫妻請姑爺出外會親鄺相忙穿上公服而出原來梁相之女丹華嫁與裘家丈夫名喚惠林字仲儀自十五歲中舉人父裘增榮已死母符氏在堂素華少年中違學力過人時年二十五歲因來年是太后六旬大開萬壽恩科惠林因此進京要來會試前科因丁父憂故未進京鄺相正到後堂與裘惠林行了襟丈的禮坐在兩邊茶罷備席同飲惠林自思鄺相年只十八縱使誦學諒亦有限總是命好故有這酒席間梁相夫妻問些家鄉事情已是初更後散席送惠林進書房安歇到了次日啟簾後梁相朝罷回府裘惠林帶自己的文卷百餘篇與梁相曰岳父得閒請爲批點梁相看過兩卷遂大喜曰賢婿這數年文字大進再加揣摩確是翰苑奇才惠林謝曰小婿特早來求岳父指示梁相曰吾年老學力荒廢你可留心問鄺明堂便是惠林曰鄺襟丈不過命好才學怎比得岳父老成練達梁相笑曰爾還不知鄺明堂才學蓋世前在翰苑通苑翰林俱皆降服號爲飛虎將軍莫說老夫不及就是滿朝公卿亦無人及他的故公卿翰苑文字俱求他批改真是學貫天人爾怎說他是命好須用心聽他指教裘惠林省悟曰原來鄺襟丈如此的博學奈他年少官高未免驕矜怎肯用心教導遠望岳父求其用心指教梁相曰難得他爲人謙恭有禮無論何人文字若求他批點從無推辭怕不盡心指示正言問只見鄺相素衣朱履到來二人見禮坐下梁相對明堂曰你襟丈聞爾才名帶有百餘卷文字煩爾批點吾方看過幾卷卻亦將就可教但是尙要加工欲求你教訓又不敢漫然開口望賢婿念及親誼用心指示若得成器老夫知感鄺相欠身曰岳父說那裏話小婿年輕學淺怎敢僭言梁相曰學無先後達者爲上賢婿只當至親相待盡心教益老夫所厚望鄺相乃對惠林曰襟丈若不棄嫌只管下問弟無不盡心剖白惠林謝曰若得垂教乃是師生請高坐受我一拜鄺相曰至親無文不必客氣從此鄺相見其學力過人時刻用心開解惠林文才大進梁相甚喜是日午間雲南顧氏囚車進京來到午門候旨帝已退入後宮刑部官卽解赴天牢交獄官囚禁俟明日漢主刑部卽開名單差人報知武憲王父子念江進喜母子小春庭私放厚恩恐其母子遭擒進京特囑刑

部尚書雲南劉家眷屬若到須開名通知好奏請釋放當時名單送到王府老王父子只見有顧太郡一名並無他人諒江進喜母子必定避走不能報答其恩怏怏不樂只是罷了到了次日解官奏聞當下顧氏進牢獄官即令開了鑰肘進入牢房劉捷嘆息接入坐下吳淑娘抱了幼子上前拜見大娘劉奎璧率含香母子拜見婆婆顧氏曰爾們隨便坐下衆人坐在兩邊顧氏幼子並孫兒一一相見言兩個小孩不知人事只管跳躍嘆曰爾兩個孩子不知前世何辜亦來受刀一時恨起對劉捷曰爾吾衆人各享富貴死亦何妨可憐二孩受此慘刑皆因爾作惡所累爾心何忍劉捷怒曰老不賢爾母子在家做事求婚放火寄書與皇后奏主賜婚迫死孟氏結下深仇吾不說爾便好了爾却反說是吾累爾真是可惱顧氏恨曰我們放火謀害迫死孟氏罪何至滅族若非爾寄書通番叛逆何至勦家虧爾還說這話真是殺才可恨說得劉捷無言可答劉奎璧跪下曰總是孩子不肖造下罪惡累及滿門致使雙親大人晦氣顧氏扶起曰生死天定有何怨恨怎知三年之間如此變遷實爲可嘆此時崔扳鳳探知顧氏到京帶些糕餅來探岳母拜見禮畢令從人把糕餅付與二孩子爭取顧氏曰多承賢婿費心請坐崔扳鳳即與劉奎璧見禮坐下顧氏問曰賢婿必高中崔扳鳳曰小婿仰仗二位大人德蔭恭中第十三名舉人劉捷謂顧氏曰賢婿多情自我入牢日日前來日後必定高發顧氏曰難得賢婿在京後日我們正法勞煩代理後事免累朋友崔曰倘天臣救赦亦未可知若有不測小婿自當料理不必憂慮遂別出牢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劉燕玉寄信救親

忠孝王捐仇奏帝

却說成宗次早臨朝刑部官上殿參旨曰臣奉旨往雲南捉劉捷家眷誰知滿門婢僕知風逃走只將家眷家產搜捉入庫擒獲伊妻顧氏昨日到京現察天年查得劉捷雲南別無至親特請旨定奪帝曰前日既經三法司審定今顧氏既到著直日刑部來日把劉捷滿門至親男女並彭如澤各犯押到法場處決毋違直日刑部官領旨不上一時駕退回宮刑部官即傳武士劍子手來朝伺候且說崔扳鳳探知聖旨大驚奔至天牢劉捷問曰賢婿如此慌張莫非要斬吾們麼崔扳鳳悲泣答曰果然不好消息劉捷曰總是一死寧可早結局免使延遲賢婿勞爾爲我等後事崔扳鳳流淚曰此是小婿分內之事不須費心即辭別出去劉捷滿門坐以待死惟有嗟嘆而已俗云無巧不成話恰好燕玉亦已到京按燕玉等船到天津起岸劉小姐江三嫂姊妹母子趕緊跟隨是日午後進京劉燕玉吩咐先租一小客店行

至小客店安歇行李。小姐曰：未知家母進京否？只是我等未會到京，又無相識，無處採訪奈何？江進喜曰：小姐不必憂慮，急尋到崔寓前，把門人問曰：江進喜不會被擒要緊，我家相公否？江進喜曰：正要訪探，吾太郡可會到京否？把門人曰：爾尚不知麼？爾家太郡昨午方到，拘禁天牢，早聞聖上傳旨意來，日滿門俱要市曹正法，我主人出去備辦棺木衣衾，來日收殮。江進喜暗喜來的湊巧，辭別緊奔回店進房，劉燕玉問曰：爾等喘息莫非正法了？江進喜曰：恭喜不遲不早，正是恰好，就說明前事。江三嫂曰：謝天謝地，如此湊巧，小姐快些寫書去見少王，求救滿門性命。江進喜叫店家取紙筆來，劉燕玉用心修書。江三嫂囑進喜曰：可去敬登，免得飢餓。劉小姐曰：趁我寫書，急去飽餐。江進喜曰：老爺滿門性命，尚未定着，小的胸脯塞滿心，如油煎，怎麼能吃得飽餐？劉小姐曰：趁我寫書，急去飽餐。江進喜曰：老爺滿門性命，只求開饒父母滿門，恩同再造，倘不作情，我亦何顏立於人世，與爾結親，惹萬世唾罵，連把前日羅帕交還，來早捨命上殿哭奏，願身代父母受刑，天子倘不開恩，即餓死金階，以表孝心，不可就談封緘畢，又取前日皇甫少華所贈的詩扇，將詩扇交與江進喜，囑曰：此書須付忠孝王觀看，切不可使老王知道，老王恨家兄害他，拘禁番邦三年苦處，必定煽熱添炭，更難作情，若見少王，不必過謙，當實情求其肯否，一言而決，倘不作情，就把詩扇還他，取還香羅，切須緊記。

江進喜曰：知道，急急問到王府，却是甲牌時辰，只見端午門前，俱用擋車截住，門官軍士俱在兩邊看守，何等森嚴。江進喜尋思，須俟個相識通報，方見得少王，只見裏面一個寬衣大帽的家將出來，已是上燈的時候，火光之下，分明認得正是家將曹信，一時心花俱開，如今肯放了，候他出了端午門，江進喜方從背後叫曰：曹大叔，曹信曰：小人有話相商，曹信停步回頭一看，却不認得，江進喜向前作揖曰：大叔不認得小人麼？曹信曰：小人眼慢，果然忘記，却在那裏會過。江進喜曰：小人名叫江進喜，乃是劉奎璧的家童，前在昆明縣劉府，却與大叔相會，曹信方省悟曰：原來是江大叔，失敬了，我家老千歲父子，時常想念你，待我稟知老王，江進喜曰：不必驚動老王，煩勞報知少千歲，說小的有話面稟。曹信曰：少王往祈觀王吃壽酒，諒即回來，可往內坐候。江進喜尋思，好不湊巧，只得等候，即同進內，王府宅門房坐下吃茶。曹信私到後殿，來見老王，稟曰：啓上老千歲，今有劉侯家人江進喜說有要事面稟，現在伺候，老王大喜曰：可叫他進來。曹信領命出見江進喜曰：我家老王喚爾進去，江進喜曰：我只要見少千歲，何必驚動老千歲，大為不便。曹信曰：便見老王也是一般，即在前引路。江進喜隨後殿跪下曰：老千歲，小人叩頭，老王喜悅，令家將扶起，喚上前問曰：爾幾時進京？江進喜曰：小人同家母接母，二小姐午間到京，歇在客店，二小姐令小人前來，見少千歲說話，不料驚

動老千歲小人該死。老王疑問曰：什麼二小姐？江進喜曰：就是皇姨劉燕玉。我的二小姐。老王曰：聞得燕玉嫁與崔舉人，怎能進京？江進喜暗想好事不出門，惡事揚千里。答曰：吾家小姐會與少千歲訂親，怎肯失節，便將逃隱萬緣菴，失脫首飾，受尼姑凌辱之事，併捐集緊費到此求乞之事說明。老王驚喜曰：吾亦曾聞那嫁與舉人之女，卻是何人？江進喜曰：那是梅姑娘代嫁，細把梅雪真家事說出，此乃移花接木之計。老王方服，相料事如神。又問曰：爾小姐差何來？見吾兒有何言語？江進喜不敢實說。答曰：家小姐只有一封書信，要交少千歲親看，卻不知甚語。老王曰：把書取與孤看。江進喜不敢不從，只得推辭曰：老千歲乃是尊長，家小姐女流筆跡，怎可褻瀆長上，寧可交付少千歲爲是。老王心中明白，笑曰：我知道了。爾小姐恐吾不作情，欲求吾兒，不知吾若不作情，吾兒怎能逆吾？可取與孤看，方有定着。江進喜心思老王多事，要管少年人事，若不與他反弄壞了事，就把書拿出，家人接上。老王拆開觀看，字跡清秀，言語明白。暗喜媳婦卻有才學，又說得激切，令人傷情。乃問曰：詩扇何在？江進喜把扇呈上。老王認得果是孩兒之物，不覺大喜。問曰：此書是爾小姐親筆寫麼？江進喜曰：就是方才親寫的。老王喜曰：不意媳婦有此才學，又有如此孝心，節烈，爾可遠歸回，復管教滿門開赦。江進喜大喜，謝曰：雖蒙老千歲大德，小的必候少千歲回書，方取回去。老王曰：既如此，就令家將引去暢飲酒肉。江進喜曰：小的早晨至今，腹中實是飢餓，但未見少千歲，全家性命尚未定着，怎能吃得下喉。老王曰：爾好癡呆，孤今保奏赦爾全家性命，爾只管去暢飲無疑。江進喜連忙跪下，連連叩頭曰：老千歲如此施恩，真是恩同天地。老王就令曹信引去吃酒。江進喜同曹信自去暢飲，且說老王進入花廳，叫曰：賢妻，爾日思念媳婦，今已來了。太郡忙起身問曰：莫非孟氏來麼？老王曰：孟氏那有蹤跡，料必不在人世。太郡曰：既不是孟氏，還有什麼媳婦？老王曰：就是那劉捷的次女。太郡曰：劉燕玉既嫁舉人，還敢前來？老王曰：誰知是移花接木之策，卽坐下，細把江進喜的話說明，就把書送與太郡看。太郡看誓手舞足蹈，喜曰：難得我們家門有幸，媳婦如此貞節。又笑曰：前日鄰相果然有先見之明。老王曰：鄰恩相若非蓋世，才能怎能連中三元十八歲拜相，我們乃是庸夫，怎能及他見識。太郡曰：相公怎樣主意？老王曰：媳婦如此節孝，來日極力奉養，倘欲殺其滿門，媳婦有何願與孩兒結親。太郡曰：不知朝廷肯開恩否？老王曰：必定開赦，夫妻坐候。少王且說江進喜吃畢，退出二更後，聽得點柝，家人報稱少千歲回來。江進喜忙起身到二門內，只見十餘對紗燈引路，少王坐着八擡綠呢轎前來。江進喜叩頭曰：小的江進喜叩頭。少王聽不明白，問曰：前面跪着乃是何人？曹信上前稟曰：就是劉捷的家童江進喜，自上燈後，候千歲至今。少王一聽江進喜心花俱開，忙落

轎向前扶起曰。爾是孤救命恩人。何故行此大禮。江進喜大悅。國丈有救了。少王到廳上坐下曰。吾恐爾母子被擒進京。欲奏請朝廷摘釋。昨日報稱並無爾母子。卻幾時進京。見我何事。江進喜仍把前情細說一遍。少王喜從天降曰。小姐如此貞節。可把書信取來我看。江進喜曰。方才被老王強取書信去看。說過少王尋思曰。此乃父母仇人。我怎好作情。若不作情。劉氏怎肯與我結親。江進喜見其沉吟。又把許其開赦之言。陳明少王曰。爾在此飲酒。俟少停。我還有話說。江進喜領命少王入內。見父母作揖。坐在旁邊。老王問曰。劉氏差江進喜帶書前來。爾可曾遇見否。少王曰。孩兒已遇見。江進喜喜了。老王卽把書付少王看過。沉吟不語。老王問曰。爾主意若何。少王曰。兒怎敢專主。只憑父王主張。老王曰。媳婦如此賢孝。吾當奉奏朝廷。赦其滿門。只將劉奎鸞處決。成就良緣。今可寫書回覆。免使憂慮。忠孝王卽退出。取了白銀一百兩。交付江進喜曰。我今不寫復書。爾可回覆小姐。來早我父奏赦便了。此銀帶去使用。江進喜稱謝回店。入內見三人坐在內伺候。江三嫂埋怨曰。爾怎此時才回。我們等得心焦。江進喜就把少王赴敵。見了老王。劉燕玉埋怨曰。你怎去見老王。豈不誤事。江進喜曰。若不去見老王。事便不妥。就說明前事。三人大喜曰。難得他滿門慷慨。不念舊惡。江進喜將銀呈上。劉燕玉曰。爾未飽餐。如何是好。江進喜又把吃酒肉說明。劉燕玉對江進喜曰。我等今夜不可安寢。坐到四更。爾可到王府催促老王父子進朝保奏。方不誤事。江進喜曰。全家性命尚未保定。小人怎得安寢。四人言談。直到四更。江進喜起身出門。各處攔杆已開。伺候百官上朝。江進喜直到王府前。只見隨從已點燈燭。伺候上朝。按江進喜去後。老王囑少王早睡。又着女婢四更便催我等上朝。奏赦劉捷全家性命。此時老王父子梳洗飽餐完。老王向少王曰。少停爾可竭力奏赦忠孝王。劉侯通番。乃是首犯。恐帝不准。老王曰。帝若不准。待爲父相幫。憑着我父子齊心。不怕朝廷不准。忠孝王帶着劉小姐書信。父子上馬出門。只見江進喜跪在道旁。老王問曰。爾爲何還不回店。進喜稟曰。小人昨夜回報小姐。感恩無涯。恐少千歲失朝。有誤全家性命。老王曰。爾小姐如此節孝。孤父子自當留心。爾可回覆小姐。管教滿門恩赦。不須過慮。江進喜曰。蒙老千歲恩德。但不知聖意小的當候實信。方好回報。老王曰。難得你盡心。父子起身。到午門下馬。天時尚早。只有幾員官接入朝房。不多時。文武陸續前來。是早凌巧左相梁鑑。龍圖孟士元。宿閣未上朝。武士報鄺相上朝。百官迎入朝房坐下。時天下太平。天氣寒冷。帝緩至天明。方坐朝。衆官說了許久閒話。忠孝王心恐朝廷不赦。遂忘記了鄺相鼎力及帝臨朝。羣臣朝賀。單殿官囑曰。文武分班。鄺相賜坐右邊繡墩。百官分立左右。值殿官再喝文武有事啓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忠孝王執笏俯伏金階。奏曰。臣皇甫少華有事啓奏。

乞賜死罪。方敢啓奏。成宗曰：「赦卿無罪，可只管奏來。」忠孝王奏曰：「臣於四年前隨父在雲南，奉父令同劉奎璧到孟士元家射箭求婚。劉奎璧只中二箭，臣僥倖得中三箭，不虛即日行聘。不料劉奎璧包藏禍心，四月初二請臣遊江，夜宿劉園小春庭。是夜劉奎璧往外祖母奔喪，囑咐其僕江進喜燒臣，恰幸其妹劉燕玉同乳母江三嫂前來訂親，放臣從後門逃走。前表業已奏明，毋容再瀆。但劉燕玉乃臣救命恩人，今因劉捷正法在，卽伊女燕玉進京求赦，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鄺丞相怪帝徇情 劉罪臣受恩免死

卻說忠孝王細說顧太郡因次女燕玉年已長成，意欲配親。劉燕玉守貞不嫁，同乳娘逃隱尼菴，失脫首飾，被尼姑凌辱，忍耐供設。尼姑二年，昨日進京，懇臣奏赦。伊父母滿門性命，願斬伊兄劉奎璧謝罪。現有皇姨親筆書信，乞陛下念及先皇后併皇姨情面，只把劉奎璧正法，恩赦劉捷全家性命。成就臣一段良緣，感戴不盡。乞陛下龍目親視，就在懷中取書，雙手呈上。帝著內監取書前來。忠孝王平身內監呈書，帝見字跡秀美，言語哀切，心思劉門女勝於男。先皇后賢德，此女亦賢孝。乃曰：「王法無親，劉捷罪大難赦，毋容再奏。」忠孝王便再奏曰：「非臣瀆奏，冒犯天顏。臣昔年若非皇姨放脫，臣已死多年。焉有今日？若殺其父母全家，明以報前怨，則劉捷乃燕玉之父，殺之怎肯與臣完親？老母無人料理，中饋乞陛下格外施恩，仰見洪仁，被及草木。」武憲王亦跪奏曰：「臣夫妻年近半百，子居王爵，未有妻室，日後宗祀何賴？伏乞施恩，念及先皇后之面，開赦。成宗不悅曰：「你父子好不曉事，惟要媳婦妻室，把朕的國法當作甚事？朕難以徇情。」武憲王叩頭再奏曰：「非臣敢欺君，但念劉捷通書資證，知臣兒子改名連勝番兵，恐臣父子回朝報怨，實欲借番師殺臣，以絕後患，非真心賣國。望陛下念先皇后孝心，全其殘生。臣等深沐聖恩，有如淵海。帝聞言，心惻隱，卽降旨曰：「今念爾父子前功，將全案人犯寬限一月處斬，著仍禁天牢。武憲王父子謝恩，帝將書藏在袖內，刑部草赦書，重用內侍帶出法場，帝駕退回宮。鄺相退入內閣批案。忠孝王暗想：鄺相見識深明，果是移花接木之計。且香羅不知去向，遍問書童，若有知我所帶香羅，拿來自有重賞。衆僕俱不會見。忠孝王心想我的詩扇，他尙收好，他的香羅，吾便失脫，不好意思。再細加尋覓，幸喜在箱中尋見，大喜，便珍重收好。且說成宗回宮，皇甫皇后接入宮中，坐下。皇后朝拜，賜坐旁邊，成宗笑對皇后曰：「好笑爾的兄弟，貪得無厭，皇后疑惑，問何故？帝卽細說早晨事情。皇后驚異曰：「不意劉氏有此貞節，且

又書信通徹。就取出劉氏書信與皇后觀看。皇后看畢。俯伏奏曰。陛下若殺劉侯。劉氏何顏與舍弟成親。且舍弟重義。定不別娶。可憐臣妾父母。無人伏伺。宗支乏人。承接。望開天地之恩。特赦劉氏滿門。只將劉奎璧正法。帝令平身。便說曰。奈無此例。若降赦。羣臣必定奏阻。那時反失了聖威。皇后曰。陛下若斬劉捷滿門。外人定說臣妾迷惑聖恩。劉捷焉得不死。臣妾難脫惡言。望乞格外開恩。降赦。先皇后在九泉。亦感聖恩。帝因其苦求。只得說曰。今念卿賢德。只得法外開赦。皇后謝恩。帝曰。朕倘登殿開赦。大臣定有阻當。不若就此降赦為便。即着內監草詔。只將奎璧候斬。彭如澤條絞。劉捷滿門免死。限半月後伊女與忠孝王宗親同發付嶺南充軍。內監草詔完畢。帶出。依例副詔稿。送到南閣。登記號簿。然後帶往內閣。大臣見稿大驚。曰。朝廷國法如此。顛倒。劉捷乃叛逆首犯。開赦不死。劉奎璧彭如澤乃是從犯。怎應反加誅戮。不合例律。齊向鄺相梁相曰。二位太師乃鈞衡大臣。如何主意。鄺相尋思。我若同諫。此詔難行。後人定說我假公濟私。嫉妬劉氏奪嫡。遂勸曰。成事不說。逐事不諫。今皇后志孝王。違父母受苦。亦願做情。我等何必做惡人。孟士元曰。鄺老太師實寬宏大。撮成入之美。但此等律法。恐後人議論執事徇情。即令部官存案。內侍帶詔往天牢開赦不表。且說吳早刑部監斬官天明帶武士到天牢。牢官接諭。檢出劉捷奎璧顧氏吳淑娘母子杜含香母子至親七人。併山東巡撫彭如澤等。推出天牢。武士綁縛。押上斬轎。掌號呼喝。解到法場。席坐地下。候刑。旨到開刀。崔扳鳳因是處斬。自己不必前來。令家人押七具棺木。放在一邊。又備酒席活祭。彭如澤亦是家人備棺併酒席。許多軍民。前來觀看。將到已時。只見內監騎馬而來。軍民齊聲曰。行刑。旨到。劉捷滿門大驚。魂不附體。內監下馬。喝曰。皇爺寬限。旨到。快來迎接。衆官跪讀。詔畢。方知詔稱武憲王父子懇限一個月。處斬。衆官皆謝恩。內監回朝。總旨。這劉捷疑惑皇甫王爺。怎肯保奏。刑部着仍禁天牢。方回朝。復旨。崔家家人押棺回去。崔扳鳳聞寬限大悅。急趕入天牢。恭喜岳父母等。蒙天子寬限。劉捷嘆曰。有甚麼恭喜。只不過多了一月耽擱。不如早決為妙。崔扳鳳曰。今既寬限。少不得自有相好大臣奏赦。劉捷曰。我罪若能開赦的。早有大臣保奏。何待今日。但方才詔稱武憲王保奏。守山乃我仇人。怎肯為我保奏。大為可疑。崔扳鳳曰。待我去刑部打探委曲。即退回寓。且說江進喜回寓。回復寬限。包管開赦等情。劉燕王大喜曰。感謝老王父子大恩。喚江進喜曰。劉遠跪轎。去喚一輪車。待我進牢探望。即取些碎銀。交江進喜喚店家喚車進喜。飯畢。各物齊備。劉燕玉秤了三十兩銀子。包着帶付牢中。父母應用。留聲如看守房子。自己上車。江進喜跟隨。來到刑部牢前。江進喜向牢子說明來歷。牢子稟明獄官。獄官見天子寬限。心知大臣定然保奏。況有牢官囑託。即開牢門放進。

牢子引入牢房。只見滿門正在閒談。劉燕玉跨進牢房。叫曰：「爹爹母親孩兒不孝來遲。望乞雙漏大人赦罪。劉捷不悅。曰：爾作人家媳婦。丈夫功名進京。爾又到此。不怕婆婆見怪。爾太郡大怒曰：我只道爾死了。劉乾淨原來未死。尙有何顏來見父母。好個深閨女子。逃走二年。問你羞也不羞。劉捷又問曰：女兒到此。亦是孝心。只是少年人不該遠行。似此千里迢迢。況兼山遙水遠。如何一人到此。如何又到天牢。出牢露醜。夫人何出此言。太郡怒氣沖沖曰：爾道崔拔鳳之妻。乃爾女。願今對爾實說。乃是福建延平府梅姑娘之女。代嫁。即將崔家行聘。後燕玉同江三嫂逃走。值梅姑娘母女前來。方將甥女代嫁等事說明。燕玉曰：事到其間。待女兒說明。請母親息怒。劉捷曰：且容女兒說來。劉燕玉方把生母托夢訂親萬緣受苦。及進京求請老王。奏救助銀。女兒實爲守節。並非失節。劉捷對太郡笑曰：怪不得亭山保奏。原來女兒情面所致。太郡亦喜曰：我怎知爾有如此委曲。先拜劉捷夫妻。然後與劉燕玉相見。行禮。隨後與吳淑娘杜含香相見。劉燕玉把銀送上曰：此銀乃是忠孝王所贈。女兒先取三十兩與雙親應用。若用完。再取來。劉捷笑曰：難得女兒孝心。但我有相好官員。送銀使用充足。此銀實可收去。只是難得亭山父子大鑿。不念舊惡。肯收留女兒。正是厚情。又竭力救我。我竟存心害他。看來我正是殺才。劉燕玉再把老王吩咐江進喜包救。勸滿門說。明諒必開赦。遂把與忠孝王香稿呈上。衆人看畢。正言間。恰好崔拔鳳進來。劉燕玉想起舊事。不覺羞慚滿面上。前作一萬福曰：非是妹子無情。實因先母托夢。先同江三嫂已與忠孝王訂親。不敢負盟失節。不得已。逃奔尼庵。多蒙表兄不念舊惡。父母反受照顧。此恩結草報答。崔拔鳳方才省悟曰：我方到刑部打探說。是你武憲王父子念皇姨求情。寬限我心疑惑。誰知表妹有婚姻之約。若非表妹有此明眼識人。朝廷怎肯寬限。劉捷曰：我一向只道眞女婿。怎知是移花接木。難得爾少年如此厚道。日後定有好處。崔拔鳳曰：親親之道。理當如此。怎當岳父介齒。劉捷又問顧氏曰：你前來寄書。併近來進牢。因何並無說起。女逃代嫁之事。直到今日。方知細底。深負崔家厚情。顧氏曰：只因你平日做官。雖不貪財。害人。但馮爾的門生。與官員鬧事。尙務要盡力袒護。佔人便宜。凡仇人多者。必多怨恨。我若實說女逃。卻被仇人恥笑。辱沒家聲。故不言爲妙。劉捷聞言。點頭曰：論我從前凡事好勝。縱放門生。爲非。今追悔無及。故上大有此報應。言未畢。只見牢官來報曰：國丈恭喜。萬歲赦詔到。請即接詔。劉捷忙出天牢。香案已備。內侍曰：快接詔書。劉捷忙跪下。開詔讀出。方知皇后保奏。開赦劉捷滿門男女。限半個月內。將劉捷之女燕玉與忠孝王完親。發配嶺南充軍。只將劉奎璧候斬。彭如澤候絞。劉捷悲善交集。謝恩。內侍回宮。繳旨。牢官上前慶賀。劉捷入內。說明詔內言語。深感皇后大恩。顧太郡曰：難

得皇甫滿門寬洪大量。皇后這等仁慈，理當受享富貴。我等量窄猖狂，理當狼狽。只是難爲了次子。劉奎璧曰：今幸皇后施恩，雙親赦宥，孩兒乃是禍首罪魁，死於九泉，亦得含笑。衆人俱讚皇后寬恩。獄官上前催促曰：國丈遇赦，卽當出獄。劉捷曰：今勿惶間，欲到何處安歇？崔扳鳳曰：小婿寓所寬大，房屋有餘。岳父可到那邊住。日食卻又利便。暫時亦可不還，將來再慮。劉燕玉尋思：我到崔扳鳳家居，惹人嫌疑，忽聽得外邊人聲叢雜而進，欲知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念妻節少華緩婚 悔前過劉捷赦罪

卻說劉捷遇赦，欲到崔扳鳳寓處暫居。劉燕玉心辨嫌疑，忽聞外邊走進幾人，叫曰：國丈何在？劉捷聞聲疑惑，只見來了六個青衣小帽家人，跪下曰：小人乃是本府阮爺的家人，奉令押轎來請老爺們到衙中暫住。原來順天府阮龍光乃是劉捷的表弟，二甲進士出身。劉捷喜曰：爾且稍待，隨卽進內對衆人說明，可往府衙安身。劉燕玉暗喜，劉捷催促衆人起身，只見杜含香抱着劉旋對劉燕玉曰：我在此伏侍令兄，俟正法之日，我隨到法場觸死，陰魂亦可同伴。劉旋小子望姑娘撫養成人，妾在九泉感激不盡。劉奎璧對杜含香曰：我犯下彌天大罪，理應抄沒，今蒙聖恩浩蕩，只斬一人，爾如自盡，深負聖恩。況爾爲我傳詞，正望爾保惜性命，撫育旋兒長成，接吾香煙，爲是杜含香曰：妾本欲同死，蒙爵主囑託，妾當偷生，照顧孩兒，但牢中無人，妾願在此伏侍爵主，完此心願。劉捷曰：此亦媳婦深情，吾們不必相強。滿門辭別而去。劉捷又向牢官稱謝出牢，家人早已備齊轎子，各人乘轎前去。江三嫂坐了小轎，江進喜跟轎，不一時來到順天府，從中門直進後堂。阮龍光同妻辛氏迎接入內，沐浴更衣，兩下相見，坐下茶畢。阮龍光問知江進喜母子委屈，俱稱感德，不多時，席齊同飲。席間問及劉燕玉以前之事，劉燕玉就把萬緣菴如何過日，梵如如何周全，後來梵如一同進京等說明。阮龍光笑曰：難得賢姪女如此貞節，怪不得忠孝王父子盡情。阮龍光又笑曰：梵如如此修道，我有一好機會報他。現城中有一座登善庵，內住持尼已死，來日本府存案，札令梵如往登善庵充當住持，香火極盛，又有租田，頗有利益。江進喜母子向前叩謝府尊提拔之恩。劉小姐令進喜把客店內行李搬進府衙，又取了十兩銀子，交江進喜曰：此銀付你母親應用。次日梵如卽進登善庵，住持不表，且說鄰相在閣，令人抄出恩赦完婚的稿，至日斜西，回府令家人取我的名帖，把赦書送與武憲王，說是我通知，好備娶親。家人領令而去。鄰相來到樓上，素華迎接，坐下問曰：小姐因何有不悅之意？鄰相笑曰：有一件不堪之事，姐姐爾莫怪，方敢說明。素華曰：有事只管說來，鄰相就把忠

孝王父子並皇后爲劉捷求救。六部官大忿自己不好意勸住。聖駕前亦不諫阻。又令人送赦書與他。報喜等情。細細言明。秦華聞言。柳葉眉卽時雙豎。杏眼圓睜。怒曰。忠孝王大爲不該。劉氏救他。乃爲自己婚事。有甚恩德。如何赦得他家滿門。況伊父番邦囚禁三年。伊母流落綠林。二載。竟把父母仇怨置之度外。小姐爾是首相。亦不對你說一句。如此目無師長。且小姐昔年逃難。若非才學蓋世十五歲幼女。豈不死於他鄉外里。就是我投水之時。倘無恩母相救。早已葬身魚腹。他今全不念你慘死之苦。亦不記劉氏是仇人之妹。竟爲了劉氏一人。竭力奏赦。深負爾我情義。只是六部要諫。小姐何故阻當。鄺相曰。我若同諫。後人必說吾妒忌。劉氏婚姻。秦華曰。難得小姐寬洪。且喜小姐尙未露形。但忠孝王如此薄情。且待十年後改妝。只是教他貪近及遠了。鄺相曰。不須十年。方始改妝。且再作三年大臣。以報朝廷之恩。卽可改妝。秦華笑曰。正當如此。使他後來悔過。鄺相曰。方才吾是戲耍之言。然榮顯亦蓋天下。算來勝他無權王爵多矣。我差人送赦書稿。亦是使他日後說吾寬洪耳。且說送赦書稿家人。來至王府對門官說明詳細。女婢傳報入後堂。王府夫妻父子。正在閒談。忽女婢呈上鄺相抄來的詔稿。老王夫妻看過。悅曰。原來是女兒內宮求情。今鄺相亦來通知。卽將回帖交來人帶回。多多拜上鄺太師。厚意家將領令。打發下書人回去。忠孝王問曰。不知鄺恩師書內什麼言語。老王把書付與忠孝王看過。吃了一驚。卽曰。此事不好。孩兒前奏朝廷。要守孟氏三年節義。方才娶妾。今當表奏。須緩三年完親。方不欺君。亦不負孟氏貞節。尹太郡大怒曰。我常常無有媳婦。今幸皇后求情。聖上賜婚。乃天之幸。逆子要再緩三年完親。況劉捷滿門。要往嶺南。只剩媳婦單身。教他住於何處。逆子如此忤逆不孝。真是可恨。武憲王亦怒曰。媳婦何愁無處棲身。他在尼庵住過。今仍住在尼庵。何妨。太郡愈怒曰。逆子目無君親。虧我們無有媳婦。害羞不免回鄉。任爾表奏。緩婚。言訖。回顧衆婢僕曰。快快收拾行李。回鄉。衆婢僕暗笑。忠孝王不知趣。不要娶妻。致使父母發怒。當下老王夫妻怒氣冲冲。退入內去。忠孝王無情無緒。回歸鸞鳳宮。對孟小姐。畫圖前作揖曰。爲小姐守節。致使雙親發怒。小姐可知我辛苦。應忽又轉念。我今寧可得罪父母。決不可辜負孟氏。只得修下緩婚表。來早密奏朝廷。自然准奏。那時雙親雖然發惱。亦是無計可施。主意已定。至初更後。就閉上宮門。燈下具了緩婚表。方安寢。且說老王對妻曰。畜生作事認真。今日責罵不敢回答。倘來早私自上表。朝廷喜其有節。准其緩婚。那時旨下。雖任我們責罵。亦無可奈何。太郡曰。此言有理。須要提防他上表。老王曰。我有方法。卽喚過二婢曰。爾可去對把門的說。來日少王要出門。須傳雲板。倘敢有違。重責四十大板。女婢出去。吩咐門官。回復老王。老王吩咐二婢曰。你二人今夜不可安寢。可坐在屏

門內隄防。若聽得外邊雲板響，不須先來通報，速開屏門，辯是我夫妻要傳少王爺論話，立迫少王爺入房。他若不聽，爾可入來報我們阻擋。女婢領命，就往屏門背後靜坐伺候。且說忠孝王至四更後，即便起牀，亦不梳洗，忙取冠服穿戴，即令備轎進朝，令把門官不許傳雲板。家黨傳出此話，把門官暗想：老王爺要傳雲板，少王爺不傳雲板，豈不逾退兩難？忙進內來求老僕呂忠作主。呂忠曰：你不可速傳雲板，我即出來抵擋。少王爺便了，把門官稱謝，且說忠孝王吃些點心，家童回報轎即進來。忠孝王袖表走到外門，候轎到來，忽聽雲板邊響，忠孝王發怒，忙喚傳雲板的前來，一面着家將帶棍伺候，只見屏門開處，二婢向前曰：老千歲請少千歲進房論話。忠孝王曰：我當即去，只見老僕呂忠上前叩頭曰：就是小人傳雲板的，未知如何發落。忠孝王曰：你非把門的，故意違令來敲雲板，如此無禮。呂忠曰：老奴因昨晚把門官相請，多飲幾杯酒，就在那邊眠，因思上人出入，怎敢不傳雲板。實是小人該死。忠孝王罵曰：你這老匹夫，故意逆令，暫且寄這四十棍，下次敢再如此無禮，一棒打死。呂忠叩頭出去。女婢掌燈引路，來到房門前，情知父母發怒，輕輕推門而進，燈火尚明，垂手立在牀前，不敢作聲。只聽老王長嘆一聲，忠孝王自思：自居王爺，今竟忤逆親意，不孝實甚，不覺失神，立定了一會。老王披衣下牀，怒目托忠孝王一看，恨恨而出。太郡在牀帳內見兒子如此失神，心中有些不忍，便披衣起來，坐在牀沿安慰兒子曰：難得爾婦求情，方得賜婚，你竟表奏緩婚三年，教我怎不發怒。今可從速完婚，方為孝道。忠孝王只得應允。女婢送進人參湯來，太郡付與忠孝王曰：吾兒早起可吃此茶養神。忠孝王曰：母親年高，正當調養孩兒要吃，再煮來遲說罷，退出梳洗畢，將表留下，即便回到鸞鳳宮，自思：君父之命難違，我當完娶入門。那時對劉氏說，若孟氏早晚相會，即便一同完親。孟氏偷終不能相會，須緩三年，方才同牀共枕。今日分房獨宿，以守孟氏三年節義。諒劉氏亦必知禮，可聽從父母，即無異言。豈不公私兩盡。主意已定，就到偏殿稟知父母曰：雙親嚴命兒怎敢不從。但孟氏逃出生死未知。蘇氏投水已死，未得褒封，於心何忍。意欲煩母親進宮，懇請天子追贈二女封號，方得心安。然後與劉氏完親。未知二大人意下如何。老王夫妻大喜曰：此乃正理，有何不可。尹太郡曰：今日已遲，不得進宮來早為娘入求女兒，奏請朝廷，自當准奏。忽見女婢報曰：劉捷來拜，聲言定要面見二位千歲，請罪謝恩。老王問曰：怎樣前來。女婢曰：門官說是坐小轎，只有一個家人跟隨，自己滿身衣服，有如罪人一般。老王急令女婢速取王服，父子穿戴停當，吩咐少王曰：你們少年人，須要大整盡禮迎接，不可怠慢。父子同出後殿，忠孝王奔出大門外。老王吩咐大開中門，請進來到大門。忠孝王上前一步跪下曰：小婿不知岳父大人下降，有失迎接，望乞恕罪。劉捷

忙跪下來向前雙手扶起。丈夫罪惡，擢髮難數。老王如此厚禮，使罪朽惶恐無地。忠孝王曰：「岳父重家，父特請從中門進內相會。」劉捷曰：「罪朽何人，焉敢放肆？」擅走中門，言訖即走。從東角門而進。武憲王慌忙降階迎接，滿面堆笑曰：「小弟不知老親翁降臨，有失迎接，獲罪不小。老親翁如此過謙，大為不該。劉捷趨前謝罪曰：『犯官罪重，山岳老千歲滿門厚德，深似淵海，復蒙賢喬，得如此隆禮，益深犯官罪逆。』」老王向前一同跪下曰：「老親翁如此，豈不折殺小弟二人？」對拜。劉捷心中偏促不安。老王恭請從中央上殿。劉捷欲從偏階，老王執手扶之上殿，尊其上座。劉捷苦辭不得，即分賓坐下。老王謝罪曰：「兒輩年少，無知進表得罪老親翁及弟得知不及阻當，大為不該。再緩幾日，必當力奏，使老親翁免往嶺南。」劉捷曰：「犯官罪大，滅族尤輕，今只遣戍，足感賢父子捐棄前仇，並蒙收留小女，洵是天高地厚之恩。」老王曰：「如今欽限期迫，待弟擇吉通知，便好行聘迎娶。」劉捷大驚曰：「非是犯官無力賠貼嫁妝，實是賁賤不相，常難以回帖，不須行聘。只是擇吉犯官就將小姐送到府上完親，已感恩不盡了。」老王曰：「禮無不敬，老親翁不必過謙。小弟自有區處，說畢，劉捷辭別。」老王父子挽留曰：「待小飲幾杯，回府未遲。」劉捷稱謝曰：「後日領情。」老王吩咐將轎打進殿前，便請劉捷上轎。劉捷苦辭，老王父子強扯上轎，令人扶轎從中門出去。父子步行送畢，回進後宮。對太郡說明備細，即對忠孝王曰：「凡人困難之際，須要留他體面，不可冷語相加。今我隆禮相待，使他自覺有愧，並見我寬洪大度，今當煩衛華亭為媒，求取庚帖好擇吉期。且說劉捷回衙，與阮龍光等說起方才武憲王子父厚禮相待，自悔當初為人強暴，以致今日顧氏曰：『有大量必有大福，怎比爾一味強暴，縱子為惡，今當差人送女兒庚帖前去，好待擇日。』即便備下金字庚帖，差人送往王府，一面發出銀兩，備辦妝奩物件，伺候行嫁。未知劉奎璧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降褒封詔尋節女 慶新婚夫拜嬌妻

卻說劉捷因子劉奎光文武全才，智勇兼備，不勝歡喜，而劉捷亦素來慷慨，不貪財物，成宗秉性仁厚，今既赦劉捷充軍，後來復官，亦未可定。劉捷一出天牢，便有許多門生故舊，相好大臣，特來探望，奉送財物，手內甚是充足，遂付銀備辦妝奩不表。且說武憲王將庚帖煩欽天臺擇日。次日尹太郡趕緊梳妝，即便上轎，來到後宰門下，轎把門內監迎問曰：「太郡莫非要見娘娘麼？」太郡曰：「正是。未知聖上可幸宮中否？」內監曰：「皇爺坐朝未退，娘娘卻在昭陽宮。」太郡步到宮前，候旨。內監進宮奏請皇后曰：「啓上娘娘，尹太郡現在宮門候旨，皇后久不見母，一聞此言，心中大悅，就令宣進內監。」

出來宣召尹氏手執玉笏進宮朝拜曰臣妾尹氏朝見願娘娘千秋皇后立起身來道母親平身賜坐宮女獻坐太郡曰臣妾久欲進宮恐大臣疑有私弊故不敢前來皇后問曰哀家前日力奏開赦劉捷全家未知賢弟何日與劉氏成親太郡曰爲着劉氏婚姻臣妾特來進宮奏請娘娘轉奏聖上誥封孟氏蘇氏爾弟方敢與劉氏成親皇后問曰蘇氏何人要求誥封太郡就把蘇映雪母女來歷並代嫁行刺投水等情說明皇后謝曰難得蘇氏不貪富貴如此節烈實屬罕有太郡又把劉燕王在尼庵三年受苦事情細說了一遍皇后曰三女如此節義理當封贈母親且回待聖上回宮女兒卽當啓奏諒無不准之理太郡謝恩辭別回府皇后深喜三女節烈惟恐朝廷不准不一時內監報曰皇爺回宮了皇后出宮接駕入朝見畢坐在旁邊帶曰今日退朝爲時太早與御妻下棋作耍何如皇后道妙極太監取過棋盤及黑白子來帝后對奕原來皇后的棋勝過天子當下皇后大敗輸了三盤帝心大喜撤去棋盤問曰御妻下棋素稱高手今日連輸三局未知何事關心如不經意皇后忙跪下曰臣妾實有事關心無意下棋罪該萬死帝令平身問曰卿有何事關心不妨明白奏來皇后奏曰早間老母入宮懇妾待奏陛下求恩誥封三女使臣妾之弟皇甫少華好得完親帝曰三女乃是何人要誥封誥皇后細把孟氏改妝逃走蘇氏代嫁投水劉氏尼庵受苦等情一一奏明帝問曰蘇氏何人皇后再奏蘇氏出身及行刺之事帝駭異曰孟氏劉氏雖甘守節亦是分內之事獨有蘇氏最爲奇異彼特小戶女流不貪富貴情願投水亦是爾皇甫門中大幸三女俱能節烈理合褒封卽降旨封孟氏爲正室王妃蘇氏映雪爲義烈夫人劉燕王爲節義夫人着內監備辦封誥帝向皇后曰朕前日只道孟氏已死甚不過意今知孟氏既係潛逃朕欲頒詔天下查訪孟氏與爾弟完姻方遂朕意皇后道臣妾父弟征番回朝榮封王爵天下週知孟氏若在人世定早已進京相會今延日久杳無音信諒因難受奔波之苦以致身死無蹤帝曰不然吉人自有天相孟氏有此貞節決非夭折之人或有事耽擱或不知備細故無踪跡朕若重賜賞格自有知風出首抑或自來相會亦未可知此女乃朕迫走若不回來朕甚不安傳旨細將孟麗君逃難始末以及容貌年紀並跟隨榮蘭女婢一一開明不論士庶軍民人等如有收留獻出者賞黃金五百兩綵緞五十疋知風報信者賞黃金一百兩綵緞十疋該地方官高陞三級降詔通行天下無論州府郡縣關津渡口俱要張掛旨下內監傳出該部官立卽差官捧詔分發十三省尋訪不表且說內侍捧了封誥連忙上馬來到王府忠孝王忙排香案接了封誥供奉偏殿次早備下祭禮正中麟鳳宮供奉孟氏封誥並畫圖一幅左首碧鸞宮供奉蘇氏封誥右邊金雀宮作劉氏臥房安頓停當先去祭奠孟氏忠孝王行了三跪

九叩首。隨後老王夫妻作揖曰：媳婦貞節可敬，宜受我們一拜。祭長上無拜下之禮，只好打躬。然後燒化紙錢。又到碧鸞宮，令女婢排列祭禮。蘇大娘泣辭曰：小戶之女，蒙聖恩褒封，已是受恩不起。復蒙祭奠陰魂，如何消受。老王父子曰：令愛這等節烈，正當百拜。忠孝王拈香跪下，亦行了三跪九叩禮。隨後老王夫妻又上前打躬。大娘泣曰：吾兒如此專用，亦可以無憾。願你早昇仙界。女婢焚化紙錢，各各退去。須臾，欽天監差人送喜柬來了，啓視之，乃擇於十二月十三日行聘。十七迎娶，只因不日行聘，令華亭侯衛煥爲媒，預送吉期到府衙交與劉捷。光陰迅速，已到行聘之日。王府中便結綵懸燈，笙簧並奏。華亭侯上轎，押了聘禮，來到府衙。阮知府迎接入內，茶罷請酒。原來劉捷雖已遇赦，因自慚犯罪，不便見人，並煩表弟代發回聘禮物，亦極豐盛。滿朝大臣皆差人到王府送禮，紛紛登堂致賀。這幾天鬧熱非常。鄺相亦備禮往賀。前一日，老王夫妻商議曰：我等滿門深感鄺相大恩，今孩兒畢姻，宜預先下帖去請師娘梁夫人來此拜見。忠孝王曰：如此極好。但他的岳父梁相，義父康若山兩對夫妻一齊請來，方不失禮。老王夫妻稱是。令人備了三副請帖，寫着老王夫妻姓名，令家將送到相府下帖。女婢帶入後堂，交與梁相夫妻，並請轉交鄺相。不須臾，鄺相已到。梁相把帖交他看過。鄺相問曰：岳父梁相，前住否？梁相曰：伴新郎乃少年的事。我老人家不便去。況我去又坐位不便。女兒去與不去，你們夫妻去商議罷。鄺相點頭退出，持帖回房。素華問曰：家父喚你何幹？鄺相笑曰：門下要請爾我去伴新婦。言訖，把帖付與素華看。素華曰：你要去麼？鄺相曰：吃喜酒如何不去？爾要去否？素華曰：家母今在王府，我去豈不敗露？鄺相曰：不中用的東西，虧我日在朝堂與父兄言談，若是爾這樣膽怯，怎好作官？素華曰：我無你的伎倆。次日已是十二月十七日，婚期既到，文武官員俱至王府慶賀。偏廳上預先請一班馳名戲班，演唱侑酒。惟孟士元尋思自己女兒身死，作成劉氏受享，心中傷感，只到王府略坐，卽託事辭別而去。老王夫妻父子深念鄺相恩重，定要請他夫妻前來受我們一拜。忙令家人往相府催請。家將到府下催帖。女婢報入內堂，來見鄺相曰：忠孝王已遣家將來催。鄺相曰：你回他卽便前往。女婢退出，回頭來人。鄺相穿上新公服。素華曰：你當真敢受他下拜麼？鄺相曰：他既貪新，我就就他滿門富貴，卽受他夫妻拜見，何妨？來到後堂，適值景夫人坐在後堂，問曰：你提拔忠孝王恩深，小女何不同去受拜？吃幾杯喜酒。鄺相曰：令愛過謙，不肯前往。景夫人笑道：自己的門下，何必太謙？鄺相走出上轎，執事跟隨。來到王府，忠孝王忙出迎接。鄺相就在轎內，答了半禮，請大轎直入後殿。文武俱在庭中，文東武西，各立定位置。文官打拱，武官作揖。武憲王降階迎接。鄺相步進偏殿。鄺相乃是右相，除左相不來。他就是第一人了。况是恩師，坐在東首第一位。衆官

依次而坐。武憲王主位相陪，忠孝王坐在下邊。茶畢，老王問曰：「梁相年高，這就不敢強請，但令正夫人、老太師何不請他同來？」受小兒拜見呢。鄺相曰：「拙內偶染小恙，不能前來領情。眾官笑曰：「鄺相真是豪爽，一請便來。」老王曰：「小兒沐鄺大師大恩，屢思拜見師娘，無由可觀，今幸值新婚，正好拜見。」老太師怎麼託言有恙，即吩咐二名家人押了一頂大轎，帶了太郡的名帖前去，並令二女婢，前見梁夫人，說是太郡必要恭請，若再不來，太郡即親來拜請。家人領命，即要起身，鄺相尋思：「太郡親臨，便難推卻，不想出一絕妙的計來。」令家將且住，即向武憲王曰：「拙內近來好吃酸物，手足浮軟，恐是懷孕，故不便前來。」老王暗想：「若是孟氏改妝，梁夫人怎得懷孕？我真是顛倒，疑是女流，即打躬曰：「這是恭喜事，老夫便不敢相強。」眾官曰：「喜沖喜，恰是不宜。」連忠孝王亦信鄺相真是男子。老王對少王曰：「你去打發轎馬迎娶。」少王退出。按此時京城內的風俗，已無親迎之禮，乃是媒人代去。於是衛衛煥便坐了八人大轎，押了花轎，鸞駕執事音樂一路而行，來到順天府衙門。阮知府代嫁姪女，大開中門，衛煥步入花廳，獻茶畢，向阮知府曰：「煩勞老先生催促，令姪女登輿，免使誤了良辰。」阮知府令屬下官員陪侍媒翁，自己入內催促起行。是日劉燕玉鳳冠霞帔，繡袍朝裙，上前拜辭父母，依依不捨。碩太郡抱住涕泣曰：「從前我不知爾盡孝，不把爾當作女兒，誰知你今竟救了滿門，纔知爾的孝心。正當愛惜，卻又娶即日分離，不知此後可得聚會。噫，真是令人腸斷。」劉氏曰：「母親不必過慮，待女求公公保奏，或蒙免戍，亦未可知。」劉捷曰：「這句話切不可說，我的罪案，能得遣戍，已屬萬分便宜，若再說免戍之言，就惹看諍，說我貪得無厭，還有一要緊話，爾須切記，我們如今失勢，不比當初的勢力，今感賢壻不棄，娶你為妻，實屬萬分之幸。凡言語之間，須要恭敬，不可狂妄誇口。若人待慢，劉氏曰：「這倒不要叮囑，女兒平日作事謙恭，決不有失。」阮知府夫妻催促，速速動身。劉氏只得拭乾眼淚，辭別父母。阮知府夫妻扶小姐登輿，江進喜母子隨嫁上轎。四名女婢，許多嫁妝，人役管押在後。三聲大砲，花轎起行。葦亭侯押了半朝鑾駕，乘馬而行。鑼鼓喧天，花砲震地，士民爭觀。巷塞街填，送巧往返，俱從孟龍圖府前經過。孟府書童自起先，媒人押嫁過去，逐報與女婢道：「王府迎親，實在鬧熱。」女婢俱叮囑道：「若待娶回，須報知同看，及至娶回之時，童僕果然進內，密報眾婢，俱到府前觀看，恰巧韓夫人在後堂交椅坐下，並不見一個女婢，又聞外邊清音響耳，火砲連天，更有喝道之聲，悠悠揚揚而過，心疑莫非迎神，如許喧鬧，一會兒方見眾婢家童，喧笑而入。韓夫人罵曰：「你們從那裏來，這等歡喜。」家童曰：「只因王府迎親，從府前經過，用半朝鑾駕，坐八座轎，呢金轎的大轎，又有四五對銜牌執事，開鑼喝道，十分鬧熱。」韓夫人聞言大怒曰：「可恨忠孝王，好生無禮，娶吾兒仇人之妹為妻，又坐着八座。」

故意走我們前，喝道：「開鑼！從我府前走過，目無尊長，氣殺我也。」方氏媳婦勸曰：「婆婆不要動氣，總是姑娘福薄，若姑娘在日，劉氏乃是偏房，見了姑娘，即當下拜，莫道不敢僭用，鑾駕八座亦不敢從我府前經過。定打大轎，從別路而去。」總由姑娘死得太早，劉氏命好，故有這等威風。韓氏想念女兒，又恨着女婿無狀，不早約束家人，敢強聲勢，從我門前往返經過，正發怒間，恰好益士元回來，問知緣故，勸夫人道：「忠孝王雖是不該，總由女兒福薄，早亡。此所謂人死人情忘，說有何益？」韓夫人曰：「可恨前日假裝情義，騙取女兒的畫圖而去，他既薄情，我日後定要討還，方消吾恨。」士元曰：「賢妻好孩子氣，他既愛劉氏，還惜女兒的畫圖，即還來何益？反傷和氣。」韓氏曰：「可憐我女兒，恨無踪跡，漸漸生起病來，亦是鄰相數該相認，以此患病，這是後話不表，且說劉府新人的彩輿直入王府，停在通道之上，不須臾，良時已到，樂人細奏音樂，女婢扶出新人上殿，並請忠孝王出來，一同參拜天地，禮官讚禮，衆官請丞相往觀，新人拜堂若何。鄰相曰：「此乃美事，怎麼不去？」即同衆官步到大殿，只見一對好夫妻，正在拜執，新人的身材卻亦細小，金蓮又不滿四寸，先敬天地，拜了八拜，次謝皇恩，又拜了八拜，回轉身來，即欲拜父母。老王曰：「爲人須當念舊，若非鄰恩師提拔，我等不知流落何方，須先謝鄰恩師。」忠孝王向前來請鄰相受拜，鄰相固辭曰：「養育之恩，並於兩大，宜父母爲先，下官怎好僭越？況年輕德薄，何肯受拜之禮？」忠孝王曰：「承蒙提拔，門下一門恩，參天地，理當百拜，休要過謙。」老王曰：「師生名分，怎論年紀？」衆官亦曰：「鄰大師正當受拜。」鄰相尋思：「以恩而論，我卻有恩於彼，便受拜何妨？」老王父子二人，便把鄰相扶到上面，當中坐下，禮官喝禮，少王夫妻跪下拜了四拜，即欲起身。老王即阻攔說：「丞相厚恩，何妨百拜？」鄰相只得坐下，再受四拜，便起身謝曰：「得罪了，於是少王恭請爹娘，並肩坐上坐，而後夫妻雙膝跪下，端端正正亦拜了八拜，拜畢，又夫妻二人對面交拜，笙簫並奏，送入洞房，床沿坐下，女婢揭了新人的「紅」忠孝王偷看新人的面貌，雖然美容，但因受苦日久，有些清瘦的形狀，方飲了三杯合巹之酒，女婢報曰：「請少王爺出來宴客。」少王令女婢伏侍新人，自到銀鑾殿入位，與衆客坐下，戲班送戲文前來，首席乃是鄰相，老王請鄰相點戲，鄰相故意點了女狀元全套戲，班隨即登臺演唱。二女日前來偷酒，年俱十三四歲，亦甚美麗，一則敬重鄰相位高，而且少年美貌，加倍小心敬酒，酒至半酣，鄰相滿面笑容，實二女日各三大杯，未知鄰相情動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劉皇后陰魂救親

舊國文滿門遇赦

卻說二女且吃了三杯酒，面上泛出桃花，愈見嬌媚。鄺相酒興勃發，拖二女且坐於兩腿之上。老王笑曰：「鄺大師竟這等不老實，須要盡興方休。」忠孝王暗忖：「鄺相如此好色，怎說他是女流？」衆官直飲到日影斜西，鄺相離席。老王挽留曰：「天色尚早，請再暢飲。」鄺相笑曰：「下官已醉，失陪了。」卽拱手退出。忠孝王入內對江三嫂曰：「爲了夫人守節，累爾尼庵大受苦，多日的厚德，何以圖報？從今而後，還望爾陪伴夫人同寢。」江三嫂不知何意，只得允諾。忠孝王辭別出宮。江三嫂疑或入內問燕玉曰：「忠孝王怎麼不在此安寢？」劉氏曰：「他要到外書房安寢。」江三嫂曰：「他總在此多時，有甚麼話呢？」劉氏曰：「不過說些別後的事情，要替孟氏守節三年。」孟氏若早相會，便一同完親。孟氏若不能會，須待三年之後方與我成親。」江三嫂終竟少見，叫苦曰：「孟氏而今無跡，尚不與他成親，倘孟氏相逢，小姐將置身何地？妾實爲小姐憂慮。」劉氏曰：「這卻不妨，他乃是個男子漢，豈無好色之心？此番不與我點染，乃仗義守節，既不負孟氏，怎肯負奴家？爾可不必憂慮。」江三嫂曰：「但他人之心，不似前心，今夜我當在何處安寢？」劉氏曰：「今夜可同我安寢，來日再備牀罷。」江三嫂稱是，寬衣上床同寢。忠孝王回鸞鳳宮，只見燈燭輝煌，香茗已備，就令書童安寢，不必伺候。我亦要安寢了。忠孝王把香茗茶菓供在孟氏圖前，拈香祝曰：「卑人不敢與劉氏同牀，表白我義不負小姐厚情。小姐陰魂可知我心否？長嘆一聲，方收拾安寢。明早起來梳洗完畢，自有幾位官員前來慶賀新婚。忠孝王禮待畢，方入內向父母請安。」太郡問曰：「媳婦性情若何？」忠孝王曰：「孩兒有一言，望母親勿怒，方敢稟明。」太郡曰：「有話便說，何必躊躇？」忠孝王把昨夜與劉氏議定，俟孟氏相會一同完姻，媳婦甚是歡喜等情，一一說明。母親如果不信，可問媳婦。孩兒若有異言，便是欺騙不孝的大罪。太郡不答，卽起身來到金雀宮。三女婢通報，劉氏慌忙出接入房，移椅請太郡坐下。向前拜謝，救他滿門之恩。太郡扶起曰：「自己骨肉，何必言謝？卽命坐在旁邊，茶畢叱退女婢。」問曰：「媳婦何故許小兒三年後完親？」劉氏曰：「令郎欲守孟氏三年之節，有情有義，此乃美事，可敬之至。怎麼不從？太郡知其心願，又見美貌，心中好不歡喜。一面退出，向老王說明。媳婦賢德等情，是我們命中不該早得孩兒所致。」老王笑曰：「此是我家門有幸，故出此義夫節婦。三年易過，何必性急？太郡稱是。忠孝王恐劉氏疑其有異心，卽便進宮與劉氏言談，親熱無比。劉氏終有孝心，完親後，心想老父如何受途路風霜，無奈限期勿迫，緣劉捷不貪財物，合當有救。忽一日，皇后在宮等候聖駕，至日午身子困倦，凭几而臥。只見宮監報曰：「劉娘娘駕到。」皇甫皇后心思我乃正宮，管他甚麼娘娘，只見外面一位婦人，正宮打扮，生得瓜子臉，桃腮杏眼，面上有一點珠砂痣，緩步而來，幽嫺貞靜。皇后十分敬重，起身迎接曰：「哀家不知娘娘駕到，有失遠迎，只見那婦人作禮曰：

俺乃前皇后劉氏。只緣福薄。產後身亡。賢妹有福。不久定產麟兒。爲因逆弟奎璧存心不善。欲害賢妹。滿門又不料老父縱子。造下彌天大罪。感蒙賢妹滿門大德。奏免死罪。發遣嶺南。但念父母年老。怎受遠路風霜。茲幸有機會可乘。懇賢妹代奏主上。免老父發遣。逆弟奎璧得已全屍而死。妾當保佑賢妹早生麟兒。以主社稷。言罷。拱手而去。皇后乃知是前皇后。卽來挽留。不覺跌下一交。從此驚醒。方知舊寢。自思先皇后生前賢淑。死後託夢必真。但朝廷不肯免遣。如何是好。但方纔劉后說有機會可乘。不知有甚麼機會。忽見內監報曰。皇爺回宮了。皇后出宮跪接。聖駕入宮。當中坐下。皇后朝見畢。賜坐旁邊。皇后奏曰。臣妾方纔書寢。會見先皇后。劉氏前來託夢。帝問曰。所託何事。皇后就把夢中之言奏明。願求陛下念先劉后的孝心。赦免劉捷充軍。並赦免劉奎璧一刀。賜他全尸而死。帝曰。朕亦知卿賢淑。恐朕不肯開赦。託言先皇后託夢。以感動朕心。奈劉捷罪大。難以開赦。皇后曰。果然是先皇后託夢。臣妾怎敢冒奏欺君。帝微笑曰。若果是劉氏託夢。可記劉氏的相貌。說來對不對。皇后曰。先劉后將及六尺身材。身軀清瘦。瓜子臉。雙眼含俏。面上左邊有一點紅痣。砂痣四寸金蓮皮骨潔白。是也不是。帝笑曰。爾問宮娥。自然知道。劉后的容貌。朕豈不明白。皇后再三爭辯。帝曰。不必爭辯。卽使果是託夢。亦難越例。豈有叛逆重罪。只絞死劉奎璧一人。而劉捷免遣充軍。羣臣怎肯容情。朕亦難以曲法。言未畢。只見內監奏曰。今有兵部尙書雍倫奏稱。雁門關三邊總制使劉奎光大勝韃靼。謹具表奏捷。事關軍情重大。不敢遲延。請旨定奪。帝筆太監拆表開讀。其表如下。

雁門關三邊總制官罪臣劉奎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願以身代父母受刑事。竊罪臣叨蒙聖上天恩。委以邊關重任。惟當干戈未定之時。日操兵練將。及烽火忽起之際。敢不捨死忘生。以圖報効。卽今望于國起兵二十萬之衆。攻城犯界。罪臣寤不安席。食不甘味。困則臥戰馬之鞍。渴則飲匈奴之血。朝夕之間。實無寧晷。是以不及數月。單于軍望風遠遁。叩轅求降。軍民悅服。罪臣何敢言勞。但報答陛下之恩。差可無忝矣。不料罪臣之父與弟受國家格外之恩。不圖報効。反假公以作私怨。罪惡之大。一至於此。雖王法當誅。罪在不赦。而爲子之心。何忍聞垂暮之親。遭此慘死。今特懇懇垂憐。惟願身與妻陸氏。代父母之刑。本當卽赴都中。以候王法。因恐雁門關失守。敵人乘虛而擊。難保京師咽喉。右臂。臣惟疏待皇上。另差武將到關。交卸帥綬。戎政等情。當卽帶同妻子。自縛到關。以受斧鉞。不勝待命之至。謹具表以聞。

卽說皇甫后聽了表語大喜曰。原來先劉后的陰魂。如此有靈。早知劉奎光大勝番軍有功。特來懇求恩赦。故說有機

會可乘帝曰朕非無情不赦奈不合律例今幸有此機會著委筆太監草詔今念劉奎光征番有功其父及弟皆當減等處治方見賞罰分明限來日差刑部官將劉奎璧慘死牢中免其法場暴發身首兩分至於山東彭如澤解往嶺南充軍劉捷夫婦免往充軍再賜劉奎光二品公服榮身另發一道詔往雁門關並發金銀綵緞賞給劉奎光部下將士刑部官領旨先準備武士來早結果劉奎璧的性命這個消息報入武憲王府中武憲王夫妻父子聞得劉捷赦免充軍十分歡喜劉燕玉悲喜交集喜的是父母遇赦悲的是劉奎璧性命不保忠孝王雖夜宿鸞鳳宮常到金雀宮中與劉氏茗談當下忠孝王入宮向劉氏道恭喜岳父母已免充軍劉氏泣對忠孝王曰家兄承訣妾欲明日入牢一訣未知相公肯使妾往否忠孝王曰此雖正事但少年女子不宜入牢恐我雙親不從爾當稟明家父母方好劉氏曰相公富同妾去見翁姑方可忠孝王允許夫妻同到花廳來見老王太郡見禮畢坐在兩旁忠孝王就把劉氏來早欲到天牢訣別兄長的話稟明特請二位大人定奪老王曰論理少年人不宜往天牢但兄妹之情前去固未能已不宜過哀有傷身子我兒不必前去忠孝王曰孩兒本不前去遂與劉氏稱謝退出江三嫂曰我等母子亦欲隨往劉氏曰同去極好是夜安寢次早那劉氏趕緊梳洗飽餐辭別翁姑丈夫上了小橋江進喜母子跟隨來到天牢進喜叫開牢門劉氏入內只見劉捷夫妻並崔板鳳俱在劉奎璧一見妹子心中不悅埋怨曰賢妹好不識禮法何為到此未知為甚厥意思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懷嫉妒奎璧亡身 逞勢力三嫂結怨

卻說劉奎璧埋怨妹子道多蒙武憲王等厚情收你為媳你凡事須要仔細少年人怎好到此倘翁姑丈夫不悅豈不利害劉氏泣曰妹子念及兄長將次永別怎好不來已會稟請翁姑求過丈夫承蒙俯允方敢前來劉奎璧曰難得妹夫滿門仁德你若回去乞拜二妹丈說我前日所為乃天折舉動悔之莫及妹丈救我父母的深恩只好來生報答切勿怨恨我的前非劉氏曰妹子回去自當說明只恨妹子女流不能代哥哥受罪心實不忍劉奎璧曰休說不知足之言我今能得全屍又免露人耳目必是皇后求情朝廷故有恩旨只見外邊刑部官已帶武士到來催促曰午時已到勿人速退不可誤了時辰劉捷夫妻怎肯相放抱頭大哭按此時已是午時已過刑部官着急曰午時已過作速下手武士一擁入內把眾人圍住喝曰聞人速退便扶劉奎璧奔入牢後劉奎璧情知難免一同起身不一時武士動手已

將劉奎璧絞死。開門出來。劉捷全家。連忙趕進牢後曠地。只見奎璧已死。向前抱住大哭。軍官上前撫慰曰。令郎已死。哭亦何益。劉捷着人買棺收殮。顧氏向劉燕玉曰。感蒙帝后及親翁恩德。滿門得保殘生。我來日擬親到王府拜謝。並請親母引我進宮。叩謝帝后。便好移家住雁門關居住。你可預先。及明親母劉氏稱是。便同江三嫂母子。回歸王府。治值老王父子同太郡蘇大娘。正在閒話。劉氏叩見完畢。卽把劉奎璧近狀說明。忠孝王嘆曰。劉奎璧之才。未始不可大用。只緣立心嫉妒。以致慘亡。豈不可惜。老王曰。劉府家山甚好。大舅奎光。昔年在京。見其人品。舉止甚屬正直。且智勇雙全。日後官職定不在我等之下。劉氏謙遜道。寒門怎敢高比。遂把母親明早要來叩謝救命之恩。並請婆婆一同進宮。叩謝帝后恩德。方好起行。往雁門關等語。一。言明。太郡笑曰。忝在至戚。理合扶持。既要進宮。老身自當同往。是時安歇不表。次早未及巳。牌門官報曰。國丈夫妻坐着小轎前來。老王夫妻同兒媳齊到後堂。忠孝王來到二門跪接。劉捷夫妻下轎。扶起少王。步進後堂。老王夫妻領劉氏。降階迎接。太郡姑娘請顧氏進內備酒相待。老王父子就在後殿備酒。款待親翁。劉捷立起身來拜謝救命恩。卽便辭別回去。移時劉燕玉引母入自己宮中。江三嫂拜見。顧氏見宮中陳設許多玩器。暗喜女婿必定夫妻相得。劉氏曰。房中寬大。母親不必回去。就在此間與女兒相伴。顧氏曰。爲娘亦不思回去。但賢婿在此。我怎好在此。安歇。劉氏曰。丈夫長在鸞鳳宮。安歇從未會宿於此處。顧大郡大驚曰。這是何故。莫非嫌我門戶寒微。故不與同牀麼。劉氏曰。這卻不是。爲因要守孟氏之義。三年後方與女兒完親。雖未與女兒同時。而日間常到我房中言談一切。情意甚濃。卽會姑待我亦厚。女兒清閒無事。只是用心觀看相命書。學習相法。顧氏曰。賢婿與孟氏。真是義夫節婦。怪不得滿門榮顯。卽問江三嫂曰。老王夫妻款待你母子若何。江三嫂曰。王府人家。以上賓禮待我。十分相敬。其時天色尚早。劉氏引了母親來到鸞鳳宮。看孟氏圖形。顧氏細看之下。嘆曰。孟氏形容。有如瑤池仙女。你兄妄想成親。竟新送了性命。劉氏卽差人到順天府。說明母親今晚要在王府安歇。是夜顧氏與女兒同寢。因要遠離。一夜直說到天明。何曾合眼。天明起來。王府備酒相待。顧氏先謝救命之恩。後說要煩太郡引入宮中。叩謝帝后大恩。尹太郡允諾。換了衣服。便同顧氏上轎。來到後宰門下轎。把守禁門的小監。見是二太郡。忙問曰。二位太郡莫非要見娘娘麼。二太郡曰。未知聖上現在何處。內宮曰。主上正在正宮。二太郡步到正宮外候旨。把門的內監報入宮中。恰巧帝后俱在。內監奏稱。前太郡顧氏。今太郡尹氏。俱在宮外。欲進宮叩謝帝后恩德。請旨定奪。成宗謂皇。后曰。劉家罪重。婦人貪得無厭。朕當退宮。不居以禮相待。言罷退出。皇后傳旨宣進。二太郡進宮。各執玉筯。俯伏朝見。

口稱臣妾朝見。願娘娘千秋。皇后站起身道：二位母親平身。賜坐。二太郡當下平身。尹氏推顧氏坐於左首。顧氏固辭不敢。皇后曰：尊夫與家嚴乃同朝僚友。太郡又係先皇后母。亦即吾母。何必推辭。顧氏只得坐下。茶畢。顧氏謝曰：臣妾丈夫兒子。造下彌天大罪。又累娘娘滿門離散。多蒙滿門大德。捐棄前仇。內外相助。力求赦免。死罪得蒙聖主天恩。滿門俱全。蟻命臣妾特來叩謝。娘娘慈恩。並求轉謝萬歲天恩。臣妾等惟有焚香頂禮。拜祝皇體永固。娘娘早育鳳兒。這是臣妾等之至願也。皇后曰：哀家本欲保救二國舅免死。奈法律難容。不能免罪。哀家之心。實耿耿不安。何勞言謝。君臣謙遜了一番。內侍呈上酒席。君臣同飲。宮女奏樂。酒過數巡。皇后令停了音樂。密問尹氏道：兄弟夫妻未識相得否。雙親大人諒必清健。尹氏恐傷顧氏之心。不便實說。未曾同牀。乃奏曰：臣妾夫妻託庇粗安。媳婦謙恭有禮。兒臣自然相得。但願太郡進宮之後。便要移家往雁門關。大國舅任上。使臣妾惆悵不安。皇后點頭道：劉國丈今已年老。前往雁門關。卻是正理。母親不必憂慮。酒到半酣。君臣起來散步。尹氏方向皇后說明兒子義守孟氏。給期同牀之事。皇后嘆息曰：得此義夫節婦。誠為皇甫門中之幸。止須夾席散謝。別皇后賞給顧氏黃金三百兩。尹氏首飾數端。二太郡謝賞。出宮上轎。回歸王府。劉燕王迎接入內。略談片刻。顧氏即要辭別。尹太郡又贈了許多寶物。顧氏上轎回歸府衙。見阮龍光滿門及丈夫俱在。顧氏細說皇后及忠孝王滿門威德。並說女婿伴圖鴉宿等情。眾人各讚嘆了一番。劉捷曰：巡撫彭如澤已發文解往嶺南充軍了。所有次兒的靈柩奎璧。前遣人夫擡到萬法寺寄頓。方纔已擇定一月後。擇棺回鄉。已着周義喚齊人夫伺候起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早是第三日了。江進喜同周義擡了奎璧棺柩。即便起程。再過了兩天。搬家的吉期已到。亦有相好的官員。並舊日的門生。奉送程儀。忠孝王夫妻直送到十里之外。方纔分別。劉捷自抵雁門關。父子久別重逢。悲歡交集。後來長子劉奎光。屢立奇功。直封到北平王。永鎮雁門關。吳淑娘所產次子劉貴。六歲夭亡。杜含香之子劉旋。長大含香教子嚴緊。使從名師學業。因遵丈夫奎璧的遺囑。不許習武。到了十七歲。高中第四名會魁。殿試二甲第一名傳臚。選為翰林院檢討。旋以深曉天文。遂升欽天臺。按下不表。且說江三嫂在王府內。其子江進喜。素知母是小戶出身。為人易喜易怒。往常每諫其須要謙恭。及江進喜擇棺去後。無人進諫。每見尹太郡與蘇大娘賓主對坐。他自思蘇大娘亦是乳娘出身。自己的女兒。已投水而死。孟小姐又無蹤跡。回思我母子二人。有恩於少王。劉夫人是他乳養的。比了蘇大娘。豈不更加威風。凡遇太郡與蘇大娘坐談。他亦上前言語。原來太郡乃寬洪大量之人。就請他同坐。他即坐下。凡言語之間。每譏刺大娘。且不時睡毗。藐視蘇大娘。大娘知他小人得志。即便

輕狂並不與他交言，佯作不知。江三嫂反恨大娘不睬他，自此以後，常與太郡同坐，遂吩咐女婢曰：蘇大娘與我同是乳母出身，你們既稱他大娘，亦須喚我江大娘，方是道理。衆女婢私相告語，道：蘇大娘乃儒秀之妻，不得已而爲乳母，且爲人謙恭有禮，所以相敬如賓。他乃小人之輩，爲人驕傲逞勢，與我等同是下人大娘的稱，誰肯喚他？那三嫂見妾婢不稱他大娘，反不睬睬他，心中不悅。忽一早，蘇大娘梳妝畢，瑞柳拿了一隻面盆到廚房，向女婢取些熱水與蘇大娘洗面，恰巧江三嫂亦來取水，與劉小姐用。故意把瑞柳撞得險些跌倒，面盆跌落地上，遍地是水。瑞柳不悅，曰：三嫂爲何把我面盆連水撞倒？江三嫂厲聲曰：你不避我大娘，反叫我大娘倒避你不成？瑞柳曰：你是空手，怎叫我避你？江三嫂並不答他，只管向前見鍋內只有半鍋熱水，忙取一隻水脚桶，把熱水俱傾在桶內，提起便走。瑞柳惱着曰：夫人洗面，何用許多沸水？我的大娘現在立等洗臉，須分些熱水與我。江三嫂怒氣沖沖道：你的大娘怎及我的劉夫人？說罷，提着水桶而去。衆婢皆代瑞柳不平。瑞柳只好再等水熱，方取了回房。蘇大娘埋怨曰：叫你去取些熱水爲何，取了半日方回來呢？瑞柳細把江三嫂前後的情狀說明，看來三嫂不但藐視小婢，連你大娘亦藐視哩。若不與他計較，高志喪氣垂頭了。伊乃小人見識，你下次相見，須自迴避，不要與他爭論。瑞柳恨極道：他與我總是一般，如此欺人，我實不甘大娘曰：姑且忍耐，不必多言。且說孟士元之妻韓氏，日來病勢沈重，忠孝王聞信，連忙上轎來到孟府探病。孟嘉齡迎接入內，少王叩見孟龍圖畢，一同坐下。少王欲要入內請安，孟士元尤恐觸怒韓氏，反增病勢，詐辭曰：荆妻病久，房中污穢，不可進去。少王不悅，曰：女婿半子之分，污穢何妨？小婿必要進房去探病勢。孟士元見其真誠，就令孟嘉齡入內，稟知韓氏。嘉齡見了母親，就把忠孝王真心要來探病的話說明。韓氏怒曰：他娶劉氏，用半朝鑾駕，則亦已矣。如何偏從我門前經過，把我激出病來？今又要來探病，我兒可同他進來，待我說他幾句，消我的怨恨。孟嘉齡曰：少王卻亦雅意，母親不要認真。卽到後堂來請少王。孟士元一同進內，韓氏倚着靠枕，坐在牀前，女婢移椅請他坐下。少王問曰：岳母大人不知因何如此病重？韓氏曰：我本無病，只因上年賢婿迎娶劉氏之日，鼓樂喧天，女婢往看報稱，劉氏坐着八座鑾金大轎，並用半朝鑾駕，從門前經過，鳴鑼開道，何等威風。我恨小女早亡，若小女在日，劉氏斷不敢用鑾駕，亦不敢從此經過。因此想念小女屍首無存，遂憂憤成病。至今更加沉重。少王知是怨詞，乃罵曰：可恨那蠢奴無知到此，怎好喧嘩無禮，俱是小婿有失吩咐之罪。但小婿立誓願守令愛三年，方敢再娶。無奈君父嚴命，兩路逼迫，是以迎

娶劉氏過門。然小婿立心守義。夜夜陪伴。令愛畫圖如前。獨宿至今。未會與劉氏同牀。以負令愛。岳母亦可原情。恕罪。韓氏方喜曰。老身只恨小女福淺緣慳。那有見怪贖罪之理。我想小女已死。不可復生。賢婿儘可與劉氏成親。何必另宿。少王曰。只憑無愧於心。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思愛女韓氏染病 念慈恩鄭相醫親

卻說韓氏聞得忠孝王尚未與劉氏同牀。猶是伴團獨宿。心中頗喜。即着女婢取點心出來。令孟嘉齡陪忠孝王同吃。忠孝王曰。來日擬令劉氏前來請安。兼沖喜。或者岳母得以痊安。亦未可定。韓氏稱謝。忠孝王辭別回府。稟明雙親。來日欲令劉氏往孟府沖喜。老王稱是。次早劉氏起來梳洗完畢。即便上轎。女婢跟隨。來到孟府。家人通報入內。方夫人令開中門迎接。劉氏逕進臥房。見了韓氏。即拜為母。以母女之禮相見。韓氏大喜。即令方氏媳婦請出外廳。只留蘇大娘在房內。韓氏細問大娘。方知劉氏夫妻二人。果未同牀。不須與筵席。已備方夫人請劉氏入席。直飲至日色斜。西方散。劉氏入房。再陪韓氏說了一番言語。方才辭別回府。把孟府相待的情形說出。滿門歡喜。韓氏自此以後。日漸沉重。至正月末旬。每到下午。便昏迷不省人事。延至二月初一日。竟昏迷不理。孟士元滿門着急。嘉齡曰。太醫不能調治。將奈之何。照兒看來。須請鄭相來醫。或得痊可。亦未可知。孟士元曰。果然當請鄭相方好。方氏乘勢曰。你父子常說鄭相貌似姑娘。待媳婦一看。便知真假。孟士元曰。若論容貌。明是吾女。但言談舉止。大不相同。況他平日為人端嚴。從無言笑。官居極品。榮相是他的岳父。權勢重大。難以輕言相戲。媳婦少停。亦只好覓視。若婦人出頭相見。便是欺侮大臣。罪名非小。方氏曰。媳婦非孟浪之徒。怎敢出頭露面。不必過慮。孟嘉齡曰。不論是男是女。請來救母。親性命要緊。孟士元道。正是我兒當親自往請。方肯前來。孟嘉齡稱是。即令備下裏轎上馬而行。不帶執事。只有數名家人跟隨。來到相府下馬。步入官廳坐下。向門官說明。要求鄭相往救母性命。門官通報入內。孟嘉齡恐鄭相不往。母親性命不保。即步出官廳。來到穿堂。來聽消息。事有變巧。恰遇榮發有事。正要出來。遠見孟公子。吃了一驚。慌忙在大門之後。不料孟嘉齡早已認是榮蘭。恰遇一個家人在此經過。孟嘉齡指着榮發問曰。那個大叔喚甚麼名字。那家人擡頭一看。答曰。這個人名叫榮發。乃是鄭相的心腹堂官。孟嘉齡知道必是榮蘭改名。遂不再問。且說鄭相方纔因百官來賀朔望。送客完畢。方始回房。與素華吃些點心。女婢拿了裏帖。報稱翰林院孟學士特來請太師醫治伊母病症。必要求太師面見。鄭

相恐其詐詞。卽向女婢曰：可令家人對孟公子說。前日醫治太后，乃是偶爾湊巧。今太夫人病重，須請名醫。吾雖則略知脈理，不能醫治沉痾，何敢領命。女婢退出，將此言告訴門官。門官轉向孟嘉齡說知。嘉齡着急曰：煩你再報，務請鄺丞相出來。我有話面稟門官，只得入內報與女婢。女婢再報入內曰：孟學士要求丞相出見，有話面稟。鄺相曰：既如此，請孟學士在書房少待。吾卽出來相見。女婢領命退出。素華曰：耳聞令堂大人自上年起病，至今莫非沉重。故公子十分着急。鄺相曰：家母尚在壯年，卽使有病，諒不至十分危險。家父家兄豈是不認得我。只因我行動言語，比前不同，故得稍釋其疑惑。但平日間，我從不與人言笑，故不敢相認。我今若往視脈，恐家母自恃女流，詐稱病重，有意亂言。必扯我相認，卽欲責他。不是而病狂亂言，亦難見怪。此去必定露出馬脚。素華曰：諒亦未必。鄺相曰：姊姊雖如此說，想母親心中必怪我不孝。且你有所不知。倘一朝相認，卽日便有失臉之禍。素華曰：如果相認，老爺與夫人當爲你遮掩。焉有漏泄之理。鄺相曰：今且不要爭論。過後姊姊自知言罷，就換上公服，來到掖竹軒。孟嘉齡起身迎接。鄺相以賓主禮敘坐。嘉齡推辭曰：卑職怎敢僭坐。卽坐在旁邊。遂把母親垂危，特請老太師相救，話說明。鄺相恐其詐詞，乃曰：下官年輕，習學有限。太夫人既然病重，當請名醫救治。下官不敢前去誤事。孟嘉齡懇求曰：名醫俱已請過，皆是無能救治。故特來請恩相。若不肯前往，家母性命難保。懇求恩相前去救命。連忙跪下。鄺相不忍，卽扶起曰：年兄如此過禮。下官何以敢當。嘉齡曰：爲救老母，理當百拜。鄺相曰：年兄請回。下官卽便前往。孟嘉齡稱謝，出府上馬而去。鄺相卽令備轎，一面入內。素華曰：令兄如此着急，太夫人定是病重。小姐速往爲妙。鄺相曰：家兄這等慌張，我自當速往。只是下次再往，必然敗露。你方知我有先見之明。說罷，出衙上轎。前呼後擁，卽便起身。孟嘉齡恐鄺相隨後便到，急忙回衙。孟士元問曰：我兒如此許久方回。嘉齡說明前情。今隨後便來。士元大喜，令女婢速速打掃臥房，燒起好香。丞相若到，他乃股肱元宰。你等務須迴避。若被遇見女婢，卽是侮辱大臣，穢罪不小。對媳婦道：你只好窺探，不可出頭。方氏稱是一時父子忙亂。嘉齡不及說，頃見榮蘭之事，須臾間，聽得鳴鑼開道之聲。門役執帖趕上前稟曰：鄺相駕到。孟嘉齡忙令開了中門，喝叫衆婢躲避。不許東窺西探。孟士元急穿上公服，奔出大堂，直至滴水簷前，站住。儀仗已到。嘉齡奔到轎前，打躬曰：卑職不知。老太師駕到，有失遠迎。望乞恕罪。鄺相當卽伸出右手向外一攔。下官怎敢勞動年兄遠接。何以克當。嘉齡連稱不敢。隨在轎邊步入後堂，扶了鄺相下轎。孟士元早已降階迎接曰：拙內患病垂危，煩勞老太師下降。何以消受。鄺相曰：下官才疎學淺，多蒙令郎寵召，不得不來。不知令正夫人病勢若何。願聞其詳。士元尊其上坐。鄺相不從曰：老

先生乃是前輩。下官卻是後生。行賓席禮已屬過分。怎好僭坐。孟士元只得賓主敘坐。嘉齡偏坐在旁。獻茶畢。鄺相曰。夫人病情。目下可能轉減否。士元曰。拙荆在病中。只是長吁短嘆。以前每上午頗有精神。至下午即發熱昏暈。不省人事。近日連上午亦昏迷不省。更加沉重。太醫束手無法。不能救治。故勞動老大師精神。鄺相曰。依老先生說來。令正夫人之病。明是憂思所致。士元曰。正是。諺云。心病須將心藥醫。難怪不能醫治。鄺相知是調我的言語。乃曰。照此看來。莫非老先生外邊娶了如夫人。故太夫人鬱成這病麼。孟士元聞言。暗想我好癡呆。一向只疑鄺相定是吾女改粧。怎麼與我調笑。看來實非吾女。即笑答曰。老夫素來誠實。並無外室。拙內向亦深信。鄺相曰。下官因聞老先生言及尊夫人的病勢。此乃傷了七情所致。故此言。士元曰。只因小女無識。朝思夕念。故得這病。鄺相曰。下官曾在做門下的家中。見過令愛的形圖。有此才貌。怪不得令夫人思念不置。只是令愛畫圖上詩句。明要改易男粧。求取功名。語云。有志者事竟成。先生可在男子中尋訪。就可相會。決不在女子內。今場期在即。老先生可謀為總裁。或得與令愛相會。亦未可知。孟士元尋思。鄺相若果是女。怎說此話。豈不自洩根由。乃答曰。丞相所言有理。嘉齡向前曰。請恩相入內診脈。士元謙遜。鄺相先行。自己隨後。嘉齡在前引導。來到房前。父子揭開門簾。恭請鄺相入內。移椅坐下。茶畢。孟嘉齡又移椅放在牀前。請鄺相坐下。自己躬身入帳中。牽母的左手出帳外。與鄺相診脈。鄺相見母的手。只存一把骨和一層皮。消瘦不堪。情知病重心實。傷感。自料嫂嫂必在旁窺探。不敢憂感形於面。當心看那左右的脈點。頭曰。果是憂愁肝傷致病。然病勢雖重大。命卻亦無妨。士元父子聞言。略得安心。鄺相起身坐在桌前。向孟士元曰。尊夫人此病。雖不致傷命。然血衰氣短。若再憂愁。恐留連牀褥。病根難脫。久之變成痼疾。遂難醫治了。士元曰。今當勞動老大師精神。若得痊愈。感恩不淺。鄺相謙遜曰。老先生說那裏話。來下官當自用心。暗想再來此處。必然敗露。今當派二劑藥方。作兩天服下。病就愈了大半。那時別換醫生治之容易。自己好推託不來。主意已定。即用心派藥。忽聞女婢在外邊叫曰。晚上老爺。韓大人前來探病。轎已到門。士元謂嘉齡曰。你可引到後衙。請坐。令賢媳陪伴。嘉齡領命退出。鄺相開了二劑藥方。又寫了日期。向士元曰。頭一劑立即煎服。服後若加精神。可得安眠。便是奏效。次早可服這第二劑藥。病便可好了大半。即可別請醫生。便易於下藥。倘首劑服下精神如前昏倦。睡夢不寧。便是我的差錯。第二劑藥方切不可服。當換名醫救治。要緊。孟士元曰。丞相下藥。豈有差錯之理。鄺相曰。醫生下藥。或脈理差錯。或藥不對症。豈有不換醫生之理。辭別起身。士元曰。候另日稍痊。當備薄酌奉敬。鄺相曰。後會有期。即上轎而去。孟士元忙令家人照單配藥煎湯。須臾。韓大人

入房探病，辭別回去。方氏曰：我方才躲在屏後，窺探正是姑娘，比前年較豔得多了。公公怎不就認？孟士元曰：若是女兒，甚麼與我說笑？方氏曰：卻是令人不解。嘉齡曰：我還有一事疑心，就說過着榮蘭改名榮發，方纔因在匆忙際未及言明。方氏曰：如此說來，必是姑娘，恐公公盤詰，故匆匆回去。士元曰：你們休要亂道，若果是女，榮小姐嫁他日久，怎無一言呢？孟嘉齡夫妻乃省悟曰：照此想來，果然不是妹子。待來日可令趙壽往尋堂官榮發，便知真假。士元稱是。即叫趙壽前來，嘉齡說明，遇着榮發等情。你來日可到相府尋訪你妹子。趙壽歡喜曰：來日即往尋訪。此時藥已煎好，韓夫人尚是昏睡，即扶起。士元將藥與他吃完，睡去。將被褥蓋好，鄰相回府入內，榮發即請入書房，細把遇着公子躲避門後的事情言明。看來公子業已看破，如何是好？鄰相曰：你這不中用的東西，莫道你是相府的堂官，就是相府的一隻狗，亦何人敢欺你？方才若昂然出去，公子只道面容相似，怎敢動問？今已露出了馬脚，從今以後，你若出門，必誤我的事。我便把你活活打死。少停老爺必使你兄前來探你，你可速去吩咐衆把門人說，若有人來尋我，只說榮發午間已往江南公幹，歸期難定。榮發退出，吩咐衆門官不許洩漏，即回來稟明。鄰相入內來見素華，說明母親的病沉重，十分傷感。但我這二劑藥服之，病可好了大半。後說及與父親調笑話，連家父亦不敢疑我是女。素華笑曰：小姐好伎倆，令人難測。鄰相曰：可恨榮發賤婢，已露出馬脚，便將榮發的事說明。下次再去，家母服這兩劑藥，病已好了，精神既復，必認得我。又倚着有病，且恃女流，只恐弄出破綻。我來晚即宿內閣，詐稱辦案，過了數日，方回家。父等亦不耐煩，必定別換醫生。我方安詳無事。素華曰：說得極是。且說韓夫人睡到下午，蘇醒曰：今氣已不喘，身體爽快，了許多。不知何人的藥方，如此效驗？孟士元曰：我見你病重，早間令孩兒懇求鄰相前來醫治。韓夫人隨向媳婦問曰：你可窺見是女兒麼？方氏道：我躲在屏後偷看，正是姑娘。孟嘉齡又說遇着榮蘭，命趙壽來日往問，便知備細。韓氏曰：因何不喚我醒來細看？方氏曰：婆婆方才昏迷過甚，如何叫得蘇醒？韓氏嘆曰：可恨一時昏覺，若我蘇醒，早已相認了。但不知那裏學習醫道，勝過大醫孟士元。若是女兒，怎麼與我說笑？遂把說笑之言說明。況榮小姐結婚，焉能相得？事屬可疑。他官居極品，倘一日面奏主上，這欺侮大臣的罪名，卻難抵當。嘉齡曰：孩兒已想出一個妙計，未識可行與否？士元曰：你且說來。嘉齡道：母親來日接服第二劑藥，身體必更加健旺。初三早，孩兒再去請求，候他診脈之時，母親佯作沉重病狀，將他拖住，聲聲呼喚女兒。任他多大本領，必單露出馬脚。若有更變，母親可和被頭跌下地來，詐作暈絕。孩兒便抱住啼哭。爹爹亦抱住啼哭，遮住母親的面容，不怕他還不相認。即便果非妹子，變臉奏聞天子，母親乃是女流之輩，且又是

病狂朝廷亦難責罪。豈不是好士元大喜道：孩兒這個計極好。即使不是女兒，而病中狂呼亂語，他亦難認真變臉。賢妻當依計而行，必定露出破綻。韓氏大喜，病卻好了三分。到了次早，趙壽已不得要會妹子，即來到相府，見了門官，作禮曰：小可乃是堂官榮發的鄉親，煩請榮發出來有話面說。門官曰：榮發奉相爺差遣，往江南公幹去了。趙壽曰：昨早還有人遇見，怎說往江南出差。門官曰：昨午方才起身。趙壽聞言，沉吟一會，問曰：幾時方回。門官曰：出差怎定歸期。趙壽只得回復孟士元父子，未知後來如何相認，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敬賢臣君臣暢飲 詐昏迷母女重逢

卻說趙壽回見孟士元父子，把相府門官言語稟明。孟士元曰：此必女兒恐趙壽訪問，囑託門官詐言出差。孟嘉齡曰：來日鄭相再來，便知端的。父子把此言回復韓氏，專候來日試探。是日吃了第二劑藥，方卻又好了幾分。且說鄭相旁晚令人帶鋪蓋往內閣，自對素華曰：我要往內閣躲避數日方回。來日家父來請，可說我進內辦事。數日方暇，教他別請名醫，不可延緩。說罷上轎，竟往內閣去了。到了次早，韓氏病已好了大半。對孟士元曰：我今精神加倍，速差人去請鄭相前來，待我細認。孟士元曰：我豈不要認女兒，何待你言。即出來令家人往相府內恭請鄭相前來醫治。家人領令而去，不須臾回報。相府門官稱鄭相昨晚進內閣辦事，吩咐須數日方暇，閉教老爺別請名醫，不可延遲。自誤。孟士元入內，對滿門說明此話。看來是恐怕你相認，故此躲避。韓氏曰：如此確是女兒，故不敢來。嘉齡曰：今已應效，切不可換醫生。連日服藥，太攻迫。今已清安，且停一日。俟來日請來未遲。眾皆稱是。是日韓氏精神更加數倍。次早孟士元曰：不管女兒不是女兒，今日一定要請來醫治要緊。即令一名家人帶我的名帖，往相府外伺候。若見鄭相，即便請來。恐兩下相阻，家人領命持帖，直到相府問門官。門官稱鄭相尚未出閣。孟家人就在相府門前伺候。連吃飯也不敢回府吃。等了一日，並不出閣。直到上燈方回府稟明。孟士元著急道：連停二日藥，來日若不來，恐病症變更，豈不利害。孟嘉齡曰：來日若不來，待兒進閣務要請來。孟士元曰：說得是。且說鄭相自初二晚宿閣，至初四日帝退朝回正宮，時皇甫皇后已懷孕。帝因前皇后因產身亡，帝更加珍重，夜間不敢進宮，恐一旦動輿，恐接胎氣。日間進宮與皇后閒談。夜間即宿別宮。當下帝偶問內監曰：連日何人宿閣辦事。內監奏曰：自初二晚鄭相進閣，日夜批案。至今尚未出閣。帝謂皇后曰：梁相及六部大臣批案，俱皆不妥。朕務須親自批攷，方敢舉行。惟有鄭相批案，正當從無差錯。若是他批過，朕即

放心舉行。毋容疑慮。真朕股肱大臣。代朕効勞。且又少年誠實。不貪妻子色慾。不辭勞苦。日夜宿閣。朕真萬萬不及他的辛苦動謨。就令內監賜四件點心與他。以爲慰勞。內監領旨送去。不須臾。回覆曰。鄺相叩頭領受。皇后卽曰。陛下真是主賢臣忠。帝曰。滿朝公卿。不及鄺相才能。教朕怎不敬重。到了晚間。帝退出別宮。獨坐無聊。至初更後。謂太監權昌曰。長夜無聊。卿可燃一小燈。往內閣訪鄺相相談。亦見君臣和合之至意。按權昌年方二旬。作事謹慎誠實。成宗待爲心腹。當下點一小燈。帝素服步到內閣前。把守內閣的人役。忙向前跪下。帝問曰。鄺相睡否。人役奏曰。未睡。正在批案。待臣通報好備迎接。帝喝住曰。鄺相爲朕批案辛苦。怎好勞動迎接。不必通報。待朕自己進去罷。回顧權昌曰。可吹滅小燈。不許驚動鄺相。帝卽輕步進閣。見鄺相軟巾紫袍素衣。在燈下案前批案。堂上燈燭輝煌。帝深服其辛苦。躡足近前。低聲曰。鄺先生何必如此辛苦。鄺相聞言。吃了一驚。忙舉右手。攔住燈影。回身細看。方知是聖駕。慌忙出位奏曰。臣不知駕到。不會遠接。罪該萬死。成宗御手扶起曰。內閣不比外殿。先生何須行此厚禮。鄺相曰。聖人暗室不欺。臣雖在冥冥之中。亦不敢乖君臣名分。帝讚曰。先生真古聖賢不愧。朕何幸得卿。可謂社稷臣也。那時鄺相罵把門人役曰。御駕降臨。不行通報。下次若再如此。活活打死。帝笑曰。非關人役不報。朕因聞卿批案辛苦。不敢勞卿迎接。不許他通報。鄺相不悅曰。陛下下次不可如此。紊亂君臣名分。帝慚愧。又喜讚曰。難得先生鐵面無情。朕甚拜服。卽到當中坐下。鄺相賜坐旁邊。人役獻茶。帝對鄺相曰。天下人俱道爲君快樂。朕道爲君實是受苦。喜怒不形於色。恐誤人性命。言語不敢亂道。恐被人察出虛實。內宮嬪妃不敢言笑。恐恃寵橫行。四時菓菜不得先嘗。恐吃下作祟。宮外不可閉行數步。看來不及書生。可以遊山玩水。到處留題。鄺相曰。陛下乃九重至尊。怎效書生所爲。帝曰。人生富貴適志。昔孔子亦云。吾與點也。朕夙興夜寐。辛勤勞苦。倘一差錯。求爲匹夫不可得。不及書生多矣。朕今惟願早生麟兒。長大朕卽禪位。以求清福。雲遊天下名山勝景。尋訪神仙異人。以竟長生之路。朕願足矣。君臣言談之際。聽得更鼓已打三更。鄺相尋思。我係女流。與天子長夜閒談。日後改粧。必惹人嫌疑。卽奏曰。夜將四更。請聖駕回宮安寢。帝曰。適遇天下昇平。又與先生料理國政。朕得偷閒。又值正宮懷孕。朕長夜無聊。今夜欲與卿暢談。方見君臣相得之意。鄺相心想。若與帝坐談。達旦日後必有穢言。乃奏曰。君臣議論國政。但卜其尹。不卜其夜。况所言皆非國政。徹夜言談。外臣必疑。臣此官從趨媚得來。陛下亦失威嚴。帝笑曰。先生差矣。先朝太宗到了大雪之夜。猶至趙普家敘談。至今傳爲佳話。稱其君臣相得。卿何推辭。鄺相曰。彼時太宗與趙普俱皆年邁。故無閒話。今陛下與臣俱皆年輕。不合議論。請陛下回宮爲是。成宗大喜曰。朕

若肯與別臣言談，無不以爲欣幸。卿卻以正言掩飾，真鐵面無情。今夜敬服，吩咐權昌燃燈回宮。權昌點了燈燭，成宗起身，鄺相送行。帝回頭攔住曰：「夜深了，先生免送，各從其便。」鄺相曰：「君臣之禮難廢，遂送出閣。帝即回宮，鄺相進內，令人役滅了燈燭，自己閉了房門，宮衣上牀睡。自思帝果明哲深服理義，來早即當回府，諒母親必換名醫。若再在此，帝雖好意，再來我卻有不便。到了次早，孟士元自初三停藥，至初五日已停藥三日，即令一名家人帶名帖往相府伺候。若見當去請，倘早飯不回，當着公子進內閣恭請。韓氏喜曰：「免得老身狐疑。」孟士元曰：「明是女兒，但他爲人剛毅，故不敢認。今可依計行事。」且說孟家人來到相府，問門官曰：「鄺相爺回來否？」門官曰：「尙在內閣未回。」家人即去府前站立。頃刻間，一個家人奔進相府，叫曰：「鄺相爺要回府，快傳執事轎馬前去跟回。」停一回，各人員齊集前去。那下帖家人大喜，伺候不多時，大鑼响，鄺相已回。孟家人奔到轎前跪下稟曰：「小人乃孟家人，奉家爺之命，要請太師爺憲駕降臨，前去治病。」已候三日，現有名帖在此。鄺相喝令停轎，隨將名帖呈上。鄺相看過曰：「我因國政忙亂，不能出閣，已會吩咐過家人，教你家老爺早換醫生，何必等待。」下帖家人曰：「門官亦會教換醫生，奈家主不敢別換，恐誤性命。」望太師救濟，鄺相尋思停藥三日，未知吉凶。乃曰：「既如此，我遂即前往，令隨從換我的名帖回去，即進後堂下轎入內。素華迎接曰：「老爺遠日使人在府前候你診脈，你可會遇見麼？」鄺相曰：「方才已遇見了。」素華曰：「既如此，用心必是夫人病重。小姐理當再往一次，諒亦不至敗露地步。」鄺相曰：「姊姊，你心中必說我存心不孝，但我去敗露，姐姐信我料事多中。今當前去，使你無異言。」素華曰：「縱然敗露，骨肉相認亦是美事，只須叮囑老爺不要洩漏便好。」鄺相曰：「任你叮囑，立即漏洩焉能秘密。」遂同素華吃了點心，只見女婢執帖報曰：「孟老爺差孟學士恭請相爺到府看病，現在府中伺候。」鄺相曰：「可請孟學士先回。」我隨後便往。再着外邊傳齊轎馬伺候。鄺相於是吩咐女婢退出，停一會，門官入報曰：「轎馬齊備。」鄺相謂素華曰：「來日乃是二月初六日，欽點大總裁日期，朝廷重用老臣，尙梁相與家父俱皆年邁，或點我爲總裁，你可將我隨身應用衣服收拾停當，倘得爲總裁，以免一時匆惶。我亦立願要作大總裁，傳個門生滿天下，的美名。我方心滿意。」素華曰：「小姐有此才學，朝廷定然點着鄺相。」我此去看病，恐難脫身，若延久不回，你可差人前去詐稱，令尊催我回來收拾衣服，恐朝廷來日欽點總裁，我可脫身回來。」素華曰：「奴家知道。」鄺相即出門，執事跟隨，直到孟府人役報入。孟士元曰：「鄺太師來了。」孟士元父子即把韓氏用被圍住身子，囑曰：「少停若來看病，可依計而行。」韓氏曰：「是我的女兒，有何要緊。」孟公父子退出。孟嘉齡開了中門，奔出大堂前迎接鄺相，直到後堂前下轎。孟士元降階迎接到堂上，分賓

主坐下。茶畢，鄒相曰：「下官會囑初三日另換醫生。老先生何故反停藥三日？」孟士元曰：「難得丞相費心，拙內方得殘生，怎敢別換醫生誤事？」早間老丞相若不出調，小兒即要進閣懇求鄒相。我只道已換醫生，故此延遲，但不知尊夫人病體若何？」孟士元曰：「自服藥以後，已經病勢稍安。望老丞相進內看脈。」鄒相曰：「請先往看脈，再作商議。」孟士元稱謝，即起身引到臥房，見禮坐下。茶畢，單言韓氏臥在牀上，留心細看，果是女兒。心中大喜，難得會見女兒。時孟嘉齡移椅放在帳前，請鄒相坐下。韓氏伸手出帳，扯住鄒相袍袖，叫曰：「難得女兒在此，想殺爲娘，真是可憐。何不早來相認，好不殘忍。」鄒相面上不悅，掙脫袍袖，來到桌前發語曰：「婦人家怎樣如此顛倒？」孟士元恐其變臉，向前陪話，病狂胡言亂語，望丞相幸勿見罪。只見韓氏在帳內叫曰：「女兒好殘忍，既已相會，又走去了，豈不氣殺我也。」一聲響，連被跌下，直挺挺不動，臥在地下。孟嘉齡見鄒相不肯相認，向前來扶起，將身遮住韓氏頭面，假意哭曰：「逆妹無情，既不相認，便罷。你今枉死，叫孩兒痛死。」孟士元忙向前道：「身袍定罵曰：『不孝女立心殘忍，當面不認生母，虧你枉送性命，死得不值。』鄒相自思：『若不相認，倘母親有失，豈非不孝大罪。一時感動天性，顧不得洩漏，奔到韓氏身邊，叫曰：『不孝女，誰君在此？母親快快蘇醒，珠淚垂將下來。』孟士元見女兒自認，遂埋怨曰：『女兒好不殘忍，與我同朝多日，不通消息，使我日夜狐疑。那個韓氏好似跌不倒一般，掙坐地上，扯住鄒相，泣曰：『請我回說相思。』到今方得相認。方氏媳婦隱在屏後，忙進房來，與丈夫併鄒相扶韓氏上牀坐下，把帳鉤起，移椅一同坐下。韓氏喜從天降，攜住女兒手，問曰：『女兒平日孝義俱全，何不趕早相認，與皇甫郎早完親事？你今不男不女，又累皇甫郎懸望，大爲不該。』鄒相曰：『皇甫郎憐新棄舊，又且捐棄父母，受苦仇怨，又不稟明座主，父子協奏，赦資劉家滿門性命，豈有叛逆只罪一人而已？當特詔出內閣，衆臣不服，俱邀我進宮諫阻，我不忍破他姻緣，極力苦勸，衆官方止。及完親之日，我又不妒忌，親往慶賀，暢飲當日。我若同衆官諫阻，雖有皇后勢力，亦不能違律法。故梁相與爹爹俱說徇情曲法，他還不知我的恩情。』孟士元曰：『果然此詔甚是不公。』大臣不服，鄒相曰：『論前年劉氏不過私放皇甫郎，亦無甚恩德，論理只好赦其自己完親而已，怎能赦其滿門，似我逃走時受盡苦楚，我卻又奏主招軍，取中舍元成就他骨肉，宗聚滿門富貴，他不念劉氏乃我仇人之妹，完娶用八座大轎，半朝鑾駕，況我乃是他的恩師，又是當權右相，前日他又仗父子王爵勢力，不先稟師長，竟來忘親背師，真是不該。』孟士元點頭曰：『劉奎璧害他父親，拘禁禁車，母親屈賊寨，他戀劉氏，忘卻父母苦楚，果是忘親背師。』韓氏曰：『莫說女兒怪他娶劉氏坐八座用鑾駕，連我的病亦因他娶妻從我門前經過，鳴鑼開道，目無正室，爲娘故此激出病來，但有一事可敬他。

雖娶劉氏多日，立願俟與你相會。方敢和劉氏同牀。至今夜夜尚是伴女兒形圖獨宿，情亦可憫。我近日問蘇大娘方知其詳，說罷吩咐女婢曰：「今日相會，速備酒席來慶賀，備酒飯再賞勞，隨人役，但相會之事不可使外人及家人知道。恐有多言洩漏，立即活活打死。」女婢即通知衆婢，只稱鄺相在花廳飲酒，俱不敢洩漏。真情當下鄺相曰：「只是皇甫郎作怪，他既娶劉氏，偏不完親，只是何故？」且女兒一介書生，荷蒙朝廷聖恩，擢登榜首，轉陞兵部總管，天下武弁旋陞右相，身繫百僚，言聽計從，恩遇極矣。昔春秋有云：「友知報友，君知報君。」況皇甫郎有妻，無辜絕後，女兒不孝，不能侍奉父母，罪之大也。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點總裁鄺相榮顯

探疾病韓氏泄言

卻說鄺相對韓氏曰：「朝廷如此重用，我亦要再做兩三年官，報答皇上知遇之恩。俟有賢臣出頭，我方設計改粧方妥。今若改粧，朝中無賢臣料理國政，朝廷必然發惱，我現欺君誑聖，凌辱太際，二罪重大。況女兒爲官，鐵面無私，大臣必多是劉捷餘黨，尚懷覬覦，定然一同報怨進諫，我死罪難免，且白面書生，雖蒼頭白鬢，尚欲赴考，爭奪一領青衿，以爲榮顯。怎及女兒右相的威風，亦要享用三年，然後改妝。女兒不慕色慾，何妨？」韓氏笑曰：「皇甫郎前娶劉氏，威風太過，正當再緩三年改妝，使他後來悔過。求近反遠，只見女婢報曰：『外邊梁相使人來催鄺丞相回去收拾物件，恐朝廷來早欽點總裁，一時收拾不及。』」孟士元曰：「可對來人說，我在此請酒，少停便回，可把我的名片付他回覆梁相。女婢領令退出，當下鄺相向前攜住方氏之手，笑曰：「嫂嫂見我男妝，畏忌不敢與我同坐。麼方氏即便坐在下位，笑曰：「我前日偷看，雖認得是姑娘，只是官威有些怕人。」鄺相曰：「若無官威，如何瞞得朝中君臣？女婢呈上酒席，滿門男女五人同飲。方氏問曰：「難得姑娘好，敢到北京路途數千里，我雖將門之女，說到北京，已覺心驚。」鄺相即把湯着康若山代損京監約略道明，即對父母曰：「我已將義父母自上年搬到相府，孝養豈有親父母，竟不相認，實恐洩洩取罪，不便正言。」孟嘉齡之子名孟魁，外面遊耍進房，此時孟魁年已五歲，頗知人事，見其母同一官員飲酒，逐呆呆觀望。鄺相認是姪兒，即起身抱住在膝上，曰：「且喜姪兒長大方氏曰：「孩子家，臭醜污濁，不可損壞。姑娘衣袍快快下來。」鄺相曰：「不妨，孟魁還是呆看，鄺相笑對孟魁曰：「裏姪不認得姑娘，又謂方氏曰：「裏姪眉清目秀，定是書香一脈，日後必是高官，真乃家門有幸。」方氏笑曰：「不敢望高官，只願學姑娘作宰相便好。」衆皆大笑。鄺相取過幾件可口的餚饌，與孟魁吃，方才放下韓氏謂鄺

相曰：今後若使人往請，不可不來。鄺相曰：女兒義父母尚要孝敬，何況母親呼喚，怎敢不來？但不可使皇甫郎知道。若有洩漏，難怪女兒不來。韓氏曰：這個說得有理。但皇甫郎情意雅好，累他懸望，於心不忍。鄺相曰：皇甫郎我常與他對飲，言歡情勝，夫妻况有畫圖，他自不省。交與女兒情厚。韓氏曰：說得是。此時日已西斜，即便辭帶，又與韓氏診脈，再派兩劑藥方，纔起。對父母曰：同眾人面前，當照常禮數，方不被人看破。孟士元稱是。父子送鄺相去後，入內，即喚大小女婢，吩咐倚。霍煥鄺相相認事，即便打死。眾女婢領命，且說鄺相回府入內，梁相坐在後堂。鄺相上堂見禮。梁相曰：來日乃欽點總裁日期，我與孟龍圖年老朝廷，必點賢壻為大總裁。我故差人催你回來，收拾物件，你因何至今方回？鄺相曰：小婿已囑令愛收拾齊備。因孟公之妻病勢稍安，留飲難卻，故延至今方回。梁相曰：既已收拾便好。鄺相入內來見素華，密說相認之事。素華大喜曰：我一向不敢言老爺與小姐乃天性至親，理當相認，免得雙親憂慮。今日相認，正合倫理。鄺相曰：姊姊一向疑我不孝，拋棄雙親，卻不知一日相認定然洩漏機關，為害不淺。素華曰：老爺夫人定為你秘密，怎能洩漏？鄺相曰：今既相認，待漏洩後，姊姊方知。我見事之明，但不知入場物件可會收拾否？素華曰：收拾齊備。爹爹恐你忘記，收拾入場物件，特使人催你回來。是晚安寢。到次早，鄺相翁婿進入朝房。五更三點，鑼鼓齊鳴，成宗臨朝。梁相翁婿率領百官朝賀畢，分立兩班。鄺相榮相分坐左右繡墩。值殿官喝曰：文武官員有事啓奏，無事捲簾退班。只見一位官員俯伏奏曰：臣禮部尚書姚東山有事啓奏。帝曰：何事？只管奏來。姚東山奏曰：本年乃皇太后六旬萬壽，又恩科天下舉子進京赴試，乃是二月初六日，欽點總裁日期。請陛下欽點總裁，以便初八日進試。帝笑曰：何必別點？鄺丞相乃飛虎大將軍，豈有人才學勝他？理即點右丞相鄺君玉大總裁。鄺相俯伏奏曰：臣年軀難堪勝任，請別點賢能為是。帝曰：先生才學濟廉，朕所深信，不必推辭。鄺相領旨。帝再點禮部侍郎歐陽贊為副總裁。二臣領旨，立即出朝。上轎各回府收拾行囊。且說鄺相回到家中，景夫人問曰：賢壻此回莫非點着總裁？鄺相曰：正是。蒙聖恩點為正總裁。景氏喜曰：若點你岳父為總裁，長婿即當迴避嫌疑。今點賢壻，長婿功名有望。鄺相曰：韓文博學合應高中。岳母何煩禍慮？即入內請素華曰：吾今得為總裁，門生滿天下，願足矣。遂着家人押行李起身。自己上轎進闈，眾考官迎接入內封門。從此直到出榜後，方得開門不表。且說韓氏夫人自認女兒之後，病體既已稍安，然病久衰弱，畏風不敢出房。因媳婦方氏又懷孕，日夜嘔吐，臥牀不起。孟嘉勸告假回家煎藥侍奉。家中女婢無人約束，喧嘩不堪。韓氏謂孟嘉齡曰：我畏風不敢出媳婦，卻又懷孕，女婢無人約束，我意欲請蘇大娘前來管理家事。孟嘉齡稱是。只見女婢報曰：忠

孝王在外，要入內請安。韓夫人對兒子曰：「可請他進來。」孟嘉齡出接忠孝王。忠孝王曰：「弟要進房與岳母請安，還求內兄引進。」孟嘉齡曰：「多蒙妹丈費心，弟當引進。」二人入房，那韓氏已起坐在牀上。忠孝王拜見畢，與孟嘉齡見禮坐下。女婢獻茶。忠孝王問曰：「聞得岳母此病，乃郎相醫好的。」韓氏曰：「正是。」忠孝王曰：「岳母細認，可是令愛改妝否？」韓氏乃誠實人，不敢瞞騙，停了一會，方答曰：「卻是面貌相似，並非小女。」忠孝王曰：「我亦道若是令愛，亦不敢如此大作弄，但不知他見岳母，可有驚慌異容？」韓氏曰：「並無異容。」忠孝王曰：「看來不是令愛。」韓氏曰：「果然不是，但我有一事，正要請賢婿前來，遂把自己畏風，不敢出房，媳婦懷孕嘔吐不離牀，欲請蘇大娘前來，暫且管理幾日家務。俟老身或媳婦病體稍安，即便送回。」忠孝王曰：「小婿家中，俱託蘇大娘，卻是時刻難離。」既是岳母欠安，小婿即送蘇大娘前來。俟岳母壯健，再請蘇大娘到舍未遲。」韓氏曰：「極好。」來日便遣人押轎往請忠孝王。稱是就在房中與韓氏同吃點心，說些閒話，辭別回府。適值老王夫妻同蘇大娘在殿上閒談，忠孝王見禮坐在旁邊，說明前事。蘇大娘曰：「既韓夫人婆媳患病，妾當前去。太郡曰：「俟親母病痊，我即使人請回。」劉燕玉向前曰：「來日妾隨大娘同去請安。」忠孝王曰：「岳母婆媳俱各患病，無人陪侍，你去更覺不便，只是蘇大娘去罷。」蘇大娘即入內收拾自己物件，到了次日早飯後，孟府使人下帖押轎來請。大娘辭別衆人，上轎往前。家人押住，瑞柳跟隨轎後，來到孟府，從中門進內。方氏勉強同孟士元父子迎接坐下，說些套語。大娘就請方氏回房養息，然後進房。韓氏下迎，迎接坐下。女婢獻茶。蘇大娘問曰：「聞得夫人責禮欠安，乃郎相醫愈，未知郎相果是小姐改妝麼？」韓氏意欲實說，又恐蘇大娘漏洩，躊躇一會，方答曰：「那裏是小女，這等造化。」蘇大娘曰：「我亦料小姐那有如此胆力，故郎相離屢到王府，我從不會窺視，但可憐小姐不知生死若何。」韓氏曰：「諒小女免不得自有相會之日。」蘇大娘曰：「蹤跡全無，亦難料必能相會。」韓氏遂不言，即把家事錢債鞭杖交付蘇大娘執掌。曰：「女婢不服，任憑鞭打。」蘇大娘即吩咐衆婢，各要力作工藝，倘不守本分，併喧鬧等情，立行鞭打。衆婢肅然，是晚衆婢小心服侍。大娘府中還有三個幼婢，即備些酒菜與瑞柳同飲。三婢向瑞柳曰：「我們四人年紀彷彿，何不結拜爲姊妹？」瑞柳曰：「結拜極好，只是務要立誓。」事真言無誑方好。三婢稱善。四人當天結拜，立下重誓，另再飲酒，盡歡安寢。次日早飯後，大娘陪伴韓氏在房閒談。王府家中事務，韓氏見瑞柳在旁，恐有漏洩，乃對瑞柳曰：「你何不往外邊遊耍？」在此無事，瑞柳心內明白，必是要說甚麼機密事情，恐我回去多嘴，即退出房外。壁邊竊聽，蘇大娘探頭見瑞柳立在旁邊，責曰：「不去遊耍，在此聽甚麼？」瑞柳曰：「小婢恐大娘喚叫，理當伺候。」蘇大娘曰：「我若有事，自有女婢差遣，你不必伺候去罷。」瑞柳領命假

意退出。從外邊兜一大轉灣，仍閃在房後竊聽。且說韓氏問曰：「王府待你若何？」蘇大娘曰：「若說老王父子夫妻待我，真是恭敬。韓氏曰：「恭恭便好。倘若怠慢，你即回來，休被他藐視。」大娘曰：「王府眾人俱皆恭敬，只有江三嫂小人志見，忠孝王禮待劉氏，他即靠是乳母，即便得志，就把他欺藐。等情說明，我知他乃小人氣概罷了。瑞柳小婢偏不服他，屢次與他爭競，我常歎小小姐無福，外郎無蹤，故使劉氏得為夫人享福。若我家小姐回來，劉氏就是偏房，江三嫂亦不敢放肆。」韓氏自思：「蘇大娘與我同心，諒無漏洩，怎好欺騙？」乃對蘇大娘曰：「你出去看看外邊有人否？」蘇大娘出房觀看，仍進房內曰：「外邊並無人影。」韓氏笑笑，低聲說曰：「卿相便是小女。」蘇大娘曰：「你怎知其詳？」韓氏就把初五日相認之事說明。蘇大娘低聲曰：「既是小姐，何不及早完親？」韓氏就把怪罪孝王娶劉氏，用八座轎駕，我亦為此事激出病來，女兒貪圖首相榮華，再過三年，方肯改妝。」蘇大娘曰：「若不改妝，終身何如？」韓氏曰：「忠孝王戀新棄舊，且自由他。」大娘曰：「謝天謝地，小姐有着落，我亦可免憂慮，只是難得梁小姐二女成婚，竟無怨言，不知何故？」韓氏曰：「前日匆惶之間，不問及此事，待他出閣，再問未遲。你若回王府時，切不可言及此事，恐小女即便不來。」蘇大娘曰：「我從未多言，這女婢瑞柳甚是多言，切勿使他知道，且說瑞柳立在屏後竊聽的二人低聲聽，不分明，只聽得蘇大娘說謝天謝地，小姐已有着落，我可免憂慮。」後邊言語聽不分明，瑞柳想方才要說話，怕他知道，蘇大娘又說此話，待我今晚設計問府中女婢，便知實事，好回去稟知忠孝王與孟小姐完親。那時劉氏見孟小姐即當叩拜。江三嫂見我大娘亦當跪拜，看他還有威風使勢的麼？」到了晚間，與三婢飲酒，瑞柳故意甜言蜜語，與三婢說得投機，乘勢問曰：「聞得你家小姐與夫人相認，未知幾時相認的？」那兩個女婢答曰：「我家小姐一向無蹤，豈有相認之事？只有一婢為人誠實，答曰：「只因醫病，那二婢忙向他丟個眼色，那一婢就改口曰：「並無相認之事。」瑞柳知有毛病，即正色曰：「我們昨晚結拜，立下千觔重誓，此事夫人日間親對我大娘說的，已經相認，你們還不實說，不怕鬼神譴責，枉與你結拜。」三婢只道是真，只得答曰：「非是我們奸詐隱瞞，實因老爺夫人吩咐，若有多言漏洩，相認之事，即便處死，故不敢實說。」瑞柳立誓曰：「你們若將實言告知與我，我倘有漏洩，日後死於刀劍之下。」三婢見他立誓，遂把五月初五日夫人詐跌地昏迷相認等情，言明。你外邊切不可多言。」瑞柳稱是，心中暗喜，到了次早，急要回府，說知使江三嫂失勢，詐對蘇大娘曰：「這兩日天氣頗熱，棉衣穿不得。」小婢回王府取夾衣便來的。」蘇大娘喝住曰：「不要多事，夾衣就向眾姊妹借用，不許回去。」瑞柳只得退出，忍耐俟一同回府說明。豈言韓氏謂蘇大娘曰：「我欲備四盤異樣小菜，使僕婦送與梁夫人，稱是感念鄭相治病之恩，特送小菜與梁夫人下酒，就囑

僕婦細看梁夫人，生得如何，爲甚甘嫁女兒，並無怨言。蘇大娘曰：夫人此計極妙。韓氏命女婢着廚房備四色新奇小菜，加料炒好，送進與夫人看。用盤盛着，家婆同狄春燕帶帖，韓氏囑其面見梁夫人，看他生得怎樣。春燕領命，帶了名帖禮單，直到相府來見門官，說明詳細。門官報進，此時鄰相入闈，狄春燕閉扉無事，與二姨娘在後花園看花。女婢執帖報曰：門官說稱孟龍圖之妻韓氏感念丞相治病之恩，特差婢僕送四盤小菜與梁夫人下酒，並要進來叩謝。那德姐柔娘笑對素華曰：夫人好命，嫁得相國丈夫，蔭你做一品夫人，卻又會行醫，送得小菜謝禮，夫人真好受用。素華暗想：若使你嫁此中，看中不吃的丈夫，只怕要氣殺了。迴思孟小姐尙與父兄在朝堂，旦夕相會，我豈不可見一僕婢，就令女婢把來人喚進，未知狄春燕說出何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假孟女龐福施謀 詐王妃項氏設計

卻說相府女婢領命，引那狄春燕來到花園，指着素華曰：那亭上坐着的便是我們夫人。狄春燕舉頭一看，早認得是蘇映雪。素華亦認得是狄春燕，遂詐爲不見。春燕來到亭上，放下威籃，跪下叩頭曰：夫人在上，小婢叩頭。素華曰：免禮。起來。春燕起來曰：我家夫人感念丞相救命之恩，特備四色小菜與夫人下酒。望夫人休要見哂。素華曰：你回去多多拜上夫人，多蒙厚愛，消受不起。回顧女婢收下小菜，備了回帖賞封。狄春燕收了回帖賞封，叩頭謝賞，收了威籃回去。至孟府，進入後衙，見韓夫人呈上回帖。韓夫人問曰：你會見梁夫人麼？狄春燕就把梁夫人言語稟明。韓夫人曰：梁夫人生得若何？春燕笑曰：甚麼梁夫人，明是蘇映雪姑娘。蘇大娘聞言驚喜欲狂，忙問曰：你看得甚麼？春燕曰：果是蘇姑娘，身材比當年長大了。韓夫人曰：聞得景夫人乃貴州人氏，必是江中救了蘇姑娘，認爲義女，怪不得與小女相得。原來是二女較舊。蘇大娘不信曰：世上那有如此湊巧的事？孟小姐相認，已是奇事，小女那有這等造化？女婢之言難信。韓夫人曰：候小女出閣，請來問明，便知真偽。蘇大娘稱是誰知瑞柳在外竊聽，暗裏的蘇映雪既有梁相仗倚，將來必作次室。劉氏定做第三房小妾。江三嫂更加失勢，俟回卽便說明不表。且說上年成宗降詔天下，尋訪孟氏，恰有湖廣武昌府江夏縣民人龐福，年三十一歲，爲人狡猾多智，娶妻毛氏，在城內開雜貨店。其母路氏有一兄弟名知遠，住在通城縣，遠路知遠乃是飽學書生，只生一女取名祥雲，生得眉清目秀，容顏美艷，五六歲教其讀書，過卽能成誦。至十二歲，詩文皆精，金釧不及四寸，頗稱才貌雙全。不幸是年母死，明年路知遠病故，龐福母子前往殮葬，遂借路祥雲

回家撫養不料龐福之母亦亡其妻毛氏刻薄不管粗細工藝俾着路祥雲盡做閒時又着他懷抱兒子路祥雲自知命苦甘心勤作時年十九歲龐福欲將祥雲賣與富戶爲妾一時未有人家這一日中午時候龐福見了榜文心中暗喜表妹才貌雙全可假作孟騷君諒孟騷君不是身亡便是改嫁不然前年忠孝王征番封王天下週知孟氏若果守節定往京城相認今將表妹充作孟氏送進京去若是收留吾便可得賞金後日完親即認爲姑表大舅何等威風想到快活處不覺手舞足蹈即奔回店來進房對毛氏說明要扮孟氏的事毛氏大喜曰此計甚妙當運行之即叫曰姑娘請進有話商量路氏進房問曰哥嫂何事呼喚龐福夫妻一齊起身迎接曰姑娘請坐有事與你相商路祥雲疑感今日何故如此厚禮相待即坐下問曰哥嫂有事請說龐福就把朝廷榜掛尋訪孟氏並自己要把你假扮孟氏進京以圖富貴路氏曰但面君怎樣說法龐福曰只說你主僕假扮書生主僕二人行到湖北武昌府客店遇着秀才路知遙認爲義子同往家中後因患病繼母察出改扮女妝詐稱章氏路氏曰倘官府問起榮蘭女婢怎樣回答龐福曰路途遙遠榮蘭受不得辛苦逃走無路路祥雲心想孟氏必有父兄親戚在朝定然認出真假若是敗露我即賣妻父母雙亡爲表兄所迫無奈假扮欺君諒朝廷亦必赦宥倘得瞞過終身受用不盡即便應允龐福曰來日我即備轎送你見本縣路祥雲自思有福歸我有罪自有龐福抵當到了次日路氏小心梳妝毛氏取出幾件新衣首飾打扮停當加倍美艷那龐福夫妻大喜送上轎來到江夏縣衙外停在龐福來見把門人說過詔送孟小姐前來見老爺勞煩通報把門人報與本縣主知道這知縣姓廉當時聞報令傳進龐福來到後堂拜見廉知縣答了半禮龐福立在旁邊縣主問曰孟小姐怎能與你相見龐福曰小人有一母舅路知遙住在通城縣乃是秀才夫妻二人年將半百並無男女因四年前路過一書生主僕二人乃雲西章姓因父被屈官司拘禁牢獄他主僕逃難無依母舅收爲義子當住家中不久那書生犯病露出繡鞋母舅細問又說是章氏女子因父在日將他許配王文隆爲妻這文隆出外四年並無音信故未完親後娘貪圖人家厚賂迫其改嫁伊願守節主婢假扮主僕逃走母舅憐其貞節認爲義女主僕改換女妝榮蘭見母舅家事清淡遂逃出無蹤一年後母舅夫妻雙亡我母遂帶章氏回家照顧已經兩年近因黃榜尋訪孟小姐章氏說伊係兵部尚書孟士元之女原名孟騷君乃忠孝王之妻小人不敵欺君特備轎送來現在大門外伺候廉知縣大喜令開中門請進小轎從後堂落轎廉知縣見其容貌秀雅只道是真即請小姐坐在中央廉知縣同龐福坐在旁邊家童獻茶知縣問曰前年忠孝王回朝天下週知小姐因何不說緩到此時纔說路氏曰前年忠孝王回朝妾

探其有無情意。今掛黃榜尋訪，諒必有情。奏請天子，故有此詔。若無此詔，奴家雖屈身在小戶，斷不實說。有失本志。廉知縣讚曰：難得小姐果然有志。請小姐暫回，待卑職稟明上司，親同廳福送小姐進京。路氏稱謝曰：如得進京，自當重謝。遂辭別上橋，起身回家。廳福夫妻更加恭敬，且說雲南府昆明縣有一大富戶家，資百萬名項，字寶聚，年方五旬餘，娶一妻三妾，三妾共產四男三女。妻羅氏只生一子，名喚項祝華，捐納現任山東泰安州知州。又生一女，名南金，容貌卻有七八分似孟小姐，只是四肢肥胖，不識字，心性莽獍，自幼配親鍾家。至十五歲未過門時，夫已病故。這項家會收留僕婦夫妻二人，喚作侯五桂香，原是孟士元的家人。因夫妻詭詐多嘴，韓夫人即趕逐出外，投在項家安身。常讚項南金，顏似孟小姐，並說孟小姐爲守貞節逃走。如今黃榜四處張掛，侯五見榜生，出奸計，就向項隆夫妻說。孟小姐若在，今年已十九歲，諒不是身死，定是改嫁。倘尚在守節，前年忠孝王回朝，天下週知，何不入京相認？今幸姑娘貌似孟小姐，可往見縣主，詐稱孟小姐進京。忠孝王必定爲王妃，滿門榮顯。項隆大喜曰：若得如此，孩兒定必陞高官職。我亦身爲貴戚。項南金亦喜曰：但恐沒有女婢榮蘭，難以遮瞞。侯五夫妻欲奉承他，真歡即獲獎。曰：明是貴府該發達，你的愛婢秋素，面貌年紀恰與榮蘭無二。項南金聞言不信，曰：那有主婢俱皆相似之理。侯五桂香曰：果然天生相似，小人怎敢妄言。項南金曰：這是極妙。項隆曰：好雖是好，只是見官如何說。項氏曰：見官父親只說四年前四月初三晚，有一書生主僕二人借宿，稱是王變通，僕名榮蘭，因父母被屈官司陷害，逃走他方。伊主僕亦欲逃走，我憐其少年飽學，遂留其教讀。至六月二十二日，適我壽誕，備酒請客。王生沉醉，回書館安寢。書童代脫靴襪，方見綉鞋，我夫妻細問。伊方說王家之女，因丈夫遠出無蹤，父母貪圖聘金，迫其改嫁。我夫妻憐其貞節，認爲義女。主僕改妝，近見黃榜，方說真情。故此通報。項隆曰：倘官府疑問，當年封王不說明。項南金曰：當年不說，乃探試忠孝王有情與否。今見黃榜，知是忠孝王有情，奏請天子，故此說明。項隆讚曰：女兒真是神算。項氏曰：還有一要緊事。孟尚書父子在朝爲官，倘朝廷或是忠孝王變面，吾可當殿自認。若問在家時家中之事，奴僕名字，逃走之時，留下何物，算來卻是利害，必須問明。孟士元容貌並女婢姓名，臨行所留何物，方不誤事。項隆喜曰：家門有幸，女兒有此深謀遠慮。項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遂問侯五曰：你可把孟家各項說項方好報官。侯五心思這些事情，若不取他銀兩，豈不是癡呆麼？隨答曰：小人一時間亦記得不清楚，容少停與妻子參詳。方好項氏早已會意，答曰：可同你妻子細想，方不誤事。侯五領命入內，與妻桂香說了備細。若無取利，怎肯輕易對他言明。不一時，項氏着女媽傳喚侯五夫妻入內，取銀十兩，賞與侯五，又取金釵。

一枝賞與桂香曰。你夫妻可把孟家要事。並孟士元父子容貌。對我實說。且要你夫妻一同入京。事若成就。你夫妻少不得還要隨我入王府。共享富貴。俟五夫妻大喜。細將孟士元父子容貌。並將小姐臨行畫圖詩句。及書信留下。薦蘇映雪代嫁。並前年府中奴婢名字。俱皆說出。又把王府往常所管要事。盡行說明。項南金緊記在心。遂教父親報官。項隆曰。來日你當梳妝回往。項南金曰。我既認爲孟驥君。即是尙書的小姐。王爺的王妃。若輕身到縣。便惹縣主疑心。應當縣主前來。方爲珍重。項隆拍掌曰。我女兒果然妙算。爲父萬分不及。次日穿上冠戴。即便上轎。二名家人跟隨入城。原來項隆充當鹽商。且又捐納同知。來到縣衙。把帖投上。昆明縣主姓安。乃三甲進士出身。一見名帖。即令開中門。請進項隆在外邊下轎。進入後衙。那縣主以禮相待。分賓主坐下。茶畢。項隆曰。治弟有一套富貴。送與老父母。未知尊意如何。安知縣笑曰。富貴人人所愛。未知何事。項隆說明。四年前有一書生借宿。及至六月二十二日。吃壽酒醉臥。改妝。茲因黃榜尋訪孟氏。說伊是孟驥君。治弟欲其來見老父母。他反說要請老父母往見。若送進京。朝廷定有陞賞。忠孝王孟尙書俱有謝禮。豈不是富貴麼。安知縣大喜曰。既是孟小姐。早聽應當拜見。怎敢勞他前來。兄台請在敝署安歇。俟來日本縣與你同往。項隆曰。治弟就在外邊好友處安歇。不勞費心。遂別出門。到好友家中安歇。安知縣即着捕衙看守衙門。自己急忙連夜收拾鋪蓋。次早同項隆起身。執事跟隨。過程來到項家。項隆請知縣入大廳。備點心相待。自己進內。對女兒說明前事。母女大喜。項南金換上新鮮衣裙。更加嬌豔。項隆同四婢引女兒來到後堂。項隆出見安知縣。曰。孟小姐請老父母進內相見。安知縣同進後廳。見項南金果是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又兼項隆乃是富戶。便不疑其假冒等情。項氏徐徐起身迎接。知縣忙向前打躬曰。卑職有何德能。敢勞小姐迎接。請小姐高坐。受卑職拜見。項氏乃作萬福曰。奴家年輕勞動。費縣遠涉。已爲不該。怎敢受貴縣厚禮。項隆推辭早退入內。項氏欲行賓主體。安知縣不敢當。自在傍邊坐下。女婢獻茶。項氏嘆曰。奴家命苦。拋棄雙親。今蒙恩詔。得以骨肉相會。自當厚謝。知縣曰。不知小姐如何離家到此。項氏細將守節留圍主婢改妝到此。多蒙義父項員外夫妻厚待。說了一遍。未知安知縣說出何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路祥雲金殿吟詩 蘇大娘王府傳語

卻說安知縣再問項氏曰。前年忠孝王父子得勝回朝。榮封王爵。天下週知。小姐何不早言。直到此時方才說明呢。項

氏曰：奴家前日守節逃遁，自料必死。雖旋知忠孝王封王，未聞尋妻之事，疑是無情。故甘心守節到老，不願嫁負義之徒。今見了恩詔，知是忠孝王有義，奏請朝廷，故有此詔。奴家若不說出，卻是負義欺君。因此自陳委曲。安知縣稱羨曰：小姐果然有志，待卑職稟明上司。同項員外護送小姐進京。項氏謝曰：多蒙貴縣感情，後當重謝。安知縣曰：卑職怎敢望謝。但求令尊老大人並忠孝王父子日後照拂，便感恩不盡。項氏曰：這個自然，不煩叮囑。正言間，項隆從內邊出來。項氏曰：煩爹爹備酒，恭待縣主。項隆即請知縣同到前堂。家人呈上酒席。項隆與知縣同飲。商議進京的事情。項隆曰：孟小姐在我家多年，就如己女。願賠萬金妝奩，方遂吾願。老父台進京路費，治弟一力擔承。無庸慮。縣主大喜。所有跟隨的人役，俱已賞發糧食。是晚就在項家住宿。次早，知縣辭別回衙，即具稟明上司。稟稱欲送孟小姐進京。巡撫即遣署印官代理縣事。安知縣通知項隆，即便備辦香奩，以及妝奩，並辦金條，以備進京費用。知縣又點了二十名健步護送起程。侯五夫妻並女婢秋素，跟隨進京。不表。且說江夏縣知縣送了路祥雲於二月二十二日到京。尋客館安歇。次早，囑路氏面君，須要小心梳洗畢，即便上車。廉知縣同龐福送到午門。知縣先向午門官說明備細。午門官上殿奏曰：啓上陛下，今有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廉奇文，奉送孟士元之女孟氏來京。現在午門外候旨定奪。帝大喜曰：孟氏到京，寡人卻亦歡喜。速宣廉知縣進朝。午門官宣廉知縣上殿，朝拜畢，帝傳問委曲。廉知縣細把龐福出首等情奏明。帝令宣孟氏進朝。路祥雲上殿，三呼伏侍。帝傳旨平身。舉頭路氏奏曰：天威在上，怎敢舉頭。帝曰：赦卿無罪，只顧擡起頭來。路祥雲把頭略舉，成宗仔細一看，見路氏雖有容貌，但身材瘦削，雙眉鎖結，諒是貧家之女，不怕死罪。前來欺君。惟是眉清目秀，大約聰明絕世。暗想：如果發回，豈不被人笑話。難以嫁人。不若勸忠孝王收留，亦是好事。即回轎武憲王父子及孟士元父子曰：朕昔年迫走孟氏，心甚不安。今幸回來，卿等可擇日成親。朕亦喜悅。按孟士元聞廉知縣奏請孟氏回朝，暗笑女流亦貪榮華，不過一個王妃之位。連砍頭的罪案亦敢做出，怪不得女兒貪圖首相榮顯，不肯改妝。一聞聖諭，忙跪奏曰：臣的女兒容貌絕世，此女容貌平常，實非臣女。臣不敢冒認欺君。忠孝王亦跪奏曰：臣雖不識孟氏面貌，但孟氏臨逃，曾自畫一幅形圖，現在家中。此女不似畫圖十分之一，必是假冒。請旨究辦欺君的大罪。帝笑曰：忠孝王休錯了主意。自畫形圖，必有裝飾，怎能相似。又向孟士元曰：孟公須看仔細。誰敢將假女欺君。孟士元奏曰：臣踏不才，難道連親女亦認不出真假麼。遂向路氏喝曰：何人設計教你欺君。從實說明，免你死罪。原來路祥雲見忠孝王的美貌，暗喜道：苦得相見，心願足矣。又恨孟士元，遂知也。父兄在朝，豈可前來欺君。只得勉強俯首，垂下幾點淚。

來向孟士元曰只因路秀才與龐福俱係貧窮女兒受盡飢寒因此形容憔悴怎說不是女兒孟士元暗恨不已不相認還敢冒認強辯既是吾女請問你女婿何在怎不同來說呢路氏答曰女婿榮蘭在路秀才家中受不過飢寒已走多時了孟士元愈惱小小女流卻敢強自爭辯奏曰臣女詩文皆精看他能吟一首詩帝尋思此女生得聰明或能吟詩亦未可知遂問道孟氏你父叫你吟詩一首但受苦心亂未知可能吟否路氏感帝冤洪說出此話明是恐奴敗露即奏曰臣妾雖受苦多年而詩文尚能完篇帝時喜果然聰慧便着內監取文房四寶擺在金階之上令孟氏跪在階下題詩內監取出鋪設停當路氏奏曰請陛下念題帝意出了題目恐其難作乃曰不必命題將就吟一首就是路氏又奏曰無題卻亦難作帝知必飽學乃曰就把你潛逃至今日相會爲題罷路氏領旨磨墨揮毫不須臾詩已題畢跪呈內監接放案上帝見上寫道

九重丹詔忽催婚舊事淒涼不忍論萬里雲山爲旅客三年荆布隱蓬門明珠辭浦悲遷郡枯木逢春喜受恩今日可憐憔悴盡性天惠愛必須溫

帝看畢傳旨羣臣看過方對孟士元曰此女才學敏捷果是你女無疑矣必因老眼昏花以是難辨孟嘉齡跪奏曰此女實非臣妹敢來欺君望陛下嚴刑究辦以儆後來帝曰此必因困苦貪圖富貴既有才學可從寬免究遂笑問路氏曰朕擬將你配與忠孝王爲妾你道朕斷愛公孫路氏雲大喜慌忙跪下曰叩謝陛下洪恩果然委公帝大喜其不敢分辨真假可謂識時即向忠孝王曰朕若將此女發回誤其終身今賜卿爲妾罷忠孝王心中不悅忙跪曰臣非好色之徒若娶此女深負孟氏節義此女膽敢欺君還求陛下重辦成宗沉吟一會曰朕憐此女回去名聲不好着內監引入萬壽宮服侍太后太后後來見其勤謹着成宗納爲偏妃亦是路氏有福當下帝思龐福敢來欺君即傳旨召刁民龐福進朝午門宮出朝宣召按龐福見路氏入朝許久心中驚恐聽得刁民二字驚得滿身冷汗勉強入朝俯伏跪下曰子民龐福朝見帝厲聲曰爾一介小民怎敢來假冒孟氏欺君龐福奏曰此事是孟氏叫子民報知縣主子民實不知其詳乞赦欺君之罪連跪叩頭帝曰朕念薄有才貌從寬免究仍賞你白銀二十兩回去罷龐福叩頭謝恩內監即取二十兩銀子交與龐福帝又向差知縣曰你失察冒奏亦屬有罪今一體從寬免究你回原任不許與龐福爭訟如違重處廉知縣領旨成宗退朝俱稱天子大度不計小過廉知縣回寓埋怨龐福敢於冒險幾斷送他七品前程又累他費了數千銀兩龐福自思往還路費不下百兩銀子險喪性命自覺無顏星夜回轉家鄉又恐縣主報怨且惹人

恥笑。遂連夜搬往遠方。這是不守本分的報應。且說武憲王父子回府。少王便將湖廣假孟氏的事情。告知太郡。太郡曰。幸不被其混過。少王曰。他與形圖毫不相似。怎能混入。老王曰。雖如此說。但形圖乃孟氏自描。諒必有些妝點。難以准信。世上那有如此羞醜的女子。少王曰。鄺恩師的容貌。且勝畫圖。怎說女子無此美貌。老王曰。鄺相乃山川靈秀之氣。蘊結而成。誰能比他。劉氏曰。聞得韓夫人已不怕風。方氏嘔吐已好。何不請蘇大娘來問個明白。免得狐疑。太郡稱是。就着家將帶帖押轎。往孟府請蘇大娘回來。家將領命。來到孟府。向把門人說明。當下孟府正說湖廣假冒的事情。忽女婢報曰。把門人報稱。王府差人押轎來請蘇大娘回去。大娘曰。夫人婆媳俱已平安。老身理當回去。韓氏曰。諒亦爲着假孟氏。別無甚事。今日天色將晚。來早回去罷。遂令女婢把帖交與來人。囑他回去說。蘇大娘來早便歸。女婢退出。次早備筵。與大娘餞行。韓氏囑大娘道。切不可說小女的事情。大娘曰。我從不多言。只怕瑞柳多嘴。以致洩漏。機關。飢囑瑞柳曰。小孩子凡事切不可多言。瑞柳曰。小婢不知甚麼。怎好多言。尋思若回王府。立卽說明。使江三嫂失勢。蘇大娘辭別上轎。瑞柳跟隨。來到王府。見禮坐下。茶畢。大娘曰。韓夫人婆媳已好多日。老身久欲回來。又說些閒話。太郡方問曰。昨日湖廣假孟氏的情形。你必知道。蘇大娘曰。昨日孟老爺亦會說過。不意一個女子。貪了富貴。亦敢罔法。豈不可笑。武憲王曰。我們疑孟氏的形圖。必有妝點。特請姻母回來。且問孟小姐果然貌似畫圖否。幸勿隱瞞。大娘曰。孟小姐容貌雖像畫圖。然形圖只畫面貌。不能畫舉動。焉能描出秋波活潑。言笑百媚。活人勝圖多哩。少王嘆曰。我只道貌不及圖。誰知道貌更勝圖。俺皇甫少華福薄。不能消受姣妻。實爲可惜。瑞柳立在蘇大娘背後。笑向忠孝王。指着蘇大娘。連丟眼色。忠孝王必知有故。卽喚瑞柳曰。你無故嘻笑。莫非孟小姐有踪跡麼。瑞柳大笑曰。孟小姐聞已相會。大娘吃了一驚。怒睜雙目。注視着瑞柳。那瑞柳愈笑曰。小婢斷不敢說。大娘何必發怒。老王夫妻並少王齊聲曰。大娘好得忍心。孟小姐既已相認。還阻擋女婢不說。眞是不該。蘇大娘只得說。不是老身秘密。奈孟小姐有約。倘漏風。卽不相認。故孟公夫妻叮囑不許多說。忠孝王問曰。孟小姐今在何處。大娘曰。孟小姐就是鄺丞相忠孝王。聞言。驚喜欲狂。曰。怪不得鄺相前日說。三年之後。管叫孟氏相會。但不知如何相認。蘇大娘就把二月初一日診脈。初五日韓夫人詐昏相認。情由說明。忠孝王曰。鄺相待我恩深。何不早認完親呢。大娘曰。孟小姐本欲早認。因尤恐劉捷報怨。後來怪你娶妻。用了半朝鑿。駕八擡金轎。又不稟明師長。父子自奏朝廷。心中不悅。所以不肯早認。忠孝王聞言。始悔父母迫他娶妻。反使無妻。卽答曰。我雖娶劉氏。但孟氏的畫圖。誥封常供奉中殿。夜伴形圖獨宿。岳母何不代予告訴。大娘

曰韓夫人非不代說。但孟小姐要再做二三年右相。報答主上厚恩。然後設計改妝。今若相認。卽有四條大罪。少王曰甚麼四條。大娘曰欺君罔上。戲侮朝臣。變亂陰陽。誤入婚姻。這四款大案。死罪難免。老王夫妻點頭曰。這四條果然利害。但三年之後。仍不能免。不如早求開赦。劉燕玉大喜。向少王作禮曰。恭喜郎君。孟小姐指日可會。少王答揖曰。難得夫人賢德。終身亦可完就了。並向衆人曰。這位孟小姐成就我滿門富貴。乃我們之大恩人也。衆各稱是。惟有江三嫂立在旁邊。怒視瑞柳多言。瑞柳心知其意。卽使他怨恨何妨。又向前曰。連義烈夫人亦在目前。就把香燕送簪前去。認出梁夫人。卽是蘇小姐的話。說明。太郡曰。我不信世上有這等湊巧之事。大娘曰。這是春燕奉承的言。難以相信。小女若有此福。不至離胎一月。卽便流落人家了。少王曰。此事我亦不信。但孟小姐旣言怨我。趁他如今在闈。待我往求岳父父子。同我們父子來。早奏求朝廷開赦。得以完親。豈不是好。大娘曰。少王不可性急。且候孟小姐出闈。後相商方好。少王曰。不可。孟小姐怨我娶妻喧鬧。若與他商議。反爲不美。乘他不在朝。啓奏爲妙。老王曰。我兒說得有理。速往見孟親翁商議。來早進表。奏請赦罪。改妝。少王稱是。連忙上馬來到孟府。孟嘉齡接入後堂。適值孟士元夫妻俱在堂上。忠孝王見禮坐下。對士元夫妻曰。小婿迫於君父之命。前娶劉氏。不料令愛見怪。岳岳父母又隱密不言。小婿一向如在夢中。今方知道。孟士元夫妻知是蘇大娘所說。答曰。不是我夫妻隱瞞。奈小女一再囑咐。故不敢言。忠孝王曰。小婿欲上表求赦。令愛改妝完親。特來稟明。士元曰。這個且慢。此表上後。卽有欺君四條大罪。忠孝王曰。雖有大罪。緣救小婿不得已。而欺君並非賣弄才學。自進朝以來。未曾犯案。誤事。岳丈父子並小婿父子。苦奏哀求。朝廷寬洪。定蒙赦罪。改妝完親。士元喜曰。此言有理。來日一同保奏。來日小女出闈。繳旨。就好改妝。免得許多言語。韓氏曰。不可太急。候小女出場商議。纔保無事。忠孝王曰。不可。令愛旣怪小婿娶了劉氏。鑿駕奢華。似乎不啻他的地位。必難商議。寧可乘他在闈。預先上表。免費口舌。士元曰。說得是。未知上表之後。主何吉凶。請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忠孝王上表認妻 梁丞相發怒助婿

卻說孟士元聞忠孝王於二十五日早朝便要上表。答曰。如此極好。韓氏曰。你須商議停當。但不要使小女失臉方好。亦是天數未該相認。故忠孝王孟士元父子失於檢點。偏不私下商議。欲使孟小姐當殿失臉。莫怪孟小姐反臉無情。當下孟士元父子岳婿四人齊答曰。此乃佳話。豈有失臉。忠孝王曰。小婿回舍具表。次早朝房等齊。卽起身上馬。回府。

入內滿門尚在殿中伺候。忠孝王退入鸞鳳宮，向畫圖作揖曰：「下官實因父母之命，迎娶劉氏，致被小姐見怪，大爲不該。謝罪畢，退出。此時心中狂喜，坐立不定，亦不進劉氏宮中。到了晚間，忠孝王仔細具表，老王夫妻見過，稱善。令人繕寫方寢，次早四更，父子起來梳洗，餽餐方完，入報孟龍圖。父子前來，忠孝王父子出來相見。老王曰：「那時帝若發怒，全仗親翁父子並吾父子齊心保奏。」孟士元曰：「朝廷仁慈，想必憐憫，當可無事。」武憲王父子上馬，一同起身，來到朝房，坐下。是早恰遇梁相來，會上朝，及帝坐殿。文武朝賀畢，忠孝王俯伏奏曰：「臣皇甫少華有事啓奏。」成宗曰：「賜卿平身，有事奏來。」皇甫少華立在旁邊，奏曰：「臣因右丞相鄺君玉，乃是臣妻孟麗君改妝，變換姓名，特懇恩旨，令其改妝，賜臣完婚。足感聖恩於無既。帝問言大驚曰：「鄺君玉在朝多年，怎有女流之說？」少王曰：「孟氏臨走，親畫形圖，岳父孟士元前已把圖付臣。臣見其圖容貌與鄺君玉相似，臣以師生之情，不敢妄疑。今幸鄺君玉與父母相認，臣特奏懇陛下，令其改妝，成宗心想：「男子那有如此美貌，必是個女子。無疑，怪不得他一心救拔皇甫家的滿門，真是才情兩足之奇女也。令朕愛慕不置，若能得此賢妃，心願足矣。」遂問少華道：「鄺相怎認父母？忠孝王卽把二月初一日往孟府下藥，初五日伊母詐暈相認的話說明。」孟士元亦跪奏曰：「臣所奏果有其事。陛下開赦，罪着其改妝完婚。成宗沉思：「此女才情兩足，何不趕早完婚，必有委曲。仔細一想，定是怪忠孝王棄了父母，入山學道，並奏赦劉捷一門，娶仇人之妹劉燕玉爲妻。因此妬怨交作，朕若令其改妝，卽失一辦事的能臣。忠孝王勝朕多矣。今當假怒，候孟氏出場，方好收局。一面思想，一面假作看表。卽大怒曰：「你言差矣。鄺君玉果是女流，卽有四條大罪，欺君誑聖，戲侮大臣，變亂陰陽，誤人婚姻，如此無禮，罪當誅戮。忠孝王不識王法，說甚廢改妝完婚。忠孝王哀求，道：「陛下前年降詔，頒行天下，尋訪孟氏，今幸孟氏出頭，正當開赦。況臣的滿門，曾受孟氏深恩。陛下若不開赦，臣願代啗受戮。」成宗怒曰：「你爲愛惜妻子，把臣的國法當作兒戲。朕言次恨恨不已。武憲王忙跪奏曰：「臣兒秉性耿直，雖娶劉氏，未敢同牀，立誓必候孟氏相認，方敢與劉氏同牀。陛下若不開赦，臣兒不守朝。臣將來老景無靠，望陛下格外施恩。」孟嘉齡亦跪奏曰：「可憐臣父年老，只一子一女，臣妹若果正法，臣母勢必亡身。老母旣死，臣痛母亦必身亡。伏乞聖恩開赦孟士元，亦跪奏曰：「請他四罪情有可原。臣爲陛下縷晰陳之。與君誑聖，乃欲救丈夫，不得已而改扮，以求功名，非無故賣弄才學。戲侮大臣，念臣女自在朝以來，與羣臣相見，謙恭有禮，不恣逞兇頑，變亂陰陽。念臣女自居官至今，未嘗犯法，誤事誤人婚姻，乃梁相自結紅絲，拋球招親，並非臣女前往求婚。望陛下施恩，曲全人間骨肉。帝曰：「不必多言。俟鄺相出關，朕自有處治。」龍袖一拂，駕退回宮。孟士

元父子回府向韓氏說明備細曰：來早我與孩兒並武憲王父子，求情朝廷，必然開赦。韓夫人曰：只要不斷送我女兒便好。且說江三嫂到晚密對劉氏曰：若孟小姐相認完親，你須大模大樣休要服小，自喪志氣。劉燕玉曰：你好不識時務。往日丈夫得暇，便進宮中，共說些閒話。今日早間至此，刻並不進我宮來，眼見得無意於我了。況孟小姐才貌蓋世，父兄俱在朝顯職，兼有恩於皇甫家，我才貌不及他的萬一，父母遠在邊關，況亡兄獲罪於皇甫家，我是婦人之妹，孟小姐若來，惟恐他報怨，你還說這話。江三嫂曰：我們如今與他卵石莫敵了。那蘇大娘呆視不言，只恨瑞柳多言，惹出此事。瑞柳意欲討功，隨侍少王少王謂瑞柳曰：難得你忠心，方知此事。俟你長成，把你配個好丈夫。瑞柳大喜。江三嫂聞言，恨恨不已，不再說。帝一路回宮，在簾上恐皇后知道，難以遮掩，囑內監武士曰：卿相在朝已久，並無猜疑，定是孟士元誣錯。你等在宮，若是妄言，卿相是女者，一齊處斬。駕回偏殿，就着心腹小監權昌，速往王府取孟氏的畫圖，前來御覽。權昌上馬起行，原來武憲王回府之後，滿門正在商議，來早務要奏赦孟氏罪名，忽報權昌來到。武憲王出外迎接，禮畢坐下。權昌說明聖主要取畫圖，忠孝王入內，取出畫圖，交與權昌。權昌接了畫圖，辭別回宮，繳旨。帝把畫圖掛起，成宗看了，不覺出神，誰知畫筆如許，入神秀媚，描得這等相似。來早他若自願改妝，是朕的晦氣，失了一位能臣。他若不願改妝，教朕做個好人，勸他相認，這是斷乎不肯。只是忠孝王與孟龍圖，倘來早奏請脫靴驗看，叫朕如何掩飾？且看來早卿相如何分辯，朕即乘機附會。但此事他若分辯得開，就算真本領了。即着權昌將畫圖發回王府，不許多言。權昌領旨前去不表。且說梁相父子在朝日久，門生故吏極多，當下見忠孝王奏卿相是他的元配改妝，俱怪忠孝王出言甚無狀，見師尊年少貌美，胆敢亂言，衆皆不服。迨至退朝，就有幾位來到相府稟明。梁相請入拜畢，坐下。梁相疑問曰：承蒙列位光顧，怎有倉皇之狀？衆官道：可惜令婿鄒太師提拔了忠孝王，滿門富貴，不料忠孝王恩將仇報，亂言無狀，門下等大爲不平，遂把早間奏請的言語，及主上發怒等情，一一說明。不意孟龍圖老耄糊塗，反附會說二月初五日診脈與母相認，太師你道該不該？應梁相開言，激得雙眼圓睜，遂冷笑曰：他今父子封王，兼是國戚，女居昭陽，萬民主母，就說些狂言，亦未爲不可。況老夫年老無用，小婿年輕，凡事謙恭，易於欺侮，無怪其藐視相位。且看來早自有高低。衆官曰：老太師亦須使些勢力，方不致國法紊亂。梁相曰：來早小婿面君，固有分曉。衆官稱是，辭別回歸。梁相退入後堂，暴跳如雷。景夫人疑惑，問曰：相公何事如此發怒？梁相曰：可惱可惱，遂說明前事。景夫人大驚曰：此事我已久疑在心，莫非實堪果是女流麼？你看他夫妻年少相得，爲何成親數年，並無男女。太師且勿動怒，梁相笑曰：

你亦顛倒。若是二女成親，女兒豈無怨言？你既懷疑，可喚女兒來問，便知端的。景夫人遂令女婢請小姐前來。女婢走到內房來，見素華說明委曲，素華駭然自思：忠孝王如此狂妄，因何不與小姐商議，私自上表奏主，叫我如何回答呢？低頭一想，寧可欺瞞義父母，斷不可使小姐失臉。主意已定，即來到後堂，見了雙親，行過禮，坐在旁邊。梁相曰：「今日有一椿大事問你，休得隱瞞，就把忠孝王的言語說明。」賈壻畢竟是男是女，你可從實說來。素華曰：「爹爹前取會元，是男是女，梁相曰：「開科取士，自然是男，那有女子之理。」素華曰：「既是男子，故招爲女婿，今何問及男女？豈不好笑。」梁相向景夫人曰：「夫人，再有何說？」景氏遂不敢言。梁相曰：「總由賢壻逢人讓，抑門生稱作同年，人皆視爲懦弱，易欺。」忠孝王故敢亂言，他兩個閒散的王爺，怎及得我翁婿兩個首相來日，賢壻出閣，到殿上與他決個雌雄，使他知道首屈權重。素華暗嘆：忠孝王狂妄，看父親如許變臉，豈不是他自取其辱。梁相恨恨伺候來早，面君且說：「鄺相自初六日入闈，回思母病初痊，蘇母必往探母，親定洩真情。蘇母必向忠孝王實說討功，看忠孝王前日奏赦劉捷，不與我相商，乃是淺見之輩，倘乘我入闈，私奏改妝，我又不知及揭榜面君之時，我豈不當殿失臉，連朝廷誤用女流，梁相錯拔會元，誤招女婿，俱皆失臉。此事深爲可慮，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呵，有了，可如此如此，寧可使他沒趣，不可使我自己失臉，又可儆戒他下次作事小心，主意已定，遂一心考核，招選真才，至二十六日午正揭榜，會元是俞贊，崔板鳳中第三名，會魁裘惠林中第九名，進士衆進士拜謝座主，門包俱係堂官榮發所收，異常熱鬧。是夕，忠孝王睡不能寐，四更起床，令人下帖，約孟士元父子進朝保奏，然後忠孝王父子上馬進朝。士元父子恰巧亦到，梁相故意遲緩，方到成宗臨朝，將忠孝王的表章藏在懷中，欲試鄺相有何才能，能否分給。臣朝見分班站立，忠孝王奏曰：「會試昨日已經揭榜，鄺相少停必來繳旨，伏乞陛下令其改妝。」帝暗笑：忠孝王痴呆，怎肯作了好人，自失能臣。即曰：「朕自有處分，不必多言。」文武官奏事完畢，梁相坐在左邊，綉墩伴作不知，只見午門官奏曰：「啓上陛下，右丞相鄺君玉率領同考試官，現在午門外候旨。帝傳旨：鄺相率領副總裁歐陽贊，並同考試官俯伏朝見。奏曰：「臣等奉旨典試場事完竣，特來繳旨。」帝傳旨：賜卿等平身，難得卿等辛苦，爲國求賢，衆官俱加陞一級。衆官謝恩歸班。鄺相就在袖中取出文卷，奏曰：「此係前列的十卷，進呈御覽。」帝曰：「卿取中的文卷，必然超羣，朕當飽看着。」內監取卷前來，卿且賜坐。鄺相即坐於右邊，繡墩帝伴作看表及文卷，窺視鄺相的面貌，果似畫圖，但細看兩耳，並無耳環之環，亦是一椿疑案。暗思：有此才貌，具此胆量，的佳入，豈不令人愛慕。忠孝王見帝只管看卷，心中好不着急，停了一會，帝令內監把文卷送入內宮，方對鄺相曰：「鄺先生入闈之後，」

朕得這道表章甚難決斷。候卿看過。方好定奪。內監取表付與鄺相。鄺相暗想。莫非是忠孝王的妄言。即起身接表。立而揭看。果然不出所料。心恨既知。真情何不與我私議。設計改妝。乃私自進表。明是要使我當殿失臉。他既無理。如今怪不得我無情。即含怒奏曰。本月初一日。侍郎學士孟嘉齡到舍。據稱伊母病重。懇臣前往醫治。臣即往視脈。知是鬱結憂思致病。臣便開了兩帖藥方。令他分作兩天服下。至初五日。臣又往看。不意韓夫人扯住臣袖。呼臣爲女兒。遂跌在地下。暈絕。當下滿門狂呼未醒。臣思這病由思女而起。必伊女與臣相似。是以錯認。竊念醫家有割股救人之心。遂屈認其爲母。韓氏蘇醒。不料臣即此一認。俱真認臣爲他女。臣欲分辯。恐韓氏仍致死地。只得忍氣蒙屈。但臣由三元及第。入翰林。擢陞兵部尚書。並蒙恩拜相。若果是女。凡府縣及歷科同考試官。豈能盡瞞。況現今娶妻子。誤他青春。怎無怨語。總由臣年輕顯職。鐵面無私。以致羣臣懷忌。忠孝王恃爵倚功。不察虛實。乘臣入闕。冒奏陛下。這等誑聖欺君。亂倫逆理的表章。留下何用。言訖。怒氣沖沖。將表擲在龍案之上。卽回轉身來。向忠孝王曰。國舅。你仗了國戚。乘我入闕。竟敢亂言欺我。會亦思誑聖欺君。這個法律難逃。回奏朝廷曰。此等重罪。若不嚴辦。文武百官定要怠慢。臣下臣何以立於朝堂辦事呢。忠孝王大驚。暗思。鄺相平時禮待我。卻如此無禮。出言冒瀆。恐是岳父認錯。果是孟氏。那有如此變臉。意欲分辯。又礙師尊名分。恐其毆打。師生質證。豈不罪名更大。當下面如土色。不發一言。帝暗駭。果然利口。令人降服。武憲王心想。吾兒礙着師生名分。不敢分訴。我若不分訴。吾兒必然有罪。乃向前奏曰。此事實孟龍圖所言。並非臣兒妄奏。冷有孟龍圖可證。當下梁相坐在那邊。見了武憲王分辯。遂怒髮沖冠。奏曰。臣婿如果是女。臣女婿待左右。豈有不知真假。如許妄言。明是當他年少。但當年若非巨婿保奏。招軍。恐武憲王的滿門。未必享此富貴。今忠孝王自知有罪。已不敢分辯。武憲王反加力辯。如此看來。明是武憲王縱子爲非。敢當殿袒護。但念臣翁婿二人。雖是不才。亦係股肱元宰。突遭穢語。有辱國法。望陛下將武憲王父子一體嚴究。無稍寬貸。當下武憲王吃驚不小。又奏曰。實是孟公所說。怎說臣父子之罪。可問孟公便知。非臣父子妄奏。原來成宗一心貪戀孟氏才貌。有意曲庇鄺相。又恐孟士元父子及忠孝王父子奏請脫靴驗看。便難遮掩。乃計不出此。亦天數未到。帝見梁相出辯。啓奏。暗笑其老邁顛倒。不明男女。乃乘勢厲聲叫曰。孟先生何在。且說孟士元先見鄺相變臉。已是吃驚不小。又聽得梁相夾攻。成宗厲聲大叫。不覺胆裂心驚。只得向前跪下。奏曰。老臣在此。有何聖諭。帝含怒問曰。你向忠孝王父子說甚麼話來。以致朝堂大鬧。不知孟士元如何分辯。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金鑾殿二相施威 丞相府劉氏謝罪

卻說孟士元見二相夾攻，忠孝王自知將已敗露，若不見機，必遭重罪。乃奏曰：只因二月初五日，鄺相診脈，臣妾跌昏，鄺相相認，俱是鄺相所言。臣只說此言，並無別話。帝怒問曰：到底鄺相是你女，或不是你女，可說明白，免得懷疑。孟士元只要卸擔，乃奏曰：陛下明察，父女雖是至親，但長十四五歲，即在繡房，父兄相見有限，且臣的女兒十六歲，即改妝潛逃，於今四載，臣已年老，心憤眼昏，焉能辨得真假。帝聞言，即搖頭曰：你今真是顛倒。鄺相欲救你妻，屈認爲女，你卻認以爲真，致有許多閒話。言訖，拍案罵曰：朕雖薄德，菲才，自念登極以來，專務整飭朝綱，幸得嚴肅，豈容你等興風作浪。明是丞相，怎敢亂言。女流忠孝王好大胆，皇帝老師，豈容你作耍。若不念血戰功勞，當治你的大罪。今後凡事務要三思而行。滿朝文武，誰能及得鄺相才能。若朝中無此鄺相，朝政顛倒不堪。今後有妄談鄺相閒話者，從重治罪。又回顧鄺相曰：先王可令人訪察，倘有妄言是非者，不論官民，交朕處分。鄺相謝恩畢，揚揚得志。文武百官俱皆悅色。惟有武憲王父子，士元父子，悶悶不樂。帝駕回宮，按帝后甚異，相得帝平日回宮，凡朝政俱對皇后說明，惟湖廣假孟氏及鄺相訂拜，並不提起。尋思：鄺相聰慧，必感我不脫靴臉看，又禁絕閒話。從今再加些殷勤，自不過意，或得私通，豈不得一位賢妃。此後凡鄺相奏事，帝俱笑而聽從。且說鄺相回歸梁府，與梁相細說早間之事。孟士元若不見機推脫，定遭治罪。大家說了一會方散。鄺相夫妻回房，撒退女婢。素華曰：小姐雖有先見之明，預想對答言語，朝中不致失臉，只是氣殺了皇甫少華了。鄺相曰：論他舉動，氣死亦不足惜。我現有畫圖在他家中，我前曾囑他孟氏三年內定來完親。先與劉氏生產兒子，此是隱語。他偏不省悟。今我既認母，足知我是孟氏了。況我與他不時飲酒言談，就不憂慮。誰知他不與劉氏成親，苦苦纏我，又不與我商議，待我設計改妝，偏棄我不在。私自啓奏，若非我預爲提防，莫道我自己失臉。連朝廷及令尊，錯用女流，亦皆失察。此是他自取其辱，亦做戒他下次行事仔細。他若氣悶，自有他父母妻房勸慰。只虧我日後難改妝。今日連父母亦不能相會，真是可傷。素華曰：皇甫郎果是粗蠢不該。若非小姐能幹，分辯此事，朝廷責罪，家父變面，怎得如此安寢言談。且說孟士元父子回衙，韓氏婆媳迎問曰：改妝之事如何。孟士元搖頭曰：這等不孝女，勸你今後不必說起。譬如死了一般。遂把前後事說明。女兒口似鎗舌，似箭更有梁相助。若非我見機推脫，險喪性命。真是利害難惹，令人胆寒。孟嘉齡曰：孩兒亦不知妹子口似懸河舌似利劍，令人可怕。韓氏恨曰：多是我多

言漏洩。今後女兒決不肯來。我亦無顏往請。可恨皇甫少華有妻還要多言。斷送我一個愛女。孟士元曰。此等利害的女兒。我勸你亦罷了。韓夫人只得埋怨孟士元。父子多言誤事不表。且說忠孝王出朝上馬。沿途沉思。必是鄧相屈認爲女。我怎好不念私情。妄奏爲妻。今夜何顏相見。況滿朝大臣。必鄙我無狀。見師尊美貌。卽認爲妻。何顏得見羣臣。那想到此處。精神昏憤。不料馬失前蹄。忠孝王跌下馬來。家將忙向前扯住。忠孝王滿面羞慚。跳上馬來。起身回府。滿門俱在後殿伺候。武憲王父子見禮坐下。忠孝王連聲曰。真是該死。可羞。可惱。太郡問曰。孩兒何故如此。那武憲王卽說。明前事。方才孩兒氣得跌下馬來。太郡曰。朝廷既未脫靴。看怎知是男是女。看來朝廷偏護忠孝王曰。朝廷問岳父。眞假。岳父推脫難認。眞假必是岳父認錯。我今何顏再見恩師。眞是可恥。言罷。恨恨回鸞鳳宮。臥倒牀上。那瑞柳聽了一番言語。亦覺無顏。這江三嫂隨劉氏回宮。卽對劉氏曰。可喜今日此奏。縱使鄧相果是孟氏。亦難完親。小姐必然正室無疑。劉氏曰。雖是如此。但丈夫這等愁煩。我當前往安慰。爲是卽移步到鸞鳳宮。來只聽得忠孝王罵曰。可恨劉奎璧畜生。不該死得全屍。當年若莫害我。再候一二年間。早已完親。不至生此枝節。論來該將他碎屍萬段。劉氏恐婦其怒。遂到後殿。同公姑併蘇大娘坐下。言談。且說女婢備進酒菜。擺在鸞鳳宮房中。案上只道忠孝王沉睡。向前叫曰。酒菜已備。請千歲起來飽餐。忠孝王只不答應。女婢舉手推醒。忠孝王正在羞惶。感怒。跳起身來。亦不作聲。將案上酒菜盡掃下地。盤碗俱皆粉碎。忠孝王乃橫臥牀上。書童忙向前打掃。女婢大驚。奔出後殿。來見老王夫妻。稟明情節。武憲王曰。早間鄧相感怒。怪不得孩兒羞惱。吾夫妻同往苦勸。不要生出病來。衆人一齊進宮。書童通報。忠孝王迎接。一同坐下。太郡勸曰。鄧相縱是孟氏。旣如此無情。亦不必如此發怒。忠孝王曰。鄧恩師平日待我情深。此必岳父錯認。莫怪恩師罵我。就這打我兒。亦不敢恨他。但百官必鄙薄我。忘恩背師。遠卻可恥。武憲王曰。兒雖錯認。亦是誤聽孟親翁之言。方纔殿上不敢分辯。亦算敬尊師長。今日他怒氣方威。且待來日你自己前往請罪。他若相見。恨氣便消。倘不相見。待爲父與你同往。忠孝王稱善。次日忠孝王到相府。三次請安。鄧相或稱拜客未回。或在內閣批案。另日相會。武憲王曰。待來日爲父與你同往。是晚安歇。次早恰遇日間霖雨。路上泥污。忠孝王父子故意騎馬。欲使鄧相憐憫。來到相府前。駐下。衣袍盡被泥污。女婢報入。素華勸曰。旣是老王同來。理當相見。爲是鄧相曰。我自無法。無致失禮。着把門人回他拜客未回。老王吩咐將帖留下。父子回去。且說鄧相令人往王府打探。忠孝王父子若皆出外。卽來通報。好一會打聽人回報。忠孝王父子俱出。鄧相卽令備轎起身回拜。來到王府門官稟稱。老王父子拜客未回。鄧相令將帖留下。隨卽

回府來見素華曰他來拜我我已拜他禮法已盡素華笑曰小姐探他父子不在故意回拜不怕氣殺了人鄺相曰禮尚往來說甚氣殺人且說老王父子回府得鄺相來拜懊悔不及相會忠孝王即上馬到相府回拜鄺相仍舊拜客未回且日忠孝王自往三次或稱在開或稱拜客未回一連五日不得一見武憲王曰我念鄺相恩深總是我們無理怪不得他發怒兒若子服罪外人說我貧恩忘義忠孝王曰孩兒正爲此事奈恩師不容相見奈何滿門坐臥不安江三瘦弱即曰都是瑞柳妄言害人太郡曰果然這賤孽多言害人不淺忠孝王曰岳父母俱說相恩難怪瑞柳妄言劉氏向前曰我想鄺恩師年少才高自有怪性他既見怪怎肯即容相見請得他與梁夫人甚相得待妾往見梁師娘懇其轉求恩師不怕子周全相見忠孝王大喜曰夫人果然妙計來早當往况還有一件好處前日吾府送與女婢會說梁師娘即對大環之女他會嫁到你家你可細認真假但不可多言惹禍劉氏曰妾自小心焉敢妄言蘇大娘曰小女若肯此大福便不致初出娘胎即便養父武憲王夫妻曰此亦難料劉氏退下回房對江三嫂曰我設此計丈夫方纔歡喜江三嫂曰你到相府倘梁師娘果是蘇映雪你回來當說不是劉氏曰何故隱瞞江三嫂曰小姐還不曉事蘇映雪今乃梁相之女你若說是他日後必爲次室你就是第三房小妾連這乳奶奶之女亦位居你上我怎能心願劉氏省悟曰非你言破我幾乎自誤到了次早劉氏梳妝完畢坐了四人樓的旋轎又有幾名執事並撐一枝黃羅傘爲前導三名女婢隨在轎後直到相府大門前停住把門人傳進女婢報入內曰忠孝王夫人劉氏來拜鄺相對素華曰我不便相見你出去會他素華曰我會到他家他必認得不便相見鄺相笑曰十女九姪他豈認得回去必不敢言何須忌憚素華曰說得有理但他既令妻子來你當相見鄺相曰今番不作難他下次必然藉說你可出去以禮相待素華曰他要見你如何回答鄺相曰只說我在此批案辭他回去素華應允即帶四名女婢來到後堂令開中門請進門官開了中門大轎進入後庭下轎素華亦裝作端嚴坐着直待女婢揭開轎門劉氏出轎素華方慢慢站起身來劉氏認得是蘇映雪即移步上堂素華迎接上堂曰不知夫人下降有失遠迎望乞恕罪劉氏忙向前跪平曰賤妾何能勞師娘迎接素華急忙扶起曰夫人如此厚禮妾何以消受劉氏曰妾夫乃恩相門生妾怎敢不拜素華曰妾與夫人皆女流何必拘禮就要與賓主對坐劉氏推辭至再無奈告罪賓主坐下女婢獻茶畢劉氏曰拙夫前日誤聽藍龍圖之言冒犯恩師自知獲罪於天在家喫食俱廢妾特來求恩師煩轉求恩師恕罪素華曰妾亦會苦勸奈他男子漢性執教我亦無計可施劉氏曰懇師娘煩請恩師前來待妾代夫請罪素華即吩咐女婢請丞相前來女婢領命

進內。適遇鄺相同。二姨娘在花園賞花。女婢報稱劉夫人煩我家夫人請丞相相見。鄺相令回說。我在此批案無暇。劉夫人請回。女婢到後堂稟曰。老爺說批案無暇。相見請劉夫人且回。素華對劉氏曰。拙夫既無暇前來待我代求罷。劉氏曰。丞相既是此刻無暇。妾雖待到天晚。斷不敢空回。素華曰。拙夫無事。夫人不可等待。劉氏曰。拙夫滿門坐立不安。妾心何安。必候見面方回。望師娘借坐一坐。素華吩咐女婢再進去說。劉夫人現在等待。丞相雖是無暇。亦當出來一會。那女婢再到花園來見鄺相。說明劉夫人必要見面。夫人特請丞相前往相會。二姨娘笑勸曰。少年人不要執性。况尊夫人不便回來。鄺相曰。我便見他何妨。即起身。後堂來。女婢奔出報曰。丞相來了。素華劉氏各站起身來。只見門簾開處。鄺相出來。劉氏偷眼見鄺相面貌如海棠帶雨。香紅齒白。柳腰弱弱。不勝衣眼。似秋水澄清。頭戴軟翅。磨巾。身穿藍緞袍。脚着白綾襪。倒拖一雙碌紅履。緩步而出。劉氏一見。心中驚駭。自覺官威怕人。慌忙跪下曰。恩師在上。賤妾劉氏拜見。鄺相欠身打躬曰。夫人何故遠送厚禮。下官何以消受。吩咐素華曰。快扶劉夫人起來。素華急扶劉夫人起來。立在旁邊。欠身垂手曰。拙夫前日誤聽孟龍圖之言。觸犯恩師。自知罪戾。今妾拜懇恕罪。感恩不淺。鄺相打躬曰。我雖年輕。作兩次總裁。一次主考門生。上千只因我一身謙恭待人。故被人輕侮。今後即便擇傲。何難。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圖苟合成宗遊苑

辨禮義鄺相題詩

卻說鄺相對劉氏曰。今後我當改過驕傲。我平日待忠孝王不薄。他乃乘我入闈。進表亂言。今幸說我閒話。我一生耿直。是非面斥。從無見怪。懷恨。倘是別人。豈不積怨在心。今後凡事不可狂妄。夫人若回。可說下官並無記怪。不必多心。但夫人避駕降臨。大為不該。回顧素華曰。恒賢妻備酒禮待劉夫人。下官失陪。即回身進內去了。素華即請劉氏坐下。笑曰。拙天性疎。有事面言。從無記怪。夫人面對尊夫說。可來相見。不須多疑。劉氏稱謝。師娘感德。尋思鄺相果然貌美。勝圍。但官威利害。即對素華曰。賤妾還娶拜見太師。義母。煩夫人請來相會。素華曰。家母現染微恙。不能相會有勞。過愛。着女婢往請孫夫人前來相會。速備筵席前來。女婢分頭行事。不須與女婢回報曰。孫夫人遣二姨娘公公的側室來了。劉氏向前與二姨娘行平輩禮。二姨娘說。主母多蒙夫人盛情。奈村女不識禮法。不敢見貴人。特遣賤妾前來叩謝。劉氏曰。太師母何必如此過謙。勞動二姨娘。妾怎能消受。二姨連稱不敢。即欲辭別。素華挽住曰。二姨娘且慢回去。

可同劉夫人飲酒。二姨稱謝一同坐下。不一時席備。四人同飲。女婢斟酒。獻酬交錯。四人暢談。素華心思他有許多膽力。我怎如此無能。隨問劉氏曰：不知夫人可會孕否？劉氏曰：妾雖進拜花燭。尚未同房。拙夫立願須俟孟氏相會。一同完親。至今拙夫夜夜伴廬獨宿。素華曰：孟氏三四年前。即已無踪。忠孝王何苦如此守節？劉氏曰：既是拙夫守義三年。妾何不從？但前日完親之時。恩師在席上說。師娘懷孕。未知何月臨盆。妾華不會隄防。一聞此言。暗思二女成婚。怎能懷孕。一時羞得滿面通紅。答曰：妾何嘗肯孕？二姨大笑曰：廉員外屢說爾夫妻年少。因何戍戕三年。未生男女。誰知爾夫妻如此秘密。有孕不說。今幸劉夫人說破。待我說與員外夫妻知道。素華暗自叫苦。倘被廉員外討孫。累我怎說？乃答曰：他是說笑話。我並未懷孕。二姨不信。再飲一會。劉氏辭席曰：煩恩師娘向恩師謝酒。來日拙夫若來。懇乞相見。素華曰：這個自然。不必掛心。劉氏上轎而去。二姨退回。素華回至繡房。鄰相問曰：劉氏去了麼？素華曰：回去了。回顧無人。笑扯鄰相曰：小姐爲何作怪。背後說我閒話。鄰相曰：我說你甚麼閒話。素華曰：你在何人前說我有孕？二女結婚。我若能育孕。你豈不是產下兩個孩兒了？你怎這等作怪。鄰相曰：我向何人說你育孕。素華曰：就是方才劉氏說他完親時。你向武憲王說的。鄰相方記憶曰：前日武憲王強欲打轎請你。我只得說你有孕。他恐怕沖喜。只得罷了。素華曰：你說得雖是。但二姨必向廉員外說。日後要討孫。豈不說我假騙。照這樣看來。教我怎好見人。鄰相曰：來日我自負話抵塞。且說劉氏回府。衆人俱在後堂等候。忙問事體如何。劉氏說明前事。鄰相已是歡喜滿門。大悅。問曰：梁師娘果然是蘇映雪否？劉氏乃是誠實之人。沉吟一會曰：他前日不過一面之間。我怎認得。但看來明明不是蘇姑娘。蘇大娘嘆曰：我豈有如此好命。自然不是。忠孝王曰：世間那有這等湊巧。必不是蘇姑娘。但難爲夫人辛苦。劉氏喜曰：夫妻之間。說甚辛苦。來早前去。定能相見。忠孝王稱是。次日忠孝王絕早上馬。來到相府。門官向前曰：鄰相進朝。忠孝王曰：且在官廳坐候。卽下馬到官廳。候至巳牌。鄰相尚未回府。家人進上筵席曰：鄰相的夫人恐忠孝王疏餒。特送筵席。請大王飽餐。忠孝王心知昨日妻子之力。乃曰：敢煩叩謝師母賜席之恩。當卽吃畢。家人收了盤碗。再候至午。鄰相方回。忠孝王拜接曰：門生誤擾。家岳之言。冒犯恩師。望乞赦罪。鄰相忙出轎扶起曰：下官從無記恨。倘說着別人。豈不見怪。今後凡事不可狂妄。忠孝王稱謝。鄰相請到後堂坐下。門官稟曰：忠孝王自黎明伺候至今。鄰相曰：原來如此。快備席前來。與忠孝王充飢。忠孝王欠身曰：不勞恩師費心。方才已蒙師娘賜席。鄰相尋思。素華果是有情。怕他肚餓。卽請飽餐。答曰：如此就罷了。又說些閒話。忠孝王辭別回府。說起恩師夫妻厚德。滿門歡喜不盡。且說鄰相回房。說下公報。素華迎曰：

忠孝王自早間伺候，你可會見否？爺相曰：會見業已去了。又見左右無人，笑曰：姊妹果然有情，恐他餓，私自請他。真是情理，素華滿面通紅，亦笑曰：小姐不識好意，我恐你的情人餓壞，好意照顧你的情人，你不知情，反說我的閒話。下次任他餓壞，我亦不管閒事。鄺相曰：你不要爭辯，若是我的人，我自會請，何必你代議？素華曰：說得是我，下次不管閒事便了。且說鄺相自此以後，與父兄朝中相識，及待忠孝王，俱各情疎，不比先前親熱。惟有成宗暗慕鄺相才貌，思欲私通，得一賢妃，令心腹內監權昌，不時往內閣打聽，鄺相若帶鋪蓋來閣，可即密報。至四月十五日，鄺相帶鋪蓋到內閣前，恰遇權昌在閣前看花，鄺相向前見禮曰：公公何不到閣中請坐？權昌曰：偶爾散步，不必費心。鄺相即進內閣，權昌忙到通明殿，啓奏天子曰：鄺相已帶鋪蓋進閣，帝喜曰：內閣還有何人？權昌曰：還有梁相併孟龍圖在閣。帝曰：你可往閣前等候，梁孟若出，你可宣鄺相前來。同朕遊上林苑賞花。權昌領旨退下。帝又喚轉曰：鄺相勤理政事，若說遊園，他定不來，你說欲問政事方好。權昌退出，且說梁相對鄺相曰：寶壻既來，我要回府。孟士元曰：老夫亦欲回家，二人退出。權昌向前曰：奉旨宣鄺先生往通明殿，論評鄺相問曰：聖上問何事？權昌曰：聖上說要問政事，鄺相同往通明殿外候旨。帝宣入殿，朝拜賜坐茶畢，鄺相曰：不知陛下問甚政事？帝曰：朕見早間狂雨後，上林苑百花爭妍，先生久勞政國，朕同先生一遊，免使花鳥笑人。齊挽鄺相正色曰：既欲遊園，怎詐言政事？帝曰：朕因先生勤政，若說遊園，恐先生不來，故說談事。鄺相曰：陛下今日遊園，說談政事，將來謗政事，臣只道要遊園，緩急不當，即便誤事。下次切不可詐言。且方才梁相孟士元，俱是先帝老臣，臣乃後輩，陛下既要遊園，便當老少同樂，不該候他們回去。方宣臣遊園，是為不公。帝暗羨言正理，直此等女流，真是難得。即答曰：花謝豈能再開，人老不能還少。老年人賞花，反傷其心。朕年二十四，卿年一十九，正當遊園，不便使老臣同往。着武士備蓋前來，帝欲與鄺相同轎。聞美人香氣，乃曰：此去甚遠，賜卿同蓋。鄺相心思，若是同轎，異日改妝，人必說有曖昧事情。忙奏曰：君臣同蓋，奈亂國法。臣當步行。帝曰：此間離上林苑可數里之遙，朕坐蓋，先生步行，朕如何過意得去？當共蓋為一。鄺相曰：臣不敢對君臣禮法。帝時羨世間的有這等奇女，毫無涉私，真是可敬。乃曰：先生既謙，朕與卿各自乘馬為便。鄺相領旨，帝令內監將酒草用盒盛着，頂在頭上，併帶文房四寶，好沿途馬上飲酒賦詩。鄺相卻亦歡喜，馬上賦詩飲酒。武士帶過二匹馬來，帝騎銀臺馬，鄺相騎一匹五明馬。君臣上馬起身，四名太監打着酒英跟隨。但帝欲與鄺相並肩，聞些香氣，鄺相怎肯胡亂，或前或後，終不與帝並肩。帝愈加敬服。君臣早到上林苑，花草更加嬌豔，無數鳥雀在地上遊耍，見人至，即便飛起。又有一座山，岩半山一派清水垂下。

宛如銀絲一般。遠見週圍假山，俱發翠草，一片粵綠，形如圍帶，兩傍俱異花，中有一條路，鄰相讚曰：「御苑景致，真是奇巧。」帝曰：「先生可在馬上題詩稱讚。」鄰相領旨，內監捧現磨墨，又一內監捧一張龍鳳箋紙，雙手擎着，與相提筆蘸墨，一揮而就。內監呈送御前，帝見上面半行半楷，龍蛇飛鏤，上寫

夏日遊上林苑即景（七言八韻）

麗暉榮叨入上林，繽紛芳氣拂衣衿。雲圍似帶山齋靜，水澗如絲洞口深。交巷名花迎化日，噴蕙細葉潤甘霖。回看霄漢飄香處，幸沐仁恩又卽吟。

帝看畢讚曰：「字句清新，能使御苑生色，富賜酒三杯，調筆，朕亦陪飲。」內監頂着酒來到中書，帝還在馬上各飲三杯，鄰相喜得佳趣，君臣來到一壑，白石橋上，驛馬觀音兩旁，丁十餘條，合抱不來的大楊柳，籠罩一片青綠，橋下涇澗溪流，水澄清，有一雙燕子，在水中洗浴，柳中有黃鶯帶綠，鄰相喜曰：「此間景致，雖於畫言，帝曰：「此名爲寶樹石橋，即旣稱羨，可讚一詩。」相詩與勃勃，因柳枝，着紗帽，路低頭題一詩，內監送與帝看，上寫

贈春柳石橋（七言八韻）

白石寶樹認嬌嬌，春風拂袖柳初齊。古城倒影照光輝，青鳥遮陰日色佳。流水聲中鶯燕浴，隔苑鶯啼一樹啼。上林九度留金葉，別路尋常舞席西。

帝讚曰：「字字從石橋而起，可謂將軍之蓋，君臣當飲三杯。」次是帝兄弟相相，臉如瑞霞，一騎情動，把馬鞭盡力向楊柳枝一擊，散點水珠，灑在鄰相面上，鄰相心思朝廷何故，觸戰，非音破我的毛，帝遂把袖拭了面上水珠，有下悅之意，帝心悅，帝陛下石橋，只見各花，皎皎草木，青翠可人，鄰相請帝昌三花草，鮮豔迷人心目，真不愧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雖是稱一帝兄弟相相，鼻上還有兩點水，帝兼紗帽略，加倍秀媚，乃曰：「翠花雖是解妍，終不及卿先生容貌，待朕題詩一首，讚卿先生容貌。」詩曰

風流豈能帽敬詞，柳汁飛來濺臉霞。今日上林花失色，只留解語一枝花。

帝頌畢，令內監送與卿先生，內監卽送交鄰相，鄰相心知天子看破改妝，但思天子乃是明君，知是女流，豈不知貞節，怎肯曖昧，何苦作此妄想，面上就露出怒色，帝見其含怒，更加風流，諄思令她怎有空過，且緩到晚留宿，好事必能成就，主意已定，告鄰相曰：「天氣炎熱，且到泛月船，屋內乘涼，下棋更妙。」鄰相領旨，君臣來到塘，只見那塘約有數畝，

大週圍花石砌成隄岸，四邊俱是纜纖楊柳。另砌着一條階級，下面有一小船繫在柳陰。內監向前把纜索扯近，下船把跳板安下，架住扶手欄杆。君臣下船，內監扯起風帆，架着木槳，那船趁着微風，竟向船屋而來。到船屋邊，將索繩上跳板，船屋邊亦有一條階級，君臣上了船屋。前後有五所船房，君臣即坐船輪下，飲酒。茶前來，一邊飲酒，一邊下料。清風從水面吹來，更加清爽。到心中大真一連下了三層，帝負了一身日，將西氣，卿相奏曰：天色將晚，臣要回閣辦事，帝許稱是。君臣乃下船，內監上船，岸上馬起身，帝曰：天香館蘇檀牡丹景致，佳先生不可不往一觀。卿相喜曰：牡丹乃是天花，正當一觀。君臣來到天香館，下馬步進，只見兩旁何止百餘盆牡丹，左邊一俱是白牡丹，右邊俱是紅牡丹，更有幾盆紫色的。清風吹來，更有香氣。卿相大喜，拍掌笑曰：此處不愧紫紫仙景。虎宗曰：當此月下飲酒，何如？與先帝可在此賞花。河庶不令花有笑人。卿相高興曰：臣敢不領旨。君臣即到殿上坐下，帝令內監帶酒前來，卿相想起帝不懷好意，曰：臣因事未定，就此回閣辦事。帝曰：當此好景，政事候來日再辦。當此皎月名花，無意負牡丹之情。卿相曰：臣乃明君，誰知是女說，必不敢不領旨。即坐下，內監點得燈燭，輝煌擺開筵席。君臣同飲到初更後，卿相辭曰：帝曰：正當斗酒百篇，怎好辭席。隨令內監捲起珠簾，見晚月白風清，陣陣香味。卿相謂帝曰：白牡丹厚香，月色猶如一片輕紗，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天香館詐醉留詩

金鑪敲硬限完姻

卻說成宗見卿相辭白牡丹，乃曰：未生可題一詩，卿相領旨。內監呈上筆硯，卿相一揮而就。帝見上馬，

題白牡丹詩

酒手姿不準泥，別傳仙韻傲時妃。樓鏡夜路銀蟾影，薄面春風玉燕衣。上苑韶華曾燦燦，中庭香氣雪霏霏。珍珠窗外曉晴處，疑是輕綃見也非。

帝看畢喜曰：白牡丹詩意極佳。紅牡丹並無一吟，卿相曰：此有何難。當再題一首。

東皇作賦記華初，出傾城第一花。金盞春醅濃帶酒，玉琴風靜曉流飄。楊妃薄汗凝紅雨，甘后輕綃換綠紗。今夜承恩驚御宴，天香館外月西斜。

夜承恩驚御宴，天香館外月西斜。

卿相題完，內監送與帝看。讚曰：白牡丹字句入神，紅牡丹恰又變幻，真天才也。宜賜酒三杯，卿相飲了三盞，上前謝恩。

辭席帝留住曰難得月白清風一刻千金何必忽忽言別盡醉方休鄺相遂再飲此時已近三更鄺相面上微泛桃紅之色帝怒火如焚忍不住笑對鄺相曰觀卿如此姿容怪不得忠孝王狂言女扮男粧朕亦着迷未知卿可肯憐朕否今夜已深同牀好議政事即與內監着內閣人不必侍候鄺相要在此安寢了鄺相暗想我怎肯失節若別人到此地步不是敗名失節必是捨死捐生我自肯變更忙站起身來滿面怒色叫聲公公不必傳旨我立要回朝即奏曰臣稟公無私惟年輕致仕政有女流之說今陛下亦出此言臣何可再與理政當掛冠歸隱且君臣俱係年輕如果同榻外人必議年少高官皆從狐媚得來將視陛下爲何如耶帝曰朕因議政事故留同寢並無別意若果是女乃忠孝王正室朕怎敢紊亂卿若推辭反惹異議鄺相曰議事當在燈下同寢怎能議事帝曰漢光武與嚴子陵同榻史書稱其君臣相得先生在此安歇外人若有閒話朕即處斬一時怒火難禁伸手扯住鄺相左袍袖曰先生就在此安歇罷鄺相掙脫厲聲曰君臣相見各宜盡禮今陛下深夜強臣同寢君臣皆少年外人必疑此職從詔媚得來臣雖至愚斷不從命帝見鄺相聲色皆厲怒容滿面凜冽難犯自知理屈即扶起曰此朕之過卿勿介懷實思夜深路遠卿要退便退吩咐內監掌燈送鄺相回閣權昌點燈引鄺相回到閣前人役還在伺候鄺相謝了權昌進閣權昌回來繳旨帝囑菜內監不許多言自思世間那有此奇女不怕死生不貪榮華真是可敬朕枉費盡心機毫無所得又自喜方才送他回去不致變臉朕亦算知機看來此女難犯臣才色動人怎肯心灰今後只加些殷勤望他回心亦未可定是晚就在天香館睡下且說鄺相回閣入房安寢尋得帝所讀詩稿心喜帝果風流不敢強留亦爲可敬但帝枉費心我怎肯失節今後不可宿閣惹禍即上牀安睡次早回府入見素華即大笑素華疑問曰何事歡喜鄺相說明昨晚事情素華曰小姐容貌太美動人眼目但帝既知是女須設法辭官爲妙鄺相曰不必辭官帝既知道是女亦照理行事不似紂王橫行無道昨日所行亦是溫柔舉動美色人人所欲如此行事令人可敬今後不宿閣即可保無事素華稱是索取御詩一觀鄺相曰御詩已失落無存此後案卷若多當帶回批發案卷若少未晚即便回府永不宿閣帝探知更加敬仰光陰如箭早是五月初旬雲南項隆送女到京租了一座大屋爲寓項隆父女婢僕住在東邊安縣主和人役住在西邊商議來早面君項隆囑女曰面君須要小心富貴盡在此一舉項南金曰憑着女兒本領不怕皇上盤詰次早項氏梳妝換了華鬋步裙上了簪秋素跟隨安知縣同項隆上橋來到午門下轎安知縣對午門官說明午門官上殿發曰啓上陛下今有雲南雲州府昆明縣知縣安仲祥奉送孟麗君回京現在午門外候旨定奪帝聞奏暗笑孟氏明明是鄺相

又有不怕死的女子，敢來欺君麼？即傳旨宣安知縣並孟氏進朝。安知縣率項氏上殿，縣主跪在前，項氏跪在後。帝着平身，令安知縣站過一邊伺候。只宣孟氏上前，令孟氏擡起頭來，赦爾無罪。項氏舉起頭來，帝吃驚，恰有五分像圖，只是骨格面容有些豐滿，不比鄺相的清秀。看來一定是富家之女。當時鄺相坐在右邊，先聞此奏，恰亦好笑。及見了容貌，暗喜五分似圖。倘先配皇帝，我後二三年得有機會，方好改粧。即立起身來，向忠孝王拱手曰：「忠孝王恭喜，你令正回來了，可謂天從人願。帝趁勢亦向忠孝王曰：「令正孟氏既到，御速擇日完姻，朕亦歡喜。是日武憲王父子孟士元父子俱在，各見其五分相似，忠孝王跪奏曰：「此女只有五分相似，圖像諒非孟氏。臣不敢領認。欺君，帝笑曰：「朕前說過，自畫形圖必有粧點，怎能相似？爾休錯了主意。且女流成丁之後，怎能比得未成丁之際的容貌？忠孝王想帶言似亦有理。遂奏曰：「若是孟氏，可令其認明生身父母，便知真假。帝想生父必不能認，只得請項氏曰：「忠孝王要爾認生父，但恐爾流落多年，不知還認得生父麼？項氏感帝開門路，即奏曰：「臣妾雖流落日久，然父女天性，豈有不能認之理？帝心中不信，乃曰：「爾既認得，可向前認明生父。項氏領旨，即向西先看帝心，驚此女好利害，恐躲在西邊，故向西班先尋。暗料怎能認得，只見項氏西邊尋無竟，向東班細看孟士元，因他五分相似，亦有慳疑。感項氏本知其身材面貌，又見其有異容，即向前扯住，泣曰：「爹，可憐不孝女，受盡艱辛，今日方能相會。女兒好，帝心驚，莫非此女未卜先知麼？即曰：「孟公可是爾女？無疑孟士元好不氣惱，即對項氏曰：「爾不要忙，是吾女，可再認爾兄。便是。項氏領命，仍從西班尋到東班，孟嘉齡心疑，面上亦有異容。項氏向前扯住，曰：「哥哥，諒必認得妹子。孟嘉齡着驚曰：「爾是那個的妹子？敢作此欺君之事麼？遂奏曰：「此女實非臣妹。陛下根究欺君重罪。帝曰：「此女真是孟氏，誰敢欺君？孟士元沉吟一會，計上心來，即問曰：「爾能是我女，可把從前事情說來。項氏細說三月初三日比箭定婚，初八日秦布政為媒，行聘。次年祁相奉旨主婚。三月二十八日行聘，四月初一早改粧逃走，投奔項家借宿教讀。六月二十二日，義父項隆祝壽，我醉臥書房，忘記脫靴，小學生代為脫靴，露出繡鞋。我詐稱王姓之女，因丈夫遠出經商，父母會圖聘金，迫令改嫁。奴守節潛行，項員外夫妻憐我節，認爲親女，恩禮相待。等情。孟士元曰：「前年忠孝王父子平番，榮封王爵，爾何不說起直待此時才來？這個便是。孟寶項氏曰：「封王我不說，明乃試丈夫有情與否。孟士元又問曰：「爾當年逃走，會留甚麼物件？項氏便把留下畫圖併留書，薦蘇映雪代嫁的字句，及畫圖詩句念出。無差。成宗同鄺相心裏俱疑，此女莫非有前知術麼？遂齊聲曰：「此女果非真了。遂書信詩句都與孟公，何必多疑。孟士元此時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盤問又盤

詰他不倒。只得奏曰：「臣家養女十二三歲，即隔分內外。父女相見，日朝有限。況又逃出數年，臣怎認得？」待臣喚老妻前來，自能辨出真假。帝暗笑孟士元顛倒，不能分辨真假，乃笑曰：「孟卿如此年高，尙疑不是爾女，恰待其妻來方認，可宣爾妻來認。」孟士元退出上轎，回府來見韓氏，說明備細。爾速上殿細認。韓氏怒曰：「女兒明明是鄺相，還說甚女兒。」孟士元就把此女前情細說一番，特請你去盤詰倒他。韓氏曰：「待我前去。」即忙上轎，來到午門外候旨。帝宣上殿，朝見已畢。帝着平身。韓氏站起身來，項氏向前拉住泣曰：「母親可憐女兒，此時才得相見。」韓氏冷笑曰：「爾稱我作母親，我不敢認。爾爲女兒，但爾貌雖略似我女，只是身體骨格豐厚，必是富家之女。怎比得我女容貌骨格清秀，如何瞞得過我。」項氏曰：「女兒蒙義父項員外夫妻溺愛，日食厚味，滋補享用，自然身材不比前年羸瘦。母親不認，叫孩兒好不傷心。」言罷，淚下如雨。帝暗驚此女果然善辯，朕就好強迫忠孝王成親，留下後會。乃曰：「此言甚是有理。」韓氏須看仔細，不要屈了爾女。韓氏暗想我女明是鄺相，但帝有旨，若說就是鄺相，即要處斬。今此女如此舌辯，我又不說，是鄺相。我今必須指出此女破綻。帝焉知是假，主意已定。即攜着項氏左手，扯其衣袖，將其手扯住，向天子奏曰：「這隻手便非吾女。」帝曰：「此手如此潔白，乃是好手，有何破綻？」韓氏奏曰：「臣妾之女，其手大異，手中好似蓮花一般，瘦手指有如玉筍，此手肥厚，定是富女。難瞞陛下聖鑒。」項氏心中恰亦驚駭，乃辯曰：「只爲滋補太過，是以肥厚。母親何必多疑？」帝聞言曰：「爾女逃走，正在成丁之年，今越三四年，身材手足自然變異，如何比得前呢？」韓氏無言可答。項氏乘勢奏曰：「陛下果然明言，此言極是有理。帝暗笑此女真好膽量，敢瞞生母朕若不存私心，爾大罪臨身多時了。他反連朕亦要欺瞞，豈不好笑？」韓氏又扯起項氏的衣裙笑曰：「這隻脚便非吾女。」帝曰：「此脚不滿四寸，恰是好脚，有何弊竇？」韓氏奏曰：「古稱三寸金蓮，臣妾之女兩脚只有二寸七八分長，此脚實有四寸，怎瞞得過我。」項氏暗想此話怎肯盤駁得倒我，即曰：「母親有所不知，女兒在項家四年，未有母親調督脚，便懶裹，因此放大。」韓氏心中好不着惱，不意此女這等舌辯，教我怎能降伏他。即問曰：「爾逃走之時，可有人陪伴否？」項氏暗笑韓氏顛倒，黃榜上明明寫着女婢榮蘭，他恰問此話，真是可笑。即答曰：「有女婢榮蘭同逃。」韓氏問曰：「如今何在？」項氏曰：「現在午門外候旨。」韓氏奏曰：「請陛下宣榮蘭上殿。」帝宣榮蘭上殿，午門官宣了榮蘭上殿跪下。項氏向韓氏曰：「母親榮蘭在此，韓氏忍不住笑曰：「爾既敢來冒名欺君，怎說此女是榮蘭，豈不欺露。項氏暗想侯五夫妻果是諛言誤事。」轉說曰：「此婢並非榮蘭，實名秋素。」韓氏大怒曰：「爾如此舌辯，秋素假作榮蘭，便是欺君之罪了。」還說得如此容易。項氏曰：「實因榮蘭上年跟隨家童逃走，說來名聲不好，故把秋素混作榮蘭。」韓氏默

然尋思，又問曰：爾當年逃走，家中僕婢，喚甚名字，可卽說來。項氏曰：女兒雖離家日久，家中僕婢，依稀還記得幾名，就把侯五所說各掌事男女，盡說出姓名。韓氏無計可施，只得奏曰：此女實非臣妾之女，臣妾不敢冒認。欺君，但此女定有前知，乞陛下嚴刑究辦。羣臣多向孟士元恭賀曰：此女必是令愛無疑。孟士元不敢說，鄺相是女，只得默默不言。帝謂韓氏曰：爾心思已迷，可卽回去。朕自有處分。韓氏只得退出。回府，帝遣忠孝王曰：朕因念前年孟氏誤了終身，故賜婚劉奎璧，不料迫走孟氏，特詔天下尋訪。前日湖廣假孟氏，朕察出是假，着其進宮伏侍太后。今此女是真，分明又說不是。朕爲孟氏費盡心機，今賜卿一月內完姻。方遂朕意。忠孝王奏曰：孟龍圖若認爲女，臣卽完婚。憑岳父主意。孟士元着惱，又不說，鄺相閒話，只得奏曰：臣不敢冒認。欺君，此女實非臣女。帝對忠孝王曰：孟士元夫妻俱已老耄，言語難信。爾可向項隆義父早完終身。欽限一月內完婚，毋得再奏。傳旨退朝。孟士元父子同忠孝王悶悶退出。帝回宮，吩咐內監不許多言。且說武憲王認以爲真心，喜劉氏亦完親，及回府告太郡婆媳曰：孟氏賢媳回來了。太郡喜曰：孟媳今在何處。武憲王說明早間的事，限一月內便得完親。可着人擇吉行聘。忠孝王大驚曰：此事還須請問岳父。母再作商量，不可造次。武憲王再把早上對答岳父母的言語說出，況容貌六分像圖。孟公夫妻還說不是。太郡曰：如此說來，果然是真。遂令家將帶了帖子，往孟府請問親翁主意。若何。家將上馬，來到孟府，拜見門官，說明備細。此特孟士元滿門正論假孟氏，欽限一月內成親。韓氏叮嚀曰：爾父子切不可認其爲女，使吾女無所結局。忽女婢報武憲王差人求見。孟公喚進，帶書人曰：家老爺欲命人擇吉日行聘完娶，特來請令定奪。未知孟士元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成宗主曲意限親 尹太郡入宮展娶

卻說孟士元叫下書人走進內堂。王府的下書人拜見孟士元畢，稟曰：家王爺欲擇吉日行聘，未知大人意下如何。特差小人前來請令定奪。孟士元曰：爾可回去，多多拜上爾家王爺，說老夫卽刻到府請教。王府下書的人領命回至王府，稟知其言。孟尙書隨後便來不表。且說孟士元打發下書人去後，韓夫人在後堂，聞得孟士元要到王府，逐出來對孟士元曰：爾至王府，切不可認那女子爲己女，使我女兒日後無依倚。孟士元曰：逆女那裏有顧及改扮之事。我勸爾休得想他爲女。我前日險些兒被其害，若不是我見機，性命豈不枉送於逆女之手麼。他既不認我爲父，我何必認他爲女。韓夫人曰：雖然如此說，但富貴人人所欲。爾看前日湖廣假孟女，不過爲着一個王妃，便連砍頭的生意亦做出

來今又出這何處忘命之女。前來假裝若非聖上真心，豈不露出假的面。況現直女兒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身居首相，位列三台，聖上正在得寵，言聽計從，他焉有思及父母？日後倘有回頭日子，須留地位，方有依倚。況孝王本屬無情，前年要娶，便保仇人劉捷的滿門，獨不思母奔綠林，父困番邦，家散人離，他若不是女兒提拔，焉有今日父子相會之日？孟士元聽了夫人的言語，曰：此言雖是，但聖旨已下，如何推辭？言訖，即令備轎伺候，自己換上公服，一直來到王府。老王父子出來迎接，上堂分賓主坐下。少王坐在下邊，茶畢，老王問曰：令愛回來，聖上降旨完親，愚欲請親翁來商議擇日行聘，未知親翁意下如何？孟士元曰：任憑親翁意。此女並非我女，親翁若要行聘，可向項員外議親，與我無干。少王曰：岳父不認爲女，小婿怎好認他爲妻？老王曰：親翁既認他爲女，聖上定限如何主意？孟士元曰：聖上定親會，言向項員外行聘，與我無涉。言畢，拜辭而去。尹太郡在屏後已聽得明白，出堂對少王曰：孟親翁年老，難以取信，可着家兄尹上卿爲媒，迎娶孟氏。忠孝王大驚失色，曰：孟岳父說不是其女，我怎好迎娶？老王曰：孟士元老，言語難以憑信，我兒怎好聽他的言語？少王曰：他雖老耄，總要從長計議。老王心想：莫管他是與不是，只要完親，便可與劉氏完姻。乃曰：孟士元老，毫無斷我兒，怎好說此言語？忠孝王心內悶悶，不好對答，便回鑾鳳宮，臥在牀上，厲聲罵曰：可恨劉壘，當年若不害我，豈不成親多年，自悔不該，保他全家，宜將爾千刀萬剮方消吾恨。適劉氏聞知，欲來勸解，總思自己乃仇人之妹，若去勸解，恐反添愁悶，不如不去。再說老王是日，着人去請尹上卿前來相議，行聘事情。停當，尹上卿押了聘物，親自來到項寓，員外喜從天降，自謂親事已成，回來禮物價值甚金。時忠孝王聞知此事，寢食俱廢，慊慊將病。老王夫妻屢勸無效，老王無可奈何，悶悶坐在堂上。適劉燕玉聞得此事，欲來請安，拜見公姑，舉坐在旁邊。劉氏曰：昔年家父有事，每入宮奏知家姓，婆婆何不入宮，奏知皇后，先請寬限幾月，再設計將鄰相改粧，那時便無異言。老王曰：爾父乃是奸臣，若是有事，宜入宮謀趕，但我年老，乃是忠良，亦無甚事，怎肯入宮之理？然今日之事，迫只好入宮方便。乃回顧尹太郡曰：賢媳之言，甚是有理，夫人當依計而行。夫人稱是，即令備一小轎，直至後宰門，早有把門小監上前來迎接。太監曰：太郡莫非要見皇后？太郡曰：正是，但不知皇上在宮否？太監道：尚未回宮，因聖上連日在內殿批案。太郡曰：煩公公報與皇后知道，說我有事面奏。太監領命，報與皇后道：現有太郡在宮外候旨，請旨定奪。皇后大喜，令請進。太郡聞請，即入宮朝見，禮畢坐下。皇后曰：未知母親入宮有何事情？太郡回顧見宮女俱在，奏曰：乞娘娘速退左右。皇后即令宮女退出。太郡奏曰：前日躑相到府，醫韓夫人之病，韓夫人相認，又有孟士元父子在金鑾殿上如

何奏其改粧。鄺相如何分辯。聖上反責爾弟。辱沒師長。又因假孟女。聖上強令一月之內完親。致爾弟急出病來。妾故入宮求娘娘。奏明聖上。寬限幾月。候爾弟病愈。然後完親。未知娘娘意下如何。皇后聞言之下。大驚失色。誰知主上如此私曲。母親可即回府。自有佳音報捷。太郡謝恩。退出宮外上轎。回來不表。且說皇后至次日。絕早起。身直至萬壽宮候旨。太后即令宣進。皇后入萬壽宮朝見。請安畢。坐在旁邊。皇后把昨日太郡所說的話。從頭至尾。述了一遍。今須如此如此。方得明白。太后曰。寬限就可。但鄺相朝廷大臣。怎好脫靴驗看。此事須斟酌而行。皇后低頭一想。計上心來。對太后曰。依臣妾愚見。昔日西番曾有番酒進貢。其性猛烈無比。臣妾曾令宮女試飲三杯。即大醉三日。任爾千杯不醉之人。亦是如此。母后着主上請鄺相前來。畫一幅觀音。可賜酒三杯。然後令宮女遣往清風閣脫靴。未知母后意下如何。太后曰。此事是使不得的。鄺相身居元宰。若有差池。如何是好。當設別計。請進宮來。爲是畢竟太后如何設計。騙他入宮。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拷事情權昌供認 探事由成宗託詞

卻說太后聞皇后所奏。欲賜酒及脫靴之言。乃曰。鄺相是朝廷大臣。若有差池。如何是好。須要想得妥當。方無後悔。皇后奏曰。此酒實是能醉不致害人性命。惟有此計。別無他謀。太后曰。既如此。來日當還宣來。皇后領旨謝恩退出。回宮自思。主上這幾天。爲何不見進宮。即叫一名宮女前來。吩咐曰。爾速傳權昌前來。說哀家有事差遣。宮女領命來到偏殿。見權昌曰。今奉娘娘懿旨。速宣汝前去。有事差遣。權昌聞皇后宣召。隨同宮女進宮。朝見皇后曰。不知娘娘呼喚奴婢前來。有何使令。皇后曰。哀家問你這幾天。聖上在何處。權昌曰。聖上在偏殿批奏。皇后喝曰。賤奴胡說。聖上究竟在何處。若不真說。哀家活活打死你。權昌見娘娘大怒。奏明聖上。在偏殿如何款待鄺相。從頭至尾。直奏一遍。今實在偏殿批奏。娘娘問曰。聖上爲何在偏殿批奏。權昌奏曰。聖上這幾天。因鄺相有病。在內閣。大臣批不清楚。故主上親批。以致無暇入宮。皇后曰。胡說。今值清平世界。那有許多奏章。明是你這奴賤助紂爲惡。尚不直言。便令宮女將你活活打死。看你如何欺騙得哀家。權昌暗思曰。寧可實說。免受打。即叩頭曰。奴婢實說。便了。皇后曰。不怕你不實說。權昌即將主在上林苑如何與鄺相吟詩。說及到天香館如何強逼鄺相同。鄺相如何不從。一一奏明。那皇后大怒。可恨這賤奴一向欺騙哀家。不奏實情。真是可惱。令宮女將賤奴禁在暗宮。候鄺相改粧。方許放出。宮女領旨。同四名太監。

將權昌帶往暗宮關禁不表。再說皇后次早起來梳洗畢，來到萬壽宮朝見太后，便把權昌所奏之事始末奏明。太后曰：「皇兒正真曖昧，欲將此假孟氏將桃代李，卽令太監宣召聖上前來，太監領旨來到偏殿跪奏曰：『今奉太后懿旨，宣召主上進宮論話。』原來這幾天成宗自將假孟氏強配忠孝王之後，適值鄺相有病，自己正在偏殿批案，今聞太后宣召，暗吃一驚，莫非有人通風，卽令備蓋進萬壽宮。聖上卽刻上蓋，直往萬壽宮來。皇后聞得主上到，卽便出宮跪接。成宗下了蓋，同皇后入宮朝見太后畢，成宗問曰：『母后宣臣兒前來，未知有何諭旨。』太后答曰：『皇兒可會宣召鄺相到上林苑否？』成宗奏曰：『臣兒雖有其事，乃是敬重賢臣，不識母后爲何言及此事。』太后曰：『因爾將假孟氏強配忠孝王，所以問及。』帝曰：『母后怎知是假的呢？』項南金在金鑾殿上能認父母，亦能認兄長，又能說出府中之事，奴婢的姓名俱已週知。孟士元乃是老耄，故說是假的。皇后曰：『孟士元雖已老耄，孟嘉齡難道亦老耄麼？』成宗答曰：『御妻休得強辯。』孟嘉齡乃是從父所言，況兄妹相見之時有限，真不能認，亦未可知。太后曰：『此事且休得提起，如今忠孝王激出病來，務須寬限，候病全愈，再作商議。』帝曰：『臣兒從命。』來日卽着該部官草詔寬限。皇后又曰：『陛下明是私心，帝曰：『御妻說朕有私，此是何意？』皇后曰：『陛下若無私心，便不該在上林苑強欲同鄺相同蓋，吟詩作戲。』帝曰：『此乃朕敬重賢臣，怎說是私心？』御妻真不明理。皇后曰：『陛下非但強欲同蓋，而且在天香館強迫留宿，此是欺凌鄺相，並非敬重大臣之至意。』帝曰：『此乃朕憐其回閣路遙，故特留宿，怎有不該。』皇后曰：『臣妾看來陛下真正曖昧，乃將桃代李之意，帝不悅曰：『御妻真是不該。』恰在母后面前妄說寡人的是非，真是可恨。況這幾天鄺相有病，不能批案，內閣諸大臣批不清楚，朕只得改批。日夜辛苦，朝中若無鄺相，豈不綱常盡絕。』皇后曰：『當今太平世界，那有許多批卷。』此事陛下預防太后聞及此事，故託言批案未知鄺相可有敗露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飲番酒宮女脫靴

匿綉鞋天子袒護

卻說成宗對皇后曰：『鄺相辦事無私，滿朝大臣誰能及彼。這幾天告了假，梁相與內閣大臣批案不甚妥當，朕日夜改批，甚是辛苦，所以無暇回宮。怎說朕有意躲避，若說你們女人各有才貌，莫不互相愛敬，朕與鄺相俱係年少，遊園正是敬重大臣留宿，乃慳他路遠，里餘夜已深了，回閣辛苦，他欲回閣，朕卽令內侍送回，並不強留，怎說戲謔，御妻背後妄言，好不聽事，說罷不悅。』皇后曰：『鄺相未驗明白，焉知男女怎說少華欺侮老師。』太后辯曰：『因有認母之事，皇兒所以』

疑心。帝曰：若果是女，梁鑑之女，怎無異言？照此看來，男子無疑了。皇后曰：先后之弟劉奎璧，一道表章，投到宮內，陛下便降旨賜婚。今臣妾之弟，竟置之不問，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乎？帝曰：劉奎璧因萬里阻隔，不知委曲，又憐孟女終身無靠，故即賜婚。爾姊弟前在登州上表，朕不識爾面，立把國丈囚禁，全家何為不公？卿反在此毀謗，有乖妻道。大為不該。太后總欲帝后和好，笑對皇后曰：依此看來，皇兒乃敬重賢臣，並無私曲。賢媳不必懷疑。今忠孝王病重，皇兒須即降詔，候病癒完親，一而把鄺相脫靴，替他表白，杜絕女流之言。帝詐言曰：寬限容易，但鄺相乃是高官，怎好無故脫靴？太后問曰：鄺相何日銷假？帝曰：這六月十五日銷假。太后喜曰：如此恰是極好。就將皇后設計畫觀音賜番酒，宮女乘醉脫靴，並無妨礙的話說。明蓋六月十五日銷假，正合朔望吉期，直入宮中，釐丹青，豈不恰好？帝暗想：太后設計，是朕晦氣，要失卻一位賢臣了。但太后既設此計，朕怎好通風，只得聽天由命。即答曰：太后所言極是。候到了十五日，即令秉筆太監草詔，言皇南王親患病，寬限一個月完親。內監領命草詔畢，令孫內監帶往王府。帝回偏殿批案，心中猶惜少了一位能臣。皇后亦告辭回宮。細將六月十五日畫觀音賜番酒，宮女乘醉脫靴，驗明之計，寫一道密旨，併交孫內監帶呈父親，不許洩漏風聲。孫內監上馬而去。皇后方令開鎖，放了權昌出來，吩咐道：下次帝若有私事，必須來奏。倘敢隱瞞，嚴行治罪。權昌領命退出。且說孫內監來到王府前，叫曰：朝廷詔到，速請老王接詔。門官報進，老王排着香案，跪接開讀。方知寬限一月，謝恩畢，太監把詔放下，又交皇后密旨，方辭別回宮。老王將詔帶進看明，並與妻子看過，又開看皇后密詔，方知天子准奏，趁鄺相十五日銷假，設畫觀音賜番酒之計。滿門歡喜。但因韓夫人舊病復發，老王即修書一封，通知孟士元，說明十五日畫觀音等事。孟士元亦皆歡喜不表。再說鄺相自己配藥醫治，至初十日才好。心想十五日銷假，忠孝王業已成親，自己再好幾年，方始改粧，遂不出外見客。令人打聽忠孝王完姻的事情，當下老王着人特請尹上卿前來，把寬限的詔書交他去見。安知縣與項隆看過，項隆不悅曰：老漢願賠二十四箱衣服，不比前日湖廣假孟氏種種欺君，令甥何故見疑？尹上卿遂辭別回去。項隆進內說明，備細項南金對父曰：這是女兒命薄，若果延宕，必多變卦。項隆曰：看來少王乃是真病，諒亦無妨。光陰似箭，早是六月十五了。皇后絕早起身，來到萬壽宮，奏請太后宣鄺相入宮畫圖。太后點頭稱是，令皇后坐以待之，並令小監往金鑾伺候。若鄺相進朝，可宣入內宮。且說鄺相在府中，聞得太郡奏請，緩期，心中不悅。到了十五日早上，坐轎進朝，來到午門，只見三隻老鴉，只在轎前飛而且鳴。從人驅逐不去。鄺相心想：有甚不祥？細想一回，莫非母親舊病復發，若然請我，再不敢前去醫治。只好聽天由命。來到

午門下轎候旨。午門官奏上殿來曰：右丞相鄺若玉假滿，在午門外候旨。帝暗傷感，果然勤謹。假滿即便上朝，不敢偷閒。惜今番諒必中計，朕不暗中點醒，實屬不該。即傳鄺相入朝相見。帝賜坐，鄺相坐在右邊繡墩。帝曰：天氣炎熱，難得先生不辭辛苦，勤勞國政。朕心殊覺不安。鄺相奏曰：臣受恩深重，備位右相，怎敢偷閒。有負國恩。正言語間，只見小監上殿奏曰：啓上陛下，太后因皇后有孕，要宣鄺相進宮，畫白衣送子觀音。由皇后供奉。於六月十九日，太后壽誕，今值朔望吉期，可以畫圖。此佑皇后早生麟種。請旨定奪。帝心不忍，對鄺相曰：太后欲畫觀音與皇后供奉，此佑早降麟兒，以主社稷。但先生尊慈才好，未知可能畫否。鄺相暗笑，帝真頓倒一枝筆，怎不能畫呢。即奏曰：太后既有善願，臣當遵旨。但就在這裏畫罷。內監曰：太后要你進宮，方好提調。鄺相曰：既蒙太后囑託，臣當進宮。帝尋思一枝筆，有甚重呢。朕說此話，是明明指點他，他乃一時昏瞶，偏偏不省，真是自投羅網。只得由他進宮罷。小監引鄺相至萬壽宮前候旨。小監入宮奏曰：鄺相在外候旨。太后令放下珠簾，宣進鄺相。上殿朝拜畢，太后賜坐。鄺相在旁坐下。鄺相怎知皇后亦在簾內。小監奉茶畢，太后在簾內細看對皇后曰：果然生得美貌。皇后曰：皇天造就此等人才，令人可愛。太后即傳旨曰：哀家知先生善畫，願皇上早降麟兒。今不用畫白鸚石山，只消用墨水畫一觀音，手中抱一孩兒，在蓮花臺上便好。但此間溽暑逼人，令小監引到哀家清風閣明月池內去。好用心畫圖。鄺相領旨，隨著小監來到池中閣內。內監取出文房四寶，放在案上，並備香茗。鄺相一心畫圖，按下不表。且說太后叫苗瑞英、郁美兒兩宮女，吩咐道：少停設酒，鄺相若醉，可把他靴子脫下，倘是女流，速將繡鞋脫去，把靴穿上，不許多言。鄺相自辰畫到午時，太后會賜酒飯，與鄺相充飢。至午時候，帝回內宮。太后賜坐。太后談及鄺相往清風閣繪圖之事，帝心不悅。到了未時，鄺相畫畢，至宮外候旨。太后宣進鄺相入宮朝拜。太后之後，又朝見天子。帝令免禮，賜坐旁邊。呈上畫圖，內監送入簾房。太后觀看，見那觀音懷一孩子，容貌好似成宗一般，心中大喜。即叫皇后同看。皇后亦嘖嘖稱奇。太后傳旨曰：難為先生辛苦，着內監賜宴。潤筆。鄺相辭曰：多蒙太后聖意，但臣在病後，不能飲酒，不敢領旨。太后曰：難得畫圖勞神，只賜三杯甜酒，潤筆何妨。帝心中不忍，對鄺相曰：太后念卿辛苦，欲賜甜酒三杯，不知先生可能飲否。鄺相心思三杯甜酒，有何妨礙。即答曰：既蒙太后慈恩，臣怎敢推辭。帝暗歎曰：鄺相聰明一世，朦朧一時，朕豈不知爾千杯不醉。今問此話，明是關節，爾恰不自省悟。乃自招其禍。當下內監呈上筵席。太后恐番酒凶猛，鄺相病後身體懦弱，多飲必傷精神。每斟一杯，候他乾乾，方許再斟。斟了三杯，不許再斟。鄺相心喜。太后厚意，即便坐下飲酒。誰知此酒乃是玉紅春酒，用藥製成，甜滑可口，味如鬱金。

香一般。鄺相怎知利害。真所謂有心弄人人無心了。鄺相緩緩吃了三杯。上前辭謝。太后密問皇后曰。三杯吃下。如何不醉。皇后曰。可着他題讚一首。題完酒性自然發作。利害不小。太后點首。即令鄺相再題一讚。方謂書畫皆精。鄺相領旨坐下。內侍移一淨桌。排下文房四寶。停了一會。方才完備。鄺相起身欲題。豈知酒力發作。只覺天旋地轉。兩足痠軟。頭暈眼花。暗驚道。不過感冒之後。身體因何如此虛弱。吃了三杯酒。便這等利害。只得勉強到案。提起兔毫蘸筆。半行半楷。題了一首律句。上前跪下辭別。已支持不住。幾乎跌倒。而上纓出桃花。太后見此形狀。大驚失色。曰。鄺相沈醉。待出宮門。宮門外方好上轎。一里餘路。倘然嘔吐。多所不便。忙令宮女內監。快扶在轎上坐下。伺候酒力漸醒。方好送回。內監與宮女扶到椅上坐下。隱几而臥。大醉如泥。太后心恐酒藥性惡熱。就令二內監扶往清風閣龍牀安睡。用哀家的龍被蓋好。並令苗瑞英。鄺美兒在內伺候。隄防嘔吐。二內監二宮女相扶。鄺相往清風閣而去。成宗甚不過意。內侍捲起珠簾。太后同帝皇看讀曰。

悟徹禪機一念看。便從極樂轉金輪。杏花散玉登泥岸。慧雨乘春度世人。南海伽藍曾寄路。中朝水滸近傳神。只緣解識含飴意。遂降慈雲蓋玉麟。

太后看畢。嘆曰。世間那有這等才學。畫筆如神。詩句清新。字跡又復精工。不啻銀鈎鐵畫。若果女流。哀家當繼為義女。帝暗笑。朕指望納為貴妃。詎知母后要使朕作大舅。豈不好笑。皇后笑曰。他若沒有才能。怎得齊國賜酒。希冀敗露。看來果是因才所誤。成宗曰。昔酒三杯。便醉得如此利害。必是藥劑。就散人魂魄。恐傷人命。大為不該。太后亦曰。哀家方才見他醉得如此利害。惟將人命嘗試。倘有差池。如何過意得去。皇后曰。臣妾會令四名宮女試過。來日氣退便醒。不須過慮。且說鄺相由內監扶到牀上睡下。已是不省人事。內監把被蓋上。乃對宮女曰。你等在此伺候。我要回宮繳旨。二宮女應諾。就在廳上坐下。停了一會。進房一看。聽得鄺相喘息如雷。遂假意上前推叫曰。請鄺先生脫衣。方好安睡。鄺相全不知覺。鄺美兒即向苗瑞英丟個眼色。隨即動手。輕輕將靴子脫下。再脫下緞襪。方見兩脚俱是白綾纏好的。把白綾解下。各長一丈有餘。才露出一雙紅緞宮鞋。綉着金線。長有二寸七分。即將綉鞋脫下。任把白綾照樣纏好。穿上靴襪。把被蓋好。並將帳幔垂下。取了綉鞋。走到外邊。讀曰。果然細小。猶如鷓鴣一般。令人可愛。今可帶回去見太后。請功。二宮女狂喜。跳舞而回。按下不表。且說帝在萬壽宮悶悶不樂。靜候消息。恐失了一位賢臣。又聽了風流風願。今一敗露。莫道鄺相失臉。即朕錯用女流。恰亦失臉。可恨皇甫少華不向鄺相私議改辦。專用硬法。可惜孟氏待人有

功忠孝王真是不該正在不悅忽聞宮中隱隱有吹簫之聲又聞空中有簫和聲音聲更嘹亮太后疑心問帝曰你們可聽見那空中有簫聲相和麼帝后齊聲答曰臣兒等俱得聽聞正不知何故言未畢只見二名內監走得喘呼呼跪奏曰啓上太后奇事不小與慶宮温妃無聊吹起鳳簫忽聽空中亦有簫聲相和奴婢等疑惑出宮觀看但有一隻鳳凰毛羽五色五支長尾在外宮離地三丈飛而且鳴兩翅按拍施行明是鳳凰來儀特來奏聞太后大喜對帝曰周朝聖君只聞鳳凰之聲未見現形今鳳凰來儀乃上天呈瑞皇兒速往觀看方不負上天厚德帝亦思欲退避免替鄴相擔憂卽忙上輦武士推轎起程才轉一灣只見郁苗二宮女笑嘻嘻跳舞往前奔來帝知是脫下綉鞋想教鄴相何顏出宮皇后必定留住豈不辱他太過遂心生一計大喝曰這兩個賤婢無禮敢笑舞闖道欺侮寡人麼武士速卽拿下武士領旨一時忙把二女拿住二宮女嚇得魂不附體跪在地上叩頭連稱死罪帝問曰賤婢何敢如此無禮二女奏曰只因鄴相沉醉脫下一隻綉鞋欲往見太后是以狂喜失儀乞陛下赦罪帝曰速把綉鞋取來二女就在懷中取出獻上灑昌接過送與帝看猶如鳧鳥一般帝暗讚真是細小可愛宮女無人可穿遂把綉鞋藏在懷內忙問二女曰爾要生還是要死二女奏曰萬物好生人誰肯死帝囑曰爾若要生可去對太后及皇后說奴婢等候鄴相熟睡鈎起帳幔纔要動手脫靴不料鄴相忽翻身向外口中吐血不止登時面青身死故不及脫靴竊恐氣絕難救急急回宮奏聞路遇天子奏明一切帝惟恐氣絕污穢宮闈立着武士將屍載出交還梁相收殮這樣說法自有重賞爾若實奏或日後有些風聲定是爾等洩漏立把你二人處死決不輕赦二宮女叩頭曰奴婢等怎敢多言活活討死帝又大喝曰速去將假死緣由奏明太后二宮女起身而去帝並囑四名太監并武士曰方才鄴相之事內外俱不許多言倘有洩漏並將爾等一同處死衆皆微笑領旨又令灑昌等四名太監速把朕坐的御轎推往將鄴相扶入輦中並把御被蓋好御傘罩住又心想二宮女脫下綉鞋只怕連靴子都未必穿好朕料忠孝王必使人在外伺候如揭被一看豈不敗露揭被恐他冒着風寒無論官民人等倘有揭被看立用大刀砍斷其手後奏寡人再行嚴治其罪決不稍寬言訖帝卽下階行至興慶宮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嘔心血鄴相抱病

起私情成宗冒雨

卻說成宗帝又囑灑昌曰爾等須送鄴相回府方來繳旨灑昌等押了御輦趕向明月池清風閣而去帝自步行來到

與慶宮前舉頭四望。其時鸞鳳已去。溫妃迎接入宮。設宴款待。帝因偏護鄺相。心喜做得完全。即便坐下暢飲一番。不表且說郁美兒告苗瑞英曰。太后命我們脫靴驗看虛實。今天子又令我們欺瞞。事在兩難。姊姊作何主意。苗瑞英曰。朝廷如此吩咐。我們如果實說。將來性命難保。寧可欺瞞太后。不可得罪朝廷。商議已定。回至萬壽宮。奏稱鄺相嘔血不停。慳慳欲絕。帝恐污穢宮闈。已着武士將屍負回相府。交還梁相收殮。太后聞奏。大驚失色。對皇后曰。我說番酒必是熱酒。不可吝賜。今竟斷送了一位賢臣。豈不可惜。皇后愕然曰。從前四個宮女。俱已吃過。並無妨礙。今怎這等利害。太后曰。鄺相豈宮人可比。真正可惜。皇后過意不去。心想但願皇天庇佑。轉危爲安。再設計查驗。如果真死。明是兄弟福薄。不能消受美妻。便悶悶辭別回宮。忘卻寫書通知父母。惟是靜候好消息。再作商議。且說權昌等四人到了清風閣。見鄺相如前濃睡。任喚不醒。權昌等用手扶住鄺相。放在轎上。并用御被蓋好。武士執傘推轎。權昌等上馬。來到殿上。大呼曰。值殿官何在。只見一位年近四旬的將官。忙向前曰。下官就是值殿將官李龍光在此。不知有何事。權昌傳出聖旨。李龍光執了大刀。連忙上馬。跟隨轎邊。來到京華門外。恰遇梁相從內閣出來。正要回府。梁相大驚曰。賢壻酒量素來極宏。今日爲何沉醉。便要向前揭被觀看。權昌阻住曰。今奉聖旨。因鄺相沉醉。揭被恐他冒風。特着值殿官執刀保護。不論官民人等。有敢揭被者。砍斷其手指。然後奏明。照欺君之罪處治。不貸。老太師請回相府觀看。不遲。梁相曰。原來如此。遂趕出東華門外。上轎回府。不提。且說武士執了九曲黃羅傘。來到梁相府前。只見十餘個家將向前攔阻。武士喝曰。爾是何人。敢來攔住路徑。家將曰。我們是武憲王的家將。並孟龍圖的家人。因聞得鄺相沉醉。特來請安。原來老王與孟士元父子。聞得鄺相大醉宮內。並無別樣消息。故特差人以請安爲名。揭被觀看。有無破綻。權昌阻止曰。奉旨若有人揭被。便令砍斷手指。誰敢揭被。孟府家人就不敢動手。王府家將仗着王府勢力。向前曰。若不揭被。何以回覆家主。即要向前動手。李龍光提起刀來。大聲喝曰。若敢逆旨。即便砍下。王府家將俱大驚。只得回報家主。武士推轎進了後堂。梁相出來迎接。權昌曰。可將轎扶入。免得冒風。相府家人遂扶轎入內。梁相請權昌並李龍光坐下。待茶。問曰。小婿因何醉得如此不堪呢。權昌就把蓋觀音並賜番酒那話說了一遍。因此酒出自西洋。名叫玉紅春。前宮女飲了二杯。便醉倒一晝夜。令壻飲了三杯。安得不醉。梁相曰。原來如此。有勞列位辛苦。何以克當。權昌等辭別上馬。押轎回宮。繳旨去了。再說梁相入內。告訴女兒素華。即令婢女扶入牀上。睡下。將被蓋好。屢呼不醒。素華大驚。在鄺相腳邊坐下。惟恐有人替他脫靴。露出破綻。景夫人與若山之妻。妾俱進房來看。梁相及裘惠林俱在房外探望。柔娘

曰：聞得人若大醉不醒，可把冷水噴面，立卽蘇醒。今可把此法試之。裘惠林在外阻止曰：冷水最易傷人，不可妄用。只好備下曬乾百香草煎湯喝下，自然甦醒。孫夫人曰：冷豆腐粘在心頭卽醒。正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忽女婢報稱：武憲王同孟嘉齡前來探問一切。梁相着裘惠林前去陪待。原來老王因家將回報說有聖旨不許揭被皇后，又無消息，心中好不疑惑。特遣孟學士一同前來探聽消息。當下裘惠林出來迎接武憲王、孟嘉齡來到堂上，讓武憲王坐在上面，自己同孟學士坐在兩邊。茶畢，武憲王說些閒話，辭別回府不提。門官又報稱：聖上恐香酒乃熱藥製成，能傷人性命，特令權昌帶了四個太醫前來診脈。梁相接入坐下。權昌曰：奉旨因鄺相談飲番酒，恐傷精力，准其靜養三天。而後進朝。四位太醫曰：番酒恐是熱藥製就，足傷人命，必須診脈。觀看吉凶。方好進宮繳旨。梁相忙令家人進內，着婦女們退避。家人進去停了一會回報曰：婦女們已俱退避。請太醫入內診脈。梁相卽請太醫同權昌進內房。太醫診脈畢，又看了面容，對梁相曰：令坦六脈調和，面帶醉容，這明是酒醉。過後自痊，不必多慮。梁相曰：只因小婿從來未曾酒醉，故令人恐懼。太醫曰：這又何難。遂吩咐隨從人等取生甘草半夏末到來，用鴉毛管吹入鼻中，自見分曉。隨卽取鴉毛管並甘草半夏末到來。太醫卽令隨從將此二物研細爲末，用鴉毛管吹入鄺相兩鼻孔中，停了一會，只見鄺相翻身口中糊塗曰：臣已酒醉，叩謝太后深恩。就此回府。言訖翻身向內睡下。太醫曰：不妨酒醒卽便無恙。我等好回宮繳旨。梁相稱謝不已。太醫上轎，權昌上馬，各自辭別而去。衆婦女仍入內伺候。孫氏偶見鄺相穿靴，乃曰：孩兒穿着靴，如何好睡。須要脫下。素華連忙止住曰：不可。他的衣襖不許別人代脫。前日我替他脫下靴襪，被他埋怨了幾天。婆婆切不可脫。孫氏尋思：年少高官，怪不得執性。景夫人曰：今既診脈，明是酒醉，不妨令女婢在別房煎人參湯，拌圓龍眼湯，候賢婿酒醒服下。吩咐女兒小心照顧。我等可以安寢。衆人各退出去。素華開門坐候。至三更時分，鄺相翻身來，略停甦醒曰：醉得好利害。素華大喜曰：小姐甦醒了。鄺相坐起身來曰：我如何回來的呢。姊姊可說與我知道。素華曰：小姐今日醉得令我心膽俱裂。感蒙皇恩，欽賜御筵。御傘御被，因太監護送，又着值殿官執刀，恐揭被冒風，壓斃。斷人手指。滿門驚恐。及太醫診脈，吹甘草及半夏末，方纔得醒。逐一說明。鄺相驚曰：我平日千杯不醉，記得太后只賜三杯甜酒。題讚已覺沉醉。太后令宮女扶進清風閣，暫歇其餘俱不知道。誰想做出許多的驚人事故。那三杯酒莫非是蒙汗藥麼。不然何至這等大醉。素華曰：太監說那酒是西洋番進貢名喚玉紅春。宮中經試過，最善飲者只吃二杯便醉倒。一晝夜方得蘇醒。難得你果然量大吃了三杯三更便醒。言訖開門喚女婢取香茗來解渴。鄺相暗驚：太后莫非設計緣。

何偏賜香酒，將女婢已送茶來，素蓮仍把房門關上，鄺相吃茶畢，即便下牀，到馬桶上小解，覺得兩脚寬鬆，好像失脫綉鞋，吃驚不小，連忙上牀，脫下雙靴，雙手把兩脚一捏，覺着裏面寬鬆，知已失脫綉鞋，一時嚇得心膽俱碎，面如土色，並不言語。素華慌忙問曰：小姐有甚大事，如此驚惶？鄺相尋思：如果實說，反累素華驚恐，有何益處？即答曰：並無甚事，不須多疑。素華曰：小姐慧智過人，如此失色，定是傷身大事，何不說明，互相商議？否則事不說明，豈不猶視昏鏡麼？鄺相冷笑曰：實無甚事，姊姊不必多疑。沉思間，得皇甫少華緩期完親，由其母親入宮啓奏，的定是通知皇后設計懇求太后，勅書賜酒，乘醉脫靴，記得帝問我能畫，又能飲三杯甜酒否？這是暗點機關，奈何當時不悟，誤中其計，及我飲酒之際，帝又呆看一會，若有相憐之意，仔細思量，必在沉醉之後，被宮女脫靴，立把綉鞋取去，帝心存曖昧，爲我瞞過，故特賜送，回又恐揭被露出破綻，特差值殿官執刀相送，若非聖上偏心，我焉能安然回來？可恨少華每事不與我商酌而行，專用硬法，恩將仇報，悔我當年提拔了他，今反養虎貽害，既已敗露，叫我如何設法呢？原來鄺相平日辦事謹慎，費心勞神，寢成血病，今又一時忿恨，血湧上心，忍耐不住，吐血數口，於是心內昏沉，頭垂面青，素華大驚，連忙抱在懷中，一手挽住，一手替他捶背，停了一會，方纔放下，靠在椅上，素華取火一照，見數口俱是鮮紅的血，忙上牀來，把鄺相抱住，問曰：小姐因何激出病來？鄺相勉強應曰：我心神不定，可喚女婢取參湯來定神，止血。素華下牀，開門喚女婢，速取參湯前來。女婢立卽送至，素華關好房門，與鄺相服下，方纔定神。素華遂把掃帚掃去血痕，問曰：小姐如此慌張，莫非遺跡敗露，廢我母女二人受爾大恩不少，今見小姐吐血，令我心膽俱碎，怎不對我實說呢？一面取了汗巾，把鄺相的口揩淨。鄺相笑曰：姊姊放心，卽使敗露，亦無傷命之憂。素華心內十分不安，鄺相曰：夜已深了，請安寢罷。素華曰：朝廷有旨，叫爾齋養三日，然後上朝。鄺相暗想曰：朝廷如許殷勤，其意枉費小心，我怎能失脫大節？假夫妻二人，遂寬衣安寢。鄺相那裏睡得合眼，心想：這樣遮掩三日，後叫我怎好上朝？係細想來，少華真是可恨，話分兩頭，且說忠孝王滿門，見鄺相沉醉回府，皇后又無音信，諒來必是男子，又想朝廷因何如此徵重，莫非有甚私心麼？且待來日，再作商議。再說成宗在興慶宮靜坐，惟恐番酒惡熱，故格外小心，着太醫四名前去診脈。太醫回奏，鄺相已醒，帝心方安，回思鄺相醒後，知道失脫綉鞋，何等心驚膽裂，怎知朕爲他遮掩周密，若知朕爲他如此用心，豈不感激？況綉鞋又在我手，不怕他不從朕得一賢妃，以資內助，就把雲南假孟氏配與少華，豈不兩便？又想鄺相節烈無比，焉肯相從，一夜不能合眼，次早亦不登朝，下得牀來，卽到偏殿批案，一心只想着鄺相，莫道天子不能批案，連飲食亦無心去吃，真是滴

水不能下喉。欲令權昌前去通風。又恐難明自己的心事。萬轉千迴。忽見狂風掃地。天將下雨。又轉一念曰。不如自己假作太監。前去好好說明自己的情意。又不至洩漏。豈不是好主意。已定。卽對權昌曰。朕欲探望鄺相。恐百官知道。多所不便。爾可取爾的衣冠。並雨衣雨帽前來。待朕扮作小監前去。方能無人知覺。並備一匹馬來。權昌領旨入內。暗笑風流天子。爲着色慾。連風雨都不怕了。卽去取了衣冠。並雨衣雨帽前來。帝穿了暗龍袍。戴了無翅冠。再穿上雨衣帽。權昌牽過馬來。到後宰門伺候。囑曰。陛下速去速回。倘被娘娘。並百官知道。奴才這便有罪。帝曰。朕知道了。你千萬不可洩漏。遂出門上馬而去。不及一條街。忽聞一聲霹靂。下了驟雨。又遇狂風。帝只得把袖掩面。那狂風猛雨。從衣領中下滴貼身的衣。亦有雨珠。此時幸在暑天。不妨冒雨。加鞭趕路。竟奔到相府門前。住馬叫曰。把門人快報鄺相知道。說萬歲。益心中牽掛。令我特來請安。把門的人那知道是天子。向前迎接曰。有煩公公辛苦。但我家鄺相宿酒未醒。梁相已入閣辦事。尙未回來。無人相會。請公公且回。待梁相回來。稟明可也。帝曰。不必多言。快報鄺相知道。把門官忙報入內。此時風雨已止。帝暗想方纔路上偏遇風雨。今卻晴了。明是帶着雨厄。且說鄺相下得牀來。心中悶悶不樂。獨坐在竹槐軒內。忽見一雙喜雀在樹上向着鄺相亂噪。心想我已敗露。有何喜事。喜雀何故亂噪。只見榮華報曰。把門官報稱朝廷待差小監前來請安。梁太師業已入閣。乏人迎接。請令定奪。鄺相曰。可着裘姑爺出去迎接。榮華入內。頃刻間回報。裘姑爺沉睡未醒。鄺相曰。可請康員外換了公服。出去迎接禮待。只說我宿酒未醒。榮華奔到燕賀堂來。見康員外。說明鄺相言語。康員外急穿上中憲大夫冠帶。出來迎接。帝勒馬進內。康若山前來迎接入內。康若山怎知是天子。一味恭敬。迎接上堂。分賓主坐下。帝暗想。真正好笑。堂堂天子。偏與小戶貧民對坐。大爲折本。康若山曰。小兒宿酒未醒。不能迎接。大爲得罪。家人向前獻茶。帝對康若山曰。今奉聖旨。有機密事務。要面見鄺相。敢煩引導。若山曰。請公公稍坐。我去便來。遂入書軒。對鄺相言明。鄺相曰。爹爹不妨請他進來。康若山連忙出見。帝曰。待我引公公進內相見。帝卽起身。轉灣入內。遙見鄺相素衣朱履。立在書軒。卽對康員外曰。且請退出。再說。鄺相見是天子。吃驚不小。忙向前對榮發曰。聖駕降臨。速叫男女各自迴避。自立在軒前伺候。帝細看鄺相。只見穿着黃色紗道袍。萬字紗巾。綾襪。朱履。但因昨夜嘔吐了血。面上倍加潔白。氣爽神清。鄺相跪下曰。不知聖駕降臨。有失遠迎。罪該萬死。帝忙扶起曰。先生何必拘禮。同步進書房。除下雨帽。賜坐下。鄺相坐在旁邊。帝暗想。書軒如此幽雅。少停與他飲幾杯黃酒。亦是三生有幸。當下榮發獻上香茶。帝見榮發正在妙齡。嬌豔無匹。卽向鄺相笑曰。強將手下無弱兵。卿的主僕。可以當此稱了。鄺相

曰承蒙過譽。但不識陛下。怎冒雨而來。帝受此問。深知理曲。欲言又止。含着羞愧。對鄺相曰。御妻不該與太后同謀。假書觀音。故賜番酒。朕問爾。爾敢吃三杯酒麼。此明是指點愛卿。卿不自悟。乃中此計。若非朕爲之掩飾。令內監送回。皇后必留在後宮。與兄弟完姻。卿尚不知詳細。朕欲使小監前來通風。又恐不能通達。朕意朕用特改扮太監前來。卿既敗露。卽有誑聖欺君大罪。難以寬赦。卿乃明人。諒必知道。鄺相心甚惶愧。奏曰。臣自知罪逆深重。殺身難報。願碎屍萬段。無恨。帝扶起。賜坐。笑曰。朕爲卿費盡心機。怎忍卿甘心受罪。但日前在天香館。敍首卿太薄情。今幸有雲南假孟氏。貌似愛卿。卿可上朝。仍稱鄺相。朕強把雲南假孟氏。匹配忠孝王。爾就可脫身了。不知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思佳人題詩待和 念美妻探病受驚

卻說成宗對鄺相曰。朕強迫忠孝王與雲南孟女成親。卿就可脫身。卿若不聽朕言。認作孟氏。朕當照律究辦。決不寬貸。鄺相曰。三日之後。便見分明。帝想如此美貌。看來斷難私通。若肯替朕脫衣。心願已足。卽對鄺相曰。朕恐卿醒後。知道失脫。綉鞋疑必敗露。故特親來通知。不料適逢暴雨。打得朕衣襟俱濕。卿當念朕辛苦。替朕脫下雨衣。鄺相面變怒容。跪下奏曰。臣最重禮法。極感聖恩。只好來生補報。臣非侍御。怎敢不遵禮法。爲陛下脫衣。還望陛下自重。不可有乖。禮法。帝不悅曰。朕只煩爾替朕脫衣。便如此抗拒。如此薄情。鄺相跪伏叩頭曰。臣願請死。不敢紊亂禮法。帝終是聖明。不好用強橫手段。自思此女難得。不貪富貴。不怕生死。毫無涉私。真是一塵不染。令朕心服之至。況此事是朕不該。卿勿見怪。卽自己脫下雨衣。再脫衣袍。彈脫雨珠。再行穿好。坐下曰。赦卿無罪。若前日不脫靴。驗着。只責忠孝王欺凌師長。不許臣民亂言。及昨日遮掩顧問。使卿得以回府。卿亦當感念朕恩。卿提拔忠孝王滿門富貴。忠孝王凡事逞強。非朕偏護。卿早敗露了。忠孝王深負愛卿。卿亦不妨罷絕。朕的容貌不減少。華與卿成就良緣。亦不足爲過。鄺相奏曰。三日後。臣自有表奏。帝心知鄺相懷烈。惟恐迫死性命。乃對鄺相曰。朕自早間爲卿擔憂。內監雖屢進飲食。朕並未飽餐。今腹中饑餓。卿可粗備四盤小菜。在此餉餐。足感厚情。鄺相尋思。我若在此同飲。日後難怪外人閒話。我亦於此有愧。卽退出到房後。詎知素華正在房外竊聽。已知備細。一見鄺相。卽垂淚曰。如今怎樣是好。鄺相微笑曰。此事不至累爾。何必驚恐。速令備席在後堂。喚襄惠林並滿門。會受誥封的男女。俱執玉筯。伺候朝見。席若完備。便可密敲房後屏門。我便知道。素華急忙進內料理。鄺相回歸書房坐下。帝亦自知理虧。情知難望。奈才貌可愛。又不好糾纏。只說皇后姊

弟不該。且說袁惠林聞聖駕來臨，忙請滿門男女伺候，不須臾，席已完備。素華卽到房後敲動屏門，鄺相奏曰：筵席已備，在後堂請陛下前往。聖駕帝愈加敬重，真是正直無私。連借房中稍次，亦不肯從。忠孝王何幸得此奇女，命勝寡人多矣。然陛下說此無益之語，當卽起身來到後堂，當中坐下，賜鄺相坐在旁邊。且說康若山聞得那內監乃是天子假扮的，心中大驚曰：我一白衣人，怎與天子對坐？忙穿冠帶而出。同袁惠林各執玉笏，景夫人率孫氏素華俱是鳳冠霞帔，各執玉笏，男女跪在庭中。朝見各奏姓氏，帝傳旨賜鄺相等平身。男女分班站立。帝見梁女容貌不遜皇后，大驚曰：有此容貌，何故不省人事？願嫁與女，並無怨言呢？真是可笑。卽傳旨曰：朕恐番酒利害，特來探望鄺相，反累卿等過費，大爲不安。卿等且退，好飽餐。衆各退出。帝與鄺相同飲，家人進酒。帝因酒飲過甚，只吃飯不吃酒。誰知內侍權昌等恐帝有失，忙令武士等備盞往相府接駕。梁相在內聞風，急忙回府。帝正在飯餐，梁相朝見畢，啓奏曰：老臣入關，知道小婿傷風，陛下駕臨，甚是待慢。老臣罪該萬死，帝賜坐曰：朕來探望鄺相，及老先生破費，大爲不該。梁相奏曰：粗茶淡飯，甚爲瀆慢，只早內侍和百官都來朝見，方知帝冒雨而來，探訪鄺相，帝卽穿上御服，起駕回宮。二相送行，帝告鄺相曰：卿乃明人，三日後須從朕言爲是。鄺相一時氣憤，想帝是明君，必知我非失節之輩，何苦說此妄話？當卽奏曰：三日後臣當有表進陛下，便知端的。一時血湧上來，忍不住，一口血望帝身上噴來。帝將身一閃，龍袖上早噴着數點鮮血，鄺相倒倒在地。帝大驚，請衆相曰：速扶令婿入內，醫養。梁相卽令人役扶起，登時昏暈，不省人事。扶入內房，去帝回恨命苦，好意與他商量，他倒吐血昏迷，做出如此樣來。惹人煩厭。當下御駕回宮，百官退出。梁相翁婿二人尚在後堂門官報稱武憲王與孟龍圖必要面見鄺相，暗恨兩下同謀。幸天子與我遮掩，故皇后未有消息。此情無處探訪，特用假慈悲探病，要我露出真情，把我當作愚人多方欺侮。實屬可恨，待我捨白他一番，卽令請進。當下老王聞知消息，特與孟士元同來相府試探如何。兩請步入庭中，梁相翁婿二人迎接上堂，見禮獻茶。老王請安畢，問曰：方纔聖上囑鄺相依他言語，鄺相回說三日後上表，未知欲奏何事？鄺相曰：我本無病，因感冒風寒，剛剛痊愈，誤飲番酒，以致嘔血。但我向在朝，百官和睦，誰知恰有大臣暗中謀害，下害不遂，人願聖上亦爲我不平。我想既不合人意，自當俟三日以後上表辭官，以快人意。老王疑心曰：老太師在朝，惠愛百官，衆皆感激，誰敢妬忌？老太師何故辭官？鄺相變容怒曰：承蒙二公探問，奈何新病厭言。二公請回尊府，另日相會罷。把手一掛，遂退入內堂去了。老王與孟士元差得滿面通紅，梁相大不過意，向滿朝群臣曰：小婿吐血昏迷，胃積二公，務乞恕罪。老王等曰：此乃我等多言，令婿正在

病重莫怪心中不悅。下逐客之令。兩下便說些閒話。方別。原來素華在門後竊聽。及鄺相入房坐下。素華埋怨曰。爾如早聽我言。改粧辭官。豈不省許多言語。今已敗露。如何是好。鄺相曰。我三日之後進朝。定有凶吉。然爾不須憂慮。我大命到底不妨。亦斷不失節。可與爾同歸。皇甫君素華曰。既欲完親。方纔埋怨老王。與令尊。這是何故呢。鄺相曰。恨他二人用盡奸謀。又來試探口氣。姊姊只管放心。我自有的處治。按下不表。且說帝自回宮。囑衆人不許多言。卽到偏殿批案。尋思鄺相綉鞋已在我處。必能成就這頭親事。又得了一位賢妃。豈不美滿。回想當時吐血。若一旦身亡。如何是好。一時心煩。縋移步上林苑蓮花池坐下。就倚欄杆獨酌。忽見池內金色鯉魚。在水面奔波。帝卽握管題詩一絕。

方塘秀挹雨前荷。點綴天然憑意多。魚鳥有情花解語。欄杆孰伴朕吟哦。

帝題畢。詩興勃勃。就在身邊取出鄺相的一隻綉鞋。仔細看來。不上二寸七八分長。猶如鳧鳥一般。白蓮花帶雨。雖是狡豔。怎及鄺君玉再題一絕。

蓮花應遜鄺明堂。漫許當年張大郎。鳧鳥堪憐短更小。巫峯何日會襄王。

帝題畢。暗嘆曰。若得與明堂成就好事。互相唱和。朕願足矣。今把這詩留下。俟異日成就。與明堂唱和。轉念鄺相正直無私。若三日後認作孟女。叫朕如何是好。又想朕這一片殷勤。鄺相自不過意。或得成就。亦未可知。倘不能成就。亦須使他感念朕的雅意。主見已定。便令內侍取老山人參半斤。賜與鄺相養身。并令太醫院前去治病。內侍暗笑。帝小心如許。隨取人參。包了標封。並備四名太醫。來到相府。交付人參。說明來意。梁相十分感激。卽令女婢通報。女婿知道。當下素華對鄺相曰。聖上他如殷勤。小姐作何道理。鄺相曰。嘆帝枉費一片苦心。我只好辜負深恩。卽令太醫進內。見禮坐下。診了脈。曰。只因中酒所傷。血氣不舒所致。是不妨。開了一劑藥方。卽使辭別。內侍回宮。繳旨。鄺相送出。榮發入書房。問曰。小姐今番滿疑如何。鄺相曰。容俟來日相商。次早下得牀來。素華忙問小姐曰。畢竟作何主意。鄺相曰。時到我便說明。但恐榮相發怒。深爲不便。素華曰。義父我當竭力求情。包管無事。鄺相曰。姊姊既肯求情。便可無妨。且說老王回府。向妻子說明。鄺相逐客之意。忠孝王疑惑曰。莫非驗明是女帝。特私臨。欲圖暗昧。兒當帶病往探。並令孟士元同去。到了次早。便邀孟士元父子。來到相府。試探鄺相有何言語。孟士元亦因朝廷私臨相府。滿腹疑心。韓氏聞得此信。舊病復發。父子卽忙來到王府。老王父子相見。共論內宮因何無信。今我等一同前去探病。看鄺相有甚口氣。一齊上轎。來到相府門前。適梁相公出門。官報進。時值午牌。鄺相正同素華在書房閒話。榮發報曰。門官報稱武憲王父

子孟龍圖父子同來請安。鄺相曰：請老王並孟龍圖父子在外且坐。單請忠孝王進來。家童領命退出。素華發問曰：請他何故。鄺相笑曰：爾可偷看。便知委曲。素華退出房外。家人開了大門。請四位大臣來到堂上坐下。獻茶畢。家童稟曰：家翁有命。請老千歲並孟龍圖父子。瑣裏且坐。先請少千歲進內相見。老王疑惑對少王曰：爾當進謁。鄺相少王稱是。此時身體衰弱。王府內兩名家童扶進裏面。外人不得進去。鄺相早令兩名家童替扶入內。少王遙見鄺相立在軒旁。迎接。忠孝王要下拜。鄺相攔阻曰：年兄欠安。何必拘禮。即便攬入書房。少王請鄺相坐在上面。自己坐在旁邊。榮發獻茶。鄺相請忠孝王曰：前日年兄冒奏。我是女流。朝廷發惱。近來雲南孟女已到當殿驗明。奉旨限一月內完婚。爾乃密通皇后。與太后設計畫圖。賜我三杯番酒。又着我沉醉。着人偷脫靴兒。豈知我特詐睡。猶幸驗出。是男。帝怒爾敢侮首相。卽是欺君。故特賜登回府。帝昨日爲我不平。特到我家看。我着奏誑聖欺師。好好重辦。我今遵旨。次早卽要上奏。但念師生情重。我不忍不教而誅。故特報爾知道。俾得隄防。可通知令姊。免得受虧。但我雖不才。前念爾被劉侯陷害。特奏主招軍。使爾父子封王。不料爾靠椒房元貴。屢屢有辱師尊。我不比爾。屢用暗箭傷人。來日我要進奏。特報爾預先防備。莫怪我無情。此乃爾惹我。不是我惹爾。忠孝王信以爲真。尋思怪不得內宮迄無消息。誰知驗明是男。我今已犯亂言。鄺相次早進奏。叫我如何抵當。急欲上前懇求。帶着驚恐。還要跪下一陣頭眩。跌倒地上。竟昏暈去了。因左右無人。鄺相暗笑曰：這等膽怯。爲何專放暗箭。忙向前親自扶起。忠孝王微醒。站定。連話亦說不出來。鄺相笑而撫慰曰：年兄不須着驚。前言特相戲耳。管教爾一二月間。孟氏真身自得相會。夫妻團圓。忠孝王方纔心安。謝罪曰：前日門下實因病重。家母進宮。奏請緩期。不料語言顛倒。冒犯恩師。實非門下本心。萬望恕罪。鄺相笑容可掬。請他坐下。喚榮發取參茶來。與少王服下。曰：年兄三日後。便有孟氏可能相會。少王大喜。謝曰：若得依恩。師金言得與孟氏相會。真是萬千之喜。鄺相微笑曰：下官從無虛言。孟氏一二日後。定得相會。但我來日有殺身大罪。爾當代求。令尊並孟龍圖父子相幫。來日帝若發怒。爾須要犯顏保奏。我方能够保得性命。少王疑惑曰：恩師從無犯法。有甚大罪。如此利害。鄺相曰：下官早已明白了。但年兄父子。孟龍圖父子。諒難救我的性命。爾可同令尊回府。速遣人入宮。與令姊商議。然令姊亦難救我。須託令姊轉求太后。下旨恩赦。我方得全路。此係生死關頭。你速回去。差人進宮。通信切勿疎忽。可留孟公父子少坐。下官還有商議。不可漏風。少王曰：門下自當遵命。鄺相喚了兩個家人。扶了少王到外邊。轉換王府家童。扶出後堂。對老王曰：恩師吩咐我們父子先回。要留岳父大舅。有話商議。言罷。父子上轎而去。素華出問曰：方纔何故驚恐。皇甫

解。鄭相曰：我今已是罪人，一言驚嚇，雖國舅王爵魂飛魄散，方知首相權重，姊姊可暫避，未知作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心願足孟氏認親 報恩義蘇女求父

卻說鄭相打發素基退避，便令榮發請老爺父子進見。榮發曰：小婢不敢往請，鄭相曰：爾不須害怕，只管請來。榮發只得來到後堂，孟嘉齡忙向父親丟個眼色，士元認是榮發，比昔年更加美貌。榮發向前稟曰：家爺特請老爺父子進內相見。士元父子俱疑，這是何故，使榮發來請呢？榮發引到槐竹軒，鄭相忙請父兄進房，跪下曰：不孝女孟嘉君，負罪多年，乞父親哥哥恕罪。榮發在後面叩頭曰：榮蘭叩頭。士元驚而且怒曰：爾昔在駕前分辯，舌如利刃，害我險送殘生，今再如此，莫不是還要害我麼？嘉齡不忍，向前扶起二人，埋怨曰：爾前在金鑾殿上，反面陷害父親，今母親爲着雲南假孟女，近日又病在牀，爾今莫非又要害父親麼？鄭相曰：我前會囑託，若使皇甫郎知之，必定變面，況金鑾殿公卿屬目，怎好相認？今作了總裁門生，已滿天下，心願足矣。來日上殿請奏改鞋，但恐聖上發怒，女兒性命不保，特求父親哥哥相救。士元曰：聖上仁慈，不妨，卻是那梁相勢力浩大，爾又誤他女兒的終身，視如兒戲，必定變面，他的門生故吏，幾乎半朝，叫我如何抵擋？鄭相曰：這卻不妨。梁相之女，乃是映雪姊妹，因刺劉奎璧未遂，投水被景夫人救去爲女，今與我定約，同歸皇甫郎，爹爺不必過慮。言未畢，映雪已進房來，向士元跪下曰：老爺父子不必憂心，梁相夫婦愛我勝過親生，我當親求梁相，必不見怪。老爺提防朝廷發怒爲要。士元大喜，向前扶起，謝曰：難得姑娘爲着小女，誤了終身，不獨不理怨，且肯代懇，令尊恩德不小。映雪又曰：母女二人會受老爺十六年大恩，殺身難報，何勞過獎？士元喜曰：梁相若不見怪，朝廷聖德寬宏，必不罪爾，不須介意。鄭相曰：兒知帝必要責罪，女兒來早必有性命之憂，爹爹哥哥，今當去見老王父子，勸他入宮通信，求皇后來日轉求太后，下旨恩赦，方妥。爹爹在外邊，切莫宣揚。士元問曰：爾今何故來早，必要奏請改鞋？鄭相曰：心願已足，不改鞋，何益？爹爹速會武憲王通信入宮，是爲至要。士元父子答應，起身出門而去。素華對鄭相曰：我今同爾往求梁相夫婦，作情如何？鄭相曰：時候尚早，時候若到，我便同汝往見。今當速作陳情表章，按下不表，單說忠孝，要回府對父親細說一番。先愁後喜，又許我一二日內，便見孟氏，叫我父母通信入宮，莫不是回心轉意，要改鞋麼？老王曰：此必賜酒脫靴，真形敗露，故說出這樣話來。太郡曰：若要認出女流，內宮怎無消息呢？且鄭相並

無過犯。何故必待太后保救，令人不解。老王曰：他甚得君心，何事殺他？真正令人不解。忽女婢來報，老王父子說道：孟士元父子有事。孟少王曰：此必有危事。孩兒一同前去。父子來到後殿，開門請進士元父子。來到後殿下，轎老王父子迎入上殿，見禮坐下。老王問曰：賢父子爲何面帶愁容？士元曰：請親翁退出左右。我有要話相商。老王令隨從退去，不許私聽。士元細將父女相認說了一番，奏請改粧，恐朝廷動怒，有殺身之禍。求親翁速請皇后轉求太后恩赦等情。一一說明。老王父子曰：令愛如果上表，深誤梁相之女。又妄取他會元，且招他爲婿，梁相必定變面。他在朝日久，門生衆多，勢難抵擋。士元曰：這倒不妨。梁相之女實係蘇大娘之女，名叫蘇映雪。景夫人收爲義女，他與小女自願同嫁。皇甫郎他自求情，梁相故無後患。老王曰：不料世上有此奇怪之事。梁相如果不怪朝廷素性仁慈，令愛定然無事。士元曰：兒料事多中，他說已有殺身之禍。還求親翁通信入宮爲要。老王曰：說得是。刻下就着描內入宮面求太后。士元曰：如此方妥。辭別來到府內，對韓氏說明。來日便可相會。韓氏大悅。當時病好一半。且說老王入內，太郡喜曰：纔在屏後窺聽媳婦便可相會。老王曰：正是賢妻當速進宮，奏知女兒轉求太后恩赦。太郡曰：天色已晚，不如表章入宮。老王稱是。急修表文，細將孟氏所說事情俱奏。懇女兒轉求太后恩赦等情，封好用印。卽遣家將送到後宰門，交與內監送到正宮呈與皇后。皇后看畢大喜，着內監對太郡說來。日包管鄺相無事。內監對了下表之人，說明家將回覆。老王夫妻蘇大娘知女兒亦在，如白日升天。惟劉燕玉暗恨自己多事，恐二女會同報怨。按下不表。且說鄺相同素華坐至初更時分，鄺相方邀素華同到後堂。梁相夫妻正在談論家務，鄺相向前跪倒曰：犯女孟暉，君特來請死。前自畫觀音賜番酒，皇后乘我沉醉，令宮女脫靴，已經敗露。來早上表陳情，奏請改粧，特來請死。梁相大怒曰：好大膽的孟暉，君敢中三元以欺君上，死罪難赦。孟氏叩頭曰：犯女實出無奈，冒着萬斬罪名，並非賣弄才學。太師歷情賜宥，得全殘生，則結草啣環，當報大恩於萬一。梁相喝曰：別事容易，耽擱我女終身。堂堂相府女兒，怎好改嫁？可笑女兒嫁了三年，爲何一言不發。素華連忙跪曰：不是女兒欺瞞父親，原來事出有因。便把自己始末情由一一說明。父親若不作情，女兒願替孟小姐先死，以報深恩。言罷，淚如湧泉。梁相聽了大喜，令景夫人扶起二女。梁相曰：難得孟氏守節不二，又難得女兒報恩深重，願託終身。老夫怎不作情來早？我不進朝方好待他們事定。我再爲女兒定了終身。你們且回去安歇。二女叩謝一同回房去了。景夫人對梁相曰：孟氏守節實屬難得，女兒爲要報恩，甘守三年寂寞，實在可敬。梁相亦喜女兒如此仗義，我必與孟女講明，不分大小。景氏笑曰：相公差矣。先娶爲正，後娶爲次。理所當然。如何紊亂？怎好並爲正室。梁

相曰爾不知首相權重相女豈可做人的偏房後日奏明主上定蒙恩准方不負女兒的一番孝心景夫人喜曰如此更爲妙極夫妻說罷進房安歇不表且說女婢入報燕賀堂來見康若山夫妻曰老夫人新聞不少若山曰怎麼新聞如許那女婢細將鄺相乃是女流方纔告稟梁相的話說明若山曰怪不得如此美貌原來是女扮男粧孫氏着驚曰孩兒若是女流必與忠孝王完婚可惜我們前功盡棄如何是好爾還不憂慮如此說喜康若山笑曰爾乃蠢人見識不遠孟氏有此奇才乃世間奇文他若果完親之後我等自有處置何必憂慮孫氏方纔心安次日五更忠孝王父子上轎來請孟士元父子同到朝房成宗連日在宮惟恐鄺相認作孟氏私情無望日間無心批案夜間亦沒興進宮是日早朝恐鄺相認作孟氏卽刻臨朝羣臣朝賀已畢分列兩班執事官卽上前奏事帝覽表批案只見午門官奏曰右丞相鄺君玉假滿在午門外候旨帝驚喜交集傳旨宣進鄺相進朝俯伏奏曰臣鄺君玉有陳情表上奏帝心知不好又思彼怎敢逆旨卽令平身令內監取表着值日學士念表朗誦曰

右丞相鄺君玉實係臣女孟麗君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奏爲罪爲陳情仰恩開赦事竊罪臣女孟麗君鄒峯末裔瀛南弱質忝出功勳之後朽此蒲姿克敦詩禮之宗芳輪蘭質臣女孟士元世荷國恩位隆邦族赤符令下提八面之威風紫誥榮領總五方之治術而臣女母韓氏褒封一品夫人臣女兄嘉齡復與兩班清選照臨下土日月之仰無私而波及臣家雨露之沾尤溥臣女孟麗君隸名門於閨閱沐雅化於宮闈關雎之賦三章惟勤習夫蘋蘩蘊藻曲禮之嫻一則相從見東栗根漆家索凜牝雞之晨而婦順協慚鴻之羽洪惟陛下垂照累治正惟臣女父孟士元假沐歸休臣女孟麗君愆期擇何敷夫梅實貞猶不字灼未賦夫桃夭乃者元成侯次子劉奎璧都督之子皇甫少華展幣而陳願訂朱陳之好時布政使秦承恩鴻臚寺卿顧宏義道言斯美共伸媒妁之言臣女父孟士元因兩姓偕成百年誰允用是士使之射謀於天假未緣觀得雀屏至於再至於三必序賓以不侮求祥鳳卜迨其今迨其吉乃承筐之將成詎知天意之不屬未免一簪稍遜旋看將門之有種果然三發無虛臣女父爰締以絲蘿盟偕秦晉孰料劉奎璧圖聘有夫之女計陷少華以無妄之災勢倚椒房過延煬世嗣迫其人潛踪隱遁又請於父乞旨聯姻論遠梁州臣家惶恐之情無已權歸大內劉門威烈之焰方張臣父既俯首以就婚臣女敢抗顏以逆旨竊惟教先室家威懲夫鼠牙雀角化開閨閣恩被乎麟趾蠢斯家人爲女之正歸妹曰娣之良操並青松雅慕三貞與九烈玷磨白璧何堪一女而二夫雖于歸未迎奠雁之隨而既買豈盡到手之兆

矧陛下誤從奏請致褻聖明。臣女麗君於此。腸斷九迴。心牽一線。欲陳情而無路。爰改服以潛身。而臣女父士元。猶懼天威。計借世好。權以乳媪之女。認作親生。往歸世子之門。曲從君命。詎此女蘇映雪。慕輕富貴。恥甚偷生。仇嚴遊賊之誅。手持白刃。節矢墜樓之志。命赴黃泉。幸神力暗扶。從滇池而移貴郡。仗慈航普渡。假宣室以至京師。斯時也。臣女麗君。惘惘出門。溘溘行路。道繞高唐之夢。塵侵遊子之衣。豈以皇甫既定三生。必使車親挽鹿。亦云少華。可以一見。何妨石化爲羊。爾乃日遠長安。莫愁窮途之泣。風懷旅館。更嗟我僕之痛。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流離瑣尾。云如之何。時則有湖廣商民康信仁者。見臣女風流儒雅。欲繼螟蛉。同孤鳥之無依。胡勿歸他人父。當飛龍之利見。遂令觀國之賓。豈真一介儒生。竟獲三元。及第其時。大學士梁鑑爲女。素華年當及笄。志切攸歸。樓懸結綵。溝瀾紅葉之流。而臣女麗君。車過達總路。值暨橋之會。北斗仰而師命難辭。東牀贅而門楣相倚。無何延閣合卷。卽來女係投池。洵乃耦俱無猜。漫說相逢如故。由是臣女麗君。膽依宮禁。趨侍經筵。一藝名場。報還秋晉。春隆紫閣。鰲鯨之覆。何嫌名寵黃扉。漸碧之安孔固。乃臣女麗君。不以齋粧之事。上聞者感恩。知報援昭容。可使童才。天節靖共。許進士何妨不掩。况德薄而位尊。播笏垂紳。竟味婦人無爵。知小而謀大。陳師鞠旅。反詎女子。知兵。臣女麗君。竊謂俟乞假于歸。後當以明徵陳於御座。何圖自作之孽。逃爾明證。其情國有常刑。災非肆毒。固宜束身自改。以正朝綱。綁赴法場。用申天討。何敢置法於議之人。邀惠之於宥三哉。臣惟陛下。偉治光昭。仁聞洋溢。道通晝夜。如月恆而日升。德並載情。謂天高而地厚。蠅蟻歧化。螻蟻偷生。矧臣女父士元。齒屆杖朝。舐犢之情。何限。臣女母韓氏。病綿牀褥。齒指之痛。難禁。願矜烏鳥之私。俾延殘喘。當効犬馬之報。默結來生。庶幾臣父母垂暮之年。亦越於今。當拜吾皇之賜。而臣女再生之日。過此以往。長齋繡之前。則感恩且沒世不朽矣。臨表不勝待命之至。謹奏。

成宗聞學士將表讀完。暗恨自己冒雨忍饑之苦。不肯聽朕一言。一時大怒。厲聲喝曰。孟氏好大膽。女扮男裝。欺君罔上。侮辱大臣。死有餘辜。仗利口舞弄筆花。視朕無尺寸之刀。磨喝令武士。綁出午門。斬首報來。武士領旨。連忙除衣冠。細綁起來。老王父子忙上前跪奏曰。乞刀下留人。鄴相知自己執性。莫怪天子變臉。亦不分辯。任從綑綁。忠孝王跪奏曰。前日陛下曾詔行天下。尋訪孟氏。今當開恩饒命。不知能否恩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二回 成宗欲斬鄺丞相 太后恩赦孟千金

卻說成宗欲斬孟麗君。武憲王奏曰：孟氏因欲守節救夫，故求取功名，亦出於無奈，非無故賣弄才學，念自出任以來，並無過犯，且有功勞。況臣兒前曾立願，須會孟氏方敢與劉氏成親。至今尚未合枕，孟氏若死，臣一門後嗣豈不斷絕？乞陛下恩赦孟士元，亦跪奏曰：臣女爲因守節無奈，故君臣妻溺愛此女，自前日雲南假孟氏而君之後，臣妻卽臥牀不起。乞陛下格外施恩，赦免臣女性命，以救臣妻。孟嘉齡亦奏稱：老母溺愛此女，自雲南假孟女，缺限一月內完親，老母至今臥病懨懨。今若誅斬臣妹，老母慘女過甚，勢必身亡。務乞陛下恩赦二命，舉家盡沐聖恩。孟士元再奏道：臣女若死，臣妻必亡。臣兒嘉齡性純孝，慘母憐妹，定要喪命。滿門性命，豈不斷送？千乞恕罪，賜婚沐恩，仰洪於無既。當下又有門生翰林余瓚、崔振鳳、裴惠林等爲首，俱跪下曰：孟氏雖懼重罪，奈臣等俱受他提拔之恩，乞陛下開惻隱之心，赦其死罪。帝大怒曰：爾等俱係一己之私，均非正論。王法自古無親，豈容徇情？傳旨着武士押出鄺相，視死如歸。步出午門候斬。當下忠孝王更加着急，膝行上前，欲行再奏。奈久病心虛，仰面一交，昏迷絕於地。牙關緊閉，雙目泛白。老王神魂飄蕩，抱住哭曰：孩兒快快醒來，若有差池，爲父的命亦不保。如何是好？成宗亦驚駭，着內監速取人參前來護救。內監忙取一隻人參，納在少王口中。一會兒悠悠醒轉，帝心方安。只見內監奏曰：太后救書到了。原來皇后天色未明，卽到萬壽宮，奏知太后說鄺相早間奏請天子改姓，恐天子責罪，求太后恩赦。太后書曰：孟氏節烈，朝廷必定曲從。況念其救我之恩，怎敢責罪？皇后甚不放心，卽差太監往內殿打聽。不一時，內監報鄺相押出午門候斬。羣臣求情不准。太后搖頭曰：不信朝廷如此執法，大爲不該。皇后奏曰：前孟氏救臣婦一門，若有差池，臣婦萬世被人唾罵。伏乞太后赦救。太后曰：不必憂疑。卽着內監草詔，念孟氏救皇太后恩重，開赦死罪，用印封好。內監飛奔上馬，至大殿下馬，跪下奏曰：今奉太后懿旨，開赦孟氏前罪。帝忙取救書看過，自思我爲自己私情，一時威怒，然孟氏實不該死罪，但不念朕爲他冒雨衝風，實是薄情。今若開赦，反被孟氏恥笑着傳旨。今念太后旨意，將孟氏且囚在牢。三日後取斬。武士領旨，把鄺相押入天牢。獄官念孟氏平日正直無私，又兼勢力如山，開去鐐肘。按鄺相自知必受牢獄之災，早間卽帶榮發，隨故當下有榮發服侍。又獄官另辦一間上房，與他二人安歇。且說天子退朝，孟士元父子忙到天牢探問。獄官接入上房，父子相見坐下。士元慰曰：今朝廷雖限三日後處決，女兒不必介心。三日後我等自當保救。孟氏暗笑：我豈不知

大命無妨。囑曰：爹爹回家切莫說女兒囚禁三日後處決之言，恐傷母心，反為不妙。士元稱是。父子囑托獄官，小心照顧。自有重謝。獄官領命。父子回府。韓氏迎問曰：女兒改姓事如何？士元曰：往常天子聖明，早間只說處斬三日之後，必邀開赦。細把早間之事一一說明，諒不妨事。韓氏終不放心，且說梁相早間未曾入朝，令人打聽回報。忠孝王昏絕，鄺相囚禁等情。素華哭曰：兒母素受孟氏大恩，小姐若果有失，女兒誓不獨生。梁相慰曰：孟氏既禁天牢，性命諒必不妨。你可只管放心。素華入內，忙取鋪蓋并銀錢人參，令那當家人送入天牢。交榮發收入應用。孟氏感歎曰：真正妻子，恐亦無此真心。真待我不錯。按下慢表。再說老王父子回府，太郡與蘇大娘便迎問早間事情。老王說明備細。江三嫂暗自埋怨劉氏曰：爾用妙計，奏請皇后驗明，今蘇映雪亦在爾上，豈不自招其禍麼？小姐曰：如今只好聽天由命，不必埋怨。且說太后在宮內監回報天子把鄺相囚入天牢三日後提斬。太后對皇后曰：御婦懷孕，久坐辛苦，可回宮將息。孟氏一節，哀家必令朝廷開赦。皇后奏曰：孟氏恩大，若不開赦，臣婦無心回宮。至午正時，分成宗回宮。太后忙令宣進成宗入宮。太后令與皇后行夫婦之禮，而後賜坐。帝問曰：孟氏變亂陰陽，有罪該斬。緣何恩赦？太后笑曰：國家祥瑞，故出此女公卿。況我等得生，盡他所賜，又能守節，生死不怕，屢立大功，亟宜開赦。忠孝王成親，何故反將囚禁天牢？實為不該。帝無可奈何，答曰：且待來日開赦罷。皇后謝恩回宮。帝亦回偏殿批案去了。鄺相在天牢中，素華令人送到酒飯。孟氏對榮發曰：昨居首相，今在牢中，人生一世事如春夢，主婢傷感不表。且說成宗次早無事，亦不臨朝。自思朕為私情，把孟氏囚禁，然孟氏真是節烈，若不開赦，難以服衆。即便草詔，令內監到天牢開赦。孟氏內監詔到天牢口下馬，牢官忙備香案，鄺相接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爾鄺相女扮男粧，忝居宰相，有虧名教，本當處決，以示創懲。緣爾素嫻醫術，曾救慈危，奉皇太后懿旨，概從免譴，用是盡孝道，特昭格外之恩，動矜憐默，孳好生之德。孟氏仍着孟士元領回，仍配皇甫少華為正室。限八月十五日成親。從此順協坤常妻道，原從臣道，流輝彤管，宜室自必宜家。毋廢朕命，其雲南假孟女一體赦免無罪。將聘禮亦還王府。欽哉謝恩。

當下孟氏謝恩，內監帶詔往項員外處前來。按項南金自聞孟氏改粧，深悔自己，不守本分，以致失臉。緣父子俱有來歷，難以逃走，只得候旨領罪，及見詔書，令還聘禮，深感聖恩，只得求安知縣代還。尹上卿交與王府，安知縣因受過項隆厚禮，故不反面，遂去繳還項員外。痛恨侯五夫妻多方煽惑，以致求榮反辱。後來朝鮮王子差官來到雲南，買女為

妃項南金遂往朝鮮爲妃。此是後話。按下不表。且說孟士元聞得女兒開赦，滿門大喜，忙令家人押了二乘轎子，來到天牢，接主婢二人回家。另封一百兩銀子，謝了獄官。孟氏與榮發上轎，到後衙，韓氏抱住女兒垂淚。孟氏回歸繡房，改扮女粧，出來相見。方氏問曰：「姑娘請事，何因尚未穿耳？」韓氏笑曰：「只因姑娘自小怕痛，一向未穿。今已長成，不穿耳，不成女兒。卽代女兒穿好，帶上耳環。」孟氏對父兄曰：「爹爹與哥哥當速請武憲王父子，同往拜謝梁相平日厚待。女兒不上朝，諍諫之恩，況梁相之女蘇映雪，姊妹與我同約，願事皇甫郎，必須預先說明，方有着實。」士元曰：「此言極是。」孟士元父子當卽上轎，來到王府。老王父子接見，坐下。士元說明當去拜謝梁相等情。老王喜曰：「正當如此。」父子上轎，一同起身不表。且說素華自孟氏囚入天牢，哭泣不止。梁相憐其節義，百般苦勸，是日女婢來報，太師有請。素華步出花廳，拜見父母。在旁坐下。梁相曰：「方才聖上詔赦孟氏，准其改粧，定於八月十五日完婚。女兒可免悲傷了。」素華曰：「女兒立願要同小姐共事一夫，望爹爹撮合。」梁相曰：「且待老夫具奏主上，與孟氏同爲正室，何如？」素華曰：「女兒不敢過望。正在言談，女婢報曰：『把門人報稱孟士元父子并武憲王父子，要面見家爺。』」梁相大喜，穿上公服，出去迎接。四位大臣齊到後堂，梁相入見。士元稱謝曰：「小女一向欺瞞老太爺，又蒙太師不責其罪，恩同山嶽。愚父子特來謝罪。」當下士元父子連忙跪下。老王父子亦卽跪下曰：「媳婦有欺太師，愚父子特來請罪。」梁相忙跪下曰：「老夫一向昏迷，前在金鑾殿上力辯冒犯，列公今日反蒙過禮，心實不安。五人對拜畢，各各坐下。家人獻茶。梁相笑曰：『不意二女性凜冰霜，誓同花燭。』」吾得忠孝王爲婿，幸何如之？待老夫具奏賜婚。」少王謙詞曰：「小姪一介庸夫，怎敢有誤貴千金小姐？」梁相曰：「這乃夙世良緣，何必過於謙抑？」老王與孟士元一齊起謝曰：「旣蒙太師厚恩，請高坐受拜。」忠孝王忙移一把太師椅，放在當中，忙扶梁相坐下，倒身拜了八拜。梁相方才扶起。少王老王又與孟士元行了親翁禮，然後坐下。梁相曰：「老夫長女于歸，諸事簡便。今次女出閣，必要熱鬧一番。」方遂我願。兩下說了些酬話，而後辭回府，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梁丞相上表嫁女 孟麗君入宮謝恩

卻說孟士元等於梁相府辭別，各自回府。說明一切，喜煞蘇大娘，不須嫁女，亦有岳母之分。劉燕玉自恨多言，今蘇映雪亦在我之上，正愁悶間，忽報忠孝王步進房來。劉氏見禮坐下，曰：「恭喜相公，不日二女便可相會。」少王謝曰：「一向深負夫人佳期，今幸二妻相會，夫人亦可完了終身。」卽令備席前來相待，不表。且說梁相具表曰：

左丞相梁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奏爲陳情請旨賜女子歸事竊臣次女素華本名映雪係雲南寒士蘇信仁之女也按信仁早亡隨母育於孟士元家驪君改裝潛行士元以映雪代嫁劉奎璧映雪不甘投池殉節時臣妻景氏船過貴州救起船中收爲義女言極謙恭不失禮節以故愛如親生招贅鄺君玉館於臣室於今三年茲君玉以驗明喬裝奉旨于歸臣若將素華改適他門則門風有壞若竟適皇甫則門之玷難堪豈臣爲臺輔之司以女作參昴之選罪在不赦故冒死上陳乞濫恩封典俾臣女與孟氏並肩同事皇甫仰遵國體兩無所虧至臣前招贅孟麗君情形莫究實屬昏亂及皇甫少華上本臣反力辯誣妄冒瀆天顏尤宜削職伏乞陛下嚴加處治謹此跪奏

梁相作罷表章送到通政司立送到宮帝見表即批曰

梁相之女卽係蘇映雪前日皇甫少華奏請封贈今准爾奏亦賜皇甫少華與孟氏同日完親無分偏正欽此旨下通政司令人送入相府梁相大喜把旨取出與妻女看過素華深感梁相厚恩得與孟小姐同列又報入孟府驪君大喜士元亦大喜來日女兒當往殿上謝恩小姐稱是自思實不好意思怎好去見百官到了次早梳洗已畢乘了小轎來到午門對午門官說明午門官入奏曰孟氏在午門外候旨請旨定奪成宗暗想今已改粧若宣他入朝豈不羞辱了他若不宣他入朝不知他今改女粧如何美貌不如使他入宮朕亦前去一見卽傳旨孟氏不須入朝着其入宮叩謝太后差小內監一名引入萬壽宮小姐揣知帝意暗羨風流天子公私合宜令人敬服卽隨內監來到東華門下轎入萬壽宮適值皇后在宮太后令進孟氏入內朝見奏曰臣妾身負碎副大罪深蒙太后恩赦特入宮謝恩太后傳旨平身撫慰曰難得卿謹守節操救治哀家理當開赦孟氏又拜皇后皇后扶起曰哀家一門深蒙弟婦扶持況又至親何必朝見孟氏曰臣妾何敢亂君臣之禮太后笑曰此乃內宮不妨賜坐孟氏謝恩坐在皇后對面宮女獻茶畢皇后笑曰若非晝觀音賜番酒怎能得此美弟婦孟氏微笑曰此乃皇太后並娘娘美意兩下談不多時內監奏曰萬歲在外候旨太后卽令宣進皇后與孟氏跪接帝令宮娥扶起太后囑曰各人只行家禮罷帝領旨作揖坐下西旁孟氏坐在皇后身邊帝偷看孟氏果然柳腰細小有弱不勝衣之狀皇后乃武家出身骨格覺得粗氣不禁笑對小姐曰鄺先生今番改粧可惜爾連中三元取士拜相化爲烏有朕失了一位賢臣小姐惟兩目斜視含笑不語真是一笑百媚生君臣知心各相愛敬太后與皇后大笑不止太后向成宗曰我無女兒爾亦無姊妹我欲認孟氏爲女兒成宗暗

笑。母后作成朕作大舅，卽笑曰：母后主意不差，忙令內監排下香案。太后拈香祝告了天地，小姐向前行了母女之禮，拜了八拜，然後與天子行了兄妹禮，與皇后行了姑嫂禮，再行坐下。太后對孟小姐曰：爾素知醫道，今可賜名保和公主，出入用半朝轎，駕五鶴朝天金頂轎。凡朝中有疑難事情，仍聽決斷，並賜黃裳鞭一把，專打朝中不法的佞臣。孟氏當卽謝恩。帝因男女有別，多所不便，退出去了。太后賜宴，三人在酒宴中談及小姐流離等情，太后歎曰：女兒不懼萬里行程，不懼女中豪傑，直飲至日色斜西。皇后囑姑娘道：次早當復進後宮，哀家亦有賜宴，忙令內監引出東華門。宮儀伺候。孟小姐上轎回府，好不威風。甫回家，孟士元問明備細，滿門大喜，忙令打掃房屋，安歇轎駕人役不表。且說皇后回宮，成宗已在宮中。皇后見禮坐下，帝問皇后曰：孟氏回去，麼？皇后答曰：回去了。但此等資女，陛下何故要斬帝曰：他犯罪甚重，理宜處斬。皇后曰：既要斬他，方才何故如此相敬？看來陛下明有私心。帝曰：不要爭辯，朕與一物爾看。言罷，伸手向身上取出一個紅緞包兒，放在案上。對皇后曰：爾猜猜看，這是什麼東西？皇后對曰：我怎知什麼東西？帝曰：此乃西洋活寶，爾開看便知玄妙。皇后連忙開看，卻是一雙小小繡金紅緞鞋，長不滿三寸，恰是舊的。皇后曰：宮中只有温妃脚極小，亦無如此之小，不知何人穿得？帝曰：此乃爾弟婦穿得。皇后疑問曰：孟氏繡鞋何以在陛下身邊？帝笑曰：不要妬忌多疑，便把二宮女脫下繡鞋，朕途中遇着，卽將繡鞋奪下，藏在懷中，令他詐報，鄴相吐血回府，朕留下此物。今煩卿來早交還孟氏。皇后心中方得明白，笑曰：陛下留下此物，明是欲挾孟氏以私通，誰知孟氏節烈，請旨改粧，不從汝願，爾故要斬他。看來陛下不但私心，而且存心不良。帝笑曰：具此才貌，人人愛慕，爾若做了男子，見此美女，只怕還要強姦硬迫。朕前日路遇宮女之際，如果前往強姦，怕不春風一度，朕不忍硬迫，還算誠實。皇后曰：虧你在太后面前還要強辯。今日怎就回心原璧歸趙？帝曰：前者事機秘密，無人知是女流，朕固心存曖昧。今既請旨改粧，若再留下此鞋，便是君戲臣妾，不合禮法。言罷，辭別出宮，安歇去了。次早孟氏入宮，朝見太后，畢太后曰：爾可速往皇后宮中，免他懸望，就着宮女，到昭陽宮候旨。皇后卽令宣入朝，見畢，賜坐待茶。皇后問孟氏曰：姑娘會失什麼物件？孟氏奏曰：臣妾不會帶物件進宮，那有遺失。皇后曰：不是昨日便是前日，失落曰：孟氏沉吟一會曰：前日亦並無失落。皇后忙取出繡鞋，令宮女交與孟氏，笑曰：此物可是弟婦的東西？孟氏認是己物，疑而問曰：這個東西因何在？娘娘處呢？皇后遂細將宮女前日偷脫繡鞋被這風流天子藏匿，昨日寄還等語，一一說明。孟小姐羞得滿臉通紅，笑而不答。皇后笑曰：今已知弟婦冰清玉潔，乃是天子癡迷，弟婦不必害羞，可把天子怎怎温存，備細說來。小姐曰：若論天子，真是

殷勤令人敬服。便將四月十五日如何要同蓋游上林苑。及春柳石橋上如何戲謔。並將羣花不及。鄭明堂詩句念出。又天香館如何留宿。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榻。至賜番酒後。兩次令太醫診脈。並將假扮小監冒雨而來。密囑要把假孟氏配與忠孝王一一說明。皇后笑曰。帝如許小心。弟婦怎不憐念。小姐曰。臣妾與帝。乃君臣名分。怎敢以私情迷惑聖君。皇后稱讚道。天子如此私心。若非弟婦節烈。豈不做出賤味之事麼。即令內侍呈上筵席。皇府姑嫂入席。又說些閒話。直飲至日色斜西。方才回府。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會親女大娘歡喜 受蔭封三美團圓

卻說孟氏於昭陽宮辭別回府。次早成宗上朝。六部官奏曰。孟氏業已改粧。尚留右丞相一缺。請陛下發旨定奪。帝遂點史部尚書尹上卿爲右丞相。按帝因嫌孟士元懦弱無能。故不取他。當下尹上卿謝恩出朝。按下慢表。再說是早蘇大娘來到相府。先拜謝梁相夫婦收留女兒之恩。而後與映雪相見。母女不啻再生。景夫人要辦宴款待。大娘固辭之。又到孟府。滿門相見。小姐向前謝曰。一向有誤。令愛終身。大娘曰。小女向來癡拙。承蒙小姐提攜。韓夫人備酒相待。直至紅日西斜。方才辭別回去。到了月半日。梁相之子梁振麟已陞了吏部尚書。滿門進相府相會。梁相更加威風。到了八月初旬。江進喜回歸王府。方知忠孝王完親十分歡喜。到了八月十二日。帝傳旨令保和公主出閣。着禮部照公主禮遣嫁。又降詔贈各美人封典。其詔如下。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爾皇甫少華與保和公主完姻。所有迎親之事。着六部九卿。照禮奉送。少華加恩。保和駙馬孟驪君已封正室王妃。蘇映雪加封東院一品夫人。其父蘇信仁。追封光祿寺正卿。生女杜氏。恩封淑人。劉燕玉加封西院一品夫人。並賜皇甫少華大紅蟒冠袍一領。玉帶一圍。完親准其免朝一月。欽哉奉行。

內監接詔來到王府。忠孝王忙請蘇大娘一同接詔。接詔既畢。蘇大娘見詔封自己爲三品淑人。始信送生婆之言。真有應深感。梁相提攜之恩。忠孝王立即差人將詔先送梁相。後送孟府觀看。皆大歡喜。老王因念孟小姐情重。擇日欲再行聘。恰好舊布政秦承恩已陞河南巡撫。是日來京奏事。老王立辦二副一樣聘禮。特煩尹上卿及秦承恩爲媒。到梁孟兩府。把孟驪君蘇映雪行聘。忠孝王忙令人役打掃中央鸞鳳宮。與孟氏爲房。碧鸞宮與蘇氏爲房。劉氏仍在金雀宮。三日前。王親國戚文武官員。各各備禮。往王府梁府慶賀。孟士元雖非首相。而其女乃欽賜宮主。故一體熱鬧。

惟相府兼梁振麟擢陞吏部尚書。更加熱鬧。蘇映雪暗喜道。生初不得其所。往往後得其所。今得與孟小姐並列。夢中亦想不到的。到了完娶日期。文武百官先到梁相府中恭賀。又到孟府賀喜。然後到王府恭賀。王府內喚了一班樂工。伺候飲酒唱演。忠孝王身披九龍飛舞大紅袍。坐了一匹白龍駒。排了半副鑾駕。後隨着平江侯。蔣浩及幾位同年武官。俱騎了馬。陪伴同行。先到孟府迎娶孟小姐。坐着五鶴朝天金頂轎。亦是半朝鑾駕。到了王府。把金頂轎停在通道之上。再到梁府迎娶蘇氏。號燈盡用梁相府字號。相府一派執事。好不熱鬧。來到王府。停下。樂人奏起音樂。禮官唱禮。各人隨了十名女婢。開了轎門。請出新人。二位夫人俱穿蟒襖。頭戴鳳冠。一夫二婦。先拜天地。後謝聖恩。方拜公姑。翻轉身來。夫妻對拜。送入洞房。忠孝王先進鸞鳳宮。令女婢揭去羅帕。向前作揖。曰。卑人一門深受夫人大德。難以盡言。孟氏答曰。夫婦之分。理所當然。何必言重。二人飲了三杯酒。孟氏催促曰。郎君速往碧鸞宮與蘇氏姊妹相會。忠孝王稱是。卽進碧鸞宮。蘇氏已揭去羅帕。立起身來。忠孝王忙向前作揖。難得夫人爲寒門守節。險遭不測。卑人何以報答。蘇氏微笑答禮。不敢回言。二人亦飲了三杯酒。女婢報稱。席已齊備。請千歲爺出去。陪伴衆官。忠孝王來到大殿。同父親母舅。陪伴衆官。戲班演唱。音樂喧天。不表。且說劉氏本性循良。自思二位夫人俱啣恨亡兄。況他娘家勢大。我寧可向前伏罪。爲是。卽帶了二婢。來到碧鸞宮。此時新人已卸了鳳冠蟒襖。只穿着素衣。女婢報稱。劉氏來見。蘇氏起身迎接。二人本來相識。劉女急忙跪下。曰。賤妾特來叩見夫人。先兄前日實是不該。望夫人不念舊惡。感恩不淺。蘇映雪大驚。一同跪下。曰。我乃小戶女流。賢妹乃是皇姨。如此過禮。豈不折煞奴家的陽壽麼。劉氏見他十分謙遜。心中大喜。蘇映雪與劉氏坐下。劉氏曰。不勞夫人費心。妾還到要孟夫人處叩見。蘇映雪曰。我亦要去叩見夫人。妾身與爾同去。何如。劉氏大喜。二女齊到鸞鳳宮。女婢報稱。二夫人齊到。孟夫人出來迎接。二人一齊跪下。曰。夫人在上。賤妾等叩見。孟小姐連忙跪下。曰。妾身何以消受。三人拜畢起身。孟氏先向蘇氏曰。一向有誤。姊姊青春。大爲不該。又向劉氏曰。難得賢妹替我伏侍翁姑。多日。奴感恩不淺。今當請蘇大娘前來拜見。卽令女婢請安。映雪曰。家母何德。何能敢勞二位夫人拜見。不多時。蘇大娘來到。孟小姐請其上坐拜見。大娘推辭曰。小女癡拙。全仗二位夫人教訓。老身怎敢受拜。孟小姐曰。大娘乳哺恩深。令愛又被我誤了青春。正當受我一拜。劉氏曰。夫人所言極是。卽同孟小姐強扶大娘坐下。二人一齊拜下。映雪在旁邊禮。大娘答以半禮道。折煞老身。二女拜罷起來。大娘拜辭曰。老身失陪。卽進內而去。三女坐下。女婢奉茶。孟小姐曰。前日我囚禁天牢。蒙蘇姊姊深情厚意。感德如山。蘇氏曰。我母女二人受小姐大恩。碎身難報。小

姐對二女曰。今後我們三人。只須姊妹相稱。蘇劉二人曰。多蒙厚情。自當領教。於是各自別去不表。再說百官飲至日。色沉西。方才辭別。少王回至鸞鳳宮。同孟氏暢飲。少王謝罪。前日迫於君父命。致獲罪於夫人。望夫人海涵。孟小姐笑曰。難得郎君。甘受一年寂寞。但聞君才學過人。就以中秋月華爲題。作七言八韻。以昭陽夜之慶。忠孝王曰。夫人見教。只得獻醜。就令女婢取文房四寶過來。作了二首詩。詩曰。

五彩紛披燦綺霞。團圓十五月中華。佳期感應三秋值。樂事歡同一夕賒。瓊露挹餘承絳闕。仙風臨到送香車。廣寒如得門容入。奉使何須八月槎。

一盞明鏡照明粧。可是嫦娥回帝鄉。玉屑玉瓊輝夜靜。羽衣協曲奏霓裳。輪遮碩兔留三窟。影射牽牛盼七襄。愧乏高才橫倚馬。和鳴珮環曼琳瑯。

寫書奉夫人更正。少華未定稿。女婢送與夫人觀看。看畢大喜。飲到上燈後。小姐對少華曰。奴承蘇姊厚恩。請往那邊飲酒。忠孝王卽到碧鸞宮。令女婢退出。作揖曰。下官當年比箭。夫人便知有今日之榮。後來相府又蒙賜席。足感大恩。蘇氏答曰。家母多蒙厚待。感恩不盡。二人同飲。忠孝王親爲其斟酒。飲到初更之後。映雪催促曰。夜已深了。請到孟夫人處安歇罷。少華辭別曰。夫人吩咐。只得從命。只好來晚陪伴夫人。蘇氏含羞不答。少華回到鳳鸞宮。令女婢退出。安歇。閉上房門。欲替小姐脫衣。小姐曰。各人自便罷。各自解帶上牀。說不盡枕上風流。被中恩愛。連我作小說也爲之。攪筆次早起來。又受百官慶賀。至晚與蘇映雪成親。第三夜與劉燕玉成親。自此爲例。先孟後蘇。第三日劉。第四早三位夫人梳粧畢。孟氏領了蘇劉二女。進宮朝見太后。太后喜曰。忠孝王可謂羣花宮主。本當往正宮朝見皇后。因皇后懷孕。恐怕冲喜。卽傳旨賜宴。飲了一番。辭謝回府。到了第六天。滿門眷俱來相會。燕國夫人衛勇娥。並着衛勇彪之妻尹蘭台俱來會飲。忙向孟氏拜謝提拔之恩。直飲至日色斜西。衆方辭別回府。一夜無辭。是早蘇劉二女梳粧畢。來邀孟氏同往孟府拜會。孟氏卽同蘇劉二人上轎。女婢跟隨。一直來到孟府內堂。下轎。韓夫人姑媳迎接上堂。五人團拜坐下。獻茶。既畢。韓夫人令女婢備席。五人入席。說些閒話。飲至太陽西墜。方才拜別回府。過了次日。孟氏劉氏同蘇映雪來到相府。此時梁振麟滿門適亦回府。景夫人姑媳同康若山之妻孫氏。並二姨孃前來相會。景夫人留住同飲。孟小姐曰。數日之後。當請義母等同到王府安身。俟兄弟長成。再行教他讀書。孫氏方知小姐乃是重義的奇女。十分感激。當晚三人同在相府安歇。次早方才辭別。回歸王府。孟氏卽飭人役。專請康若山回府。移至王府居住。蘇大娘有願。

鈴子一取名叫六奇。同康若山之子元郎。孟小姐親自教他讀書。少年俱中進士。後來或爲知縣。或爲知府。各隨其子。赴任。孟小姐念榮發辛苦多年。匹配江進喜爲妻。江三嫂母子二人。喜得美貌女子。又有數萬兩私房銀子。不勝快活。後武憲王父子具奏道。老僕呂忠。一生義俠。臨難不變。其子呂福。深通武藝。江三嫂張氏同其子江進喜。先救少華脫出火災。後跟隨劉氏逃走。往尼庵受苦。並無悔心。江進喜深通武藝。埋劉奎璧棺柩歸葬。萬里路途。不辭勞苦。俱求褒封。帝當下宣召呂福。江進喜考試武藝。呂福改名呂奪元。江進喜改名江永貴。俱封現任都司。忠孝王提攜二人。後陞總兵。呂忠恩賜三品冠帶。榮身張氏。卽江三嫂。恩賜四品恭人。帝念孟小姐賢能。欽點忠孝王爲內閣大臣。職掌批案。如有疑難案件。好與伊妻孟氏商酌而行。孟小姐不時朝見太后。以及皇后。蘇映雪謙恭有禮。梁相滿門。俱認爲至親。往來絡繹不絕。太后見路祥雲貞節可嘉。令帝納爲偏妃。念父無嗣。螟蛉一子。接續路家香煙。孟小姐與蘇氏劉氏秉性和睦。待下以寬。上下人等無不敬服。孟氏次年生下一子。取名兆駒。才兼文武。娶溫妃之長女嘉善公主。先爲駙馬。後作丞相。次年又生一子。取名兆鳳。勇力無雙。封爲長勝將軍。劉燕玉生下一子。取名兆麟。隨孟氏學習岐黃。醫道極精。蔭襲吏部侍郎之職。後孟氏又生一女。取名飛蛟。郡主。排行第五。因夢赤蛟入懷而生。知是卽必凱元神報怨。按卽必凱卽番元帥也。後蘇氏亦生二子。其一取名兆祥。卽第六子。深知算法。放債經營天下。大獲利息。後來蔭襲戶部侍郎。其二取名兆瑞。卽第七子。娶梅妃之女興平公主。封爲駙馬都尉。至於熊浩。屢立奇功。宜封平江王。長子起鳳。乃徐氏所生。後中文狀元。次子起聲。係衛氏所生。此子秉性懦弱。後蔭襲平江侯。這部書凡忠孝廉節四大端。無一不備。苟於酒後茶餘。懸爲借鏡。未始非懲創入心之一助也。幸勿以小說而棄之。是所厚望。

